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九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四)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

(四)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

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

牟陽冉覲祖輯

少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陳注乘壺四壺也束脩十脰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鄭注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

孔疏四馬曰乘故知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脰脯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一

也酒脯及犬皆可為禮也與卑者曰賜奉尊者曰獻隨其所與故云賜人若獻人也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執脯致命而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若二犬亦當言二也按內則酒醴有清有糟沛者曰清不沛者曰糟故知此酒或清或糟云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者鄭釋初云有酒脯犬而後唯云陳酒執脯不言陳犬故明之也若言陳犬則嫌無脯時亦有陳之今欲明若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將命故不

言陳犬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

長樂劉氏曰此已下皆述將命者之禮必有所執以致命所以提其綱領俾知所獻之大數也說約物多故第執其輕者而詳於致辭也

按陳酒執脩下包牽犬二字不言者以見當活看或陳酒執脩或陳酒牽犬其辭亦當隨其物或備或不備也 賜當遣使獻或親或使不同

旨孔疏此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法

講以物遺人者其禮尤詳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自上賜人或以下獻人則陳酒於門牽犬於堂下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二

執脩以將命亦曰所賜所獻者乘壺酒束脩一犬也或全與否各隨物爲辭可耳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陳注鼎肉謂肉之已解剔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鄭注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

孔疏謂無肺犬而有酒肉者也則亦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云鼎肉者謂肉已解剔可升於鼎者解剔則易執也

說約物少故直執以將命也

按上云執脩此云執鼎肉似是熟肉舊云可升鼎又

似未熟說約去可字較明 承上賜獻二意說來下

做此然賜少獻多故下文多言獻而賜亦在其中講有以鼎肉賜或獻者則直執鼎肉以將命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陳注加於一雙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於門外也鄭注加猶多也

孔疏謂以禽獸賜也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也假令多雙則唯執一雙以將命也委其餘者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

慶源輔氏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三

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講其賜獻用禽若止一雙則執以將命若加多則只執一雙以將命委頓其餘於門外不便多執也

犬則執縹守犬田犬則授瓊者既受乃問犬名

陳注縹牽犬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充庖廚所烹曰食犬

鄭注縹紱約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

孔疏縹牽犬繩也若牽犬將命則執繫犬繩也守犬

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獻田犬守犬則主人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 戰國策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大道韓盧宋狙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鵠則狙鵠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鵠字

按守犬田犬當畜問舊名以便呼之 食犬當亦授擯但不問名耳 授受當堂下 此下不言將命省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四

牛則執紼馬則執勒皆右之

陳注紼勒皆執之以牽者右之者以右手牽由便也

鄭注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

孔疏紼勒皆牽牛馬之物故執之 皆右之者謂以

右手牽之由便故也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

慶源輔氏曰馬亦有名不問之者從犬可知矣犬馬有名則牛亦可知既受乃問則未受不問也君子於

人畜必致其辨如此義也

按牛馬亦授受於擯者授者右則受者亦右 本文皆字承牛馬言

臣則左之

陳注臣征伐所獲民虜也曲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左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

鄭注異於眾物臣謂囚俘

孔疏謂征伐所獲民虜者也左之謂左手操其右袂也以其異於眾物眾物犬馬之屬犬馬不生變異故皆右之民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當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五

之是與眾物異也

按上下文皆言物而忽言俘虜乃因右及左帶言之耳意不重蓋俘虜非賜獻之物也即云送人僕馴熟亦不須操

三節講其以犬賜或獻者則執其繩而犬有分如守犬田犬則授主人之擯者既受乃問犬之名若食犬則不問也 若以牛馬賜或獻者牛則執其紼馬則執其勒皆用右手取其便也 牛馬馴善故牽用右若俘虜則用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尤爲之防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申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

陳注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韋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囊發冑之衣也冑兜鍪也謂開囊出甲而奉冑以將命也

鄭注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華幣也囊發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

孔疏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物也謂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無以

禮記詳說

卷一車

少儀

六

前之則袒囊奉冑者袒開也囊發鎧衣也冑兜鍪也若無他物惟獻甲而已則開甲出囊冑奉之將命也曲禮云獻甲者執冑是也

郝解謂獻物必先有所執以將命如獻甲者無所先則袒其發冑之衣奉冑以將命

按車甲二物並言之車則執綏甲則奉冑也車陳門外脫綏執以將命有物先甲則陳甲而不執執其先者而附言甲如專用甲則開囊露甲而奉冑以將命冑首甲也今俗謂之盔甲重不可執但露之使可見而奉冑以將命或云開囊以見冑尙少一層

講若以車賜或獻者則脫綏執以將命車不可執而綏可執也至於甲則又有辨若有別物以先之則執別物以將命而陳甲不執若無別物以先之則袒其囊露甲而但奉冑以將命甲不可執而冑可執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臂執拊

陳注執蓋蓋輕便於執也韜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並於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附是也

鄭注謂有表裏韜弓衣也左手屈衣並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

禮記詳說

卷一車

少儀

七

孔疏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韜弓衣拊弓把也獻弓則左手屈弓衣並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附是也

慶源輔氏曰器則執蓋者蓋輕又在器之上屈臂屈卷之也

按器執蓋弓執拊屈臂當是屈下弓衣露弓把執之執拊爲重故不言右手執簫亦省文下文尙左手可證

講若以器賜或獻則執其蓋以將命若弓則以左手

屈下其弓衣而執其拊以將命也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襦與劍焉

陳注啓開也櫝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御合也夫襦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御合於匣之底下乃加襦於匣中而以劍置襦上也

鄭注櫝謂劍函也襲御合之夫襦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天或爲煩皆發聲

孔疏啓開也櫝劍函也獻劍則先開函也蓋劍函之蓋也襲謂御合也開函而以蓋御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夫襦者襦劍衣也先御合蓋於函下又加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八

衣函中也與劍焉者加衣於函中竟而以劍置衣上也皇氏云御是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云夫襦劍衣也者熊氏云依廣雅夫襦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槩云夫或爲煩皆發聲者以禮記本夫或作煩字者故云夫或爲煩俱是發聲故云皆發聲然則襦之一字是衣之正名襦字從衣當以繒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

按襲訓御合郝訓重亦通加夫襦與劍先加夫襦後加劍也出劍加夫襦以墊劍欲劍之露也

講如以劍賜或獻則開其匣之蓋以蓋御合於匣之下出劍加劍衣於內而加劍於劍衣之上使劍得露而連匣捧之以將命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篋其執之皆尙左手刀御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陳注笏也書也脯脩也苞苴也苴藉而苞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苞苴以遺人也弓也茵褥也席也枕也几也穎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而致之也篋者也篋如篋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九

陰陽之義也穎刀鏤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向人也

鄭注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警枕也篋著也篋如篋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辟用時穎鏤也拊謂把刀不以正卿人也

孔疏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者以櫝而致之也篋也篋如篋也其執之皆尙左手者言執此諸物皆尊尙左手左手在上而執之

右手在下而承之 苞苴謂編束菹葷以裹魚肉者
按既夕禮云葷菹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菹以苴
之是編菹葷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他物故禹貢云
厥包橘柚孔叢子云吾於木瓜之惠見苞苴之禮行
是也云茵著蓐也者謂茵是以物所著之蓐言有著
者謂之曰茵故既夕云茵著用茶謂茅秀也用茶以
著因也云穎警枕也者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
之義故爲警枕云筴著也者曲禮云筴爲筮故筴爲
簪也云簪如笛三孔者按漢禮器知之詩注或云簪
六孔兩不同者蓋簪有大小詩箋或云管如篋併而

吹之云皆十六物也者前解經以也閒之卽是其數
也 言授人以刀卻仰其刀授之以穎穎謂刀鏤也
言以刀鏤授之削授拊者削謂曲刃拊謂削把言以
削授人則以把授之 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謂
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警動亦謂之穎
其事雖異大意同也 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謂不以刃正嚮人也

嚴陵方氏曰卻其刃恐傷人也禾首爲穎此言穎亦
刀頭耳刀以柄爲首也前經所謂鐔劍首莊子所謂
吹劍首皆柄

慶源輔氏曰辟當音避此總辭也上授穎授削皆此
意至於無穎與拊則授時辟刃不以嚮人耳方氏謂
穎爲刀似優刀柄之末或有環削授拊無環者也
郝解鄭注几穎之穎爲警枕然上旣言枕矣又以刀
授穎之穎爲鏤鏤不可爲穎穎者開發銳利之名故
禾穗曰穎古人佩觿卽今之錐解結開閉有把而後
可發故觿稱穎刀把亦稱穎毛遂謂如錐處囊脫穎
是也錐觿同卽觿也

按舊注十六物惟苞苴所盛非一物上言脩則苞苴
作魚肉說亦可然據下戈用櫝則謂脩用苞苴似亦
說得去大抵是今席包蒲包之類尙者上也左上則
右下可知穎作警枕與枕複目二穎字一作警枕一
作刀鏤郝京山疑之謂上穎錐觿亦通但下穎爲鏤
鏤不見銳利之意或鏤有絲結如穗而謂之穎最正
字通以下穎爲刀鏤上穎爲毛穎卽筆亦以舊注爲
誤刺如鉞刺之刺辟作避似易明舊作偏僻之僻謂
刃不正嚮而偏之也

旨按此節雜舉諸物言之以終上文賜獻之義
講物之類不一如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
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用櫝

也策也篇也其執之皆左手在上而右手在下承之如刀則卻刀在後而授人以穎削則授人以把不但刀削當然凡有刺刀者以授人則辟其刀不以正嚮人以便人之受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向左卒向右

陳注先刃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爲尊其行伍皆尊向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向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鄭注不以刃嚮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主

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孔疏出先刃入後刃者不欲以刃嚮國軍向左者

軍謂軍將行伍尊向左方左是陽陽主生欲其生不

敗績也卒向右者言士卒行伍貴向於右右爲陰

示其有必死之心

嚴陵方氏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故向左卒以戰爲

事而敢死故向右

虞源輔氏曰軍眾而卒寡軍尊而卒卑異其所向所

以致別也

郝解戎車必載兵出則先刃向敵也入則後刃嫌倒

戈也左爲陽生方故出師以左爲後將軍向左欲其生還也右爲陰死方故師行以右爲前士卒向右欲其効死也

按軍與卒並言軍謂將也郝解分出師師行說稍明出師謂發兵時行師謂臨陣時向同上以之爲上也旨孔疏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纂訂此軍旅兵刃行列之儀也首句作冒上二句言在軍之器下二句言在軍之人一行列之閒而尊君親上之禮備矣

講戎車不可以無禮如乘兵車而行其出則先刃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主

向敵入則後刃不以向國也出師曰軍將之行伍以左爲上從陽道也師行後士卒之行伍以右爲上從陰道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陳注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首篇德發揚詡萬物義亦相近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鄭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

佐險阻出奇覆護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

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孔疏恭在貌敬在心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會同主誦者謂謂敏大言語會同之時貴在敏捷勇武自光大軍旅思險者言軍旅行處思其險阻之地出奇設謀以覆敗前敵隱情以虞者隱意也思也虞度也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爲事記者明軍旅之中當須如此險阻出奇覆謀之處也者鄭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諉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詐故云險阻出奇覆謀之處若其平地則不得設奇謀設詐也虞度也釋言文云當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古

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者言在軍旅先須思念己國之情所堪能以測度彼軍將欲如此以否

虞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却解賓客尚辭讓故主恭祭祀尚嚴肅故主敬諸侯會同尚文物故主宣揚誦宣揚也軍旅凶危尚思慮

險難隱密己情以虞度敵人皆禮之要也

說約賓客朝聘之賓客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也王將有征伐諸侯皆來會則命以征伐之事至十二歲不巡狩諸侯皆來同則命以政令之當行辭氣明盛主天子之命言軍旅二句軍旅作頭重在思險與隱情上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

新裁會同所以申政令嚴約束故主誦思險隱情以虞不平有人己之分主字與思隱齊看以心爲本按經只言賓客而講家以朝聘之賓客言舉其大者而餘可該也謂字舊說敏而有勇似杜撰陳注辭氣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圭

明盛郝云宣揚爲是思險隱情分防人與自密亦通然申看尤有味險以地言虞以謀言隱是深密意計謀不令人知也

旨說約此記行禮之不同而所主各異

新旨恭在朝聘之節文上見會同分時見殷見二項軍旅二句正與臨事而懼二句意同

纂訂此言五禮之要也在各有所主上見賓客賓禮祭祀吉禮喪凶禮會同嘉禮軍旅軍禮

講此記文事與武備也賓客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喪爲禮

之變必以哀痛慘怛之情為主王師有征伐之舉諸侯皆來會王十二歲不巡狩則諸侯皆來同則以辭嚴義正宣揚為主以至軍旅之行必慮敵之設險襲我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彼之情計如是則武功成矣燕待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唯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陳注先飯亦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放飯流歠見曲禮小飯則無噉噉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也數唯毋爲口容言數數噉之不得弄口以爲容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辭之則止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六

鄭注所以勸也 亟疾也備噉噉若見問也 口容弄口 主人辭其徹

孔疏先飯而後已者先飯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 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而備噉噉也速咽之備見問也 數唯毋爲口容者數唯謂數數噉之無爲口容者無得弄口以爲容也 客自徹辭焉則止者謂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郝解燕燕飲將食不待君子讓而先飯食竟必待君子畢而後已曲禮曰主人未徧客不虛口是也鄭解

後已爲勸食恐非放飯搶食也流歠長飲也小飯含脯少也亟之入口頻也數唯噉食欲數數然不得從容弄口爲容也

導歠客即侍食者主人即君子若賓主常禮不必自徹

按後已以便主人食亦有勸意郝駁鄭說似不必毋放飯二句尋常當然此侍君子尤不可亟之舊謂亟咽郝謂頻入口小異取之少入之頻噉之數似有序口容當是拭唇剔齒之類時講或謂數噉易爲口容欠明郝謂從容弄口爲容與數唯反看可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七

旨孔疏此一節明侍食之法

導歠此通記侍食之禮口容以上是方食之時客自徹二句是既食之後

講凡燕飲而侍食於君子則不以客自居先飯若嘗食然而後已以示勸食之意不可放飯不可流歠小口而飯而亟咽之勿存於口且數數噉之毋爲口容以涉不敬食時如此及食後客欲自徹主人辭之則止而不徹始敬主人之食終敬主人之命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儔爵皆居右

陳注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解於薦東

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奠觶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客酌還答主人也俛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並俛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今按賓坐南向故以東西分左右也

鄭注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於薦東 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俛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爲作俛或爲騶

禮記詳說

卷二

少儀

大

孔疏客爵依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 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賓賓奠觶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 介爵酢爵俛爵皆居右者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也俛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主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爲飲之按鄉飲酒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並俛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按鄉飲酒禮主人酬賓奠觶於薦東所以不奠薦西者欲優饒其客且令閒裕故不奠於薦西賓又不盡主人之歡

還奠薦東示不敢飲也 按鄉飲酒禮主人獻介介

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俛俛飲是三爵皆飲爵云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按鄉射禮若有遵者則入門左注云此謂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爲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今云遵或爲俛云酢或爲作俛或爲騶者謂他文書本有作此字者故云或他皆倣此

郝解凡奠爵左爲尊客飲則受而奠於徹右不飲奠於徹左飲則右便也賓之副曰介賓酌主曰酢俛之言遵鄉先達來觀禮者爵皆居右殊於賓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少儀

九

新裁主人酬謂之爵謂之客爵居左者何蓋立賓以象天左爲天道所尊以天道尊之也其飲是賓酬主人之爵介爵主人酬介之爵酢爵賓酌主人之爵俛爵主酬俛之爵云皆右者介爵酢爵俛爵皆同於主爵之居右也蓋立主以象地右爲地道所向以地道自處也至若介以輔賓而其爵亦居右者蓋屈介於主人之列而不使與賓齊列明鄉飲之所尊者惟賓雖介不得與之並況於主乎又况於俛乎

按主人酬賓者爲客爵奠於薦東薦爲所薦之脯醢東爲左也賓取先所奠薦西之爵以酬主人西爲右

其飲謂主人也介爵酢爵僎爵則皆居右 酬爵奠於薦東不飲是獻酢之後事次序不甚可曉且獻酢酬三字無分別其飲之爵與酢爵似重郝解以飲屬客而飲不飲活看亦非確俟再考

旨孔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

新旨此節是鄉飲尊賓之禮
新裁此見賓有獨尊之意首句屬賓其飲以下皆在主人一邊雖曰介爵亦主人酬介者

講鄉飲之行有賓主焉有介僎焉當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於薦東東屬於左非客爵居左乎若賓酬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二十

人之爵爲其飲焉則奠於薦西非其飲居右乎副於賓者謂之介而主人酬介之爵賓答主者爲酢而主人受酢之爵副於主者謂之饗而主人酬饗之爵皆置於西而居右焉所以尊賓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膾

陳注孽淫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膾者剗魚腹下大臠以祭也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鄭注擗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 氣在下腴腹下也 氣在上鰭脊也 膾

大臠謂剗魚腹也膾讀如尋

孔疏濡淫也謂膳羞有淫魚也進尾者擗淫魚從後來則脇肉易離也 腴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

故右腴 鰭謂魚脊夏時陽氣上在魚脊故右鰭

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濡魚進尾乾魚進首及右腴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

魚在於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三十

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鮓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也正祭魚既縮載少牢主人獻祝佐食三魚一橫之彼是正祭魚橫者以魚與牲體共俎故特橫之殊於牲體也若天子諸侯釋祭及卿大夫饋尸魚則橫載之於俎俎在人前而橫魚則於人爲從得有進首尾也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橫載之伯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彼注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如鄭此言正祭之時牲體橫而魚縮載饋尸之時牲體縮而魚橫載之故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也正祭則右首進腴故少牢魚右首

進腴變於生人若生人右首進鰭故公食大夫云寢
右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接特
牲少牢魚皆有十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有十四減
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禮魚皆七
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臚謂剝魚腹下爲大臠此
處肥美故食魚則剝取以祭先也

李氏曰冬右腴夏右鰭者以陽之所在也祭祀之牲
則皆薦右以陽之所在也魚陰物也故尙其陽性陽
物也故尙其陰

郝解羞進也濡魚熟魚有汁者魚之美在尾魚行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三

尾故數魚以尾薦魚亦先尾乾魚在俎則橫濡魚進
則以尾當客陽氣所在魚味美冬陽氣在下魚美在
腴腴腹也以腴向右夏陽氣在上魚之美在鰭鰭脊
也以鰭向左右便取也腴鰭有左右進尾則同大臠
曰臠食必先祭進魚以大臠加俎上待祭
按進者向上也右者向右也尾向上而腴與鰭向右
豫取臠以備祭

旨孔疏此一節明進魚之禮

新旨此節是燕食進羞之禮

按上節言爵此節言魚以次記之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講至若尋常燕食之禮羞濡魚者進其尾以向人焉
冬則陽氣居下而右腴焉夏則陽氣居上而右鰭焉
又皆取其臠之大者以祭先代焉禮也

陳注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於左則以
右所執者調之爲便也

鄭注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
手執而正之由便也

孔疏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法 執之以右者謂
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謂居處羹食於左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三

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郝解齊劑通和也食羹欲和醢醬以右手執醢醬羹
器居左便也

按孔疏居於左手之上上字不必泥只在手邊便是
旨孔疏此一節明齊和之宜

講凡調和鹽梅者右手調之爲便故執之以右而居
羹器於左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陳注此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之辭命
於人則由君之右也

鄭注自由也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孔疏自由也贊助也謂爲君受幣之時由君左 詔辭謂爲君傳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

嚴陵方氏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分而言之事亦可謂之詔大宰詔其廢置是也言亦可謂之贊大宰贊王命是也

山陰陸氏曰贊幣若聘禮擯者進相幣是詔辭若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是

新裁地道左卑而右尊幣出於客其禮輕故自左受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通

幣於人固由君之左納幣於君亦由君之左也命出於君其禮重故自右領辭於君固由君之右致辭於人亦由君之右也須知幣貢於侯邦而納於贊辭命於天子而詔於贊者此見贊之盡職而上下所以相安也

纂訂左右指君身說

按贊字斷詔辭亦本贊字說下爲贊者受幣由君左傳詔辭由君右也一說詔字對贊字謂以君之辭詔人備一說 舊說皆謂受幣郝謂致幣於賓自左爲尊賓其說異

旨孔疏此一節論贊幣贊辭之異

新旨贊字領頭地道卑左尊右幣自客來命自君出故受與詔不同

新裁此言人臣相禮隨事而異所由之方贊指人臣贊君禮者上句是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下句是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 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人君威命靈爽襲服天下俱在詔辭由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震動天下之義也

按二句抑揚重下句亦有味然平列亦可

講此記相禮之異也贊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通

幣自人來卑之也傳君之辭命則由君之右以辭由君出尊之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陳注尸之僕御尸車者軌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

鄭注當其爲尸則尊 周禮大御祭兩軾祭軌乃飲軌與軾於車同謂軾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疏酌尸之僕者僕爲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較酌酒

與尸之僕今爲轅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爲尸則尊之似君也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主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 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畢乃自飲也 按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御云軌兩事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美

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式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左右軌是也車轍之軌亦車旁著九嚴陵方氏曰當其爲尸則弗臣酌尸之僕如君之僕豈爲過哉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贊擯相前驅爲職祭祀則贊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王乘則有馬以轡爲之御王行則有車以軌爲之節王馮則有式以軌爲之前大馭言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軌乃飲則亦歸賴於神之意其言正與此合然彼作兩軹此作左右軌兩卽左右也軹卽軌也

彼作軌此作范荀子曰彤范正則範通作范軌亦通作范可知凡車轂末謂之軹亦謂之軌此言左右軌卽轂末之軌考工記言經涂九軌卽車軹之軌轂末謂之軹軹之衡者亦謂之軹大馭言兩軹卽轂末之軹也考工記言參分軹圓卽軹衡之軹也

慶源輔氏曰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尊庸敬也斯須之敬如之而已軌轂末所謂軹也范則軹前

郝解尸之僕御尸車者也尸行有祖道之祭酌酒獻僕如君獻僕之禮尸尊如君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左右兩軌與范然後飲軌車輪范範通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毛

車箱以其範圍所載故曰范說約其在車兼君僕尸僕言 按在車當以尸僕爲主君僕只作襯簣意說 舊說轂末爲軌軹前爲範郝解不同當從舊 旨孔疏此一節明爲尸之僕祖道祭較之宜新旨單以尸僕爲主但將君僕做簣準則耳其在車以下又是尸僕受爵飲爵之禮 講酌尸之僕如酌君之僕敬尸之禮如敬君也僕之在車也則左執御馬之轡右受所酌之爵先祭左右軌及范不忘古人造車之始也乃飲而畢禮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陳注羞在豆則祭之豆閒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則祭之俎內也

鄭注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閒也

孔疏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閒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以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俎閒也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閒也

嚴陵方氏曰凡飲食之祭皆於器外唯俎不然以橫於前而便於內祭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天

加解羞謂所進穀品俎長橫席前祭不得出俎外即

俎內祭之無俎設豆於豆閒祭之

按此謂檢些須供於俎之邊際

旨孔疏此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

講凡羞在豆則祭於豆閒若羞在俎俎橫設無閒地

則祭於俎內從便也

君子不食園腴

陳注園與豢同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也

鄭注周禮園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

人穢

孔疏園豬犬也腴豬犬腸也言豬犬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俱食他處辟其腴謂腸胃也故鼎闕一也

郝解腸胃曰腴犬豕食穀腸胃似人故不食若牛羊腸胃祭享用之

按不食之意鄭說似人穢爲是時講謂其似人全其不忍取其冠冕耳

講君子以仁存心如犬豕之園腴有類於人之腸胃者君子惡其相似而不食焉所以養其不忍之心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无

廣爲仁之術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陳注小子不敢與尊者並禮故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

鄭注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具備禮容也

孔疏小子弟子也趨徐趨也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也 舉爵則

坐祭立飲者謂弟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

旨新旨此節弟子盡侍命舉爵之敬

按侍命一意也舉爵一意也總是小子之禮
講小子不與成人爲禮但走以承命而不緩走以趨
舉爵則坐而祭立而飲禮也

凡洗必盥

陳注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

鄭注洗盥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

孔疏凡飲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

請洗爵所以致潔未有不先潔其手而能潔其器者

故凡洗爵必先洗手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羊

陳注提猶絕也心中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剉離之而不絕

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不言豕事同可知

鄭注提猶絕也剉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

耳

孔疏謂祭肺法也提猶絕也取肺剉離之不絕心心

謂肺中央少許耳

郝解凡祭以肺離謂但剉之使開而不絕其中央少

許祭則以手提而絕之曰提不言豕可知也

按離是離間之意提字只作絕字看爲是郝謂手提

而絕之又添一層意心非眞謂心只是肺之中心

講凡祭用牛羊之肺剉離之而不絕其中央少許使
之尚連綴祭時方以手絕之也豕肺亦如是

凡羞有漬者不以齊

陳注漬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

鄭注齊和也

孔疏庾云漬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

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賀瑒云凡漬

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

按孔疏備庾賀二說陳注用賀郝解用庾請從注而

庾說似優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羊

講凡膳羞內有大羹者不復用鹽梅調和之大羹不

和當如是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陳注喙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

鄭注爲有萎乾耳出見也

孔疏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絕其二

處爲君子如此則非君子不然羞亦膳羞也首頭

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

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凡鳥獸之口皆曰喙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三

按擇葱薤一意也羞首一意也二事並言之皆敬尊者之禮君子卽尊者可以君子貫 葱薤但絕本末是生用之也北人習爲常而南方以爲怪蓋制禮多北俗也 羞首謂羞用首當是羊豕之類口向上示爲尊設以尊客客祭則取耳以祭是兩層意但若取耳則向下亦便孔云若祭甚活

講凡於尊者當致其敬如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葱薤之本末去其不潔者以奉君子如羞用牲首者則進其牲之喙以向君子君子如祭則取耳以祭也

陳注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二人俱以南爲上也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鄭注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上尊也

孔疏尊者謂設尊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嚮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上也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朱子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在玄酒南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卽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卽豫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卽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若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旣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唯賈氏疏儀禮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三

郝解尊酒器尊者設尊者酌者酌酒者尊南北直陳以南爲上設者東面則南爲右酌者西面則南爲左故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按此明設上尊之所在尊人與酌人兩路形之兩者字以人言上尊固是人君之尊然是設之最上者非以上爲君 語氣以尊者爲主

旨孔疏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當羞之儀新裁二條皆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是尊君之儀二節示專惠之義

講此主燕享列尊之法上尊尊之最上者人君之尊

也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尊者之右卽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卽南方之所也取諸酌者之左以定爲上尊之地上尊在南其餘諸臣之尊以次而北矣蓋君位南面其尊無對設尊在此尊君至矣

尊壺者面其鼻

陳注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尊壺者面其鼻言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也

鄭注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書

孔疏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也

嚴陵方氏曰設尊者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云唯君面尊是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若玉人大璋駟琮皆有鼻亦此意蓋聖人之制器近取諸身而尙其象故也以至劍有首蓋有頸簋有舌鼎有足量有耳皆以是而已

說約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非人臣所能與也

新裁尊與壺是兩件面作向字不可依注添一而字

出

纂訂面字活面其鼻如云尊者向尊壺之鼻分明是尊壺之鼻向尊者而記者倒折其文耳

按尊壺者猶言設尊者設壺者郝謂以壺爲尊欠明舊說面與鼻意重作向字亦順兩存之向尊者指君言鼻是可據處鼻向尊者有自內及外之意故云惠自君出

講尊與壺有鼻今設尊置壺皆面其鼻示惠自君出也

飲酒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書

陳注醺沐而飲酒也醺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醺醺小事爲卑折俎禮盛故醺醺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謂庶羞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

鄭注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醺酌始冠曰醺步行也

孔疏折謂折骨體於俎也醺醺者若折俎爲尊醺醺小事爲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爲尊者賀云折俎則設饌尊故冠禮庶子冠於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醺不敢坐及醺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

者皆不坐獨云醢者醢者不坐者以醢者醢者無酒
組之時則得坐嫌畏有折組亦坐故特明之云有折
組不坐 步行也羞敬着也敬羞本爲酒設若爵未
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故不先爵嘗之也此謂無算
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組
謂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
乃薦賓皆先祭脯醢齊肺乃飲卒爵

嚴陵方氏曰醢見玉藻解醢見郊特牲解組者折骨
於組也取之則辨貴賤雖王之燕饗亦不過此小子
不敢當備禮故不坐也凡燕饗以酒爲主以食爲配

所以未步爵不嘗羞

郝解折組折牲體爲組盛饌也不坐立行禮禮盛不
坐坐必徹組步爵猶行爵謂獻酬也先飲酒後嘗羞
禮以酒爲主也

說約此記飲酒之禮飲酒者兼下醢醢二事醢沐而
飲也醢冠而飲也折組盛禮也爲醢醢小事而有折
組則不坐不敢以小事而當盛禮也步行也行爵之
後乃得嘗羞先禮而後食也

新旨步爵別是一禮全與醢醢無干當分開看

按飲酒包醢醢爲是郝謂燕而飲非也不坐郝謂立

行禮是也據前云取組不坐謂組有羞立爲便此云
不敢當盛禮又是一意或爲醢醢享用此組與前取
組享祭有不同歟當是不與尊尸禮同 不坐只是
不敢當之意坐不訓跪只是平常坐立之坐
講大凡飲酒者有不同焉有沐而飲酒者曰醢有冠
而飲酒者曰醢此時有折骨體於組者醢醢者不必
坐蓋不以小事當盛禮也行禮有正羞亦有庶羞當
以先嘗爲敬未行無算爵以前不敢嘗羞蓋不以庶
羞先正禮也

七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羶

而不切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
醢以柔之

陳注羶而切之者謂先羶爲大變而後報切之爲膾也
餘見內則

鄭注羶之言腠也先羶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菹菜淹
之殺肉及腥氣也

孔疏羶而切之者謂先腠爲大變而後細切之爲膾
也麋鹿爲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

嚴陵方氏曰菹醢菜也醢人所謂菁菹苴菹是矣彼

以菜爲之此以麋鹿爲之者特製造之法如之而已膳夫通謂之醬者以此葷而不切則大葷而切之則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膾不厭細內則腥言肉而已此言魚內則菹言魚此言麋鹿亦相備也麋無角以有角者名之免無脾以有脾者名之豕俯而已以能仰者名之

按宛脾葷而切之上皆膾屬末言切葱薤亦是肉用相承說非兩事

目孔疏此一節明膾及齏菹麋細之異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美

講凡食膾菹各有其宜如牛與羊魚之生肉先大切之爲臠而又細切之爲膾麋鹿之爲菹野豕之爲軒皆葷爲大臠而不細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葷爲大臠而又細切之以上膾菹等又切葱與薤充實淹於醢中以柔輒之以爲用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陳注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爲之燔燒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

鄭注亦爲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與加於俎坐輓手

孔疏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惟祭時坐耳 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 尸則坐者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

郝解有折俎則取俎肉以祭而反其餘肉於俎皆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美

爲之即前云取俎進俎不坐也燔燒肉助奠亦以俎如之謂取反亦不坐此賓客之禮尸則否皆佐食授之也

說約此申明前章設俎不坐也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取祭就俎取肺而祭也反祭竟而反之於俎也皆立爲便也燔燒肉也在俎亦立便此原謂小事不敢當盛禮也

按前云取俎進俎不坐謂俎有足立爲便又云有折俎不坐謂折俎禮盛不以饌醢小事當盛禮有此二義此處依注疏所云有足柄尺則是用前有足立爲

便之說而時請卻用小事不當盛禮之說與注疏不同似當從注疏 取肺而祭祭竟而反是一物郝謂反其餘與舊說異燔肉亦取亦反皆不坐與折俎同爲尸則祭反皆坐俎高有授之者故不待立也 前又云有俎者於俎內祭此祭反又似不然其羞或不同也 今人行禮以跪爲恭立爲倨而此云尸尊卻跪而不立而取祭反卻立而不跪似於禮不合蓋古人雖以坐爲跪而非盡拜跪之跪亦有安坐取逸之意也

旨孔疏此一節明祭俎之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罕

按此分不坐與坐言之重不坐邊坐是補出一層意講賓客之禮其有折骨體之俎者就俎取肺而祭之祭竟而反之於俎皆立而不坐燔肉亦在俎祭反皆不坐如折俎也若爲尸則尊祭反有人授之坐而不須立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陳注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石梁王氏曰學而不思則罔當如此罔字

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

孔疏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張子曰古之人直以衣服爲事禮云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然今之人固能名其衣曰襖曰衫然不知襖之與衫何以得其名如此則亦是未知其名

嚴陵方氏曰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此其大者也

山陰陸氏曰衣者對裳之稱服者對御之禮蓋在上曰衣在下曰裳在人曰物在物曰御別而言之其義如此合而言之凡所衣者皆曰衣凡所服者皆曰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罕

若所謂褻衣則不必在上者矣若所謂矢服則不必在人者也有在物者亦可謂之衣若弓衣是也有在上者亦可謂之服若首服是也此言衣服在躬則上至冠冕下及裳履皆得以兼之

慶源輔氏曰切身者不知猶爲罔况在內者乎

郝解知其名謂識其義也學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曰罔也此語真雅言之要記者因下文無燭與誓並記於此卽大學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中庸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意飲食衣服一也恆人昏迷放佚飲食而知其味衣服而知其名者天下

鮮矣罔昏迷也亦暗無燭者之類君子所以貴行著習察也

旨新裁此記者甚言服制之當知而爲用罔之戒也上衣下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必有其義服之不審其名義之何故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所謂文以容實以德者皆無之一無知覺之人而已豈不同乎衣服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尙安得爲有知乎在躬何義體乾健坤順之德也罔言其虛生於人世也

新旨如衣黼當知所以斷衣黻當知所以辨纁是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聖

按知其名名字以名之義言若衣服之名何難知之有

講衣服之制取諸乾坤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義則昏昧無知之人而已謂之罔矣此見人當顧名而思義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替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燂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

陳注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燂未熟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墓

夜略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兼爲之

鄭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爲宵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熟曰燂以燭繼晝禮殺

孔疏在者謂已在於坐者若日已闌而坐中未有燭繼新有人後來至者則主人以在坐中者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使後來人知之也替無目恆如日闌故亦道之亦如無燭時也獻主主人也謂爲飲酒主人法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爲獻主也執燭者謂夜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聖

聞執燭抱燂者燂謂未熟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客作而辭者作起也客既見主人執燭抱燂故自起而辭之也然後以授人者主人見客起辭故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已執事之人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暮所以殺於三事

慶源輔氏曰如是而後盡不然則苟矣所貴乎人者如是而已故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以燭繼晝出於主人之意則可故必親爲之若使人疑有不得已者不讓不辭不歌禮殺矣禮之殺則亂之所由生

此田完之所以不敢也

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燭賤役也爲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爲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熟之燭其愛客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唯執燭之人不暇爲此

郝解燭炬也古以薪爲燭獻主卽主人燭炬之未熟者禮賓主相與辭讓賡歌主執燭則廢禮是以客辭主乃以燭授人

按告客是正意道誓是借形之語道謂相導也獻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四

只作主人說主人當獻賓故謂之獻主君使宰夫宰夫與主人以獻非正訓燭炬總是炬有已未熟之分只是見用且今有餘也執燭句從略說理長燭在手只暫時豈因此廢禮執燭二字以時言不以人言讓辭歌皆兼賓主言

旨孔疏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爲主人法也

導獻此記夜飲之禮亦然以上是一事授人以上是一事不歌以上是一事總是記夜飲之禮執已然之燭敬客而自下也抱未熟之炬莫客之久留也不讓一段是暮夜而略繁文也

講飲酒至夜時已就昏其未有燭而客有後至者主人則以先在坐者告之使知如道誓者亦然皆有以告之也凡飲酒至夜爲獻主者親執燭且抱燭以供用客作而辭然後主人以之授人爲之而不親爲之

飲酒有讓有辭有歌至夜執燭之時則略此三事不讓不辭不歌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陳注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呬口旁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璧

鄭注示不敢歛鼻也口旁曰呬

孔疏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若爲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飲食則勿氣謂不鼻臭尊長飲食也呬口旁也當爲尊者洗盥及執飲食之時而尊者有事問己已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嚴陵方氏曰勿氣則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呬說見曲禮

山陰陸氏曰洗盥所謂凡洗必盥是也洗爵及執食飲苟有氣焉人或穢之氣猶不得其謦欬言語可知循呬循之也辟呬辟之也

按孔云爲尊長洗手足未是陳注奉洗盥之水甚明
奉洗盥是一事執食飲是一事皆不可以氣觸長者
偏口以對亦是防氣觸也總以氣字貫說
說約此記事尊長者氣容肅也

講凡奉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尊長者近
於尊長不可以氣觸之此時尊長有問則亦偏口別
向而對亦勿氣之意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陳注爲人祭攝主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
祭祀之福也曰膳則善味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吳

鄭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
也自祭言膳謙也

孔疏謂爲人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也其致胙將命
之辭則曰致福也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若
己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
也言致善味耳

嚴陵方氏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也受而膳之
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
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爲己而祭非敢微
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

致福又可知矣

按爲人祭是代祭當歸胙於其人其辭曰致福言己
雖攝事而仍致福於主人也孔疏云致福於君子似
非謂主人但既有主人攝祭者如何代之致福於他
人自己祭而送胙則但曰膳而已
旨孔疏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
數

導獻爲人祭三節君子歸胙有辭焉有禮焉有制焉
上二節辭也未節稽首以上禮也以下制也爲人句
是攝祭歸胙其辭恭爲己句是主祭送胙其辭謙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聖

新旨此節言攝祭與自祭致胙不同其辭
講凡爲人攝主而祭也歸胙則曰致福見其敬於致
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而致之不敢私也爲己祭
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
而以奉鬼神者養君子也

耐練曰告

陳注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鄭注耐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

孔疏若已耐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
祭胙告君子使知已耐祥而已故顏淵之喪饋孔子

祥肉是也

嚴陵方氏曰至於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

郝解其祔與小祥之祭歸胙於君子則曰告祔練耳不敢言膳也

按祔是祔主之祭練是小祥之祭重其事故但言告不與致膳同

講若或祔或練而祭其致胙但曰告言告其事而不言物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異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陳注膳告承上支而言臂臠肩脚也九箇自肩至上至蹠折爲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鄭注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

羊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

孔疏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祥也

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也展省視敬君子故

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

者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子處還反則

主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也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

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

牛左肩臂臠折九箇者明所膳數也若得大牢祭者

則用牛膳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以祭所以獻左也

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蹠

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臠謂肩脚也少牢則以羊左

肩七箇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爲七箇

不云臂臠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並備饌故大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少儀

異

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者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五箇以爲膳也

嚴陵方氏曰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

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

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

是矣臂則胙也臠其節也

慶源輔氏曰君子者有德者之稱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以祭之餘獻遺人故加敬也

郝解凡以膳告致君子主人展視其物授使者獻之

其禮謂主人所用之禮用大牢則獻牛用少牢則獻

羊植豕則獻豕皆左肩祭用右故獻左肩臂臑皆前
脚肩下曰臂臂下曰臑折九箇斷爲九也

按此承上膳告二段而言爲人祭而致福不在此禮
之內拜送拜反當爲尊者而然大牢牛也少牢羊也
肩臂臑總是今之一肘而古禮折斷之箇猶言塊也
旨新旨此節是主人授使及反命之敬其禮以下有
分段之異數

請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視其善否多寡以授使者
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之其反以君子之命
歸再拜稽首而致敬以迎之此特送迎之節耳至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至

致胙有定制焉其以大牢祭者但取上牲饋以牛左
肩臂臑以未祭者獻也只九箇耳如少牢則以羊饋
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饋左肩五箇皆隨牲之大小
而爲所折之多寡如此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
絲屨馬不常秣**

陳注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 雕刻
鏤之也幾漆飾之畿限也滕者縛約之名不用組以連
甲及爲紵帶也以穀食馬曰秣

鄭注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組滕

以組飾之及紵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綬亦鏤
飾也

孔疏靡謂侈靡敝謂彫敝出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
則物彫敝則改往修來或以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彫
敝古字通用 車不雕幾者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
以爲沂鄂 甲不組滕者滕謂紵帶其甲不用組以
爲飾及紵帶君子不履絲屨者絲屨謂絢纁純之屬
不以絲飾之故云不履絲屨 云以組飾者謂以組
飾甲也云及紵帶也者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
帶解經滕字滕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緹滕注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至

云滕約也引詩公徒三萬者魯頌閟宮文引之者貝
冑朱綬貝冑謂以貝飾冑朱綬綴之也謂以朱繩綴
甲故鄭云亦鏤飾也

嚴陵方氏曰幾微也雕刻以微爲工組猶纁之用組
滕猶遠之有滕皆所以約而緘之因以爲車飾食器
若木者爲刻金者爲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
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
得造車馬

山陰陸氏曰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
皆貶

却解靡敝靡散彫敝也雕幾車上雕刻爲細文也組
縢甲上以組紉聯綴爲飾也

按財靡民敝分看爲是幾謂纖限只是漆之界道舊
說沂郛不可解縢不作帶取縛束之意是

旨孔疏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

說約二節記君子憂國之禮

新旨凡此非徒以節物力亦所以示修省亦所以回
天變

按國家靡敝句截斷無理當合爲一節車不雕幾以
下五樣總言節省從儉之意上三句一類下二句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

少儀

垂

類上是不分外求華美下是較平常更儉

講自古無百年無事之國家當師旅饑饉頻仍財靡
民敝之秋可不行節省之政乎則所乘之車不必雕
幾爲飾所衣之甲不必組縢爲文所食之器不必刻
鏤爲美凡此尤其大者卽如君子在上亦不履絲屨
馬所乘之馬亦不依常時所食之穀也其恐懼修省
又如此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一

學記第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陳注石梁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
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
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
此於別錄屬通論

郝解或疑此篇不言先王學制與教學之法非也凡
禮家言多枝葉記所以賢於三禮正以其中多微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一

學記

一

如中庸大學樂記禮器禮運等篇無文之旨反約之
義庶幾乎先聖雅言禮云之訓至於教學之法如司
徒典樂三代學校四時教法諸篇不啻詳已此篇多
名理有聖門默識務本不厭不倦之意禮如是而後
能其中言禮之情者也

按學記前面主爲上者立學教人說後面以泛言教
學者附之雖學中科條不甚詳盡而讀者可因其言
有所持循得力處在禮記中自屬醇正之篇郝京山
謂默識務本是反石梁王氏之意各爲一見可以參
觀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眾

陳注發慮慮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眾人

鄭注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諷之言小也動眾謂師役之事

孔疏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也言有人不學而起發謀慮舉動必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慮良亦善也又能招求善良之士諷之言小聞聲聞也言不學之人能有片識謀慮法式求善以自輔此是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二

人身上小善故小有聲聞也眾謂師役也雖有以小善恩未被物若御軍動眾則不能故云不足以動眾也

按發慮二字連猶云用意要如此也善良二字連以八言諷字直作小字郝解諷作猥獵也甚鑿憲只是不差規矩所求的亦是良善的人二者皆無大好處故僅小聞不足動眾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

陳注就賢禮下賢德之士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禮羣臣之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疏

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眾人未能化民也

鄭注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

孔疏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也足以動眾者以恩被於外故足以動眾也未足以化民者雖復恩能動眾識見猶淺仁義未備故未足以化民也

按賢遠俱作人說就字體字著力一言其賢一言其遠就之體之亦能鼓動的人心向慕而化民未有其方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三

陳注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爲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鄭注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疏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故云其必由學乎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以其化民成俗非聖人之道不可云在方策者下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是也

朱子曰動眾謂發動眾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發動眾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清江劉氏曰發慮慮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徒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眾見之者詳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四

慶源輔氏曰發慮慮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求善良乃是發慮慮之事也動與風以動之之動同小小聲聞不足以動眾也就賢如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體與中庸體羣臣之體同體遠如武王不忘遠之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體遠也就賢則尊德之誠至體遠則愛民之仁深其仁心仁聞固足以感動天下矣然法度未立政事未舉故未足以化民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教學政之先務也

永嘉戴氏曰夫求賢以自輔屈己以下賢人君之治

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

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己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爲善之心然學校不立人衰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爲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而未賢者孰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實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爲民命其既生也又賴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若舍之不教使之斲喪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賴焉此建學之功所以爲大也

導歛發慮慮七節大意只第三節盡之首三節推君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五

子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四節五節明君子先民成俗之所以由於學六節正是由於學之實七節正是由於學而化民之實首三節相推講下歸重末節慮慮指行正言善良指近臣言就賢是未仕者體遠是已仕者小聞謂成己之名動眾謂使人有興起之心非聳動眾聽也善良是一節之善賢是全德求則知舉善以自輔而就則又覺真切了君子指王天下者言經文化成字貼上人看注中明新二字貼下人看化民成俗乃明德新民之學之功效也學要含下地與法二意

新裁此歷言治道而推化成之本於學意皆主治天下事三節相推講下先以小間引出動眾卻以動眾引出化民歸宿到化民成俗上見學之所繫大也聞舉動眾在君身上事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本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由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方各自去明自己之德注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功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語氣甚悠遠曰化民成俗則非但設聞動眾而已曰由於學見非慮憲親賢體遠之可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六

致矣

說約化民成俗不平曰化曰成俱著力字聞舉動眾亦不要說壞在君身上好一邊說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由學合下立學以爲化民之地酌時以爲化民之方二意疏意云化成二字俱就見成說不著力

新旨此見人君以務學爲急也人君發其思慮以求合往憲求夫善良以登崇俊良則慎政之聲以著親賢之譽以彰二者足以稍致聞譽然激勵無術未足以感動眾心也有如有德未仕之賢禮而就之在下

疏遠之臣體而察之意氣感多士之景附風聲鼓俊傑之響從足以動眾人爲善之心然誘掖無方未足以變化斯民也君子如欲化民以成美俗則惟學之由然必也先自明德以立學之本而後廣之黌宮酌之時教與天下更新而后可乎

按舊說多有不相合處今以陳注爲宗於諸說合者用之不合者略之可也化民成俗是見成字著力在欲字學字照下文看只是學問之學不是學官賞云教民以學陳注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明德新民俱是學字所包教民以學即教以明德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七

新民之事時講或云上明德以新其民分貼不合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陳注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爲先以立教立學爲先務也兌命商書典常也

鄭注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亡

孔疏此一節論喻學之爲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者建國謂建立其國君民謂君長其民內則設師保外則設庠序以教之故云教學爲先 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言殷相傳說告高宗云意恆思念從始至終習經典於學也 典經也釋言文學不舍業即經云終始思念經典是不舍業也言高宗夢傳說者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作說命三篇高宗殷王武丁其德尚可尊故號高宗其事具尙書篇見在鄭云今亡者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

嚴陵方氏曰道則器之所出也器則道之所寓也故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八

以器比道天子則有辟雍諸侯則有頴宮始於學終於教教亦學也

山陰陸氏曰以玉取譬王之質美者也故曰大匠不能斲冰

慶源輔氏曰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典常也兌命曰此斷章取義

長樂陳氏曰玉則璞之至美者也人則性之至貴者也器待琢而後成苟不琢焉雖其質至美不成器者有矣道待學而後知苟不學焉雖其性至貴不知道者有矣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終之以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經曰大道不器是則以器明道非大道也特就所學者言耳

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砢砢琢之則砢砢猶爲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此天下至美之質也愚蕩賊絞狂亂此天下至不美之事也有天下至美之質一不好學陷於天下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九

至惡况夫資質不美而又不學小而害身大而害人其禍豈不大可畏乎夫人之所以貴於爲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唯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爲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爲之而平陷於不義者多矣况於死生禍福之際乎

新哉首四句是喻人不可不教之爲學故建國君民者必以是爲先務也教以法言學以地言教學既立則人皆有所學而無不知道 天玉之所以爲美者以其成器也不琢則器無由以成矣猶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無由以知道矣人之當學

如此爲君者可無以教之哉是故古之王者有天下之初或建王國或建侯國以君長斯民必先立教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業必先立學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所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夫始終一心常在於學則功以常習而熟道以長講而明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意正欲民如此典學之謂乎是在上者先以學倡之則人無不學而不患於不知道猶玉琢而不患於不成器矣

纂訂不學學字泛言與教學不同王者作總建國兼王國侯國言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十

合參首二句起下二句總之四句又起下王者云云教以法言學以地言典字訓常字謂學之心常則日久自漸漸知道了正要人到大成有終的地步是立學的深意終始謂始終一心常在於學蓋學非有常不能日新也

按教學爲先似當以教民向學爲正訓而陳注以立教立學並言故講家皆從之玩人不學典于學學字終覺可疑或謂陳注原末云學宮只是立教之法立學之法備考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陳注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黽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爲長益也引說命教學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修己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此所以終始典于學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然後爲學問之全功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十

鄭注旨美也 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 自反求諸己也自強脩業不敢倦 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

孔疏此一節明教學相益 嘉善也旨美也雖有嘉美之肴兼陳列於前若不食即不知其有之美也

至謂至極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知大道之善

若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己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 不教之時謂己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 凡人皆欲嚮前相進既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己之困故反學矣 凡人皆有解怠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強學其身不復解怠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者謂教能長益於善教學之時然後知己困而乃強學之是教能長學善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相長也但此禮本明教之長學兌命曰學學半者上學爲教音教下學者謂習也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己學之半也說命所云其此之謂乎言學習不可暫廢故引說命以證之言恆思念從始至終習禮典于學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主

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有之嘉者爲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爲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爲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

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教說命亦作教教卽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教學半之謂乎

慶源輔氏曰此因上教者學者而推言之能自反則在己無不足者能自強則亦未有力不足者

馬氏曰能自強而興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

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非教無以覺是以顏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其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主

屋廬子至於不能答此教然後知困者也夫彼不足而求於我之教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因自強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教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說命所以言教學半也

東萊呂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爲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 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爲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久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爲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永嘉戴氏曰天下之事履之而後知故聞見之與身親其知不同如羅列盛饌非不美也人皆見之而食者爲知味道在天下非不高且美也人皆仰之而學者爲知善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食者猶未必能知味况未嘗食者乎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晝冉子以晝爲不足故夫子責之譬如行百里者至中道而止力不足也晝則未嘗出門安知力之不足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人唯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若自以爲足豈復有反己之功那解着必食而後知其美道必學而後知其善道無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學記

南

窮學然後知己之不足學亦無窮教然後知己之未通困不通也學者能好學則知君子之教爲有益君子能善教則學者益知己之不足故曰相長言君子之教與學者之學其功相半學者未可專恃教忘學也舊以成己成物解謂教人則知己之困恐非困者學之功也

新裁知不足知困是推學之由自反自強是學之功故曰以下是學之益教與學皆是學蓋人知爲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至道與善字要看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精純粹美最

良的物所以爲善要知此道豈不要教學並進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知反求只求我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一步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的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纔可去教他豈不是龜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彼至道之當學猶嘉肴之可食也雖有嘉肴而弗食不知其味中之旨雖有至道而弗學則不知其道中之善信乎欲知道者不能舍學也然所謂學者亦唯教學兼舉而已蓋學莫病於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學記

主

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於無困惟教而無以待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爲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因而求所以不足之故由我之識見寡而體驗疏也不其能自反乎惟知困則必因而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勝也不其能自強乎夫自強生於知困知困生於教教有長於我矣自反生於知不足知不足生於學學有長於我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半夫教居一半言教有益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益於我也說命之言非即教學相長之謂乎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而至

道之善自無有不知者矣

纂訂此承上文教學而言其有得也首四句起下文記者因人知爲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故合教學說來引說命之言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正發證教學相長之意說命本言教人之功居學之半而此則謂教之功半學之功半以證上文教學相長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說約上節王者興學此又勉人爲學也然通節意側重教邊見教人亦爲學之要弗學二字合下學與教二意在內知不足知困主心說自反自強主用功說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末

相長猶言皆有益也非互相長益之謂俱就已說導意玉不琢二節俱是發明由於學之意上節言不學不知道故在上者以教學爲先務下節言不學不知善故在下者以教學爲全功正見學爲重而化民成俗所以必由於學也

新旨玉不琢節見欲知道者之必先教學意雖有嘉肴節言知道中之善須從教學中來此教字指師與上教字指地不同

按此節時講中導意爲優可從本文弗學不知其善以學字起下兼言學教俱就學者說自當重學教知

困自強與上立教不相合斷不可作上教下說予謂

只學時其人講論便是教非一面方學一面卽爲師也郝京山以困屬學者創解難從化民成俗必由學陳注云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此解最是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承上文當云教以大學之道爲先而陳注分立教立學便覺隔礙至此節教學云云與立教立學說不去以致上下不聯予謂教學爲先只作教人以學而此節言教言學是舉學之全爲說學以成己明明德之事教以成物新民之事正與大學之道合似無可疑且說命教學半念終始始典于學原是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七

一意此引來自當聯貫說立教立學意下文自見不必於教學爲先遽拈爲主意俟質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陳注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
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閒
一年也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每閒一年而考校其
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
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
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爲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
論學講求學問之縝奧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
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
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學記

大

大成也 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
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做此
鄭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
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
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學者每歲來入也 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
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 離經斷
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
比也強力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
孔疏此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

歲之差 古之教者謂上代也 家有塾者此明學
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
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
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
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
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 黨謂周禮五百家也
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 術遂也
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
學教黨學所升者也國有學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
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學記

大

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 比年謂每年也謂年
年恆入學也 中猶閒也謂每閒一歲鄉遂大夫考
校其藝也 一年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
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
理使章句斷絕也 辨志謂辨其志意趣鄉習學何
經矣 三年視敬業樂羣者謂學者入學三年考校
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
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 五年視博習親師者言
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
謂親愛其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者言七年考校之

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爲友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者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也者言如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 開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云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計學者入學多少之閒歲非是鄉遂大夫閒歲三年入學也云周禮三歲大比乃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王

考焉者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皇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此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也下文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爲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

張子曰辨志辨經之志詩之志如何書之志如何敬業樂羣學者必有業尊敬其所業樂羣謂朋友由博習而將以反約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矣知類通

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止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教者可成以無恨矣化民易俗之道非學則不能至此學之大

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朱子答曰不然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闡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邪周禮自有士田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王

可攷 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

以化於邑則家塾黨庠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
國有學所謂大學而教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塾
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豈非國有學之謂歟
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
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
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特主
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爲利而已
家言其塾則凡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凡鄉
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比而至於鄉自鄉而至於遂
近而出入之所習熟達而往來之所次序文德之盛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無大於此 離經以審其師授辨志以別其趣嚮敬
業而不慢則不知燕辟之爲可尙樂羣而不厭則不
知燕朋之爲可從博習而詳說則理無不窮親師而
信道則功無不倍學有先後而知所論友有損益而
知所取知類通達有以盡知之所及強立不反有以
盡仁之所守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友則可與適
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知
類道達強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尙
何事於視爲哉

山陰陸氏曰周人設庠序學校具於六鄉六遂之中

非謂於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于州序則
所謂序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飲酒
于序則所謂黨者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王制曰
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習鄉尙齒鄉飲酒曰迎賓
于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獨有於黨也
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又有校矣不獨有乎
庠也由是言之則庠序學校之制其於鄉遂蓋各具
矣不必於鄉有庠於遂有序也故孟子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而不分所在之地蓋此數學鄉遂中通有
也學記曰國有學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術之言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爲遂非也蓋記此者
言古之教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內則家有塾於黨
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
先王之教人其大略如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
宗鄭氏者遂以爲鄉有庠遂有序而已此不該不偏
一曲之論也

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
觀人之有序故自一年離經辨志而至於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爲可敬能敬
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能講學然後知

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強立而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

嚴陵方氏曰人不可一日不學故比年入學又不可比年而視之故中年考核如下所言皆其事也離經考經之文也離其經矣因習之以爲業敬業者修其業而不敢慢也志既辨則與之同志者在所樂矣樂羣居而不厭之謂也樂羣則上足以親師而爲之法上能親師則下足以取友以爲之助故繼之以取友上有師以爲之法下有友以爲之助則遵道而行半

禮記詳說

卷市上

學記

書

塗而廢者寡矣故繼之以強立而不反焉以能強立故不反也不反則有進而無退矣知類通達則告往知來聞一知十之謂自取友以上固足以爲成矣然或立之不强有時而反必待強立而不反然後足以爲大成也視與文王世子言視學同意

東萊呂氏曰離經辨志謂決意義敬業不敢輕易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慶源輔氏曰離經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

其意者也故教學以離經爲先羣居所以講習樂羣則知講習之說也親師則能自得師也荀子博習不與師術蓋用於此然而誤矣此之博習謂所習者不一也夫師道不一下至農工皆有師焉况道藝豈一

塗而足各因其所習而就師可也豈曰博習然後可以爲師邪能自得師然後可以取友未能得師則取友或失之濫論學謂講論所學之道於是則又可以取友也親師易取友難師必道藝顯著故親之爲易若友則凡勝我者皆可友也不慎取友則反害其德能親師取友以自輔可謂小成矣然未保其能強立

禮記詳說

卷市上

學記

書

而不反也小成所謂可與適道之時也大成則可與立之時也

新裁此節正與教學爲先相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比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入學考校專指大學言離經等屬知以所學言辨志等屬行以所得言知類至不反則知行極矣離經乃致知始事雖能離經未必徹所習之業敬業而所習猶有限博習又未必講究義理故觀論學至知類通達則由論學進之爲致知之極功辨志爲力行始事雖能辨志未必能樂所處之羣樂羣矣所厚止同輩親師未必擇取益友故視

取友至強立不反則自取友進之爲力行之極功知類句知之明是理明義精觸類而無不通達者強立句守之固是行之卓然自立而外物不得奪者須看知類而又通達強立而又能不反方是大成曰大成者謂知之盡行之至見所成之大也小成大成所進淺深可見矣 知類是引伸觸類通達謂於理的源頭通徹得去理之散殊收拾得來是知命耳順的意思不反是和而流中立不倚不變塞的地步只重通達不反而不反又從通達處得力蓋知之明故守之定要如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美

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不可遺了小學工夫 王者教學爲先人固不可不學矣所謂教學者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師也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州必有序教黨庠所升之人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其教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疏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人入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

而無怠樂朋徒之羣而無睽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奧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以正而聖功以端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謂之小成矣至於九年考校則用力久而涵養深其識見已精足以通達乎庶類其操持已固足以不奪於外移知行兼備而非止於一節之善矣不謂之大成而何 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

導蒙此節正與必由學一句相應有學以上即所謂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毛

立學比年以下即所謂立教每句上二字說學以知言下二字說所得以行言知類則致知之極強立則力行之極矣

說約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鄉大夫比其德行道藝而實與之也纂訂或謂離經辨志初學者所爲俊選而尚以此考校之乎不知俊選雖未必離經辨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獨不然乎記文不拘如此辨志學者自別其邪正只向於學便是敬業是專心致志也樂羣是

於同心相契治博習如學經外又泛及他經親師於訓誨服膺勿失也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爲友知類段當照上加一視字

按此節國有學分上是教之地下是教之法然重在下截教之法上比年以下承國有學說蓋小學中不可言大成故須分看也 依朱子說每句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則是離經是其學而以離經便可辨其志之所向矣能敬其業則能樂羣能博所習則能親師能論所學則能取友而時講因之每句分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天

知行以知類通達爲知之極強立不反爲行之極雖分得細碎然本朱子之意可從 離經是誦讀之功敬業是將所離之經能誦能講博習是不止所離之經又博廣其所習論學是將所學者能發議論以推究其理辨志是辨其所志在學樂羣則其爲學者相與講習而樂也親師則佩服師教而益親取友則切磋之益爲無窮知類通達是觸類皆知無不通達強立不反是所守堅定無可搖奪至此方謂之大成然只可說賢人地位勿說太高中安得皆大賢以上人物也 鄭康成訓中爲閒照一年三年五年看

亦說得通予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二句緊相連當是比年皆有入學之人而各於其年中考校其多寡數目也此就入學者言下一年三年五年等方是考校之法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仍視其離經辨志到三年進益方視其敬業樂羣四年仍視其敬業樂羣非謂其二年四年便無考校也若限定閒年考校未免疏略康成引小記中一以上爲說直要將中字作閒字講故如此立說以與前講中月而禪相證耳未爲確說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天

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陳注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汚俗也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衛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鄭注懷來也安也 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

孔疏蚍蜉也蚍蜉之子按釋蟲云蚍蜉大蠅小者蠅是蟻爲蚍蜉大者又云蟻子故云蚍蜉之子也

長樂陳氏曰化民易俗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說服遠者懷之教也近者說遠者來政也

嚴陵方氏曰易俗謂易其汚俗也美俗成則汚俗易矣俗既易矣則天下豈有殊俗哉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固其理也說服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術者述其所行之謂也時者猶學者之時習也

慶源輔氏曰建國君民以學爲先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斯民也此所以心說而誠服之歟彼劫於威而強服者則以草芥禽獸視其民其變也可立而待由是言之則民之於學固不可已而教者亦不可以不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手

自反也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郝解記古語蠱蟲之有羽者蠶屬術述同化也蠶生子化蟲蠱復化蛾時至則化學能化民亦猶是也

古字蠱蠱通鄭氏以蠱子成埴解未協

新裁此言學士教成之效而因引言以喻其意夫然後頂上節知行並進學至大成則明德而已成矣以是士官使之足以化民於善而易其汚俗近者說服安其德教致力行己之善近民化而俗易於近矣遠者懷之慕其德教竊其善以治其身遠民化而俗易於遠矣此皆大成之士推明德以新民而民由之以

新也本是官使後效驗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

豫意玩足以字自見蓋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於既用之後大學教人以明德新民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言蠱子時時述學術士而成大埴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明德新民大道之謂乎蓋大學立教立學使學者由小成至大成即術士之事民化俗易即大埴之成也看易俗與近說遠懷終可興起人去舊從新之心與首章成俗光景安勉大不同蓋前是論大學的收功故自然此是論官使學士的收功故勉然大學之道見學中陶鎔於始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三

收成於終其功力若此也

說約此大學之道言成已成物備體用之全也但此句只因上文化民而斷其道之大不必牽明新在內此節分明與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節遙應細玩前面如欲字其必字及此節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辭總見化民之難正見學之爲要也若說快了便非口氣纂訂近服遠懷就是化民易俗無淺深

新旨以是大成士而官使之足以化民於善而易其汚俗近者說服其德教致力行己之善遠者懷慕其德教竊其善以自淑此即大學教人明新之大道也

古記言蟻子時述銜土而成大垤其即學者由積學成大道之謂乎

按自篇首至此爲一段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方有收結新裁謂大學明新之道以大成之士貼明德官使功效方能新民說約駿之不填明新似優予謂入學至大成固化不入學者亦聞風感動而化總包明新在內可不添官使一層蟻子時學銜土而成大垤學者九年大成總是銜土之時到得化民易俗方是成大垤之時然只重學者積學意與時術關映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陳注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鄭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之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示敬道也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熊氏云以注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始教謂始

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鄭云釋菜禮先師是春始入學不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爲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

張子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視學之禮所以表示學者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

長樂陳氏曰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蓋學者之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爲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爲主而其禮薄故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皮弁順物性而制之則文質具焉祭菜芼芹藻而羞之則誠禮著焉古者天子以皮弁視朝而士亦以之爲飾則皮弁上下之通服而三王共焉者也始教者服皮弁之服行祭菜之禮菜之爲物至薄而誠禮寓焉則以之致祭也其敬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而已豈非內心以示敬道之意歟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紵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泰稷之實

新裁七節此歷敘大學之教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爲教之大而引言以明其當先也大學二字以地言提起領下七事首條入學行釋菜之禮示學者重道之心宵雅條習所歌之詩論初學之志入學條即鼓聲以勵其進夏楚條作刑教以斂其儀末卜二句積久俟其自成時觀二句因時示以自得功者二句欲使之循序也七者總上說言其爲教之大節在所當先復引古語證當先意俱可以明德新民貫講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興之使之爲終身學問事業根基本節大學以地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言始教以時言當大學始教時有司衣以皮弁服之尊者祭以蘋藻物之潔者以祭先師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詩書禮樂道藝所在皮弁祭菜是爲師者而敬有道之人矣正示學者尊敬道藝於所習無怠所以端趨向之始也敬道在學者上說特爲師者因此致敬示之學道之益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纂訂大學以地言提起看比上節大學字不同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陳注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聖人教人台下巴便要他用便要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

鄭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孔疏宵小也肄習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取其上下之官勸其始學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人使上下順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謂以官勸其始也宵音近小故讀從小按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襄四年穆叔如晉歌小雅三篇故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云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者小雅三篇皆君臣燕樂及相勞苦今爲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故云所以勸之以官也此云始者謂學者始來入學故云始入學習之也張子曰士卽仕也始入學便教以官人之事蓋學也者君國子民之道也

朱子曰小雅肄三案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上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辭聲亦不傳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

長樂陳氏曰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春秋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和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不闕而可以入官從政矣用是以勸始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士亦必以禮樂焉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素

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

嚴陵方氏曰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

永嘉戴氏曰宵雅肄三說者謂始學習此勸之以官則是王者以利祿誘人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人之學亦貴於有用爾學者以學詩爲先所以興起人心也馬氏曰古之君子其學也爲道而已豈爲官而學哉

然而士之學者未有不志於行道者也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則是官其始者所以爲王者事也

臨邛魏氏曰古者自上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脩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故大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卽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饌以後卽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歎而不能已也如此哉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素

新裁大學祭菜時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曰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復玩其旨趣之意夫鹿鳴燕羣臣者四牡勞使臣者皇華遣使臣者皆人臣居官從王任政於內外而君臣相燕樂勞苦之辭當入學之始使學士歌而肄習之正欲以此誘掖初志使之勉脩其德以爲居官之本擴充其才以爲受任之基也此是立志之初便要他做忠臣孝子嘉賓賢臣他日居官爵之尊而當王事之賢勞庶幾能稱其任非誘之以利也鹿鳴所以達主人之誠意美嘉賓之盛德蓋燕樂羣臣之詩也四牡言其去

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蓋遣使臣之詩也皆燕樂勞苦之辭而居官受任之美莫有過於此者從入學之始便欲動其慕君之念慕到入官之時其意氣鼓舞勉稱職業以不負平生羨慕之志當何如

合參注中誘字乃獎誘之意正鼓舞其初志也諸解謂注中誘字不合言以得君之樂誘之何其陋也彼自誤認誘字不曾細加理會相率以背注爲高耳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陳注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篋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鄭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

孔疏入學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故云鼓篋也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孫其業謂恭順其所持經業 鼓謂擊鼓故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文王世子云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文王世子云謂天子視學之時

擊鼓警衆也若是凡常入學用樂及爲祭祀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是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捷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捷其怠慢者夏楚收威之謂也

新裁入學時大胥擊鼓以詔學士然後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遜字從鼓字來業字從篋字來蓋鼓聲謹謹以動衆最能消人驕亢之心而篋之中又業之所存者遜者遜順喜悅去做也大抵鼓聲謹動遜道存焉篋藏書籍士業存焉出其書籍而先警以鼓聲使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三

怠者激而惰者勸收斂其放逸之心而謙沖以受其益業以遜順而進矣 自高急亢之心業便不精遜有異以入之之意且鼓動其心機後面的意趣俱從此得

按一說鼓篋二字連看陳其書籍拍空篋有聲只是整頓潔淨之意備之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陳注夏榎也楚荆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爲卦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鄭注夏榎也楚荆也二者所以卦撻犯禮者收謂收

斂整齊之威儀也

孔疏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以笞撻之所以然者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 兩雅釋木云槲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盧氏云扑作教刑是扑撻犯禮者

嚴陵方氏曰學以遜志爲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

新裁竟收其威儀到心上去使他內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是正顏色斯近信之意威者以此國學中俱是貴介民俊所以舉止之間都是有威可畏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聖

者

說約收屬教者威屬學者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陳注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 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膳

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

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爲學也王子塾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

鄭注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 使之悌悌憤憤然後啓發也 學教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聖

也教之長稱 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 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孔疏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爲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祭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若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

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舉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能說非也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卜筮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口悻悻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諮問幼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二

學記

聖

但聽之耳學教也躡踰越也言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輒問不推長者則與長者抗行意有驕矜今唯使聽而不問故云學不躡等也倫理也言前七等之事是教學大理也引舊記結上七事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官先事士先志者若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爲士則先喻教以學士之志故先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其此之謂乎者記者所云其此在上七事之謂乎

張子曰時觀而弗語默觀其人之所爲幼者當問長

老不可躡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爲先此據教之大倫而言也官先事官已仕者事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曰君喪畢之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干吉禮也卜禘猶卜郊於上中下辛之類也未卜禘猶所謂寡君之未禘祀也卜禘尊祖所以崇本也視學尊師所以勸士也先尊祖後勸士其序然也孔子之於門人退而省其私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時觀弗語以存其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聖

心之謂也未能知生者不得聞知死之說未能事人者不得聞事鬼之論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之謂也先事者非忘志也急先務而已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已故周官考士之法先功緒而德行次之孔子設科之序先德行而政事次之

嚴陵方氏曰禘蓋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

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躍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矣豈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尙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爲先方其學爲士則以志爲先故教之大倫爲是而已東萊呂氏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舊說以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學記

躍

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閒從容無事誦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據使夜閒肄習三章之雅非猶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誦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初入學凡在學之眾鳴鼓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意都消了所謂遜其業也未禘先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

敢自怠也古者教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古人爲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卽是躐等雖曰自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大概後世此理皆亡七端之教所謂講道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有字異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學記

躐

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強之意有受道之質無怠惰之志則學者可以進道矣然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觀而勿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固不可亟矣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則未

爲官也志則未見於事也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馬氏曰凡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爲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蓋常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則其所謂中年者豈皆合於禘祭之歲歟蓋中年而考校者有司而已卜禘而視學者是天子諸侯之事

金華應氏曰禘者春祭之名見於王制郊特牲比年之學則自正歲始和之後卽已講祭樂鼓篋之儀而天子諸侯既畢禘事乃始視入學考校蓋從容游泳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聖

其志而使之一意於學也必以五年大禘爲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之志浸弛而荒矣案月令每歲視學者凡四豈必待五年之久乎且大禘惟魯有之郝解禘春祭既卜祭日天子乃視學大合樂將以祭也未視學之先使學者從容肄習故曰游其志言不迫也時觀謂時時觀省卽無行不與之意觀面昭示不假言語使默識自得故曰存其心幼者蒙昧知識未定且靜聽師友講訓不可責以問難蓋問生於疑疑必當理幼者疑未必當而問反滋疑但聽受久自然開悟故曰學不躐等鄭改學作教恐非大倫卽不

躐等倫序也序有先後先其所當先則後者自得記古語官與士皆不可廢學居官而學以事爲先爲士而學則以志爲先卽大倫之謂

新裁言卜禘只在五年二字見蓋至五年卜禘時天子始視學行考校之法未卜禘不視學正欲假之歲月優游其心志以俟其自化不欲速以雜其心也時當時習看時觀凡文章禮節得於所觀者皆是此皆有至理攸存教者昭示學者以文章禮節使學者時時觀覽而我不與之丁寧告語以盡其理如孟子引而不發之謂正欲學者得於觀感存其心以致思反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聖

求諸內默識心通自然得之於己此立教之心也大抵存心無非欲其自得意上句注中感於心字且漫用出大全時字作當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深了不躐等猶言不陵節也聽則直受而已幼者之事也問則必有辨焉長者之事也幼者聽而弗問固長幼之序官然亦以過其速成之心也故曰不躐等七者舉事而意在其中是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等也大倫訓大節此言七者使其慕道樂善而無速成躁進之思制外養中而有精脩勤業之美有關於終身學問事業不一者不爲

教之大倫乎既曰大倫是不可以不先矣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已仕爲學則先事以新民未仕爲學則先志以明德是事與志固官與士之大倫在所先也游志存心講誦易混只以深造自得分貼便明游者使之年月深入造理以漸而精熟也存者使彼所得之理涵養於心中爲默識之心得也觀感而不言方謂存心不然道聽而塗說的模樣理不在心裏何以自得皆是學者心裏工夫心者學之根本所以爲大倫

纂訂此詳大學立教之意也躡等也截上歷敘大學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吳

之事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爲教之大而引言以明之也古者始入大學有司釋奠於先聖先師常服玄冠今加皮弁祭用蘋藻之潔其敬如此所以示學者尊敬道藝使立爲學之誠也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三者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祭菜之時令肄習之蓋示以教成官使之義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蓋以鼓舞警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扑作教刑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不及五年卜禘之期則不視學以考校所以優游其志不求速成也教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吳

者時而示之而不盡語以其故欲其體認而自得於心也幼者有聽受而無問難蓋以入道有序不可踰躡其等也凡此七者乃大學教人之大理在所當先矣記言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此七者爲教之大倫而在所當先之謂乎未卜禘句禘卜日而行故曰卜禘時觀句典籍名物皆至理寓焉教之時時觀覽待其憤悱然後啓發幼者句舊主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若然則列此等於學宮何爲設有穎悟者處其中能禁不知乎蓋一問則獲復往來便有與師互

持之意此惟成人纔可若幼者則開其躁妄之心啓其速成之意論雖漸次有不可勝言者故禁之大倫倫字作理字看謂有義理在只以大節言似淺說約引記言只重二先字不必拘定本意其實所事所志不外此大倫他日在官則設施諸事所謂先事之先此也當今未仕則總蓄於志所謂先志之先此也此通是責成教者按卜禘以禘之年言不必通五年計之恐視學太疏也時觀謂時時使之有所觀感觀字屬學者使之觀屬教者或作示字則當讀去聲與注不合弗語屬教

者心屬學者 記言官先事士先志本文原是兩平
引來當重士邊謂今日爲士異日爲官此七者乃事
與志之所在而不可不以爲教之所先也或以官屬
教者士屬學者其說太曲非語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學記

辛

禮記詳說卷一百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一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學記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
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陳注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今讀
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而
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二

學記

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
之居學也凡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
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
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比
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
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
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
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學
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

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
與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己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
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
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
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
熟故其學易成也 朱子曰古者服各有等降若理會
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

鄭注有居有常居也 操縵雜弄 博依廣譬喻也
依或爲衣 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雅 興之
言喜也欬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藏謂懷抱之修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三

習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息遊謂閒暇無事於之遊
孔疏此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
遊息孫順其學乃成 大學之教也時者言教學之
道當以時習之 教必有正業者正業謂先王正典
非諸子百家是教必用正典教之意 退息必有居
者退息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有居謂學者退息必
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閒居得相諮詢決不可雜濫也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者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
事也此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然後須以積漸故操
縵爲前也操縵者雜弄也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三

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手指
不便則不能安正其弦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者此教詩法也詩是樂歌故
次樂也博廣也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
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
其詩以詩譬喻故也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者此教
禮法也前詩後禮亦其次也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
朝服玄端之屬禮謂禮經也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
表貴賤今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
善於禮也 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者此總結上三事
並先從小起義也興謂歡喜也故爾雅云歡喜興也
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歡
喜其雜藝則不能耽耽所習之正道 故謂因上起
下之辭學雖積漸故君子之人爲學之法恆使業不
離身藏謂心常懷抱學業也修謂修習不廢也息謂
作事倦息之時而亦存學也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之
時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 注疏中句讀
朱子曰今案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
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致
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

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
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理會得
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
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
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
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
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
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
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雜服也

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學記

四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
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
也 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依讀如字
書曰聲依永

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
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爲言焉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
服雖雜而繁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理也
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
藏焉修焉所以存其心息焉游焉所以遊其志藏

則藏於其心修則修於其身

新裁此節重居學看首三句言大學教人之法不惟
有正業又有居學語平意串自不學至樂學推有正
業又有居學之意不與二句即申上六句說故君子
至末承上來惟正業必得居學而後安此教者有正
業又有居學也修有省察克治漸造純全意游有玩
物適情從容厭飫意此亦宜申看重游息邊 古之
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
獨置心於荒疏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
故以遊之意活其機括游者使心機活動萬理融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學記

五

也要看不與其藝二句與者意趣鼓舞於操縵等學
悅而時習之也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興藝的興字中
得來 彼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即下
弦詩禮也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即下操縵博依雜
服也既提綱領揭體要欲專所習且玩物理廣聞見
又純所養大學教人之法備矣夫正業既備可盡作
人之功而猶不忘居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興然後
能安能安然後能好也時教有弦習弦於學而不能
操弄於退息必不能手安於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
詩辭多依託物理至博也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

息則無以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辭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禮有服極其繁雜習禮於學而不觀雜服於退息則無以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不安者矣夫退息時不學操縵博依雜服廢此三者之藝而不興起其居學則必不能安於弦詩禮之正業而或厭棄不好矣惟居學廢則正業害此大學於時教外又必有居學也學者將何以爲功哉故君子時而藏於學校則修其弦詩禮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矣又退而燕息則遊其操縵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義愈熟也如是庶功無作輟

而學底大成矣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

說約不學六句正見得居學所繫之重不必作正業居學之實也

纂訂此言大學時教有得心之益也重居學上藏修息遊亦重遊息邊申看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即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安中所得之益末引言以證之時教二句與藏修二句對看前是教者事後是學者事但善學須從善教中來必重教者邊要看得融洽 自師所授曰正業自學者所習曰居學 藏息實字以地言修遊活字

以功言惟教者備其法斯學者密其功藏謂入學受業時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修謂省察克治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適厭飫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

按注疏句讀段落俱與今講異陳注本朱子之意而改正之自是優於舊說而郝京山卻欲從注疏亦太立異 操縵只是學拈扣上弦之類博依作依託物理優於舊譬喻之說予謂博依是於事物求其有依據如今人備詩料之意或謂照書注聲依永看於博字不甚協和謂博作搏則太鑿矣雜服諸說皆言古

服予謂當兼吉凶言不興其藝是總上三項而致勉之意藏修息遊舊說作四意而藏謂藏於心猶欠明不如今講分頂上文爲安藏字指在大學時以深藏不見人爲主故謂之藏息即退息之息修字遊字有工夫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陳注承上文而言藏修遊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來言其進修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

鄭注敬孫敬道孫業也敬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

孔疏此明親師愛友也然如此也若能藏修息遊無時暫替能如此者乃能安其所學業言安學業既深必知此深由本師故至於親愛師也樂其友者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於樂重然前三年樂羣五年親師親師在樂羣之後而此前親師後樂友者羣即友也爲義然也前明始學故樂友在前此明學業已成故親師爲首矣而信其道者其道已道也既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說信不復虛妄一云信師友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學記

八

道前安學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也 輔卽友也友主切磋是輔已之道深遠也離猶遠也已道深明不復虛妄心自信之若假令遠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強立不反也 敬孫務時敏者此句結積習也常能敬重其道孫順學業而務習其時疾速行之故云敬孫務時敏敏猶疾速也 厥修乃來者此句結親師信道也厥其也若敬孫以時疾行不廢則其所修之業乃來謂所學得成也所以尊師樂友其此之謂乎者兌命所云其此經之謂乎

張子曰敬孫務時敏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唯其敏而已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夫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正若然則雖離師輔亦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嚴陵方氏曰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爲之傳獨學而無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學記

九

友則道孰爲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

永嘉戴氏曰親師取友此學者急務師友之間固有實不相知而外徇其名者無所得於其師則齟齬而情實疏無所得於其友則疑忌而意不合此非學者之過抑師友亦有過焉蓋涵養之功不加而督迫之意日至漸漬之實不孚而責善之意太甚則彼有不安而已爾有不樂而已爾况望其能進德乎涵養其

心術之微使之漸漬習熟安於義理無所矯揉則無有師保自進於善雖他日離羣索居不變其初大抵物之矯揉者力進則返唯自然馴習者久而不變說命一段與上文意似不合然古人援詩書爲證略入其大意而已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進修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以厥修乃來要之藏修遊息四者不同其爲修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樂謂心有所愛養之意若子貢所謂賜也何敢望回安其學故親其師樂其友故信其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曾子曰昔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十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變友言輔欲見不假友之輔助而不反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以下厥修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下

新裁此承上惟有時敏之功方有心得之益因引言以證之夫然二字正承藏修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皆心得效驗總之正業居學盡之不必用弦詩禮等字 重安其學即安弦等也親師信友樂道總是安其學也離師承親師說輔承友不反承信道則重安學可知 蓋君子由大學之教而藏修游息無不

在於學矣其益蓋有窮哉彼正業居學固學之所當務是師之所以爲教友之所以爲輔而皆道之自心出者也今游息之功既到所學者熟而無扞格之勞安其學也感師之教誨而心悅誠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孚焉信理之根心而見之明守之固而他歧不得亂之焉得心之深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其身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遜以入之敬以體之者也由是性道既開理源自裕資深逢源妙道不盡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即此藏修遊息而安親樂信不叛於道之謂乎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士

說約夫然緊承上藏修息游來凡藏之所修息之所游皆學之所貴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在也故云云

纂訂敬孫謂宅心惟一順序以進而不傷於迫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於怠緩厥修曰新月盛方來而未已也

按安其學承藏修游息說而藏息一句實又包時教退息通節之意 安其學二句合看安其學起中間親師取友並言而以信其道與安其學相應其道即其所學之道也非安其學只貼親師信其道只根取

友 此節只是修來意見成說孫敬之功從上節來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
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
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
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陳注呻吟詛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詛問也言今之教
人者但吟詛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
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數
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
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詛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主

言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
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
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
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
其用功間斷齒牙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 朱
子曰橫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
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
足以有爲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

鄭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詛猶問也言今之師
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

呻或爲慕詛或爲訾 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
有所法象而已 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 由用
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 材道也謂師
有所隱也 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隱不稱揚也
不知其益若無益然 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
刑猶成也

孔疏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是今師之
失故云今之教者 呻其佔畢者此明師惡也呻吟
也佔視也畢簡也故釋器云簡謂之畢言今之師不
曉經義但謳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多其詛者訊問

禮記詳說

卷百十

學記

主

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作問難詐
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 言及于數者數謂法
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詳稱有法象也 務
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會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
理危辟而不自知也 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
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而孟浪是不
用己之忠誠也 材道也謂己既不曉其義而縱有
所悟者又不能多恆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爲所
隱惜不盡其道也 其施之也悖者謂教者有上五
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也 佛戾也教者佛

戾也教者既背違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受學者心既不解求問於師師又不曉違戾義意也夫然故應其學而疾其師者由師教既悖而受者又違故受學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既難不解故不自知其有益學者勉力自強雖得終竟其業爲心不曉解其忘去之必速疾矣刑猶成也言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故云其此之由乎其此之由在上謂此經文也以例推之前文云其此之謂乎則是他書所云其此經之謂乎其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學記

西

言出說不首其義者首猶本也教者爲弟子發言出說不本其義理謂不解此義之言也云動云有所法象而已者既不解義理舉動所云則言此義有所法象猶若一則稱配大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演爲配當務其所誦多者謂師務欲得所誦使多釋經進也云不惟其未曉者惟思也不思其誦得未曉解者釋經不顧其安也使學者解經使人也而爲之說解經不用其誠也言師爲學者而說不用其忠誠實之心以心不解誣惑學者鄭恐材是材藝故以材爲道道謂道理言教人道理教者言非是

其施之也悖學者失問是其求之也佛

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

朱子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注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之教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學記

五

蓋將使之循習乎灑掃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于數者其意不同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之意

嚴陵方氏曰以言問之之謂訊道之本寓諸理其未見乎數言及于數非所謂教之大倫矣進而不顧其安非所謂安其學矣使人不由其誠非所謂信其道矣教人不盡其材非所謂強而弗抑矣施之也悖非所謂不陵節矣求之也佛非所謂孫其業矣隱其學而疾其師非所謂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矣隱以言其學之不明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非所謂和易

以思矣其去之必速非所謂強立而不反矣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六

郝解呻吟也佔覘通視也畢簡也佔畢覘視簡策教者無心得但諷吟其所佔畢訊問也以佔畢陳言教學者多其訊問責以記誦言及于數謂多言煩促強使進益不顧學者心之安悅否也使人即教人呻其佔畢而無得多言強進而不安教者非中心善誘學者亦口耳相襲故曰不由其誠學者有進益之資教者不能曲成故曰不盡其材教之所施者悖學之所求者佛故學者諱其短而疾怨其師苦教之難而不見其益雖勉強卒業旋得旋失教之不率皆由於此說約此節舊以呻其佔畢三句應時教進而不顧三

何應退息亦不必但泛泛說與上二節相反便了夫

然以上與大學之教相反以下與第二節相反教之不刑總夫然以下其此之由總夫然以上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乃多發問辭以問而所言又非一端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己之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隱其學致學者不能以所學自表見也

纂訂此根上二節言今人之教也夫然以上與首節相反夫然以下與次節相反今之教者不曉經義但吟詠其所視之篇簡而已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七

默然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若已有解之然也而所言又不止一端不能得其要領進人不顧其安躁等而進也使人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教人不盡其材不能因材而篤也教者之所施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佛戾徒滋乎口耳無益於心得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况居學乎故學者隱其學而不安疾其師而不親但苦其進之難而不知其得之益其業必不終雖終其業亦倏得倏失去之必速以用功開斷不安不樂故也教之所以不成其由此在上諸事乎 曰進曰使曰教一意而變文也

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第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人不盡其材也師所施以教者非人所欲則我常悖逆於人學者所求於師非師所長則人常佛戾於我此言師道之不行也隱不稱揚也謂不明其師之所學故不能稱揚教之不刊與其此句相連按此節夫然以上主教者言以下主學者言皆與上二節相反末繳教之不刊大意重在教一邊 呻其佔畢至及于數三句連正所謂期其進而不顧其安也佔畢二字見成故加所字多訊卽據所佔畢而訊

禮記詳說

卷百士

學記

六

多謂頭緒亂也言數謂絮聒也進是強學者令其進也使人二句串說謂不用己之誠故不能盡人之材也合下施悖求佛俱從不顧其安推出求之屬學者佛是教者相佛戾隱其學舊說不稱揚看來是自諱其學不敢向人言之意隱學疾師正爲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既苦其難雖勉強終業去之必速此四句一氣貫 苦其難正與不顧其安對鋒相對 教之不成連下句此字指上呻其佔畢數句 此節舊說多雜亂唯陳注明確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實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陳注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厲而進爲言也 方氏曰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則可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 石梁王氏曰注專以時爲年二十之時非也

鄭注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 可謂年二十成

禮記詳說

卷百士

學記

九

人時 / 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 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 興起也

孔疏此一節論發之得理則教興也 發謂情慾發也豫逆也十五以前情慾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爲教之道當逆防未發之前而教之故云禁於未發之爲豫 可謂年二十之時言人年至二十德業已成言受教之端是時最可也 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施猶教也孫順也謂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謂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

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教之所謂孫順也從其人而設教也 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摩也 結上四者興起也四事並是教成之所起也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之工夫爲多

張子曰當其可者乘其閒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 不待其問當其可告之機則告之如孟子曰時雨化之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即雨

禮記詳說

卷百七

學記

三

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長樂陳氏曰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回不釋則美有所不增故禁於未發之謂豫所以救失於未然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於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學之之時而達之可以習之之業易所謂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因時而不違循理而不逆不責其所不及不强其所不能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

趣之豈不爲孫乎與夫驟而誨之喧德蕩志者異矣教者不陵節而施則學者見賢思齊見善相示不必親相與言而同歸於善矣豈不爲摩乎與夫朋友已譜不胥以穀者異矣

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爲無及矣未發而先禁乃爲有備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

禮記詳說

卷百七

學記

三

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

馬氏曰自灑埽應對進退而進於成人者各有當也當其可之謂時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之謂摩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可謂二十成人時夫謂之可豈特年二十而已不陵節若孔子所以教諸弟子未有同者也此之謂孫孫師之事也學友之事也鄭氏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夫所謂相觀豈特不並問而已永嘉戴氏曰夫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疑若不可須臾緩也然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又何其甚緩也夫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過時非也不及時亦非也乾於九三論君子進德修業其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所終始則無過不及之患矣夫抵學者爲學始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學記

三

終節目皆有次第先傳後倦不可誣也若先後倒置本末舛逆學雖勤無益也禁於未發不必謂十五時也物欲未深情僞尙淺則猶可禁也當其可不必謂年二十成人時也適當其機因而導之此之謂可孫之爲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爲言有切磋動盪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爲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爲教也益深

慶源輔氏曰凡事豫則立况教人者乎已犯上矣而使之無爲亂也已穴坯矣而使之勿爲盜也既爭而教之讓既奢而教之節難矣故先王之教人自能言

時男唯女俞之不同至七年時同席其食之不可其道當然不可謂之太早計也自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至吾道一以貫之皆當其可之謂時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則其所施不陵節而孫可知矣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相觀而善也忠告而善道之又其次也強聒而不已祇取辱焉

郝解大學之法四者皆從容善養之意欲禁其邪僻之心不待欲實既啓早親師友則先事豫順無臨時檢攝之艱是謂禁於未發啓當其憤發當其悱是謂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學記

三

當其可之時不強以所未達不告以所不喻是謂不陵隨其節而爲遜順也置莊嶽之閒使之齊語入芝蘭之室使之自芳是謂相觀以善而爲漸摩也導蒙大學之法三節言教之興廢爲師者所當知也豫時孫摩法之名也防微杜漸是禁於未發屬惡一邊啓憤發悱是施當其可屬善一邊

新裁首二節言教之所由興廢末節言知興廢而後能善教蓋善教者當於其興不於其廢也興字只在教成有功處但所由二字不可忽四者皆因人之心機而曲成之四句豫時孫摩總是一機卻有貫

串以豫爲主蓋禁邪於未發是下手工夫也夫止邪於未發則防邪者豫所發皆善機矣善機勃然一動正是萬理透露的機括於此達其時是遏其善念生之萌芽也所以要當可而用時雨之化以點化之然這及時之化不過迎他一念之善機便不到萬善融通的地步所以施教者要漸漸開發他待他逐節而進若就以聖神道理施到他身上便是強其所未至有拂而不順之意何以使彼善端興入到根心生色的地步所以貴孫教然此善特一人之善端還是偏的必須要把眾人的善念會齊了互相觸發這善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四

纔全譬如此一學士的善念在惻隱彼學士的善念在羞惡或辭讓或是非必須此激勵彼彼感動此眾相磨礪其德方成看來禁未發是四者第一下手要緊工夫所以大學以此爲首教時說截然分作四項者太拘泥亦備錄 大學之法欲教人之失嘗禁之於情欲未發之先如止邪未形惡未萌此謂教之豫言先事有備不至臨時而卒辦難制也遏惡也欲長人之善當迎於善端發見之初如憤者啓排者發也此謂教之時言乎動中其機得不先不後之期也長善也欲學者得諸己也則優游俟其自化分限所

在不輪節而施之如不以幼者爲長者之業此謂教之孫孫言乎其順也是順序而施不強所未至也此欲其自得也欲學者取諸人也稱彼之善以勵乎此稱此之善以勵乎彼於同類之中示以觀法之術使有激勵而進於善此謂教之摩摩言乎相勵也使人己各有助而互相進如兩物相摩也此欲其取善也夫豫時孫摩師之所以立教者豫則防其情時則成其性孫則因其材摩則輔其仁吾見士有成材已德已明足以爲他日新民之具由此興起而不廢墜矣說約凡善爲教者欲保完真純必先豫遏情實乘其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五

未發而禁止之故必要豫可以教而不教便不當其可故必要時時不後也未可以教而教便凌節而施故要孫孫不先也摩屬教者謂摩礪之也心典禁者遏其欲當者迎其機不凌節者循其序相觀者廣其益按四者當平看新裁申說非正意豫時孫摩皆主教者說爲是 或謂摩當屬學者然教者有以使之相觀而善摩礪之機豈不在教者乎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人之所由廢也

陳注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一讀爲去聲謂教不能勝其爲非之心亦通雜施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 鄭氏曰燕猶褻也褻其朋友褻師之譬喻

鄭注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 時過則思放也 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美

者所惑也 不相觀也 燕猶褻也褻其朋友 褻師之譬喻 廢弛

孔疏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之廢棄 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也格謂堅強若情欲既發而後乃禁教則扞格於教教之不復入也是教弱而欲強爲教不勝矣 時過謂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復追悔欲學精明已散徒勤苦四體終難成也 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修治也 獨學謂獨自習學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諮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

所聞也 燕朋逆其師者以前四條皆反上教之所

與此燕朋燕辟特加二條不與上相對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遵敬則違逆師之教道也 辟譬喻也謂義理鉤深或直言難曉時須假設譬喻然後可解而墮學之徒好褻慢笑師之譬喻是廢學之道也 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者結上六事是廢學之由前興有四後廢有六者庾云不褻朋友及師之譬喻自是學者之常理若不爲燕朋燕辟則亦不足以致興言若則此燕朋燕辟則學廢替矣 言格是堅彊辟如地之凍則堅彊難入故云如凍洛之洛但今人謂地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毛

堅爲洛也

朱子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傳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嚴陵方氏曰情發後禁則扞格言相抵也相抵則禁之有所不勝矣時過後學則勤苦不倦欲有所成難矣雜施而至於亂壞則術業無由而修矣獨學無友則孤而無與陋而不廣所聞寡矣以燕安爲朋而至於逆其師之教以燕安爲辟而至於廢其學之道若是則教何自而興乎然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

以見教之爲難所出與者常少所出廢者常多也
山陰陸氏曰燕朋逆其師之意燕辟廢其學之方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
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
而不孫則固嘗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獨
學則固嘗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
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
於敖辟如師也辟之辟昵於朋比則人自爲學不顧
其師昵於敖辟則自以爲是不力於學教之不行由
此之故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學記

天

講義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
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郝解扞拒也格隔也不勝如敵相拒不克也時過後
學卽失時廢學者見時不可失也友燕昵之朋違拒
其師好燕僻之事必廢棄其學
新裁六事不善教之法總是不過其非心而縱其失
時責之太驟置之孤立以至交匪人習燕僻也此
言失其所以爲教者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
故蔽錮深而教之弗勝亦非不教也特教之不得其
時耳故勤苦之甚而學弗克成固嘗施之矣施之不

得其序則躐等故壞亂而不修固嘗學之矣學之而
無其友則寡助故孤陋而寡聞燕朋猶言匪人淫溺
而狎小人所以慢其師燕辟猶言慢遊惰慢而惡聞
善所以廢其學有此六者教安得而不廢乎
說約燕朋二句承上四段來

按不勝作不能承教看方與難成不修寡聞俱屬學
者一邊燕朋二句又進一步以甚言之 教者雜施
其教則學者所習之業忽此忽彼皆敗壞陵亂而不
能修成矣獨學句亦當是教者不能使之相觀故僅
獨學非學者之自爲獨學也燕朋二句講家皆謂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學記

天

承上四句所致予謂此二句似與獨學句相因言不
唯獨學無友爲孤陋寡聞所友不得其人亦反爲害
如與燕私之朋相昵則必至逆其師如所作皆燕游
和僻之事則必至廢其學合三句總見得不如相觀
而善備一說 經文本云六者散說爲是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
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強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
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
謂善喻矣

陳注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

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雜施以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

鄭注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 喻猶曉也道猶示也牽謂牽偈師教既識學之廢興故教喻有節使人曉解之法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若人苟不曉知亦不偈急牽令速曉也 抑推也謂師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強師當隨才而與之使學者不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學記

三

推抑其義而教之 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 道而弗牽則和者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也若人苟不曉而牽偈之則彼心必生忿志師與弟子不復和親今若但示正道寬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強而弗抑則易者賀氏以為師但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 開而弗達則思者但開發義理而不為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所得必深故云則思也 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者結上三事之功若師能教弟子如此三事則可謂善

教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尚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矣若孔子循循然善誘人所謂道而弗牽也於互鄉童子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學記

三

達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此所以為善喻也

永嘉戴氏曰君子之教而以喻為言何哉喻以義理使之心通意悟默然自喻此教之大功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未嘗示人以其難聞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其易不示人以難則教者有善誘之功學者有欲罷不能之意不示人以易則教者寓憤悱之機學者有啓發之功大要和易以思使學者不過用其心亦

非泛然無所用其心所謂勿正之功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爲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教者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於致思故可以至於自得之地於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却解知教所由廢卽知教所由興知所由興則養之豫而無不勝教以時而不難成施以孫而不壞亂摩以善而無燕朋故曰可爲人師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奎

導教在人師也分上言爲人師者當知興廢下言君子知興廢而爲師也未善喻句正與可以爲人師相應

新裁首三句言君子知教之興廢而可爲人師故君子以下詳施教之善於其興不於其廢正見可爲人師也大抵爲師之道善喻盡之善喻之道只和易思盡之善處全在弗牽弗抑弗達上此是隱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的妙法善喻全在此處此節教字下說箇喻字者以此等教法甚深婉有我心默傳彼心默受不言而喻之意立教君子知所興必行之知

所廢必防之則能長善救失成就後學故曰可爲人

師故君子之教喻也示其入道之由於未發之先道也而不牽率其必進焉蓋邪心一發於善有難入之勢故須牽唯不發而後禁自不必牽也作興其志意於當可之時強也而不沮抑之使退焉蓋違其特則作之適以抑之唯不先時又不時過後學自不沮抑也順其節而施之觀其善而輔之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焉蓋欲竟始有期望太高之心所以陵節欲竟則有擇人而與之意所以彼此不相親唯不陵節不獨學自漸漸上達自人已同達不須我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奎

竟也君子之教喻如此夫道而弗牽則人自從容與道相浹洽融液不扞格而和矣強而弗抑則人不見進道之難而乘時向上莫非道機不勤苦而易矣開而弗達則人心躍如有潛想玩索之心不亂於雜施而得盡其思維益鼓於觀法而得營其探討思則得之矣此學者之善獲其益於知興免其弊於知廢也卽學者之和也易也思也知教者善於道也善於德也善於開也蓋真曲盡其豫時豫摩之法以誘喻乎人者豈不爲之善喻哉可以爲人師矣新旨要看兩所由字道強開是所由興牽抑達是所

由廢須知和是淡洽的機關易是向往的機關思是透入的機關喻字下得妙後面罕譬而喻能博喻總是此喻舊說道強開三句承禁未發三項來似不必說約道與開有辨道只引道之便進開已大啓其從入之路了但其中精蘊究竟之處不能和盤託出耳按前節禁於未發四句是教之大端此節道而弗牽三句是教之妙用合觀之教人之道莫外於此道而弗牽開而弗達是反其意說謂道者易牽開者易達故云而弗牽而弗達強而弗抑是順其意說強其進而不抑沮之也舊說抑訓推欠明 本文三句只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焉

照上禁未發三句而略相觀句陳注補出方全然不分貼只渾承上四句亦可 新裁本陳注爲講然太組織備之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異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陳注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過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

失也再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鄭注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 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孔疏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故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者一失也假或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或失則寡者二失也或有人才識深

禮記詳說

卷百上

學記

焉

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或失則易者三失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 或失則止者四失也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唯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者結前四失是由人心之異故也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者結救失四事師既前識其四心之不同故後乃能隨失而救之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者使學者和易以思是

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惟善教者能爲之

張子曰失之多過也失之寡不及也止有兩端無三也凡學者不是過卽是不及無過與不及乃是中矣失則多謂才小者卒然不能會歸故失於煩多若子夏是也子夏之學自灑掃應對之末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其學最實失於寡者以才多易曉達而不精密若子張窺見夫子近上一節不復勤求力行又問善人之道意謂善人可不學而至孔子告以必踐履善人之事乃能至善人之地曾子亦曰堂堂乎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易者輕易也與寡相近以爲易知更不復研究子路事多近之止畫也苦其難而不進冉求事近之學者之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失易畏難則失止

東萊呂氏曰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他病處所謂學者四失隨其氣稟厚薄清濁判斷不出四端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後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大抵四者所爲心之莫同也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要識他病處失在多寡易止辟如醫者用藥知得陰陽虛實方始隨

證補瀉鍼灼若錯施之教者學者皆勞而無功只看孔子教人四者之病隨證用藥曲得其妙且如子路所失者多孔子未嘗不裁減由也兼人故退之知他多病而底救之或失之寡孔門如柴愚參魯雍也仁而不佞就他資質上所失在寡孔子之教就他寡處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各到成立或失則易如子貢億則屢中與夫方人之病孔子未嘗不深懲而痛抑之如云夫我則不暇皆使之難不使之易或失則止孔子之門如冉求之自畫孔子未嘗不誘掖而進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若不識學者之病倒去他病上加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美

添無緣得成就子路之失多更若進之所謂有餘不敢盡工夫子路何緣得入推此類言之其他無不如此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爲學之道扶持長養人之善端救人之偏失孔子之教皆在一部論語中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大哉問善哉問之類無非長善如實以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之類無非救其失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求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且善譬則苗也失

譬則莠也欲長善者必救其失欲長苗者必去其莠
彼闕其苗之不長而擷之者其智不已疏乎

嚴陵方氏曰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
於內然後可以救其失於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苟
無教以長之則善浸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苟無教
以救之則失或爲害餘見注

永嘉戴氏曰夫人資稟各有所偏雖伯夷柳下惠不
能免也其平日所踐履終身所成就皆於其所偏有
重況於學者乎學者四失其意皆自以爲善而不知
其非失之多者博探以爲功失之寡者約取以爲精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三

失之易者泛應而不能致思失之止者小成而莫肯
前進所貴於學問者謂其能化氣稟之偏學者每患
於不自知故有賴於教者之功蓋自知甚難自上知
下甚易設教而不知學者之失知其失而不知救學
者之過皆非所以爲教也

廖源輔氏曰必知之言不可不知也不言失之多而
言失則多者蓋多寡易止有時爲當然若一於此則
爲失也故云則焉博之失則多陋之失則寡勇之失
則易愚之失則止內有所溺然後失形於外不正其
心而治其外未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入者

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
及也

山陰陸氏曰長善而救其失將順其善而匡救其失
也

導教首二句分上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下是原當
知之故失在心故知亦在心是欲其於根本上救正
他

新裁此言教人者當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
首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下皆原當知之故按
知行得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三

申看如多者約以禮之善也既長以約禮之善則多
之失自去 夫學者多寡易止之失皆心之莫同爲
之失原於心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而教之責正
所以長善而救失者也豈可不知其心之失哉是心
之莫同正根本不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
其病之根而教之也務博失多徑約失寡失在知者
也欲速失易自盡失止失在行者也四者皆心爲之
而實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智者知之
過愚者不及知用心不同故多寡之失異賢者行之
過不肖者不及行用心不同故易止之失異必知其

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心而先察其病根所在然後因其多寡之病而救之以博文約禮因其易止之病而救之以退之進之自隨施而輒效矣而爲師者立教之責正所以長約禮之善以救多之失長博文之善以救寡之失長自反之善以救易之失長自強之善以救止之失也教之責在救失而救失本於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貴知心與

說約必知之就含知心意了心之莫同有過有不及正是根本差失知心之失而救之便自拔去病根救失正所以長善非兩項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罕

按此節上言四失下歸本於心言其受病處在心也知其心方可隨其失而救之以中道多寡相對多則繁而寡則簡也易止相對易視則進畏難則止也上只言救失未補出長善在他處長善救失平說在太簡可因救失以見長善蓋失處去則善處增也新教謂道問學失之多尊德性失之少其說不確且有謂停陸王之意非所當言故芟之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陳注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

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鄭注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

孔疏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師也言學者繼師之志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故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於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設譬既畢故述其事而言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其志如善歌之人能以樂繼其聲如今人傳繼周孔是也其言也約而達者此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聖

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爲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微謂幽微臧善也謂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也罕少也喻曉也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能爲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意不繼聲而繼志者不爲志設故不繼聲也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省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長樂陳氏曰聲之不可繼者非善歌志之不可繼者非善教蓋高明以絕物則不足以爲善中庸以導物

然後爲善也夫詳而不約而後能達顯而不微而後能減多譬而不罕然後能喻此理之常也今也約而能達微而能減罕譬而能喻則是約而人知其要微而人知其妙罕譬而人知其簡可謂繼志矣蓋約與微所以明道罕譬所以明物道至於難明則又明物以顯之此所以爲善也 樂書曰善歌者直己而陳德末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末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爲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爲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爲言也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故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聖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太高則與物絕而人莫能繼矣太卑則與物褻而人不足繼矣惟得中則爲可繼焉夫言苟務多則人以爲惑而不達矣言苟好大則人以爲迂而不減矣言苟多譬則人以爲僻而不喻矣若然則教者雖有其志學者焉能繼之哉

山陰陸氏曰歌不貴苟難則易於繼其聲教不貴苟難則易於繼其志若佛老言理則妙矣以爲善教則未也故昔賢論此以爲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不可謂微而減也約而達微而減則罕譬而喻矣

東萊呂氏曰約而達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貫徹

未嘗不達微而減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淵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喻大抵曲爲之喻使學者自得於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大抵聖賢之教引而不發非是阻節學者若開戶倒囊盡其底蘊以告之學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弊多是口耳之學惟是引而不發示其端而不盡使人萬繹千思及功深力到義理自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慶源輔氏曰若夫子之舉一隅孟子之引而不發所謂善教也不以三隅反躍如也則能繼其志矣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則人有自得之地矣然則孟子

禮記詳說

卷百一

學記

聖

之譬喻非與向時不同也孟子於戰國大道既隱之時與其君臣言論又非其素所講學也故不得不假譬以曉之然孟子固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謂繼志矣者省文也蓋言如此則可謂能使人繼志矣

李氏曰欲其求而後應故其言常約欲其思而後得故其義常微言之所不能及義之所不能明故達之以譬譬者理之所在也理欲其自窮故罕譬言雖近而指不可不遠故其言約其義微其譬罕指達故雖約而達雖微而減雖罕譬而喻也子曰夫易其稱名

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稱名小取類大則罕譬而喻也其指遠其辭文則微而臧也曲而中則約而達

新裁此節重善教一邊其言以下是使人繼志之實約而達三句即使字中事約達微臧罕譬而喻正是以心立教不專在言所以能使學者心悟也 繼志謂教者之志要如此能使學者之志即如此其繼猶淺師志所未到之處而學者能先到之師志有窮盡之處而學者又能擴充之方謂之繼志繼志都從約微罕譬中來蓋約則使人志可固守微則使人志可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器

精體罕譬則使人志不惑亂自然能繼矣 今夫教之有志猶歌之有聲也善歌者以吾之聲道人之聲使人聲無間於吾聲而後謂之善歌焉善教者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志無間於吾志而後謂之善教焉使人繼志何如彼辭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徹上徹下義理昭然是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而至理攸寓是微而臧也以至設譬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比物醜類之中足為引伸觸類之地是罕譬而喻也夫惟其約而達也則

能使學者由辭以得意惟其微而臧也則能使學者因言以明志惟其罕譬而喻也則能使學者因譬以明理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而何纂訂善歌者二句謂善於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附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儘好

說約使字著力其言以下正使中之事約達微臧罕譬而喻皆主教者說不可以喻屬學者繼非繼續乃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二

學記

聖

脗合無間也可謂繼志是能使人繼志也亦要歸到使字上

按繼以繼續為正說脗合是繼字中所包意當謂接續得恰好無彼此之分便是繼續而脗合也如教者但舉一隅留三隅待學者說學者以三隅反便是能繼志當以此推之約而達三句皆是此意 陳注約謂辭簡微謂不峻看來約是要約微是微婉之意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學記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陳注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周官大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一

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爲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鄭注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於師學爲君師善則善四代虞夏殷周

孔疏此一節明爲師法君子謂師也教入至極之美可以爲君長之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師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而知其美惡者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也然後能博喻者博喻廣曉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二

若知四事爲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爲廣有曉解也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者前能廣解後乃可爲人作師也爲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爲一官之長也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爲一國之君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卽是學能爲君也師善則能教弟子弟子則能爲君故弟子必宜慎擇其師不可取惡師也三王四代惟其師者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也言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爲慎故云惟其師庾云舉

四代以兼包三王所以重言者以成其辭耳言人之從師自古而然師善則已善其此之謂乎者記者證前云擇師不可不慎卽此唯其師之謂也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唯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

教之是誣也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者教也所以爲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於爲政其所以輔佐於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朱子曰今詳經文但能爲師以教人則能爲君以治人耳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爲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能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爲師師者有爲長之道長者有爲君之道

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蓋君子者人之成名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博喻於人喻之爲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爲義以道帥人而人之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也君有土者也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可以有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宜讀曰教教教也雖尊而爲君亦師之

所教焉故擇師不可不慎也三王者禹湯文武也四

代者虞夏殷周也指其人則曰王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好學如此誰獨無師乎若舜之於務成昭禹之於西王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臧丈人武王之於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教人能教人則亦可以服人而爲長能服人則亦可以治人而爲君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四

新裁慎也截能爲君以上只推師備爲君之道惟師備爲君之道乃人君所從學而爲君者也慎即得人意三王段雖通證上文然慎擇意尤重 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爲君上曰爲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責在就如師之陶鑄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擇慎必擇能爲長能爲君之師而學之也 且人君之忽於擇師者亦未知其爲君道之繫於師乎自今言之君子誠知學者之至學有難易而其氣質有美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

拘一塗而所喻者博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卽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卽本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此則治國平天下之道皆其所蘊蓄而素有之者是師也豈徒質疑辨惑而已哉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爲君者也其所繫匪淺鮮矣故擇師者必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爲君之師無以學爲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匪但能作之君也亦以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益賢君賢則治始隆其卽此師所以

禮記詳說

卷第三

學記

五

學爲君而擇之當慎之謂乎

說約師能因材造就便能長養萬民便能君理天下不過只是一理爲君者正要學得此理何可不就明此理之人學之若不得其人則人先憤憤此理未得何以學爲君故尤要慎擇

導彙一節此言人君當慎於擇師而尤貴於嚴師也一節在慎也截上推師道之重而擇之貴慎下引言明之學爲君不是師學爲君亦不是學者學爲君惟師備君道乃人君所從學而爲君者也

按至學以學者言謂達到學之極處也難易美惡陳

注分說或謂至道之有難易由質之有美惡亦通方氏難易言事美惡言才可用 講家皆以此節主人君擇師言則爲長只是陪說能爲師至爲君是就師推言其理師也者句方就人君學爲君說要分曉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注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注

禮記詳說

卷第三

學記

六

引武王踐祚出大戴禮

鄭注嚴尊敬也 尸主也爲祭主也 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孔疏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二謂當其爲尸及師則不臣也此文義在於師并言

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按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爲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按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一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一王之後者爲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共事先祖欲其歡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七

師也者此證尊師之義也此人既重故更言大學也詔告也雖天子至尊當告授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故也

張子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蓋尊命也匹夫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蓋尊道也王者事天如事君故爲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便不以臣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卽尊也嚴師卽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爲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

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教學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此篇有曰大學之道有曰大學之教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爲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教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八

賢之義非特爲其人也皆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於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於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尊君卑臣其殆始於後世乎上下曠隔而交泰之情疏堂陛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時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况於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爲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爲難耳非心悅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

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於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

新義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實爲尸一邊輕臣之則君爲臣之嚴君不臣則臣爲君之嚴師蓋君所受學之人須養其志節志節高纔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虛心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要知此節意全重道尊二字嚴之欲尊其道也不臣正所以使之尊道也道者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九

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虛心關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虛心爲一節之要領凡人君之學尊隆嚴重致敬盡禮其師之難也蓋人君務學多爲勢分所拘非有樂道忘勢之賢君不能故爲難得之事君嚴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威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敬學者一心體認不敢忽視其師傅也道傳於師學體夫道一嚴師而道尊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於心亦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全於君全於父故弗臣當其爲師則爲其道爲其學

亦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於大學老更不

但詔告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迪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爲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嚴其師也能嚴師則道尊敬學胥此致之人君事於學可以難者自阻哉

新旨道尊不必抗之使高嚴師內隱隱有爲型爲範光景尊則異端曲學不得與道爭馳尊則邪說談行不得惑民趨向故民知敬學敬不但不怠實落在經正民興而聖賢統一所在曰弗臣曰無北面正是嚴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十

師處

說約此節承上擇師來師既慎擇矣然禮之不嚴亦非風示天下而善民俗也

纂訂一說凡字汎看兼元子適子卿大夫士之子民俊皆在內民即敬師之人如元子等百姓亦在內後曰君曰天子即重以明輕也

按此節只重師嚴道尊敬學跟師嚴來下即尸之不臣以明師之不臣又即養老老更不北面以明師之不北面而臣養老之禮與嚴師非一事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陳注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己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為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 疏曰從讀為春者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答之喻 朱子曰

禮記詳說

卷百主

學記

士

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閒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爲解自解釋爲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

鄭注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 言先

易後難以漸入 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答謂重

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

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此皆善問

善答也

孔疏此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者受者聰明易入是爲學之善

故師體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也 又從而庸之者庸亦功也所得既倍於他人故恆言我師特加功於我者是從而功之也 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者此明劣者也既聞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也 又從而怨之者已既聞鈍而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於師獨不盡意於我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者此明能問者問謂論難也攻治也言善問之人如匠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滴易之處然後斫其節目其所問師之時亦先問其易後問其難也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者言問者順

禮記詳說

卷百主

學記

士

理答者分明故及其經久師徒其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反此者若問劣不解問之人則與能問者意反也謂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答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故云反此矣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者衛明問此明答也以爲設喻譬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撞小則小鳴應之撞大則大鳴應之能答問者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者又以鐘爲喻也 不善答問者反此者謂不善答他所問則反此上來之事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

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故云不善答問者反此 此皆進學之道也者言上善問善答此皆進益學者之道也 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言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義理也張子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爲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

禮記詳說

卷五

學記

圭

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於事也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解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從容注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

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爲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爲過 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嚴陵方氏曰顏淵問一以知十子貢告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在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於我我故庸之有德於我我故德之也 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爲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

禮記詳說

卷五

學記

古

目必茶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微以入乎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爲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從容別解

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說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譬觀之不然撞鐘者以莊撞之則其聲小以楹撞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焉若亟撞之則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學記

五

功又非特不善學者之罪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爲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 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者以問爲功疑思問愈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也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答則雖問無益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脈理難易節目皆有次第而

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應洪纖高下隨叩而答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新裁此總言教學之事爲進學之道兼弟子與師言學與問謂弟子待問謂師學問弟子自進於學待問則師進弟子於學故曰此皆進學之道善問與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而攻堅木意見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意見出有此不同處 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著力是於己心上有得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學記

六

也故爲善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於理脈中有悟者也故爲善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洩夫至理所以能不終藏夫至理是於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爲善 夫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嘗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於師之所教矣及其成也又歸功於師焉蓋善學者求諸己也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蓋道有細微與節目難易所由分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

者及相須之久者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證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刃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其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者惟善待問者人問及於小則以小者告之如小叩小鳴然人問及於大則以大者告之如大叩大鳴然且待其沈潛反復從容再問始見他思索之意而我方得其來問之旨然後理之精蘊隱顯始言之盡其蘊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七

如撞鐘者待其叩之大小優游和緩而後鐘之大小長短始盡其聲大抵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有如待撞之鐘然蓋洪鐘由叩始有聲故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小鳴者若或洩之而大鳴者若或竭之矣視諸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俟其問之從容然後罄兩端而竭者何以異哉不善答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而為我心之真益在已之學豈不駸駸乎日進善待問則我心之理悉吐而為人心之

真得在人之學豈不臺臺乎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說約功非功夫之功只當益字看堅木喻理易者節目皆言理而借堅木字面然此數句都說正意而攻堅木之意隱隱在字意中至如撞鐘以下卻都說鐘而正意反在言外見之如撞鐘言如所撞之鐘也待其從容舊說皆云待其再擊似不必言隨其大小從容以盡俱有優游不迫之妙非一鳴輒無餘響者故曰待其云云非另一意也此皆進學之道只貼善一邊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太

纂訂攻堅木者先易處易處既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故善問者似之物自解脫為解相說以解言相證而通曉也撞鐘者急擊便無餘韻必待人徐擊了畢而鳴則有優游不盡之聲故善待問者似之從容優游不迫之意如攻堅木如撞鐘皆在正意上講不必作兩樣解更便

按此節先分善學不善學次分善問不善問學問原相須故因學及問又因問而分善待問不善答問以教者言之總是隨文立義也如攻堅木易與節目只得照本說相說以解已歸問者正意至於如撞鐘

直到盡其聲俱是喻言不露正意故講家以爲不同予謂總是先明喻意後入正意亦無甚分別處如撞鐘如鐘之待撞也從容是撞者歇手時然後鐘之鳴餘聲徐盡也從字作春殊多事不從爲是至於說如字雖出朱子之說不如作悅字爲順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陳注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爲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元

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

鄭注記問謂讀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

孔疏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又教人之時不善教學者謂心未解其義而但逆記他人雜問而謂之解至臨時爲人解說則先述其所記而示人以其不解無益學者故云不足以爲人師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既不可記問遂說教人之時必待學者之問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爲說之也若受

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憤悱悱之閒則師然後乃示語之矣弟子既不能問因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可也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諸人而非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若夫教者則得之於心而寓之於言取之於己而傳之於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至於力所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爲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爲是故闢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語之閒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啓發之功其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彼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爲不棄也

世人皆知誦說之爲學而不知游息之爲學皆知答問之爲教而不知不屑之爲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詘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朴而訥於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語之未有不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學記

三

者也故曾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謂其既語而彼亦不知乃已也舍如字

李氏曰記問者記而待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略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於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於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

之於鄙夫近是焉至於才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於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問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夫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新裁此見教者在因材施教而當可意重心得說聽語乎截上推師道在於聽語下因言聽語當異其施力不能以下又是聽語的活法力不能問是有憤排之機者也看他不能問者在何處即以此處語之正是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學記

三

聽語不知舍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室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去反復思索再來問時再以語之亦是聽語夫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爲人師必聽學者所問隨事語之則因問隨答必所得於心者深所知於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爲人師非徒聽也謂聽語以聰而得學者淺深生熟於言意之表隨所至告之也夫所謂聽語者聽學者之問而語之也其有力不能問者泥於聽可乎則語之以開其端語之使之知也又有不能知者輕於語可乎則雖舍置之可也是於聽語之中而又得變

通之宜是謂有得於心庶可以爲人師而何以記問爲哉可見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爲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爲受教之地矣

說約聽學者所問之語必自家心領神會到融化貫通處乃能隨所聽而善應之與記問之學正相反力不能問力字要玩學者有疑思問至力不能問可謂探於思矣此與憤悱之教同

合參記問者全無實學只憑記誦以待問聽語是有實學憑他來問正與記問相反

新旨記誦待問之學無得於心所知有限不足以爲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人師必也其聽學者之語而隨叩隨鳴乎如學者力不能問尚在憤悱之閒然後憤者啓之悱者發之語之而心機尙塞不知其語者謂何雖舍之以俟其轉悟可也非棄之也

按聽語截聽語指能問者聽其語而因問以施教下力不能問兩層皆是轉語雖亦是聽語內事而聽語自當就能問者說不可直以聽語之法專屬之下文也力不能問時講皆說得太好似非陳注之意予謂聽語是正法其不能問句無語可聽有此權法聽語學者之語也語之教者語之也新裁主方氏說

聽而語之二字截開與注異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陳注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爲弓之家使榦角橈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觀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輓橈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必須先教小事操縱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冶鑄難精而裘輓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鄭注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仍見其家橈角幹也橈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以言仍見則貫卽事易也仍讀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

或

孔疏此一節論學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者結上三事
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三事之由則
可有志於學矣餘見注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
備故爲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揉然後成性待修然
後善故爲箕所以譬修性也馬觀於車然後可以駕
行識於所往而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蓋
明理而後能修性能修性然後能見於行君子察於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美

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
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
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繫乎習習與性
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爲性不知其爲習也良冶之子
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人情皆然也始駕馬
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
耳目見聞轉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
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內德之不進未之有也
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爲兌此時習之所以

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
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
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良冶之
賤必學爲箕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
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於學矣蓋學力
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郝解冶鎔金者良良工箕篋屬碎金可鎔補以爲器
敗皮可聯緝以爲裘角木可撓枉以爲弓柳竹可編
屈以爲箕物理變通存乎良工子弟耳不然執弓學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美

弓執治學治尚不能肖而况能旁通乎馬前車後此
常理也然馬子不習車則反繫車後見久習貫其性
自馴如人暴戾強學氣質自變故曰察此三者可以
志學

新裁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轡上
卽人物習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天下
事只從易的邊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的門路所
以件件做得成若從難的邊做起便沒入統處百爲
而百不成矣爲學的漸進發脈深造機關全在此處
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蓋治鑽難精而裘

輟易初良治之子必先學爲裘而後可漸進於治已
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而後可
漸進於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
繫馬於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虛及
精習以漸而進之不驟學以類而求之不泛人物始
學之序如此夫治也弓也車也猶道之精而難也裘
也箕也反之也猶道之虛而易也君子卽物窮理察
此人物始學之漸皆自易至難由虛及精而得此循
序之意則其於道也亦自易以入於難由虛以入於
精自可以有志於學之序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矣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毛

要旨云先學爲裘而後可以爲治先學爲箕而後可
以爲弓先以車在馬前而後可以駕馬君子於此察
之則能知所先後而可以得爲學之序矣此說明快
備錄

按三譬實只二項良治良弓是一類以人言駕馬以
物言 爲裘爲箕未必然只是形容其相習以漸意
未能爲治時先學爲裘爲箕之後漸能治如此說
方完不然竟是子易業矣馬駒先在後習見大馬駕
車後可駕車且兼有習步意亦是習而後能與上二
譬相似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陳注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主也鼓
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則無
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續置者不得水則
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卽洪範之五事也學
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
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
服之屬不相和親 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爲言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天

眾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
以盡之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總而論之鼓非
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
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
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
同於有之以爲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
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
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鄭注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爲之計 當
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疏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 比物醜類者既明學者仍見舊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學者比方其事以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者此一經論師道之要以餘事譬之此以下四事皆上比物醜類也鼓革也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言鼓之爲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宮商等之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故云弗得不和也所以五聲必鼓者爲俱是聲類也若奏五聲必求鼓以和之而已卽是比類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无

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章明也言清水無色不在五色之限無主青黃而五色畫續者不得水則不分明故云弗得不章也五色是其水之出也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 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爲官之理本求博聞強識非言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爲師然後能爲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 師教之師也五服斬衰也齊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也而弟子之家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故云

弗得不親是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爲類 永嘉戴氏曰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爲學然察於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通意曉有所信而必爲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爲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手

作之則弗得其和而乖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異等固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官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新裁醜類截上是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下是申其故也以鼓水學師喻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於

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此節要看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於事物之中者甚隨雜而不可紀唯得旁引曲證引伸觸類之方則物物皆明理之資況以專主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唯盡類而窮究之則趣博機活其間精髓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卽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於物也而又卽物類之同乎理者比之於以因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有事不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相關而理實相須者如鼓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於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於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也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於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也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聯屬五服而使各親其親君子例觀於此則知物無當於理理不得物則不明矣此古之學者所以必比物醜類也與說約上言比物以審理下言所以當比物醜類之故非是比物醜類之實治如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

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是也五服待師而親不重師請明服制也此亦因師與五服無與故言之注疏學無當五官謂金木水火土之五官也不必纂訂此言古人以物明理之學也首句作冒乃是正意下則申其故也一說此節況君子務學親師之急也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物理且然而況於學又況於師乎則志學求師不可以己以視鼓水聲色正所謂比物醜類也以鼓水二項爲客學師二項爲主卽鼓水而得務學親師之急非窮理之至孰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能與此按比物醜類諸說欠明鄭注醜猶比也郝解謂醜齊其類則醜是有力字旣云比物又云醜類當是一意反覆說謂以理比之於物而又醜之以盡其類也類是物類不是相類比物句是引起下非以此句爲主而下文釋之也戴氏歸重學與師最是方氏分貼教況學水況師似可渾五官照洪範五事說有據注言身卽貌也心卽思也注疏以金木水火土爲言說到物上固非而相術以耳目口鼻眉爲五官不言身心與治字無關繫陳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

爲用是老子語不宜入注中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陳注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萬衆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尊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鄭注謂君也 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 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 或時以生或時以死 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

孔疏此一節論學爲眾事之本 君子曰者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也大德不官者大德謂聖人之德也官謂分職在位者聖人在上垂拱無爲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也不官而爲諸官之本 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謂聖人之道也器謂物堪用者大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不

器而爲諸器之本也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 大信謂聖人之信也約謂期

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爲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不約而爲諸約之本也 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其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齊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齊麥自生故云不齊也不齊爲諸齊之本也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者結之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爲本也庚云四者謂不官爲羣官之本不器爲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羣器之本不約爲羣約之本不齊爲羣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爲本也

朱子曰注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

嚴陵方氏曰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於所遇也德之大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大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則無可無

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若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爲之本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之器不約如上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造本原不累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志於本源之學自教學而至於罔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道矣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姜

新裁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節卽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爲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屬聖人大時句屬天道聖人天道不必平對大德等本之大也不官等用之周也察者察四者之用有其本也

說約得於心爲德行於身爲道官實指官器實指器說德以心言大德充周不拘一官道以理言大道渾化不拘一器信以行言至誠無偽不待期約此聖人事也大時元氣流行榮枯寒煖不齊一律此天道也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也

君子察此可以有志於本矣

新旨全要從四不字想象出大字意志本是培養心源的道理君子是學爲聖人而求合乎天道者但本卽在道德信時裏面不必更深一層君子有言曰具聖人之心德全備者曰大德而官使不足以限之具聖人之神化莫測者曰大道而器局不足以拘之至若天道有大時焉方長之時而有枯方寂之時而有勇不能截然齊一也此四者皆天人有本之用也君子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原之學不得舍性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三

學記

姜

命而馳神變化之途矣

按大德大道大信大時卽是本有此本卽能不官不器不約不齊上截體也下截用也於此可見君子爲學當志於本經文不曾言本何所指而講家多以心性爲說謂性爲本猶可用功至於單言心爲本恐墮異學本心之誤有說歸空虛者尤謬以性爲本則如學庸孟子所言性上功夫皆包其內不可以天真本體等語了事鄭注以學爲本則民無不化俗無不成繳完篇首之意亦有味今依陳注以學當務本非以學爲本方截諸說以大時亦屬人說與上

三句一例陳注以天道言卻是用鄭孔之說聖人天道並言亦無不可 鄭注引胥命于蒲以證大信看得大信太淺

本 三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陳注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爲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鄭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孔疏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或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爲海本源爲委本皆曰川也故總云三王之祭川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此之謂務本者先祭本是務重其本也本小而後至大是小爲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爲聖本也皇氏以爲河海之外源之與委也今依用焉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云始出一勺卒成不測者中庸篇云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是其始一勺也後至不測也猶言學初爲積漸後成聖賢也

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

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集眾流而已故總以爲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況務本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源所出者河是已委所歸者海是已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干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君子之於學無以貫之則無原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非也無委亦非也故曰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學記

三

吳興沈氏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脈也譬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絡不運行矣謂經絡爲源則非也謂元氣爲委亦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蓋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慶源輔氏曰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本也

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

學記之論由末以進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爲
教則一也

郝解河在中國海在東裔故王者祭川必先河河流
不息故爲源納河流故爲委委下也聚也海在下
爲水所聚也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又曰流水之爲物不盈科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卽此意也
說約二或字對言非疑辭此之謂務本只承祭川言
外見君子之學

新旨通節就祭川指點出箇本字與人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學記

堯

新裁不觀三王祭川務本之事乎三王祭川必先河
後海者何蓋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爲水
之源河是也或爲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
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爲本矣先源後委
是先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然則君子學爲
聖人天道者可不有志於本乎君子之學成章後達
猶水之盈科後進有本者如是故以祭川明之

按前言學問之功既詳且盡篇末二節指出學有其
本令學者知所體會卽從前所言學問之功體會箇
本非置前功別求箇本分本末爲二事也 川者河

海之總名據目前所見河爲上流海爲下流是河源
海委也沈氏海源河委之說是先委後源以見學者
當先從事於末後求其本亦有見然與陳注不同不
敢用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學記

早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三終

樂記第十九

全陽再觀祖輯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樂牟夏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按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一

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講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

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賈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郝解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語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以授常山王禹至成帝時獻上凡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又得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異此篇取劉向二十三篇內十一篇合成者也一樂本二樂論三樂禮四樂施五樂言六樂象七樂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二

情八魏文侯九賓牟賈十樂化十一師乙其餘十二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日昭頌曰賈公目存篇亡矣河間之作并目亡之或曰禮經有儀禮周禮樂經全亡愚謂禮樂皆未亡也周禮儀禮皆非經也記所言多禮經之儀而樂在其中使禮樂偕亡斯須不可去者湮滅無傳則世道毀人類盡矣天下何緣復見禮樂哉夫經常道也聖人傳道不傳器言經不言緯道者亙古不易而器者隨時變通經者總持大常而緯者隨時附會也故言禮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

損益可知言樂曰始作翕如縱之純如噉如釋如以成可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鐘鼓云乎此聖人禮樂明法傳經之要旨三德五倫視聽言動威儀文章之爲禮國風雅頌鐘鼓干戚五音六律之爲樂昔人所傳今人所習孰非先聖之彝訓安在其爲無傳也人心者禮樂之林聖人以倫常爲禮官以性情爲樂府籥豆陳設之數吹竹比黍之律古今不同器先後不同時官有典守家有私業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因時損益今樂猶古耳豈必盡舉已陳之數而後爲樂存乎今不求其本講其器數及淫哇邪僻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三

則曰古制不傳豈古制不傳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故禮樂非二中正卽禮和平卽樂樂治禮也恆人樂放縱而憚檢抑故古聖言樂卽言禮詩三百皆以稍治亂考得失故一言以蔽曰思無邪無邪者禮也世儒援詩補樂樂無專經自古爲然記樂於禮先聖之微旨也篇內所言本諸人心通之治道帝王不相治刑政軍旅無適非樂此聖人可知之義而世儒徒以不詳舉器數爲恨今使黃帝伶倫復生手制六管尙在時運有古今氣數有升降亦未必吹之而八風應矣至如箏巴之鼓琴師曠之歌風師涓之寫音奇怪要

眇眇後儒緣飾爲緯器非易簡可知之道若云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彼以聖人至德非以篇韶九成也不然春秋韶樂尙在孔子當三月聽何獨鳳凰不至乎天下容有有是理無是事者有是理者神之所會無是事者形之所格也故心之所能思者手足不能到造化與人事其一者不可二其二者不可一知此者可與言禮樂聖人之言禮樂言其可知者耳記所以爲有得也

纂訂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故秦火之後無聞焉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記其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四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武帝時河間獻王手撰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各不同此蓋斷取二十三篇內之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此篇所錄也卽於十一篇中亦刪取要略非全文矣篇中大旨不過體用兩言而已蓋其體也法天地之陰陽本人心之和序以制禮樂故其用也贊天地之陰陽管人心之和序以成極功其實一理也然以樂名篇而篇內多互言禮何也蓋禮樂二者缺一不可然必先有禮而後有樂周子常言得其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也此記者之深意也

按劉向所校樂記二十三篇今存其十一而其餘十二篇目存書亡其目有奏樂樂器說律等名或樂之器數音律在其中惜不傳矣至河間獻王所采輯二十四篇全亡不知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與二十四篇同異何如後世無所從考古樂之所以不復也郝京山立論好高謂聖人傳道不傳器重義理而略器數非正論也如舜命夔典樂必夔有專長舜乃擇而用之若以舜有至德即庸工雜奏皆可致獸降鳳儀豈理也哉故樂記一篇終屬未完之書若謂但言義理

禮記詳說

卷百函

樂記

五

不詳器數乃聖人樂經本宜如此吾不信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陳注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鄭注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禮記詳說

卷百函

樂記

六

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之音比音而爲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恆一

聲變動清濁也 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 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于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 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爲宮極清者爲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眾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

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但此經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舞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簫右手秉翟而已

張氏守節曰夫樂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爲樂後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爲樂武

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之異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

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考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九

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同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

嚴陵方氏曰音雖聞於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揚子所謂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

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莊子所謂有物操之而出是矣爲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曰感於物而動心靜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隱而作於顯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偶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奏而可聽入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舞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太武而後言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十

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文則言詩之音

黃氏裳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爲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祝嘏有物觸其中則鳴非祝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經南北曰緯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聲也干戚羽旄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首篇數言音之起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士

新裁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二句意 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著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裏透徹便知天地閒中聲源頭曰由心生還從這裏生起又云注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唯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出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成方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爲單出之聲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即其變

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音於樂器而樂之是以成方之音播之八音之樂器也比合其音於樂舞而及干戚羽旄是以成方之音協之文武之樂舞也夫如是有聲有容而始終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矣夫心動爲聲聲變爲音音比爲樂樂之音非生於人心之感物而何說約凡音之起三節凡音至感於物也是概言樂始於人心之感物而總括其意是故其哀心以下詳言人心之感物而因言先王所以慎感首節首二句作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士

頭下皆發明首二句但首二句從外說入裏來下是從裏說出外去凡音之音包樂音在內以後言音則人音矣動聲應變一時事皆自然者至成方以下便有人爲矣由人心生但可說心動不可就說感動且留下文物字即下節哀樂之類聲字即下節嗶嘰之類但勿說出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聲相應聲之辭與中之意相應也變有無窮之變清濁高下萬不齊也方有一定之方曲調既成有倫有序也比音貫下樂之及干戚羽旄樂之以聲言干戚羽旄以容言纂訂物字該得廣世道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百凡事

體之順逆有感於外而觸於中者皆是聲自起口而言不必說到成辭句聲於意相應而成一句之辭則就中字句自然有清濁高下故曰生變言生出變態來方法也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言以此辭作爲詩歌使叶五音不可增損改易是此變又成方體成文不亂也故謂之音音者雜比五音而爲言也而樂樂字是樂器如琴瑟簫管之類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主

按凡音之起陳注直言樂音而講家多謂包樂音與注異當從專主樂音說由人心生是探原之論物是事物之物感於物而心動爲意故形於外而爲言語之聲聲相應陳注言辭意相應看得甚細意即心之動意喜則辭應之而喜意怒則辭應之而怒而其喜怒有甚不甚則聲因有清濁高下之變是聲相應而生變也既有清濁高下合於宮商角徵羽成箇曲調便謂之音矣比合宮商角徵羽之音而被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樂器而爲樂樂之樂字作活字用與下謂之樂樂字不同有音有容而樂乃成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噀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陳注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滅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噀則闌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主

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善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愚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鄭注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唯跟也噀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

孔疏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

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惟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噍蹙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蹙急而速殺也 嗶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 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無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遇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 怒謂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七

粗以猛厲也 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 和調也柔順也若外境親屬死仁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言此人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庚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知是人聲也故鄭注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之

矣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平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爲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六

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嚴陵方氏曰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後動故曰非性也 餘見注 延平黃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嗶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聲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靜矣無六者之動言性則

合衆無六者之別

慶源輔氏曰唯殺急促而微細急促故微細也外境可哀故心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哀之耳故曰哀心感下準此人心憂愁則擊鼓喜樂則舒散然喜是樂之初樂是喜之終始則發散終則舒緩自然之勢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哀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亦天性然也以是六者謂非性誤矣

氏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七

新義其本句最重此節在上節中已備了但未說許多條件故喜怒哀樂等復明言出人心之動有此六者哀心等句重感不重聲故末二句只結哀樂等不及聲也六感字即感於得喪等物六聲字俱屬單出言語喜怒哀樂等心也其所感者物也樂本在人心之感物可知六者之聲乃心口真實道理試於平常或喜或怒時體認出來始見其真夫感於物而音以起比其音而樂以成由是觀之樂者音之所由生也而其樂之本則非在音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且以人心之感於物者言之人之心感於喪所欲而哀

焉其聲竭而無澤蓋哀則氣鬱也滅而不隆蓋哀則氣歉也不特噍而且殺矣人之心感於得所欲而樂焉其聲闐而無餘蓋樂則辭氣發揚也緩而不迫蓋樂則辭氣從容也不特嘽而且緩矣人之心感於所順而喜焉故形於聲者發以散蓋喜則真其方來故生而不窮喜則鳴其得意故施而無積也人之心感於所逆而怒焉故形於聲者粗以厲蓋怒則氣不平故粗而高急怒則氣不和故厲而猛暴如此人之心感於可畏而敬焉則其聲直以廉蓋敬則主一無適故其言徑遂不阿而是非不掩其實無委曲而直也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八

敬則整齊嚴肅故其言剖析不混而可否各歸其分有分際而廉也其直廉則然矣人之心感於可悅而愛焉則其聲和以柔蓋愛則與物無競故和平無乖戾之語愛則不拂人情故柔順無高亢之言其和柔則然矣然是哀樂等六者之心非天命之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之物而後動之爲哀樂喜怒哀敬是性之發爲情也人心感物而動如此由是形而爲聲變而爲音合而爲樂則音生於心而本於人心之感物可知

說約首二句截音所由生句本上文比音以下說來

其本句本上文感於物以下說來是覆言樂生於音而本人心之義其本句最重本樂之本也哀樂等未涉政上唯物所感不同故聲所應亦異不重聲上重感六者專指喜怒哀六者言唯殺等勿用哀心十二句先說箇人心末二句方說感於物六以字聯說言不徒唯而又殺也餘倣此六者二句與其本句相應感於物心之感也即感於得所欲喪所欲等而後動心之動也即哀心感樂心感等感字不必說出情字纂訂其本不就音說乃樂之本也本是根本非始出意中開六感字與前后二感字義雖同然中間是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九

聲從心感出來前後卻言心自物感有兩層意六數字與上節形於聲之聲字同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按唯急也聲急則不能全而後殺滅矣唯取聞意大抵人樂則傾吐無餘其言之長又見得緩喜則氣暢而聲能發散則發之盡也粗以厲只是聲粗而且出之猛也直以廉者敬則直出而無隱廉謂有分辨未便是分辨是非只一句是一句無連續不分曉之語和是和平柔是柔順總是藹然不觸忤人意非性也二句連言非性之本然因感於物後動也性之動

而為情故云非性然究之情不離性不可看得與性太遠了哀心感樂心感感屬心不屬聲當云感於物而動哀心則其聲唯以殺感於物而動樂心則其聲唯以緩如此看較明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陳注劉氏曰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注極至也此其所謂至也

孔疏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於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此四事是防慎所感之具矣政法律也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僻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

致不爲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主

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四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蓋相爲終始故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垂。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則不能無乖。故於聲言和成德者，欲確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者，宜正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由四者

而出

馬氏曰：道有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內，有以節於內，則在下者無覲覲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樂所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必有樂以和其聲。此內外之辨也。政者所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奇表不能無也。故又爲刑以防其姦。蓋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

禮記詳說

卷百古

樂記

主

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苟爲不慎，雖有韶箠使變爲之，不能諧也。

延平黃氏曰：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爲之謹焉。聲之所出，則有樂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有四，其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內，養其心所以和

易其聲禮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己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政刑所以反其同也爲治之道無越於此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辟邪侈日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謹其感之者豈有他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五

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新裁動於物能必其一一中節乎是以先王必慎感慎其感人之政也慎於感欲其六情之中節也所以兩字著實有意味時說慎即禮樂刑政不是所以感是政慎是先王心裏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四者是慎心裏發出來的儀所以感者不慎則禮樂刑政雖詳民不見主之真心祇見其牢籠我者愈煩而偏

僻惡亂之弊愈生胡由得同彼人心動於物感感

有善惡而人心之和乖因之是故先王於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恆必慎之慎之何如志者易失於蕩制爲經曲之禮以道其志之所行使發於心者中其節聲者易失於乖作爲聲容之樂以和其聲之所言使宣於心者得其平行者民之行有不能此禮樂者又有法制禁令之政以教不能而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姦者民之心有不率於禮樂又有五刑五罰之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心之姦使不悖於中和而後已夫是四者其事雖殊顧禮樂爲慎感之具刑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政爲慎感之輔要其極致同一慎所以感人心者耳夫民心何以欲其同哉性原自一民各懷之爲心則賢智之心不同於愚不肖之心即賢智之中又各自爲心遂有千態萬狀之不同而治道因之不出矣同之者使其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歸於吾禮樂刑政之治則道德一而風俗同治道因之而可出也

說約是故二字只承感物而動說與樂音聲俱無干了道志和聲一行防姦即所以感之也禮樂刑政即慎也民心治道相兼看同字出字俱指禮樂刑政成功處說所以猶言欲以也人人得情之正即同民心

在在風移俗易卽出治道此句正說愼感之意不可作效說玩一而字當申講志聲行姦俱要提出心字纔得感人心意志之所行只志之思維運動處未說到躬行上政字不止法制禁令兼教在內不能與不率兩樣人行見於事姦存於心其極一也言四者事雖殊有禮樂爲愼感之具有政刑爲愼感之輔要其極致同一愼所以感人心耳所以字有味先王心神有許多詳審斟酌工夫同民心亦不是使民有喜樂愛敬而無哀怒雜之之謂七情均人所不免但人人各得哀樂喜怒哀敬之正便是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三

纂訂志者心之所之在寂而待感之界此際在道處得力聲者心之所發心和則聲和此際在和處得力其實禮以飾外而言道志者探本也言動皆粗而獨言和聲者舉其切於詠歌者也一其心之行使同歸於中和而後已防其心之姦使不悖於中和而後已所以同民句言先王愼感本意如此
心典此承上言人心既感物而動則其邪正皆繫於感矣故先王愼之是故二字只承感物而動說所以端作樂之本也禮以道志六句愼感之實末句愼感之意 感字與上節感字不同上是人心自感於物

此是先王以政感人政還是法制禁令注云教者以此法制禁令開示斯民也行見於事姦存於心所以猶言欲以也同民心自愼感來治道自同民心來串講同民心是使喜怒哀惡合乎同然之公意出治道推廣說乃禮樂刑政以後事時雍於變時候
按劉氏謂愼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下文卻言禮樂刑政禮樂刑政統言之皆政也道志和聲一行防姦固是分言禮樂政刑其實皆政之所以感人心處或不依劉氏上添政字只虛說引起下文禮樂政刑亦可 其極一猶云其致一出治道謂治道從此出治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美

字是治平之治非用力字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陳注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愼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 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

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卽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

鄭注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簪纓聲之上下孔疏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心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后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古

樂記

毛

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于威羽旋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之

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興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黃氏曰正義解云清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單出未能成文成

禮記詳說

卷一百古

樂記

天

文則聲成章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爲樂文理也謂之音者取章成章句成句五聲可比八音和諧爲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淫章句合理爲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鳥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

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

嚴陵方氏曰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古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世之亂世亂由政之乖乖者相悖而逆之謂人哀而思者由國之亡國亡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五

馬氏曰上變成方謂之音而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其實一也哀者哀其將亡而思者思其已存之際慶源輔氏曰安謂不知其所以然樂則驩虞不足以盡之矣怨怒猶有所屬哀思則悵悵然矣人樂則思慮省哀則思慮多通上下只一理導窾謂之音以前上文已言之矣但未及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故復申言之以發明先王慎感之由

新裁諸說云謂之音以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

說首節已說過了請何又道這一段 此節聲字音字都作民間歌詠說聲是傳誦怨恨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的此情動於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於上人之政而動之情通者相爲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說約上節只言政之感人未說聲音與政相關切處故此從人心說起到政上去見慎感之道在慎其政也 治世亂世亡國俱指現成好歹世界不可涉政通字以政事感通言非乎契之謂

心典此言音本人心而通於政也亦明人君當慎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三

之意謂之音分重下半截上半截引起耳 全是政之感人與感物而動不同音不指樂指民間之詩歌數音字俱同 凡樂必有音音非無自而生生於人心者也心感物則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有聲聲成曲如五色成文則謂之音然音之生本於心而心之感又本於政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若優游自得而欣喜快適者然由於其政之和亂世之音怨以怒若怨其己之失所而怒上之失道者然由於其政之乖亡國之音哀以思若哀今日之苦而思昔日之樂者然由於政事淫虐其民之困可見聲音之道雖生於

民心實與君之政得失相通先王安得不慎所以威之哉

按前數句與首節相似而意不同只次第說下以引起聲音與政通故不可不慎所感是責備於上之辭此政字上文禮樂政刑皆在其中劉氏注所謂政以感人心者豫照此爲說此音字照民間歌謠說方順方字與文字相近竊疑首節亦是成文有論道只是道理以微妙言時講多云精神命脈不雅與政通是政通於聲音政先聲音後不可混過此節合下三節爲一段是從情感推出不黏上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三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德之音矣

陳注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三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三

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

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怙德也怙德者傲敗也

鄭注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德傲敗不和貌

孔疏此一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養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所以爲臣

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角所以爲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眾皆有區別亦象萬民眾多而有區別也徵所以爲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書

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爲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爲造爲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所以爲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估敝也遷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

敗矣

導歌此三節總是詳聲音與政通之意政理則音和政乖則音亂觀之鄭衛桑間可證矣

新裁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爲治國之音也宮亂五句倫理不正而爲亂國之音也五者皆亂五句倫理廢而爲亡國之音也未以亂亡爲戒宮者至濁有包裹眾音之意與君總攬萬化者相似故爲君象商音次濁相臣之事機略滅於君而位次少降於君然故爲臣象角清濁半象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尊卑之中民象也徵音次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書

象事理之各有緒而不甚相混然故有事象羽音至清相物之各成其質而彼此毫不相妨然故爲物象如此說與通倫理上亦有血脉說約此言倫理之和通於五音是順說去次節言五音之亂本於倫理是逆推轉總反覆申明聲音之道與政通

纂訂首節申明治世之音也君臣民事物有實實的道理而君臣當各盡其理以爲民事物之主卽下文通倫理之脈宮音至濁有包裹眾音之意與總攬萬物者相似故爲君象商音次濁爲臣臣所以輔君而

日有事機但少減於君比宮之與商有相須之位分
實有交代之責角音半清半濁爲民蓋民有作事用
物之責而聽君臣之役使居尊卑之中也徵音次清
爲事事由人成衆事理之各有其緒而不相混也羽
音至清爲物事必用財物象物之各成其質而不相
妨也五音之象如此豈徒比擬之閒而實有貫通之
妙故世之治也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者各得
其理而不亂則五音和諧而不敝敗矣 宮商等即
聲音之播諸樂器者惟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聲濁
者尊清者卑故播諸樂器有宮商等之異怙懣敝敗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也無怙懣只是和意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
羽屬水此五音者八音中皆有之注獨舉絲音蓋以
例其餘非專指絲也宮音亦不專指黃鐘蓋十二律
運相爲宮特以始於黃鐘故姑就黃鐘言耳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
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陳注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
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 陳氏曰五聲含君臣
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

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卻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言具
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
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
與政通

鄭注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
敝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

孔疏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聲音與政通若五事
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
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
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
也 商亂則敗其官壞者敗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
則其聲猥邪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怡於官官壞
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
則物皆傾邪也 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
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
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
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 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
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餘役不休其民事勤
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

生也 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之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身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之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 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爲義未足以爲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絕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鐘以本之黃鐘之管九寸觚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

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怙如沾憊如滯滅亡無日滅則人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敗其官壞之證也怨

是以憂勤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爲大故宮亂則荒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怙德之音矣

講義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民事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君所以務敬不使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迭相陵謂之慢其有旨哉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弄

說約皆亂總宮亂羽亂而言迭相陵總則荒則危而言謂之慢總君驕財匱而言宮亂則樂聲荒散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下倣此事勤者畢力而不勝之謂也纂訂次節申明亂世亡國之音也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而不能爲主於上也商亂則樂聲猷邪而不正由其臣壞亂而不能承君於下也角亂則樂生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民勞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財用匱乏也此各音之亂猶未至於滅亡也若五音皆亂則是君臣民事物互相陵

越而謂之慢也如此則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

按每句上半截屬樂下半截屬君臣民事物財即物也至於五者皆亂總上五亂說而迭相陵謂之慢說約以迭相陵照上荒危看謂之慢照上驕匱看予意慢字難兼民事物然玩陳氏當是以奪倫說相陵意不盡分之事說慢意則說約可從纂訂以迭相陵即貼君臣民事物是遵孔疏然於相陵意不甚合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陳注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間濮上衛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罕

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鄭注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南誣罔也

孔疏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卽同前謂之慢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閒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君既失政在下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聖

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如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

山陰陸氏曰桑閒卽詩桑中是也其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今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歟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陵慢則滅亡無日矣故鄭衛之音幾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民流亂國之事也疑

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序詩者引是以爲說豈亦誤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導歎此舉鄭衛及桑閒等音以證上文之實比慢謂五事如驕壞之類政散以下亦著亡國之音之故纂訂三節卽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見當先正倫意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理近於迭相陵之慢矣桑閒濮上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聖

音亡國之音也以其音之所形知其上無道揆而政散下無法守而民流政散故民喪其忠誠之心而誣上民流故各行其蕩淫之私而不可止也音之關於治亂滅亡其不爽如此非以其道與政通也哉按鄭衛之音比於慢當主音言今音無可考而講者皆據詩以爲說桑閒卽采唐之詩所謂桑中也濮上亦與淇上相近師涓鼓琴之事不足信舉桑閒卽衛以見鄭上云亂世之音下云亡國之音只是一意上渾言之下舉其音以證之前節云慢則滅亡無日故此節言比於慢而卽言亡國之音也非兩層

意 其政散以下申所以亡之意 政散是政無統
紀民流是民皆流蕩誣上行私分頂政散民流而不
可止使承誣上行私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樂記

聖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五

樂記

牟陽再觀祖輯撰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陳注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 方氏曰凡耳有
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樂記

一

乃能知樂若孤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
俗之樂此眾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
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應氏曰倫理之中
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
精微之極也

鄭注倫猶類也理分也 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
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幾近也聽樂而
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疏此一節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

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倫類也理分也比音爲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爲能知樂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爲政化民而治道備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邪僻則治道備具矣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名爲德者得禮樂之稱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樂爲能宣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於衆庶衆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於聲音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所謂通物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唯君子爲能知樂焉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龜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夫以天地之形言之則樂隆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近於禮也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雖不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單出之聲而不知成文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唯君子通倫

理故能知樂 唯君子知樂故審嘒殺之聲則知其為志微嘒殺之音審嘒緩之聲則知其為寬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為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四

禮為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為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氏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乎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

馬氏曰唯君子為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於知樂由樂以至於知政而為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為用和以中為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幾者近而

未至之辭變之達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淺聞單見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眾知之者寡而不知者眾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不紊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

新哉此節只看為能知樂一句審聲以下詳其知樂之實而覆說之禮即寓於樂之中知樂即知禮統見君子能知樂也愚謂與繁在一知字知因通字來下文審於幾總是箇知之到節中政字禮字德字都是

倫理的理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即君臣民事物之脈絡也故不曰樂通倫禮而曰通倫理想來倫中之條貫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便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和序一原而得之也德者得也之得并禮樂融貫之故而實體之直至得地步方完成得箇知樂夫音非無自而生也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則是樂也豈不通君臣民事物之倫理也樂通倫理如此夫豈易知者哉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耳有所聞而非知樂者也知音而不知樂者心有所識而非知樂者也其惟君子之道有所通者乎以其耳審聲即能以其心知音以其心審音即能以其道知樂審樂中之道即能知倫理所通之政何如焉而戒其政之乖沕其政之和凡人君所以治君臣民事物之道不待施設而已備於中矣審聲音以達政治此謂君子能知樂也而其所得豈淺淺哉夫審聲可以知音聲有不知可與言音乎審音可以知樂音有不知可與言樂乎然倫理之中皆禮所寓君子能心通乎聲音之道而貫徹乎倫理之端則彝倫之顯設節文之委曲辨析所到皆精微之極也不幾於禮乎夫知樂是有得於樂也知樂而幾禮是又有得於禮也禮樂

皆得則有以會中正和樂之全要恭敬溫文之極矣不謂之有德耶然德非襲取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也今至禮之序與心相涵至樂之和與心爲一則實得此禮樂於身矣謂之有德也不其然哉說約此言君子知樂之妙上言音樂通倫理下推君子所由知及知所由得也只重唯君子爲能知樂句知聲而不知音四句輕只要卸到唯君子爲能知樂耳是故不知聲四句亦輕只要推出君子能幾禮治道備只在知政中見出非兩層講不可與言音樂便含有未幾於禮意

纂訂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而歸於實得也凡音句爲通倫理句張本不重樂通倫理一句已見得禮樂合一了此後反覆言君子之知樂只重倫理上爲能知樂且虛說必知聲知音而後有以發知樂之端必知政備治而後有以要知樂之終治道備緊承知政來備只是正倫心尚未有設施意則幾二字有意則者見貫通之自然也幾者辨晰其精微之極也樂通倫理即禮也未有明禮而不知樂亦未有知樂而不由禮者雖有知明處當兩意處當後一層惟君子爲能知樂至治道備矣知禮樂之合一也未又歸

到實得上見禮樂之合一也有得方謂之知一申看聲音樂政只就好邊說若兼美惡則幾字得字俱說不去皆得皆字不可忽得也就指得和序說此釋德字之義見非襲取意

心典此極言知樂之妙因獨歸能於君子也只重唯君子爲能知樂句備治幾禮皆知樂之妙首二句側重下句知聲五句是以次而推君子之知樂然此處知樂且虛說審聲四句正是以次而詳其知樂不知聲三句是以次而推其知禮下則因知禮樂而贊之也政即倫理之作用禮即倫理之秩序而其禮皆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八

統貫於樂故一知樂則無所不知幾注云辨析精微之極乃知之至也皆得真知而融會於身心也禮本吾心自然之序樂本吾心自然之和知之則有此和序之德至此乃爲知樂之極功

按此節緊要在通倫理一句倫理二字串看樂通倫理是樂能貫通乎倫理君子知樂即能於倫理無不通下分知政幾禮兩段以發明其意政與禮皆倫之所在也前面說樂與政通此節知政備治正與前意相照又前面禮樂政刑緝歸於政此節於知政後又推出幾禮一層而下文遂因之申明禮樂是章法

次第如此 玩兩是故分明是兩截意幾理與知政對看有德與治道備對看不必從政側重到禮 依應氏說幾是精微之意不可作近字看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陳注樂之隆盛不是爲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爲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九

本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

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鄭注隆猶盛也極窮也 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臠熟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疏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按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十

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知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爲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人歎之是人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 大饗之禮尚玄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十一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者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祫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羹謂肉清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以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爲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 朱弦練朱弦者按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按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掎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祫祭先王者按郊

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爲宗廟祫祭也云以腥魚爲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薦腥魚則始末不烹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清者特牲云大羹清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羹羹則和之云遺猶餘也者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鐘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上治民非崇玉帛之味清廟之瑟言樂盛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主

非用極音大饗卽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曉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歸善不爲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爲禮樂之本禮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歟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向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

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猶生事之有饗也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主而其祭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爲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饒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主

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之情僞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

延平黃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爲音爲味也朱弦之有遺音玄酒之有遺味以德爲音爲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弦之濁疏越之遲三歎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

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殺耳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之小耳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弦疏越皆非極音之義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是所以有遺音歎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爲大也於玄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也於腥魚言俎則知玄酒之在尊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古

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熟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能好能惡是爲人道之正矣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黃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爲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譬諸負者

禮記詳說

卷百十五

樂記

圭

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不責已愚但心惡其負而好其乘也是故強脅弱眾暴寡奔競無極爲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爲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爲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新裁隆樂重禮少不得音味但隆樂不極音重禮不

致味非謂不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清廟正是隆樂大饗正是重禮看他聲味如此質素何極音致味之有然而道德之發意自無窮所謂移風易俗者在此雅淡之念誠自有餘所謂報本反始者在此觀音味之遺可以知先王制禮樂之意矣平好惡反人道諸說俱未得要旨云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爲平好惡在在風移而俗易是爲反人道亦未切 人性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淡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人道之正唯正性爲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適得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六

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箇平的意況了

纂訂此承上文有德而明先王制禮樂之意也首四句且虛提清廟大饗二段方實之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蓋極音致味則發洩而無餘此不極致中包涵甚廣故曰有遺直到教民平句方是先王主意 非極口腹卽於玄酒腥魚大羹上見非極耳目卽於朱弦疏越上見平好惡反人道一反一正非有兩層 夫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雖少不得音有播於音而

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味然至敬雖少不得味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致味也奚言乎非極音也鼓清廟詩之瑟樂之隆也朱其弦而聲則濁疏其越而聲則遲一倡三歎而和者寡此其音質素而已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移俗之易一此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奚言乎非致味也閒舉祫禘以祀先禮之重也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大羹無滋味之調和此其味質素而已然味雖質素寓乎誠敬徐而泳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由是觀之先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七

之制禮樂也豈爲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極之哉人道自正失其正者自好惡不平始教民卽不極不致之閒求遺音遺味之妙庶可以平其好惡而還反於人性之初是所貴於禮樂之教也異求之音味云說約有遺音遺味注移易報反等語似屬添足徑作不極音致味又無意味注中不盡二字可玩言時留不盡以示民卽此是教民而民於是盡黜其嗜欲悉返於玄同好惡有不平乎好惡卽人道正有底於節遊於和意返玄同語有病心與此言禮樂尚質而因民制禮樂之意也遺味者

矣哉首四句言禮樂之盛不止在於音味清廟二段言其實先王以下申其意 清廟二段是舉二端以明之制字該得廣有遺音猶言有不盡之音云云遺音寓移風易俗之意遺味寓報本反始之意人道即人性初時原無紛華好者本正惟世情汨沒則好華惡質人人幾不可復平之者欲使黜華崇質尋無音之音覓無味之味而復本然之真性也

按此承上禮樂皆得云云而以禮樂並言 此節三疊文法以非極音致味說起中間有遺音遺味正申不極致意末段說出制禮樂原以教民平好惡故不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太

爲極音致味也 鼓瑟必有人歌故云倡歎歎是助其韻猶俗言接腔三歎言其少 遺音遺味是有不盡之音不盡之味不必深言注中移風易俗報本反始當留在平好惡處用 口腹頂味耳目頂音目字帶言 好惡得其平則人道得其正 好惡推開說平字卻從不極致看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

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陳注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爲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尤

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爪剛者決力強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

鄭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 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眾形猶見也 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孔疏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爲大亂之道故下文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

自然是天性也 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別矣 至猶來也言外物既來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爲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既眾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是好惡形焉 所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 躬己也恣己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滅絕矣 物既眾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 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主

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之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 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恣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心所嫌惡不收養也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 程子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欠少

張子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

難專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卽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哀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窮人欲則心無虛須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 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卽是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主

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也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

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物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之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

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上言情之所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而至於無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習染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爲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有遷也有不爲性之欲乎史遷以性之動爲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爲仁羞惡之爲義是非之爲知辭讓之爲禮此知性之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爲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

之爲小人 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僞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佚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爲強者之所脅弱者無所附而爲眾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爲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爲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固有悖逆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樂刑政獨可已乎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爲好而好之知其爲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沈於人爲而天理滅矣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爲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內則在內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君子爲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延平周氏曰靜則爲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爲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繫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爲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虞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湮滅之實未嘗亡也 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有弱至孤獨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美

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爲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卽人道之正也

李氏曰夫役於物則失其精義逐於物則喪其利用而化於物者言其成於漸也孟子曰交於物傳曰習與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於交至於化而終於成夫物有外有內得於內者內物也動於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汨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於外

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於內者失其良心也

導竅此二節承上文教民平好惡而推言好惡無節之害以明先王制禮樂之由重情上言以情原於性故從性說起人生而靜二句言性感於物二句言情物至知知二句言性之所以動而爲情也好惡無節以下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

新裁上言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人生靜時卽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毛

爲性性動卽爲情情發卽爲好惡要知性全未發而在內欲則在內方發而尚未出形則盡發在外與物相接了大文二物字卽注中善惡妍醜之物二知字如以吾心本然之知而知之是矣靜是喜怒哀樂未發時一中自在此便是性而曰天之性以性雖具於己而實原於天之賦予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動於中是已發時的和此便是欲而曰性之欲以情雖動於欲而實根於性天之流行也 人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并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人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先

王所以制禮樂以防之

說約上言平好惡此言好惡無節之害因好惡便先說好惡原頭形焉以下皆無節之害性具於己實原於天故曰天之性情動於欲實根於性故曰性之欲欲字只當情字看不可說壞滅天理在先是人去滅天理滅在後是自滅止申說前面也至於理滅欲窮而處心作事何所不至人化物只言人之應物者既失其虛靈亦化為冥頑無知之物便是

纂訂人生靜而為性性動而為情情動而為好惡三項一直說下物至知知就承感物來天之性性之欲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天

且說理物至知知二句方屬人身上說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言性發為情之機又在於心之知覺也在動之前不是感物而動之實性之欲欲字不可說壞言其欲有所好欲有所惡而未形於外形則有迹而可指矣好惡形處只以物字還他好惡所由生如此固有自然之節在也有節則性存情當而人道正矣知誘於外比無節於內進一步不能反躬比知誘於外進一步先王制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人生而靜好惡之情未發一中自在此便是性此性雖具於己而實原於天之賦予

也一感於物而好惡心便萌動於中是已發時如此

便是欲此情雖動於欲而實根於性天之流行也然其所以感物而動者蓋由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來而此知知之然後見可欲而好形見可惡而惡形此乃欲之不能無者但貴於有節爾苟無存養省察之功則虛靈之知無節於內物至之知引誘於外矣然及此時而能反躬以求之猶或可制若又不能反躬自檢以天性素裕之人化為攻取之物滅天理而窮人欲由是悖逆詐偽以為心淫佚作亂以為行以強脅弱以眾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元

養無告者不得其所而大亂作矣好惡不平一至於此人道何由而正乎

按此節因上言好惡而推其原於性性之欲即情也本文雖不言情字而好惡即情情之正為天理情之不正為人欲天理人欲四字始見於此此是道理最精深處故程朱往往從此發論後學不可忽人生而靜至好惡形焉是說性情之正物至知知言事物之來而吾之知有以知之知字是知覺之知知其可好而好之知其可惡而惡之此只言情之用處尚未分其是非到得好惡無節則說向不好一邊去知誘

於外卽上知知之知誘字指物言內既無節而外爲物誘不能反躬以思其理則於理不合而天理滅矣此一截且說天理滅未露人欲下文物之感人二句將好惡無節二句又倒轉說以見得物至而人逐於物而化也物至卽上物至字而人化物較上深一層人逐物而化則將窮極人欲而天理之滅其必然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作兩層洗發極有分曉於是以下言滅天理窮人欲之害心言其內事言其外皆是入欲強脅弱眾暴寡直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斯爲大亂之道矣先王之制禮樂所以節情而復性存天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丰

理而遏人欲也 欲字不同性之欲猶言道心人欲猶言人心上言天之性可見理出於天故言天理欲出於人之私意故曰人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陳注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

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

鄭注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 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疏此一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 人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丰

爲之節者庾云人爲猶爲人也言爲人作法節也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前經云禮樂人爲之節故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 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 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 若此四事遍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朱子曰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樂

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爲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甚至總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總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鐘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筭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

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

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僞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己僞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矣禮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嚴陵方氏曰人爲之節者因人而制爲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爲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爲鐘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爲之節也樂則所以爲之和也總曰爲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爲之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

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鐘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書

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延平黃氏曰先王爲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恩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爲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爲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爲鐘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此以上皆明禮樂之

意如此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素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馬氏曰禮者齊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偏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爲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新裁是故字緊頂前節好惡無節大亂說起制者因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書

吾心和序創制立法也注因字極重見非遠乎人情者不悖要看得心悅誠服的意思出謂身習之而心安之也王道因乎人情不悖則人情安情安則治情治則道方完成而無缺故曰王道備上章是率性之道此章是修道之教人爲之節的人字就是上人生而靜人之好惡無節化物的人字性情俱在其中而重情上人情不外好惡節者防其流而檢制之蓋人情不能自節而先王節之也節之何如因人有哀死之情而喪期無數故制爲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因人

有安樂之情而義理未順故制爲鐘鼓之音于戚之
容以諧和之養其性情平其血脈使人情雖安而不
危雖樂而不淫也因人有男女之情而不知所別故
制爲昏姻以合二姓之好冠笄以責成人之行使男
女之分有別也因人有交接之情而或失其正故制
爲射鄉以正長幼之交接食饗以正賓客之交接使
人己之分各正也是因人情制爲吉凶之禮以節民
心使行之莫不各得其序而無過不及之差制爲聲
容之樂以和民聲使發於安樂莫不各得其和而無
乖戾之患有有限於氣質而不能從事禮樂者政以率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美

之而使其無不行有安於暴棄而不肯從事禮樂者
刑以防之而使之無敢廢此皆聖王因人情而爲之
節也及上之人以禮樂刑政節民心而民聲一民行
防民姦以此四教達之下也下之人各自節其心和
其聲一其行禁其姦以此四教從乎上也則人情治
矣人易治則王道完成無缺矣蓋因治功之成而知
治道之備也

心典此承上文好惡無節而言其所以節之者如此
也防之分首二句又包下數句人爲之節見人不能
自爲節而先王爲之節意下八句正爲之節處因

人情而爲之節不拂情亦不任情也人爲上須添因
字禮樂不止衰麻鐘鼓等特舉大者而言衰麻昏姻
射鄉三段此禮以爲人情之節所謂禮節民心也鐘
鼓干戚此樂以爲人情之節所謂樂和民聲也鐘鼓
聲也干戚容也和安樂乃使其安樂而不流意射觀
德鄉序齒正長幼之交接食主飯饗主飲正賓客之
交接節民心二句依注貼行字言字行之防之指禮
樂政刑所以輔禮樂者四達屬在上之人以禮去節
民心等不悖屬在下之人各自節其心以禮等王道
備亦謂秉禮昭樂人人還情之節乃止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美

纂訂先王因人情而爲節文固不徇人之情亦未嘗
拂人之情總是得中意人爲猶爲人也鐘鼓兼八音
干戚兼文舞男皆女姻男冠女笄有大射鄉射禮有
鄉飲酒禮有飯爲主之食禮有飲爲主之饗禮使主
以仁接賓賓以義接主也夫制禮所以爲節也樂所
以爲和亦曰節者樂雖和而不流是所以爲節以至
別男女正交接此爲人爲之節者也禮節樂和就本
文上見出行之防之三之字指禮樂四達謂四者之
教達於天下也就上人節民和民一民防民言不悖
則下之人自節自和自行自防而從於上矣王道備

歸重在不悖上若非治功有成即禮樂刑政自在未可以言備也 前章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此章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

按制禮樂人爲之節則節字兼樂在內故下文四句亦兼禮樂言之人爲之節朱子之說好謂人人也因字義在內 喪有倫紀故言節喪紀人安樂而爲樂故言和安樂和之中亦有節意 禮樂應節首制禮樂政刑又所以輔禮樂與前言禮樂政刑文雖小異而意可通和民聲就言說甚是 四達而不悖則不至滅天理而窮人欲王道備則不至亂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六

樂記

牟陽冉觀祖輯撰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好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陳注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交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一

所以相資爲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 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

鄭注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 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 欲其並行斌斌然 等階級也

孔疏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爲樂本從此以下爲樂論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

一篇略有分別子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按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爲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爲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爲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二

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爲第三段論樂與禮唯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爲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爲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爲美合情爲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爲禮也

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諸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則愼罰爵者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民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治行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爲同禮別尊卑所以爲異同則遠邇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和合天下之情以爲同者樂之事也賁飾萬民之貌以爲敬者禮之事也禮之爲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爲不等也樂之爲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爲不和也是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之者示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著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民得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四

禁之賢於禮樂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

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眾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五

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貴賤

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別也然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隆於所獨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爲節侯伯以五爲節子男以三爲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爲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也於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六

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八音克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自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爲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爲治之略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類人之

分和合則相親分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七

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於下也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和令其仁也等辨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禮樂亦所以爲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

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也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既同則上下能和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之著則所好者賢惡之著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爵故爵以舉賢有威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於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於刑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導款此節看末句通主治民說相敬分首二句是禮樂之用未涉人身上次二句是民心之感方涉民身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八

上樂勝二句禮樂偏勝之弊合情至義以正之是救弊之方合情二句是禮樂相資之用禮義立四句正合情飾貌之實好惡著四句是立法以輔之制於外者也仁以愛之二句是修德以輔之養於中者也仁輔樂義輔禮若說仁輔禮義輔樂又涉相濟了

仁輔禮義

陳注異

新裁通主治民說樂者禮者是先王作樂制禮者爲同爲異用以統人心之同辨民分之異也相親相敬人感於禮樂而自相如此有恩曰親只是和有別曰敬只是序也自其初言之天何弊但人人不皆聖人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九

用之者不能無偏故須有救弊之事則流則離人任其情而過用之故名曰偏勝之弊合者於相敬中恩意孚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也相資救弊是禮樂能事論其理耳謂本等職分能幹也禮義立方是用禮以飾貌義只是一箇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立者是秩然於人身雖極親厚中有不相假借意是禮行樂中樂文同方是用樂以合情文只是一箇和自其有禮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浹於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當時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

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自己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緊要在合情飾貌而緊之緊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著此章有三大關鍵爲同爲異是禮樂本初未弊之先用以統民心之同辨民分之異也義立文同是有弊之後用以合就離之情飾既流之貌也仁愛義正是於法輔禮樂之內用一段真懇到真裁割以洗流離之根源也樂主於和所以聯人之心而使之同禮主於序所以辨人

之分而使之異惟其爲同則其用之使人相親惟其爲異則其用之使人相敬原無弊也苟樂勝於禮則有同無異爲流而不敬苟禮勝於樂則有異無同爲離而不親禮樂有弊矣民治將何以行哉然禮樂自有能事焉合情者和於內以救其離樂以資禮之事也飾貌者檢於外以救其流禮以資樂之事也誠知禮之有資於樂也而用以飾貌焉則統同之中有辨異者存而隨事合宜禮之義立矣由是貴賤之分秩然有等何至於流乎知樂之有資於禮也而用以合情焉則辨異之中有統同者寓而有理不亂樂之文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十

同矣由是上下之間雍然協和何至於離乎夫禮樂相資以救偏矣不有法以輔之未可也故以禮樂得中者好之禮樂過中者惡之好惡著則好者爲賢惡者爲不肖而賢不肖別矣惡之也而刑以禁之好之也而爵以舉之則勸懲之典各適其公而政均矣不有德以輔之未可也離者雖資樂以合情矣使其心實不相愛能保其終不離乎於是本吾心愷悌之良以浹洽於倫紀之內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

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流者雖資禮以飾貌矣使其心實不相正能保其終不流乎於是本吾心裁制之宜

以範圍於嘉會之頃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

有義以爲禮之輔矣夫民之所以治者惟有此親敬之風也而民治所以不行者惟有此流離之失也今救弊如此民不止見上治我之道法且直見我自己之良心復其親敬之舊矣民治有不行哉

講中是時說仁輔樂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十一

離禮以飾貌救流乃禮樂本等職分能幹自如此禮義義字只是一箇序曰立便有不流意樂文文字只是一箇和曰同便有不離意此正是實用禮樂去合情飾貌也亦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禮樂中有一段慈和意思便是仁有一段方正意思便是義此皆上人用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相愛敬在義立文同之先

心典此言禮樂相資之用也禮樂之事也分首二句禮樂之本體親敬言其效驗流離言其流弊此亦人情自然之流弊非禮樂之誤人也以下詳禮樂相資

救弊之方細分之好惡著三段是恐道無形而易玩又用法以輔之於外也仁愛二句是恐有限而難久又有德以輔之於內也通主治民說

按首四句分禮樂說樂勝二句相較說合情飾貌方合說禮義立二句雖分承禮樂而有交互意好惡著亦是合禮樂說仁以愛之是交互說總見得禮樂相資之意如此渾說似優或謂流離是禮樂之弊合情飾貌分三層總是救弊主治民說人多從之禮中之義曰禮義樂之成文曰樂文仁愛義正陳注云禮樂之輔本文以禮樂為主當如此說而或者謂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仁義不可言輔是禮樂之根原太求之深仁貼禮義貼樂方見相輔意注說自妥注云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指上等貴賤四句卻將仁義二句倒提在四句之前有礙本文語氣當於四者下補出仁愛義正皆所以行民之治方為完備民治行猶云民之治化得行此治字見成說在上為王道在下為民治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陳注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怒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鄭注和在心也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

於清廟大饗然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

孔疏此一經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

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

故云動也庚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禮文猶動也 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者是也 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 至謂達也行也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 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 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爲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 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達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 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十四

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不復云天子也 張子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內者濂粗淺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禮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爲常事故其爲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有此理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爲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

爲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爲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之爲動言文則知靜之爲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十五

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修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贈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

如此則樂無不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禮無不行矣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爲靜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爲文基命宥密爲無聲之樂此非其靜歟大博物博而多之爲美此非其文歟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六

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延平黃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

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爲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產爭承則禮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七

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天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

講義靜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爲樂則聲音由靜而生耳樂既本靜則當求之於靜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形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

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爲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爲禮則和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中出者和氣之鬱積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六

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實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悵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之內所謂予視天下匹夫匹婦能勝予是也

導款必簡分中出外作禮樂之本也故靜故文禮樂

之體也必易必簡禮樂之妙也無怨不爭禮樂之效也揖讓而治徵之帝世也暴民以下不怨之實也謂民與諸侯天子皆無怨也合父子以下不爭之實也謂父子長幼四海之人皆不爭也

新裁樂言出和主於情之所感也禮言作序主於貌之所修也靜是無紛擾雜出之弊文是無鄙野粗陋之失注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比擬語非是正解樂至禮至屬人身用此禮樂而極和序之至上看前面只說禮樂本體至不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無怨謂情意浹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九

治各快其本心之願不爭謂品節詳明各守其一定之分以敬句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兄者蓋天子立愛敬而使四海皆知愛敬即是禮行要旨云不怨者民與諸侯天子皆無怨也不爭者父子長幼四海之人皆不爭也亦周悉樂至禮至言聖人之用禮樂者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靜而時出之以和平品節天下則無怨不爭自見下樂達禮行二段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怒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妙甚彼樂何由與欣喜歡愛之和出於吾心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

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間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文如之樂至於靜樂斯大矣此不過一和之中出而無勉強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禮斯大矣此不過一序之外作而無縛節苛瑣之煩非必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耶蓋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和以合情各得其所而無怨矣簡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序以飾貌各安其分而不爭矣觀古帝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王之世揖讓而天下不怨不爭者是此禮至樂至之謂也蓋卽至以驗德也以樂至不爭言之暴民順化不作諸侯賓服來王兵革斂之不試五刑措之不用百姓樂其樂無可怨天子喜其喜無可怒如此則自上及下各適於和無一有怨者而樂達於天下矣以禮至不爭言之天子自能以子事父而合其父子之親則家齊矣以幼事長而明其長幼之序則族睦矣又能立尊長養老之教使四海之內莫不親其親長其長是能敬人之親長也天子如此則禮之本立於己而禮之用推於人自近及遠各順其序無一有爭

者而禮行於天下矣非由中出外作而安能若是說約上言禮樂本體之妙下推其治之大由中自外究禮樂所由始靜文指其成體也兩大字贊之之辭無怨不爭正禮至樂至之實揖讓句重看見得若有作爲緩天下治便不見禮樂的神化禮樂之謂是禮至樂至之謂蓋前面只說本體至禮至樂至始屬人身用此禮樂而極和序之至矣不怨卽虛虛含民與諸侯天子皆無怨不爭卽虛虛含父子長幼四海皆不爭暴民不作二段正無怨不爭之實也以敬句言天子自親親長長而使四海皆親親長長便是天子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敬四海之親長一般兩如此口氣不同暴民六句至如此不過總上內外兵刑君民皆一至和故曰達達者達於彼也惟天子如此著天子二字全歸重天子身上故曰行行者出於此本身之化也

心典此詳禮樂本體之妙而功化之極也通就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上看必簡分上是言禮樂之本體下是言禮樂之治效暴民二段又是言無怨不爭之景象也見禮樂功效之實也

按此節是從禮樂說到用禮樂而因極言其效時講或求之太深歸重本體甚且謂無體無聲者皆非本

文之意 靜字只照安舒說較明不必推出無聲爲靜禮之文易解靜與易順說文與簡反說因靜而知其易雖文而實則簡易是不苦難簡是不煩雜注引易知簡能知能字不必用此六句就禮樂言樂至禮至照下文當以天子用禮樂言揖讓句只是借證無深意樂達段承樂至無怨禮行段承禮至不爭內而強暴之民不作外而諸侯賓服則兵革可以不試五刑可以不用百姓於此自然無患而天子有何可怒合上下皆無所怨則樂之和達於天下矣天子能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推以及人使人皆有親有序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便是天子致敬於四海之內如此則是天下無爭而禮無不行矣陳注云樂之達是行禮之效補出互意以見禮樂相須之意 樂至禮至二句一節之緊關處是用禮樂而盡其道極和極序方能致得無怨不爭時講或謂承易簡見其至於理說不去 樂至禮至就用禮樂者言樂達禮行兼天下人言 一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陳注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 朱子曰禮主減樂主

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鄭注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 不失其性 成物有功報焉 教人者 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 沿猶因述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 爲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爲名在其功也借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

濬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
孔疏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 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 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爲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 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 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 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 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合其愛敬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 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 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 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

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 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 名謂樂名借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張子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祕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寒暑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

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內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爲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同節則其爲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故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曰幽則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爲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敬與愛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彼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

時異則事異各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禮樂則人爲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人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暴民不作以至天子不怒天地同和之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內天地同節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爲之樂則聖人有以贊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而下而聖人爲禮則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也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乎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於彼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蓋當其時而爲

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爲之則子
喻讓而絕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爲大有
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
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借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
豈聖人之得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
蓋不得不異也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
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
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
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夫

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
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
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內因禮以
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
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
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
唯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爲禮樂以順天下之道
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
而爲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
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

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
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
也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
者禮樂周流太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閒無
非禮樂之用刑政亦餘事耳大者贊禮樂之深這無
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
不可以差殊先後觀也樂和故汎言百物不失舉物
類之至眾見其大小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
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无

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
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
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
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曰有者顯然
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
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敬愛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
得此於明則爲禮樂得此於幽則爲鬼神天地禮樂
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內感其節則敬心翕然
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

與禮樂一理樂者致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所以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威節濫武之類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爲同也

山陰陸氏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蓋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其所以爲器與夫所以爲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事故曰事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新裁此章只形容得禮樂情的妙處言禮樂之物渾是一團愛敬的實理這理出天理之自然損人心之固有故曰情這一段情流行天地貫徹古今更無有二物更無變易之時按鬼神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做一團靈機以舒慘開合於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是敬可見

天地閒之鬼神卽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卽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兩物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如此二字只宜頂幽明意唯其同和同節所以幽明一理則頂幽明卽頂和節也 今夫樂中之情意其自然之和與天地周流合同之和同焉禮中之儀其秩然之節與天地高下散殊之節同焉此禮樂本體之合也以言成功之助樂惟同和故能以和昭著化育物之親上親下者各遂其性而天地之化不過是大樂之作贊之也禮唯同節故能以節辨別尊卑祀圜丘報天祭方澤報地而天地之德已昭是大禮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制贊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生物之和成物之節皆鬼神爲之今同而贊之是明而在聖人爲中爲和起禮樂之名而實鬼神之洩其精也幽而在天地爲屈爲伸有鬼神之名而實禮樂之藏其宅也禮樂與天地理一如此造化且不違況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親焉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所以然者以禮樂之情原只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於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

亂之時並耳而禮之情不與時並變也禮誠殊事合敬者哉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而樂之情不與功偕異也樂誠異文合愛者哉其合造化而感人心也以此

說約此上言禮樂合造化而感人心下原其情同所以能感化也 大樂二句言天地之和陽之伸而爲神也而大樂之和與之同天地之序陰之屈而爲鬼也而大禮之序與之同方與下鬼神相應祀天祭地對上百物不失看有天地各安其位意不特祀事已也講和故百物二句便有贊助意唯其同和同節故

禮記詳說

卷首末

樂記

聖

能昭宣化育莫麗清寧也明則二句只就上文和節意遞過以起四海以下意幽明並舉正見同和同節意在禮樂言和節在人心言愛敬其理一也殊事二句由文說到情禮樂之情同天地天地不變禮樂亦不變雖事名有異而情之敬愛則一也此節只說禮樂與造化合一不要說效法上去

纂訂此見禮樂之情統天人之同也此節以感人爲主旨六句只要推禮樂之道大以爲感人張本明則二句只就上文見出不必另討殊事以後推感人之所以故又從感人生者也 大樂二句言禮樂本體之

所合和故二句言禮樂成功之所助天地之和如周流和同是節如高下散殊是上文必易必簡已涵有天地意至此直指天地言之下和節亦帶著同字意

四海合敬同愛本於上以禮樂爲教這合同字生於四海下二合字卻生於殊異不可混看如此字緊頂上幽明來謂禮樂鬼神相爲調贊如此禮者殊事二句是禮樂本情原有是愛敬四海感之自合敬同愛明王相沿是情之不可變也故事二句正說明王之相沿處不重事名上注中蔡氏之說括盡樂記大旨

禮記詳說

卷首末

樂記

聖

心典和字節字屬天地禮樂之和與節意已包在大樂大禮內和故百物和字節故祀天節字卻屬禮樂此二句是合到好處主贊助說百物不失各遂其生各若其性也祀天祭地百神受職百貨可極也明幽二句明其理之一如此指合造化在禮樂言和節在人心言愛敬敬愛者禮樂之情合敬合愛者禮樂之情同也前言和節於天上切後言愛敬於人上切非漫然變文也 首二句味與同二字非效法乎天地分明是贊化育意 祀天祭地非天神降地祇享之謂蓋禮能辨天地之尊卑故因天之尊而制爲祀

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爲祭地之禮使天地各安其位也

按此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語先儒會發禮樂鬼神反致文義深晦細玩之幽則有鬼神句本不甚重只是借以見禮樂之爲用耳天地本和本節而禮樂與之同以禮樂爲主樂和故百物不失其性禮節故天地各安其位此便是禮樂之實以言乎鬼神不過與禮樂一理雖分明幽而禮樂實有以贊乎鬼神也鬼神從天地轉出惟其同天地是以贊鬼神也如此字只根禮樂先儒或於合敬同愛中仍入鬼神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焉

非也到合敬同愛處一截合敬同愛以四海之人言下又分疏合敬同愛而歸於禮樂之情同情卽愛敬之情也情同故明王相沿末二句舉其不相沿者以見情同故相沿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褻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陳注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褻襲說見曲禮情謂禮趣之深奧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

之宜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察而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天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鄭注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連謂訓其義也

孔疏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並述作之體綴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褻謂袒上衣而露膊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焉

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尙質故襲不盛者尙文故褻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僞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僞所以能制作者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鐘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形之動靜則羽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內圓以應盪之所以爲器也內方以守外圓以從爲之所以爲器也曄之度數其數以陽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藻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褻襲以美其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美

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 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知則知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內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

識

嚴陵方氏曰管在堂上磬在堂下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節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褻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略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 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美

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明聖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爲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延平周氏曰鐘鼓簠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

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矣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楊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鐘鼓不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東

陳玉帛不分吾無以見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

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其盛德得其時而起莫之能爲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說皆可以爲之也虞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能兼聖聖誠者也明明者也

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新裁此總是禮樂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文就人言對情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隱於中之道理卽上節愛敬者是也刪定補緝使古道真有箇可垂不朽的精神纔謂之述者之明建新開始令前聖所未有之事業自我獨創其奇纔謂作者之聖又云知禮樂之情則知和序原於心而制作由心而起識禮樂之文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完

能以吾之心合前聖之心思所以能述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把和序之理參透得盡於其中別有一種妙悟處故能以我之思製裁度發揮於器文之間識文者揀據古今之跡把和序之道吐茹得到於文中自有周而不漏處故能以所遺之制作留之記載之內彼鐘鼓管磬而舞則爲羽籥干戚此樂之器也執此器矣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則又治飾於此器之間者非樂之文乎簠簋俎豆而數則有制度文章此禮之器也用此器矣而升降上下周旋褻褻則又治飾於此器之中者非禮之文乎而合敬合愛之情寓

於此矣有於此愛敬之情知之則禮樂未起之先能因情立文而作焉者必此人也有於此器數之文知之則禮樂既作之後能考文修璧而述焉者必此人也作者之人豈待於學而知哉於情有天授處乃生而知者也生知非聖人乎述者之人豈遠遜生知哉於文必有解悟處乃學而知者也學知非明人乎然明聖豈易稱哉道非述不謂之明曰明必有所著述者在也道非作不謂之聖曰聖必有所開先者在也夫以聖明之人而當作述之任此禮樂愛敬之情所以因文而有寄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聖

纂訂羽籥以竹爲籥而插羽其端爲文舞樂之文獨言舞者指人之易見者言舒疾猶言遲速舞者之節也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旂常之類知有契合意不止聞見之知識有志記意不止詳察之識知情則兼得乎文矣識文亦可因文會情矣能作能述根上知識說作述明聖俱平看無抑揚之意末句是從上文看出見明聖之名未可以易得也心典此言禮樂待人而行也前十二句用器文輕輕引起以通出作述意曰聖曰明總是贊辭不分軒輊末句倒轉申言之要歸到知識上益以見情文爲人

所當知也情者禮樂之原卽上節情字和序愛敬是也金革而鐘鼓竹石而管磬文舞而羽籥武舞而干戚此樂之器也執此器矣而身容有屈伸首容有俯仰舞位有綴兆動容有舒疾此樂之文也盛黍稷有簠簋盛菹醢有俎豆宮室器皿有制度衣服旂常有文章此禮之器也用此器矣而行有升降立有上下步有周旋服有褻褻此禮之文也此不過禮樂之粗迹耳惟情在無文之先故知禮樂理趣深奧之情者乃能因情立文創前人所未有而能作惟文超器文之先故識禮樂節奏宣著之文者乃能考文會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聖

情衍既往於不窮而能述然豈常人所能知能識哉作者不學不慮生知天授是之謂聖述者多學多識洞悉物理是之謂明明與聖非虛稱也正以能述作禮樂之謂也按此節卽器與文而推其作述之原上言器下只言文文可該器情字陳注謂理趣之深奧指禮樂之理言而時講皆牽連上文愛敬之情說取其聯貫易爲說耳非正訓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七

樂記

牟陽再親祖輯撰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陳注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
如山出不可移易 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
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七

樂記

一

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
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
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
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
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為也禮以地
制者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
為也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
故亂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
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
鄭注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 言法天地也 過

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疏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
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
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 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
也 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 過謂誤
也唯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作禮樂不誤若非聖識
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
下也 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
樂武樂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主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七

樂記

二

發乎地兩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
焉天尊地卑神明位矣以春夏秋冬後四時序矣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地之序也禮實與之
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則不乖故
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
而皆別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
異也嫌於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
者天地之序則公異為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
同以為異古者始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
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也過制則失

序矣離而爲懸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爲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眾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既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三

以興言之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

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天地之序也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燬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別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四

也

李氏曰天地奠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爲樂序所以爲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羸或縮而皆別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陰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陰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延平黃氏曰和者大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思其亂故皆別則言羣物有生則貴眾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先王之制禮

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爲也非眞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爲之蓋有自來也前總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其終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徇乎理則得徇乎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反也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矣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泯禮樂非天地則其用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別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舍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

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爲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乖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六

新裁全重過制則亂二句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發之亦是制作緊要道理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之一心愚謂百物皆化之和流動充滿未免有泛濫淫泆的意思在所以法天地之和以作樂者防其過羣物皆別之序收斂嚴密未免有太分別的意在所以法天地之序以制禮者防其過明於天地諸家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得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天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卽有時而過是其氣數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明乎此然後能興禮樂之中和蓋禮樂

全是中和和全是不過也 夫樂人知其爲聖人
之所作而不知其爲天地之和造化有至和而樂其
適之矣禮人知其爲聖人之所制而不知其爲天地
之序造化有至序而禮其具之矣何也蓋天地之和
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
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有秩故羣
物得序而皆以質別夫和而百物皆化者氣也樂則
法乎氣之和者而作凡聲音皆氣之爲也氣行於天
不曰由天作乎觀此則樂爲天地之和可知序而羣
物皆別者質也禮則法乎質之序者而制凡儀則皆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七

質之爲也質具於地不曰以地制乎觀此則禮爲天
地之序可知禮法天地之序非過制也是以與天地
同節若過制則失本然之序殆如陰之過肅而物之
成者反壞矣故其失爲亂禮其可不法天地耶樂法
天地之和非過作也是以與天地同和若過作則失
本然之和殆如陽之過亢而物生者傷矣故其失爲
暴樂其可不法天地耶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
亢之和也而後興其樂爲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
然一天地之和矣明於天地之序不過肅之序也而
後興其禮爲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

序矣其與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
哉

說約首二句虛說未涉制作上且勿露效法意前節
言同和同節猶二之也此卻言就是天地之和序味
中也字氣脈已住此則煞落和故二句專言造化和
序之妙就含有不過意樂由二句正言禮樂效法天
地之事然皆在禮樂上說以下方著聖人制作也明
於天地之和序正明不過亢不過肅之和序也與興
得中之禮樂也亦只是效法意不必說到贊化育上
心典問和序天地都有禮樂分屬何也曰統天地言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八

凡合同處是和辨別處是序分天地言合同處是氣
氣則於天切辨別處是質質則於地切也
纂訂和序禮樂或統言天地自其理同者言也或分
屬天地自其所切者言之也理一而位殊言異而意
同也 地制以上推禮樂源頭下歸重聖人心上然
後是難辭 前章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是此旨
按禮樂本天地之和序二句提起次言天地之和序
轉到聖人制禮作樂因天地之和序上過制二句反
言之末正言以收之明於天地包和序字在內然後
能興禮樂包不過意在內 注贊化育是進推一層

以與上同和同節相應講家駁之非也 明於天地
卻是作者之聖非述者之明 說約云禮樂就是天
地之和序是時說與注異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陳注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
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
也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
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九

石聲音曰此所與民同也 劉氏曰論者推頌之辭倫
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
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愛樂爲作樂之
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
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
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
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眾
之所共知者也

鄭注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 質猶本也 言
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疏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 樂主和

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
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 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

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
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愛樂故爲樂事也 內心中正

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 外貌莊敬謙恭敬慎是
禮之節制也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

此明樂也 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
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 言施於金石越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十

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
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

張氏曰既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便說其情
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
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關情文之幽以之明則
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息其情無患
皆得而論焉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
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懣之患各安其位而其
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然有

喜色傳曰歡然者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
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
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爲去則無邪中正
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爲禮之質乎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
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
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
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爲之制乎 均是樂也施於
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
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十

禮運曰天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挾
飲黃耄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
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
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
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
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
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
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

神地祇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
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
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
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
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
異者與人不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
法以民

馬氏曰樂以和爲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
無患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爲樂之情情
猶言實也樂雖以和爲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十

欣喜歡愛無欣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
歡愛而爲樂之官也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
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若誠去僞者禮之經也
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爲禮之質雖以誠爲本而誠
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間蓋無莊敬恭順則
禮之誠於是泯矣故莊敬恭順而爲禮之制也制猶
言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此
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情官
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概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
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

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爲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節喜則發而爲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爲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爲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爲恭可知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十一

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者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以金石爲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內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爲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渾言山川所以備鬼神亦以是也

餘見注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可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

曰禮之制也

慶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內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此不言知

氏曰書曰禮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無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十二

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歟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

新裁此只是重箇義之難知唯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唯君明其義也此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的道理其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二字裏面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爲此官之妙處豈可易知禮質之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爲此質之妙處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的喜樂實著一段

致中和學問養得箇天地位萬物育景況在胸中方纔此意形見莊敬恭順是修己以敬工夫已到候

說約此節重發欣喜歡愛莊敬恭順八字正是禮樂極和極敬本原故爲樂之官禮之制此正聖人獨得中和爲萬化之原豈與器識之末與民同者等乎哉不必復纏知字本文並無知字意也

纂訂情質二句言禮樂自具中和也官制二句言人用禮樂者當先具和序之德也論倫就是無患中正就是無邪不必又轉一層欣喜八字都在心上說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方與官制切順訓柔順一云當作慎非

心典制也分注云情官質制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禮樂之數也然上雖說義不可先露難知意下雖說數之易知要歸重義之難知上語意要抑揚玩若夫則此字自見當與故鐘鼓節合看彼是上輕下重此是上重下輕民對制作之君言不與聖賢君子對雅頌之辭足論而無妖淫之患律呂之音有倫而無乖戾之患則和之至矣此樂之本情也人能欣喜以處己歡愛以待人則心和而樂因之以和然後論倫無患者可以不失非作樂之官主乎行之中而

無過不及之邪立之正而無偏倚之邪則敬之至矣

此禮之本質也人能莊敬於其心恭順於其容則心敬而禮因之以敬然後中正無邪者可以不失非行禮之宰制乎此聖人所獨知而義之可貴者也若夫禮樂之播施於金石發越於聲音而樂與禮相成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而禮與樂并顯不過禮樂之粗迹耳此則與眾民所共知者豈人君所貴哉按此節難請上段聖人所獨知本文不露從末句與民同照出當善會其意耳論倫句諸說不同今依陳注講論倫平分亦終覺生造陳氏欣喜在色歡愛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六

在心可用或分欣喜處己歡愛待人亦可陳氏又以莊恭屬外敬順屬內似拗或謂莊敬屬心恭順屬容可從予推陳氏之說莊在己之容貌端莊而心主於敬恭接人之容貌謙恭而心復能順如此說似亦明孔疏以施於金石二句明樂用於宗廟二句明禮亦自明白而陳注用方氏樂以成禮反覺纏繞更酌之注云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又云君之所獨總以制作之聖人言爲是書云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竊疑論字是諧字之訛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備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陳注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烹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為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七

鄭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辨徧也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賁氣臭也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疏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按鄭目錄云第二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

為第三章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趣不同故也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

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儀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六

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辨徧也夫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徧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也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言後世執享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治因也五

帝既先後殊時不相共同用一樂也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其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云不相沿襲也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侈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蹙也偏謂倦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解倦則致相略偏謂不周備也敦厚也厚重於樂知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略能如此者其唯大聖乎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樂人之所好害在淫

侈者樂聲之作人聽而不厭是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放蕩奢佚故害在淫侈若朋淫於家俾晝作夜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惛惛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王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略也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維烈之

後也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具於備為微備於具為全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為備樂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為具禮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為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合亨為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觀矣變具禮為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為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已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

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故以王號而應乎人時則陰陽運量天之所為也世則前後推遷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相成惡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尚文殷文質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為邦

孔子告以夏時殷幣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爲表裏孔子論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讀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爲之不知奚據樂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冥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則跛履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憂之有理備而不闕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

歲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主

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樂以感人爲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強世爲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功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時蓋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也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緣其頌聲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爲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然則功未成而治未定其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未定則禮未治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主

不獨於武故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執享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遲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干戚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至於禮樂之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互文以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爲文盈而不能反則放故極則憂禮患於粗故以進爲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敦樂而無憂者盈而能反也禮備而不

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則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強而皆從容中之也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辯固訓偏然有別矣易偏爲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具爲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爲主 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情同其本一故其損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壹

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敦云者敦篤以守其中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爲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必有遺而不舉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必有縱而不嚴之處此所以必貴乎備且具歟干戚止舞耳文德何與焉

故非備樂孰亨止今禮耳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能與此

延平周氏曰明王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沿襲者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爲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弊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爲文禮出於強世則其弊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貳

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爲文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弊唯聖能與於此

延平黃氏曰干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革故言其殊而不言異 樂極則憂者以物爲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爲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新裁王者聖人只是一人前言制禮樂本於治功後

言用禮樂本於道德要知用卽作而用之也未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辯意 彼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作樂以象此功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制禮以飾此治也雍容揖遜不事征伐其功大矣其樂自備不止盡美而且盡善也紀綱法度無有遺漏其治辯矣其禮備具不但得文而且得意也若夫干戚之舞非不言樂終不若美善之兼備者以征伐之功不若揖遜之功大也熟烹之薦非不言禮終不若血腥之達禮意者以後之治不若隆古之治辯也必求其達與備其在帝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聖

王乎少昊之大淵顓頊之大英帝嚳之五莖堯之大章舜之大韶惟時殊則功亦殊而象功之樂豈得相沿要之皆備樂也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惟世異則治亦異而飾治之禮安得相襲要之皆達禮也制作本乎治功矣用之豈不存乎其人哉功不大而欲希冀備樂則文善而情未善樂雖極不過聲音之娛樂而已所以有悲來之憂治不辯而欲爲達禮則得其文而不得其意禮既粗祇偏而不舉已耳大聖則因其功之大而爲備樂者所以愈敦厚而愈平中因治之辯而爲達禮者所以益詳明而益周悉何

憂與偏之有可見禮樂非聖主不能作非聖主不能用也

說約功與治一時事我所建立曰功民所歸服曰治干戚四句輕帶過原不曾與韶樂古者相對亦不可作貶辭只是引起帝王禮樂雖異而皆備耳功大樂備則樂原非聲容而用樂者極聲音之娛則憂矣治辯禮具則禮原非粗節而用禮者略而不詳則偏矣及夫二字緊頂敦是篤厚和平作樂有節意反極字看備反粗字看無憂不偏輕卽在敦樂禮備中不是兩截變具言達者言禮之具者可通行天下萬世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美

纂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俱是一時事作樂俾勿壞制禮持其亂意重看下六句一正一反說功大樂備有情文兼至意治辯禮具有本末俱舉意干戚四句不重承上文而反言之便是不可如注指出韶武亦不可遂指武爲劣也

心典此言具禮備樂惟聖者爲之也變禮截上言制禮樂本於治功見禮樂非聖人不能作下言用禮樂本於道德見禮樂非聖人不能行也 王者聖人只一人制禮樂以位爲主故曰王者行禮樂以德爲主故曰聖人功以開創言治以化理言

按首二句言制禮作樂次二句所制之禮具所作之樂備下反言不備不具而正言五帝三王雖不相沿襲而無不備不具也帝王制禮作樂如此備具而其用禮樂復無憂無偏以其有大聖人之德也 備樂達禮舊說不甚明予謂是各隨其治功而制作有不相備不相達處如此看上下皆順達當訓通 樂極二句是言其流弊以起下無憂不偏敦字訓厚輔氏作守其終看有味常說敦厚和平於敦字未甚切備字與上備字有分上是制之備此是用之備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七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陳注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細細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居陰而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

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 劉氏曰此申明

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和而發達平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七

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

鄭注禮為異也 樂為同也 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官猶事也各得其事

孔疏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者以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樂以興作爲本故不云制也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也 率循也言樂之爲體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居謂居處也言禮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之爲體殊別萬物所宜居處鬼之所爲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魂爲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魂爲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爾 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顯明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居鬼謂居處之所爲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云亦言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則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居住有形上下之體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

鬼也賀云以爲居鬼者居其所爲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張子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言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意不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晷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則順乎天地之理春而耕作夏而

長釋是人之性有仁及於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理天下之性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質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質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三

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兌勞乎坎成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義近於禮也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三

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為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為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為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陽以氣為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氣故言其義於禮言制制為秋事於樂言化化為夏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為樂化而與下言合同而化則知制為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盛於春夏故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

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和言
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爲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
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效之使厚而已物固有
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效則莫不循其理而
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
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則樂之敦和
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
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易曰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禮樂之本出乎天
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董

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
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禮樂內外之別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
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之際而禮制行於其間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
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
和而後生樂非人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
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斂冬
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之爲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斂冬藏之義

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爲妙故義近於禮此所
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人爲者
也 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
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
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
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之
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
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
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
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董

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延平黃氏曰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
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其
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
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時是以
仁義之用近之而已
建安黃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
下此卽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
此卽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
子在下此卽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

友賓主以至於輿臺卓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卽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爲雷霆爲風雨皆是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爲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爲也作長敘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則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別宜居鬼地之事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爲聖人之所官矣
虞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厚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

以從地從順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若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制禮以配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禮樂非聖人之私術蓋因天地之理而爲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之間各有司存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大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五

官主君道官臣道
新裁近禮以上言造化肇乎禮樂敦和四句言禮樂同乎造化皆虛論其理以下實言聖人制禮作樂以成參贊之功也注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唯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的妙用聖人看得不制作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文曰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實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夫天地異高

下之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莫非序也而禮制自然之序已行於此矣氣流有不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興於此矣以周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爲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爲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卽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爲而以和爲主仁不近於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爲而以序爲主義不近於禮乎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三

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爲神而爲天所以生物者歟其和是依循陽之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辨之使斂者不貳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爲鬼而爲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主張陰之鬼質而從地斂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以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宣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和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宜制禮以配地之斂藏直至禮樂

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生物其職也有敦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也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焉法造化爲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說約近禮以上言效法所本從地以上言成功所合但只論其理未說到制作上應天三句應效法明備二句應成功天高地下非天尊地卑之謂乃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不復相交意萬物散殊非各正性命之謂乃收斂閉藏而不復混意散殊承高下來行露端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美

也乃行於高下散殊之間也合同承不息來興造始也乃興於周流合同之內春作二句申合同秋斂二句申散殊仁近二句申禮行樂興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只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終有天人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敦和別宜就成功言幸神居鬼就配合說從天從地就贊助說言細緼化醇而以作以長陽氣之同者本無不合乃氣之伸而爲神天之以生物者也樂之成也以和召和而發達動盪有以敦厚其和豈不循春夏陽之伸從天以生物乎高下散殊而以斂以藏陰質之異者本無不宜乃氣之屈

而爲鬼地之以成物者也禮之成也以序致序而裁節限制有以辨別其異豈不斂秋冬陰氣之屈從地以成物乎故字緊頂上應字不可露作長等語當留任天地官矣處講此只說效法不是贊助禮樂明備承上起下然必到明備處天地方可官故此句亦不開明是和序之昭晰而不容掩備是和序之全具而無遺

心典此言禮樂本於造化而因明聖人制作之功也細分之天高二句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流而二句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三

物之仁近於樂散殊者成物之義近於禮此天地自然之禮樂也以言乎禮樂本然之功則敦和云云此樂之以和召和也別宜云云此禮之以序召序也下節故聖人一段見贊助之極功仁義主氣言不可以理言神即陽之動神爲陽故屬天鬼即陰之靜鬼爲陰故屬地率循也有與神共爲鼓舞意居主宰也有與鬼共爲居息意

按此節從地以上皆就天地造化看出禮樂源頭故聖人以下方說聖人應天配地以制禮作樂陳注所引劉氏謂聖人法之禮制行樂與今皆不用天意

禮記詳說

卷百七

樂記

四

地下分四層禮制行以天地之質上見樂興以天地之氣上見此是提出禮樂字來次於春夏見天地之仁秋冬見天地之義次又將仁義挽到禮樂上以爲近樂近禮謂之近者近於聖人之禮樂以繳前禮制行樂興意近樂近禮矣而其禮樂當何如樂者敦其和率其陽氣之神而從天以生物禮者別其宜居其陰氣之鬼而從地以成物此天地禮樂之成也較前行與興深一層鬼神二字只作陰陽看舊說作祭祀鬼神看非也既分樂爲從天禮爲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之和制禮以配地之宜到得禮樂明備則有以贊助天地生成之功而天地得其職矣此節最難看其尤難者在敦和別宜率神居鬼二句故會諸說而爲之訓以求其易明不知是否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八

樂記

牟陽冉觀祖輯撰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陳注此與易繫辭略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爲大大者不可爲小故小大之殊取於陰陽動靜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八

樂記

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爲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 應氏曰此即所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劉氏曰此又申言

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矣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之厯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

鄭注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十八

樂記

二

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此天地尊卑一節明禮爲天地之別也 卑謂澤也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以陳也貴賤即公卿以下象山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 動靜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

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 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 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數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二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 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爲性也命者長短天壽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天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

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辰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一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按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 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禮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而別於大長

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新裁前節如此以上實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這兩節要看他摹寫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爲文故極其切 彼聖人法天地尊卑之勢以制君臣之禮則出命順命之分定矣法山澤卑高之勢以制貴賤之禮則貴賤賤殺之體位矣陽主動陰主靜其體有常不變法陽道之動而饒者制經禮三百之大焉法陰道之靜而乏者制曲禮三千之小焉而小大一定不至

混亂矣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則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親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序行於長幼別行於夫婦信行於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吉凶軍賓嘉是也羣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吉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固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情分自有尊卑厚薄之不同其類而聚羣而分也不過於綱常中細別尊卑厚薄之等於人倫日用之間蓋天地性命

己是聚其類分其羣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性命者道與事所從出性命不同則禮之道禮之事自不容不異如此日月星辰在天者也聖人仰觀而成冕服旂常之象高卑大小在地者也聖人俯察而成宮室器具之形可見天地間原有此別之道理在聖人只以此理制之於人身事爲閒以爲一定之儀則非強生一別以正天下也所以天下愈服習愈便安也禮非天地之別乎

說約首六句是先說天地後說禮中三句是先說禮後說天地下二句又將天地禮合說皆以天地爲主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五

看定矣位矣殊矣三箇字俱已然之辭須要說得自然動靜不必分貼大小只重有常意如此總頂一節禮者應君臣等句天地之別應尊卑等句效法意至此方可露

纂訂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之別者如此即前天高地下三句意此節或言天地而不及禮或先言禮而後言性命或天地與禮合說古人文字固不拘拘於對待比擬也 天尊地卑天尊君象地卑臣象有出命順命意太極動而生陽陽之動也發生長育而靜者於是乎伏是爲動之有常太極靜而生陰陰之

靜也收斂歸藏而動者於是乎息是爲靜之有常聖人法而制禮如以大爲貴主於隆盛以小爲貴主於滅殺小大於是殊也 外注劉氏之說勿從 導彖在天在地就天地形象言成象成形就聖人制禮言

心典此言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自然之別如此皆以天地爲主末句方就禮說 禮何爲天地之序天尊君象地卑臣象聖人法之而君臣之分定矣釋卑賤象山高貴象以其勢雜陳聖人法之而貴賤之等位矣陽常動而長則大陰常靜而消則小聖人法之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六

經曲之小大殊矣聖人制禮方爲親義序別信之道以父子君臣等之類而聚之物爲吉凶軍賓嘉之事以吉事吉禮凶事凶禮之羣黨而分之所以然者以人之性根於天命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自有尊卑厚薄之不同則道與事不容不異也由是日月星辰在天者法之而成冕服旂常之象山川陵谷在地者法之而成宮室器具之形天地之序如此聖人法造化以制禮則禮之有別豈非天地自然之理乎即所爲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 接天尊地卑天地之別也聖人制禮君臣於此尊卑

定矣文義本是如此但禮字至末方出 注疏以山

澤言卑高以雷風言動靜陳注不用雷風之說而以

山澤言卑高可疑或虛說亦可 動靜分貼禮之大

小較明而注中不言分謂動靜各有小大於制禮不

甚合 方謂道也物謂事也或以方爲四方之方太

淺而鄭注以爲行蟲大異性命以理言鄭以爲生命

長短亦非此一句是倒說天地在下以性命屬於天

地也 在天有象而禮因之以成象在地有形而禮

因之以成形此二句合說 此與易解全異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七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
樂者天地之和也

陳注應氏曰此卽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躋天地相

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

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

鄭注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

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疏地氣上齊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

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

從地始形以上爲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爲初 摩謂

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 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

動 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 萬

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 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

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

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 百化

百物也興生也百物由天地齊降以下諸事 如此

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象天

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地

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八

別異此經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地之和氣故云
樂者天地之和也

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

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新裁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

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

是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化摩如手之摩物而往來

相薄之意蕩如水之洗蕩有循環之意雷霆有聲故

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四時變通故曰動日月溫煖

故曰煖 聖人之聲容倣像其絪縕摩蕩之機流行

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閒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 彼樂何以爲天地之和也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地氣上齊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播蕩也陰摩陽是地氣播蕩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鼓之舞之以盡神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以盡利二氣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煖而日月明或晝或夜之迭見也由是細細化醇而品物咸亨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作樂取高下之閒賡降之常也倡和之際摩蕩之神也爲節奏爲周旋非雷霆風雨之鼓舞乎終始相生四時之動也成文不亂日月之煖也爲百度爲萬物非百化流行之氣象乎蓋造化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導獻日月以上是流而不息百化興焉是合同而化末二句是樂興焉陰陽者天地之用天地者陰陽之體摩蕩則上躋下降之所爲鼓之至日月又相摩相蕩之氣所爲也四之字指氣言四以字猶爲也

纂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不交則不泰故上下之位雖不可易而呼吸之薰蒸瀰漫布濩下者上躋上者下降盈宇宙閒皆是氣之交結相摩即在躋降中看出相蕩只在相摩中看出但以氣言則爲陰陽以體言則爲天地相摩謂彼此相入如陽動陰靜循環無端是也相蕩謂彼此相播散而不翕聚如天生地成交致其功是也

心典此言聖人作樂本乎天地之和如此如此以上只言天地之和至樂者方是聖人作樂意 如此指上造化之和百化興亦和也樂者天地之和到此句

方說樂所由作不似上節見成語

按如此以上只形容一箇天地之和未有作樂之意樂補在末 此亦用易語而小不同各自爲義 月

不煖而亦謂之煖者取其照臨氣之所及亦有煖意也 百化興以百物化生言與合同而化之化不同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陳注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

鄭注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疏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 化不時者

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 升成也辨別也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 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士

事明天地也

新裁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亂升就天地言所謂致異也使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以男女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等也情字作理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謂之情

說約唯樂失其和致氣化不時而萬物不生禮失其序致男女無辨而亂升但不時在樂不和之後無辨即在禮不序之中 情與理畢竟有分情者感通自然之謂也理字還在前一步

纂訂此申上文兩節之意見制作必本天地之和序意不時無辨二句皆即失邊以例得也 化不時由樂之和不足以鼓和也此是推原說男女無辨言禮之不序將何以別宜乎此是直說 天地之情還重參贊邊

按樂失則化不時化不時則不生物禮失則男女無辨男女無辨則亂成禮樂之得者反是 天地之情以感通之情言爲是此情字與理無可分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士

云 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陳注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卻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居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著不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

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 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爲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

鄭注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三

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閒無所不之著之言處也太始百物之始生也 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閒謂百物也 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閒耳

孔疏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 極至也言禮樂上至乎天 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故言委 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

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 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 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 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閒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鼈不滄是測深厚也言禮樂無所不至 言樂象於天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四

天爲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太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按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象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 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閒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閒所有百物也動則周旋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植

物山陵之屬是也 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
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
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 言禮樂之法天地
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
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
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
動靜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
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金華邵氏曰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五

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
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
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械之妙也聖人於此窮
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
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和解極窮至也蟠盤結也行陰陽通鬼神即上文應
天配地率神居鬼之意窮極高遠即極乎天也測深
厚即蟠乎地也乾知大始天氣之和樂之顯諸仁而
爲著也神作成物地氣之肅禮之藏諸用而爲居也
要之居皆著也地皆天也故著之動而不息者天之

運著之靜而不動者地之處動而不靜則不成靜而
不動則不生故一動一靜混闢無窮天地之間所以
爲變化之門一陰一陽之道聖人言樂必言禮合一
而不離此也夫世儒之云禮樂也鐘鼓玉帛而已聖
人云云然引而不發記者乃能根極天命人性陰陽
鬼神之奧以闡揚中和之旨乃知天地之間無時無
處非禮樂以此爲訓後世猶有以不見器數爲恨者
亦可謂不達矣

導歎及夫承上文效法說即效法而及其成功也

新裁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盡天地之妙用禮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六

云者以天下但知天地之動靜即禮樂故以之示教
也及夫二字承效法天地和序來 注中無顯不至
四句分貼講不妄著太始居成物的妙處全在極蟠
行通窮測等字內總之天地氣化可到的去處禮樂
都到了天唯上故曰極地唯下故曰蟠陰陽變動的
故曰行鬼神往來的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方曰
極深厚無底止曰測得此意則天也地也天地之間
也都明白了心談云聖人把造化妙用處盡屬之禮
樂要知這箇不是聖人制作的禮樂是天地間仁義
之氣自然之和序也如此看方於聖人曰禮樂云句

有著落備載之 夫禮樂之道聖人固效法於天地矣及夫充塞流行則極乎天而蟠乎地也天地分而爲陰陽禮樂與之推行於其閒妙而爲鬼神禮樂爲之貫通於其內高遠者未易究其極也禮樂窮高極遠而與之同其運旋深厚者未易測其涯也禮樂測乎深厚而與之同其莫麗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之始也今樂發達乎陽之所生則有以著乎其位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大始之化不息者也樂著之而昭著

禮記詳說

卷百大

樂記

七

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也而實樂之爲也樂其天之所以爲天乎成物之體不動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動者地也而實禮之爲也禮其地之所以爲地乎夫著不息一動也著不動一靜也天地之閒非禮以著靜即樂以著動禮樂之生物成物已舉天地閒之造化而盡之矣安得不昭揭以示人故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成物者禮之功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敦和而從天生物者樂之功用也示教之意深矣說約此節上言成功之所合下昭揭以示人也及夫

二字承上節來三句只言禮樂之流行貫徹無處不到不必以禮樂逐一分屬 著大始是著落在大始上有附麗安頓意居成物是占了成物之位有安處意此二句只言相合且勿說到贊助上二著字謂不息不動之功昭然顯著此正是贊助處一動一靜就禮樂言天地之閒謂天地之道禮樂盡之矣聖人曰禮樂云只是歸功夫禮樂使人曉然知禮樂爲重不可止云昭揭其名天也地也天地之閒也相趕說雖從上二句來卻是起下文之辭

纂訂此言禮樂贊造化而聖人明其功也深厚以上

禮記詳說

卷百大

樂記

太

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天地氣化可到去處禮樂都到了若分配不足以見充塞兩閒之妙以天地作主陰陽鬼神天地之用高遠深厚天地之體 極天同一氣行不乖意蟠地同一質具有序意陰陽鬼神高遠深厚俱以禮樂貫渾渾說下不可分屬以上言禮樂貫造化以下言禮樂參造化也相承說下 著不息二句就禮樂說緊接上句來一動一靜亦在禮樂上說乃是把上二句合說而言其盡了天地之功用也 天地之閒正是禮樂有此句末句方有下落兩箇一字活看即此一動而生一靜而成天地閒之

功用不過如此自此之外無餘事矣故字要玩於其靜而名之曰禮欲人體其序而贊地於其動而名之曰樂欲人體其和而贊天有示教之意

心典總是極口形容禮樂功用之盛與天地並大也未句分首三句統言禮樂之用充塞流行樂著二句從極天以下說來言禮樂合乎天地著不息二句從樂著禮居說來一動一靜二句又從著不息見出意甚聯屬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蓋天地之妙也禮樂本法天地及夫禮序樂和功用之流行無顯不至上極乎天而下蟠乎地無幽不格並行乎陰陽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尤

相通乎鬼神無高不屆與天同其運旋而窮高極遠無深不入與地同其莫麗而推測深厚和序充塞如此則是乾所知者物之始也而大樂至和之功實著乎大始生物之初以贊天坤所作者物之成也而大禮至序之功實居乎坤以成物之位以贊地夫天之生物氣行不息樂著大始則有以昭宣其不息之化樂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地之成物質具不動禮居成物則有以昭著其不動之功禮即地之所以爲地也著不息是陽之動也著不動是陰之靜也一動一靜舉天地間所謂妙用充周已括盡於此也故聖人彰

教以示人於其動靜也不曰天地而直曰禮樂云使人知生成之功在天地猶微在禮樂更著而同節同和愈可見矣

按上節言天地之別天地之和原是申前天地之和天地之序意此節又承天地之別天地之和說來見得聖人制禮作樂效法天地其功用至於如此故以及夫二字承說測深厚以上禮樂合言著大始三句分言一動一靜又合言總以禮樂云結之鬼神只言其理不必以祭祀言樂著大始著是俗字言其相附著也大始是氣故言附著成物有形故言居大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始成物易本言乾坤此處大始即謂天成物即謂地大始乃天不息之化而樂能著之則樂贊天也成物乃地不動之體而禮能居之則禮贊地也注云天之所以爲天還當屬之天地非以禮樂爲天地著不息屬動著不動屬靜一動一靜如易之一陰一陽以循環言不以分言禮樂一動一靜而天地間造化之功用盡於此矣謂天地之間者猶云充滿於天地之間也故聖人知禮樂爲重而法天地之和序以爲制作必曰禮樂云曰字似無深意或謂不曰天地而曰禮樂或謂不可分而合言之曰禮樂俱不甚合此節

理甚深諸說不一注疏以著不息三句專言天地應氏之說似猶本注疏意今依時講直作禮樂說較明蓋此節當是舉禮樂之成功言不是初效法以制作也 郝京山以此節主禮樂合一不相離爲說用注中或曰之說然未免太求之深其以著字作一樣看亦是一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謠知其行也

禮記詳說

卷百末

樂記

三

陳注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 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鄭注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 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 證者行之迹也

孔疏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爲樂施施者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三前既推禮章

爲第三此爲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 五絃謂無文武二絃唯宮商等之五絃也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按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絃始舜也 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

禮記詳說

卷百末

樂記

三

內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正 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 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夔爲典樂之官欲令舜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能氏以爲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加增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

未聞也 故天至綴短此一節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 綴謂鄼也遠是舞者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人少舞處寬也 此諸侯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 鄼謂鄼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鄼以識之 故觀至行也此覆結上文 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 聞其諡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諡比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五

擬其舞也聞諡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諡所以迹行也

治民勞逸之說陳注爲優

郝解此一章所謂樂施言樂之施用也琴始於神農七絃舜作五絃有宮商角徵羽而無文武南風歌名其辭未詳家語載解愷阜財之辭鄭謂未聞司馬遷作史記不錄馬昭謂爲王肅僞增耳制樂以賞諸侯明樂不可苟作諸侯有樂天子賜之治民勞功德隆治民逸功德殺故舞列有長短又以見樂後於禮也新裁此見天子作樂賞臣以爲民也舜作重歌南風上絃是手彈歌是口詠即歌於口應於琴也南風阜

財解愷之詩藉天地長養盛大之氣以阜民財解民愷此教養意也是大舜爲民之心夔承舜命制樂賞諸侯有教養斯民之功者夔之典樂賞以爲民也觀虞天子如此則知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字要玩下教尊時熟就是德盛處賞之有使之益勤於爲民意治民勞四句是因治之勞逸爲樂之隆殺治民逸非無德但比勞者未盛耳儻無德則樂全不賜何短之有賞樂兼聲容獨舉舞者即容以見聲也借諡法例之輕看 諸侯勞於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閒有一段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樂記

五

來德盛在教尊時熟以先一層由諸侯平日加意於勞來匡直者久用心於播植勸休者深所以能教尊時熟若把這兩者就作盛德經文何以云德盛下一而字

纂訂聖人作樂不專爲賞諸侯此特舉其中之一節而言爾舜作五絃有法五行象五倫意以宮商角徵羽言此時尙無文武二絃也重歌南風上南風詩名即今所傳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愷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便有教養意了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

舜也。夔樂官始承舜命制列侯之樂，不止一琴以賞諸侯。前此未有也。舜夔只重舜上，然此二句卻不重爲下文張本耳。始字對後世而言，天子爲樂以下開說，然後是難辭見不輕賜意。前樂字都兼聲容後三言舞者舉容見聲也。論法自周始。

心典賞之以樂分首二句，不重特借以起下文耳。俱以爲民意貼請以下皆泛言德盛三句，是以樂賞德之實治民四句，又見賞樂之隆，殺因其德之小大勞逸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寓教養之意爲民之心也。而天下之民生惟諸侯治之，夔承舜命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而制爲賞樂之典，蓋舜爲民之心，又勸諸侯愛民也。虞天子如此，可見凡天子之爲樂以賜諸侯也，非溢賞也。賞諸侯之有德者也。諸侯平日教養德盛而教尊，而教民之德盛五穀時熟，而養民之德盛，然後以樂賞之。而其賞也，又視其德何如其治民勞者，則德厚而樂隆，其舞之行列綴兆遠，其治民逸者，則德薄而樂殺，其舞之行列綴兆短，故觀其舞之遠短而知其德之厚薄，猶之聞其謠之美惡而知其行之邪正也。

按首二句截借舜以引起賞諸侯用樂耳，樂非專爲

賞諸侯此言賞諸侯者重在爲民耳。德盛貫教養教尊與時熟對言分教養舞行遠近要剔出賜樂隆殺意，非是諸侯率意要遠要近也。觀舞知德聞謚知行語覺湊拍是記樂者添設以聞謚比觀舞只要舞意明白耳。樂有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或有正無變而爲五絃文武二絃之說不可信。舞行遠短其或六佾四佾之類諸說皆不及。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陳注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也，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五

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

鄭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

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舜樂名也。韶

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禹樂

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言盡人事

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孔疏此一節論六代之樂也。章明也，堯樂謂之大

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 咸皆也池施也咸池黃帝之樂名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備是爲備具矣 韶舜樂名言舜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 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 殷樂謂湯之大濮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知大章堯樂者按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大章當

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按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修者既謂之咸池不增修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修之樂別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故周禮雲門大卷鄭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知黃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修也知樂有增修者禮樂志漢之文始舞者韶舞高帝六年更云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行舞是知有增修之法熊氏又云按五行鉤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按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周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緯

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大英者宋均注云爲六合之英華五龍爲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 大司樂注云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大堯舜德其義然也 大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无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德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蓋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 樂書曰堯作大章以其煥乎有文章也黃帝作咸池以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

藝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爲之作漢武王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爲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黃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謂之九部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譽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蓋法成乎堯者也無不順之爲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黃帝之德所施者博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順者眾故曰咸湯武所爲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蓋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池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

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
曰濩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繼而
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新裁此見樂以象德兼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堯
德章明在光被四表上見黃帝德周徧在開物成務
上見 舜之紹堯精一也禹之光前勸儉也湯武之
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多少幹
旋心機氣力做來卻自天人交與極難而極停當故
曰盡矣 應天順人行權而不失其正撥亂反治處
變而不失其常亦通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纂訂此詳歷代樂名之異俱以德爲主所謂五帝殊
時不相沿樂而名與功偕也大旨於文德者直言其
義於武功者則獨歎之可謂達觀時變而善言聖人
之心者矣 夫堯之樂名曰大章者言其光被四表
協和萬邦其德音明於天下也黃帝樂名咸池者言
其正名百物開物成務其德廣被於天下也舜樂名
韶允執厥中垂華協帝取其能繼紹堯之德也禹樂
名夏文命覃敷祗承於帝取其能光大堯舜之德也
殷周之樂曰濩曰武湯有救護生民之德武有底定
武功之德順天應人行權得宜其人事之理已極盡

於此矣聖人作樂無非象德而命之名也

心典每句上是所作之樂下是所象之德 數也字

矣字相連綴都是歎想不是訓釋一語軒輊不得

導竅通作樂以象德說帝王皆有功於民不可以上
數句主德末句主功

按有功於民即是德不分德功爲是 序咸池於大
章之下舊說謂咸池黃帝樂堯修而用之或因堯用
故連大章言之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
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陳注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教重而
事輕故以寒暑喻教而以風雨喻事也然則先王之制
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爲治於天下也施於
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

鄭注教謂樂也 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
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疏此一節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
言先王作樂以爲治爲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
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

無功是也 言人君爲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

張氏曰此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法屬不有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濶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爲樂必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有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述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

民之行也末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耶善則民之行象德矣

嚴陵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運於四時之閒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三

故曰無功教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故繼之以先王之爲樂焉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爲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爲治則莫非善治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新裁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效法盡善之效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教以時爲貴便是民的寒暑時謂先後之時傷世者先則亢戾忤俗後則淫蕩成風事者教之節目以下人所習言事以節爲貴便是民的風雨助寒暑而成歲功乃一時變動的條件節謂難易之節無功者難則怠緩不進易則陵躐無成法治謂教法寒暑事法風雨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聖

也善則教時事節矣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 今夫樂也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爲一歲之分劑使不時則疾矣其中又有風雨爲一旦之氣候使不節則饑矣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此卽民之寒暑必如寒暑之時而後有益於世也教苟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緩兆之事此卽民之風雨之節而後有功也事苟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然則先王之爲樂也教欲其時以法

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和民行亦和從其教也習其事也而民之行象君之德矣猶寒暑時風雨節而萬物化也

導竅此喻樂道有關乎世道因著先王之能成乎治道也只主樂言不可兼禮如聲音以流通其性情舞蹈以動盪其血脈便是教教爲事之大綱如聲音而有清濁高下之變舞蹈而有屈伸俯仰之容便是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美

節矣象德則不傷世無功矣

說約此節言樂理之切於人而君當法天以成化也時是適投其機不迫民以所未然節是各當其能不強以所不堪然則二字緊頂中二段來爲字內已寓德字在內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但在善處方見

心與此言樂理通造化故先王法之以爲治也上半節論理下半節方著先王說 教謂以樂教人事謂作樂之事聲容之作止是也教卽民之寒暑事卽民之風雨非比擬意蓋寒暑之氣與人身最親今以樂

教人或習之學校或頒之訓誡淪肌浹髓而能養民

於和固亦有不春而溫不寒而栗者豈非即民之寒

暑風雨所以鼓盪化機以成寒暑之歲功也今既有

時教夫又且有施教之事抑揚高下屈伸緩兆時時

變轉如風吹雨潤一般豈非即民之風雨教之時如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事之節如本之性情清明

象天之類傷世與疾字應無功與饑字應

纂訂象德有二意始焉則而象之終則比乎象君矣

只一和字便了一節之義

按此節從天地說起無深意只是要引起寒暑風雨

禮記詳說

卷百六

樂記

毛

耳寒暑風雨亦只喻樂之切於人以見教與事要有
時有節耳教與事渾言末方說出樂見教與事皆以
樂言也以法治即法天地之寒暑風雨以爲治也先
王以德爲樂故民習於樂而其行象君之德而無不
和也 本文只言樂陳注言禮樂二者相須未有用
樂而無禮者然不露禮字亦可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十九

樂記

牟陽再觀祖輯撰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
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一

陳注壹獻之禮士之饗禮惟壹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
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
爲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
禮處多而未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
俗下增易字音以鼓反 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壹
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鄭注以穀食豕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
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醕以致獄訟 壹獻士飲酒
之禮百拜以喻多 綴猶止也 大事謂死喪也
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

孔疏此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 豢養也言養豕作酒本爲行禮非以爲禍亂而爲也 言由酒至醢鬻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 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爲飲酒之禮也 士之饗禮惟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 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 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綴止也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言樂體者聖人

心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 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爲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 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

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鬯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解孤而爲觚莢而爲醴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以爲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

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 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脹脹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 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

心達而爲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爲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脈流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

嚴陵方氏曰釀黍以爲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黍豕焉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四

拜以見儀之多楊子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而已豢與芻豢之豢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爲饗禮食所以爲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賓主之德以形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禮以綴淫淫過也於吉日福以知凶之爲禍於凶日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

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尙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爲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五

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蘊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節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

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盛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綴止之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六

爲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也

郝解史記樂書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六句連下章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爲樂言第六章樂象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至所以贈諸侯也十四句接此章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下蓋施報贈諸侯等語與章首天子作樂賞諸侯之義正協爲樂施此章末善民心移風俗等語與上文不甚屬屬下章頗似導窾夫豢豕爲酒至合歡皆言行禮之事與上節言

樂對看樂者所以象德應善則行象德矣禮所以綴淫應一獻百拜所以備酒禍也是故先王有大事至禮終又申禮者所以綴淫也樂也者至未又申樂者所以象德也

新裁此言流禍生於人心而聖人以禮隄防之以樂渾化之前只說酒禮而後又言樂者以有禮制而無樂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而曰聖人所樂見樂有本原是以能感人深也

說約上推燕享用禮之義下因言禮樂而推廣之前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七

只說酒禮而後又言樂者禮制與樂化相因不可偏廢也以禮終是廣禮之用著其教是廣樂之用俱比酒食進一步善民心貫下人心風俗故酒食者三句不平因上言酒食說到禮樂樂以象賓主敬和之德禮以綴賓主之淫不和不敬便是淫下先王二段言先王用賓主而廣禮樂之教於天下樂者聖人之所樂不重只起下善民心感人深善其心之所存也移風易俗善其心之所發也

纂訂此明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前半借酒食起禮樂來不重在在下半推開說見禮之用大也

養也。以穀食犬豕曰豢。爲酒猶言設酒。壹獻士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三獻。士一獻。舉士以例其餘耳。備猶防也。歡德淫俱就賓主上說。然不可平看大事一段。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樂者一段。見樂不但象賓主之德哀樂之分。二句承上二句而總言之。只哀樂中節便是終者止而不過之意。聖人之所樂見樂有本原。只起善人心三句。善人心三句又只起著其教善人心。尙虛感入深便實了。感人深尙狹。移風易俗便闊了。三句貫珠遞說下。著立也。如下章立之學等諸事。夫宰所豢之豕爲酒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八

其初意非以爲禍亂也。而獄訟由此益煩。蓋小人乘醉相侵所致。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是以先王制爲飲酒之禮。雖一獻之士。禮賓主亦必百拜。故雖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蓋既用心於儀文。則不得恣情於飲食。而獄訟無由生矣。是所以備酒禍也。由是觀之。酒食之禮所以合賓主之歡也。惟歡而無節。則恐忘德而繼淫。故於其中而作樂使優柔。平中所以象賓主之德存於中而正其本也。又於其中而行禮使莊敬。退讓所以止賓主之淫生於後而節其流也。然豈惟用之酒食間哉。先王有死喪之大事。必有凶禮以哀

之。有吉慶之大事。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使哀不至滅性。樂不必肆情。此所謂禮以綴淫也。樂之道本聖人之所樂。以一心之和達爲天下之和。可以善人心者。於是乎在。故就一人言。其感人深。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善民心於所存。就天下言。上行之風。澆移而淳下成之俗。汙易而美。而善民心於所發。樂化之大如此。先王知此。安得不作樂而著之爲教也哉。此所謂樂以象德也。此禮樂之所以不可已也。

心典酒食三句著禮說。然不可平看。合歡恐易流。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九

故樂以象賓主之德。禮以綴賓主之淫。有大事六句申禮者。所以綴淫樂也。六句申樂者。所以象德二段。俱當推廣說見。禮不但綴賓主之淫。且以綴國家過哀過樂之淫。樂不但象賓主之德。且以使民象君之德。禮樂之用不誠大矣哉。

按導款以合歡。截自爲一段。言禮樂者。應上節言樂禮者。應本節言禮。據文義。酒食者三句。相聯爲文。難以截斷。其配上節言樂之說不可用。豢豕爲酒。是因酒言肉。豢字與爲字對。下文酒食即謂此也。意重酒一邊。故云備酒禍。欲防備酒禍。須用禮樂。故合歡

象德綴淫連言之此象德與上節象德不同只是就賓主言輔氏以和言甚明上言酒禮則綴淫即是酒禮而有禮必有樂故並舉樂與禮此是古人文字參差處有大事段從綴淫推言之聖人段從象德推言之甚明白可據數先王字相照應

六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陳注劉氏曰此申言篇首首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十

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噤枯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噤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噤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鄭注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一志微意細也

孔疏皇氏以爲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此一節民有血氣以下至淫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爲樂樂又下感於人善樂感人則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十一

之則悲思憂愁也

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

嚴陵方氏曰心無爲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形於外上言血氣心知而下止言心者蓋別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化皆本於心而已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

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叩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內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虛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嗷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濯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爲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郝解此一章所謂樂言也有性無常謂發不中節中無定主應感而動隨物而起心術猶言心曲志微以下六者皆性之感動形於聲音故聞其音而術可知志微言細也嗷殺皆小意殺言衰也

新裁形焉上是因心以作樂下因樂以知心六音字

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心由於政感故人君慎所以感之注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意緊要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謂血氣之知覺也夫民生具血氣之軀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是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焉及感於順逆得喪之物則喜怒哀樂之情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爲術而形於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而爲樂者聞其樂不可以知其心乎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內了志微嗷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作而心術之思憂可知

說約首四句相趕說無常正與形焉相相應應感起物句最重自志微合下五節都是說心術形焉於志微嗷殺等見形字意於思憂等見心術意血氣心知串說謂血氣中之知覺也思憂康樂在民心上看然本上人教化來每節皆有此意

纂訂此申明人心應感之理以起先王樂教之本也形焉分人心因應感而形於音故審音可以知心也

憂愁可知

按性字屬氣稟知字亦只是屬知覺有血氣便必有知覺故是氣稟一邊哀樂喜怒無常是遇哀而哀遇樂而樂無一定也時講作渾然未發看未是應感起物感起二字連因感而起於物而心應之而動故其心術形焉心術卽是情時講謂心變爲術說不去前云唯殺此又增急微二字急促微細急促似唯微細似殺思憂二字平多思慮憂愁也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陳注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

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鄭注簡節少易也

孔疏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易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則下民所以安樂也

郝解嘽寬也諧和也慢緩也易平也繁文多而成文簡節少而有制言節文繁簡疏密勻稱也

新裁康樂在民心上看本君上之教養來嘽者寬裕也諧者優和也慢舒徐也易平夷也繁文多其文理

也簡節盡其節奏之詳也有熙恬樂利康衢擊壤景象故此等音作則知民心康樂此是治世之音

心典此申言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嘽諧四字

作四件繁文四字作二件康樂在民身心上看本上人教化來每節皆有此意蓋上之人教養兼舉而民

皆囿於平康逸樂之中故發於聲音如此文就中之義理言繁則意味深長節就外之度數言簡則條

理明晰

按嘽諧卽嘽也慢易卽緩也繁文簡節以好一邊言

粗厲猛起奮未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陳注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鄭注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

孔疏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賁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其

宣終焉奮振於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奮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 剛毅不必皆是怒氣或任事之太過或振作之太驟心都是好這一邊但不平其意氣耳此是世道將衰時事不受人有忿激之心故形之聲音如此者

心典此申言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二句 粗厲總言猛起奮末賁賁分言皆怒音也以剛毅言怒亦怒所當怒只少和平意耳

按粗厲爲主又增六字以形容之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陳注廉有俊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孔疏君若廉直勁正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

新裁廉者有分辨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真實由上之人禮教達物軌彰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而民咸有收斂畏憚之心故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此是嚴世之音

心典此申言其敬心感者二句 廉直六字平看按廉直二字爲主又增四字以形容之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其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陳注考工記注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內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鄭注肉肥也 肉或爲潤

孔疏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如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作故民皆應之而慈愛也 郝解和柔曰肉圓活曰好璧孔曰好週地曰肉音之和婉似之

新裁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好以喻寬裕之圓融通滑也順成者始終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政民自見其不忍之良心親上之意念亦形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此是寬世之音

心典此申言其愛心感者二句 成動二字虛和順二字實順以成之和以動之也慈愛者由於上之人有如保之政民以自動其豈弟之良而殘忍惡化也按和字同前又增出七字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六

陳注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

鄭注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徵也

孔疏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往來速疾謂樂之曲折速疾而成速疾而止僭濫止謂樂聲急速如此音作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所云音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

君德好而樂音亦好君德惡而樂音亦惡皆上句論君德下句論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以結之志微噍殺是也其狀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噀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意稍可盡者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

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噀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肉好順成和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九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爲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瑗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夷狄謂之狄以其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

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矣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強而成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恩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節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美滿也喜心感者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終又有以見上五者亦皆有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新裁喜而無節則心溢於禮教之外而少隄防故流僻邪散等音作

心典此申言其喜心感者二句

按散字同前又增出七字六節俱以音言字有繁簡皆照篇首其聲六句而增衍之以暢其意注疏以各節上截爲志意道德下截方爲音與前唯殺暉緩相背不可從郝京山訓字多鑿不如一遵陳注上

文夫民云云至心術形焉皆承民字說心術形爲音故聞其音而知其心音俱就民言非上之作樂也心術之形因所感而動則上之人不可不慎所感在言外見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陳注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卽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

暢於中而發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平天下之情及天氣人情感而大和焉則樂無怙恃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三

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爲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奧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爲證

鄭注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懼猶恐懼也 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律六律也周禮

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以象事行宮爲君商爲臣 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疏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爲樂也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 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三

以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 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 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 言先王節之使感剛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者不至恐懼也 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 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 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 廣謂

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也 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色文采省其音曲文采也 繩度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 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聲相稱也 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 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 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爲

道人觀之益大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謂稟陽氣多也陽氣舒散人稟陽氣多則奢陰氣閉密人稟陰多則縝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者有理由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密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

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先王作禮樂天下之理莫不具焉而樂爲深

嚴陵方氏曰黃鐘之律長九寸應鐘之律長四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此樂之數也情性由乎內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於密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天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矣 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

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鐘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爲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而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以善樂然而制之不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三

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於中則爲性發於外則爲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四關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皆當其位而不相奪也 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教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之學等以至於親疏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節節奏合而成文衆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者性之端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三

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而終始之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乎宮細不過於羽此小大之稱也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此樂之器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說似非也樂者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以

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爲深者蓋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也

廣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度數謂律呂生氣天地生物細縕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著天地自然之數故稽考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密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

柔不失之懾則柔中有剛舉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作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爲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卽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奏貴簡闕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及也上言先王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教人以繩正人固有德使不失其厚也事之行也必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之於樂亦律而比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美

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器數之末何以感人動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僞能爲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呂之損益宮羽之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宮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弛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安其位則得所養矣

導竅此節不相奪也分上是因人情而作樂下是因樂以治人情本之句樂之本下二句樂之文度數度之數也作律講禮義禮之義也就音講是皆以人情之發於詩歌者而稽之制之也合生氣六句不重和天人意欲以是而驗樂之和也不散不密陰陽得中而和暢也不怒不懾剛柔得中而和暢也陰陽相得陰陽交暢於天地之中剛柔相濟剛柔交暢於人心之中也陰陽之發外春夏之生長秋冬之斂藏也剛柔之發外仁義之容執禮智之敬別也繩德厚象事行二段兩平看人倫之理自其存之則爲德厚自其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元

發之則爲事行所以繩之象之者正將使人倫之得失悉昭著於樂也樂可以觀人倫故曰觀其深矣新裁先王本意以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情性三句是也驗其和於天人合生氣至不懾是也然後推之以化民成俗也教民者何無非繩德厚以維民心象事行以善民性而已要之事之所行卽德之所發親疏貴賤等雖承事行實包德厚在內 前言音之本曰六者非性也心感物而動可見音生於情不生於性而此言本之情性這本豈不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要知人心到不怒

不攝田地已自中和了爲何先王又推樂纔去教民成俗此處要看得好事行從德厚出來理卽德厚也樂觀其深豈止觀事行之得失并事行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 此不是空空的本乃是致中致和著實工夫下事行從德厚中來德又從性情中來要象之繩之非本性情胡能得 夫音樂之作繫於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情由性出也取音之發於性情得其正者爲樂之根本焉度之數所以飾性情者必稽考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度長而數多也下生者三分損一度短而數少也使

律足以和聲焉禮之義所以範性情者必節制之制尊卑之禮而宜於清濁者不紊也制隆殺之禮而宜於高下者不淆也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爲教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和安敢遽用以教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卽作長斂藏之謂也此用樂合而助之以和天地之氣而鼓其絪縕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卽仁義禮智信之行也此用樂引而迪之以感人心之和而發其固有之良然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於散陰主靜而閉易於密合之者使動

之陽靜入之陰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巽順失之懼道之者使得剛之中得柔之中不怒不懼也夫不散不密陰陽得中而和暢也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於天地之中不怒不懼剛柔得中而和暢也則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與柔相得而交暢於人心之中由是陽發爲作長陰發爲斂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於外矣剛發爲嚴毅柔發爲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於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此天入中外之和皆凝聚於樂而合與道之者

有是驗矣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之五音皆以安其位而無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入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既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倡和之文采以檢束人德性之厚而使不流蕩於私欲德厚卽人性之彞倫本厚者也繩之使愈厚耳欲民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大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鐘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

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教民唯恐有不序不稱者故又律之比之耳以儆象乎民所日用常行彝倫之事使凡情有親疏分有貴賤長幼有序男女有別之理爲事行之所在而蘊之卽德厚者其得也形見於樂則事行之善有象而可法之以繩德厚矣其失也形見於樂則事行之不善有象而可去之以繩德厚矣是樂也者不止可觀事行且可觀德厚者也故古語曰樂之所觀其義深矣非本之情性胡以致是

說約合者合而有助也生氣之和專指春作夏長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凡陽生陰成皆是道引道也五常在心發來謂之行散密怒懾總過中意四暢暢字貫交中發外二者使字帶上無工夫暢者言陰陽剛柔四者和暢也中字對外字看與注各得其中中字指中和之中者不同德卽親疏貴賤等之存於心行卽親疏貴賤等之見於事總卽是一箇倫理講象事行及形見於樂俱就好一邊說不必兼得失至此時樂之感化何如豈尙有失也故曰樂觀其深只承形見於樂來

心典上數節只要起本之情性一句以見先王之作樂有所自來也本是取音之發於情性得其正者做

樂的根本未便到制作上稽之制之正是作樂處

然後以下以德厚事行分兩段平對親疏二句雙承按本之情性句提起稽之制之二句並言此禮義只就樂言與常禮義字不同合道二句承上三句來使之四句又承合道來陰陽頂生氣句剛柔頂五常句四暢又合陰陽剛柔言至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極其和矣下言教人學等二字平節奏文采小大終始俱以樂言繩德厚象事行分兩意繩字有力繩正之使其德歸於厚也象字亦有力以之象其事行也使字承繩象二意言倫理形見於樂又進一層時講有以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繩象串遞言者不如分看較明串意自可意會樂觀其深只頂形見句而卽包繩象二意在內陳注云樂之所觀謂卽樂可以觀德厚事行倫理非謂人觀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陳注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人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

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爲姦尤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蹙蹙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

鄭注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書

孔疏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 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 水之煩擾故魚鼈不大 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 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不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涕泗滂沱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於市井是不莊也俾畫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 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酣肆虐是流湏以忘根本也 廣謂節閒疏緩言音聲寬緩多有姦淫

之聲也 狹謂聲急節閒迫促樂聲急則動發人心

思其情欲而切急 感謂感動也條遠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二語敝謂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書

傷敝煩謂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慝反善之辭禮慝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爲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湏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彈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雖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者窮究之難求是乃所以爲莊非不樂也然所以樂者淑女之爲配是乃所以爲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

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詩云無感我悅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郝解本根盛故元氣暢宇宙太和然後禮樂興苟世運衰亂則禮慝樂淫聽其音使人慢易流湎中心無主乍喜乍悲時而開廣則放浪祇以容姦非清虛之量也時而迫狹則躁率祇以急欲非儼若之思也如此則傷天地條暢之氣滅人心和平之德雖鐘鼓管籥千戚羽旄聲容盡美君子不貴也

新裁上無聖人不能本性情以制禮樂故禮慝樂淫云云

說約此節上原禮樂之淫慝下言不足以感天人之

和也通章都說樂禮只帶在其中禮慝而樂淫而字

宜味哀而不莊六句通根生來正是樂之淫處土敝三句卽世道之衰亂以起禮慝樂淫耳廣猶大也狹猶小也大則使人容爲姦充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君子賤之豈推之爲教哉

纂訂樂以象德全由禮以綴淫始而字宜味哀而不莊四句都是形容那淫處容姦四句又淫樂之所爲也廣狹二字只以貽害之大小言一云廣大謂聲緩也狹小謂聲急也此又一見此言亂世之樂與上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先王之樂正相反者也耕鑿太竭而土敝則草木不長網罟不時而水煩則魚鼈不大陰陽之氣衰耗則生物不得成遂世亂則上無明君而失其情性之正矣則禮必邪慝而所作之樂安得不淫泆乎是故其聲哀傷而不莊敬樂極而不安靜不莊則慢易簡略而至於犯節不安則流湎逐末而至於忘本聽之者若大則容爲姦充小則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絕人心和平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相反矣是以君子賤之惟恐其放遠不早也敢推之以教人哉

按此節陳注兼禮樂言亦自明白而時講皆單重樂取其上下節意相聯也 不安謂不安靜廣狹泛言貽害爲是 感作感傷看不必改變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陳注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應氏曰聲感於微而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

鄭注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疏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請候也爲樂象之科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 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

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紉作靡靡之樂是也

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餘見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三

見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順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凡此非特人爲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氣徐回草木發

榮當夏而叩羽茲以召黃鐘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茲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茲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已然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夫聲無非樂也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爲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爲樂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卑

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言同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其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別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逆象此以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

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也

虞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聲之感氣

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說未盡善然得其大義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卽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卑

郝解此一章所謂樂象取其成象之語以名也上言心之邪正形於音自內而出也此言音之邪正感於

心自外而入也姦聲凡非禮之聲入耳皆是聲感於耳氣動於心氣運生象歌詠舞蹈皆聲氣相感應而成也感者爲倡應者爲和倡和相因謂之有應回不正也各歸其分猶言各從其類

初裁此節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姦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是原樂之所由作倡和三句承上意言之以決其感動之機也按二興字只照上文和樂淫樂之驗非謂至此而始興萬物謂親疏貴賤之數又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 要看感應上言理形見於樂此言理以類相動

總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此感動從人心中感動出來以聲而感氣以氣而感理漸漸感得大漸漸感得深動字乃機之發作處就是其機如此倡和有應有字言其迅速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各歸其分句要看得好善歸其分則清寧位育許多好處惡歸其分則山童川涸物怪人妖無所不至此在樂之道歸焉耳一句內看出歸分則成一世界了感動動字有不變一世意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 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姦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懾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

外者必爲強梁懦弱而逆氣成象矣逆氣成象蓋由於宮商角徵羽迭相陵奪是以發於聲者姦以至於逆氣之成象也是不可以驗淫樂之所由興乎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懾而順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爲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順氣成象蓋由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愆慝夫是以發於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由是觀之姦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邪而和之亦以邪也正聲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

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氣成象而淫樂興是樂之回邪而曲者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成象而和樂興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於善之分限矣豈惟聲氣與樂自相感動而已哉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乎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機神相觸發作交形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樂之所關亦大矣哉然則作樂者可不探倡和之故察物理之分而反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

二句指樂言樂之回邪曲者歸惡之分直者歸善之分也萬物之理即倫理事行不可說天地生成之物曰動又不特形見而已蓋聖人作樂始原本於倫理及樂成而萬物之理又各以類相動亦自然之理也倡和有應則樂作矣淫樂之興是同邪而曲者其歸於逆之分矣和樂倣此

纂訂此言樂所由興與其所感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此節隱括上文蓋上文以天人平言此則先言人而後言物也姦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感人即道五常句順氣應即不怒不

攝也成象即暢中發外也和樂興即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興字只照上文作樂之驗非至此始興也淫樂邊例看倡和三句只是承上文而申言之以起下作過文看萬物之理謂親疏貴賤之數又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之者也 同邪曲直猶言吉凶悔吝蓋天下之理正者常少不正者常多各歸其分就在上和淫見出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以類相動句是倒折文法此感動從人心中動出來動字乃機之發覺處

按姦聲正聲自外來而逆氣順氣在人舊說成象即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

謂成樂之象逆氣成象故淫樂以之興順氣成象故和樂以之興時講以成象就人身見故以興字作驗字看然舊說亦自明白可用姦正之聲爲倡逆順之氣應之是倡和有應也逆氣成象而爲淫樂順氣成象而爲和樂是同邪曲直各歸其分限而不可改易也同邪曲皆逆一邊爲惡直屬順一邊爲善古人用字不拘故三惡一善並言之萬物之理照上德事倫理說爲有據樂既有淫和之分則物理之得失與之相爲感動各以其類也故不可不慎所感 末二句從上推出卻是上下節聯絡正意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謂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陳注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謂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鄭注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疏反情謂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

此謂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 不使姦聲亂色而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 不使淫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 以耳目心術所爲皆善則怠情邪僻之氣無由來入也故邪僻之氣不施設於身體 既邪僻不在於身耳目口鼻心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也 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

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歸於善則德全矣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而已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所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六

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鄭衛則爲姦聲紅紫則爲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以慝禮不接心術故情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不接心術故邪僻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襲故也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情慢邪僻之氣不設身體以內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其聲目之其色鼻之其臭心

知百體之其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建安黃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樂記

聖七

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其流則有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於性志存於心類肖也伊川解詩克明克類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不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克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爲行言比類其德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內也內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作樂以奮發其德

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可使之
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畱於聰明可也

新裁君子四節前二節言君子修身以作樂廣樂以
成教而教成三四節言君子之樂生於道而可以觀
德也 通章只一義字其道字德字總之是志和行
成和與成總之是行義作樂之本而曰行義可見樂
必本於實理也 反情修內也比類修外也不畱不
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
和行成矣

說約反字比字有工夫和字成字無工夫姦聲亂色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樂

等皆情之不正類之不善者此即非義矣使字著力
要總承上文來百體包耳目等在內順則不乖戾正
則不偏邪順正以行義串看順正就是行義義字亦
重看

纂訂此君子修身以端作樂之本也上章言先王乃
性之之聖人此章言君子則反之之賢人也反情內
修也不畱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不是以心術
應反情聰明身體應比類使字承上文三不字而明
其意 反復也只情合於性便是反情說內故以志
言比類說事故以行言畱疑滯也姦亂本不畱於耳

目而曰聰明者自其用處言也作樂則感人心行禮
則檢人心故禮樂曰接心術從其精微處言也氣者
氣象設猶施也情慢則不敬謹邪僻則不正大耳目
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爲百體由從也蓋天性至
善無以逆之則本順無以引之則本正行義兼內外
使字要總上文與以字俱著力字

心典四節一章言君子修身以作樂至樂教行而民
鄉方還可以觀君子之德也首節正學者修身之要
法所以立作樂之本者二節言德成而樂作因極其
妙而著之化也三節承上兩節而言以起下文之意

禮記詳說

卷百十九

樂記

樂

反字比字是工夫和字成字是效驗然以此工夫
去求效驗非已到效驗處也姦聲六句應反情比類
末二句應和志成行順正行義串講順正就是義特
舉而行之耳 疑問云情者性之欲也欲無涯志亦
無涯故常苦而不自得將此情收約將來而不窮其
欲則此志常自適而無不和故曰反情以和其志萬
物之理各以類相動君子欲善其行須是比方其類
使向善而背惡然後其行爲可成故曰比類以成其
行以字有力不可認注則字作效驗 君子欲懽感
以興和樂非和志不可而志何以和必反情之正以

和其志非成行不可而行何以成必比次善惡之類以成其行反情比類之事何如姦聲亂色非善類也反而比之而不留聰明所以養其外淫樂慝禮非善類也反而比之而不接心術所以養其內惰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非善類也反而比之不設於身體而內外交養此皆反情比類之事也耳目鼻口在外心知在內總之爲百體志行寓焉不留不接不設正使耳目等之百體皆由於順而無乖正而無邪以行其義耳至此則志始無不和行始無不成矣按此節注云學者修身之要法最不可忽然在本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樂記

五

卻只是說作樂之根原也 反情二句平不必側重反情姦聲亂色至不設身體三句相連乃反情比類之工夫使字承上著力一氣綰至行義 反字諸說俱作反回之反陳注直作復亦甚捷聰明即作耳目字不啻者知其爲姦爲亂便屏去不啻也不接者不與之相接也不設猶不存也耳目鼻口皆面上者百體舉全身言心有知覺故云心知心知百體以內外言順正二字平無不順無不正乃可以行其義由字不甚著力由於順正以行其義非兩層

禮記詳說卷一百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

半陽再觀祖輯

樂記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陳注大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

樂記

一

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爲經即前篇還相爲宮之說也 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

氣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皆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姦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鄭注：奮奮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樂記

二

考者猶成也。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樂賓至應鐘也。濁謂黃鐘至中呂。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疏：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一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文飾聲音以琴瑟也。謂其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蕭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蕭管。用上諸樂奮

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感應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此，故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大象地者，謂鐘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於地也。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

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也。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樂記

三

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惡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清，短者清也。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卽還

相爲宮是樂之常也 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
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
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敵惡謹風改革昏亂之俗
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宣矣 注云五色五行也者五
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云五
色也 八風見
陳注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內也比類以成其行
者善其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
蔽也淫樂應禮不接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
詳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一

樂記

四

則樂之實備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物之理樂
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
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爲樂故發以聲音
文以琴瑟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
旄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
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其所至者如此 清
明象天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象地之體也終始象
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成文謂之
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
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麤皆有數故天

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爲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
爲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有祝而祝之數其方二尺四
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
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
敵而敵之數其鉏鈞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
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
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
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
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
相爲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一

樂記

五

也 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
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
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爲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
不爲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宣此樂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
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
爲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
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曷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
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

也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 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濶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圖者以象地也非特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鐘

禮記詳說

卷二百十

樂記

六

六同終於夾鐘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爲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滯澁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爲聲成文而言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首革其風廣莫爲果蓏

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靈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驚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鐘之律而黃鐘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族之律而大呂太族大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來鐘之律而來鐘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鐘夷則之律而林鐘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十

樂記

七

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鐘之律而無射應鐘霜降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而和樂興正聲格矣尙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爲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禮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卽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樂記

八

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鐘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大小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唱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爲用非知眞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裴賓至

應鐘爲清黃鐘至中呂爲濁豈迭相爲經之意邪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樂記

九

人深如此又况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尙爾况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姦聲尙爾况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苟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

文干戚所以爲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爲文故言飾籥
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至陰
之德肅肅出於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
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爲光相濟以爲和以義固
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
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清
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
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
祝樂之始止之以敬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
以反爲文樂之還也五色卽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十

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
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
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剋所以相治故曰
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宮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爲
四時四時分而爲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
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
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
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
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數爲多
夜得數爲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爲少夜得數爲

多得數多者其暑長得數少者其暑短長短者度之
所起也故謂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陰也大
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陰無自而成
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陰
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爲先和者
爲後清者爲升濁者爲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
序也清濁者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
則倡者爲經和者爲緯矣及和之得位亦若是也清
之得位則清者爲經濁者爲緯矣及濁之得位亦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十一

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概耳至於播之於樂則五音六
律其聲亦莫不有倡和有清有濁焉迭相爲經亦
若是而已 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
也蓋樂行則天下和而不乖人倫不爲淫風所動汙
俗所染故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
審目明則眞僞不能蔽血和則憂樂無所乖氣和則
喜怒不妄作自一人之身達之天下國家則倫清之
至也
慶源輔氏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
聲之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詠歌不足

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千戚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則有千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卽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上旣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天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終始則象四時周還回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主

則象風雨風雨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還回復似之不日始終而日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四時色疑聲字文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者也終又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皆生於黃鐘之宮 上旣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宣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言傳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姦風暴雨總至則五色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是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天言合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主

廣大象地言宮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 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宣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卽樂以養其內而謹其所感於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內也清明者天之氣樂之皦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之終始周旋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繹如者象之合之則象兩儀分

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爲五行分以四隅則爲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姦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新裁爲經截上是樂行而極其妙下是樂行而感之深首五句是作樂備聲容之器曰文曰動曰飾曰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古

又承聲音來齊至三句是樂達天人之蘊風雨已上四句言樂象造化之妙爲經以上言樂盡常變之妙皆作樂之妙也樂行以下則言樂之爲效大也齊至德三句還要重下不過是其妙處此乃其實理效處倫清極重聰明和平移易等總成得箇倫清順正行義不過倫理之得宜而清也夫志和行成樂本端矣然後發此德以聲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羽旄從此德以簫管治其飾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光自內而達之外而樂以彰焉以是動四氣

之和使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爲作長斂藏而和以敦焉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疏貴賤等皆形見於樂爲類聚爲羣分而倫以辨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清明樂之聲五音不混姦故象天地質廣大樂之體五倫無遺缺故象地四時終始迭運有序者音始於宮終於羽律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祝作敬止金聲玉振清變爲濁隆變而殺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姦者言之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圭

黑是五聲配五行之色幾乎亂矣其配一定宮至濁商次濁角半清濁徵次清羽至清清以濁和濁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匏竹之音配艮之條風震之明庶風而木與巽之清明絲與離之景風配焉金土之音配坤之涼風兌之閭闔風而石與乾之不周革與坎之廣莫配焉是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姦矣然匏竹從太簇夾鐘姑洗之律而不絲則從仲呂蕤賓林鐘焉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革則從應鍾黃鐘大呂焉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從陽律配

陰從陰律協律諸音無姦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姦焉蓋風爲十二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也而音之和莫不由於管氣候於管音和於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自一衍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爲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上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天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六

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馬商下生羽三分七十二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六十四焉此百度得數之說也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小大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終始相生矣音律清者爲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爲主也濁者爲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爲主也迭相爲倡道之經

其旋相爲宮如此此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播爲天下之和而其教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曖昧之失倫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之身言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啓剛柔得於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身言之移風易俗歸於淳厚而天下以宣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其效之大也君子之作樂蓋如此說約聖人極至之德照耀於天下者於此聲容發越出來曰奮天地和順之氣流行於四時者於此聲容鼓盪出來曰動萬物之理凡君臣民事物及親疏貴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七

賤長幼男女之理俱觀樂而著明均屬好邊說樂行有周流貫徹意本德盛而樂和來倫清乃樂之感化處耳目二句一身皆倫清之德也移風二句一世皆倫清之德也心典通節分三段看萬物之理以上言君子本德作樂因借樂彰德而用以闡天人之妙也爲經以上是極言其樂之妙也以下是著明其樂之化也然後緊承上來文動飾從又從聲音來聲音曰發謂以行義而發之詩歌也琴瑟曰文謂此於八音而琴瑟獨爲古樂尤文藻也干戚武舞故曰動羽旄文舞故曰

飾簫管八音之主故曰從奮德三句重德上至德志和行成之德播之於樂發洩出來故曰奮卽所謂樂章也清明廣大兼聲容言象只是相似意不可作法象看天以氣浮故清明樂之五音不雜似之地以質凝故廣大樂之五倫俱備似之五色三句以聲音律分三段看數以樂言百度以物言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皆是數字該得廣凡一切寓於百度者準以律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故曰有常小大四句亦分三段小大句音也終始句律也倡和二句兼音律前後兩終始不同前統言樂後單言律

禮記詳說

卷三百十

樂記

六

樂行本德盛樂和來二字作總倫清乃樂之感化處是一事耳目二句一事天下二句一事纂訂奮至德三句重看只作樂之用不可作效驗說清明以下又在發以聲音數句中抽出而言其法制之詳也宮商角徵羽噉然分明此象天也君臣民事物翕然具備此象地也終始象四時此終始比後終始不同此統言樂後單以律言二云終始一樣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但前言有序後言相生此不同耳周還謂周流回旋此當不得節字而周旋之中則者節也如祝作敬止之類是已五色以聲音八風以音言

百度以律言音有小大以法度律之如宮音至大必得羽而後其大者益明羽音至小必得宮而後其小者益顯互爲依輔而相成也律有終始以次序比之如終於仲呂而終則復始始於黃鐘而始則必終如環無端而相生也樂有先後則聲有倡和律有長短則音有清濁濁者倡則清者和之清者倡則濁者和之彼此更迭爲主也相成相生相爲經三平君子作樂之妙盡矣樂行倫清盡樂通倫理如後章和親和敬和順是也

按此節段落新裁盡之矣細按之自聲音至簫管是

禮記詳說

卷三百十

樂記

九

作樂之事奮至德至象風雨是就樂中義蘊虛形其妙五色至爲經是就樂中聲律實指其妙常者言其分也變者言其合也經字作主字看樂行而倫清推言樂之效或以化字易效字亦可倫字有以君臣民事物爲言者有以上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爲言者從上節爲有來歷耳目四句可以倫清貫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陳注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

鄭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孔疏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 所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 道謂仁義欲謂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邪淫之欲忘仁義之道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千

樂記

三

惟欲從之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為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為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忘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為亂惑不能安樂

另說

馬氏曰君子小人為樂則同所以為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

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徒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忘道道既忘則其惑不解而憂生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真也樂得其欲則沈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亂樂本於欲

禮記詳說

卷百千

樂記

三

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真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新裁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箇樂字來為下四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了一步 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於倫理上咸宜而略無乖僻便是道得此便樂 君子修身以養其和而後作樂以宣其化故其樂者本於欣喜歡愛之情動於中聲音舞蹈形於外樂

非樂而何然唯君子之心非志和不樂非行成不樂必順正行義而後適然樂得其道焉耳小人之心非求無不得不樂非欲無不遂不樂必足乎意願而後快然樂得其欲焉耳夫樂一也唯君子之樂以道非無欲也道制之而欲不得肆而不留不接不設之功持而甚嚴故心廣體胖而自得之念生樂也而不亂矣小人之樂以欲非無道也徇乎欲而道不得伸其接之留之設之之念戀焉而不舍故患得患失而計較之私勝感也而不樂矣信乎樂者樂也惟得道者之所有而非小人所能與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說約此合下節皆結上二節之意此節承上起下也樂得其道見君子之反情和志有以爲作樂之本舉小人樂得其欲見君子當廣樂成教以備制欲之法

心典言樂者由其樂在於心而播之爲樂是其義在於樂也君子志和行成而得其道則心無愧怍而樂生小人肆欲妄行而得其欲則志得意滿而樂亦生但君子能以道制欲愈樂而性天愈融則樂而不亂小人唯以欲忘道愈樂而覬覦愈生則惑亂而終於不樂此君子所以修身以作樂也

按此節從樂說到樂下面四句皆言樂而不沾在樂上末須繳出樂來於中間能綜合樂意方不泛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陳注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修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

鄭注方猶道也

孔疏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不同此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己淫欲之情以諧和德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義之志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君既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遠而其仁足以成己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肯僞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

延平黃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己之欲廣樂

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在人在者前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己之私情而和其在內之志則足以成己而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也則樂行而民鄉方矣其效至於民鄉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一

樂記

西

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夫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鄉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新裁志和行自成所以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情反則類自比挈本之論也省文之說非是廣樂非推廣之廣極言聲容之備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鄉方教方成也夫樂之興本於得道如此故君子者未作樂之先而遠奸亂防淫慝去邪僻情慢之氣以復其本然之情而使心無乖戾焉是修身以立樂之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

其和平之韻使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爲天下之順正而翕然見倫清之理也彼其志和行成之德不於此可觀哉

說約此總結上三節之意只重觀德意餘俱在上文了反情句結前反情一節說反情則類自比矣此樂本也廣樂句結前聲音至迭相爲經段廣非推廣之廣乃廣其所作之樂如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常變之妙是也成教立教也非教成之謂直至鄉方教方成也此結故樂行數句可以觀德又打轉行成之德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一

樂記

姜

而言見始焉修德以作樂故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心典首二句文雖平而意實串承上文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而修其身廣樂以成其教而治乎民及夫樂之教行而民鄉方翕然見倫理之重可以觀君子志和行成之德

按時講俱承上文反情及發於聲音二節予謂是故二字須從上節君子小人說來方不隔越蓋君子如何以道制欲反情以和其志則欲而不亂矣小人以欲忘道在小人無足責而君子須有以教之樂行而民鄉方則不至於惑矣德字挽到君子上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

陳注石梁王氏曰注以志聲容三者爲本非也德有心爲本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 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於詩詩成而詠歌其聲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美

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樂之爲樂可以矯僞爲之乎

鄭注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

孔疏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 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 樂爲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 欲見樂之爲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也志在內故以言詞

說其志也 歌謂音曲所以歌詠其言詞之聲也

哀樂在內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詠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 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樂器從之也 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毛

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 志意蘊積於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通神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也 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 僞謂虛僞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爲僞也

張氏曰樂器詩歌舞也君子先有三德爲本於心後

乃詩歌舞可觀故曰然後樂器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爲德音詠之於歌爲德音形之於舞爲德音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寓於實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天

志至焉者也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爲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微之屢舞屢隨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器故本於心而樂

器從之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之端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卽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无

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紉作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爲鄙邪故曰唯樂不可以爲偽武之末盡善亦以是故也

新裁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德卽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其心而後有志聲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深文明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要看得前後深淺是不然說情深句爲何又說和順句情深文明著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是情深文明的原故有和順而不積中文明未明也必充積之

極而後英華發作樂者豈可徒求文明而不求情之深乎如此說和順句始有力全要重本於心之意德卽情之本於心而正者性卽心正之體唯本於心則情深本於心則和順積和順積中言心之動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夫德也者性之所發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非端乎樂也者德之所發猶有實在中而華著於外也非華乎若夫金石絲竹聲音藉之以宣舞蹈藉之以節不過樂之器耳是樂本於德而達於器者作之豈無其序乎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詠歌清濁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高下之聲也詠歌不足繼之以舞動屈伸俯仰之容也然此三者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發之爲詩歌舞然後施之金石絲竹之器以從聲歌形之于戚羽旄之器以從舞蹈而樂成矣此可見所本之心情之謂也所從之器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情之動於中者極其深斯聲容之文著於外者極其明猶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於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以復神妙莫測也今樂之詩歌舞俱本於心而出是和順積於內志所本之心而後發之爲言志之英華者也積於聲容所本之心而後發之爲詠聲動容之英華者也

順不積則情不深情不深縱有文焉亦不明矣如此看情深句與和順方有分別時說輕和順句甚不是由此觀之樂之爲樂豈可以和順不積之中矯而爲英華乎

纂訂德者句是起第二句金石絲竹是終第二句只重在樂者德之華上自可以觀德至此言觀樂可以知德者以德原於性而彰於樂耳德卽性言端者性本無形而德則純實有方可指自其呈露言之曰端自其敷賁言之又曰華也詩言其志五句是發明此句其爲一段以下爲一段金石絲竹是舉以例其餘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詩歌舞在未成樂之先就有了其志其聲其容三其字指人言內本於心之句重看德卽情之本於心者惟本於心則情深本於心則和順氣盛化神注以天地喻樂近俱指樂說其言有是情自有一段勃鬱而不可遏之氣便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至百獸率舞之神化故說氣盛而化神

心典此詳言樂本於德因以著其不容僞也發外截重德之華一句從性說到德者就德之源頭處說起也首三句是樂有本有文詩言至從之言樂由本及文情深三句形容由本及文之妙末句總上意見之

德卽性謂之端者以性不可見自其呈露處言也
本於心正與德字應謂本於心之有德也情深頂本
於心來謂實德之在心者深厚文明頂樂器從來如
清明象天之類氣盛化神注中作天地譬說然大全
內都通就樂看樂既本於心則德性淵涵其情深矣
惟情深而文乃明至和充溢其氣盛矣惟氣盛而化
乃神可見樂之作必和順之德積中者如此而後英
華之著發見者如彼化神卽樂行倫清之類和順積
中卽情深英華發外卽文明上文不足以盡其意故
又著此句

按舊說至發外截予謂當在從之截首三句重樂者
德之華到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則樂者德之
華意了然矣心字應德字本於心根也樂器從之非
華而何是故以下是推原到不可爲僞當一氣說情
深而文明三句相足之辭至英華發外方與上德之
華二字相照三句各重上截 陳注引劉氏說以氣
盛句爲比擬語於三句中忽用一句比語似不合不
如俱就樂說樂之聲容皆氣之爲無可疑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
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
爲大焉

陳注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
奏則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
鼓以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
曰三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
也如云闌離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
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

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赴往之拔
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
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爲己則和而
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爲人則
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
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
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
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
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
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謂此特論樂與舞之理如

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鄭注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鑾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孔疏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 心動而見聲聲成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五

爲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 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 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素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素聲之飾也 君子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 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 然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 是故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打其鼓聲以警戒於眾也 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 再始以著往者謂

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

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 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 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庚云舞者雖貴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 歌者坐歌不動故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 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恆以道自將 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五

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 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 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武王道德尊盛也 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己之愆過也 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

長樂陳氏曰心靜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爲之飾也 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爲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者樂之象也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前論舞於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象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往往也按此經汎論樂不指武王至賓牟賈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諄沓也飭歸謂大抵師出當以嚴歸也極幽幽感鬼神也生養也樂助天地之化育是爲大

嚴陵方氏曰鼓陽聲所以作樂凡作樂皆先之以鼓以是故也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焉作始之謂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爲往終爲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爲出復爲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焉樂由陽來陽之氣爲舒其德爲明故容雖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拔則其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三

本去矣隱則其文隱矣不按以見乎容雖疾而本常自若也不隱以見乎義雖幽而文又可考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而已備舉其道言所舉在道不特在乎器而已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之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之所共由故言備在己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

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虞源輔氏因此足以見樂之不可爲僞也見乃謂之象有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爲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也自先鼓至飭歸言君子治飾之道不揆不隱則以有本故也所謂飾者因其本而文之耳固不可無其本也舊疾謂發揚蹈厲極幽謂無聲然即其容而情自見也獨樂而下又廣言樂舞之義不厭其道謂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五

道無厭斁也故能備舉其道以示人而不私於己舜之情見則韶之義立矣武王之情見則武之義立矣作樂所以崇德故樂終而德尊季札之見舞韶箭所以知舜德之不可加也君子小人有感於樂則心和君子之心和則好善小人之心和則聽過聽過謂知其爲過而退聽以改之也

新裁治飾以上重作樂說先論大樂之本文而推及其制作之序先鼓以下重用樂說先論樂舞之善而推及其爲用之大 重動其本一句爲樂之主所以有這些好處要知其動也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

發之中於此存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即發爲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爲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義立者前順正行義猶在用功境界至於立則卓然不搖是不動心境地了德尊者見信從於人也聽過聽字宜深玩有內自訟意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乎聲變爲音音攝爲樂聲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止聲由此而顯其飾矣方謂之樂矣此由本而漸至於文也作樂者可無其序乎是以君子於樂之未作也使吾心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五

之感物而動者無不中節而和樂之本動矣於本之既動也使吾聲之與心相應者無所乖戾而和樂之象樂矣然後文采節奏動本樂象者得其飾而八音萬舞從此可被也本自君子之心而動猶有不強不拂之意治飾則君子之心力竭矣此作樂由本及文之善也作樂既善聲容實有不善哉樂之將作擊鼓以發動眾聽欲其察於音曲折之詳也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仰之概也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使有所躐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鼓

以謹其退不使有所懈而速退也此所謂治其飾者也而治飾中樂舞之最善者三焉舞之容發揚蹈厲雖若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於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若隱幽矣然宮商象君臣而倫理以著徵羽象事物而人道已明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宣湮鬱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蕩我邪穢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不厭矣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蕩人邪穢自有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喜歡愛之情見於作樂之初則知其順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卑

正行義之義立蓋義者情之制卽情之發可以見義之有定守也移風易俗之化成於作樂之終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蓋樂者德之發卽樂之化可以觀德之見信從也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德其實一貫但義立在情見之先德尊在成化之後卽情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興有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慾心平躁心釋蕩滌其邪穢也此樂舞之善而君子小人咸受其益也樂成人己樂善始終樂感君子小人如此要之惟自始至終無所不善是成己之理也所以獨樂而不厭

也唯君子小人皆得其益是成物之理也所以備舉而不私也古語曰生民之道孰爲大惟樂也以之爲己則義立德尊而獨樂之志已得語治心之道莫大於樂以之爲人則遷善改過而不私之化已弘語革心之道莫大於樂故曰樂爲大焉

說約此節通論樂舞之理雖以動本爲主而治飾亦不可輕下半節全講治飾故也動其本和其心以動作樂之本樂其象和其聲以樂作樂之象然使飾之不治聖人之和亦只在身心閒而無益於民故必治其飾動樂二字自君子心上發出言心之所動皆和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里

也樂其象樂之所比皆和也治則外面著實去治矣下正治飾之事先鼓二句是一節之始而聲容有所警再始二句是二節之時而聲容有所節舞容本自奮疾樂理本自幽深作止有常是不按倫理形見是不隱正樂舞之善處以下皆樂舞之善所致獨樂以爲己言不厭卽在獨樂內備舉以爲人言不私卽在備舉內此只言樂之理所致不重君子上過下情見二句云是人己兼成樂之爲用然也而君子所蘊從可知己情卽上情深情字義卽順正行義之義由其發見可以知其情義也終作樂之終也不可露化成

意恐於下二句有礙樂終如何便德尊蓋樂者德之華德原無尚今既闡發於樂則無所壅遏底滯而益見其尊故曰二句此古語唯樂本人心而可以善民心故樂道之關於民爲最大

纂訂此統論先王作樂之善因推其功用之大也首三句無抑揚輕重語意未住是起下文的動本樂象在先治飾在後故用然後字先鼓四句是敘樂舞之事奮疾二句就是形容此樂舞的好處然一樂字足以概之獨樂以下又比此二句說開了總言樂理之妙末句承情見四句兩君子不同前是制樂的人後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聖

是聽樂的人引古語總繳上文不可因生民字只重成物一邊然須泛講蓋是古語故也樂者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卽寓先後意動本三句遂承言循本文之序處動樂在君子心上看不甚費力治字方著力文采節奏諸說以文采屬容節奏屬聲一云俱是樂音以其相濟而言爲文采以其作止而言爲節奏先鼓四句皆治飾之事奮疾以下又在治飾中虛贊其善也三步再始復亂獨詳於舞者卽舞可以見樂也奮疾二句一云不可不重極幽句有理拔如少儀拔來之拔自獨樂至聽過俱散說去蓋不過通論其理

不厭不私要見樂理之妙能致如此不重在君子身上兩其道俱指樂言蓋樂非獨文采節奏已也由動本樂象治之則樂進乎道矣獨樂道自可樂也備舉道自兼舉也樂便不厭備便不私其志其欲屬君子身上看自此及下情見四句散說去實在用樂感化者說曰情曰終曰好曰聽皆所謂有得於樂之理趣者

心與此論樂舞之理有關於世道之大末二句分通論樂舞之理首三句言樂有本有文動其本三句言君子作樂由本及文以上總是原樂之所由作先鼓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聖

四句正是治飾奮疾二句又在治飾中抽出言樂舞之善以上總是言作樂之妙獨樂二句成已也備舉二句成物也情見句善始也樂終句善終也君子句全好也小人句領惡也以上總言樂舞爲用之大末二句總結上文本於吾心之和而能感人之和故爲大先鼓句以樂言三步句以舞言再始二句專以舞言奮疾一句又以舞言極幽句又以樂言樂單屬聲獨樂以下俱兼樂舞言獨樂者道性情宣湮鬱是也不厭有欲罷不能之意備舉立學等廣節奏是也不私則有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意情

見卽上文反情和志二節樂終卽樂行而民鄉方敬業云情見二句所以爲君子二句張本義在情先如何云情見而義立蓋情之見處卽義之見處曰立者如立的之立有足以爲人準意德爲樂之本如何云樂終而德尊蓋樂之成處卽德之尊處曰尊者德之至極有足以繫人仰意

按此節自首至治其飾爲一截從心之動說到治飾以見樂之有本有文是故先鼓以下接治飾說至不隱以見樂有本有文之妙獨樂二句承上轉下雖言人而意重形容樂上是故情見以下義立德尊好善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四

聽過方實就人說以見樂有本有文功用之大陳注移是故於獨樂之上將獨樂四句連下說似與本文不合然照陳注說亦自圓融可從 君子小人對言指聽樂者非用樂之君子生民猶言民生孔疏作生養人解失之鑿又民字亦泛言猶言人也爲大兼人已言 注疏於此忽入武王伐紂大武之樂甚無謂陳注芟之爲是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

樂記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陳法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有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樸爲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 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鄭注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 自由也

孔疏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 言作樂之時庶眾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 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樂記

十

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己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卽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卽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覆說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覆說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己己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二

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由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卻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卻是人做的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天道也禮自陰作地道也天

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春夏散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斂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則一於反始而已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

馬氏曰禮言報情反始則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餘見

金華邵氏曰施有出而與之之義報有反而歸之之義樂者順人情而爲之者也人有此情聖人則爲樂以樂之故曰施惟施故樂其所自生謂情所生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人情流而不反聖人則

爲禮以反之故曰報惟報故反其所自始始謂情所始也樂章德所謂施也如韶以象紹堯武以象武功豈非施乎禮報情反始所謂報也如君臣則反乎君臣之初父子則反乎父子之初豈非報乎禮報情反始不必作兩句則義明矣

新裁首二句言禮樂之道有所生中二句主施報之實末二句主施報之意曰抄云注陰陽意不必用反纏繞了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揚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返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道主於報蓋禮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四

有交際酬酢之文反復而還於內主於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肇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樂武樂要之文德武功之樂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反生人與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即德之所在也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功之蘊而象其成矣樂非主於施者邪始之所自即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矣禮非主於報者邪

說約此言禮樂所主之義樂樂以下正其實也下節

不過推禮也者報也一句而樂因可知也施報字只借以見其發達酬答處報情情字猶言天祖之恩德非在我之情也報天祖之情正反人物之始不可平心典首二句截施報且虛下四字正發明之樂生反始還不見得是報施到章德報情施報之意方明施散也報答也此言禮樂之體自生注云如大部作於紹堯大武作於武功是也自始注云如萬物始於天地而郊社以祀之人始於祖而祫禘以祀之也看來生處以文德武德分講始處以人本乎祖物本乎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五

天分講亦無不可然舜武郊禘亦當活看提綱云韶樂生於文德樂文德者而文德章武樂生於武德樂武德者而武德章郊禮始於天反始於天而生物之情報廟禮始於祖反始於祖而生人之情報提綱亦可謂善於遵注矣

按陳注用馬氏之說生於紹堯生於武功云云其意謂韶樂因紹堯而生大武之樂因武功而生是紹堯武功爲樂其所自生章德即指其章顯紹堯武功兩層一意依朱子之說似只是和氣自內生故演爲樂耳今講皆從陳注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陳注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爲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鄭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

孔疏前經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六

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略而不言也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七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禮在於豐大故其車則大輅天子之德在於變化故其旌則龍旂車旂所以重國體寶龜所以蔽國謀諸侯以重國體蔽國謀爲先而以自養爲後故從以牛羊之羣而使之有以自養此其贈諸侯之道也樂書曰殷尚質其大輅則木輅而已周尚文其大輅豈玉路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大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殷制非周制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杜氏以爲金輅蓋周天子之輅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屬穆爲旌旂亦謂之穆旂以繹則旂旂矣左傳謂舊旂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以養信蓋殷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青入爲黑北方之色也而知於是乎藏黑出爲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爲其能顯仁藏知

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知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

嚴陵方氏曰輅即路也輅有五曰玉曰象曰金曰革曰木然周之所以賜諸侯者雖同姓不過金輅而已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故春秋傳言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以至凡受之於王者亦得謂之大若鄭子蟠叔孫穆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八

皆稱大是也旂以辨爲言龍陽德之用也九陽數之極也諸侯體人君之道故飾以陽德之用居人君之位故備以陽數之極以辨爲言則無敢僭擬於天子青爲少陽之色黑爲重陰之色謀之於龜不過欲知陰陽而已然以巾覆之於上又以藻藉之於下特以之爲緣何也蓋諸侯非敢專亦循緣於天子而已故必天子之所贈然後敢以爲寶也贈諸侯也以龜諸侯饗天子亦以龜者不敢自專其知也贈諸侯以龜者與之共守其寶也故經曰諸侯以龜爲寶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末也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馬氏曰天子之卜筮用天地四方之龜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黑至於青黑緣之龜者天子之至寶也然則大輅龍旂寶龜皆以贈諸侯何也蓋天子以十二爲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二旒青黑緣之寶龜長尺二寸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然則大輅與旂青黑之寶龜賜以上公之禮也

金華邵氏曰樂爲施禮爲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黑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九

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爲報蓋昭昭矣

新裁雖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爲厚者以禮之所在宜報而報也有功德者必以是報之而後爲禮禮非主於報乎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大輅者或象金或革木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者龍象變化九象陽數非諸侯之旌乃天子之旌也龜以青黑緣者飾之以青麗之以黑非諸侯之龜乃天子之寶龜也兼此三者尊貴之器矣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使燕享備犧牲

之用焉諸侯何以得此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德在
蒼生乃所以報而賜之而使享富貴也觀此而禮之
爲報不益明哉

纂訂從之上未可說出賜諸侯意至末句方見

按此節重贈字贈卽所以爲報據此則上節所言報
不指定天祖說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陳注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
爲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

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爲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
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伏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
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疏有
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
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

鄭注理猶事也 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

管猶包也

孔疏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爲樂情樂出於心聽之則
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 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
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

貌故云理也變易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
相親是主領其同 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
義也 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
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於
此是管人情也

張子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
義知理乃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天立本者
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禮文殘闕唯是先求禮之
意然後可以觀理

嚴陵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一

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
至於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
者爲同禮者爲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
別於爲同辨異有別於爲異爲則有人爲存焉若乾
之統天同人之辨物易當爲之哉是以前則繼之以
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也說可言而已事
則有所爲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爲終始之謂禮樂出
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先王之爲樂未嘗不順於人情以其情不可
變也先王之爲禮未嘗不固於人理以其理不可易

也樂動於內故以情言禮動於外故以理言樂者和也凡同者則統之禮者節也凡異者則辨之禮樂於人情無不包也

李氏曰樂者爲同而其同也因其自同而樂者統之而已禮者爲異而其異也因其自異而禮者辨之而已故曰樂統同禮辨異

虞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爲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爲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主

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金華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可以爲樂和者不可以爲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管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金華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郝解此一章所謂樂情取章首情不可變之語名也樂者歡愛之情發乎自然故不可變禮者中正之體成於一定故不可易自然者統其同一一定者辨其異故禮樂管攝乎人情矣

心典三節旨首節言禮樂有定體而因著其功用也大節亦言禮樂能管乎人情也末節承上言禮樂不但管人情且昭宣造化也

新裁不可變易須說出情理好處故能統同辨異同異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卽是管人情也注中以佚能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主

思初四句解統同時說皆參不透所以并統同辨異都晦了統同令人反始初之真情也始初之眞節是道德此道德原於吾心渾然無間隔唯安佚之念足以閒之所以安佚雖易溺人樂則能使人思維始初之念則良心時見自與道德和順而無閒辨異使人審天理以後之節文也禮樂之說卽禘之說的說字乃不可變不可易之精蘊也哀云同卽和也思初維始思維其本心之和也惟和故能人已相孚物我兩忘而統天下之同覺粗些方樂之未作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也然既因其情之不容己者而爲

樂則哀樂各歸其分而多變者於是乎有定情情不變則樂之有定和也可知矣方禮之未制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因其理之不容己者而為禮則隆殺各適其宜而多易者於是乎有定理理之不易則禮之有定序也可知矣樂為情之不可變故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使人當私欲橫發之際思維本初之真心而與道純然無間雜也不有以統人心之同乎禮為理之不可易故以在禮之理明天下之理使人當親疏貴賤之交謹審天理中節文而情義截然不亂也不有以辨人心之異乎夫有同有異人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古

情也而統之辨之如此則禮之說管攝乎人情之異不使之混亦不使之雜也樂之說管攝乎人情之同不使之乖亦不使之流也禮樂之功用何其大哉說約此見禮樂之切於人上言禮樂之體用下著其切於人首二句以體言不可變不可易俱就善邊說樂統同二句以功用言緊相承說總見禮樂有治情之用如此禮樂之說應情不可變二句管乎人情應統同二句言理不可易禮之說也而有以辨其異則情不至於流而禮有以管人情之異情不可變樂之說也而有以統其同則情不至於離而樂有以管人

情之同說字以意義言統同辨異即前篇為同為異之意舊注解統同太深伏能思云云不可入講纂訂曰禮曰樂亦自有聲音儀節在內就聲音儀節看不免有變易其閒而惟情理則自有不可變易者情字在樂情上說不要說到人情上與下管情有礙不變有定和正不可亂之而奸德不可竊之而淫是已不易有定序大不可損之而小顯不可掩之而微是已統同有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意辨異有以在禮之理感天下之理意禮樂之說猶禮云樂云也不必作意義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古

按陳注用劉氏說統同處不甚分曉諸家多疑之當參先儒之說樂主和禮主序和不可變故統同序不可易故辨異此為直截管作管攝有力勝於舊說作包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陳注朱子曰負衣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

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僞者修爲之當然故曰經 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

鄭注僞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孔疏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爲僞是也此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六

窮人根本知內外改變唯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誠謂誠信也僞謂虛詐也經常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詐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內心虛詐則外貌放很惟樂知故云禮之經也 僞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僞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依天之情也 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 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 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 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

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官爲君商爲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闔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僞須以誠剋去僞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七

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長樂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惟以殺以至樂心喜心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窮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貞而不汨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禮釋同增美質領惡

而全好與此同意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備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備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樂所以備天地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以備地之情而達明之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太

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興至於凝是精粗之體則主於樂以其爲天地之和而百物皆化也領父子君臣之節則主於禮以其爲天地之序而羣物皆別也

馬氏曰窮其在心之本則不放其良心知其在一物之變則不遷於外物不放其良心不遷於外物則樂莫大焉故爲樂之情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此天地之情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能興禮樂則其和節至於與天地同故曰禮樂備天地之情嚴陵方氏曰備者言負之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言神則知明之爲人言明則知神之爲幽禮以節之使有別樂以和之使無乖此神明之德所以達也若燔柴於泰壇以祭天瘞埋於泰折以祭地是禮降與上下之神也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祇皆出是樂降與上下之神也羣物皆別者禮所以凝精粗之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下之謂領領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者言君臣莫不合敬父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臣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太

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內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金華邵氏曰備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備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閒禮樂則降興之而使合於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僞爲者故以之凝爲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閒固無所依據及其凝而爲體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著而不可掩蓋析而言之則天地上下之神固有異

名合而言之則神明與上下之神其實皆天地之造化耳此所以禮樂一舉而天地自昭也

郝解情不可變而變者非其本窮其本而情同經不可易而易者非其誠去其偽則誠著天地之情中和是也禮樂依而脩之神明之德愛敬是也禮樂行而達之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是降興上下之神也以聲音器數之末將無聲無文之本是凝精粗之體也樂統其同禮辨其異是領父子君臣之節也

導窠首四句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下言所以能管人情者以本造化而統人情也本謂天命之性變謂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手

氣質之性誠爲道心僞爲人情也脩天地四句言本造化末句言統人情也

新裁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於禮樂脩天地以下是備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爲道之大也 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 夫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爲消長今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就感之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涵養德性消融渣滓而窮本

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

者爲誠理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爲僞欲常危則僞生每相爲出入今也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僞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爲之也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僞如此是大禮修爲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管於禮樂如此以其爲道之大耳和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一偁而出之使不隱焉仁義是天地神明之德也仁近樂義近禮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禮以地制樂由天作其神若自我

禮記詳說

卷百十

樂記

手

降下與上者然疑是精粗二句時說與上三句一樣講和序道之精也器數迹之粗也禮樂則有本有文而精粗之體其疑之矣父子以恩爲節也君臣以敬爲節也禮樂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如此說則白文而字沒著落了愚見當云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既凝之而爲體有道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亦倫之根也禮樂既領之而爲綱有根本自有支節領其本并其節而亦領之矣禮樂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說約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窮本知

變四句承上統同辨異言管人情之事皆就成功處說窮本比知變爲重著誠比去僞爲重不可截領天地以下又明其所從來者大也上四句是體末句是用精粗句總上三句只貼禮樂講末句正與首四句相應和序者天地之情也禮樂有以依像其情乃彷彿其形似一一義點出來使天地不能隱其情也由不測而言曰神由不昧而言曰明即天地舍同之仁散殊之義故以德言禮樂有以發達其德達即通達也氣行於天神之在上也樂由天作而有以降之質具於地神之在下也禮以地制而有以興之即率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圭

居鬼使之交感也此則禮樂之器同合乎天地而天地之道皆備於禮樂則天地非精而禮樂非粗故曰凝是精粗之體造化且不能遽况人情乎父子君臣正人情之大者領字即上管字此所以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僞而管攝人情也

纂訂統同辨異自眾人言窮知著去自一人之身言更入細了窮知屬心著去屬事窮知是因感發而悟其理故曰樂之情著去是因修習而得其益故曰禮之經天地之情只是箇和序人心中應感不測謂神虛靈不昧謂明只是箇仁義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

和會自無蔽礙不通處故曰達降興句根由陽來由陰作說一云天地開幽則爲上下之神明則爲對越之人用禮樂以祭故能降興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淺甚疑是句一說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既凝之而爲體有道則必有器凝其精并粗者而亦凝之矣此與本文而字有情傾者管攝之義有禮樂則思義之開自有箇管攝故曰領即管人情也獨言父子君臣者舉其大耳

心典承上文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經也分首四句注明樂以統同禮以辨異以下解樂之情禮之經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圭

句正與首四句相應窮本之同復其初也知變之異矯其失也著誠使其微者顯也去僞使其危者安也窮本自能知變著誠自能去僞重窮本著誠上天地三句通指造化言天地之情以和序言俯者依像其形似一一彷彿其制作使天地不能隱其情也神明之德以仁義言應感不測之謂神虛靈不昧之謂明達者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樂作則其德達於外也降興禮樂能使神格鬼享之謂凡此皆不外道器理數是天地精粗之體也凝之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皆萃聚而無渙散矣末句言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皆統攝於和序之中是天地閒無乖亂之倫也
敬業云天地五句要旨謂本造化而統人倫天人
倫卽是人情看來上四句作本體之妙末句卽實作
管人情最好又云天地有細縕散殊之情禮樂若負
之而出故曰傾神明之德向以天地仁義說摘訓疏
意等書俱就人心之神明說謂其德則和敬是也似
更勝

按窮本知變四句言禮樂之能統同辨異也禮樂傾
天地四句推言其所以然傾天地三句並言而疑是
句承說末句另講以與首四句應正見禮樂之管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樂記

五

情處 劉氏說窮本知變亦覺深些予謂只就樂言
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總歸於和乃樂之情也著
天理之實然去人欲之僞妄總歸於序乃禮之經也
如此說似明切 傾訓依象只是衆襯出來之意時
講天地之情不外和序神明上下之神俱以天地貫
神明以理之靈妙言上下之神以祭祀鬼神言在上
曰降在下曰興凝是精粗言天地屬精禮樂屬粗能
凝合之禮樂與天地無間也 依陳注道器未始相
離又只是言禮樂能兼精粗不與天地相配說時講
取其聯絡耳 領字卽上管字意君臣父子之倫各

有節限故曰節人情莫此爲大領字統同辨異皆在
其中 禮樂傾天地以下俱合言不可分貼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昭蘇者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觴生鬣
昭蘇者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觴生鬣
樂之道歸焉耳

陳注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作禮樂也
天地將爲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卽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
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樂記

五

物也屈生曰句謂句曲而生者也角之無觴曰觴觴謂
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
更生故曰昭蘇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鬣妊孕而育
子也殯未及生而胎敗也殯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
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

鄭注言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 訢讀爲嘉嘉猶蒸
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觴曰觴昭曉也蟄蟲
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鬣生也內敗曰殯殯
裂也今齊人語有殯者

孔疏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合而生養

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 訢猶烹也烹謂蒸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 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 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 角觝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五

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 昭曉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 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 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 胎生者不殯者謂不有殯敗也 卵生者不殯者言不有殯裂也 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 訢烹聲相近故讀爲烹烹天地氣故云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

若人之烹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鈎曲而生出菽豆是也云無體曰觝者觝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更息也云內敗曰殯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曰殯也云殯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殯故以殯爲裂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毛

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觝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內敗之殯卵生無外裂之殯則樂之道歸是矣 嚴陵方氏曰舉禮樂而錯之則天地節和之道散於萬物而可見故言天地將爲昭焉將與將有爲之將

同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且舉非作也故不謂之聖非述也故不謂之明特舉而錯之散於事業而已故以大人言之天地訢合然後陰陽相得下文所言乃其效也歸言歸功於樂也上兼言舉禮而此止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

馬氏曰禮樂頌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殞不殞此皆天地將爲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殞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

禮記詳說

卷重主

樂記

天

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爲生物之理區萌當如字已成曰茂已生曰達飛鳥以羽翼奮爲成走獸以角觶生爲壯羽翼奮角觶生已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繁已遂者得孳胎不殞卵不殞者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

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

他也

金華應氏曰歸者言樂之用復歸於此也蓋樂者出而不反疑其不能復歸也而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凝結而會聚是樂之歸也王者以其位配乎天地故作禮樂以官天地大人德合天地則舉禮樂以昭天地制作成始也舉者成終也官天地者贊天地而育萬物也昭天地者本人情而承天地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備之以闡幽也天地之道明爲禮樂幽爲鬼神位爲上下物爲精粗內爲父子外爲君臣先王本天地之序以

禮記詳說

卷重主

樂記

天

制禮本天地之和以作樂及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郝解大人舉禮樂言聖王制禮作樂也天地爲昭言功用贊育也訢合猶欣合煦者溫以氣嫗者伏以體天煦地嫗天覆地育也區句通物萌起而句曲也羽翼飛鳥也角觶走獸也角有肉曰觶無肉曰觥蟄伏也蟲伏初啓如暗得明如死復生故曰昭蘇鬻育同養也胎敗曰殞卵毀曰殞天地網緼萬物化醕孰非樂之道故曰歸焉

新裁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事天地訢合下正天地

爲昭處未歸於制作也昭是天地自昭所以然處是舉禮樂贊助不及也天地在化育上看天地新合便有陰陽相得非新合之後而始相得也下是造化的至和萬物不失其性處未獨言樂之道者何愚謂昭天地固是禮樂兩者同功但草木茂等并新合光景都是一團和氣品物熙熙妙處并不說着收斂上所以曰樂之道歸焉耳 一說注云凡物皆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自生自育便是和無所害便是序是亦樂涵禮意備之 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是故法天地之序以舉夫經曲之禮法天地之和以舉

禮記詳說

卷重王

樂記

三

夫聲容之樂蓋將以序昭序以和昭而昭宜其不動不息之化焉耳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新合而地之陰得陽而不至於肅地陰在下與天新合而天之陽得陰而不至於亢陽之得陰以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軀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植物遂也羽翼以奮角觝以生蟄蟲昭蘇羽者毛者以類以孕胎生卵生不殞不殞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哉正惟聖人作樂導和之道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宜是歸焉耳不然非聖人參贊之歸而誰歸

說約大人二句據宣化之始言將字重是方知昭宣也天地以體言陰陽以氣言新合即相得也煦嫗句總承陽氣行乎天而鼓萬物之出機是天以氣煦之而覆乎物陰氣凝乎地而斂萬物之入機是地以形軀之而育乎物此便是氣行不乖於是物之植者飛且動者皆生育而無害此便是物生不窮皆天地爲昭處若此者豈無故哉唯聖人作樂以敦和而化自昭故曰樂之道歸焉耳此句正與舉禮樂句相應言樂則禮可知

纂訂舉禮樂須用效法天地意方與天地相貫徹天

禮記詳說

卷重王

樂記

三

地爲昭渾講不必以樂屬天禮屬地將字作未然之辭新合以下正天地昭著之事只著造化講新合相得又是煦嫗根子

心典二句截上是據其始之贊助而言下是要其成功而言新合以下只著造化講不可說參贊末句方功歸於聖人正與首二句應

按首二句提起重看天地將爲昭謂天地之功化將以禮樂而昭宣焉將者期其必然之辭或云將禮樂去昭宣則將字失之實非語氣天地新合三句連天地新合自是陰陽相得而能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

以下接萬物說錯綜其辭是極力形容之意未歸功於樂可卽樂以見禮然樂記自是多言樂也 前陳注作欣當是和氣交感有欣然相合之意不用舊說作嘉讀覆貼撤屬天育貼地屬地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章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記詳說

卷重十一

樂記

重

陳注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 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注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德

鄭注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瑟也撤尸居後

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 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

孔疏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故章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 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

禮記詳說

卷重十一

樂記

重

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僞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卽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瑟言其位處卑也 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 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攬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宗祝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 藝成而下者事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

在下也 行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內而行在外也

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 人有多

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

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長樂陳氏曰陽六爲律黃鍾其首也陰六爲呂大呂

其首也作樂必奏律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

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于

鉦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皆樂之末節而非

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

尊彝內外饗之職也列籩豆蓬人醢人之職也卽是

禮記詳說

卷百廿

樂記

三

而以升降爲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
掌之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爲
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不以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
爲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
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
入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
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
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

入卽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

掩瓊設帳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

也 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

斯爲藝執之斯爲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

藝必兼事而事不兼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

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

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

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

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

禮記詳說

卷百廿

樂記

三

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
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其敢不承
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
嚴陵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孔子曰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內則言成
童舞象則舞樂固童者之事孔子言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則掌禮固有司之事律言首以該乎末堂上之
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者武舞所執言武以該乎文
以至言筵席以見几御言尊俎以見鼎彝言籩豆以
見簠簋皆互相明耳樂師卽大師也以樂人所師故

謂之樂師猶工人所師而謂之工師也聲詩卽歌詩也
也以歌者尚聲故謂之聲詩北面則非尊位弦謂鼓
琴瑟堂上之樂樂師雖北面亦在堂上從南北分尊
卑也商尚質而喪禮以質爲主故使之辨喪禮上
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
也以上下爲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
也以先後爲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
而已於行必有修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
後有序則足以爲法於天下矣蓋制而用之謂之法
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美

馬氏曰言童者舞之則知非達樂之意也言有司掌
之則知謹守其掌職而已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
在於主詳在於臣之意樂之託於聲音節奏者非樂
之妙也故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禮之託於形
名度數者非禮之妙也故宗祝辨宗廟之禮則後尸
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宗廟之禮主於敬而敬之
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所主在主人商祝
則知周兼用二代之禮德者行之蘊行者德之發
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德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
人者也藝與事賤者之役而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

下而無見於上有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
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
尸則不廢於宗祝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
而禮樂之本亦不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
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爲君子之所務也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
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
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樂師不得弦於南面
宗祝不得先尸而商祝不得先主人者以其有藝而
非德有事而非行此先王所以詳辨其上下先後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美

將以制於天下也

慶源輔氏曰末對本之稱本末一理也在人知之如
何耳非舍末之外別有所謂本也此皆自局於形名
度數之間而不能卽事以求理卽數以求義也德
成而上非遺其義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
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
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
天下

導藝此承上言禮樂能贊造化治人情者以先王之
制作禮樂不徒事乎末而必有道以爲之本也在事

成而後截以上皆以用禮樂言以下則言制禮樂之由也

新裁上說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之見欲制禮樂者必會本末之全也通在事成而後截自首句至後主人言作樂行禮之次序皆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童者有司樂師三股是一段樂師屬童者邊總言藝成而下而德之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若先王上下先後字當德藝行事字看非位次矣四有當歸大上與先方見

禮記詳論

卷五十五

樂記

天

有本 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豈謂黃鍾大呂弦歌之聲干場之容而已此樂之末節耳故童者舞之於下而人君之在上者不親此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豈謂其有陳設之器升降之文而已此禮之末節耳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君之在上者不親此藝也樂師辨乎律呂之聲雅頌之詩而至和之德或未必知故北面而嚮宗祝辨乎灌獻饋食之祭禮而至敬之行或未必知故其位後尸商祝辨乎衰麻哭泣之喪禮而至孝之行非其有事故其位後主人由是觀之可見人君備和序之德而藝則禮樂顯於度數之

禮記詳論

卷五十五

樂記

天

器童子有司樂師所習者故作樂時君在上童子歌舞於下行禮時君在上有司陳設於下辨聲詩時君在上樂師在下北面而嚮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尸與主備孝敬之行而事則禮樂形於喪祭之儀宗祝商祝所辨者故祭則皇尸在前宗祝詔侑在後喪則主人在前商祝輔相於後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禮作樂則德與藝行與事可一之或遺哉先王則和序兼備有上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乎器數之藝是不惟有上又有下也孝敬兼盡有先者之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

之事是不惟有先又有後也然後以其有上有先者為制作之原又以其有下有後者為制作之具制禮則有本有文為天下之達禮制樂則盡善盡美為天下之備樂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不然亦祝史之流耳何能有制於天下哉
說約德成以君言藝成以有司童子樂師言行成以皇尸主人言事成以宗祝商祝言皆只總括上段意見出非有兩層總見禮樂道器輕重如此是故先王以下又承上而推先王之制作也 德與行非二物蘊於中為德見於行為行事與藝非兩樣自所習為

藝自所行爲事

纂訂樂師加北面二字則童者有司皆北面可知而君之南面又可知曰後尸後主人則尸與主人在先可知前之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則後面上下先後又只借其字面直當作德藝行事了有上與下有先與有後雖皆平辭然意卻重在上與先上方見有本大旨只以禮樂二字該之喪祭之儀亦在禮樂中者 聲五聲詩雅頌辨聲詩如陳王政之典廢則辨爲風美聖德之形容則辨爲頌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則辨爲大雅歡忻悅懌以盡羣下之情則辨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爲小雅故在宗廟朝廷朝聘燕饗則北面而弦以是詩被之琴瑟也辨宗廟之禮則有朝踐饋食之異辨喪禮亦有衰麻哭泣之異主人喪主也言北面言後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 有制在有本及末上見然後二字要看得慎重

按時講皆以樂師合上爲一段以上下言宗祝商祝以先後言子按文法次第樂師合上似不倫予謂兩末節只見非禮樂之本不重童者有司上到得樂師一層方有辨上下先後意樂師承樂說宗祝商祝承禮說下文承樂師分上下承宗祝商祝分先後似覺

明妥 陳注云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略去樂師不知其意何所屬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禮記詳說二百二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二

樂記

牟陽冉觀祖輯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陳注厭之故惟恐臥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眾也或進或退眾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二

樂記

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鑊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鑊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修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鑊聲為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鄭注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

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礪礪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礪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笛中有椎

孔疏此一節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旅謂俱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二

樂記

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鑊也言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鑊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為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此之時語說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

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 言君子既聞古樂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 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 云旅猶俱也者旅眾也經云進旅退旅是眾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眾皆待擊鼓乃作者眾謂弦匏笙簧眾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待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

禮記詳說

卷三

樂記

三

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令奏擊拊者謂大師令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者謂大祭祀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令奏之時先擊桴而合奏言桴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合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合奏時親擊桴以奏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爲兵刃故金爲武鼓主發動眾音無兵器之用故鼓爲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爲拊者按書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韋鄭以

此知也今書傳無著楮之文謂齊人以楮爲相故知楮爲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笛中有椎者按周禮笙師職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張子曰治亂以五成而分之時也周召之事故以相言之相者器之名然因周召之事名之以記其節訊疾以雅是發揚之事也雅亦器之名雅既爲正必在中處當發揚蹈厲之時亦以此物記其節雅者正也故以文王爲大雅出車還率爲小雅治亂以相爲周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四

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於旅也語謂唯是語樂言不及他飲射之際亦當如是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歌湯之濩周武之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蓋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臥於新樂則在所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

樂猶槍君以朝服逍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

旅之爲義生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列邪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雖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五

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音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善而聽過者矣 禮書曰言會守拊鼓則眾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搏拊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祿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春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

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祿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延平周氏曰古樂和而雅感於人也深唯意識者知其所以樂新樂淫而靡入於人也易故聽其音者不知倦 進退以旅者言其濟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奏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修身及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六

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爲古樂也

慶源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大羹玄酒而陳之於饗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 此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嚴陵方氏曰進旅退旅言進退之整如師旅之陳也樂所以交歡師所以禦難於交歡之際乃若禦難之整則君子之樂豈或至於淫荒而生患哉故進退必爲之旅也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

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始奏以文謂擊鼓而作鼓聲爲陽故謂之文復亂以武謂擊鐃而退鐃聲爲陰故謂之武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卽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卽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七

馬氏曰始奏以文者所謂先鼓以警戒也復亂以武者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古者於旅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既語而又有以道古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

藍田呂氏曰訊疾以雅擊雅以任舞者之進也治亂以相拊相以治舞者之亂也舞者之進以象發揚蹈厲不可得而緩也其舞既急行列不能無亂故武亂皆坐拊相以節之使正其行列復不可得而急也故訊疾爲太公之志志以伐商而不可失治亂爲周召

之事歸焉散牛不復用兵教之以禮樂者也

導獻今夫古樂一句提起以雅以上古樂之正也天下以上推其妙也未句總結進旅句是舞和正句是聲和者雍雍其和正者肅肅其敬廣者安裕不迫也弦匏句亦聲始奏句聲復亂句舞此二句是始終之不素治亂句聲訊疾句舞此二句是救弊之有輔於是語一句是樂有可言之妙修身句是樂有可體之妙

新裁進旅下聲與舞要明於是語是字是樂終時於是道古是字對語字言君子於此等樂語之是自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八

古樂之正語之也正字盡於和敬須包下彝倫紀綱看修身工夫全在語字內出來蓋聞樂而有心得故天機發動而講明其理理不過和敬而已發字時解俱混當動字看就是大學其機如此的機字把修齊治平之理洩於聲容間令人心感之者神於聳動不覺口能言之而身能體之也今夫古樂之作也言其舞則眾之進退齊一無少參差也言其聲則和柔勁正而且廣大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而眾音之有統焉聲之始奏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

鏡以謹其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素也如是音有亂而失序者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救弊之有輔也如此君子聽此樂也感於心形於言蓋以此樂也和而敬者貫通乎倫理味之其趣不窮也非道古樂之正哉彼不知樂者不足與言治君子口言其理必能心明其理自能以此正樂體會於身心其身修矣由身及家則儀刑有本同相親也異相敬也而家齊矣由身及天下則觀化有自仁相接也義相正也天下均平矣此正古樂之發見於聲容者也何其正而可好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九

說約此章十二節皆子夏告文侯之言論樂始終本於心也自首章至尊卑長幼之序言古樂今樂之不同所以示人君當謹於好惡自鐘聲至末言君子聽樂有合於心所以示人君當先正其心

纂訂魏文侯晉大夫魏斯初命爲侯者端冕玄冕也凡冕制皆正幅故稱端端冕而聽明其心恭敬而聽也進旅二句大概說容之齊一聲之和敬下六句卻又詳細說去和正以廣是二項卻有兩層意言和正而又廣也廣者理無所不包玩下文修齊平均自見拊亦鼓類堂上弦以琴瑟則拊爲之節堂下匏與笙

簫鼓主發動象春故爲文金鏡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且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始奏以文倡之復終以武收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修身重看蓋修身由知樂來樂寓修身之理知古樂之正修身之道明而和敬一心齊治平均皆此致之耳

心典言古樂關於倫理當明其理而著之事也古樂二字作頭以雅以上詳古樂之正天下以上通於治之妙末句作總與首句應恐臥不倦正好惡之失其正也進旅二句是聲容不乖弦匏二句是眾皆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

統始奏二句是始終不紊進旅退旅八句獨弦匏二句單言聲餘皆聲容相對和正以廣注以無姦聲解之宜重和正二字謂條理畢備可謂廣矣然廣不徒廣且雍和肅正以廣也復亂二字與治亂異謂舞將退也訊疾以雅下宜插莫非和也敬也意於是語三句相蒙看非作樂便能修身觀注知古樂而明修身之道宜著力看至齊家平天下是自然的了身家天下內俱以和敬著

按端冕有二說一謂玄冕皆正幅故云端冕一謂玄端服而冕冠也予謂若作端正致敬之意亦通今

夫古樂乃慎重之辭 復亂以武復即退還之意此亂字爲卒章之節治亂之亂對理字看陳注自明於是語於是道古是壹句只一事所語者即道古也不必分語今道古爲二感於古樂而道古因明修身之道而家可齊天下可均平就理言未然之辭古樂之發言修齊均平之理皆自古樂發動能如此則不至欲臥矣 子夏論樂必推及於修齊治平者見得能於樂中見得如許道理論說不窮自不至於欲臥其欲臥者正緣不知此耳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僂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一

也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陳注進俯退俯謂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僂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沈淫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儻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閒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優與猱同

鄭注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

女之尊卑

孔疏此節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者謂今世所作淫樂也進俯退俯者謂僂曲折不能進退者一俱曲屈進退而已行伍雜亂也 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不能和正以廣也 聲既淫妙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也不能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也 言作樂之時及有俳優雜戲侏儻短小之人獼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閒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也男女無別也 言樂之混雜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也 言作樂雖復終畢盡皆邪辟不可以語既與古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一

乖違故不可語道於古也此皆新樂之爲故云此新樂之發也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爲廣也及優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爲新樂也

嚴陵方氏曰夫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一屈一伸一俯一仰樂乃成文今則進退皆俯豈所以爲樂之文乎姦聲所以感逆氣者濫若鄭音之好濫溺若文侯所問之音言流而不知反也倡優侏儻皆淫樂以之爲

戲也。獼即猿也。戲若猿獼之無辨，故言獼雜子女。獼雜故不知父子。父子者，人之大倫，不知父子，故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馬氏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也。語者，語君臣父子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

虞源輔氏曰：進俯退俯，有慚忤之意。其曰古樂之發，如彼新樂之發如此，而使文侯自得之，此子夏所以善啓君也。

郝解：進俯退俯，形狀僂僂也。姦不和也。濫不正也。弱而不止，流蕩無節也。優倡優也。侏儒，短人也。獼，獼猴也。雜戲弄也。爲侏儒獼猴之狀，男女混雜也。倡優父子相謔，故曰不知父子。樂作至終，無復古人雅道，可語此新樂之發也。

說約：此言新樂之發，俯曲也。此句言舞與進旅句異。姦聲二句與和正句異。優俳優侏儒人之短小者，獼獼猴也。此三句言舞。

纂訂：觀不知父子句，則前節道古句內當入綱常倫理爲的樂終終字，非終盡之終。謂新樂無意味畢竟。

無可語者也。今樂舞容則進退僂僂，行列雜亂，與

進旅退旅者異矣。樂聲則姦邪滌濫，沈淫不反，與和正以廣者異矣。舞人則俳優侏儒，如獼猴之狀，閒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知父子尊卑之等，淫邪如此，則和敬之節蕩然無存矣。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道古哉？此新樂之發也。

按：優是一樣侏儒，是一樣獼猴，只是混雜之意，不必以似猴爲正解。不知父子接獼雜子女說，就侏儒等人言，若實就人倫上講，則不當專言父子。終字著力言自始至終無一些好處可言。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陳注：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妖也。妖，也。書言毫有一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是一

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網大綱紀附綱小綱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入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 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明之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渾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嫌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鄭注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 欲知音樂異意 當謂不失其所 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孔疏前兩節子夏既答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事畢此節答文侯所好古樂今樂之不同也文侯之意今樂古樂並皆爲樂子夏之意以古樂德正聲和乃爲樂今樂但淫聲音曲而已不得爲樂也故云今君之所問者樂也謂古今皆名樂所好者音也子夏之意君之所愛者謂音聲也 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音則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六

聲邪心亂是不同也 云文侯曰敢問何如者文侯既見子夏論樂音不同不曉不同之狀故云敢問何如 此子夏與文侯明古樂之正引詩以結之此之謂大當者當謂不失其所如上所謂是大得其所當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按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矣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 弦歌詩頌者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 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然而靖定其道德之音以道德既正天

下應和所以莫然而靖也其德克明者以其莫然而靖故其德能照臨天下之明也 克類謂勤施無私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外及等類以明能然故云克明克類也 克長謂教誨不倦能爲人師長克君謂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教化故云克長克君也王此大邦克順克俾者俾當爲比謂比方善事擇善而從之既能慈和徧服又能擇善從之故云克順克俾 詩美王季之德比擬文王其王季之德無可恥悔言堪比文王也左傳引此詩唯此文王皆以爲文王之德言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七

美無可悔恨也是左傳與詩文互意別也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者詩云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也左傳云文王既受帝祉以遺後世子孫言詩云德音則此經之所謂也

長樂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眾庶之見耳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頌淵問爲邦而告以韶舞子夏所學則孔子也故必叩其兩端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

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也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八

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康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

嚴陵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爲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恆產故有恆心也

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疾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爲妖是也祥與毫有祥之祥同疾疾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疾不作而無妖祥凡此之類則知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富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馬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則樂與音蓋相近而不同矣至於子夏之意則異於此蓋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爲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孟子言今樂由古樂在於與民同樂而已究其實則古今之樂不同猶天地之異也一天地順而四時當以至疾疾不作而無妖祥者言和之極也知和而和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足以爲樂故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由父子而推之則盡其親疏之序由君臣而推之則盡其貴賤之等疏不得以閒於親賤不得以觀覲於貴如此則上下之志定矣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網在綱記曰紀散而眾亂則紀綱者眾目之綱也紀綱正無所不

正矣故言作爲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寓其和節之意於形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然作爲君臣父子必在於天地順五穀昌之後者蓋天地四時失其當而五穀失其昌則彼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記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善也書曰白底不類此言其止於善也克長者其德可以長於人克君者其德可以君於人可以長於人可以君於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者言民輔之而不貳此王季之道也而比於文王則其德又不止於此故其德靡悔靡悔者賢人之事也無悔則聖人矣其德至靡悔則仰有以受福於天而俯有以施澤於後世故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凡此者皆以其莫然清淨之德音至於如此慶源輔氏曰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漸也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紀綱正而

天下大定蓋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詩卽今之風雅頌卽今之三頌也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旣曰德音之謂樂故可以爲嫌耳要之樂之功亦可以致此此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講義父子君臣是人倫所固有者而曰作爲何也人固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義必待聖人作爲禮節以明之如書所謂勅我五典五惇哉此紀綱正矣人倫旣正天下復有何事故曰大定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廬陵胡氏曰父子紀綱闔門君臣紀綱朝廷禮樂引三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導歎古者至大當言世治大定以上言禮制下乃言作樂也謂樂樂字卽指上旅進一節

新裁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爲和樂之主隆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敘禮內故只曰大化均調大當緊頂上六項來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使三綱六紀之目皆統於斯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也二端旣立則倫皆可理之故作爲紀

皆可統之故作爲綱此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

達分定無壞法亂常者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謂亦說得好 作爲紀綱未必其定迨紀綱旣正之後凡倫理之民皆各安其位而不易各止其所而不遷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之定也引皇矣之詩甚是有理言王季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也不可徵哉時講云引詩文意不相協只取以證德音者非是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實世俗之溺音也不知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若相近矣而一作於治世可以善其感一作於亂世反以召其亂實有不同焉何者古樂之作也豈易言哉誠以上古之時天地順而上下奠位四時當而寒暑適宜講信修睦而民皆有德時和年豐而五穀用昌疾疢不作於人妖祥不生於世造化人物之兼得如此誠可謂大化均調天下大當矣然後乘大當之時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使三綱六紀之目皆統理於斯凡倫之屬於內者皆統於父子倫之屬於外者皆統於君臣也及三綱六紀皆得其正則人皆率由於紀綱

之中禮達分定天下大定而至樂已涵於宇宙間矣
然後本人道之正者正六律以爲和聲之法本民則
之和者和五聲以爲協律之具或以聲律而弦詩頌
也或以聲律而歌詩頌也則聲律弦歌之音乃倫理
之德所由寓也此之謂德音是德音也有文有情盡
美盡善作之往古傳之後世正所謂可語可道而修
身及家平均天下者也夫是以謂之古樂耳觀之詩
曰莫其德音云云是詩之所云德音由王季明類俾
順之德而起則古之德音豈不由紀綱既正之日而
起哉觀德音不可知古樂之謂邪樂之所由來如此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樂記

三

吾君何聽之而恐臥乎

說約此節敘樂之始終見異於溺音而所當好也相
近以述言就聲容器數上說不同就發原致用上說
天地順以下總原古樂所由作宜相推一直說下歸
重樂上

纂訂樂就是德音音就是下節溺音不同在發源上
看不可以上下二節纏入蓋致用處文侯已知不必
再問天地順以下六項平看民有德亦只是太古風
氣使然萬物皆有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
也疾疚句以一人言妖祥句以一世言祥亦妖也書

言毫有祥是大當以前且說箇世道清平百姓安居
樂業前然後承大當來後然後承禮序來雖是先序
以禮後和以樂總是原樂之所由作非以禮樂並舉
也附綱小繩爲紀維綱大繩爲綱猶言規矩準繩一
般取維繫之意父子君臣四字說得廣此卽是三綱
六紀非此外更有綱紀也上作爲二字著力下爲字
輕看大定不可說得與大當相似正六律比終始之
序也和五聲律小大之稱也詩頌樂章也或以琴瑟
弦詩頌或以人聲歌詩頌皆謂作樂也然樂之所以
不同於音者全在禮序中見出德音是贊美之辭便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樂記

三

是樂了乃復云德音之謂樂者見得此德音方叫做
古樂與今樂不同正醒轉文侯處引詩正此德音之
樂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之謂也見古樂非聖人不能
作意

心典此言天地開自然之樂聖人先序之以禮而後
和之以樂也古者至末皆樂不同於音之實樂不同
於音全在禮序上見大當以前言造化已露樂之端
然此時不患不和特患不序大定以前則言聖人制
禮而禮已序了禮序然後和音則音皆發越其至序
之德故口德音正六律五句則古樂之所由作重論

樂不可以禮樂平對引詩言王季之德盛而詩頌之
正德音之樂也 大當是宇宙自然之和大定是聖
人調變之和紀綱猶言規矩準繩一般不必泥注作
三綱六紀至云三綱六紀之目則更誤甚蓋德莫大
於人倫而父子主恩凡倫之屬恩者皆統於父子君
臣主義凡倫之屬義者皆統於君臣非紀綱而何
按兩然後段落分明以大當引起制禮而大定以大
定引起作樂而有德音德音之謂樂斷住正意已完
下引詩以證之詩之德音非謂樂乃斷章取義耳
大當猶俗言無不妥當 注三綱六紀之說宜渾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弦歌詩頌謂弦歌乎詩頌也 王季之德音以德而
致聲譽明類君長順比皆其德也俾于文王其德靡
悔此以文王之德言而由王季之所傳也既受帝社
仍從王季說及後世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
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

陳注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己之
色也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

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
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鄭注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
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
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疏此一節子夏爲文侯明溺音所出也 濫竊也
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
志也 燕安也溺沒也言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
人意志沒矣即前溺而不止是也 衛音既促且速
所以使人意志煩勞也齊音敖辟喬志者言齊音既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敖很辟越所以使人意志驕逸也此四者皆淫於色
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者既淫色害德故不用
祭祀也 經云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
別音者濫竊非己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己之妻妾
燕安而已所以別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
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有淫聲
也而經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都不云
女色者按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
更有促速敖辟推此而言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褻
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也故總謂之

溺音也

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長樂陳氏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驕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

馬氏曰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淫宋音燕女而使人之志溺衛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之志喬祭祀之所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毛

衛煩齊喬則失於和是以不可用之於祭祀也

山陰陸氏曰前言所好者音也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辭不迫切而意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四者淫志爲甚溺志次之煩志喬志又次之

慶源輔氏曰既云德音而不及溺音乃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乎疑辭也所以致文侯之問而後語之也不然則將勃然如宣王矣四國之音在當時如此宋音其紂之遺乎

導款上節是言古樂所由興此言溺音所由興也鄭

宋齊衛俱由志之不正蓋曰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云云鄭衛齊宋之音是溺音而淫溺煩喬之志是其音之所從出也

說約溺音不外志之所發故四者皆以志言此與上節正見古樂新樂所本之異乃始於世道之治亂成於人心之邪正也溺音淫溺之音也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下倣此

纂訂鄭音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促數由其志之煩齊音敖辟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天

言鬼神厭棄而不享也

按四國各以上二字言其音下二字言其志音由於志推其原也此四者句連下以見其不可用也從音上見得淫色從志上見得害德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陳注詩周頌有誓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之

鄭注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孔疏此一節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敬和之事所以

勸勵文侯用古樂也此詩周頌有警之篇肅敬也雍和也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能敬和施設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長樂陳氏曰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雖離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

嚴陵方氏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為主雖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為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中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之禮於是見之矣文王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以是而已

慶源輔氏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則濫與淫何事可行也

新裁肅離不分兩樣如噉如便是肅是倫理中有義以相正故音不徒肅而且肅肅純如便是和是倫理中有仁以相愛故音不徒離而且離離搜義云肅肅離離只是疊字差矣又曰夫敬以和有和敬相清意者亦非 古樂由紀綱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思其不敬患其分太肅體太嚴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修

齊治平俱行得去即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之意

也觀詩只曰和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

在和不在敬若說和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是言

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須重和始得旨

夫溺音害德固祭祀弗用矣若古樂之正其用何如

哉詩曰肅離和鳴先祖是聽夫詩之所謂肅者言乎

其音之肅然而敬也蓋制之禮義稽之度數不徒敬

而肅肅其敬也詩之所謂離者言乎其音之雍然而

和也有順成和動之體有優柔平中之美不徒和而

雍雍其和也夫敬不徒敬而有和以行其敬是乃德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音之樂正和鳴於宗廟之中而先祖是聽者也豈惟先祖聽之已乎以之修身動正而用和矣以之齊家和親而和敬矣以之均平天下合敬而同愛矣天下之事何所不行哉

纂訂此承上文祭祀弗用而言古樂為用之廣也肅離一時並有夫敬以和還指樂何事不行則從此和敬充拓去此句與淫色害德相反正見樂之妙所以使先祖聽之之意

心典節奏詳明條理肅肅是敬八音克諧六律和鳴是和一句釋詩之肅一句釋詩之離夫敬以和釋詩

之和鳴何事不行釋先祖是聽

接肅敬離和只就樂音言爲是若以敬和爲倫理則先祖豈必聽此倫理乎求深而不甚合 先祖是聽正與祭祀弗用反照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陳注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厲

鄭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孔疏此節明子夏既勸文侯所好古樂又謹慎行之以此化民無不從也引詩云誘民孔易者此厲王太雅板之篇也誘進也孔甚也言在上教道於民甚易也但已行於止則民化之於下詩之所云則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爲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嚴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新裁以上言樂有古樂新聲之異此是規其用情也見子夏以古道正君之意 謹好惡的謹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勘得明白如何能謹要知好惡不能並立好之專則邪不惡而自退所以下文只說君好之上行之不說到惡與不行上臣近而觀君之心志者也故好而即從民卑而觀君之作爲者也故行而始從但從心深而從行淺 夫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爲人君者當察之於微以致其謹好必於德音歸諸道惡必於溺音歸諸非道而已若是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者何哉蓋以臣與民從君如響君有所好臣即效而爲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好之邪正也上有所行民即率而從之知有君之行而已不復顧所行之邪正也夫君以一念之好一事之行即轉移臣民之志行若此其感之何易易乎詩曰誘民孔易其即此君上有好有行而臣民即從即爲之謂也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說約上數節已詳古樂新樂之邪正此節以下是因恐臥忘倦故戒之此節示文侯以好正惡邪也謹好惡緊著樂說君好之以下泛言感應之機引詩證感

好四句而好惡民從意在言外

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柷敔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
鐘磬筦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也所以獻酬醑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
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陳注執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柷敔也壎
六孔燒土爲之篋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
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
筦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戚也威斧也武舞所
執旌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

也醑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醑酢之禮也宗
廟朝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
自今日而垂之後世也

鄭注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柷敔謂祝故也壎篪或
爲篪虞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孔疏此一節論聖人作爲樂器道德之音以示後世
也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者言此執鼓柷敔壎篪其
聲質素是道德之音以尚質故也既用質素爲本

然後用此鐘磬筦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
雜干戚也威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足又用于威

旌羽以舞動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者以前云鄭
宋齊衛四者爲祭祀之所不用故此云六器爲道德
之音四器之和文武之舞並可用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宗廟中接納賓客
也賓入而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
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者又用樂體別尊卑於
朝廷使各得其宜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聞
樂知德及施於子孫是示後世又宗族長幼同樂之
莫不和順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是
長幼之序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執鼓而執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柷敔而柷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壘而始有所倡作竹爲箎而終有所和則播執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柷而柷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壘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執鼓柷敔箎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鐘磬宣之匏絲以爲琴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樂記

三

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醑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夫樂之在器以鼓爲君以相爲相在聲以宮爲君以商爲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不言柷敔而言柷敔者柷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敔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柷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亦陰

陽之義書曰合止柷敔

嚴陵方氏曰執革音也柷敔木音也壘土音也箎竹音也至於鐘則金音也磬石音也琴匏音也瑟絲音也凡此八音略備矣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獻酬酢見鄉飲酒解醑卽後言執爵而酢是也則獻酬酢所兼用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卽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經有言干戚羽旄有言鐘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樂記

美

鼓干戚有言羽旄有言干戚有言弦歌干戚有言干戚旄狄其言各不同何也蓋干戚干戚皆武舞也羽旄羽旄旄旄皆文舞也干則盾也戚則斧也場則鉞也干以自蔽威揚以勝人武之事如斯而已旄以愛羽以示飾旄則六律之所生狄則五色之所備文之事如斯而已所舉雖各不同所以主文武之事言之則一也

新裁然後字雖承前節說要含紀綱既正二句意此字指質文大備之樂說四所以雖平要根祭廟來官序貴賤依注作貴賤之官序指公卿百官異姓言得

其宜以序爵言之當時者朝廷字不必用長幼尊卑指子姓兄弟同姓言得其序以序齒也是自今日可施之後世者爵因人異齒是萬古不易者故有今日後世之別 四所以皆廟中事以祭廟作頭祭廟必有燕享之禮獻酬酢醑廟禮也曰所以實有相洽相敬之真情在官序貴賤廟禮也曰各得其宜實有相便相守之愼心在尊卑長幼之序廟禮也曰後世有序實有不陵不犯之遺教在更精透 夫溺音當惡德音當好如此然後聖人當治定制禮之餘作革音爲鞀鼓播鞀而鼓從之作木音爲柷揭擊柷而柷

禮記詳說

卷三

樂記

美

止之作土竹爲塤篪吹塤而篪應之此六者皆以質素冲淡爲本而非要妙可比乃德音之音也既以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琴瑟四者華美之音以和之用干戚羽旄二者文武之舞以舞之質文兼備如此此樂也何弗宜哉先王之廟有祭祀也以是樂用於禘祫烝嘗之間則能致先祖之聽矣祭祀之行必有燕享也以是樂用於獻酬酢醑之間則能發賓主之德矣樂作宗廟之中貴賤同聽之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賤之官序行之當時各得其宜矣樂作於宗廟之中長幼同聽之長者居尊幼者居卑長幼之尊

卑自今日垂之後世各得其序矣夫正樂之用無往不宜如此若當知所好之矣

說約此舉聖人能謹好惡之實上是作樂之備下是用無不宜也然後承上節來卻要根大定言聖人有見於德音之當好溺音之當惡故當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之餘然後作之和之德音只在質素上見二字俱指德音和之舞之正見樂後乎文意此所以四句俱宗廟中事助祭者異姓有貴賤之官序同姓有長幼尊卑之序

纂訂德音應上文德音質素意卻下一層此字緊承

禮記詳說

卷三

樂記

美

上文兼備之樂說四所以字語意雖平然上句有先王之廟字則下句獻酬酢醑正從此起下示後世句又從官序貴賤生來以廟祭作頭下皆相因說去前因德音二字便把溺音相形尚未說到樂上故此節二然後字緊與前節大當大定二然後字相應古人文脈斷續之妙如此德音即前德音周禮云革木一聲無宮商清濁故爲質素合會之始得四所以字俱指德音總不外和敬之理也所以祭廟有格幽合渙意所以獻酬酢醑在廟祭燕享時說醑者飲舉而以酒盞口也獻酬酢指賓主說 一說所以祭先王

四句相平說去亦通

按舞之以上言樂而祭廟以下兼言禮然是樂中之禮非禮樂並重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與上祭祀先祖是聽相應此句當重下三句自此推廣說以應何不行意 下三所以依注疏俱切樂說似有理而陳注只泛以禮樂言取其易明爾 前從禮說到樂此從樂說到禮禮樂相須原是一理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陳注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五

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聽之而思武臣

鄭注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

孔疏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之聽思其所用

之臣 鐘聲鏗者言金鐘之聲鏗鏘然矣 鏗以立

號者言鏗是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也號以立橫者

謂橫氣充滿也若號令威嚴則軍士勇敢而壯氣充

滿崔氏云若嚴正立號則其號必充滿於萬物矣

橫以立武者言壯氣充滿所以武事可立也崔氏云

若教令充徧則武矣 君子謂講樂之情者所以圖

聲達事鐘既含號令立武故聽之而思武臣也

新裁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若號令然感之者

號召威肅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

士氣而使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

而使之敵愾是立武也君子聽之則思武臣以專圖

外之寄而備干城之用焉 立字要緊立者從心而

發目不為外所搖奪也尤重立武則志氣堅定強敵

在前而不畏也 五節通作樂之感人說如上鏗字

就鏗言下鏗字就人之聞之者說號橫武皆心之感

處謂之立者是能使人知此也餘節倣此

說約此五節因文候聽古樂恐因舉君子聽樂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四

思告之各上句是聲下皆其所寓之義樂聲中自有

無窮之義可以動君子之思者只作所寓之義不作

所象之義樂之將作也鐘聲鏘然一振而眾音皆作

猶號令一出而眾皆從也不有以立號乎號令威嚴

則足以鼓其果敢之氣不有以立橫乎令嚴氣壯則

足以奮其禦侮之勇不有以立武乎蓋武臣折衝禦

侮君子嘗有以思矣故因鐘聲之感而思得之也數

立字要味

臣 鐘聲鏘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聲則思死封疆之

陳注舊說磬讀爲磬上聲謂其聲音磬磬然所以爲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鄭注石聲磬當爲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孔疏此一節明石聲磬者石磬也磬是樂器故讀磬音磬然矣其聲能和故次鐘也言磬輕清響矣叩其磬則其聲之磬磬然也 辨別也崔云能清別於眾物則分明辨別也 既各有部分不相侵濫故能使守節者致死矣若諸侯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樂記

聖

屬也崔云若能明別於節義則不愛其死也 言守分不移卽固封疆之義矣磬含守分故聽其聲而思其事也 讀磬爲磬者其字下著石樂器之磬其下著缶是磬然之磬今經云石聲磬恐是樂器故讀爲磬取聲音磬磬然

新恭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人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義是致死也 死封疆之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明所以守得定直到死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

說約磬以立辨是聲之磬然分際而餘音無混雜則能明辨道義而物欲不得淆奪辨立則剛介之操能守死善道故致死封疆之臣致嚴於彼此之界而守死不變以立辨致死者故聞其聲而思其入

舊訂未磬字只當石字看 按石音固是磬然別條無指物名者當從磬字爲說是取其義非指其器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陳注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樂記

聖

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劇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夫

鄭注廉廉隅也

孔疏此一節明絲聲哀者哀謂哀怨也謂聲音之體婉妙故哀怨矣 廉謂廉隅以哀怨之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也 既不越分故能自立其志 言絲聲含志不可犯故聞絲聲而思其事也

新恭絲聲哀切有廉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有惻然收斂之心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

自立之志焉是立志也 此立志是先立乎其大者之立謂豫先立定在此志義之臣的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說約哀以立廉是聲之哀切淒怨有廉劇裁割之義自然惻然收斂而有廉隅廉立則志不誘於欲故立志志義之臣志道義而不爲外物累惜名義而不爲利祿動以立廉而立志者故思之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聖

陳注舊說濫爲擊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眾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眾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眾而眾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眾之臣也

鄭注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

孔疏此一節明竹聲濫者濫猶擊也言竹聲擊然有積聚之意也 以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矣 亦聞

其音而思其事也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

新裁竹聲汎濫而廣大濫則能使人博施聚眾聯合

天下而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眾以之聚矣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聚之臣只容民畜眾盡之還是以得人心爲主心歸則身聚是爲君收拾人心者

說約濫以立會是聲之泛濫廣博則能聯疏以爲戚合異以爲同是我能會人也會則近者悅遠者來而所聚者眾矣思畜聚之臣以節用愛人有立會聚眾之道也大意只以得人心爲主畜聚只注容民畜眾便了

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聖

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陳注謹謂謹靜也其聲謹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眾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 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揚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等笙之中矣

鄭注聞謹靜則人意動作謹或爲歡動或爲動 以聲合成己之志

孔疏此一節明鼓鼙之聲謹者謹謂謹肅也其聲謹雜矣 以其聲謹故使人動意作也 以動作故能進發其眾也 將帥眾聚也言鼓能進眾故聞其聲而思其事也不云鼙而云鼙者廣其類也 君子至合之也總結上文五者言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志意 八音唯論五者以鐘與武臣相會石與死封疆相將絲與志義是同竹與畜聚相類鼓鼙與將帥同等故五器而有五事其貌與土木不同無此五器之象故記者不言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星

長樂陳氏曰樂聲有陰陽之殊人事有陰陽之辨則樂之與人常相象而未嘗相異君子聽樂之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矣蓋鐘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鼙爲坎鐘聲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爲事故鐘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鼙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爲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蓋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內小人樂得其外樂得其內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蓋亦不過於五者而未

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諦之也然君子必思畜聚之臣何也蓋君子聚人以財而理財以義則其思畜聚之臣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災使民不至於菜色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其與夫冉求之聚斂有間矣 樂書曰鐘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樂

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隱微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竿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眾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鼙則爲革聲一也士諱而謹羣趨而動有進眾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眾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聲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鐘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

竿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鐘之爲金鼓聲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鐘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草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音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質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磬字之誤豈經旨哉

嚴陵方氏曰其聲溫柔者足以悅人其聲堅强者足以警眾而號令所以警眾也故鍾以立號警眾則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樂記

聖

及者廣故號以立橫橫者廣也從順爲文橫逆爲武故橫以立武磬聲作乎上眾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爲樂陰以細爲哀樂則舒而無疆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己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己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進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眾鼓以作爲事狀則靜謹則動靜則止動則進蓋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意故曰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樂記

哭

有所合之也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而樂以聲爲主故此以鐘磬爲首然金尤爲善鳴故以金石爲序琴瑟者堂上之樂竿笙簫管者堂下之樂故又以絲竹爲之序凡作樂皆曰鼓樂由天作終則有始故以鼓擊終焉竿笙爲匏簫管爲竹合言之者竹而已眾音皆言其聲之狀獨於石則直言聲者以石止可以爲磬也蓋八音之中唯土與石止可以爲壘磬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異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鐘聲思之或於聽鼓聲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乎所行之事焉鍾金音也鼓革音也軍旅之法以革而進以金而止故其別如此

李氏曰有禦難之臣則姦宄不敢肆有藩捍之臣則外邦不敢犯有衣食之臣則國用足禦難之臣所謂忠義之臣也藩捍之臣所謂武臣也死封疆之臣也將帥之臣也衣食之臣所謂畜聚之臣也夫有其臣而君忘之此不思之者也君子一聽音而有以思藩捍禦難衣食之臣則其好樂也豈聽其鏗鏘而已邪慶源輔氏曰此亦子夏對文侯辭又據下以教之前

言君之所好者音也夫音與樂相近不同故此又爲文侯言古人之聽音亦豈徒哉亦有合成己之志者也君子之志意在得賢而用之耳堅剛之聲號令似之故鏗以立號號令則所警者眾故號以立橫廣大則武之事也故橫以立武磬折也盡也折而盡所以立辨辨而後可以死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封疆尤辨之大者哀則自有廉隅而不流有志者似之志義謂志在於義也所志者義則不爲容悅矣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所謂畜聚之臣者如師之君子是也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兗

鏘者聲也號與武者義也聲在彼義在我君子不徒聽其聲而已必有感發其在我之意而已獨言鏘鏘以例其餘也

金華應氏曰文侯方以澹泊爲可厭則使其聽鏘鏘之可喜者焉方以昏倦惟恐臥則欲其聽之而致思焉且使之思武臣將帥死節志義與夫畜聚之臣則其志氣感發慷慨興起而視優侏子女之擾雜皆不足以進乎前此子夏之善告君也故嘗謂古今本無異樂而雅俗不容同音顏子問爲邦孔子告以樂則韶舞欲其知所慕也繼以遠鄭聲者欲其知所戒也

春秋去舜逾千載而鐘鼓管絃之音猶未衰則古今固不可謂有異樂也然鄭聲不可不遠者以其淫而易以溺人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齊宣王自謂非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視魏文侯之惕然自省則大不同矣宣王迷而未悟故孟子告以今樂由古樂者其辭寬文侯悟而求之故子夏告之以古樂新樂之發者其辭嚴異時文侯能知鐘聲之不比亦略有見乎樂矣然明於音而聾於官卒未免見笑於田子方蓋區區徒能辨其聲而未能得其官以典樂樂官猶然而況於將帥死封疆之大者乎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壬

延平周氏曰鐘磬絲竹鼓鼗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爲畜聚也

新裁鼓鼗之聲謹然謹雜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眾之勇往直前之勢而可以進眾矣將帥之臣以統率者言謂才足以帥師者與武臣不同 重一進字注中進之權在主將極好 君子聽樂當以心以明上五節意音即鐘石絲竹鼓也鏘鏘即聲之鏘鏘哀濫謹也彼卽立

武等也合之契吾思武臣等之心也蓋鐘聲寓立武之道君子一聽之便合於武臣之思是樂聲所寓的義契合我心的思只如此淺淺就臨時有聽便有合說見文侯聽之恐臥是徒聽鏗鏘不去用心思索正說著他病根若作未聽之先平日有合此聲之義與此心契合則文侯不當恐臥矣 要看一合字此心虛靈原有箇憂時憫民之心欲得人以輔助意所以聲去一湊著他便神機發動總是子夏格心之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至

也之故

說約君子之聽三句總上說是原其有所契於心是以有所思如此聽聲即上聽鐘石等鏗鏘即上曰鏗曰磬等文侯恐臥只是此心無所思唯一任其音韻鏗鏘便覺索然無味故直於此剔動他欲逐一致思也

纂訂君子之聽音豈特聽其鏗鏘而已哉良由平日常存保守社稷之心而注思於社稷之役故彼所作之樂音驟聞而各有所合自不能已於思也若非平日有所思而徒聽鏗鏘於一旦豈能有所合哉 一

說以鐘聲鏗等一句是聲下皆所象之義看來鐘石竹是如此絲與鼓鼗另是一例蓋鼓鼗就能使人廉謹就能使人動卻不是所象之義了只當從前講一例說按彼亦有所合語氣可玩言外見得欲臥者以其不知思故無所合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樂記

至

禮記詳說卷一百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樂記

賓牟賈待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

陳注賓牟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眾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鄭注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憂也以不得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樂記

一

眾心為憂憂其難也

孔疏此一節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至不亦宜乎總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答之事 姓賓牟名賈侍坐於孔子 孔子與賓牟賈言說初論他事次及於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者此見孔子之問凡有五夫是發語之端武謂周之武樂欲作舞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眾備戒之後久始作舞故孔子問之云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 對曰病不得其眾也者此賓牟賈所答亦有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病謂憂也言武王伐紂之時

憂病不得士眾之心故先鳴鼓以戒士眾久乃出戰

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即出是象武王憂不得眾

心故也 此以下五事故知周舞也憂其難者憂其

不得士眾之難故擊鼓久而不舞

嚴陵方氏曰武之樂舞形容當時伐紂之事備者備

其物而有所防戒者戒其事而有所飭若夫果得眾

則無所事乎備戒矣惟其病不得眾所以然也

說約首節主樂容說備戒已久以始作舞時言病不

得眾言武王雖弔民伐罪之師然恐不得士眾之心

以集大事故先擊鼓戒眾已久而後出戰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樂記

二

纂訂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及樂謂泛言他

事及於樂也孔子問大武之舞先擊鼓以警戒舞人

而使為備故曰備戒已久也賈言武王伐紂憂病不

得士眾之心故先擊鼓以戒眾久乃出戰今欲象此

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所答是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陳注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

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

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鄭注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

孔疏此孔子之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聲淫液是貪羨之貌言欲舞之前其歌聲何意吟咏長歎歎羨也 對曰恐不逮事也此是賓牟賈答孔子之辭所以舞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及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歎羨此答是也 咏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歌遲之謂作此歌吟思之欲待眾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咏者永其言歎者難其事淫則浸漬而不已液則流通而不絕凡若此者皆不逮事也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三

樂記

三

說約咏歎淫液總以歌聲之長言恐不逮事舊云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非是言武王誠恐一夫不願一國未至即紂之天命未絕猶不敢為征伐之舉也必驗之眾志皆得諸侯皆至而紂為天人所棄然後為應天順人之舉也

纂訂此節恐字及上節病字皆指武王之心說孟津之會順天應人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固無不得眾不逮事之事然武王之心則謂一日之閒天命未絕猶為君臣蓋易所謂不疾貞者故猶以此為慮也賈能知此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此亦孔子問而賈

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流連不絕之貌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而望慕之故樂聲之長歌象當時之望慕也所答是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陳注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鄭注時至武事當施也

孔疏此又明是孔子之問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言舞初則然故云已蚤何也意謂舞時發揚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三

樂記

四

蹈厲即太蚤 對曰及時事也者此亦賓牟賈對辭所以舞時蚤為發揚蹈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之志故知此答非也

嚴陵方氏曰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

馬氏曰夫武王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又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眾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未信則

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民之未畏則曰汝不從誓
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眾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
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之勢而武之始如此
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蓋當其可之謂時
而君子舉事欲及時而已矣

說約發揚蹈厲之已蚤初舞時即如此也及時事言
武王除暴救民勢不可緩而欲及時行事也此答非
纂訂孔子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
太蚤乎賈言紂惡貫盈當時戰伐之事不可緩武王
則及此時事而為之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五

此答非矣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陳注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
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為軒軒之軒賈言非武人
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
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鄭注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
之誤也

孔疏此亦孔子問辭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
何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

曰非武坐也此是賓牟賈答云致右軒左非是武人
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此答亦非知者下云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是武法有坐故知此答非也

說約武坐且虛下致右句正言其坐賈此答亦非
纂訂孔子問舞武樂者有時而坐以右膝至地而左
足憲之何也賈言非舞武樂者之坐也舞法無坐然
下文孔子言舞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此答亦非矣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耆老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六

陳注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
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
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
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
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
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耆老相似
也一說商聲為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
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鄭注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
貪商也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耆老耆也言與

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 耄弘周大夫

孔疏此亦孔子問辭淫貪也問奏樂之聲何意有貪商之聲也王氏云聲韻歆羨淫液貪商也 對曰非武音也者此賓牟賈之答非武音謂非是武樂之音賓牟賈言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此答是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者解經非武音言武歌象武王正其軍事不得有貪商之歌故知貪商者非武樂之音也云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者解經中聲淫及商之義言當時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七

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爲貪商故云或說其義爲貪商孔子以時人之意而問賓牟賈然時人之說非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而問之者孔子雖知其非而問賓牟賈是知非而故問矣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者賓牟賈既答貪商非是武音孔子因而問之云貪商之歌若非武樂之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者此賓牟賈答云有司謂典樂者失傳說也言武樂之歌有貪商之意者是典樂有司失其傳說謂爲貪商故時人惑之 賓牟賈又云若非是有司失其傳說將言武王實爲貪商則是武王之志荒耄

矣言武王荒耄遂有貪商也然武王大聖伐暴除殘何有貪商之意故知有司妄說爲貪商使時人致惑子曰唯上之聞諸耄弘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答故云聞諸耄弘諸於也聞於耄弘之說 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者謂賓牟賈爲吾子者儀禮注云子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辭

嚴陵方氏曰荒言淫甚以至於荒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善論兵者以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八

矣夫豈以眾之不得爲病事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雉爾眾士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病不得眾若此之謂也夫以周伐殷其克之必矣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然武王之志猶如此恐諸侯不逮其事蓋慎之至也故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及

時事也此正言太公之志如此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憲讀如字憲左謂縣左膝不至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紂作靡靡之樂所謂及商者此歟對曰有司失其傳後商之遺聲也五字在此當承對曰脫亂在後去聖益遠其傳之失者有矣而君子知其不然以在我者揆之而已若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五羊之皮干秦穆公孟子皆斷而非之是也此言聞諸蕞弘若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則先儒所謂問樂於蕞弘問禮於老聃是也

慶源輔氏曰賈五答皆是當從陸氏說見後賓牟賈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五

樂記

九

意當時爲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爲善之一端也病不得罪恐不逮事所謂臨事而懼也不以在己之己至者而貳之此所謂聖人之心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恐不逮事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夫子所以深叩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唯受辭也當作去聲

新裁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泛言諸事也及樂始言樂之事首節問舞次節問聲而賈之所答皆是三節四節又是問舞而賈之所答皆非末節又是

問聲而賈所對者爲是故夫子唯之也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失傳實出於有司誠有所見也然丘聞之蕞弘亦若吾子之言焉斯言誠是也蓋武王之革命應天順人精明神武奚有富天下之心哉今謂有司失其傳則上焉有以識往聖之心下焉有以釋千古之惑而吾子之言與蕞弘而均不誣矣是也二字即上唯字意是據理深論以爲然也說約此節正是夫子發問本心慮武王之心不自於天下故發問以詔後世如此是也是許其言之當謂蕞弘固知樂者以是考之誠至當之論也商還照注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五

樂記

十

作貪商爲是 攷周之樂無商聲周爲木德商金也避所剋也周三大祭皆無商聲至唐開元亦謂唐土德請加商調去角調明以土德王洪武正韻始作聲起於東東角也後禮部韻會聲不起於東而起於公此從官也 此十三節孔子論武樂皆所以象成功也首節問舞次節問聲而賈之所答是三節四節又問舞而賈之所答非末節又問聲而賈之所答是故夫子唯之但前五節不重只敘問答之由重在下段分夾而進以前是論樂之象成久立於綴以下則言遲而又久也 合看全章總是夫子明武王非欲捷

取天下之意故下婉轉詳悉只說明遲久二字賈一對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夫子更躍然深賞至於發揚蹈厲一節便推卻太公身上去此夫子論樂大主意

纂訂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竟有貪商之聲淫貪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音則是何樂之音乎賈答言由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真傳而謂武樂之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謬矣言非精明神武也孔子急唯之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士

而因言我之所聞於賈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唯字一截上之聞二句一截是也一截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淫非出於武音誠有所見也賈弘亦若吾子之言是相似意是也二字據理而深論以爲然也只指賈言於賈弘無干賈弘周樂官大夫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陳注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

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無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鄭注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主

孔疏自此以下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之意并廣明克殷以後之事此一節爲賓牟賈說其將舞之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者也總干而立者言將舞之時舞者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不動搖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也言武樂之舞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謂失行列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皆坐所以坐者象周公召公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象周召之治也

張子曰總干而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詠疾蹈厲者太公之事邪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嚴陵方氏曰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上遲音穉蓋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宜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如下文所言至武之遲久皆其事也居吾語汝者以免席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總干與祭統所言曰總固足以該威且干所以自防威所以致誅於此又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爲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而已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而已

馬氏曰遲之遲而又久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者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

至而已故孔子自樂之象成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復以告之也總干而山立所以見其靜也發揚蹈厲所以見其動也靜者動之主動者靜之役主則宜逸故總干而山立臣則致勞故發揚蹈厲山陰陸氏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君之事如此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言將之事如此武亂皆坐凡譁亂使坐則定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四

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賈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新裁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竟究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深一層是深知武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綏大平成功之遲

久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子獨然聲淫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爲遲是未出之時久立於綴爲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衆已遲矣一出若可卽舞而何爲其持干久立也樂者象成作旨謂倣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盾從容以待諸侯之至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取人之嫌武王之事也若夫初舞之時卽有發揚蹈厲之容者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威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召主鎬京之文制禮作樂其事不得不安也觀此而賈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可以知其非哉山立象武王者武王當初誓師孟津見得紂罪真有可伐之理但持盾以正其罪如紂聞而卽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於自伐其君非武王意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

說約樂者象成句作旨是泛論樂所以象成功以見

武之爲象成意未可卽指武樂總干以下方舉武樂示之總干二句是象君之事正答所質之疑發揚四句是象臣之事是正所答之失總見象成之樂其義如此要知此節夫子答賈已盡但恐未明故下歷敘以發明之象成以下四節是言戡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是撫綏太平成功之遲久遲而又久一句要緊乃是一章筋脈纂訂言武樂而及太公周召者太公之志卽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卽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太公有丹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末

書之戒是未嘗無文也周公有東征之師是未嘗無武也特太公佐武王以成武功周召相武王以成文德各從重者言耳此發前對之所未盡要與上句武王之事有情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陳注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

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 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

鄭注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七

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孔疏此一節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上說三者之事已訖更別廣說武樂故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則前云三步以見方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再成而滅商者謂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爲一也三成而南者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者謂武曲四

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 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故言復綴以崇崇充也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並熊氏之說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義亦通也 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六

此位如鄭所注熊氏得之

說約此節總舉武作始終之節象武功始終之成始字與下再成等對樂每一成其舞有一節舞有一節則所進有一位故武樂六成則舞綴六易也不重在樂上 四成象疆理南國疆理云者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之謂不當以列爵分土言

纂訂周都在商之西南商都在周之東北故武位四表以爲象故云始而北出成猶奏也言武舞之始終而釋其義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之南也注中極乎北而反乎南是到了北頭

而轉乎南頭其位則四其成則六也南國是疆句一云南國指周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類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服其諸侯故四成象之也比前確當可從周召有分治至以崇天子則統治矣 此下承武王之事而言其象以位言也曲以協舞每一終則舞人易一位也言武之初出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象武王初自南而向北以伐紂也則觀兵孟津時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以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九

南象克殷有餘力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克殷之後疆理南方之國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分舞列皆分兩行象周公居左而為師召公居右而為保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之初位象武王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奉武王之德為天子也經謂南頭之初位三成以上總言克商之事四成至六成總言造周之事

按注疏天子二字屬下節今斷以崇天子為句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陳注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為四伐如秦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注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鄭注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

孔疏天子夾振之者謂武樂之作言天子與大將夾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十

舞者振鐸以節之 駟當為四四伐謂擊刺作武樂之時每一奏之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 一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 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者經云天子夾振是兩邊相夾天子與大將相對明是尊者故知王與大將也經云振之鐸是所振之物故知振鐸以為舞者之節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者為振鐸者熊氏按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寃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天時也皇氏云

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來軍眾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皇氏此說稍近人情理通勝於熊氏但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則似天子親夾舞者則皇氏說不便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王肅謂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按聖證論王肅引家語而難鄭云六成而復綴以成其爲天子此家語之文也馬昭申鄭意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而崇之乎孔晁又難馬昭云天子夾振用舞之法在於經典今謂天子夾振此經之正文又親舞總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主

于俱如熊氏之說此則經典之證也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者以牧誓有四伐之文故讀爲四也云每奏四伐者武樂六奏每一奏之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也引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者此武王戒誓士眾云今日戰事前進不得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武樂惟用四伐不用五伐者尙其少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陳注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爲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

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鄭注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孔疏分謂部分夾謂振鐸夾之言舞者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也事爲也象武王伐紂爲蚤濟成也象爲事之蚤成故前進也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

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爲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主

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則總千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

總干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干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

延平周氏曰樂以一變爲一成紂都在北故武始而北出以象其觀政商郊再成以象克紂三成以象克紂而反四成以象有南國之土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以象武功之成韶文樂也文爲陽故九成武武樂也武爲陰故六成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武王之躬伐伐以車爲主兵事不可緩也而貴於速故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三

事蚤濟也紂之亡非獨得罪於武王天下之君皆欲亡之此諸侯之所以至凡此皆所以象成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庭舞人自南表向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入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四

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減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

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騶彭彭是也復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贏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孔子語魯太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尙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

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

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夫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夾振之者八佾相夾而振鐸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矣故繼言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爲合矣振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美

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威於中國也夾而聚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其氣則欲其事之速成故曰事蚤濟也然樂舞之數有曰成有曰變有曰終有曰闋有曰奏何也曰成者言樂至是而成也曰變者言樂至是而變也曰終者言樂至是而終也曰闋者言樂以是爲止也曰奏者言樂以是爲進也雖成可復生變可復常終可復始闋可復成奏可有加而無已故數有至於再至於三有至於六有至於九者然武之樂止於六成韶之樂至於九成者蓋二四爲六一三

五爲九則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陰也故六成韶樂陽也故九成乾交用九坤交用六亦以是耳金華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概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敏以趨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美

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問至於遲久故以是言新裁此三節是卽武舞之象武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北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反南也其成雖六其位則四矣且夫是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夾振四伐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於綴上應轉總干山立也六成之中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持戈矛而四次殺伐此象武王會師誓眾而盛威於中國也六成之中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而前進象武王協力同

心而事功蚤濟也大樂之象成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始出之時久立於綴者豈非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集哉而遲之遲而又久者於此可以通其故矣成字指樂言歌以節舞歌曲一終爲成則舞易一位爲一節也

纂訂此言舞人之事亦有取象意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眾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取象在此作武樂時每一奏中四度擊刺象武王伐紂四伐也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鎬京在西陲則紂都在中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三

也盛威全在順天應人伐暴救民上見出指伐紂言一云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淮夷是也此時須用兵故云盛威於中國殊非本旨分部分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總干者在中振鐸者夾舞列而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象用兵務於蚤成意蚤濟與久立於綴兩者原不相妨善會始得人心不可失諸侯既至之後固宜盛其威而濟之速人心不可強諸侯未至之前尤當需其來而待之久遲而又遲於此可以通其故矣全重一待字
心典夾振六成皆然分夾而進以始成再成言駟伐

以盛威夾振以蚤濟見武王之功何其神奇久立於綴見武王之心又何其從容而舒緩六成中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伐象武王戡亂之威盛於中國也六成中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促進象武王救民之事蚤有濟也初舞時又久立於行綴之位以象武王待諸侯之畢至而不急於得天下也此正武王之事而遲久之義大略可見矣

說約此二節皆武始北出以下事此自南而北之事非自北而南之事也當作一成二成時事不必謂六

禮記詳說

卷百三

樂記

天

成俱然首段重駟伐二段重夾振三段重久立盛威舊說會師孟津觀兵牧野而殺伐爲威非是蓋武王不忍一人橫行故不得不盛威以興師戡亂之道利用威也蚤濟爲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功業蚤濟亦非是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蚤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救民之師利用蚤也然以待諸侯之至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嫌蓋威雖盛而不遽用其威事雖蚤濟而不倖成其事所謂遲而又久如此此句正應總干而山立以答賈之問但遲久之意不盡於此此特其大略下始細言其事以見氣象雍容節目

詳細也

按夾振與夾而進皆振鐸者夾之其爲夾同上節謂夾振而駟伐從駟伐見威盛下節謂其舞之部分夾而進從進字見蚤濟以與久立相形是兩層意久立於綴本在前末後挽出以應前遲久之問 舊說夾振六成中皆有說約謂一成二成事是說伐紂時如此所辨有理然舞制無從詳考兩存之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誦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无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陳注反讀爲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卽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卽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

鄭注欲語以作武樂之意 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

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

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薊或爲續祝或爲鑄鄭注多舛訛

孔疏此孔子爲賓牟賈說牧野克殷後事 反商者

反當爲及言武王牧野克殷已畢及至商紂之都也

未及下車者言速封諸侯未遑暇及下車卽封黃

帝堯舜之後也下車而封夏殷之後者以二王之後

以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 按周本紀云武王以

與戰伐紂兵皆崩畔武王入至紂死之所周公把大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无

鉞畢公把小鉞以來武王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又云乃封紂子祿父使其弟管叔蔡叔相祿父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閭天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聖乃哀封神農之後於焦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大禹與此同然如武王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此未及下車義反當以禮記爲正此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者既釋箕子使之行商容者行視也容謂禮樂之官使箕子檢視殷家禮樂之官若有賢者所處皆令復居其故位也庶民弛政者弛去也庶民被紂虐政者而放去之也庶士倍祿者謂庶士紂時祿薄者而倍益之反當爲及者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明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云投舉徙之辭也者以武王之時封紂子武庚於殷墟初克紂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而楚時復所武王卽徙而居宋也故云所徙者微子也云後周公更封而大之者以武庚於周公居攝之時作亂被滅周公

因封微子先在於宋更封而大之者按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封而大之其實封爲五百里在制禮之後故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是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者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

張氏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卽牧野之地蒯幽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

石林葉氏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爲及此與下該言行商容同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爲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嘗同意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

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墮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眾民爲哉斷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也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爲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爲後與此異何邪曰昔者廢焚孔子問以傷人爲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爲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

後世之爲臣者式商容之闕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嚴陵方氏曰牧野蓋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也故謂之牧野之語殷者湯之所遷故後世以爲有天下之號若曰殷邦殷命是也商者契之所封故後世以爲所都之號若曰商邑商郊是也然湯止稱曰商王書止曰商書頌止曰商頌特不忘本耳又有言湯居亳紂都朝歌者殷乃亳之地名書言將治亳殷是也朝歌之城特紂所名耳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於所克言殷以見紂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五

樂記

重

之限於所反言商以見政之由舊焉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封帝王之後則書所謂崇德象賢修其禮物是也於黃帝堯舜則封於未下車之前夏商則封於既下車之後者蓋以道成於三故存二代之後以明應時損益之迹則修其禮物者止於二代而已二代而上崇德象賢其事爲略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也修其禮物其事爲詳故於下車之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崔氏謂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謂夏商周爲三王杜氏釋左傳三恪以爲舜與二王後誤矣言黃帝而不及少昊高陽高辛者猶周

官之序六樂易之序十三卦皆言黃帝而遽及堯舜也投有棄意實封之而名曰投豈非戒後世而然歟崇先代仁也戒後世義也舜封象於有庠曰放亦此意商容書言式閭則所以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之互相備焉耳

山陰陸氏曰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殷致其義焉封之者恩也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爲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且投之爲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爲君者以微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五

樂記

重

子故以戒天下之爲臣者雖謂之投其實封也封之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殷故以勸天下之爲君者以微子故以勸天下之爲臣者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釋箕子之囚使之句使之言用之也言箕子爲之使則武王可謂盛德矣行猶視也行商容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

廬陵胡氏曰蒯卽涿郡蒯縣燕國之郡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召公與周同姓陸德明云黃帝姓姬君夷其後也然則豈黃帝之後封蒯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記傳

無見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當考耳左氏云武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於宋者非也案書及周本紀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墟使其弟管蔡相之至周公居攝時作亂被滅成王命微子啓爲宋公代商後則封微子於宋者非武王也

慶源輔氏曰先封其遠者以示近者之必封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祿所以勸士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於民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三

說約此以下四節皆詳舞所以遲久之意首節思及帝王臣庶也次節偃武也三節修文也食三老一事又在五教之外者亦修文也若此總頂過此當云久立於綴固以待諸侯之至矣然不特此也尙更有意在此節分繼絕世舉逸民愛民厚賢四段說未及下車而封亟於遠世也下車而封緩於近世也封墓嘉其忠釋囚解其難使之封朝鮮以作賓王家行而復位式其閭而追復生時爵位也弛政發政施仁解散紂之虐政倍祿崇德報功悉加以厚祿也總見牧野之仁政如此此節通是在紂都之時不是既歸之後

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歷敘言之耳

纂訂牧野之語言牧野伐紂歸而記事之語直管到教諸侯之弟處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也帝者之世遠意其淪墜已久故先之王者之世猶近未至圯散而無所歸故後之非以德之隆降言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箕子比干皆諫臣紂殺比干囚箕子商容亦紂臣之被廢者封墓積土墓上以表忠也釋解也使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行商容卽式商容閭也復其位復往時之爵位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三

士官卑祿薄倍增其祿也此是武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武王誓師處今衛輝府汲縣是注反讀爲及一云反如字謂反商之舊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亦通薊幽州縣名陳陳州宛丘縣名杞汴州雍丘縣名宋亦國名武王封禹後東魯公於杞投湯後微子於宋總以存宗祀也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令有國也殷獨曰投者又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家語史記皆作封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

言之耳必封先代之後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其之使之家語作使人行商容行猶視也謂商容開廢於家武王固已式闕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故使箕子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

心典以下言武王行政之詳明舒緩以明遲久之意封帝王之後見其公天下而不私意弛政泛言不必指發粟一事庶士兼有位無位言

按牧野之語謂自古傳有一段語也反商依武成當是脫政字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只是形容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毛

其封之早豈有在車上卽封之理下車封杞宋言其後於上三國而說者又以重二王之後其禮隆故封之後亦可從後世沿此遂以黃帝堯舜後爲三恪夏商爲二王後此不足據史記與此不同此亦不過漢儒所記尙存疑案投與封並言當是好字非投畀之投便之二字可疑若屬下句則是使箕子行於商容之閭而復其位與武成文不合或謂使之二字屬上謂釋箕子之囚而將以用之也武成云式商容閭必行至其閭而式故曰行此皆用武成之辭而有訛誤當參看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陳注鉞與橐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爲鍵鎖也橐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橐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爲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鄭注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鉞橐字也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美

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橐弓矢春秋傳曰垂橐而入周禮曰橐之欲其約也孔疏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者言車甲不復更用故以血鉞而藏之倒載干戈者倒載而還鎬京也所以倒之者熊氏云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故云倒載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也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爲諸侯者以服勞賞其功也卽牧誓云千夫長是也名之曰建

橐者鍵箭也。橐，兵鎧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輶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橐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者，見其放牛藏器，故知之。云衅蠻字也。者，以禮傳所云以血塗物，皆爲蠻。故從蠻也。云建讀爲鍵者，鍵是管箭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箭或以橐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橐也。引詩曰：載橐弓矢者，詩頌時邁篇也。論武王伐紂畢，載橐弓矢也。引春秋傳垂橐而入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楚公子圍聘於鄭，公孫段云：請垂橐而入，示無弓但垂橐而已。引周禮橐之欲其約也者，考工記文。言以皮

爲甲橐中盛之，欲其約所引此諸文者，證橐是韜盛之物也。
張氏曰：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渡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桃林在華山旁。

嚴陵方氏曰：馬則人乘之，以致遠，故言弗復乘牛則人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其所宜之地而散之也。孔氏謂欲使自生自死，疑或不然。濟河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然大司馬若師

有功則右秉鉞，以示不忘戰，則此倒載干戈，以示不復用者，蓋武之道以止爲志，以戈爲事，志者天子之所守，示不復用宜矣。事者司馬之所行，示不忘戰宜矣。

山陰陸氏曰：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矣。苟或不然，雖包制干戈，能弗用乎？名曰偃兵，實造兵之始也。廬陵胡氏曰：將帥爲諸侯，即牧誓千夫長也。建橐藏兵甲也。春秋傳垂橐示無弓，則建橐非垂矣。

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率情而爲之，偃兵爲造兵之本者哉？將帥爲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橐之，其爲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道而知之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華岐而視濮衛，則周爲西南而商爲東北也。

新裁夫武舞遲久之義如此然不細言其事無以見其氣象之從容節目之詳盡在牧野之語矣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焉又濟河而西歸之鎬京天下大定矣於是歸馬放牛舛藏車甲包裹干戈名之曰建橐所以弛武備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所以行封賞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矣

說約此是聖人偃武之政下是天下明止武之心濟河而西指克商歸鎬天下大定說此正見可偃武之時下二段本此武備弛而封賞行俱見偃武之意華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山之陽山南之陂桃林之野潼關之地

纂訂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陝州靈寶縣是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舛以血塗之除不祥也自馬散至建橐弛武備也將帥二句雖行封賞只重偃武上不復用兵頂上兩項鎬京在河西故歸鎬京爲濟河而西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蓋前此用兵實非得已此所以急於偃武也

心典虎皮以前弛武備也將帥二句行封賞也亦是偃武意末句天下其明其偃武之心妙在一知字天下知武王之心偶一用兵出於不得已武王亦知

天下知其心故坦然偃武而不疑

按馬牛車甲干戈武事之備將帥用武之人分兩邊說不復用兵言外有用兵非得已意鍵或謂橐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擯而虎賁之王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陳注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狸首之詩以爲節右西學在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也貫革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裨冕見曾子問擯插也說劍解去其佩劍也

鄭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擯猶插也黃憤怒也文王之朝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

孔疏此一節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郊射射於射宮在郊學之

中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 左東學也亦在於東郊狸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之學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狸首詩也所以歌狸首者皇氏以爲舊解云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鄭注大射云狸首逸詩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不取於狸之伏物而皇氏所說違鄭注其義非也右射騶虞者右是西學在西郊也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也騶虞白虎黑文義應之獸也故知惟天子射歌之詩其騶虞篇云彼茁者葭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發五犯鄭注射義云一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 貫穿也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言軍中不習於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唯穿多重爲善謂爲貫革也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此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 裨冕入廟之服也摯笏插笏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說劍者既並習文故皆說劍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罷武而教民之行孝於明堂明堂是文王之廟也於時未有明堂而云明堂者文王廟如明堂之制故云明堂也天子於中祀其父也故教民知孝之道矣然不於后稷廟而

於文王廟者既是述父之志故初於中祀也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者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還國而教也 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者王自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見而知其敬亦還國而耕也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者郊射一裨冕二祀乎明堂三朝覲四耕藉五此五者大益於天下並使諸侯還其本國而爲教故云大教也 郊射爲射宮於郊者也皇氏云於東郊熊氏云王制篇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狸首大學射騶虞也言爲射宮於郊者據大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聖

學也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者覲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在上其餘爲埤故此云裨衣袞之屬也袞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言身著衣而首冠冕故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者以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之時未有明堂今云祀乎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耳非正明堂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卽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天子郊

射於右學然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天大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擣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其而後發亦擣度之意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豈狸首之詩邪禮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周官司服狐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樂

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裋冕也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狸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鄭康成謂裋衣衮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裋不亦誤乎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觀

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其乘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爲先修文爲後使民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樂

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嚴陵方氏曰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散軍則軍旣入而天下無事矣然又郊射焉慮忘戰之危故也以樂爲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故曰貫革之射息也裋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說則脫而解之也裋冕見玉藻解虎賁周官以之名氏焉取其奔赴如虎也故春秋外傳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狸首騶虞者修樂之文以偃武也裋冕搢笏者修禮之文以偃武也夫教亦多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

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云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序先散軍郊射與禋冕摺笏以修禮樂之文爲急而又以樂之文爲首者以樂入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聞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藉

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概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劍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聖

心諸侯知所以爲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爲自敬天大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鯉首駟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駟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鯉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

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

新裁此與下節孝弟總言武王之修文行禮射等是五者射息說劍等是大教民雖生於未造孝弟忠敬之心所自有者特爲習氣所侵染故曰遠於文教并其綱常亦日淪沒了武王之教全在消其習氣而開其良心德禮孝敬忠是武王培植八百年的根本武王伐紂之後固示天下以偃武之心矣然又以文教不修則無以淑天下之人心也於是乎有大教之立焉故散軍而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射行於左學則歌鯉首之詩以爲節射行於右學則歌駟虞之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吳

以爲節禮射既行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而貫革之射息矣禋冕而被以禮服服冕而摺以禮笏禮服既佩而後將帥之士昔之佩劍者始脫矣商之殘民向固未知孝也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民知所以報本反始孝於親焉商之倍畔者向固未知臣也武王則制朝覲之禮以臨諸侯而皆知考禮正刑忠於君焉商之放縱不祀者向常不知敬也武王舉耕藉之典以祀神明而後諸侯皆知竭力發情以敬神焉夫是五者扶持綱常覃敷文教暴戾悍鷙之習潛消也孝弟忠敬之心頓開也天下之耳目一

萬民之心志定乃觀德行禮孝親忠君敬神之大教也

說約上節偃武此乃修文之政也分禮射禮服祀明堂朝覲耕藉五平看五段中不可露出教字至末句方見

纂訂散軍郊射放散軍伍習射郊學者言歸還鎬京止武習文也左右分東西言諸侯射於左歌狸首之詩爲節天子射於右歌騶虞之詩爲節行禮射則貫革之射止矣著裨冕而指笏於帶亦謂有禮事時則去佩劍也此二句要說因習禮而自然息說方與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樂記

兕

三句相似祀乎明堂而配以文王此是武王孝親事今而後民皆知所以孝朝親句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臣之誼何嘗不在人心第當商之季朝儀久曠不昭揭則不知故自朝覲禮制而凡來貢來享來王惟茲其主分職授政任功是予一人覽臣誼至此頓爲整肅今而後誰不知所以臣耕藉謂武王自耕藉田也今而後誰不知所以敬神之道行禮射服禮服而潛消其暴戾驚悍之習祭祀朝覲耕藉而開導其忠孝敬慎之心是武王之教誨雖多而此射息說劍知孝知臣知敬五者則教之大端也全在消習氣開良心

上見 裨冕與指笏雖兩事然重在指笏上對下交

說劍而言也虎賁有力如虎者文王之廟爲明堂三言知而行寓乎其中三所以字不可閒看

按孔疏以歌狸首爲諸侯之射歌騶虞爲天子之射左學卑右學尊郝京山反其說依應氏不分學則狸首騶虞未必分定天子諸侯也然從舊說者多 裨冕指笏不以天子言陳氏謂孤卿大夫之服是也裨冕指笏尙文而虎賁之士皆因之說劍也 耕藉所以供祭祀故曰知敬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樂記

章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第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遍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陳注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鄭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孔疏天子袒而割牲者謂天子養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也執醬而饋者謂天子親執醬而饋之執爵而醕者謂食訖天子親執爵而醕口也 冕

而總干者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者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三老五更互言之耳者三老亦五更五更亦三老故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文王世子注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云周名大學曰東膠者按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以養國老故知大學也此經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謂殷禮周則右射騶虞之處矣若如也言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至

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者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此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言其宜合當然也以其功德盛大故須遲久慎重之也

張子曰古者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執干羽以就舞位天子身親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天下之孝弟聖人之教人也是故灑掃應對爲道之基本也五更三老更疑爲更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長樂陳氏曰禮記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賓之於

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古意也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禮之冕而總干以樂之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樂記

至

而醕則省醴可知言冕而總干則發咏可知

嚴陵方氏曰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別也袒而割牲所以服其勞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醕所以養其陽冕而總干所以脩其食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弟者以未若嚴父配帝之爲大故也饋食固不止於醬以食物故執之獻孰食者操醬齊是已以酒漱口曰醕養老止於如此亦

微其理故也總于武舞也祭統曰武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曰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藉田養老更於大學然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遲豈過也哉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聖

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商容闕廢於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者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峙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于戈倒而包以虎皮則首爲武而今爲文將帥俾爲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劍則說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驚悍之習耷首駟虞以爲節神冕執笏以爲容明堂朝覲耕藉養老所以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爲而一新天下之觀

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爲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修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新裁此五教之外又一大教是養老之禮祖而三句以飲食養之冕而句以聲音養之全重周天子親行上 夫武王當大勳克集之餘封後而尊賢矣復弛政而倍祿焉偃武而修文矣復朝祭而耕養焉若此何者歸鎬京而宗天子周道猶未四達也今則東西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禹

南北始無一處不達焉禮樂猶未交通也今則上下內外始無一處不通焉是武王不惟裁定禍亂之功如彼其遲久而其撫綏太平之成功亦如此其遲久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時說周道與禮樂殊無分別 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脈也禮卽其精神之著於忠敬孝弟者樂卽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卽是禮樂之所通達自上達下去交通已淪浹於民心矣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故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以武樂之遲久象武功之遲久也宜者與成功相稱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四

樂記

牟陽再觀祖輯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陳注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爲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四

樂記

從來說得無理會卻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

鄭注致猶深審也子諒如不子之子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孔疏自此以下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故名樂化此一節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故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言禮樂是治身之具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謂深致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三

樂記

五

之遲久以象之不亦宜乎

心典周道卽禮樂但精言之曰周道明著之曰禮樂上句虛下句實此處要見成功之遲蓋聖人氣象甚從容節目甚詳明非一時倉卒之所能爲以武樂之遲久象武功之遲久故曰宜按道與禮樂不分似覺重疊無味予謂道當以治化言而禮樂是其大者重禮樂句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三終

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詠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然而生矣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安者心樂故體安而不躁也既身不躁故性命長久也志明行成久而不改則人信之如天既爲人所信如天故又爲人所畏如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謂四時不失神則不怒而威者言宗廟社稷之中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聖王既能用樂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聖王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二

以能如此者正由詳審於樂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

長樂陳氏曰自生則樂至不怒而威此由粗以至精自有而入無也蓋易直子諒之心生可欲者也樂者有諸己者也樂則安者充實者也安則久者有光輝者也久則天者大而化者也天則神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之言主於學故言善言信言美言大言聖此主於樂故言易直子諒言樂言安言久言天然功則

歸之於一故皆終之以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神則不怒而威者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樂書曰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爲智者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爲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爲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爲信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三

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陰陽且不能測况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須臾不離道跬步不忘孝造次不違仁夙夜以強學皆以是也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此故言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也易直子諒之心皆以和爲體故致樂以治之則油然而生矣且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出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

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敢犯矣故不怒而威馬氏曰易以言其平直以言其正子以言其愛諒以言其信皆人之常性也人之性出於天而成之者樂也樂者樂得其常性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安則外物所不能傾而執德弘信道篤在此無斁在彼無惡險夷一節故安則久久者幾於化而天者以言其化也至於化則廣大有以致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四

而高明有以極矣故久則天至於化而不可知則爲神故天則神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不言而人信之神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以其不可知也凡此者皆樂之所致也故卒之言樂以治心然則始之治心終至於神何也蓋樂生於心則其所循者天所循者天則其體也莊故由易直子諒之心而積之終至於神此與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之說類矣

廣源輔氏曰致禮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致同

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禮樂雖我之所固有然不有以致之則無以得其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欲仁斯仁至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是所謂禮樂固非玉帛鐘鼓之謂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養其心也和樂常存於內則善心油然而生矣易者天之道也直者地之道也子諒人之道也一心具三才之妙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生樂則安矣安如自得之則居之安仁者安仁之安則越宇宙以同詩通古今於一息故悠久悠久不息則天也天則不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可測識矣故曰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

導歎此二節首句截嚴威以上言禮樂有益於身心心中以下反言以決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易直二句卽治心之效樂與安久天神至不怒而威則以其效而推至其極自然相因之妙也未致樂句結上文易直子諒總是一箇和樂者悅豫自得而不已也安者堅固自守而不搖也久者終始如一而不息也天者渾然天成而無所爲也神者變化無方而不可知

也俱就心上說不言二句又是申贊天神之妙

新裁正說禮樂不去身之益反說禮樂去身之弊總見斯須不可去身也 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脈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要去就去不放他便不去一味身心上檢點便了 致字著實有功夫易直子諒總是一箇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邪慝消融善心自萌油然而生不生不窮之意也樂與安久天神信威皆效之漸致其極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諒之心上看善心既生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六

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但自此心之生而自得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爲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開斷處曰久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耳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曰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看不可作人信人威不言而信是自然之至誠不怒而威是自然之至敬 君子曰禮樂乃人所當周旋不可斯須去身者也何以知其然邪蓋使樂無益於治心斯須去之可也今人能研窮其和樂之理以治心而無斯須之閒則感通其固有之真易直而無邪曲子諒

而無乖戾善心蓋油然而生矣此心既生則真機悅豫

而怡然性真之自適不亦樂乎樂則心與理融內境寧靜外物不擾而安安則終始如一無少閒斷可以常存是心而久久則物果融性命順不思不勉而渾然天成矣天則聲臭泯思慮忘變化無方而神妙不測矣夫善心至此極矣而妙豈淺淺哉蓋言而後信非所以爲天也既至於天則信在言前奚待言之而後喻也怒而後威非所以爲神也既至於神則威自中出奚待怒之而後形也心樂相因之妙如此果何以至是邪此蓋至和得於研窮故如是耳向非致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七

以治心則無以神感觸之機矣以知樂乃吾心自有在人致之何如也

說約禮樂不可斯須句作冒致樂至治心者也是能致樂治心而妙馴致於天神致禮至嚴威是能致禮治躬而妙馴致於嚴威心中斯須二句是不能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二句是不能致禮以治躬二斯須正與首句相應 要味幾箇則字天則二句只贊天神之妙工夫全在致上

纂訂君子曰記者引君子之言也 樂安久天神信威非有淺深先後 鄭注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

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信威俱說向外亦自有理

心典本節首句作冒易直二句言其效也樂安久天神信威以其效而推其極自然相因之妙也未句結身兼身心言致則窮致其理治則不開其功易直子諒總是一箇和樂安等皆由此而致非有積累等級天則一真不安不俟語戒矣其言神則心神嚴翼不俟奮發矣其怒此二句是贊辭到此纔了得致樂治心故曰致樂治心提綱亦云不言不怒是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也不言不怒只是不作意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八

之謂

按樂之理主於和研窮其理則心中自是和而易直子諒之心生生安樂久是實景天與神是形容其妙末句口氣謂如此由於致樂以治心也前後兩治心俱以自己之心言孔疏謂治民心非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陳注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鄭注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偽生易輕易也

孔疏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威者前經云致樂此經云致禮而治躬謂致禮意以治躬外貌則莊嚴而恭敬若能莊嚴而恭敬則嚴肅威重也言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者前經明致樂治心則向善心生此經明樂治心失則怨心起言不能致樂治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悖詐偽之心入於內矣由貪欲多故鄙詐起也外貌斯須不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九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者前經致禮以治躬得則莊敬起此經明致禮以治躬失則易慢生故云外貌斯須不莊不敬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程子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須和樂正以中心沒事也

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

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長樂陳氏曰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爲教待嚴威而後行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眞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

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於內者也鄙詐慢易入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十

入自外者也

廣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略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鄙謂麤強而不和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由此觀之則所謂致樂者致其和樂而已致禮者致其莊敬而已和樂者人之本心莊敬者人之正貌鄙詐易慢則感於物而然也故云

入自外之內曰入

建安眞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無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樂記

十一

以治身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於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易慢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

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爲之主夫既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新裁莊敬以身所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足起人畏曰嚴威卽莊敬可畏懼處但嚴威亦在自家身上足以起人畏懼上看 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本不能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禮的工夫不深不能著誠不能去偽所以私意錮蔽而易慢之心入之若單看本節又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三

當專指禮說 夫人能研窮其節文之理以治躬而無斯須之間則有以陶成其恭肅之義而日謹於節文之度端莊而無邪恭敬而無慢自然莊敬矣莊敬則其威可畏其嚴可憚而自然嚴威矣此蓋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然其功豈可一時閒哉樂不可以斯須去也苟心中斯須去樂而不和不樂焉則鄙詐入之欲其易直慈良而安久天神不可得也禮不可以斯須去也苟外貌斯須去禮一有不莊不敬焉則易慢之心入之欲其威之可畏而嚴之可憚不可得也信乎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也

說約致禮句亦重莊敬以己所形言對上易直句嚴威卽莊敬可畏可憚處對上久安天神此只說起人之憚起人之畏尙未說到人上此總在自家身上說不可進說到心不可外說到人心中心以下明屬兩承舊單指禮未是外貌段亦說心者外貌一弛而神明亦無主也謂之入者見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也心典嚴威上言致禮之效下雙承禮樂來兩斯須正與首斯須應

纂訂莊敬便是嚴威亦不作先後看玩則字可見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樂記

三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陳注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輝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鄭注德輝顏色潤澤也 理容貌之進止也

孔疏此一節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輝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者但

樂從心起故感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從外生故發動於外也。樂能感人心故極益於和也。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者由心內和色見於外順之故望其顏色而弗與爭內和色見於外故不爭矣。此覆結上內和也。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此覆結外順也。由樂以和心故德輝美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由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也。云德輝顏色潤澤也。者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輝然發見於顏色是德輝由動於內而來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也。云理容貌之進止也。者以經云理發諸外凡道理從內心而生。今云理發諸外非道理之理止謂容貌進止之理。鄭恐有道理之嫌故云容貌之進止也。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迹故云動外

延平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

所以戰乎動則一而已記者兩言之為更端異故也。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容貌為內容貌之於顏色為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色外順之禮言容貌子張問政孔子對以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嚴陵方氏曰樂動於內而彼此之情不乖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內和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顏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又况於親炙之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

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錯之天下

慶源輔氏曰樂作於外而動於內禮根於內而動於外樂動於內故極其和禮動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內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內和而外順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豈敢有易慢之心哉況於與之爭乎德輝動於內以下此又覆說上意所以內和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輝謂樂也

禮記詳說

卷首古

樂記

其

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輝動於內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內可知矣舉言舉之自我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己則舉而錯之天下民莫不順從矣又何難之有哉

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錯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

導竅首四句截動內動外禮樂之本也極和極順並

心治身之功也內和以下感人動物之效也安久天神卽是極和莊敬嚴威卽是極順不爭不慢是見君子之和順而皆起其敬畏明則動也承聽承順是感君子之和順而自治其身心動則變也有淺深意致禮樂句結極和極順意舉而錯之句結不爭不慢二段意此是記者自作結語非古語也

新裁推原禮樂之本原與功效如此要看二極字一致字有無窮妙理諸說俱把上文安久天神等來纏殊可厭道者五性之真機爲英華發外動容中禮的根本有分毫透徹不到涵養未純道不得致道不

禮記詳說

卷首古

樂記

七

得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蓋禮樂能治身心矣其本何自而其效何如吾知人心內蘊本有至和之德樂正此和之動於內者也而治心以之矣人身外感本有至順之理禮正此順之動於外者也而治躬以之矣人能致樂於心而易直子諒焉安久天神焉則無斯須之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莊敬焉嚴威焉則無斯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其感人動物當何如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非和也未有感於和而爭者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慢易不生

蓋慢易非順也未有感於順而慢易者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內者皆至德之光所流露民且以君子之和和其心不徒聽之蓋心融迹化於和不止無爭而和在不爭之先也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民且以君子之順順其身不徒順之蓋心悅誠服於順不惟不慢而順在不慢之先也極和極順之化如此故曰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之間則舉此至道錯之天下將以和召和以序召序方承聽承順之不暇而不爭不慢不足言矣於治天下何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大

說約此推禮樂本原與功效如此承上節來動內動外是推禮樂能治身心之由以禮樂之本說樂極和至莫不承順又推禮樂治身心之妙內順句是過脈之辭瞻其顏色二句是虛說下二句方實言之不可又作深一層看致禮樂之道即極和極順也舉而錯之天下即莫不承聽承順而無易慢與爭也
纂訂首故字承上文治心身來因一故字便與下節不同極和極順根兩致字來民瞻句屬和望其句屬順說到不爭不慢效驗已見了但此境猶虛下二句正發明二句之意德以輝言即和順英華之驗有德

便有輝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其德敢與德爭乎不僅在顏色上論發以理言即動容周旋之中禮者理也理疑則必發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於理敢與理慢易乎不僅在容貌上論樂之和融而為德禮之順敦而為理便是禮樂之致承聽承順是可以自治亦可以治天下便是推之無難然致字略在前些即上文致禮樂之致也

按動於內動於外內指心外指躬言動於內故可治心動於外故可治躬有以致之而極和極順矣內和則民瞻其顏色皆和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民見其容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尤

貌皆順而不生易慢焉所以然者內和者是德之輝動於內而民望其德輝莫不承聽矣何爭之有外順者是理發於外而民見其容貌莫不承順矣何易慢之有如此則錯之天下皆承聽承順何難治之有顏色容貌即依論語動容貌正顏色之分 德輝動於內理發諸外與前動內動外不同前以禮樂之本言此以和順之發動言 承聽承順有說到民亦和民亦順作深一層看者然不如作申明上不爭不易慢為捷 易慢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在己言此以人易之慢之言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陳注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罄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三

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詘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敬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 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於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

節故以反爲文也禮苦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注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 放淫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主

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衰猶進也 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 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 孔疏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而和節之也 故禮主其減者行禮在於困匱主在減損謂人不能行也樂主其盈者作樂人所歡樂言樂主於盈滿人皆欲得聞也 禮既減損當須勉勵於前進文謂美善之名若能前進則爲美善也 樂主其盈當須抑退而自反則爲美善也 禮減而不進則銷者覆明前經禮須進之意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也 樂盈而不反

則放者言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也
報讀爲衰衰猶進也以其病害如此故行禮之道
須有自進作樂之道須有自退反也 言禮能曉其
義理而自進則和樂不至困苦故和樂也 言樂能
知吉凶之歸而得其反則安靜而不流放也禮之報
樂之反其義一也者言禮能自進樂能自反其歸於
中和之義一也言俱得其中故云一也

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
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

禮記詳說

卷重古

樂記

圭

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
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 主減者當進
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張氏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
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於損當自勉
強失在於盈當自抑止

長樂陳氏曰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
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爲文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
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以反爲文可知在
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

儀欲其既備鐘鼓欲其既戒亦此意銷則鏐於外物
不能以自強入於魯人之駁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
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嚴陵方氏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
進其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
之對施爲出而出所以退報爲入而入所以進進與
報其實一也禮爲異故有曰進有曰報樂爲同故一
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

馬氏曰樂動於內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

禮記詳說

卷重古

樂記

圭

言其體也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以至禮之報樂之反此言其用也以體而言之故禮
曰減樂曰盈以用而言之故禮曰進樂曰反樂者動
於內者也故其體則主於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
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則主於減蓋禮自外作而
先王有以強世禮主於減故君子勉而作之而以進
爲文樂主於盈故君子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以進
爲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爲文然後能全其樂七介
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
獻之禮而賓主百拜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

而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節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所以示其有所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所以示其有所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其作之則以祝其止之則以敬此皆反而抑之者也禮減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和爲貴則樂之用節爲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禮資於樂資於樂則樂

禮記詳說

卷二

樂記

音

蓋樂者樂也傳曰行而樂之樂也樂得其反則安則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故傳曰有禮則安禮之報樂之反雖不同而相資之理一也故曰其義一也全錄較注

詳爲

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盈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往來不已是亦進之意

金華邵氏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

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

新裁此章只是禮樂要相濟無甚深意要知內外禮樂之原減盈禮樂之體進反禮樂之用不進不反偏弊便生進反互資中道便得行禮樂者豈可無相資之用減是檢束收斂之謂就禮儀見於身者言盈是發揚舒暢之謂就意氣形於樂者言蓋減盈是禮樂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音

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序不和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以反方實是行禮作樂者必資於用也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反者裁抑收斂不敢侈縱之意兩箇爲文卽爲貴爲美也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病乃承上起下語輕看禮得其報則舉動之閒不爲減所拘自然無勉強意樂得其反則聲容之閒不爲盈所蕩平中無淫亂意義者得理之中合事之宜也謂禮樂皆是合當如此 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做在主減主盈內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

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答救他方纔得中是誠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減得其報禮也宜了盈得其反樂也宜了彼樂主於和而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是樂動於內者也禮主於序而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是禮動於外者也禮惟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謙卑遜順以節制為主而後爲禮也樂惟動於內故其體主盈發達動盪以宣播爲主而後爲樂也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而行之以和行禮者不一於減以進行之而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美

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而抑之以節用樂者不一於盈以節反之而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減不進則威儀消沮禮幾乎息矣樂盈不反則意氣放肆樂幾乎流矣故禮之減以進爲文而有和以爲減之報樂之盈以反爲文而有節以爲盈之反禮得其報則禮之行也舉動寬裕不迫有從容歡愛之美而樂矣樂得其反則樂之作也聲容和順不乖有優柔平中之美而安矣夫錯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然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消反則不放此

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今禮得相濟之報樂得知止之反相資并用無非歸於無過不及之中而合於事理之宜其在禮樂均一此當然之義也纂訂首二句要與前章說得有別前章在故字得解此節以進反爲主動於內動於外則減盈所由起主減主盈根動內動外來則進反所由起也通節語意至進反纔住正意在此而進而反且說理當如此以進爲文以反爲文方著人身上說禮本有限制而情不容己就退還中自有一種不容盈溢的道理有報只是以進意有反只是以反意變進爲報者取相酬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毛

之意耳樂在舉動從容無拘迫上見安就聲容平中無沈溺上見則樂則安就是爲文光景下面總明禮進四句這箇意思非有兩層

心典以反爲文分首二句是禮樂之本禮主二句是禮樂之體禮減四句是禮樂之用禮減而不進二句是偏勝禮有報句是相濟之功禮得其報二句是相濟之效禮之報二句言其義之一也 上月林曰報是禮文酬答劉注如何云以和爲減之報

按陳注前用馬氏之說與注疏意同後用劉氏之說稍深一層今用前說 首二句覆用上文以引出主

減主盈意兩主字言其本來體質是如此也進反爲
文言必如此方好看也 上是正言禮滅而不進二
句反言其弊禮有報以下復正言其相濟之用 據
經文不見有相濟意從樂字看出樂意從安字看出
禮意亦說得通 禮有所必報故進而不能已只是
前報情之報若直以報爲進則何必易進爲報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
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
耐無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
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
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天

陳注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
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
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
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
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
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 劉
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
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

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爲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爲文辭
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恥其然故制爲
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爲娛樂而不至
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爲講明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
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
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
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鄭注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
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元

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合字 流猶淫
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
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孔疏夫樂者樂也者言樂之爲體是人情所歡樂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者免猶止退也言喜樂動心是
人情之所不能自抑退也樂必發於聲音者言人歡
樂之事發見於聲音言內心歡樂聲音發見於外嗟歎
之詠歌之是也 形見也內心歡樂發見於外貌動
靜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 內心歡樂發
見聲音動靜是人道自然之常 術謂道路變謂變

動言口爲聲音貌爲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矣而不可過也內心善則變轉出音聲善外貌變轉爲動靜此自然情性爲變改不過於此度此外不復更有餘事故云盡於此矣 故人至無亂此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 言人感五常之性自然之常若見好事內心不能無喜樂也 內既歡樂不能無形見於外謂聲音動靜而見於外也 歡樂既形於外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是不依道理既不爲道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於亡國喪家也 先王至方也此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之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三

節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者言先王制其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 文謂樂之篇章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 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但使會其宜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知此而已 放心謂放恣之心邪氣謂淫邪之氣既節之以雅頌又謂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方猶道也言此上來之

事是先王立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前言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故此復言人不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絲金者樂之音笙磬者樂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之文互舉以相備也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餘見長樂陳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三

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己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 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入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

之善心邪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
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慶源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術也咨嗟詠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
故曰盡於此矣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與孟子所謂武王恥之之意同道謂宣
道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
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延平周氏曰無放心則無邪氣有邪氣則有放心

禮記詳說

卷重西

樂記

三

氏曰雅頌中聲也聲足樂文足論和也曲直歌之
曲折繁瘠廉肉聲之隆殺節奏或作或止

新裁不能免也分上原樂本於情而切於情下著情
之所由亂而推先王作樂以治情也重性術之變盡
於此一句先王立樂有方專爲此乃治情之妙云
方法也維之有法使之自然而然方字在道字內看
出來唯其道之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
故謂之方又云以維持人情使之就於規矩範圍之
中不敢少踰越於法度準繩之外故云方愚見性原
是純一無僞何爲有術發爲情則有術是其巧處也

况性術至不好的念頭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
道之道有引道而使之自得意蓋因其根於性術故
須道之

說約樂本人情之樂發於聲音動靜而作故曰樂者
樂也然樂既本人情而實可以管人情凡所以使人
諸倫理淑身心而樂得其道皆有資於樂也故曰不
能免此只言樂之爲用其切於人如此樂必發於聲
音至盡於此矣只詳人情之樂故人不能以下是推
先王立樂以迪人情人之道道字以情之理言此道
字且虛下不爲道道字正與道之道字相應下方字

禮記詳說

卷重西

樂記

三

在道字內看出來變即動字之謂故人不能四句輕
只推先王所由立樂意以上但泛言其理至先王恥
其亂以下方實就先王制樂言制爲雅頌句提起爲
下三段之總獨言雅頌以聲詩之正也聲文曲直等
皆指雅頌三使三足三不字平不使放心句緊連上
句與上不流不息例看蓋放心邪氣即善心之反也
足樂足論足以感動皆所謂道之也二段俱要點性
術字足以爲怡養性術之資自不至流放足以爲講
明性術之藉自無所厭怠足以感性術之善自不至
放心邪氣接之也然亦虛論雅頌之善未說到感化

上至下節和親等方詳言之立樂之方不專指三項
總結樂必發於聲音以下言性術之變固已發洩無
餘治性術之道亦且範圍不漏矣其方之善有如此
者

心典總見樂本於人情而作故切於人情而爲人所
不能免也首二句分冒下三節樂必發於一節言樂
者樂也下二節言人情不能免末句與首句照樂
者樂也與故曰樂者樂也又不同這樂也是因人情
之歡樂而作樂以道之也這就見得人情之所不能
免了不能免言必須用樂也性術之變此句最重就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書

見得不能無亂了性原純一無偽何爲有術發爲情
則有術是其巧處也一涉於術則不好念頭都發出
來就含有生亂意了故先王用道情之法不流只在
足樂內雖樂而不至於流便做兩層看了三箇使字
足字亦只論理足以如此非實驗也曲直等八音皆
有之立樂之方與下節不同此立樂之方正應樂者
樂也下立樂之方正應人情句性術即情也變猶
動也性無變感而爲情則有變 王曰林云以道之
道字即道理作活字看以道理去範圍之也湯平子
曰道有引道而使之自得意蓋因其根於心術故須

道不是道迪二說俱與注悖存參 樂本於人情之

歡樂而作故曰樂者樂也而治情仍不能外乎樂人
情有之則治無之則亂乃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何言
之人心有所樂必發於聲音而爲詠歌形於動靜而
爲舞蹈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性一定而無變乃
感而爲情則有變然未盡也至於形於聲音動靜則
性術之變盡發洩於此矣人情之樂如此故人情有
感而動則不能無樂樂於中不能不形爲歌舞形而
不爲文辭以道之於禮樂則情蕩必流於荒亂矣先
王恥之故用道情之法而制雅以述王政頌以美盛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書

德之聲詩以道迪之使雅頌之聲形於詠歌者無不
正足以娛樂性術而不流放使雅頌之文載於簡編
者無不美足以講論性術而不息息使雅頌之聲與
文播於樂器者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
或殺而瘳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
而奏皆無不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肆之心
邪僻之氣得接於身焉如是則情復其性雖有變而
不至於亂是先王立樂之方法始於人情而終歸於
性情之得其正也

按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指樂者說下樂必發於

聲音卻接樂也說人之道也猶言一定之理性術之

變盡於此便有不合於道意故下轉出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此所以人情之樂不可無樂以道之也以道之道作導字看爲正訓劉氏視一迪字似亦無深意三使其分三段其聲雅頌之聲其文雅頌之文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雅頌之被於八音者也曲直相對繁瘠相對瘠瘦也卽簡字意廉肉相對廉勁也肉柔也節奏二字似當總上六字方氏分貼太極而其說節奏處尤可疑足以感動與不使放心句緊相連一意至此則樂之所形無不道矣此所以因樂之

禮記詳說

卷百四

樂記

美

所形而立樂以道之其方如此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作心之樂似順因下文有人情不能免指樂說故此亦屬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陳注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

禮記詳說

卷重五

樂記

十

嚴之倫附親其至疏至眾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鄭注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孔疏此一節覆說聖王立樂之事使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者以君臣主敬故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也鄉里主順故云莫不和順父子主親

故云莫不和親也 一謂人聲言作樂者詳審人聲以定調和之音但人聲雖一其感有殊或有哀樂之感或有喜怒之感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矣物謂金石匏土之屬言須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也 奏作其樂或節止其樂使音聲和合成其五聲之文也所以合和君臣父子者則上文君臣同聽莫不和敬父子同聽莫不和親是也 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不和順之屬言親以及疏言近以至遠是親附萬民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二

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閭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主乎敬族長鄉里主乎順閭門主乎親樂之主乎敬者聽之莫不敬主乎順者聽之莫不順主乎親者聽之莫不親猶道之所在仁者見之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 樂書曰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閭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

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鐘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鐘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草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閭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三

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同至於所以爲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故也且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之禮固亦同矣族者親之所聚長者眾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於鄉里同族長則指其人鄉里則指其地也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故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則知樂亦得一以和也且樂爲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於一氣而已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爲之飾爾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虞源輔氏曰前言制雅頌之聲以道其樂意耳此又言先王作樂之法一者萬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爲節在樂則爲和故審一以定和此先王制樂之本意也豈徒悅人之耳目哉

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感各有不同其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審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四

其用於未發之初純一而不雜故定其情於中節之際和順而不乖近取諸身而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也遠取諸物而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也情文俱盡而節奏俱合則樂之本末具矣故內則和父子外則和君臣達則和萬民先王立樂之方同此和而已故曰保合太和

一字照和說甚捷

新裁和親截上言作樂之化下言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隨在而感人也此方與上節之方不同前方是本人情而立此方是本已心而立先王看得已心上之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

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又云上言治人情之有方此言起樂之有方先王慮人性術之變故作樂必由審一處起一卽性也和卽性之術也衆人之一變之未必和故不能無亂先王之一審之而和自定故立樂以維亂彼雅頌之

聲正樂也正樂隨地而作善心隨人而動此樂在宗廟則君臣上下聽之而和敬焉此樂在族長鄉里中則長幼聽之而和順焉此樂在閭門之內則父子兄弟聽之而和親焉蓋敬順親是君臣等當然之理特患不出於自然至於莫不和則毫無勉強矣正樂感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化人心如此亦以此樂也本先王之一與和而出也人心只一而有所應則不一先王於至靜時精察吾心湛一之體守之不爲外物所動以凝定其發皆中節之和富喜而喜當怒而怒而不乖其喜怒哀樂之則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而不戾其哀樂之節蓋一審則和自定而樂之本立矣及情已發時比合作樂之器使聲音各有所飾以顯設其曲調之節樂之飾治矣及音律調節節奏合則有條理度數之詳有倡和清濁之經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若文采錯雜不相亂也樂之文成矣如是而樂可謂至和矣此所以用之宗廟閭

門則能合和父子君臣而使至親至嚴者此其和也
不然何聽之而和親和敬也用於族黨鄉里則能附
親萬民而使至疏至眾者此其和也不然何聽之而
和順也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耳夫始
也原吾心而作樂終也以是樂而感人心先王立樂
之方動本以治飾平情以宣化如此豈徒作哉

說約是故承上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來上論正樂感
化之神下推其本而結之在宗廟等即樂作於此意
和敬和順和親重三箇和字即敬順親之自然而無
勉強也此見正樂感人之和故樂者至附親萬民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六

推樂能感人之由審一二句不平審一定和是作樂
之始比物飾節是作樂之成只重審一定和上乃雅
頌之本自先王之心而出者審字著力定字無工夫
一字從百感生審字從一字生比物飾節正應首句
樂字物指樂器節指樂音節奏合以成文是足上之
意所以二字須重在本心之和上合乎父子二句正
打轉樂在宗廟三段末句又申結上意與上節立樂
之方較深些前是本人情而立乃以人治人者此是
本已而立乃已立立人者內云一卽性失之過
深又云港一亦不是
纂訂和謂從容安舒無所勉強如君臣上下本主於

敬今則自然而敬便是和非謂和以濟夫敬也和親
和順做此審一三句一連說下一字指心言物指樂
器比合也成文字不必著力節奏以樂之作止言兼
聲容說

心典在是實作樂於此地也和只是自然意非用和
濟敬之謂審一句言作樂之本比物句言作樂之成
節奏句言用樂之時卻又承上起下法 所以二字
須重在本心之和和形於器處還輕合和父子君臣應
上宗廟閭門至親至嚴者附親萬民應上族長鄉里
至疏至眾者變長幼爲萬民以凡族長鄉里中無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七

然耳

按注引二說今從應氏以一爲心較深細心內先和
而致飾於聲容以爲之節此是逐件上講究到得節
奏皆合自然成箇文采可觀矣父子應上父子君臣
應上君臣附親萬民應上族長鄉里長幼言當兼同
姓異姓在內 一與和相聯說雜則不和審其心之
一則和定矣諸說分外添設覺支離 劉氏云一體
無從之者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

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陳注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是在是日莊曰正日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疏此一節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若聽其聲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千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訕伸以禮進退動止必以禮故容貌得莊敬焉綴表也兆域也言舞者綴表兆域方正得其所矣節謂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八

曲節奏謂動作言作樂或節或奏是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由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焉命教也言樂者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也紀謂綱紀總要之所名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也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憐不能自免退言人感樂聲自然敬畏也

張氏曰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千戚是形於動靜

長樂陳氏曰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爲王政之

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訕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千戚舞之器也俯仰訕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千戚則羽籥舉矣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九

言俯仰訕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言節奏則文采舉矣

嚴陵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訕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闕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

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中得天地之冲氣而爲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爲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爲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馬氏曰天地之所以命於人者中和而已傳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是樂者以中爲體以和爲用而中和之要蓋不出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樂者天地之命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和於是而總要焉人情之所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

能免焉此所以爲天地之命也

氏曰天地之命樂之道也中和之紀樂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導竅此承上文總敘聲容之有益於人而結其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得齊焉截聽雅頌聲之益執干戚以下容之益執干戚句貫下俯仰詘伸綴兆節奏等容貌行列開講不可就舞中看行列貼綴兆進退貼

節奏一說天地句承志意中和句承莊正齊不知此皆人情皆天地所賦予中和所發見不分析也罷末句又在上二句見出

新裁得齊焉截上言正樂感人之深下言爲用之大以結上文意也容貌行列進退指平日動靜說不專在舞時天地之命若爲天地作命令也中和之紀如統紀人情使歸之中和不流於不中不和也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性卽一也天地之賦予而中和之實理亦性中物也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己心之一而先王審一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十一

功始完 夫本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固先王立樂之方也然是樂也豈人情所能免哉聽二雅而思政聽三頌而思德則志意得廣人心千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性天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足以擴人之心如此而性術之發於聲音者始不亂也已執干戚以習頭容俯仰執干戚以習身容詘伸則容貌得莊執干戚以行綴兆執干戚以要節奏則行列得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此其容足以檢人之身如此而性術之形於動靜者始不亂也已由是觀之天地賦

人以形性之理未嘗有命令以教人今樂以廣志意肅威儀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之是天地無命樂爲之命令矣吾人自有此中和之理未嘗有紀律以檢人今樂以廣志意肅威儀則中和之所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是中和無紀樂爲之統紀矣夫志意威儀皆人情也修內而內得其廣實爲人心所不能免也修外而外得以淑實爲人身所不能免也故曰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也

說約故字承審一定和說聽其雅頌二句對下執其干戚七句看一是聲之感人心一是容之檢人身雅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主

頌之聲總括上文聲文曲直等說干戚等以容言亦以雅頌貫聽與執習等亦不外上君臣上下等志意得廣卽指上和親和敬和順說容貌得莊等指一身之儀說兼平日動靜不專在舞時也天地之命若爲天地作命令也中和之紀言統紀人情使歸之中和也二句俱兼志意容貌等說末句就上二句見之正應前人情之所不能免句

纂訂前章就倫理上說兼眾人言此又就身心上說指一人言一云志意得廣應倫理者誤得莊得正得齊以平日動靜言不專在舞時此又樂之淑身心也

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說 此節通是結語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行列進退有立與行之分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奏要協也故進退得齊都是見成話頭如雅頌之聲首節已有了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非所謂志意得廣乎非有兩層意性術之形猶有道之迹至此則樂卽天地之命中和之紀與性術混一了人情不能免句亦要重看先王慮人情必不能免則審一定和之樂自不能已耳

心典執其二句謂執此以習之也容貌舉一身而言立有行列行有進退正者立之莊齊者行之肅數焉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主

字都是見成話頭指點結上之辭本有而適還之曰得

按此節承上言樂之有益於人以繼前人情所不能免句玩故字自是結語首句言聲執其干戚以下言容執其干戚貫下習行要三句行列承綴兆進退承節奏 時講多謂莊正齊兼平日言是深推一層看來還以舞時爲正意 天地之命作教命說是周氏謂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另是一說覺過於深而不見切於人意 纂訂謂天地三句兼倫理身心是合上節總結可不必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陳注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

鄭注儕猶輩類

天子之於天下喜怒哀節之以禮樂

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與則盛矣

孔疏此一節覆說樂道之盛言樂以飾喜非喜不

樂是喜得其儕類焉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橫施鈇鉞

是怒得其儕類焉是樂非合喜不喜鈇鉞非合怒不

怒也喜則天下和之者以心內而喜故天下和也

禮記詳說

卷重五

樂記

五

怒則暴亂者畏之者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

上經以來但論樂此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

故於章末總以禮樂結之

長樂陳氏曰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

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

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鐘鼓為樂

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

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

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

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

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

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

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

為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

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為貴則兼樂言之有不

為盛者乎喜怒哀得其儕則喜怒哀必以其類矣與春秋

傳謂喜怒哀以類同意

嚴陵方氏曰在顯之謂飾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

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哀心生於

禮記詳說

卷重五

樂記

五

內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

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哀合乎

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和言天下畏言暴亂

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所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

所言軍旅鈇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

喜而言怒故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為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

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為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

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

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

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然上言禮樂而此則言樂而繼以軍旅鈇鉞者蓋禮者所以揖讓而軍旅鈇鉞者所以征誅也揖讓征誅皆謂之樂也荀子曰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揖讓征誅其義一也則揖讓征誅皆謂之樂而禮在其中矣

郝解史記此章第八居魏文侯之前致禮以治躬下多者也治躬四字宜從之

導欬畏之截上論先王禮樂之裕於治下著其爲治道之大也皆得其僭就上四句見出天下和畏總頂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末

六句說來治道非一端而禮樂爲盛者以其足以和畏乎天下也

新裁樂兼聲容喜有慶治平意軍旅鈇鉞代禮字蓋禮有五軍禮其一也怒有伐不軌意飾者用禮樂飾吾喜怒之心也大抵治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飾以樂怒便飾以禮是喜怒非私各從其當喜當怒之類也天下和有一人有慶而萬民悅之意暴亂者畏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之意緊要全在得僭上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僭方可以禮樂飾之盛字亦由得僭來他的治道焉能

使天下隨吾心之喜怒而和畏惟禮樂能之則由一人之喜而出者竟爲天下公喜之道由一人之怒而出者竟爲天下公怒之道非得僭而飾以禮樂安能到此彼和天下有樂乃先王觀天下之雍熙太和而欣喜歡愛之情暢於中故爲聲容之樂飾之也威天下有軍旅鈇鉞乃先王感天下之暴亂無節而除殘去暴之怒奮於中故爲軍旅之禮飾之也惟樂以飾喜則喜所當喜而喜當其類惟禮以飾怒則怒所當怒而怒當其類喜怒不得其僭乎惟喜得其僭則有以宣暢天下之和心而君子和於朝小人和於野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七

矣惟怒得其僭則有以震攝天下之畏心而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矣由是而觀先王治天下其創制立法爲天下紀綱者道固不一而未盛也惟禮樂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爲其和其畏之化移風易俗莫大於此安上治民莫善於此可謂至盛而無以加矣說約此言禮樂爲用之大上推先王明情以宣化下著其道之隆喜怒無可見其飾在樂與禮但樂字渾言禮指軍旅一端言只用本色字還他不必於樂內補出雅頌千戚軍旅上補出禮字飾喜見治平意飾怒指征伐不軌言故先王二句就上見用情之公喜

則二句又承皆得其儕以見效之大道泛指治道盛在天下和暴亂畏上見

纂訂此禮樂就聖人用上說非制禮作樂之謂軍旅鈇鉞代禮字此禮字不可寬說飾即比物飾節之飾謂顯設也皆得其儕最重得力全在平日亦於用禮用樂上見天下和暴亂畏就上得儕而點綴光景如此非至此始和畏也禮樂始於一心而達於天下故曰盛非若功令之勸懲有及有不及也
心典此言先王以禮樂而成化而贊其道之盛也畏之載重禮樂不重喜怒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太

按上已綴完人情不免此節又是推其餘意而贊之之辭飾喜從上樂字生來樂者樂也故是飾喜因飾喜而推到飾怒喜怒皆得其儕得字著力猶云得其當也天下和是皆安樂意陸氏謂和作去聲不合和言天下畏言暴亂語有分辨 上文只說樂與軍旅鈇鉞未透禮字然軍旅鈇鉞自當屬禮故以禮樂之盛結之不是禮樂盛是禮樂之道其功化處盛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君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天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陳注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己而陳德動己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決者宜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亢

之而終至於柔遠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鄭注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 樂人稱工執猶處也 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己而陳德者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孔疏子貢見師乙依別錄是師乙之章 子貢問師乙言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者也如賜者宜何歌也者如賜之人性宜作何歌是欲令師乙觀己氣性宜聽何歌也 此師乙答子貢請為論述不敢定其所

宜故請誦其所聞之詩令子貢自量己性執處所宜之歌 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成功德澤弘厚若性寬柔靜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頌也 廣大謂志意弘大而安靜疏達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廣大疏達宜歌大雅但廣大而不寬疏達而不柔包容未盡故不能歌頌 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若好禮而動不越法也小雅者王者小正性既恭儉好禮而守分不能廣大疏通故宜歌小雅者也 正直而不能包容靜退而不知機變廉約自守謙恭卑退不能好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子

自處其德狹劣故宜歌諸侯之風未能聽天子之雅矣 情性肆放質直慈心愛養者宜歌商商者五帝之遺聲言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以慈愛故也 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齊也 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謂己有此德而宜此歌亦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故云直己而陳德也 能直己陳德故有四事而來應之言歌者運動己德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者謂陰陽順也 星辰理焉者謂不悖逆也 萬物育焉者謂羣生得所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己而陳之直己則循理而無所詘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己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威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子

敬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正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

之隘謙不失之輕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說見後嚴陵方氏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爲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師乙所以誦其所聞而使之自執焉夫寬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三

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肆直所以爲德慈愛所以爲仁溫則將至於懦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寬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己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溫良所以爲仁能斷所以爲義也歌出於志之所之

非可以致曲也亦直己而已曲則隱直則陳故必以陳言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非陳而何夫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雖千變萬化無非一氣之所爲也故通乎天地者一氣之升降爾行乎四時者一氣之往來爾見乎星辰者一氣之成象爾散乎萬物者一氣之成形爾則歌之動已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固其宜也慈愛爲仁下有脫誤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己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三

理或有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己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闢雖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繚于師摯之徒皆迷而去之入於河海豈偶然哉山陰陸氏曰此一節疑以脫亂因失先後之序蓋其文宜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
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
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
識之故謂之齊內愛一字衍大雅蓋文王之三小雅
蓋鹿鳴之三頌蓋清廟風蓋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苢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所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
爲此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所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謂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爲此歟爲之歌大雅
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謂廣
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爲此歟爲之歌頌
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所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爲此歟
導窾何歌也截歌齊以上是誦詩歌之宜以請子貢
之自執夫歌以下是言詩歌之妙以歆子貢之歌詩
寬靜等六德已是中和之德六歌皆無偏偏之意無
非取其興趣之同以涵養其性情也直己句是詩歌
之用下皆是詩歌之效動已承直己陳德說夫歌未

形則至德中涵未見其動已也歌以陳德則性天流
行自內達外聲音之閒無非此德之發越也

新裁要知此但取詩之興趣與吾性情相宜者歌之
非以是理性情使之合宜也寬而靜等句以寬柔等
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 得力處全在直己工夫
就是以直養而無害之直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
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此德而不思善保則
又恐物欲所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一番以
涵泳而保全之由性天工夫到所以歌一觸之性天
卽爲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等全在吾心氣象上看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出非真有此應也見得直己的工夫到調變的道理
都在我

說約三節總見詩歌爲道之大子貢之問欲因詩歌
之宜以驗自己之德師乙之答欲審自己之德以擇
詩歌之宜聲歌各有所宜言歌以發德取詩之興趣
與吾德之相宜者歌之也有涵養維持意 直己便
是有德乃歌以前事陳德卽指歌宜一串說
纂訂此明歌詩陳德之理也六德只是中和之德宜
歌處只是取興趣之同耳有寬靜柔正之德宜歌頌
以頌乃寬靜而柔正者也餘做此直己陳德就在上

文見出直己與歌無干只是有德的源頭得力工夫全在此 執者自主張之謂四詩雅頌爲正餘皆有正有變詩之所稱蓋指正者言之正風如二南幽風正大雅如文王生民二什正小雅如鹿鳴白華彤弓諸什是也商齊之詩不傳寬者多放縱而無檢束柔者多萎靡而涉邪媚寬而主靜柔而持正此寬靜之美德器量廣大者多肆意而放曠知識疏達者多舞智而作偽廣大而安靜疏達而信實此廣大疏達之美德恭者常慎而過儉者常嗇而不及今能好禮則恭儉美矣正直者勇於有爲而常動廉者介以自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五

而常九今能慎動謙遜則正直與廉美矣肆者闕大直者剛正此等人多寡思而又慈愛剛中也溫良者似優柔而又能斷柔中也此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陳者敷揚之意內涵養德意最重陳德便動已動已如何便能感造化蓋原是直己有德的人又動之於歌益充養純粹則中和之極處故自然有許多大效驗天地奠位四時順序星辰則宿離不忒萬物則性命各正皆根動字說去 夫人之氣稟不同其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者是也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詩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欲因詩歌之宜以驗自己之德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欲其審自己之德以擇詩歌之宜也以其宜言之寬以有容又不傷於妄動而靜柔以致順又不流於詭隨而正德之極盛者宜歌頌蓋頌美先王之盛德也心體廣大亦不撓於動而靜事理疏達又不失之誣而信是德之能敬者宜歌大雅蓋大雅乃朝命之詩受釐陳戒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敬德者也恭而好禮則不過儉而好禮則不陋是德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五

治乎人情者宜歌小雅蓋小雅燕享之詩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正直而又靜廉隅而能謙德之正乎性情者宜歌風蓋風美善刺惡歸於性情之正者也直情徑行而濟之以慈愛德之剛中者也商音剛決今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乎溫和慈良而濟之以能斷德之柔中者也齊音柔緩今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乎夫歌者非徒歌也必由未歌之先正直己身如有寬靜柔正等德而後歌以陳之如陳此於雅頌詩等而涵泳以保全之者也其未陳也一性天之保合其既陳也一性

天之流行直己之己之靜也陳德之己己之動也已靜而天地萬物爲一體己動而天地萬物相感通天地以動而位四時以動而和星辰以動而理萬物以動而育非虛也始因德而有歌終因歌而保德詩歌之益其大如此

按何足以問言何足以承此問也自執有擇意凡云宜者詩之體如是而人之德亦如是與之相宜故可歌也不重在詩之優劣上夫歌者以下總言之直己字虛陳德方是歌有其德歌其詩是能直其在己而陳其德也直己是無矯飾意下又云動己是趕下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天

氣言其直己而陳德一動於己而卽有其效也天地應以下是極推其效但取必於歌詩亦甚難當歸重有其德上 人於詩無不歌則於德無不備直己而陳德其無不備可知故自有其效卽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履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履斷者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陳注保猶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 疏曰宋

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

鄭注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

良能斷也斷猶決也 保猶安也知也

孔疏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者言五帝德既顯盛遺

聲在於後代矣其肆直而慈愛者宜聽之耳未能行

五帝之德也 商人識之故云謂之商矣 齊者三

代之遺聲者前經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此云

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齊人識之既識其音曲故謂

之齊矣言三王德備五帝道盛但遺聲於後代故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之言宜聽歌聲非謂能行三代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无

德也 明乎商之音者以其肆直而慈愛故臨事屢斷也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者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而讓不私於己也 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 見利能讓是有義也 保猶安也知也故有勇有義之人不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

長樂陳氏曰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

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蓋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三

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建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

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爲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惟有勇乃能斷事惟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

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金華應氏曰奮決明厲者商治之規模故明乎其音則能有決而不亂舒遲而舉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遜

延平周氏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王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己也

李氏曰歌者非徒直己而陳德也又足以修人之所未足故肆直而慈愛宜歌商而明乎商之音則臨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三

而屢斷溫良能斷者宜歌齊而明乎齊之音則見利而能遜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導歎謂之齊截上原商齊之所由始以見爲詩歌之善下推商齊之有益於德以見人當知其善而歌之也

新裁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商齊之音失其傳恐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二明字是明歌之義是精擇的工夫下保是固守的工夫搜義云大抵只識得商齊音中剛決柔緩興趣爾愚謂不然此明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斷有

明是非之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以故竟以勇義加之勇卽明道德配道義無疑無懼也義卽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也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保字宜玩謂人之有德固以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雖得必失故用一保字夫國風雅頌固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音亦以商名耳齊者非始於齊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而念始之者也何莫歌夫商與齊哉誠能明乎商音者則得剛中之遺趣必能助其肆直慈愛之德而臨事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章

屢斷矣明乎齊音者則得乎柔中之遺趣必能助其溫良能斷之德而見利自推讓矣夫斷者勇之決也臨事而屢斷則不疑不惑而此心剛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不爲勇乎讓者義之施也見利而讓則不爲不欲而此心裁制之宜固有超於物欲之外者矣不爲義乎是勇也義也我固有也然必歌商音而明之而後勇可保也不然而逡巡畏縮之患起必歌齊音而明之而後義可保也不然而貪冒無恥之心生孰能保此勇義而不失哉觀此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說約上原商齊所由來下著其足以保德也二遺聲重看言二國之聲出於先王之舊見商非宋之燕女溺志齊非今之敖僻喬志也二識字是述以傳於後二故謂要玩味明乎至有義是詩歌有以保德以見其宜歌也上言歌者能保其德下言保德者必資於歌也不可云上言生德下又言保德

纂訂時說商齊失傳故特明之夫當時師乙明答之安在其爲失傳也言商齊之音似非風雅頌之比而亦宜歌者蓋聲爲五帝三王之遺則其源遠歌之能保勇義則其功大此所以宜歌也宋商之後此商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樂記

章

謂宋人也屢斷讓字固重臨字見字亦不可忽過此四句又只是就上看出非兩層意二有字著人之固有說此遞下句耳輕

心典保字更說進一步與前節稍異前節言有此德而宜此歌此節言明此歌而保此德也舉商齊而餘音可知

按商齊乃五帝三代之遺聲非商頌齊風但有其聲而無其辭矣臨事屢斷挽前肆直而慈愛入講見利而讓挽前溫良而能斷入講又從臨事屢斷看出勇之德從見利而讓看出義之德而歌則能常保此德

不失也保字只訓安不可訓知 有德而宜於歌之時又能自省其德故有益 商齊之歌能保德則雅頌之保德可知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
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陳注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槩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 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三

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鄭注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上下同美之也

孔疏此一節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 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似抗舉也 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之下也 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

折也 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似枯槩之木止而不動也 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矩也 音聲

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當於鉤也 聲之狀累累乎

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於珠言聲音感動於人令

人心想形狀如此 故歌之至也上論歌之形狀此

論歌之始終相生至於舞蹈 歌之爲言引液其聲

長遠而言之 說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說歌意前境

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則言之 直言之不足更宣

暢已意故引液長言之也 長言永歌之意猶不足

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 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三

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是助句辭也按詩先云嗟歎後云永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歎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但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故彼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後始云嗟歎之矣

嚴陵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迴轉而齊也止言其閑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

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此先長言而後嗟歎詩則先嗟歎而後永歌者言先嗟歎則以嗟歎而唱之也後嗟歎則以嗟歎而和之也彼以詩爲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爲序此以樂爲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爲序非其不同意各有所主也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金華邵氏曰歌之爲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入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言不足而聲嗟氣歎嗟歎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記者亦不能容言於其閒猶曰可問而不可言也夫可問而不可言此豈羽籥干戚鐘鼓管磬之謂乎中庸之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與子貢問樂同意或者以爲總結上文問樂之義非也

山陰陸氏曰目下事也宜在子貢見師乙而問焉之上

導歎貫珠截上是師乙論歌詩之法下是究歌之義也聲歌各有宜意前言已盡歌之法與義未及也故

并言之長言之也一句正是釋歌之義說之至長言之是原長言之始也嗟歎舞蹈是要長言之終也蓋不重舞蹈只是推言歌之極致如此耳

新裁歌者有法有義不可不知也聲之上也輕清而剝疾故如抗下也重濁而舒遲故如墜曲者宛轉以出則如折止者截然齊一則如橐木微曲爲倨中矩之方甚曲爲句中鉤之員至於或上或下或曲之問或止或倨或句之際相應相生而循環之無已纍纍乎如貫珠之相連然歌之爲法如此歌之爲言聲之連延不絕而長言之也感物而動而有所悅故言之

禮記詳說

卷五

樂記

五

言之而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長言之而不足以盡其悅故嗟歎之嗟歎之而不足以盡其悅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歌之爲義又如此是子貢問詩歌於乙而得之者也而在人爲歌在器爲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 此悅之悅卽七情中之喜樂也歌由此出是卽性天之流行處

說約此又言歌中音節之妙與其名義之全也在貫珠截上言法下言義也歌之爲言言字當作義字看長言之正明其義但此處且渾下悅之言之原長言

之始嗟歎舞蹈要長言之終三不足皆承悅字說去
悅字亦重卽七情中之喜樂也 子貢問樂是記者
之言言樂之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其理不外是卽
謂子貢問樂可也

纂訂歌之爲言此歌字亦是人去歌那舊詩章所謂
歌永言也爲言猶云爲義長言謂聲之連延不絕已
解盡了歌字意味下文皆說之所必至皆從長言字
上說長言比言之進一步嗟指聲歎指氣就在長言
之中舞蹈又在嗟歎之後備舉歌之始終所以爲長
言也子貢問樂句一云歌之爲言如此是子貢問詩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歌於乙而得之者也而在人爲歌在器爲樂則樂之
諧於金石動於干羽者總不過悅之成始成終其理
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故終之曰子貢問
樂可從

心典兩層故字須要他相承處言由前觀之固有在
宜歌矣而歌之狀何如故歌者云云歌之狀固曲盡
其妙矣而歌之名義何所取乎故歌之云云講說之
處見得根於平日直己工夫而發大約是中節的了
故曲盡其妙三不足皆承說字說去

按注疏以如抗如隊等爲感人心之狀甚難爲解不

如直作歌聲說有味連下七如字極盡形容之意端
訓正只作口氣字不必依孔疏作人心說方氏作兩
端解可用 下言只是長言到手舞足蹈時亦有言
字在蓋舞蹈所以和歌也手之足之二之字虛舞之
蹈之二之字卽包言字意以上皆師乙之言 子貢
問樂當是小字旁書以記篇目而後來誤編入正文
內耳似不必作意講 樂記原是十一篇合成想其
初皆有篇目記者刪之末偶遺此未刪耳

禮記詳說

卷百五

樂記

五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雜記上第二十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郝解雜記者雜記諸禮而喪爲多皆後世行禮之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六

雜記上

損益成文非必盡古之制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陳注館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讀爲綏旌旗之旒也去其旒而用之耳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

鄭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衰衣也如於道路上廬

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綏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綏謂旌旗之旒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 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 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六

雜記上

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

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綏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是也 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案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褻衣也褻衣者天子哀賜之衣卽下文復用褻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轡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眾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緩當爲緩讀如裝賓之裝者但經中緩字絲旁著妥其音雖訓爲安此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三

復之所用者是緩也緩絲旁著委故云緩當爲緩讀此緩字爲裝賓之裝者音與裝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緩故云字之誤也緩謂旌旗之旄也者案夏采云乘車建緩復於四郊乘車王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緩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緩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緩但有旄也云去其旄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緩復是去其旄異於生也

山陰陸氏曰緩旄也以其旄復旄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旄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緩凡數處鄭皆讀緩猶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緩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緩之緩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緩以復不知彼王禮也
郝解館客舍復招魂也如於其國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緩旌旄詩云淑旂緩章
按此三節言諸侯死於外之禮 緩作緩諸說不一姑從之

聘有綦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陳注綦載柩之車上覆飾也綦象宮室舊說綦用染赤

禮記詳說

卷重六

雜記上

四

色以蒨而名綦者綦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者綦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
鄭注綦載柩將殯之車飾也綦取名於觀與舊讀如蒨旆之蒨觀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綦謂籠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綦用赤矣蒨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觀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
孔疏此一經明諸侯車飾綦謂載柩之車有綦者謂綦之四旁有物蒨垂象籠甲邊緣 綦下棺外用緇

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云祿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轉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祿象邊緣垂於轉之四邊與轉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轉也云裳帷用緇則轉用赤矣者前雖讀轉爲荷草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轉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

廬陵胡氏曰裳用緇則轉與祿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轉如舊蒲之蒨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上

五

轉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極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敘前車飾亦然

郝解轉極車之有飾者祿同轉衣也四簷四檐下裳曰帷覆頂曰輦素錦白花絹屋帳同

按祿即轉之屬與輦異素錦爲屋在上轉之下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轉爲說於廟門外

陳注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閒脫轉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轉也故脫之

鄭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

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極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閒尸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極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遽也

孔疏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極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請謂裳帷但毀去上轉不毀去裳帷

遂入殯宮正極於兩楹之閒而遂殯焉餘物不

說惟轉一物說於殯宮門外

郝解廟所殯宮牆制裳帷極旁者不毀不折去也適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上

六

殯謂以極升西階殯於殯也

按上節言行此節言適所殯自外歸而就殯宮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轉而行至於家而說轉載以輪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陳注布轉以白布爲轉也輪讀爲輶音與船同說文有

輶曰輪無輶曰輶有輶者別用木以爲輶也無輶者合

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輶車載之今至家

而脫去轉則惟尸在輶車上耳故云載以輶車凡死於

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極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

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

鄭注綬亦綬也大夫復於家以立寘士以爵弁服大夫轉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轉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轉乃入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輜讀爲輅或作輅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輜曰輪無輜曰輅周禮又有輅車天子以載柩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輅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輜也廟中有載輅以輜之禮此不耳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七

孔疏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爲轉者以白布爲轉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轉者通名耳是轉有輅近之義也載以輜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輜車今至家說轉惟輜車在故云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閒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輅則升自西階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轉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侯爲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轉者達名也者既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八

不用蒨草染之而言轉者轉是輅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輅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轉乃入言載以輜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轉載以輜車恐至家乃載以輜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輜車明車亦不易云輜讀爲輅或作輅者言經之輜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輜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輜曰輪無輜曰輅者有輜謂別施木爲輜無輜謂合大木爲之不施輜曰輅云周禮又有輅車天子以載輅者案周禮遂師職共輅車之役是天子以載輅也云輅輅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輅車與此大夫輅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輅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證以其輅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輜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輜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輜車是不易以輜也若天子諸侯載輅以輅車至門

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輓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輓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輓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輓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輓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輓車同故周禮遂師其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禮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輓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輓車輓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輓前後出設輅轡轡轡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九

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輓爲輪許叔重說有輓日輪無輓曰輓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輓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輓爲輪輓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敢塗龍輓謂畫轡爲龍諸侯殯亦用輓車不畫轡爲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輓注云君諸侯也輓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輓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輓是大夫不用輓士掘肆見衽是亦廢輓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輓士朝廟用輓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輓鄭注云大夫諸侯

以上有四周謂之輓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輓與輓軸所以異者輓有四周輓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輓狀如轉轆刻兩頭爲輓狀如長牀穿棹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廬陵胡氏曰緩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郝解輓輓也輓車即輓車又謂輓車周禮遂師謂蜃車車輪無輓曰輓用全木爲小輪也蜃蚌屬輓車如牀四輪低小迫地行如蜃故爲輓車至於阼未殯由主階也脫車將以輓殯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十

按如家上對首節看大夫以布下照二三節看經文未言尸孔疏適昨階謂尸陳注因之謂惟尸在輓車上下云尸入自門柩入自關不知尸柩如何分言豈於路尚有未入棺者歟

士輓輓席以爲輓輓席以爲輓帷

陳法士卑故質略如此

鄭注言以輓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孔疏此一經明士輓也輓席以爲屋者謂用輓席屈之以爲輓輓之屋也蒲席以爲輓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輓帷圍繞於屋旁也言以士輓輓席以爲屋

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轉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轉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鄣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轉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轉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轉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士

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郝解士用葦席爲屋此禮太簡然則庶人以下又何

以殺邪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陳注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君身也

鄭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

之 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 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疏此一經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 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 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 案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士

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案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案與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別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者卒者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

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案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也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郝解訃赴通至也曰皆使者之辭
按上二段臣赴君也下三段君夫人太子訃於鄰國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

陳注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

鄭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孔疏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 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適者曰某不祿 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 訃於至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十四

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 訃於至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其實 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為異也

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

名同而實異矣使其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

清江劉氏曰使其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郝解實有信也達使曰信鄭作至非也

按諸說皆不以實作至備之上二計計同國也下

三計計鄰國也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圭

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陳注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孔疏此一經論士喪相計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

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計他國之君及大夫士

等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按上二計計同國也下三計計鄰國也此與上節

例看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

士居壙

陳注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

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

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

之故云倚廬望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壘爲之不塗墍

劉氏曰鄭云居望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

之喪居廬既練居望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

居廬也

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

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謂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圭

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

喪畢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

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

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

也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士居望室

者士位卑恩輕故居望室也云練而歸之士謂邑

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

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

大夫雖位得米地亦終喪乃歸也知此是未練時

者案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望室此經若

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
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
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
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
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
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
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
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
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

禮記詳說

卷重末

雜記上

七

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
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
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
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
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
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
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
兩通故並存焉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卽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

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
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卽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
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
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
夕存焉故檀弓曰士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旣曰練
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
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
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

禮記詳說

卷重末

雜記上

八

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
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郝解此記臣居君喪之禮大夫受君恩重士稍輕服
同斬衰三年而哀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
雖練祥不歸也士小祥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
士未練之先亦次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
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以木倚檐下
曰倚廬壘土壘爲屋曰堊室倚廬重於堊室堊室重
於公館斬衰居倚廬旣練居堊室士初喪卽居堊室
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

居聖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 鄭於此節之義未達謂練而歸與居聖室之士爲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鑿也 按鄭注兩士字作兩解誠爲可疑 據文義當云居君喪者大夫於葬後次於公館以終喪練而不歸士練而歸不待終喪其未練則亦次於公館此練後之分也若君初喪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亦有分焉居廬者重故練而不歸居聖室者輕故練而歸 若例其文士次於公館練而歸便明當日記禮者以士次於公館爲補足之辭故綴在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九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陳注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陳注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十

鄭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爲衰斬苴經帶杖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爲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縗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縗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

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他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孔疏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 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昆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長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

服卽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己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

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三

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况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答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郝解周人貴貴禮尙等殺雖父母兄弟喪服皆以貴賤爲差大夫貴士賤父兄死者與子弟生者爵同大夫則喪得服大夫服不然則否大夫適子嗣大夫官乃得爲大夫服

按大夫如士服嫌其踰尊於禮爲是但卽此可見子爲大夫父爲大夫則服大夫之喪服是比士爲輕矣故王氏非之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故鄭以上士爲大夫之庶子是相形說 大夫之適子爲士未爲士皆得服大夫之喪服有可疑故郝京山以爲大夫之適子爲大夫乃服大夫之服 庶子爲士用士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三

服似帶言但以引其適子用大夫服耳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陳注大夫庶子若爲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疏曰此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

鄭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尙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爲父母服大

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爲大夫者相齒列云尙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尙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爲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上

三

之服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死字疑誤

郝解庶子爵大夫與父母同亦得爲大夫服但仍在庶子列不得與適子大夫齒避宗也

按未爲大夫上當加適子二字齒謂齒列非專論年言與適子未爲大夫者序其列當在下也若適子爲大夫則列在下不待言郝京山云不得與適子大夫齒似是與未爲大夫者當論其齒其說不甚合方氏說以位爲死後之位誤宜以生時行位言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

爲之置後

陳注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鄭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疏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爲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爲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無子則爲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雜記上

三

所置之後卽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之禮也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

夫之禮

郝解若父母爲士子爲大夫死則雖父母不得以士主其喪使其子主之可也無子則置後後爲大夫大夫服可也爲士士服可也若父母以士服主則不可先王之禮父母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無貴賤一也春秋以來大夫奢僭無度政由己出妄自尊大以貴加其父母兄弟喪與士異如己言則是大夫爲父母兄弟服亦薄矣父兄爲士子弟爲大夫則不敢服父兄爲大夫子弟爲士亦不敢服今不知大夫服若何據春秋傳晏平仲父喪斬衰苴經枲菅纓屨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五

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此正親喪之禮而其老曰非大夫禮則當世以此禮爲士而大夫薄可知矣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苟大夫殺於士諸侯而上而天子漸尊漸殺無貴賤之謂何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爲其嗣大夫之官耳先王無世官豈適子盡爲大夫乎士之子爲大夫死父母不得主以士不得主大夫也不曰父母主其子乎父以士不得主大夫子是父母之尊不敵以大夫而使其子主無子置後是子無論適庶皆得主大夫父而父母一爲士卽不得主大夫子豈禮也哉

按父主子喪禮也子貴父不當主於禮可疑其子

主之孔疏據上文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爲說郝京山謂子爲大夫大夫服子爲士士服似有禮然依此則上面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亦當以爲大夫言兩存之置後之服與適子同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陳注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爲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五

繩屨也韠與綈同古者緇布冠無綈後代加韠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朝之服也

鄭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孔疏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至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

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韠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緩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爲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韠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

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韠今特云緇布冠不韠者以後代緇布冠有韠此以凶事故不韠云皮弁則純吉之尤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朝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韠非前日之服也凡服者先服服

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自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韠禮也不待言不綏而後著今言不綏以有綏之者也郝解卜宅卜葬域也葬曰葬期也有司供筮之事卽大夫之臣也麻首要經也臣義服斬衰惟衣有衰該裳言也正服斬衰纓三升不成布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惟絞帶疏衰以下加布帶也因喪屨仍繩屨不變惟冠變也吉冠緇帛有綏此有布無綏不全吉也韠綏通縹也占者卽下宗人公有司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陳注筮史筮人也練冠緇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爲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鄭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

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孔疏如箠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箠也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箠則練冠長衣以箠輕故用純凶服也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箠輕故占者朝服云箠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筠謂筠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上

素

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爲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案士喪禮云族長泣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案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巾服加麻此史練冠長衣

者此經文舍大夫其臣爲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巾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爲衣長之卽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衣黃裏縹緣鹿裘衡長祛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郝解史作龜求卦者卽下卜人也練冠小祥之冠長衣卽深衣深衣連裳故曰長長亦深也不同與有司服公臣也筮舉史卜舉有司互見也筮占者家臣也朝服緇衣不言冠與有司同也不同與有司服禮神吉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主人要經麻繩屨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幸

有司告事畢而後杖夫筮練主人不除要經故卜葬有司不除首經也筮練有主人在卜葬主人在可知然士喪禮筮宅主人北面免經今云有司麻是緇布冠上猶加經豈易冠卽不易經有布帶而無經帶所謂易服易輕也與鄭讀有司麻衣爲句以麻衣爲深衣純素爲長衣非者爲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著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史以該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

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注未達云占者尊於有司似亦知卜爲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爲純凶有司有布裘爲半凶其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於家臣乎謬矣

纂訂卜宅二節此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宅葬地也葬地葬日兩事冒下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俱以大夫言有司治卜者之羣吏也有司麻衣等半吉半凶之服半吉重卜也占者尊於有司求吉卜故服皮弁皮弁純吉之尤者與神交之道也史筮人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筮輕於卜故用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三

此占者尊於筮史求吉筮故用朝服筮輕用彌吉之朝服朝服卑於皮弁也一用服而禮之輕重分之尊卑俱見之矣麻衣白布深衣是吉布裘布帶是凶縗布冠是吉古法不縗不縗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揅耆曰筮筮靈草也皮弁通於上下乃天子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視朝之服也練冠長衣純凶服也朝服則大夫日視朝之服

按陳注用孔疏筮輕朝服卑之說未確一言弁不言服一言服不言弁當依郝解互見此重事卜筮或皆公臣謂下大夫及士用筮不用卜亦未必然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陳注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賄於方版也謂書賄奠賄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鄭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三

主人之史請讀賄

孔疏此明大夫將葬啟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卽包奠包

莫爲出之節故言出也 書謂凡送亡者謂入梓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錄之也 嫌與士異者案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贈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贈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脰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折取臂脰後脰折取脰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脰謂肘後取脰謂取膊下股骨也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云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贈者贈猶送者人名也

郝解薦馬極將出薦於廟駕葬車也禮設遣奠則薦馬以遣奠之牲下體包裹送葬以贈死之物與人書於版極行讀以告也

按薦馬者哭踊謂見薦馬者而孝子哭踊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命龜卜人作龜

陳注大宗人小宗人卽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

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鄭注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疏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 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揚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大夫之喪相其禮 知卜葬及日者以文承上大夫下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下葬宅及日者也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凡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凡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

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郝解大宗人小宗人猶周禮大宗伯小宗伯皆公有司卜人亦君卜人家不藏龜大夫喪皆公有司治之也命龜告龜所以卜之事作龜灼以求兆也

按前節與此同云大夫之喪孔疏以此爲卿似不然因其禮重故變其說也予謂大夫卜宅與葬日是大夫爲喪主此大夫之喪是大夫死而行事故禮不同再考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三

陳注復解見前衰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衰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衰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鄭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衰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衰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揄狄之經然

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復時以始命衰賜之衣諸侯既用衰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衰冕而下故爲五侯

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衰衣君特所衰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裘若有加則賜是衰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衰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美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敝衣繡裳此其一隅蔽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衰衣公襲衰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衰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

陳注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秋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搖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卽今之白絹也按內司服六服者禮衣揄狄屬狄

鞠衣展衣緣衣也 儀禮注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

鄭注言其摺袖用稅衣上至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穀爲裏

孔疏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 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從掄狄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穀爲裏

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別內子焉據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

按稅衣與掄翟是兩樣而掄翟稅衣皆以素沙爲裏雙承言之

內子以鞠衣褻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陳注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襲賜者故云鞠衣褻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爲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祿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祿衣也復

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翼其復生故上左也尊者立於左

鄭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穀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以素沙裏之如今袷袍襖重緇矣褻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孔疏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 內子

謂卿妻復以鞠衣褻衣者始命爲內子尙所襲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褻衣褻衣則鞠衣也但

上命時襲賜故曰褻衣 素沙者言此鞠衣褻衣亦

以素沙爲裏 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

服禮衣也對卿妻爲下故復用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禕衣侯伯夫人自掄狄而下

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衰衣已見於經大夫以禮衣亦見於經唯有祿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祿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祿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祿衣也 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衰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三

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袷袍襪重緇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袷袍其袍下之襪以重緇爲之故云六服以素沙爲裏似此袷袍襪重緇矣至衰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始爲卿妻加賜之以袷以衰崇之故云衰衣 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翼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者案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并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

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 嚴陵方氏曰復北面而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

郝解此記死者招魂之服內子大夫妻之未命者舉內子通已命者言春秋傳趙衰妻請逆叔隗于狄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內子爲嫡妻通稱也鞠衣通衣黃色卿妻之命服衰衣君衰賜之衣婦人從夫亦有衰衣沙紗同輕緇也以無文素紗單衣蒙錦衣上卽娶衣也一作綱衣詩云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又云蒙

禮記詳說

卷百天

雜記上

早

彼縞緇是繼緇也士昏禮文純衣加景文從者被縞絃景縞綱皆通所謂衣錦尚綱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素紗卽此惟婦人有之衣在上爲陽故招魂用之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袷袷裙也裳在下爲陰故不以復下大夫亦謂其內子禮衣其命服周禮作展衣其餘謂禮衣之下士妻祿衣亦有素紗復下大夫妻士妻皆同也夫人諸侯妻掄狄其命服稅作祿黑色周禮作祿字从彖彖象色黑稅字从兌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掄狄飛雉稅衣掄狄謂黑衣繡飛雉如立衣繡龍謂立衮也狄稅素紗謂掄狄稅衣上籠素紗象生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

雜記上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陳注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繪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

鄭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繪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繪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云又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

之容復內上西以北爲上西北東方求諸幽之意鄭

謂陽長左恐非此節鄭謂錯簡今依原文解未錯

爲素紗爲衣裏招魂言衣耳何爲特舉裏裏衣多袂

禮衣多單孟子云舜爲天子被衽衣袷單也故禮衣

之禮通作禪單也與禮通之禮通六服皆單鄭云素

紗爲裏非也餘見玉藻及相周禮天官司服之職

按此三節言復所用之物一節諸侯二節諸侯大夫

三節卿之內子下大夫之妻復西上句總收郝京

山多欲從古本如此三節當依更定爲是內子鞠

衣袷衣下大夫妻袷衣而亦用士妻之袷衣故云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畢

餘如士士帶言非平列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六終

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
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
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
前文爛脫君與士也

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爲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
則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
夫不掄絞屬於池下

郝解此記大夫柩車之飾掄搖動也絞縞通薄縞也
棺罩四簷以竹爲承霽曰池池下綴縞飛揚搖拽曰
掄絞士禮也喪大記君龍帷三池振容謂帷左右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二

簷垂飾振動爲容也士布帷一池當前垂縞搖動亦
似振容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蓋大夫池帷左右前
缺見柩故以縞連屬兩旁池下不動以障柩與士異
也 檀弓云池視重霽惟天子四面諸侯三池缺後
大夫二池缺前後士一池當前猶樂之有懸大夫禮
宜優於士而以前池缺屬絞不動不如士掄絞故特
記之鄭謂不言君與士爲脫簡以絞爲青黃色非也
餘詳喪大記

按郝說近俗然舊說亦明可遵

掄作掄翟爲是絞

上畫掄是一物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
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陳注附讀爲附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耐祭於祖
之爲士者故曰大夫附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
不可耐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耐祭於大夫之兄弟
爲士者故曰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
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耐於高祖之爲士者若
高祖亦是大夫則耐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
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耐於祖今祖尙存無可耐亦
是耐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耐與此義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三

鄭注附讀皆爲耐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
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
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耐
者耐於先死者

孔疏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耐祭之義 大夫
附於士者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耐祭於祖
之爲士者也 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爲大夫孫
爲士不可耐祭於大夫唯得耐於大夫之兄弟爲士
者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爲大夫無昆弟爲
士則從其昭穆謂耐於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

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 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
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
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
旁爲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鄭恐經云附於
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
故云大夫昆弟爲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
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附於士是孫之尊可以
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
謂父爲昭子爲穆中猶聞也謂自祖以上聞一世各
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聞去曾祖一世祔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四

於高祖無可祔則聞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
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

郝解葬祔於墓祭祔於廟皆謂之祔祔各以昭穆如
孫爲士祖爲大夫則不敢祔大夫祖祔於祖之昆弟
爲士者祖無昆弟又從其昭穆上聞一世祔於高祖
蓋高祖與祖同昭穆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謂孫死祔
祖者祖未死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
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陳注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聞一代

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鄭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疏此一節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
從其昭穆之妃謂亦聞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
無妃則亦附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
爵同者則亦附之

郝解婦死則祔於夫所祔之妃夫所祔即祖父也所
祔之妃即夫之祖母婦之祖姑也無妃亦從其昭穆
之妃亦聞一代上祔高祖姑也妾死亦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五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陳注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
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
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附於
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
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鄭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
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
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
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孔疏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以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案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不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案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妻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六

事於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禋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

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適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適越次而閒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郝解男子死祔於王父則男子之妻死祔於王母故曰配若女子未嫁與嫁未三月死歸葬於父母家亦祔於王母而壻則他姓無祔於王父之禮故曰不配

另一說

按女子祔王母不配王母之主豈不與祖一處耶女嫁未三月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此禮可疑

公子附於公子

陳注疏曰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祔君故也

鄭注不敢祔君見注

郝解公子未爲君而死不敢祔於祖之爲君者亦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無則亦以昭穆而上也此節之意與喪服小記略同廟各有數墓各有地士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七

夫不各於其廟墓而以士祔大夫大夫祔士此其死而無後五世之親各祀於宗室者耳庶人無廟納神主於櫨亦祔也但士孫即不得祔大夫祖必祔於從祖與高祖如無從祖而世又不及五世者是終無祔矣夫有祔於高祖父可祔夫無妃而上之則是婦先夫食亦逆死也小記云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附於女君庶幾近之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鄭謂不祭王父豈有祔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妄說也按不敢祔君用鄭注語咸當訓親不敢親君故祔公

子 此四節言禮分析太細或亦有不盡然者要在合乎情理而已

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陳注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壬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爲侍

孔疏君薨謂先君薨也天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八

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 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案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適侯宋子以下于葵壬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案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已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

葬爲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

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

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

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

年陳其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

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

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

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郝解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改元乃稱君如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九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公九年夏葵壬之會宋襄公在喪書子而序於衛鄭許曹上是以諸侯待之也此節據春秋傳例記之

陳注大功之服爲殯者凡九條其長殯皆九月中殯皆

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

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

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

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

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

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屨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

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鄭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孔疏此一節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十一

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庚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庚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耐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 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 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 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 云練除首絰者者聞傳文

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

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盡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十二

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郝解喪服小記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三年之喪至期而練首絰已除故但有練冠是時以大功布易衰以葛帶易麻帶今言麻謂易以大功之細麻帶亦可也不言衰練後之衰即大功布七升也唯杖屨不易者以大功無杖三年之杖待除喪後去也屨則練與大功同繩故曰不易鄭謂爲練而復遭大功之喪者此句未及下文乃及之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稱陽章某甫不名神也

陳注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尙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殯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殯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己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己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殯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殯則祖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三

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殯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鄭注此兄弟之殯謂大功親以下之殯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殯大功親以下之殯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殯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己明年因喪而冠陽童爲庶殯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

孔疏此一節明已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

小功之殯尙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尙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殯在小功者當須附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殯當附祭此殯之時其祝辭稱此殯曰陽童又稱此殯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知大功親以下之殯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殯若成人合服之大功其若長殯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殯則緦麻皆得著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三

此三年練冠爲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殯言以下兼小功也己是祖之適孫若附大功兄弟長殯得在祖廟若附小功兄弟長殯則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附者己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附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附小功兄弟之長殯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附於大夫當附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附小功兄弟長殯於己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殯輕不易服者案服問大功殯長中

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經要帶不得易服故此耐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難鄭云既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庚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為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耐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重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

禮記詳說

卷重七

雜記上

四

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言且為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為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耐時為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張子曰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蓋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經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

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耐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耐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尙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於耐宜有殺矣

禮記詳說

卷重七

雜記上

五

鄭解有父母之喪尙功衰即練而易以大功布之衰尙未除也復遭兄弟殤之耐祭則即練冠行禮不言喪言耐者初喪變本服既葬附因大喪練服可也同父兄弟成人之喪期從兄弟成人之喪大功殤皆降一等故自大功以下練冠可也陽童者庶殤之稱曾子問云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之奧曰陰童此兄弟之殤則宗子之附庶殤者耳某甫稱字不名所以神而敬之也
按此二節言耐殤之服上節經文不言殤以下節照出

凡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

陳注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鄭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 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

孔疏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 其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雜記上

六

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若小功以下服麻則斜垂不散也 案士喪禮小斂襲經於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經是與居家同

郝解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對使者即哭不待爲位情迫也聞喪即以麻要經散垂不絞而奔此在遠者也按哭對正是哀傷之情陸氏以對哭爲情輕而以兄弟爲同母異父之兄弟謬矣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陳注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鄭注疏者爲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疏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經也 疏謂小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雜記上

七

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 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經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知疏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疏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經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來至猶散麻案

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卽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卽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

郝解若近者未及服麻奔喪至則主人或尙未小斂未襲經若死者是疏兄弟小功以下則與主人皆成之主人經亦經主人成服亦成服若是親兄弟大功以上雖主人小斂後既成服已必終三日散帶之數然後成服禮小斂襲經麻散垂三日成服乃絞必散垂者初喪摧裂之容也

按此二節相連言異居之喪禮皆成之一時同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六

也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是不可同成通節二氣重

親者一邊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陳注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耐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當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鄭注耐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孔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

也則自附者以其耐祭於祖姑尊祖故自耐也

其耐廟也妾合耐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耐於女君可也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庚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耐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主而耐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七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耐則妾之喪其君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日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郝解妾之喪謂有子之妾或攝女君者貴故其喪君爲主重之也自耐祭以後則使妾之子自主君不主殺於適也其殯與祭皆不得於正室避適也既葬虞而死事畢耐以後則神事矣故下節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君主妾喪虞猶主也耐以後乃使其子鄭以自耐爲何是耐猶君主非

按郝解自字貫下亦似有理存之

君不撫僕妾

陳注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也

鄭注略於賤也

嚴陵方氏曰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故也

郝解僕妾不同誼重者情篤謂君皆不撫太拘

按不撫尸而哭於僕可也於妾或有不自治處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陳注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

禮記詳說

卷重王

雜記上

手

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鄭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疏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

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

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

黨服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

仁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卽不言先嫌女君出

郝解喪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云爲君母後

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近薄此云女君死妾

爲女君之黨服近厚第二云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

黨服亦薄矣

纂訂此記攝女君之禮隆於眾妾者也女君死妾猶

爲其黨服徒從也妾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以攝位稍尊故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

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

也女君已死故稱先不爲女君之黨服是隆於眾妾

矣按先字有分曉 郝云不服薄非也自是禮有分

別

禮記詳說

卷重王

雜記上

手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陳注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

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鄭注奔喪節也

孔疏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 見喪者之鄉而哭

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

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

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

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郝解聞喪謂奔喪大功以上謂從昆弟及親兄弟也

喪者之鄉謂死者所居之鄉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過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陳注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過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鄭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

孔疏此兄弟通總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郝解適往也往送兄弟之喪弗及而孝子已葬反過諸途則已獨造其墓不與主人俱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陳注小功總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

鄭注喪事虞祔乃畢

孔疏疏謂小功總麻喪事虞祔乃畢雖謂總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總小功者亦為之主虞祔之祭祭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

鄭注云小功總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

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故能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耐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郝解凡兄弟死無後已代為主則當為之終其葬雖在五世袒免外必為之虞而後去死事至虞乃終故前節君主妾喪自耐以後乃使其子主虞以前皆自主此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按孔疏前云總小功後云無服亦虞陳注以總小功為疏服則可不用無服一層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陳注疏曰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鄭注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孔疏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已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郝解服未畢亦將畢也哀雖以殺賓弔必為位哭踊

按此爲受弔者言也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陳注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經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經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鄭注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

環經曰弁經

孔疏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經 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三

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經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經也

郝解大夫始死小斂主人襲經而大夫往哭則戴弁加環經如大斂畢而殯大夫在亦弁經不衰未成服也既成服往則錫衰矣不錫衰而弁經所謂羔裘玄冠易之而已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陳注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總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總麻兄弟無服 疏曰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經也

鄭注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總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

孔疏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總麻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三

既言私喪故知請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總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而往哭之故服弁經也

郝解私喪私親之喪無與於兄弟之公者如妻喪期之類葛謂卒哭以葛代麻而遭兄弟總麻之喪必加麻經於首以往雖大夫降等於總麻兄弟無服然於始死不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

按此節合上節爲弔人者言也 兩則字可省一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

陳注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

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己位耳

鄭注避尊者

孔疏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避尊者

郝解父爲長子杖則長子之子不以杖卽位哭避尊也但杖於次耳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陳注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五

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鄭注尊者在不杖盡禮於私喪也

孔疏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卽

位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陳注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卽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鄭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

孔疏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五

故爲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郝解妻之喪有父母在則不杖見賓不稽顙親在不故申情於所私也母在則杖但不稽顙凡所謂稽顙者賓有贈死之禮拜謝也父母在妻死贈拜皆不稽

穎者嫌以財而竭情於所私也

按舊說贈拜時還稽顙郝解以贈拜作泣言謂尋常贈拜當稽顙母在雖贈拜亦不稽顙另一說然依舊說只拜贈方稽顙則見弔賓之不稽顙可知豈重贈禮而特異其拜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陳注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爲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爲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

禮記集說

卷三十七

雜記上

天

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爲舊君服也

鄭注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孔疏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反服於前之尊君也 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

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夫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

郝解違去也之至也先臣諸侯後去而臣大夫先所臣諸侯死則不反服先臣大夫後去而臣諸侯先所臣大夫死則不反服前後尊卑殊也 按此禮未可

禮記集說

卷三十七

雜記上

天

盡拘有如前後所臣者分雖殊恩篤手足心腹三有禮焉烏可以新故貴賤易心也二盜之爲公臣服仲非違大夫而之諸侯者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陳注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冠之武而垂下爲纓故云喪冠條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其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縹纓向左右爲陽吉也

凶冠則緇縫向左右為陰凶也小功緇麻之服輕故緇縫向左而同於吉

鄭注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縵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縵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左辟象吉輕也

孔疏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此言吉冠則縵與武各別喪冠則縵與武共材也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縵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緇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嚮右也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縵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縵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緇冠立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鄭解通長口條不斷曰屬謂冠不用繩或布一條屈而圍合以為冠武垂其餘以為縵喪服傳斬衰冠縵縵素衰冠布縵縵條屬是也吉冠則武斷而不屬士

冠禮云緇布冠有缺項組縵屬於缺此吉凶之別也

練冠小祥之冠用布亦條屬無缺項其餘際合縫處偏居右從凶也小功以下縫偏左從吉也

按別吉凶謂以別於吉也本文未言吉三年之練冠謂三年喪之練冠下分吉凶以左右縫言與上吉凶不同

總冠緣大功以上散帶

陳注總服之縵其縵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縵數則半之治其縵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縵之布則加以灰渫治之耳故曰總冠緣縵縵讀為渫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鄭注緣當為渫麻帶經之渫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縵小功總輕初而絞之

孔疏總衰冠治縵不治布冠又用渫治總布為縵以輕故也經之緣字絲旁為之非渫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殯渫麻帶經之渫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縵者總麻既有事其縵就上緣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為縵謂縵布俱治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經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

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乃絞

山陰陸氏曰縗讀如蠶縗之縗縗縗散絲縗也卽言絲嫌不散

郝解小功冠猶帶條屬縗麻冠不屬有缺項但用縗治之麻爲縗屬於缺與絲組縗異也大功以上始死麻帶散垂不絞至成服後而絞小功以下麻帶初喪卽絞喪小記云不絕本誦而反是也注疏未達

按此與上相連皆言冠而因及於帶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陳注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布也用爲縗服縗云者以其縗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潔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縗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縗終幅縗之縗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縗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縗

鄭注縗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縗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孔疏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縗者縗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縗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縗如

絲是也取縗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經云去其半而縗始云加灰錫明此縗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八十縗爲升舉其精者也縗於縗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甚悲哀三年憂總思而已

郝解右布幅廣二尺二寸朝服布十五升八十縗曰升共千二百縗也去其半爲七升有半則六百縗也是爲縗服之布縗布與朝服布縗同細而朝服布密縗布稀縗言細如絲也但其布不加灰以灰湯潔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圭

使光澤謂之錫弔服錫衰是也

纂訂此記喪冠帶衰之制也朝服十五升則終幅千二百縗而精密去半而縗則終幅六百縗而疏用爲縗服故儀禮云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縗是也若以此布加灰潔治之則又有事其布是爲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繼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繼

陳注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士公以驚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以絺冕爲次先路正路也衰衣說見前章相繼不可用已之

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

鄭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孔疏禭謂以物送死用也 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 先路與衰衣不以禭者是己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衰衣卽前言復諸侯以衰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

禮記詳說

卷重七

雜記上

言

侯大路之服襄十有九年鄭公孫薑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賜穆叔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贈衣服曰禭而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者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

郝解贈死曰禭後路副車也隨從之車在法駕後者所謂貳車也先路導行之車在法駕前者鹵簿之正車故不可以贈死衰衣解見上寵命特賜故亦不可以贈死

遣車視牢具疏布輅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糗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陳注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醢布爲輅輅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樽之四角也糗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糗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

鄭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

禮記詳說

卷重七

雜記上

言

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輅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轡牢內四隅樽中之四隅 糗米糧也 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孔疏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個爲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

載所包遺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个以下者以既夕禮遺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太牢包九个者以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則天子九个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輔者輔蓋也以纒布爲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填置於棹之四隅棹米糧也用遣車載糧遣亡人也而有子譏其爲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麥者但遺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棹既夕藏符者謂遺奠之外別有黍稷麥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遺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山陰陸氏曰疏布輔亦如殯車爲輔其異者四面有章置於棹之四隅郝解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饗餼之牲曰牢生有饗餼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爲差故牢具視其命數遣車視其牢數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命九介九牢

侯伯七命七介七牢子男五命五介五牢檀弓云諸侯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古字介箇通遣車視牢卽其視命數也鄭以箇爲包肉之箇非也遣車本爲死者儀衛非爲載牢具而世俗因其視牢數遂以載米肉耳喪車有飾曰輔以疏布爲帷四面如屏郭置牢肉於四隅載米糧於中棹糧也此流俗爲之故有子曰非禮也喪有奠無祭祭吉喪凶祭有牲牢黍稷奠則醢耳無殺牲包肉載糧之禮鄭氏注以遣車爲明器以四隅爲棹中謬也說詳檀弓篇有子云喪奠惟脯醢而儀禮遺奠陳五鼎具羊豕豈儀禮非古與禮家言相矛盾類此鄭氏謂死者不食糧遺奠無黍稷爲解以牲體卽脯醢周旋其說非本文之意按箇爲介郝解不敢遽從米糧生物脯醢熟物言當用熟不當用生有子只譏載糧未譏遣車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喪喪車皆無等陳注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

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鄭注各以其義稱 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孔疏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 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胸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而今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雜記上

素

用衰綴心前故曰端衰也 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 言喪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主喪之木車也案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為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夢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塗車蒲麻以為蔽卒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土塗車以蒼綯為蔽也既練所乘駟車韋蔽注云駟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為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漆席以為蔽禭所乘 云衣

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案喪

服記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也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泣而止於三年之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山陰陸氏曰衰制雖五等其布之精麤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

郝解祭稱以下因有子之言附記祭稱孝子孝孫吉

禮記詳說

卷百七

雜記上

素

主敬也奠稱哀子哀孫凶主哀也哀不盡物太牢而祭非喪奠也故端衰喪車皆無差等端正也喪服衣上有衰故曰衰衣用正服故曰端如吉服稱玄端也喪車惡車無飾故無等皆以明凶禮異吉也按本文未嘗與有子之言相連自為一段可也 無等總言其從粗惡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裘委武玄縞而后裘

陳注太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裘然玉藻云緇布冠績緇是諸侯之冠則此不裘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素人呼卷

爲委齊人呼卷爲武立立冠也縞縞冠也立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縞故云委武立縞而后縞也

鄭注不縞質無飾也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立立冠也縞縞冠也

孔疏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縞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縞此縞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縞其諸侯縞布冠則縞故王藻云縞布冠纁纁諸侯之冠是也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立立冠也縞縞冠也立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卑

乃可縞故云而後縞也而大祥縞冠亦有縞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縞也

馬氏曰冠以莊其首縞以致其飾冠而不縞者始於上古尙質而不文也冠之以縞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爲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縞布此皆不縞者也至於立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立武或以素紕此皆以縞者也然而大白不縞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

冠齊則縞之其纁縞布不縞矣而王藻曰縞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縞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郝解大白冠大古以白布爲冠卽縞布冠之未染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縞之其纁也孔子曰未之聞是也縞纁通冠纁之垂者委下也冠下曰武二冠無纁質也其制小加於頂故其武不能下委後世冠用帛制始大武下圍額後有缺項著纁而始有纁王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纁是也立冠齊祭之冠縞冠大祥之冠皆有事而後纁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卑

按委武異名只是一物立縞二冠名當云有委武之立縞而后有縞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陳注冕緇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其廟也冠立冠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立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晉馬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

鄭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 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 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 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為卑也自祭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聖

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 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 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

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羣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幾乎熄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聖

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官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家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為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

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己重而孔子弁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一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墨

也特牲冠端立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立冕則弁而祭於己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蓋諸侯自敵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己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

有昏者枕可以同於王而士之冠可以同於大夫所以重昏也

郝解周禮五冕大夫玄冕士弁亦冕尊於弁弁尊於冠大夫以冕助祭於君以弁自祭祖考士無冕故助祭於公亦以弁然士不以弁自祭以弁親迎親迎用弁亦可此記者之意

新裁此言大夫士助祭於公自祭於家冠冕異宜弁是爵弁冠是玄冠繅冕尊於爵弁爵弁重於玄冠助祭尊自祭卑故冠之尊卑因之只在助祭自祭上分尊卑不在大夫士分尊卑士弁而祭於公正也弁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雜記上

墨

親迎者重人道之始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此記者曰可推類之誤也

纂訂此記大夫士冠服之異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其謂士昏可用弁則祭於己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殊不知昏禮萬世之始視祭爲重且禮行於一時故可攝盛服而用弁亦若諸侯之冕而親迎也若祭有常禮不敢紊也故謂士弁而親迎可謂士弁而祭於己則不可

按末二句是疑辭而以昏禮證祭禮其說實非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雜記上

暢白以栒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陳注暢鬱鬯也栒柏也檮鬱鬯者以柏木為白梧木為杵柏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八 雜記上

鄭注所以擣鬱也栒柏也 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 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疏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暢者謂鬱鬯也 白以栒杵以梧者謂擣鬱鬯所用也栒柏也梧桐也 為以柏為白以桐為杵擣鬱鬯用柏曰栒杵為柏香 桐潔白於神為宜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者 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 俎 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 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 主人舉肉之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七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七 雜記上

吳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七終

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批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饗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畝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觶角弓

禮記詳說

卷百十六

雜記上

二

其觶有球棘匕有球天畢挾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黃棘亦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主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載匕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

郝解暢鬯通香氣也曰擣香之曰柶柏也以柏爲曰柶所以春梧桐也以爲柶枇匕通以載牲體升於鼎

俎用桑爲之長三尺畢出肉於鼎特牲禮云宗人執畢先入玉藻云大夫笏畢用射禮云司馬以弓矢爲畢名同制異形相似也刊削也柄謂畢也末謂匕也鄭云喪匕用桑吉匕用棘蓋據特牲記云枇用畢棘然安知此之獨爲喪匕也

新裁暢酒以降神物之重者也古人制暢之具果何以哉以言其曰則以柏木爲之蓋取馨香之義也以言其柶則以梧桐木爲之非取其潔白之義乎

纂訂此記曰柶枇畢之制也暢鬱鬯也柶者柏之別名枇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叉所以助主人載者刊

禮記詳說

卷百十六

雜記上

三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土二采

猶削也喪祭用桑若吉祭則用棘與喪不同

陳注率與綽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綽者但襚帛邊而綴殺之不用箴綫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鄭注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綽也綽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孔疏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襚帛邊而綴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

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而尊者
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
喪禮緇帶 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
緣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柩畢用桑之下則知亦喪之
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紵不可加帶故知襲尸
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
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
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
帶變之異於生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天

雜記上

四

之即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郝解率律同玉藻云凡帶有率無箴功謂但裂帛如
法熨貼不用箴功也故曰率帶玉藻云國君朱綠大

夫玄華士緇此云五采二采相矛盾故鄭以此爲襲
尸之帶因記多喪禮附會其實記言不盡同也

醴者稻醴也甔觶實見聞而后折入

陳注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爲醴也甔觶皆
瓦器甔盛醴甔盛醴酒甔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爲朽
以木爲之所以庶舉甔觶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甔觶
符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牀而無

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筵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
抗席也

鄭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朽所以庶甔觶之屬
聲之誤也實見聞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孔疏此一節是送葬所藏之物 醴者稻醴也者言

此醴是稻米所爲 甔者盛醴醴 觶者盛醴酒

甔者盛黍稷 衡者以大木爲朽置於地所以庶舉

於甔觶之屬 實見聞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甔觶

符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聞 折謂椁

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禮記詳說

卷一百天

雜記上

五

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甔觶符衡實葬時所藏之物

皇氏云甔觶符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醴醴之屬云實

見聞藏於見外椁內也者案此既夕禮乃甔藏器於

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

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符於旁注

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甔觶饌相次可知知是藏

於見外椁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

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

也人器實明器虛云折承席也者案既夕禮注云折

猶殿也方盤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繡者三橫者五無

簣之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

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唯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閒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衡讀如字其衡之橫者也

郝解醴酒以實於甒送葬者用稻醴美也甒甒皆瓦器甒盛醴甒甒盛醴酒簣竹器盛黍稷衡衡通以木爲之承甒甒諸器也見棺衣也飾棺使不見故曰見閒謂棺外見內也實諸物於閒以從葬也既夕禮云減器於旁加見是也折以木三直五橫加於壙上承

禮記詳說

卷重士

雜記上

六

席載土者也既夕禮云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是也折入入折于壙也

按稻醴俗云江米酒是也 衡總甒甒簣 見外椁

內故云閒

重既虞而埋之

陳注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鄭注就所倚處理之

孔疏案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理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郝解重始死削木懸鬲衣韋帶紼以像死者之魄不養不可動也故曰重既葬而虞則埋於廟門之外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陳注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降無異禮也

鄭注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纂訂此言婦人尊卑之禮也凡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爲等降無異禮也 婦人從夫故治婦人喪事如此不特喪事爲然

禮記詳說

卷重士

雜記上

七

小斂大斂皆辟拜

陳注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鄭注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

孔疏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辟拜也 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即此云辟拜

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輅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郝解啓謂將葬啓殯與大小斂三事切死者身孝子哀痛尤甚賓客在者主人皆徧拜謝致哀也

按先不拜後集客多故云徧拜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雜記上

八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陳注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褻舉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室故不復施帷

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殯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 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孔疏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 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

注也則屋是褻舉之名初哭則褻舉事畢則施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

郝解孝子朝夕哭欲見其殯故褻舉其帷無柩謂葬後未至哭於次則不用帷爲柩設也

按郝謂奔喪未至亦是一說然以葬後爲正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

陳注此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即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雜記上

九

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爲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一說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反設祖奠

鄭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孔疏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 君即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 門謂祖廟門也右

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 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君反而反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極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凡設祖奠也那解載而後弔謂柩已出載於車遇君弔則君卽主位西面孝子堂下東面拜謝就門右北面向柩哭踊

子羔之襲也 爾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陳注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爾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絲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衾裳下緣也爾衣裳故用緣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爾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賀氏云衣裳並用素爲之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

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衾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鄭注爾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纁爲爾纁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衾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孔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 纁爲爾謂衣裳相連而絲纁著之也 稅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

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 纁絳也衾裳下緣襪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衾也爾衣既襲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爾衣裳與稅衣纁衾爲一也 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襲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 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 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 曾子非之纁衾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 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

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為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為襲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裏衣皆連衣裳裘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放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歟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為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為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立冕公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雜記上

三

襲衣其立端以下自為序立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立冕立冕亞衰衣

郝解子羔高柴字襲衣尸也斂亦有衣包之曰斂衣之曰襲子羔襲用大夫禮衣五稱而衣裳相連著於中玉藻云纁為繭稅黑衣衾通帷裳即今裙也昏禮女嫁純衣纁衾為一謂以繭衣裳為裏綴稅衣纁衾為表共一稱近身之服字書衾蔽鄰鄭謂裳下緣緣蔽鄰豈可稱一襲乎素端禮衣制如玄端色素皮弁以皮為弁朝服之首服縹布衣裳也爵弁爵色帛為弁縹帛衣縹帛裳也玄冕弁之有延旒者玄帛

衣裳加繡文也以冠名服襲其服非襲其冠也曾子譏其用婦人服者稅衣似夫人六服之一纁衾似昏禮女子始嫁之服也周禮玄冕大夫之上服子羔為孟氏宰襲以大夫非禮也當世諸侯僭天子大夫比諸侯家臣比大夫有司徒司馬之官皆稱家大夫如陽貨輩儼然大夫自居非先王之典豈子羔不辨此與殆顏淵之厚葬者耳

按子羔不當用大夫禮而用婦服尤不宜蓋襲子羔者之過也弁冕各有所當配故可以該服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雜記上

三

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陳注說見曾子問

鄭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陳注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

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閒故云居閒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

鄭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孔疏此一節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之節及明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古

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一踊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閒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

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閒也又云皆居閒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閒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嚴陵方氏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郝解此君與大夫士始死哭踊之節君死五日而殯踊凡七次大夫三日而殯踊凡五次士二日而殯踊凡三次每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一踊婦人與男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古

皆即位男女各一類踊而男子為主婦人居其閒隨男子更迭踊也

按郝解婦人居男子之閒似理長不當與賓客合言

作兩截看故兩言居閒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玄冕一衰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陳注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衰衣最外尊顯之也衰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立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緇衣素裳公曰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

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立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立冕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戶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卽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

鄭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駁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

禮記詳說

卷重六

雜記上

十六

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

孔疏此一節明襲用衣稱卷冕之制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 立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立端朱裳也 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驚義任取中間一服也 爵弁二者立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

服也立冕之下又取一也 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戶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 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卽此大帶也 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

禮記詳說

卷重六

雜記上

七

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慰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

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歟者疑辭也

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則自卿大夫而下故有降殺矣

郝解公上公卷衣衾衣也玄端色玄制方亦禮衣也二者舉衣該裳朝服朝見之服緇衣言服兼衣裳也素積即素裳惟裳有積積折也纁赤色也二者舉裳該衣爵弁以爵色帛爲弁爵玄色玄冕以玄色帛爲冕二者舉冠該服爵弁用二君招魂亦爵弁服也玄冕玄衣纁裳衾衣天子寵賜之衣朱綠帶玉藻所謂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本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陳注疏曰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經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鄭注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散帶

孔疏知以一股所謂纏經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經是週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經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經則天子弁經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經長樂黃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尸袒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本

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嚙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嚙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經可知及至大斂天子亦弁經鄭注環經之末有散帶二字既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於戶內訖主人袒括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經至奉尸夷於堂方言帶經而注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

足以爲據也

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暇辨貴賤之等

郝解小斂謂視小斂環紼首經如環細而無缺項喪服殯大功所謂不纓經也始死弔者以此易立冠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大喪首經後皆有缺施纓喪服傳長殯大功纓經是也中殯大功稍輕不纓經卽所謂環紼也無缺曰環無服自大功以上冠條屬而經纓小功以下冠缺而經環小斂以前未成服之弔服加環經於冠弁上制與此同貴賤通用也鄭謂爲初喪小斂之經孝子始親死投冠弁纓小斂脫髦括髮

禮記詳說

卷重天

雜記上

手

豈尙從容素弁委貌環紼如弔客乎謬

按本文無視字郝照下文於此加視字以環紼爲弔服與舊說大異然所辨始斂孝子不宜環紼加冠上亦有理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陳注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紼紼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蓋榮君之至而畢其禮也

鄭注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紼紼紼衾君至

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

孔疏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紼紼衾聞君將來至則主人徹去之比君至升堂而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郝解公國君也視大斂視其臣也升升堂周人主喪事者曰商祝以亡國名也殷尙白喪主素商祝鋪席舉尸於堂大斂皆君命也

禮記詳說

卷重天

雜記上

手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陳注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槨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鄭注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孔疏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槨中也贈別用玄纁束帛三玄二纁故既夕禮曰贈用制幣元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郝解魯人贈死者以玄幣三纁幣二其廣一尺其長

二尺二寸短狹之甚非禮凡幣幅廣二尺二寸長一丈八尺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陳注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三

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鄭注賓立門外不當門立於阼階下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道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

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

孔疏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贈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弔者卽位於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例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按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三

入告是也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道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或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

郝解此以下五節皆諸侯使人相弔贈之禮弔者鄰國使臣也門西客位也介副使介非一人立以西爲上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中稍近西主孤孝子也立於阼階下西面相者不稱擯喪不接賓也受命受主孤命在門西請於弔者孤必稱名明適嗣也請事請問使事客使臣也如何問辭不淑凶喪也須待也喪主不出迎賓待於階下殯在堂主人升立於殯東南西面弔者立於殯西南東面致命使臣致其君命子拜孝子拜謝也君初喪稱子踰年稱君對賓稱孤對殯稱子反位反門西之位弔者未有不哭踊成禮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誥

退者通下文含祔贈臨賓至等節則弔者哭臨成禮也

按弔者卽位門西門外之西也西上者非一人其行列以西爲上與弔者近也上已有門西而又云西於門者言不當門也主孤西面下堂立阼階下也相者相孤者如何不淑致弔意問其如何罹於不淑也致命者致其君之命也寡君云云卽致命之辭弔者降反位先致命而後行含祔等禮其事未終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

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陳注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注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誥

也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大夫字衍

鄭注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贈祔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卽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疏此一節明含禮執璧者含玉爲璧制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直云降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

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爲上賓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贈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案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緩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贈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

禮記詳說

卷重天

雜記上

三

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不譏者釋廢疾云以其殺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境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極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

禮記詳說

卷重天

雜記上

三

冠以受 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鄰國者以己國遭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贈者是止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未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郝解此鄰國致含之禮奉玉納死者口曰含璧玉也含者坐委璧於殯東南就主人位西面跪而委之初喪蓋席以承璧既葬至則設蒲席宰夫主饋奠之時下文云宰舉璧與主宰夫舉襚則此宰夫當作宰蓋大宰也朝服吉服本記曰執玉不麻鄰國玉來不敢承以凶服惟屨不易宰自階升堂東就主位西面跪取璧席上自西階降以璧東歸於內也 大喪以玉易麻此禮未宜 按蓋席蒲席似是分注語 朝服喪屨吉凶雜用可疑

疑 襚者曰寡君使其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其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霑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立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

西階其舉亦西面

陳注此言列國致禋之禮衣服曰禋委於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禋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禋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禋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禋者之西面焉

鄭注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 授禋者以服者賈人 亦西面者亦禋者委衣時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禋

孔疏此一節明禋禮案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贈者稱執圭則此禋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以下文云禋者執冕服故於此略之 以璧委於席上今衣而委於璧北故云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以經文先含而後禋則含重而禋輕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故云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 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禋者之服是賈人也 上云委衣於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禋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

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禋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衰衣不以禋以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禋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禋

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和解此鄰國致禋之禮衣服曰禋所致五服冕及玄端由尊漸卑也使者受五服門外至於堂由遠漸近也委衣殯東禋者過殯西面坐委也受謂本國宰夫受於禋者也門內雷中門內簷下將命使臣將君命於主人也中庭堂下中西階堂階也堂殯宮堂也禋者始致冕於堂降取服以次升堂致命主君使宰夫就受不欲煩賓故漸受漸近也每受一衣孝子拜稽顙謝宰夫五人舉五服東藏於內也降自西階自西東下堂東也其舉亦西面亦如舉璧也 冕服纁衣

爵弁服玄衣皮弁與朝服玄端頗通用而冠各異色皆不離玄纁其用不同未可詳考大抵皮弁以上貴者之服朝服玄端上下通用弁服以上通用帛朝服以下雜用布帛此其殊也鄭謂皮弁帛冠帛衣裳恐未盡然

接受五服文法錯綜可觀 上節注云夫字衍此幸夫五人非卿可知 中庭謂庭院也在霤之北階在庭之北頭堂則升階及堂故云漸受漸近言與主人漸近將命爲使故云不欲煩賓也陳注兩言出取或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三

上介則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陳注此言列國致贈之禮車馬曰贈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轡車之轡轡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轡畢贈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贈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觀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

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贈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

鄭注轡轡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史

孔疏此一節明贈禮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者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轡者謂大路轡轡北轡也 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也自率也下謂

禮記詳說

卷重天

雜記上

三

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路北轡既竟贈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馬云客使設之則大路亦客使設之也 自率也者案爾雅釋詁文率自也展轉相訓是自得爲率云下謂馬也者凡陳車馬馬在車下故云下謂馬也引觀禮曰路下四亞之者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正亞次路車也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但喪禮車馬以屬主人故路在東統於主人也若尋常吉禮車馬爲賓而設則路在馬西故觀禮路下四亞之注云亞之次車而東是車

在西統於賓也案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彼謂死人而設於鬼神之位凡贈隱元年公羊傳云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贈衣衾曰襚具玉曰含錢財曰贈案既夕禮云贈馬兩無車者士卑不合有車何休云周制謂士無車非也此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從路是也此無贈贈是加厚非常故也故宰夫注云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雖有貨亦有馬故少儀云贈馬不入廟門是也既夕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圭

有贈者贈施於死必及葬節此未必一當葬時贈既夕有奠此無奠者以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云兄弟贈奠所知則贈而不奠此諸侯相與既疏故無奠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贈衣衾曰襚具玉曰含錢財曰贈此言贈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

顙拜其臣故也卽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首至地而遲也顙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爲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衰矣衰讀如字言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下放此

郝解上介鄰國所遣之正使車馬贈死曰贈圭以先

禮記詳說

卷百六

雜記上

圭

車馬也乘黃四黃馬大路後路前云不以先路也中庭堂下北輔以車轍北向上介執圭升堂將命上介之從者自堂下控馬立車西主君堂上拜稽顙上介堂上坐委圭於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藏於內也按舊說自訓率下謂馬欠明郝解云自堂下控馬立車西盡之車卽路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陳注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贈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

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陳注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贈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覲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人告於君而反命於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於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五

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

鄭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

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

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拜客

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孔疏此一節明弔含襚贈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

使一介老某相執紼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

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紼其實爲哭而來謙

言助執紼耳一介者言已使來唯有一人爲介謙辭

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

從之立於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

位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

主國嗣君宗人受嗣君之命後下階請客之辭也

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宗人反命者謂反此

客之辭命於嗣君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

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

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客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

案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

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

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上

五

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

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

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覲故在門東上云孤

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

感無暇接賓之禮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

郝解此使臣成弔之禮通上含襚贈三者同上客使

臣也即前弔含襚贈之客臨入臨極哭也臨者即指

上客也禮客入門左外來西爲左今入門右趨東避

賓位也介副使也東上爲上介在東副介以次立而

西宗人掌禮請客復門西賓位也敢不敬從主君命

趨門西也介立門左東上立使臣之西也主降拜拜臨也不言答拜喪拜無答也升哭主客俱升堂哭於殯成弔也拾踊主客更迭踊也九踊成三客出主君送於門外拜稽顙送之也按古弔喪於生者慰問死者含綖有贈有哭臨不拜柩不祭主人有拜稽顙賓無答拜蓋弔生哀死者賓客之情於是爲至孝子思親哀痛拜固應耳凶事恩劇各唯自盡非從容款曲賓主交拜爲禮也古惟喪拜不答情戚禮質也今之弔禮非古也習尚所趨亦未講於禮之義耳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一

本文明言使某相執紼自是奉君命而臨孔疏謂私臨非也弔而曰執紼謙也孤須者在內待之不能出迎臨者入門右是一節大闕目三辭皆因此也入門右不以客禮自居而主辭之請復位客云敢辭解不復位也視賓客自比於賓客也三辭而後稱使臣就門西客位其先入門右則非使臣禮也孤降階拜則升是主客同升而同哭迭踊也始終無客主交拜之禮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陳注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

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

鄭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孔疏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却解國有君喪臣民遭私喪者不敢受人弔其戚君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紿衾士盥於盤北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雜記上

一

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陳注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鄭注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孔疏此一節是喪大記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惟此四字別義皆同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申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案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非脫字重著

却解外宗以下君薨大斂之禮與喪大記同外宗宗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雜記下第二十一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為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九

雜記下

陳注沒猶終也除也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

鄭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孔疏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祭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喪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十九

雜記上

早

事為重故云與天子同也

郝解終夜燎庭達旦也乘人謂柩車不用馬使人肩之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也言士喪則諸侯大夫可知

按孔疏乘人謂人引車似是人曳車郝謂人肩之與字切猶今之擡喪輿也人肩較著地為穩所以固柩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陳注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鄭注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避之也

孔疏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注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八終

未竟之時也於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 其除
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
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 卒事謂父祥竟
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
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為
吉未葬為凶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
張子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
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
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
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雜記下

二

邢解未沒喪謂未終喪祥禫之前也父喪將終復遭
母喪於除父喪時服除喪之服行祥禫禮卒事復服
母服

按父喪小祥後服漸輕遇母喪則宜服母之服而於
父行除服之祭則仍服其服事畢反服母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
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陳注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
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篤親愛之義也若遭君喪
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鄭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
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
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塲長中乃除

孔疏此一節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
節 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
內故云如當也 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
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為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
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
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為父
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雜記下

三

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為父變除者庾氏
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 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
者除骨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
為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
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
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
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
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
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案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
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

功總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總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
郝解遇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當父母之喪謂當親喪始死至除喪日月內既除彼服復服親喪之服

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

陳注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練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要之麻經也穎草名無葛之鄉以穎代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四

鄭注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
孔疏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穎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穎也後喪既穎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

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

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穎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穎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並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穎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自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穎不云未沒喪則知既穎與未沒喪者別也既穎是既虞受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五

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穎母之練祥亦皆行也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穎穎吉服也知然者以被穎黼衣錦尙綱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穎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穎在禫之後明矣

郝解却前後所遺皆三年之喪而前喪既除可以衣
穎則其練祥皆依時舉行不可遂廢也穎布之輕疏
者即練祥之服通作穎與娶景通詩衣錦娶衣士昏
禮女從者被穎黼又云姆加景是也鄭謂爲草名代
葛未然

按後喪虞前或不暇及前喪後喪既虞受葛而前喪
之練祥皆行也若依陸氏穎爲禫後則當屬前喪而
練祥屬後喪前喪已禫後喪練祥之行不待言 郝
謂穎即練祥之服未明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禮記詳說

卷百九

雜記下

本

陳注孫之祖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
亦必附於祖

鄭注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
可附焉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附

孔疏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猶
爲由由用也禮孫死附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
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附禮附於祖也 禮附在練
前若附後未練之前則得附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
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塗可也注親過高祖則毀

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改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
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櫛示有壞意其以先
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
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是祥後
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
恐未祫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附祭之後即得附新
死之孫故云王父既附則孫可附焉然王父雖附未
練無廟孫得附於祖其孫就王父所附祖廟之中而
附祭王父焉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附者以昭穆同

禮記詳說

卷百九

雜記下

七

故也

郝解王父祖父禮孫死附祖然卒哭而耐練而備廟
祥而主入廟王父死未練祥雖無廟可耐而孫猶是
附王父主在殯宮耐於殯宮入廟耐於廟也

按猶字語氣謂孫耐王父王父雖未練祥入廟而孫
猶當耐王父之主所在也當在王父殯宮

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

禮記

陳注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
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

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卽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卽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卽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卽位之禮也

鄭注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 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

孔疏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問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人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八

下室 卒尊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 改服卽位者謂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卽位謂卽昨日他室之位 如始卽位之禮者謂今日卽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卽位之時

郝解有殯謂有父母之殯入奠殯宮畢出改服卽位如新聞喪卽位哭之禮不得以有喪遂廢也鄭謂如始哭之時非也

按哭之他室本日也改服卽位明日也如始卽位之禮但不言究竟日數爲可疑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

與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宅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陳注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鄭注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九

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 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 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郝解視濯謂祭前一日省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言雖喪亦與祭但出居別室吉凶不同處也按猶是卽俗去還是不作由 視濯是祭之前日似

亦可告而反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陳注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鄭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

孔疏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十

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案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郝解如期功之喪既受宿斯與祭矣宿肅通祭前三日戒賓也同宮謂死者為同居之親既宿遭喪出居

別室也

按兩宮字不同同宮之宮指其家也異宮祭時所處也與上節同郝解兩云出居別室未明觀釋服出公門之語是與祭者宿公門內 陳注一云居次於異宮一云出次異宮豈以視濯後在公門內而既宿猶居家與 予謂祭時若在家父母死豈容不哭而反避之他室但以在公已服祭服不可遽反耳次於異宮只是已心啣哀不與眾與祭者在 一處更詳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病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士

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陳注說見曾子問篇

鄭注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孔疏按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姊妹也與前與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

后祭

陳注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兄弟之喪則待賓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故祭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與祭

鄭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

孔疏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 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士

後便可行吉事也 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喪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庚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 清江劉氏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郝解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之祭遭昆弟之喪待殯後祭如同居之喪雖臣妾必葬後祭不可當凶事行

吉禮也

按此則古有兄弟異居者雖不遠然各為一院同宮則是一院內 劉氏謂小功以下為兄弟是別解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陳注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祥祭則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士

鄭注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 孔疏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如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為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祭者亦栗階也 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 郝解祭則主人升階下階每等一足散步行所謂栗階也每等兩足並更升所謂拾級也詳見燕禮從容

則拾級急遽則散等練祥言亦散等者有昆弟及同宮之喪故也主人散等則執事者皆散等此昆弟在殯之禮也雖昆弟既葬虞卿主人練祥亦然

按此祭承上節而言 燕禮語栗蹙也謂越等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啻之眾賓兄弟則皆啻之大祥主人啻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陳注至齒爲啻入口爲啻主人之酢啻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啻之也眾賓兄弟啻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啻之也

鄭注啻啻皆嘗也啻至齒啻入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古

孔疏此一節明喪祭飲酒之儀 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啻之也 眾賓兄弟則皆啻之者亦謂眾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啻之也以其差輕故也 大祥主人啻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啻之 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啻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之酢但啻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

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啻爲少於飲啻爲少於啻下言眾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賓矣於長賓啻之則於眾賓啻之於長賓啻之則於眾賓啻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蓋蒙上言練祥虞卿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啻之啻之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古

祥啻之飲之皆達亦可知

郝解主人之酢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至齒曰啻入口曰啻小祥主人猶未可啻酒眾賓客及同姓兄弟祭終受主人獻爵啻之可也小祥漸吉大祥尤吉故主人受酢啻眾賓兄弟盡飲可也不言獻賓啻飲同也

按此明啻啻飲之等級不同 當剔出酢獻二字方不混

凡侍祭喪者居賓祭薦而不食

陳注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

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

鄭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孔疏待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末

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郝解侍相禮也祭喪即練祥喪祭也告賓謂相禮者告賓客也祭薦謂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薦脯醢相者告賓取所薦祭之豆閒畢食之練祥但告祭不食也至虞祔之祭主人並獻薦廢矣虞以前未葬哀至禮質但有饋食曰奠無酒獻爵既葬虞則以祭易奠祭交神吉禮也至虞哀殺禮漸文始有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無獻賓客兄弟以下等事亦不全成祭也今小祥大祥比虞祭又吉矣虞酢主人卒爵祥祭主人止於嘒嘒何也神惠為重故受尸酢雖

在喪亦卒爵賓賜稍輕但嘒嘒耳猶既葬疏食水飲

不食菜果祥而後食肉若既葬君食之大夫與父之

友食之梁肉亦不避尊君父之命也若父母新喪而

與祭於公出公門乃易服非禮也大夫死當祭必告

明日不釋君於臣喪且然况父母乎非人君以孝教

臣與臣子以孝事親之禮不可訓也

按喪祭二字連祭薦二字亦連謂祭其所薦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

稱其服

陳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七

必誠必信故曰敬為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齋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

鄭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

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

孔疏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

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適非所以居喪

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

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

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威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威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以外稱內也威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爲僞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爲野矣

新裁敬所以盡禮送親之終者也哀所以盡情致已

禮記詳說

卷重光

雜記下

文

之愛者也禮勝於情故敬爲上而哀爲次若夫瘠則哀之過者也此於不慈不孝故特其下而已人之居喪當何如哉喪親則有深墨之色顏色之見於面者稱其情之存於中也威容之見於身者稱其服之被於體也則內外一致表裏相符而居喪之道盡矣纂訂此記居喪之禮也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夫子曰居父母之喪者必誠必信以爲敬敬足以盡禮故爲上悲痛慘怛爲哀哀足以盡情故次之哀過毀形爲瘠瘠僅足以盡容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爲下情有悲哀隆殺之別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不

稱則爲僞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威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不稱則爲野喪本尙哀此言敬爲上者疾時不能敬稍不敬則哀亡之矣持喪之敬正所以全哀也

按喪以哀爲本不徒哀而敬以盡禮爲上徒哀而不能盡禮爲次過於哀毀而瘠爲下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陳注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

鄭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

禮記詳說

卷重光

雜記下

文

體經不能載矣

孔疏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威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郝解親喪自盡書策所不能傳者也兄弟喪存乎書

策禮古禮耳有之莫敢廢無之莫敢舉也

纂訂子貢請問居兄弟之喪夫子曰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書策所不能載者故親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陳注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其禮耳 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鄭注重喪禮也 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辛

孔疏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 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郝解不奪人喪亦不自奪其喪即書策之意奪人喪者強以禮之所不可爲自奪喪者違其禮之所當守也

纂訂此言人已居喪之禮也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所以教孝也而君子居喪之情亦非他人所能奪者所以致孝也各得其禮而人已備矣

按此自爲一節郝解跟上書策則不能絕上父母之喪矣其說未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陳注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寢不脫絰帶也憂謂憂戚憔悴

鄭注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孔疏此明居喪得禮之事 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辛

三日之內禮不忘謂水漿不入口之屬 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 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 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儀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則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言舜生於諸

馮遷之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爲東西夷之人
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
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
已哉
郝解少連大連二人名三日親始死雖哀痛不食而
不惰於禮三月親喪在殯不懈不倦也憂戚容也東
夷東方邊鄙無中國聖人之教而能盡禮如此所謂
豪傑之士良心同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三

按舜與文王稱東夷西夷則此東夷亦非極邊遠地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陳注言自言已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倚廬及聖室說見
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
不入中門

鄭注言言已事也爲人說爲語在聖室之中以時事
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

孔疏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云三年之喪并
下疏衰之等皆是總結上文敬爲上哀次之及顏色

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案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
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
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文疏衰
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其情皇說非也
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
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
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
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
而不言是也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案喪大記
云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三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
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聖室之中不與人
坐示憂之所獨也在聖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
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也

郝解言自言已事語與人譚說倚廬倚木於門外檐
下爲廬聖室壘土壘爲室斬衰居倚廬既練居聖室
齊衰則居聖室耳不與人坐憂思獨居也父喪練而
居聖室非見母不入內則居倚廬時益可知

纂訂此記喪禮言語居處之節也三年之喪服斬衰
居父喪者得言已事而不得爲人論說有問者則對

於人而不得自問於人倚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皆恐分其哀也居聖室者非有事行禮當人見母之時則不入中門恐紊其辨也言聖室則廬可知矣按因下不入門見母故纂訂以三年爲父喪然以三年之喪並言父母而在聖室之中另補出一意亦可廬與聖室並言不與人坐避人而獨坐也此句著重中字謂其中不雜也在聖室之中看字非以行禮之時見其母則不入中門謂常在其中也母也連下非句絕時字不作行禮只是有時見于母亦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蓋

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嚴者也

陳注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大功有幃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鄭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嚴陵方氏曰閒傳曰齊衰之喪居聖室齊衰卽此所謂疏衰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郝解疏衰齊衰云皆者有三年期三月之等也喪稱

輕但居聖室不居倚廬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父喪斬衰之居故喪敬爲上也

纂訂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蓋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故服輕者不得居也

按此承上言廬與聖室之辨語氣富重廬郝此繳敬爲上意可不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

陳注哀戚輕重之等各有其比殯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

鄭注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蓋

孔疏此一節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殯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郝解視謂比其哀戚之等妻雖廬而分重姑姊妹雖外而情親殯服雖降而本服則隆

按此言情非言服晚近情薄不能然矣妻視叔父母謂叔父母重而妻視之也今則妻重於叔父母不僅視之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陳注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孔疏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隨日月漸除而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總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

長樂黃氏曰注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美

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郝解父母之喪祥禫而除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然除服而非除孝子之心故曰外除若夫兄弟之喪日月已竟外除內亦除矣

按黃氏說是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陳注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鄭注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釀美酒食使人醉飽

孔疏視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

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

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發諸顏色若酒醴之類

郝解君母君妻亦兄弟內除之比然酒肉醉飽亦非禮

按珍言食醇言酒分配飲食飲醇酒固發諸顏色而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老

食珍味亦有可見之狀並說為是方氏單言酒於食字略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陳注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為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偽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

鄭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孔疏見似目瞿者謂已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憂之人餘行皆應如此獨云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則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夫

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親以下也則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

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郝解父母之喪初除出見人有貌似親者目為驚顧聞人稱名與親同者心為驚惕瞿驚貌遇喪疾弔問

感動憂戚倍於常情此為外除而內不除然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兄弟之喪循理而行如所謂內除者亦不必矯而過也

纂訂此言人子終身之喪也人子既免喪而行於道路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為之瞿然聞人名同其親者則心為之瞿然蓋由思親之至故見聞其近似者而以為真也弔喪問疾其哀色戚容必有以異於無憂之人蓋由懷親之寢疾以死故見人之喪疾而神色獨變也此三者皆餘哀未忘所謂外除而內未除也夫免喪之外尚然則執喪之時可知故惟如此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夫

之人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也其餘期親以下之喪不過循喪禮而直行之則是矣豈若親喪之難執哉按見似聞名一讀弔死問疾皆感動其親之疾與死故不安顏色戚容並言照子貢門節服免如此則其服三年之喪必哀心誠實無偽故云可以其餘直道而行直道猶言循理此節挽上內除外除為說可用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陳注祥大祥也疏曰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謂主人著

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又曰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緇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緇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陸氏曰緇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緇

鄭注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是也祭猶緇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

禮記詳說

卷百九

雜記下

幸

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緇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

孔疏言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爲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朝服者於此爲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始卽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卽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

禮記詳說

卷百九

雜記下

幸

也案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禮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緇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緇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開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緇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緇冠素縞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緇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緇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緇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緇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校注
爲詳

山陰陸氏曰嫌於夕爲期當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

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

郝解祥大祥祭先夕以期告賓朝服謂告期用玄纁吉服也祥因其故服者越宿而祭仍先夕告期之服也喪服小記曰其祭也朝服縞冠

按於夕爲期注豫告明日祭期當是告之主前故著朝服郝解謂告賓則朝服於告賓不相涉當從注

方言朝服又言故服文法可疑祥說用素縞麻衣則祥祭時哀哀用朝服何爲也祥禫同月當是備朝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三

爲禫祭用此與鄭說不同備之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陳注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縞謂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也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著此祥服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

鄭注謂有以喪事贈賻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

孔疏既祥爲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 來弔

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 必縞然後反服者

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 知此以喪事贈賻來者

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

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

衛將軍文子之爲之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

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賻也云反服反素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三

麻衣者鄭恐反服反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

郝解不當縞謂親喪雖除有他喪未終亦必縞冠朝

服行祥事畢復服他喪之服也舊解未明

按舊說忽入來弔者似無據陸郝二家皆謂有他喪可參用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土既

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陳注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蓋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爲之成踊也

鄭注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 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書

孔疏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 當袒大夫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 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也 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也 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 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

襲則知卿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 於士既事成

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 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 不改成踊者拜之而止不更爲成踊也

山陰陸氏曰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后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而歸必踊

郝解此記主人初喪於大夫士來弔之禮當袒謂當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書

其行禮哭踊則先祖後踊過大夫至且止踊拜大夫復更成踊乃揜襲其袒衣若於士弔孝子且畢其禮事成踊揜襲袒衣而后出拜不更成踊也大夫尊士敵故待之各異

按不改陸說甚異然語氣曲折當從舊說 依陳注改字只作更字看 襲謂袒上加衣也

上大夫之虞也下大夫之虞也 上大夫之虞也下大夫之虞也 上大夫之虞也下大夫之虞也

陳注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耐廟也

鄭注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

大夫虞以植牲與士虞禮同與

孔疏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 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廟也 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 下大夫之虞也植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植牲 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遺奠加者略可知也 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美

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

嚴陵方氏曰植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

郝解既葬而三虞虞而卒哭則喪事成矣耐以後神事之祭之始矣故用牲漸豐 前篇有子云遣車載牢具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此云虞而始用少牢則自虞而前遺奠無牲用脯醢信矣而儀禮遺奠用少

牢然則儀禮非古與故禮言難盡合也

祝稱下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下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陳注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下葬父則祝辭云哀子某下葬其父某甫孫則云哀孫某下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下葬其妻某氏乃者語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爲兄則云某下葬兄伯子某兄爲弟則云某下葬其弟某

鄭注祝稱下葬虞者下葬下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下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

禮記詳說

卷重元

雜記下

毛

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孔疏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 子孫曰哀者

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下葬其父某甫若

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下葬其祖某甫 夫

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下葬其妻某

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

兄弟曰某下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爲其

弟爲兄則祝辭云某下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

某下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

注於子孫通稱名可知也

郝解祝稱祝史稱主人之辭葬虞同日故卜葬即卜
虞子孫卜葬祖父稱主人曰哀子哀孫夫卜葬其妻
稱主人曰乃夫卜兄之葬稱弟以名卜弟之葬稱兄
曰伯子某皆祝人稱之

按祝稱卜葬虞倒句也當是卜葬虞而祝稱云云

郝謂兄字句絕與注異依注說則缺兄葬弟一邊依
郝解則伯子某屬兄自稱而缺弟稱兄一邊予意當
以某卜葬其兄弟為句而於弟之葬兄則加伯子之
稱中閒似少一弟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素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
者於是看轂而后杖也

陳注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關穿也輶迴也謂以其哀服
之杖穿於手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
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鄭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
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

孔疏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輶輪
者關穿也輶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
轂中而迴轉其輪 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

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郝解杖以扶哀貴賤皆用之古禮也魯叔孫州仇惡
輪人以杖穿車轂轉輪而戲褻賤者不使杖此庶人
廢杖之始也輶轉也 以杖輶輪非禮也叔孫遂禁
庶人杖尤非禮也因一人失禮而止眾人行禮不教
輪人以孝而禁人行孝世之失禮者何獨輪人若皆
禁也禮其餘幾輪人不智武叔不仁故禮小人廢之
不足君子廢之有餘司名教者宜深省矣

纂訂此記庶人廢杖之由也喪之有杖所以扶病而
教孝也貴賤皆得有之魯有輪人不知禮以杖穿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素

市以飯公卒賈為之也

陳注飯舍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舍恐尸為賓所
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舍玉得以入

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無惜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
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惜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
所由也

鄭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
上賓為飯焉則有鑿巾

孔疏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
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
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
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
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卑

親故為失禮也

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
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

郝解死者沐浴飯含乃加巾於面先加巾而鑿孔以
含自公羊賈始也

按此二節識失禮而陸氏反取之未是

賓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
襲而后設冒也

陳注言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

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
設冒也后字衍

鄭注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
衍字耳

孔疏此一節論設冒之事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
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答言冒所以揜蓋
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
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
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 是以襲而后
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

禮記詳說

卷重九

雜記下

卑

衣總覆於冒止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

山陰陸氏曰記冒如此亦以著鑿巾為善后非衍字
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郝解冒如直襲一上一下以韜尸也襲謂始死尸沐
浴以衣重襲也小斂謂死之明日以衾絞收斂也襲
而斂可謂慎矣猶恐其暴露故設冒也

按形乃形見之形非形體之形形字照上揜形看但
云形則不揜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
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

三牲之俎歸于賓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陳注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於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而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

鄭注言遣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 既饗歸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聖

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孔疏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 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之而去猶如生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 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 曾子答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人爲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 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

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

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

郝解遣謂柩將出設遣奠包其脯醢送柩納之壙中也大饗饗大賓卷捲同徹也饗禮畢徹賓客之俎歸於館父母親而以賓客待之悲痛之至再言不見大饗使深念之

纂訂此論遣包牲之義也設遣奠畢又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於壙中或人疑此禮如君子食於他人之家食畢而又可包裹其餘以歸乎言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雜記下

聖

廉也曾子告以大饗之禮饗畢卷斂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非賓客也今死將去遂與賓客之疏者同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所以爲哀之至也重言以深喻之父母賓客三句文與義至堪下孝子之淚

按饗食裹餘是或人設喻非謂宜有此曾子引大饗之禮歸牲以明之賓客二字從大饗來言父母一去不返故以賓客待之爲可哀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陳注此上有闕文言非爲其有喪而問遣之歟賜予之

歟問敵者之禮賜尊上之命

鄭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

孔疏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與

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者非爲人喪從父母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金華應氏曰非爲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雜記下

諸

和解非爲人喪言爲己父母喪自盡其哀耳豈爲賓

客而問之賜之者與郝意聯上節說

按此有缺文當存其疑陸說移下亦難合依陸說當云卒哭遺人可也然必其人有喪而後問之賜之若非爲人有喪而可以問之賜之與言遺人亦非行吉禮也備之

禮記詳說卷一百二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雜記下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陳注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今按檀弓鄭注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總麻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

雜記下

十

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

鄭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

孔疏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節論身有喪拜謝之禮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辭與問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后拜

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按陳注承上問賜說是從注疏然上下文承接處不甚分曉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陳注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經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 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二

必疾者也

鄭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 薦於廟貴君之

禮 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孔疏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經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卻之為不恭故也郝解酒肉受必三辭辭不得而后受也衰經而受示

不敢食也薦之薦於死者喪不遺人憂不暇為好也人遺酒肉受祥以後也

按如或遺之至受之一截如君命至薦之一截喪者不遺人至末一截從人遺推出遺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陳注剝削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鄭注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郝解斬斷也剝削也

按斬剝二字當是以身之痛擬心之痛斬如斷其手足剝如削去其肉若以物言便不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三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有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陳注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鄭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

孔疏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 自諸侯

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已功衰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

郝解三年之喪謂父母初喪功衰大功之衰從兄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四

喪之類新遭大喪雖有功衰之喪不弔此貴賤之通禮也雖於死者有功衰之服身既斬齊不得更服彼服往弔卽以斬齊往哭之可也蓋哭死感傷因己之哀而致哀則可弔生問恤已憂方深而恤人憂則不稱此初喪未葬以前之禮至期年練後凡喪皆可弔不獨功衰耳

纂訂此下五節記有喪者弔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之後亦不弔人恐分哀於人而忘其親也此禮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喪則當往哭而其往也服彼親之服而往不服功衰欲各致

其情也辭連上文亦貴賤同也 弔謂弔疏者哭謂哭親者

按舊說三年之喪至小祥後服功衰時仍不可弔人郝謂三年之喪遇有功衰之喪亦不弔從舊說者多此節言弔哭之不同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陳注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爲父在爲母

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

孔疏此禫杖期主謂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五

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 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 此練則弔文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爲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爲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然

郝解期之喪練祥禫備者父在爲母期也 此節之義鄭未達至以期年之喪十一月四句移練則弔上謂爲錯備何錯備之多也

纂訂此言齊衰杖期之喪此父在爲母者其練祥禫

期與父不同然亦得備二祥之節十一月則練而小祥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日而禫練則皆可以出弔按郝解以期之喪至而禫在三年之喪上練則弔在而往下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陳注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奠斂等事也

鄭注聽猶待也事謂奠斂執紼之屬

孔疏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六

他喪 弔哭既畢而即退去不待主人奠斂之事期喪練弔則亦然也

從古本與陳注不同

郝解三月既葬後遇大功之喪亦可弔但盡哀而退

主人奠斂殯奠之事不待也聽待也

纂訂既葬大功節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而往弔他人之喪則哭畢即退不與主人奠斂等事也

按舊說既葬大功是倒裝句謂大功既葬也郝謂葬後遇大功之喪不同從舊說為是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

執事

陳注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奠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鄭注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

孔疏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奠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

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七

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奠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案鄭注在此下文云謂為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 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郝解期喪如從父親兄弟初喪弔鄉人亦可但哭即

退不待事也大功之喪弔鄉人待事亦可但不爲執事助役

纂訂此言齊衰不杖期之喪乃姪爲姑兄弟爲姊妹之適人無主者雖未葬亦可出弔於人但哭而退不聖事若既葬而受大功之衰則其弔人可以待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按此功衰與上文功衰不同上功衰是三年之喪小祥後功衰此期喪葬後功衰郝說又異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陳注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爲人擯相擯

禮記詳說

卷百卅

雜記下

八

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鄭注禮饋奠也

孔疏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總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今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爲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案曾子問云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郝解小功總麻之喪執事亦可但不與贊相行禮執事猶勞役行禮則從容矣

纂訂小功總麻服之輕者也擯相之事輕故可與饋

奠之禮重故不與

按自三年之喪至此五節相連鄭注多可疑郝京山解覺省力然難遽從以背注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陳注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冑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故來弔喪以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卽退去也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故待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是有往

禮記詳說

卷百卅

雜記下

九

來恩義故待窆畢而退當執贊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故待孝子反哭於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待虞祭附祭畢而后退也

鄭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附

孔疏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之節也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

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 相問謂曾相餉遺思轉深故至空竟而退也 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思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 朋友嚙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 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郝解相趨以下論送葬之等相趨謂死者曾與同行交淺柩出殯宮則退曾相周旋揖讓柩出宮門外哀次則退相通問既封塋則退相見執摯定交葬畢孝子反哭退朋友同業恩義契重待虞畢主附死事終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十

退

按此節以五而退爲等級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陳注言弔喪者是爲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同塋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土盈塋乃去

鄭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 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塋

孔疏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

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空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 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空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卽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 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郝解凡送死爲助役非隨主人行耳年四十力強者執紼引柩待封土滿坎五十始衰從主人先歸虞可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十

也

纂訂此記弔喪送葬之禮也言弔喪者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所以相助凡役也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強皆當執紼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則但從主人之哭而已言不執紼不久待也然四十者非徒執紼也又爲之實土待土盈坎而後退故儀禮入土後主人拜鄉人有謝其勤勞之說恤喪優老之義皆可見矣

按四十者執紼當泛言下云鄉人四十者待盈坎似是專爲鄉人言講者皆以執紼待盈坎爲一串事於鄉人二字不貼

喪食雖惡必充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陳注疑死恐其死也

鄭注病猶憂也疑猶恐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爲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爲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郝解耳目不聰明行不正皆哀毀之狀不敢毀不極毀也疑死恐死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主

纂訂飽而忘哀句始以對飢而廢事耳非此節之正意也不知哀不知哀毀之節也疑死疑其死也

按君子病之截上言不可飢而廢事故字以下又推

言不可以飢而廢事之意喪食無肉菜故言惡

疑死正是恐其以飢而死則廢事矣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陳注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鄭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孔疏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限數必忘哀也

嚴陵方氏曰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爲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醢不能食食鹽醢可也

陳注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醢說文乳漿也

鄭注功衰齊斬之末也醢醢醢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開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主

其飲不加鹽醢故曰飲水漿無鹽醢也不能食食鹽醢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

斬衰既練之後

郝解大喪練後之衰與大功之衰其布相似九月之功與三月之齊情亦相似故謂之功衰

按不能食食謂非鹽醢則不能食從權食鹽醢可也

正字通云醢注醢醢也與乳漿異陳訓乳漿非按酢卽醢音再酢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陳注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鄭注毀而死是不重親

纂訂孔子曰身有瘍而不浴首有創而不沐病而不飲酒食肉是毀情而瘠爲病言傷生也是不愛身不愛身是不愛親君子弗爲況有毀而死者則無人終父母之喪矣雖有子與無子同也此防賢者過禮之事見先王以權制處 孔子曰下當有居喪之禮四

禮記詳說

卷二車手

雜記下

古

字與曲禮上篇同

按無子以父母言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

陳注塋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著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

鄭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者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塋道路

孔疏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塋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

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

此一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郝解孝子送葬與反哭二事最哀痛故免冠於路塋路也非是一者行道不可不冠喪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然則免於塋惟近者與按免音問謂於路著免也非免去之免郝說異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陳注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禮記詳說

卷二車手

雜記下

圭

鄭注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孔疏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思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彌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齋戒齋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郝解沐浴以修容雖小功之喪極在殯不沐浴大喪可知必既葬虞耐練祥之祭交神乃沐浴耳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陳注疏衰齊衰也摯與贊同

鄭注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孔疏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 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一

雜記下

共

凡言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

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郝解齊衰之喪極在殯不見人既葬人請見而后見不請見人也小功可執摯請見人大功不可

纂訂此言居喪之禮也 疏衰齊衰也不以執摯不

執摯以見人也

按此節不以執摯祇上重不請見人大功不以執摯亦是不請見人之義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亦是人請見之而見非請見人也 涕泣可以見人不必辟其涕泣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陳注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土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鄭注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

禮記詳說

卷百一

雜記下

七

謂給繇役

孔疏案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土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郝解從政謂從公家之政

按此言庶人供役非謂仕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

烏何常聲之有

陳注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鄭注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號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斂當哭踊有節故異

郝解曾申曾子之子父在而問哭父於父非也哭有聲禮至細亦不足問也會子之告盡乎孝子之情似亦有不屑誨之意焉此節與夫子譏弁人孺子泣相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六

反而義不相違禮所以不必求同也

纂訂此記哭父母之禮也哭父母之聲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

按鄭注嬰猶驚彌不可解想當時鄉語 中路失母

意貫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陳注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已

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鄭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 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

孔疏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 卒哭之前

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

諱其名 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

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九

而諱之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已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爲之諱也 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爲之諱 云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

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已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今爲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郝解卒哭親死既葬卒哭諱避父母名生則名所常稱子雖不舉而親在名在死則親亡名隱孝子不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五

空閒况以神事之尤當敬故卒哭諱未卒哭前猶生事也凡諱主人諱也主人所諱主人之子亦諱王父母即主人父母於主人子則王父母也兄弟主人之兄弟即主人子之世父叔父也姑主人子之姑即主人之姊妹也父母諱至尊也兄弟姊妹諱至親也王父母世父叔父姑父所諱子亦諱也故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義與此通按郝以世父叔父與兄弟爲一姊妹與姑爲一不如陳注俱就父言爲分曉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

陳注母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

鄭注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五

孔疏母所爲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而不言也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爲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

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己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故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觀檢注意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

郝解父所不諱而母諱者是母之黨也故子在母宮中則與母同諱外則否凡妻所諱母不諱者是妻之黨也但於妻之左右諱他處則否若妻所諱者與己從祖昆弟同名則已亦諱之從祖昆弟是同會祖兄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三

弟也同會祖兄弟諱則同祖兄弟同父兄弟諱可知然獨於妻側諱何也於父母前則同父兄弟皆子也同祖同從祖兄弟皆姪也不諱惟於妻側雖從祖昆弟亦得申其親故諱也兄弟且諱以上可知記言錯綜諸解未達

按上二句易明末句可疑似從祖昆弟之名當諱則是爲從祖昆弟而諱從祖昆弟不當諱則何爲以母與妻而並諱之舊說未明郝解亦曲予謂此在諱與名上分別於死者雖可不諱而犯生者之名亦當諱之舉從祖昆弟以見親者之名皆當諱從祖昆弟

謂從祖以下之昆弟即再從兄弟也末句郝單承妻不可從

出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

陳注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爲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

鄭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三

次廬也雖或爲唯

孔疏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踊踊謂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案夏小正二月綴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

郝解將冠者已卜期而遭喪即以喪冠冠之雖遭三年之喪亦可也於次謂冠於倚廬聖室既冠入門哭踊於殯宮三者三九成踊也此主人自冠

按所冠者即喪冠以其當冠之期即居喪亦從冠者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五

行事故不可遲之喪畢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娶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

陳注未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未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已身而言舊說父及已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殯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

鄭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借祭乃行也下殯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孔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未謂卒哭之後謂已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五

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 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已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已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 下殯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殯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殯中殯之大

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 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已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其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總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案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爲諸吉禮以待祭說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

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 張子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范氏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况小功乎 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總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

對曰寡君之願也。綌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綌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山陰陸氏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天

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那解若冠子嫁女。大功之終。乃可娶妻娶婦。小功之終。乃可蓋小功。五月荀士三月葬卒哭。則服漸除矣。若大夫五月葬卒哭。則服既除矣。故可也。稱父小功。對己小功也。取婦父娶己妻也。下殤之小功。是期服降也。親重故嫁娶不可。冠吉禮也。元首之服。成人之始。豈可以凶喪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不得已之辭。非禮之正。今人居喪冠者。少居喪嫁娶者。多

愈失之矣

按大功之末。謂己也。此一句以大功言。父小功之末。以下數句皆以小功言。取婦尤重。故大功不言取婦。己雖小功。當與父小功互看。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而其中有下殤之小功。則又不可。父言娶婦。已言娶妻。則娶婦是為子娶婦。陳注分未與卒哭。勝舊說。注疏云。父及己身同服。尤不必拘以同服者。甚少也。陸氏另一說。

凡弁經其衰侈袂

陳注弁經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天

服有三等。錫衰。總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

鄭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疏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總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

稱端

郝解弁如環經弔喪之冠也其衰總麻布爲之侈袂大袂也吉服尚飾故侈袂深衣袂可同肘長中繼揜尺是也弔衰侈袂則斬齊袂小可知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陳注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手

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爲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爲之止樂

鄭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

孔疏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

長樂黃氏曰注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

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古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又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此以宮中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至

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不於其側雖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諱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那解宮中子與父同居之子古者命士以上異宮不與於樂言不歌樂於家門內也聲聞不舉不聞聲猶可也不於側或聞其聲矣大功將至謂服大功之人至則先辟去琴瑟助哀也辟猶徹也服小功者至當其樂作不必止但不特爲作樂耳

按宮中子不與於樂似是子在家中不敢作樂却解可玩依舊說則陳氏較明參之 父母妻有服各以其服言服之輕者陳注說好 聲聞焉焉字連下謂可以聲聞於母便不舉 至字以其人言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妻

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陳注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爲妻黨主之而耐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者并著之

鄭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總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 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

官者里或爲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孔疏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 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爲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 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耐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爲之主必須有人爲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者案周禮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妻

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滄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案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已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

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為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為主之義

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耐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耐而已

郝解此漢以後懲外戚之禍儒者為此禮與然亦殯之過矣夫黨無兄弟有族人禁妻黨不得主喪是也夫黨無族舍妻黨而望諸鄰家里尹不已迂乎使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雜記下

三

黨主葬附祭於夫黨是也

按或曰之說可行郝解是也 妻之黨即姑姊妹之

本家也對夫黨言故曰妻黨前後當是南北故又言

東西總是四鄰里尹官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陳注麻謂喪服之經也紳大帶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經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經者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之衣也 疏曰按聘禮己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聘享大事則必吉服也

鄭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

孔疏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 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 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

郝解此約舉行禮輕重變通之義麻麻經凶服紳大帶之垂者吉服麻在身則不得垂紳執圭璧行吉禮則不得服衰麻既著衰麻則不得加采色三者皆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

雜記下

三

吉凶不變易之節 儀禮喪服斬衰惟絞帶齊衰以

下乃有布帶以易大帶加絞帶以易革帶亦猶斬冠

繩武齊冠布武父喪徒免母喪布免此云麻者不紳

謂衰麻則不吉帶垂紳耳非謂不布帶也後世凡喪

服皆無布帶直絞帶非古也

國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陳注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鄭注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

故事

孔疏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卽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山陰陸氏曰此一節宜承如始卽位之禮脫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卽位猶自因也

郝解國家有大禮則禁哭哭雖止而朝奠夕奠卽位如常也

纂訂此記居喪遇禁之禮也國有大祭祀而禁哭以敬神也爲人臣子不奉禁固不可奉禁而廢奠亦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三

可宜何如以處之必止哭以盡奉公之義而於朝夕奠時自卽阼階之下位因仍禮節之故事而行以盡事親之仁則兩全而無害矣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陳注偯委曲之聲也非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

鄭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疏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

特云杖者舉重言也

郝解成人禮哭則偯聲委曲曰偯哭必踊執杖非屨居倚廬皆成人之禮童子居喪則不必備

纂訂此記童子居喪之禮以未成人不責備也惟爲父後者雖幼亦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陳注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鄭氏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三

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鄭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郝解伯叔母喪疏衰期服重而踊低不離地情輕也姑姊妹喪大功九月服輕而踊高絕地情重也凡禮

輕重隆殺各有儀節所謂文也知此則能由於禮之文矣禮不止文重言由文者未盡善之辭與注

新裁此言先王制禮之意常伸於禮文之外而行禮者在得其意也伯母叔母之喪服疏衰期矣而踊不絕地是哀淺也姑姊妹之服大功矣而踊絕於地其哀深也蓋伯叔母服重而情則輕姑姊妹服輕而情則重有能知此絕地不絕之情者必合於禮文之中而善用禮文矣

纂訂此記踊義之不同也制服以義伯叔母入配伯叔父其分尊故服齊衰尊之也姑姊妹出適於人其

禮記詳說

卷百幸

雜記下

美

分卑故服大功降之也然致哀以情伯叔母自異姓而入其情輕故踊不離地姑姊妹由骨肉而出其情重故踊必離地其服如彼其踊如此人道之至文無以加矣能知乎此則得禮之義而變通化裁不失其當尚何禮文之不行哉故重言以深美之

按注補出情字極好能知其情而后能用其文也美之不作不滿之辭看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陳注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

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

鄭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孔疏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爲之君子有取焉據繫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禮記詳說

卷百幸

雜記下

美

郝解泄柳魯人相禮卽爲擯凡擯居主人左賓在左也泄柳死門人相禮以凶事尚右非古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陳注飯舍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士喪禮貝三實於簠周禮天子飯舍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鄭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舍用玉

孔疏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舍用玉案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

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土喪禮貝三實於筭此土三之證也案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其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爲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卑

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器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備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郝解此記天子諸侯大夫喪祭之節飯以米物實尸口貝水蟲甲可以爲貨含尸用之貴賤以數異纂訂此記飯含之數殊尊卑也此蓋異代之制此言天子九貝豈貝亦通用者歟

按貴者用多賤者用少他物當然若飯含之用天子口中如何容得許多未詳其制如何 陳注實於筭音煩竹器或非以入口然鑿巾則是入口矣豈備多而用少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陳注疏曰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

鄭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卽反虞

孔疏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望

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卽卒哭知天子至士葬卽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卽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雖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執至左傳云同執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郝解三五六虞皆以葬日爲始間日嗣舉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

此也

陳注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禭次臨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

鄭注言五者相次同時

孔疏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禭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臨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

郝解諸侯使人弔含禭臨以次同日畢舉上篇所記即其次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畢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陳注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算或思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算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卑賤也比及也

孔疏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算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也

按此節君待卿大夫士之禮上言疾下言死士下亦帶有疾字在比及也自始死及其葬日也餘倣此

非謂至其日方然卿大夫日多士日少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陳注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軾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綽枚形似簪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誼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眾也葆形如蓋以羽為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雜記下

畢

也引即紼互言之耳茅以茅為塵也

鄭注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紼

孔疏此一節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四綽皆銜枚者謂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誼譁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

鐸率眾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眾也 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

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馬而載柩者爲正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

郝解升正柩謂柩在殯南首既啓昇柩朝祖廟升自西階正棺於兩楹間北首明且設遺奠發引時即引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器

也凡送葬之役通謂之執紼非必一棺四繩用人五百也故如小箸銜之以止喧司馬掌武士執金鐸示警也左右各八人夾柩護衛也匠人木工葆形如蓋以鳥羽爲之執羽葆前以導柩車曰御茅通作旌旌屬春秋傳前茅慮亡是也 周禮天子含用玉此云九貝不合鄭遂推爲夏禮喪大記於大夫疾三問此云問無算古人言三皆不一之辭鄭遂謂此有師保之恩者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執引三百極言其眾耳豈一棺四縛遂用三五百人之多然則天子用千人無處可容矣鄭遂謂五百爲一黨之民三百爲一

邑之制引即縛鄭謂在廟曰紼在塗曰引其壘鑿類此

按升正柩謂升而猶正其柩也方氏以爲正柩異於副柩不如以正字爲有力說五百人總俱用者四紼未必容五百人活看爲是御猶導也茅以茅爲麾郝謂通作旌非也

孔子曰管仲鑊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陳注鑊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土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内外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器

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土爲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手拱也藻水草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爲上言備上也

鄭注言其備天子諸侯鑊簋刻爲蟲獸也冠有弁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槨刻之爲山梲侏儒柱畫之爲藻文

孔疏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 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鑊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鑊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

絃諸侯冕而青絃管仲大夫當繼組絃而與士同今
僭天子朱紱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
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
節而藻梲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
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乎爲上
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皆彼僭之故云難爲上禮
器云君子以爲溫溫謂盜竊亦僭上之事也 言其
僭天子諸侯者朱紱山節藻梲鑊鑊是僭天子旅樹
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鑊鑊刻爲蟲獸也者案梓人云
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鑊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果

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
於禮器及郊特牲疏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
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陳注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
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揜豆耳難爲下言偪下也
鄭注言其偪土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併豚兩肩
不能覆豆喻小也
孔疏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
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而難爲下也

者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恆被平
仲而偪也是難乎爲下
郝解大夫祭宜羊豕豕小曰豚豆盛菹醢不可以薦
牲豚肩不揜豆極言儉也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
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
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
祭此敬仲君子以爲溫平仲君子以爲隘也故言其
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勤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
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星

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
哉
新裁舉大夫行禮之失示君子行禮之中也以大夫
而行天子諸侯之禮何以爲天子諸侯之禮故難爲
上以大夫而行士之禮何以爲士之禮故難爲下惟
君子則從事於聖賢大學之道而致謹於上下名分
之辨是以行所當行於上則不僭上也於下則不偪
下也管晏惡足以語此 難爲上言齊桓有此誇張
僭擬的功臣欲優容之殊有不堪之意欲裁抑之又
非保全功臣酬其勤勞之道而桓公畢竟能用仲又

牟陽冉觀祖輯撰

雜記下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陳注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闔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一 雜記下

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髻麻之類

鄭注踰封越竟也或為越疆 奔父母喪也 謂夫

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 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

宮中之門曰闔門為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

哭踊髻麻闔門或為帷門

孔疏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也 如若也

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

若非三年之喪則不歸也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

三年者以本親言也 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

側闔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

能容仲曰難美桓公處管子之難也難為下言景公

有此儉嗇之相以下百執事不知如何鄙吝方稱得

他的儉意略有體面者都用不得了而景公畢竟能

相晏子又能使下察各自循分盡禮曰難美景公使

晏子豚肩澣濯自成其儉而羣臣安然於其下者之

難也

纂訂此記二子失禮之事以大夫而行天子諸侯之

禮其在天子諸侯當何如耶故難為上以大夫而行

士之禮其在士當何如耶故難為下

按難為上難為下謂難乎其為上者難乎其為下者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一 雜記下 哭

上者無以加下者無以減其禮不知當何如也新裁

上段說是正意下段過深可不用

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擗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日闔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闔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二

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卜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闔門宮中旁出之門也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唁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

郝解此記婦人弔喪之禮踰封謂出境女嫁爲父母期此云三年以通禮言也歸謂奔喪父母之國闔門宮中側門側階夾室階書顧命云夾室側階是也不入自大門不升自堂階不敢當賓也主君在阼階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擗麻之類按此節分三層首以婦人引起君夫人遇父母之喪當歸次言歸塗用諸侯之禮末言至國行弔禮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陳注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鄭注遠別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三

嚴陵方氏曰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郝解撫謂憑尸叔嫂不相爲服故不撫尸遠別也

按撫作憑尸說是此處當以喪禮言若作不通問講

尚未確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陳注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恥也有言無行

是言行不相顧一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役已與彼眾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

鄭注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眾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孔疏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之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恆憂患不得聞也地有餘而民不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四

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眾彼之與己民眾寡均等而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爲患焉昔舜居深山間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

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再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如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眾而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五

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眾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眾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

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郝解三患爲學五恥爲政學爲本無本故患政爲用無用故恥敷奏以言言行則道行居位無言則忝其位矣得謂以賢見用失謂無才見黜彼此所治之民眾寡同而一興一廢究竟相倍是優劣懸殊也

新裁此言君子之學與仕皆求其在我者患以道言故在先恥以事言故在後三患患其無修己之方五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六

恥恥其無治人之術正是體用全功恥患俱在心上說此君子之異於人以其存心也 患恥兩件不該平看患是恥的開先工夫學是政的根本唯爲學時有知行未得之患則他於體認上必有所得所以爲政時知如此該恥若是學力不到且漫不知政爲何物何以爲恥 大道始於聞而知必稽典籍諮詢師友患其弗得聞焉此一患也中於學而能必尊所聞行所知患其弗得學焉此二患也終於行而至必踐履充蹈之力孜孜勉勉無有閒息患其弗能行焉此三患也聞是致知工夫學是力行不已處居位無善言

可聞是不能明爲政之大體一恥也有言無行而言行不相顧是不能得爲政之大用二恥也得位而又失位是德不足以守位也三恥也地餘而人不足德不足以聚人也四恥也國有功役已與彼眾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所以率作興事者無其道也五恥也

纂訂此言爲學爲政之君子當各盡其道也三患君子兼無位有位之人五恥君子兼北面之臣南面之君三患之所言者道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弗聞則無由知一患也弗學則無由能二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七

患也弗行則無由至三患也五恥之所言者事道非言不行居位無言則道不行而尸位一恥也有言無行則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政不足以聚人使之逃散四恥也術不足以使人我力均於彼而彼功倍於我五恥也按先聞次學次行次序甚順於三患無可議五恥一言二行而忽入得失在其中似當就行之有始無終看不宜以進退言民不足是不能撫民有民不能立功故他人功倍於己功倍似當泛言不必拘定功役此五恥之未甚穩貼處侯再考 學與仕分貼患恥

爲正而由學說到仕學至於行而乃居位作串遞意亦不背

孔子曰凶年則乘騶馬以下牲

陳注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騶馬騶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豕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凶年故貶損也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

鄭注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騶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孔疏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騶馬者騶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八

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騶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騶馬也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太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云自貶損者言乘騶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騶馬六種最下者案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騶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太牢若凶年

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不長謂之騶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郝解周禮校人六馬而騶馬爲下下牲謂不及肥碩也

纂訂此年凶貶損之禮也王制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蓋彼乃制用之常而此乃救荒之禮

按陳注疑王制與此不同而方陸調停之說可用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九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陳注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是歟

郝解恤由人名蓋士也士喪禮載今儀禮中書記也

儀禮非盡聖人之舊矣論語云孺悲見孔子孔子辭豈當學禮者與

纂訂此明士喪禮之不廢也

按方氏云孔子書似比國人書爲確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陳注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鄭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雜記下

十

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蜡之祭主先耆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

孔疏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呼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事是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

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

故云未知其樂也云蜡也者索也至而索饗之皆

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若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於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而醉無不如狂者也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雜記下

十一

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放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云蜡之祭主先耆也者謂以先耆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恩澤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於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膏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於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於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於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粟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主

文武之道也

陳注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廢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

鄭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孔疏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

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設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使之逸樂故稱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爲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主

此故云文武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無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

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仁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

新裁此明人蜡飲息民其義所關甚大意百日二句宜串百日卽終歲蜡字專屬民飲酒不重祭神言農民百日勞苦而有此蜡飲是乃人君優恤斯民僅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古

曰之恩澤耳蓋久勞暫逸逸尤不勝其勞更無蜡飲則無以示寬恤之恩故曰非爾所知下總勞逸得宜乃文武之道張弛指民之勞逸皆借弓以喻治此雖以張弛並言重弛還爲的弓久張不弛則力必絕民之勞譬弓之張張不暫息則民心必倦弗能謂弗可爲也蓋文武雖勤於爲政不能使民之久張也弓久弛不張則體必變民之逸譬弓之弛弛不知勞則民志必逸弗爲弗肯爲也蓋文武雖切於愛民不忍令民之久逸也惟夫一張而弛卽繼之以節其力一弛而張卽繼之以振其神是不久張者無不堪之患不

久弛者無廢業之虞乃文武通變宜民使民不倦之大道也今也百日之蜡一張之也一日之澤一弛之也此正文武之道也此節不專重張不專重弛還要重弛以繼張上聖人使民其妙處全在弛上得其法存息太久則民又懈存息太暫則民又苦民的精神力不罷敝也從弛裏得來民的精神不肯振作也從弛裏得來所以一張一弛中有隨民玩民弊的時勢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治道之中文武中道也

纂訂此記蜡祭恤民之義也文武重看弓弩久張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五

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文武猶且弗能況非文武乎語最有味一張一弛照本文順說的去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文武治道之中按此段文義本明郝解太鑿以蜡爲腊以澤爲潤文武不指文王武王不知何故主此異說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陳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

鄭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孔疏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設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六

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圖王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

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拾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 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 云

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爲之非是恆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 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七

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於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遑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

郝解周正月夏十一月建子也日至冬至也古者冬郊春禘孟獻子謂冬至可祀天則夏至亦可祀祖故以七月禘周七月建午夏至之月今五月也

纂訂此記獻子之失禮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夏正之十一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周

正建午之月夏正之五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
禘祭也七月而禘二句就獻子言斷之 郊用冬至
禘用夏正建巳之月則周正之六月也故明堂位云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禮之當然也獻
子謂正月而郊是矣移禘於七月則非也蓋魯以周
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
之魯之郊禘已爲非禮而獻子欲尊其祖而又以二
至相當以天對祖移其所祭之月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曰獻子爲之記其失所由也夫獻子素稱賢大夫
者詎質質爲此記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六

蓋一時偶然耳已爲獻子解答况七月禘春秋不經
見當附疑經

按鄭謂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乃據明堂位所
云固不足據郝京山謂春禘亦只是四時之祭難遽
從姑用舊說可也 魯獻子之用七月自當以失禮
言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陳注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
遂以爲常此記魯失禮之由 疏曰天子命畿外諸侯
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

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

鄭注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
通吳泰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
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
之

孔疏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
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
卿大夫之妻則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
亦命其妻是也

郝解古者諸侯夫人皆命於天子魯昭公娶吳爲同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九

姓不告天子故天子亦不命之 魯昭公之世王命
不行於諸侯久矣諸侯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况其
夫人乎何獨罪魯昭公也昭公娶同姓有之諸侯之
不娶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
之耳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陳注疏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
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爲君服斬衰爲
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斬皆同君夫人者是國
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

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者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爲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爲國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三

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孔疏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亦卽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

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取故舅氏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內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三

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能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譙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宗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性

云女者女有出適嫌有降理故舉文不言男其義亦非也

郝解凡宗人女嫁異姓爲外宗本宗人婦爲內宗二宗爲君斬衰爲夫人齊衰同也同姓之女亦謂內宗貴戚之女亦爲外宗內宗同姓情親服重外宗異姓情疎服輕而與內同者同爲臣故也君與夫人有父母之義焉

按內宗君之同姓女也外宗君之近戚女也君與夫人分看君斬夫人齊衰內宗固然而外宗亦猶之也恐人視外宗爲輕故云然注有爵爲正說無服是

禮記詳說

卷重丰

雜記下

圭

推說本文外意

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陳注鄭氏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鄭注拜謝之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疏孔子馬廐被火焚也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山陰陸氏曰廢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

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爲法

郝解勞雖小而必謝以有患難相恤之道也

纂訂此記孔子遇災之禮廢焚拜鄉人之爲火來慰問者謝其意之殷勤也其拜之也士一拜大夫再拜稱其尊卑也聖人一言一動無非至理如此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陳注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爲公家之臣且曰爲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相誘爲盜爾此

禮記詳說

卷重丰

雜記下

圭

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爲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爲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爲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

鄭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臣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孔疏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羣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管

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公之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也 依禮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著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 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著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焉爾作記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語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郝解管仲遇羣盜簡二人薦爲公朝之臣曰彼所與遊者邪僻也此二人可用也宦於大夫謂昔嘗仕於大夫者爲之服爲昔所事之大夫服上篇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此反服故曰自管仲始新裁此見薦人不以所習而廢其賢也所與遊僻故相誘爲盜習相遠也此二人本是堪可任用之人性

相近也

纂訂此記家臣反服之始也管仲遇羣盜簡取二人以爲家臣其後薦進之以爲公家之臣且爲解曰其所與交遊者乃邪僻之人故相誘爲盜爾若其人則固可任用之人也二人既爲公臣則不當爲管仲服矣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爲之服記者因言嘗仕於大夫而後又爲之服者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非有新君而敢於反服也

按取二人有爲家臣一層知其果可用而後薦之也下文宦於大夫方有著落若直薦爲公臣於事勢不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上

語

合而與反服意亦無關映 辟指所遊之人非謂爲盜者陸說與注異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陳注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鄭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 謂諸臣之名也

孔疏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郝解過誤也偶然誤稱君諱則必起立示不安之意

人名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字

纂訂此記諱君之禮也言當坐時人有過之而稱君諱者則起立所以示變也臣名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其字避君諱也 此皆謂適他國者若在本國則國人皆諱諸臣之名豈有與君諱同者陳注以過爲失誤亦通

按過字作過誤看覺費力不如作過之必趨之過是聞君諱則起之意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陳注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美

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夷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

鄭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孔疏此一節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 國內有同僚爲亂則身自畏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惟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外謂在外鄰國爲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

當盡死於難也 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

案彼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於陳而葬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弑君云子亡不越竟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毛

也

郝解內亂謂本國之亂不可則去故曰無與外患謂敵國侵陵同心禦侮故曰不避 內亂不與者身不在事力不可爲故不與審時知幾處此有道焉非可晏然如秦越人而已也

按內亂不與如蓬伯玉晏平仲之事可據然當審看兼能討意方無滲漏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列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陳注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

戰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半寸也刻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鄭注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孔疏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王之制 贊大行曰者贊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天

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贊大行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 圭與璧各厚半寸圭與璧刻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 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爲之故云玉也 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 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名謂之贊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纁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

采爲二等相閒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

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

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

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

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瑑瑑

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

采其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

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

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者以此

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此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元

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贊者失之矣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玉藻皆九寸

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

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

寸瑑瑑八寸以類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類今此

言圭則子男聘類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

者失之矣誤也止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刻

上左右各寸半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

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殺

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

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祇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伯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作藻冕纁織絲爲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也

郝解聘記謂諸侯朝天子圭藻皆九寸三采與此異周禮謂子男執璧璧圓而圭方五等諸侯玉皆輯而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圭

合之何獨子男玉圓則何以執何以合記言爲近之鄭執周禮恐非

新裁此言圭璧之制而因及其所藉之飾也贊大行古書名也其書贊說大行人之職事者大行人掌禮制故不言圭璧也圭字提起子男執璧非圭圭字下宜補璧字朝覲必用圭璧其制不可苟也以長言之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璧五寸以其博言之公侯伯之圭皆博三寸以其厚言之圭璧各厚寸半以其殺言之圭刻削其上而左右各去寸半此制之有異有同也其所以爲此圭璧者繪藻以朱白蒼三色

之采平之以六行之等是圭之飾同也宜同而同宜異而異一圭之微而分昭義立矣

纂訂此記玉藻之制也大行人掌禮制玉也以上言圭璧之制有同有異下言藉飾之同也周禮以玉作六瑞作六瑑也以等邦國四圭兩璧爲六瑞王至子男所執之符信瑞如祥瑞之降於天王執鎮圭鎮安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取其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雙植爲桓桓圭九寸以桓楹爲瑑飾取其柱石國家也侯執信圭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取其直身事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七寸以躬形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圭

爲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也子執穀璧其璧五寸以穀爲瑑飾示其有養人之象也男執蒲璧其璧五寸以蒲爲瑑飾示有安人之義也寸半當作半寸誤矣子男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忘其進執璧宜也以璧爲圭作此贊者失之矣此等級也

按贊大行作書名宜作贊說不作贊相其言圭不言璧或各自爲一說也圭璧可通謂之圭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陳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嚴慶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

容飭脫之耳

郝解食謂祿也奚當謂或仕止其身或先世有仕者故子羔以文公下執事對蓋先世嘗事文公至哀公七世矣下猶賤也執事猶有司

纂訂此見子羔對辭之謙也問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也言下執事者謙辭之食之閒當有先字

成廟則變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三

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釐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陳注宗廟初成以牲血塗墻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土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末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割之岬者未剖羊割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廟則在

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為攝主反命於寢其時君在路寢也

鄭注廟新成必釐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釐某廟君諾之乃行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自由也岬謂將剖割牲以釐先減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創岬有司宰夫祝宗人告者告宰夫君朝服者不至廟也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三

孔疏此一節論釐廟及考路寢之事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釐之尊而神之也其禮謂釐廟之禮欲釐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釐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土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謂拭淨其羊拭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釐廟篇云成廟則釐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立服宗人曰請命以釐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

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到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今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三

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於前又下文其衄皆於屋下明知其釐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門夾室皆用雞者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減於廟室故釐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謂釐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釐門後釐夾室又卑於門也 其衄皆於屋下者謂未到割羊於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

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衄皆於屋下衄訖然則升屋而釐也 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衄訖爲釐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釐廟以羊門夾室以雞總云其衄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衄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刳羽牲曰衄者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刳文故總以衄包之周禮刳衄相對故以毛牲曰刳羽牲曰衄 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釐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釐事既畢宗人告攝主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三

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 反命於寢者謂釐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 君南鄉於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於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長樂陳氏曰釐者塗釐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釐室成不釐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釐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釐其羊牲將以釐廟也雞人釐其雞牲將以釐門及夾室也大

人幾珥用騂禮記言宗廟之器釐之以報豚則釐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爲釐是也

古之用釐者多矣若天府釐寶鎮及寶器小子釐邦器及軍器適人釐龜圈人釐殿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釐於始成或釐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釐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駢而不純則釐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釐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蚺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郝解宗廟既成殺牲取血祭而塗之曰釐樂釐釐也祝宗人宗人爲祝也純衣絲衣也拭羊拂摩使淨也碑以定日晷在廟庭中東上北面以右爲上鬼事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雜記下

三

右也升屋自中當屋東西之中升刳剖也門廟門夾室東西旁室蚺割耳取血以薦也毛牲曰刳羽牲曰蚺蚺取其聽也門夾室皆蚺雞於屋下不升屋與堂異鄭謂將刳羊先蚺是堂亦用雞誤也蚺於門則當門蚺于夾室則當夾室中皆屋下也事畢皆退自廟退也反命於寢君在路寢也反命乃退諸臣歸也按成廟則釐一句提起下言其禮祝宗人至純衣言其所服也雍人拭羊至乃降正言釐廟也門夾室至北面言釐門與夾室也既事以下言釐畢之禮也中室中於室也兩退字不同乃皆退出廟門反命也

反命乃退各歸其家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釐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陳注疏曰考之者謂盛饌以落之庚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

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釐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孔疏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釐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庚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雜記下

三

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釐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釐之也

嚴陵方氏曰考卽宜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釐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釐之亦各從其類也蚺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

郝解凡廟成則釐路寢成燕會以慶成考成也釐者交神明之道廟以事神也

按釐屋句言外補路寢不用釐意方完落成諸書

解不其明庾云澆落雖俗可用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燬之以綴豚

陳注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綴豚牡豚也

鄭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孔疏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燬之若細者成則不燬名器則殺綴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張子曰燬名器以綴豚而齊宣王燬鐘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嚴陵方氏曰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三

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郝解凡宗廟之器有名者如尊彝鐘鼓之類新成亦繫綴豚牡豚也

纂訂此記燬廟燬器之禮也路寢成則但考之而不燬蓋燬屋者以此屋與神明相交故燬之若路寢則生人所居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燬不名者不燬以不名者不足以神之也 此二章可補儀禮之闕大戴禮有燬廟文尤詳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

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陳注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 疏曰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雜記下

三

鄭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 前辭不教謂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摺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界所齎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 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 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 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欲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其事社稷宗廟故君使使臣某敢

告在下之執事 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 使者既得主人答命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幣血之屬以還主國也 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并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郝解出夫人謂夫人以罪見出送歸本國比及也謂在途及至國主人對辭云寡君指初主嫁之先君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有此辭有司從使者齎夫人在國時所用器皿往設而致之還其嫁來之物也主國之君亦使有司官受之授以官明不私也受以官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卑

鄙夷之意矣

按諸侯出夫人一句提起夫人比至夫人入二截言反國猶以禮使者將命至告於執事此將命之辭猶存厚道也主人對曰至俟命對命之辭從謙也前辭不教納采時曾以不能教女為辭言須又言待須以身言待以命言官陳官受事期其明白無後言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其采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陳注遺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

鄭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 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疏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 凡遺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雜記下

卑

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 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其采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 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為姑姊妹張本故云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郝解妻出謂國君以下出妻者舅夫父也兄夫兄也如被出者爲女子則主人對辭稱某之子如姑姊妹則稱某之姑姊妹也 出妻非盛德事記屢言之何也不學而難化者莫如婦人禮所以爲未然之防也恆情惟鄉人與婦人狎而易玩故爵再命非甚貴也卽不與鄉人齒與出妻意正同凡禮皆禁於未然之謂豫也

按此卿大夫出妻之事也致之謂致辭於女家某之子謂女也詠謂罰只是責罰之意拜送猶如禮此是文氣一截下文申明上致辭及對之有分別處致辭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星

則有舅兄夫之分對則有女姑姊妹之分 兩敬須以俟命皆尊命不敢違之意思有說在前未必突然來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陳注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麤疏之食也飧以飲饒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

鄭注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孔疏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 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

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答主人之意 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強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

張子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遵豆几席

禮記詳說

卷三

雜記下

星

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享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

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

郝解：客食而飽者，答主人之誠也。主人於祭飧必辭者，感賓意之厚而謙也。飧既三飯，更以飲饒飯加餐也。傷謂食蠱過飽，恐傷害也。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不知禮也。此食於少施氏而飽曰食，我以禮聖人之愛禮也。如此故坊記曰：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納幣一束束五兩五尋

陳注：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四

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鄭注：納幣爲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孔疏：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爲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

五尋也。今謂之匹，猶匹偶也。

嚴陵方氏曰：納幣卽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

郝解：納幣昏禮也。幣五匹爲束，每匹自兩頭卷至中，爲兩取匹偶相連之義。五兩五匹也。匹長五尋八尺，曰尋五八爲四丈，則兩各二丈也。

新裁：此言婚禮納徵之幣，而必舉其制也。納幣二字作冒，一束是幣之總數，下二句又遞解這一束也。束

禮記詳說

卷百三

雜記下

五

五兩是多寡之數。兩五尋是長短之數。婚禮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幣不合其制，則其幣爲不誠矣。蓋用幣必一束，是十卷爲五匹也。其多寡之制，則一束爲五箇兩卷，蓋每匹四丈，從兩頭卷至中，作兩卷，則五匹爲五箇兩卷，共爲十卷，取五行相配而成十也。其長短之制，則一束爲兩卷五尋，蓋每尋八尺，積五八爲四丈，合五四爲二十丈，取五行相配而成偶也。婚禮納幣之儀，合於陰陽五行之理，其所關甚大如此。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陳注立于堂下則婦之人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
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
鄭注婦來爲俱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
是爲己見不復特見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孔疏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見舅姑之時則夫之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
上近堂爲尊也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入則
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卽爲相見不復
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己見也諸父
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哭

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郝解婦新婦見舅姑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北上
舅姑在堂以北爲尊卽此爲相見之禮不更就見之
也惟見諸父旁尊各就其寢特見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陳注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
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
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
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鬢首者謂
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爲鬢紒也

此爲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

鄭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
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猶
若女有鬢紒也孔疏

郝解女子年十五以上許嫁則笄如未許嫁年二十
亦笄行笄禮則賓主皆婦人笄而未嫁燕居去笄鬢
髮爲鬢紒以未成人處之也

按笄禮主賓自是皆婦人二十未許嫁而行笄禮只
是尋常婦人爲之不備主賓之儀郝解云賓主皆婦
人欠明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哭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韠六
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陳注疏曰韠韠也會領縫也韠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
紕係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詳見玉藻

鄭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
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
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
今時條也

孔疏韠韠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
也會謂紕之領縫也此紕大紳上畔廣五寸謂會

上下廣五寸 會縫之下鞞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 紕鞞之兩邊不至鞞之下畔闊五寸 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紕之以生帛此帛上下各闊五寸也 紕條也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鞞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上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鞞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吳

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鞞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鞞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鞞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鞞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長樂陳氏曰鞞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鞞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鞞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

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鞞猶尊上玄酒組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鞞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鞞是祥祭有鞞也

郝解鞞鞞同既較也韋曰鞞制詳玉藻其頸五寸肩革帶會卽頸也項謂之會言肩閒缺處納帶其中與項會合也去上五寸卽頸也紕聯屬也在冠下爲武在鞞上爲要玉藻縞冠素紕武也此紕以爵韋要也謂以爵色熟皮爲鞞要其寬六寸不至下五寸下卽頸也下至於會則揜其頸矣純以素謂以素絹緣邊也紕條屬以五色條組爲纓絡下垂也鄭注殊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

雜記下

吳

解

按郝說與鄭異今無此物其制不可考備之 大抵會卽頸郝解爲是紕作旁緣鄭說爲是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

喪大記第二十二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謂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二

喪大記

一

郝解喪記有大小小記參差雜出此篇始死至大小斂殯葬次第畢舉曰大記纂訂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然其間多與儀禮正文同但彼言士禮不可援以釋此學者參考之可也

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陳注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

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爲四體各一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二

喪大記

二

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處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孔疏外內皆婦者爲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內則云雞初鳴咸盥漱洒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恆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

者爲賓客來也 案既夕禮云有疾疾者齊乃云疾病內外皆竭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沒是也 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微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 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又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 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恆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於北牖下是恆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

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玄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 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卽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也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性言北牖下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牖下所以反魄於陰使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婦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婦者牖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聞於耳矣微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郝解疾困曰病婦內外所以示變將有賓客問者至也徹縣徹樂也縣謂鐘磬之屬寢東首向生氣也牖下儀禮作墉下寢室北牆下也廢牀寢地如始生時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也去褻衣加新衣死者人之大歸不以褻終也體一人四體各以一人扶持病則廢牀而下死則舉置牀上須四人也男女改服去盛飾也屬纊以綿屬口鼻觀其動否驗氣之有無也男子將死不近婦人婦人將死不近男子厚別以正終也士君子生平持操涵養知通晝夜之道惟將死一時生者不以疾革倉皇失禮則慎終為孝子病者不以命終昏迷改常則守死為正人此制禮之精義也若夫疾革廢牀寢於地是速之死耳知其必死遷之地下以求生冀其不死招之屋上以求復二者皆迂

按北牖下鄭謂君來視之時陳注芟之為是男女改服郝說可用

君夫人卒於路寢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陳注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卿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於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六

鄭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孔疏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卑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

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 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 士之妻皆死於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也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於寢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皇氏云君爲女君而世婦以夫入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七

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傳八年夫人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卽安謂就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於臺下襄公薨於楚宮定公薨於高寢皆非禮也案莊公

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主之六寢之修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謂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卽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於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郝解天子適后之次曰夫人諸侯以天子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夫人諸侯適夫人之次曰世婦大夫以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八

諸侯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世婦遞降一等也內子卿大夫妻之通稱其已命者爲世婦與未命者通稱內子燕息之室曰寢周禮天子六寢注疏謂君與夫人各三寢君一爲路寢二爲小寢夫人一爲正寢二爲小寢今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則是夫人寢亦得稱路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適寢卽正寢則是世婦亦卒於已之寢也大夫之內子未命爲世婦卒於下室下室適寢後室卽小寢之類小斂畢而後遷尸於正寢以殯耳士之妻皆死於寢是夫妻同死正寢也必於正寢者以正終也

按路寢正寢也適寢亦正寢內子卿妻已命卒於適寢未命則死於下室遷於寢寢即適寢本文不言卿卿大夫可通言士之妻皆死於寢士無他室但死於寢而已士有上中下之分其妻皆死於寢似不當兼士在內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陳注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簣簠或便於此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九

鄭注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簣簠之類

孔疏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

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簣簠簣簠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服綴衣而不必

簣簠之類者以此故斂則用大胥胛胛則用崇牙望髮而棺槨之間以容祝爲度

郝解復始死招魂也階梯也國君死掌山林之官取材木作梯升屋以復也卿大夫以下無國邑則無山林狄人樂吏以其簣簠之屬爲梯耳

按此二者但使之設階而不令之復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纁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陳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衾謂上公用衾服也循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十

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之夫人用褕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衾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纁赤色玄纁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褕衣也褕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

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閒而來其辭則皋某復也
皋聲長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
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

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
用朝服而服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
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
衮則夫人用褱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
以褱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褱亦也玄衣赤裳所謂卿
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褱衣榮屋翼
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喪大記

十一

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

孔疏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

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
爲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爲招魂之時冀
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
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 君以卷者謂
上公以衮冕而下 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
自屈狄而下 大夫以玄褱者玄褱也言大夫招魂
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褱也世婦以褱衣者世婦
大夫妻也其上服惟褱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

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 士以爵弁者士亦

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
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士
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
以招魂也 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
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
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
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
翼故名屋翼也 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殿危者
踐殿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 復者北面求陰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喪大記

十二

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
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
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皋某
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皋聲長聲也 三招既竟卷斂所
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
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
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 復者投衣畢而同
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
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
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爲便也必斂西北扉

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夫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云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雷者雷謂東西兩頭爲屋簷雷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雷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三

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衣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於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爲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肉骨者無不爲

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郝解小臣常近君故使之復必朝服事君如生也復君以衾衣上公之服也復夫人以屈狄子男夫人之服也諸侯舉公夫人舉子男例餘也復大夫以玄赤衣裳大夫之命服也世婦大夫妻禮衣大夫妻命服復士以爵弁其妻以稅衣皆命服也榮屋檐周制天子諸侯屋四注東西南北皆有檐故東升北降也中屋當屋中履危乘屋脊也三號呼死者名招之也三號畢捲所復衣投於前檐下司服者以爵受之復者自西北榮降西北鬼方如魂從之還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四

按復之禮近於虛文然古人制此禮卻是行之以眞誠總是人子哀親之死百方求生之意 降自西北榮郝說勝舊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陳注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神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陳注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禭蓋嫁時盛服非

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

鄭注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 神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 婦人不以名行 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孔疏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爲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 神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經稱衣下曰神 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大記

五

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氣絕而孝子卽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別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卽土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卽土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不甚明當依注

嚴陵方氏曰稅與神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緣之緣則謂之神此其所

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郝解復衣本欲生之故不以斂土喪禮又云以衣尸欲其魂附體也神裙也下體之服屬陰故不用婦人稱字名不著也唯哭先復謂病者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乃治死事死事不先復行其復生也按不衣尸只依此經說爲是陳注用以復而不以襲較明 唯哭先復哭先於復也餘皆在復後若見死卽哭哭而求其生乃復求生不得乃行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陳注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大記

六

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鄭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疏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 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 婦人哭踊者婦人眾婦也宗婦亦啼眾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郝解主人謂孝子啼者嗚咽不成聲痛之至也兄弟死者之兄弟婦人死者之內戚哭則成聲矣踊謂啼哭皆踊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陳注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子姓子所生謂眾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喪大記

七

鄭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疏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於牀東是也案士喪禮眾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准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於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

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

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尸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眾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使牀東面但士禮略但言依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喪大記

大

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於西方也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案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具奠於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眾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於戶外東方已具前說云世婦

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內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爲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爲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緣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所謂子姓是也周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九

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爲命婦別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舅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略可知也

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於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雖亂者

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郝解既正尸以下國君初死之禮正尸謂始死招魂不復而遷尸於南牖下南首也子嗣君初喪之稱子姓眾子孫夫人嗣君妻內命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子姓眾女孫外命婦異姓卿大夫之妻外宗同姓女嫁外戚與其所生女子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三

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於室者主人一手承衾而哭

陳注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鄭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孔疏此一經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

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 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知是為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

孝子兩手承衾拊摩尸哭也

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陳注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鄰國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禮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鄭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凡疏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

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 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至於士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

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卽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三

氏云若正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

郝解寄公鄰國諸侯失國寄託本國者也國賓他國來弔之卿大夫出嗣君出迎也大夫之喪有君命及門則出皆謂未小斂時也士喪大夫至正當斂時則出不當斂時則出此與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正同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謂不當斂時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陳注徒跣者未著喪履吉履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拜寄公國賓於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於西階下東面不踊

鄭注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三

孔疏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卽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爲

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卽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卽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於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卽

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卽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卽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卽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
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不出迎也

按徒跣只作跣足是却分未確迎送偶書之異其實逆卽迎陸分未確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陳注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鄭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孔疏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 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

尸西東面也

郝解夫人嗣君夫人命婦大夫妻與士妻凡未小斂所出見之賓與主人同但拜迎升降婦人與男子異拜堂上耳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陳注檀弓云小斂於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髦幼時剪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髦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

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子下堂而拜賓也

鄭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髻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

孔疏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

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婦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髻髮和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髦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

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髮耳 婦人髻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 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帶男子帶經於東房而婦人帶經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經也於房中者謂男子說髻括髮在東房婦人髻帶麻於西房也 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髻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罩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无

主人免於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髻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於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髻及帶麻於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在室之東西也 徹帷至降拜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

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於堂者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尸往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 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經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髻而襲經也

長樂黃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无

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罩主人免於房婦人髻於室又士喪禮曰既馮尸主人絞帶罩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髻之時主人已絞帶罩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經耳 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檠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為言

移也亦以傷爲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辭也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卽若知氣有升無夷也郝解主人卽位於戶內尸小斂於戶內牖下孝子卽位於尸東也主婦東面尸西也主人袒謂小斂畢尸將出尸孝子袒衣哭踊也說脫同解也髦毛同髮也始死孝子免冠并繼至是盡去并繼謂之脫髦如今人脫網巾散髮髦頭以麻結髮括結也婦人髻去髻也帶麻絞麻爲要帶男重首女重要微帷徹去堂上之帷始死帷堂恐人見尸既小斂尸出則徹之夷平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也尸偃卧不起曰夷降拜孝子下堂拜小斂之賓

按夷字有數說從舊訓陳爲順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

陳注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其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

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眾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

鄭注眾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族之

孔疏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訖拜賓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旣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旁猶面也皆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隨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其三拜也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

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汜拜眾賓者謂不特也眾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并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案上注小斂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此卽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上文末小斂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矣。郝解君拜以下諸侯之禮寄公國賓大夫士凡與小斂者皆拜之其拜卿大夫卽所降立位向之而拜禮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拜賓就賓位今拜於已位也士尤卑側向三拜士有三等也旁側也君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與大夫之內子及士之妻其內子妻爲命婦者特拜之未爲命婦者眾女賓也汜拜之汜泛同其眾拜也於堂上婦人禮拜堂上也。按此節分君與夫人爲兩段。

陳注主人拜賓後卽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揜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經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諸侯禮故先襲經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卽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揜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經者要帶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

鄭注卽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

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紼而入孔疏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卽阼階下位拜賓時祖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紼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前經注云未小斂主人卽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斂後眾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卽位踊襲紼於序東復位故知此卽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紼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紼此先襲紼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爲父喪拜賓竟而卽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紼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紼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斂奠也拜賓襲紼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弔者謂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襦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襦衣襦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襦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拊襲裘上襦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謂要帶紼謂首紼總之紼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紼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紼而已拾更

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知始死弔者朝服襦裘者檀弓云子游襦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云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紼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襦裘小斂之後襲裘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紼謂有朋友之恩以紼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紼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紼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紼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紼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紼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

若當事則弁經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經君於士
尙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經與士異也
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甲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
衰纓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然熊氏以武上加經與
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
焉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
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
居冠屬武後經弔服也

郝解主人卽位卽東階下之位揜襲袒衣加要經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喪大記

三

踊此父喪也若母喪則卽位而免謂既括髮以麻布
一幅纏頭父喪免冠括髮不加布喪服小記云斬衰
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也襲帶經踊
父母同也乃奠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卽檀弓子
游襲裘帶經入之時加武者吉冠立武今加縞武所
謂立冠者易之示變也玉藻云立冠縞武不齒之服
以其爲弔喪之變服故使不齒者服之示變也雜記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亦謂加經於武帶經以麻
爲要帶拾踊與主人更迭踊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
若成服弔則弁經服衰矣

按注云腰帶首紒郝謂要帶爲一物未是母之喪補
出一句以見異於父乃奠雙承父母之喪爲小斂之
奠也小斂後弔者襲裘云云因乃奠後而及之上
言主人下言弔者分看然主人邊爲重 陳注云母
喪大斂乃成踊郝謂襲帶經踊父母同惟免異似優
母喪小斂何以不成踊可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喪大記

三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喪大記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陳注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爲薪以供爨鼎蓋冬月恐

滴水冰凍也角甌水之斗狄人樂吏也主挈壺漏水之

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

挈壺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

不絕聲爲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三

喪大記

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

鄭注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

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甌角以爲甌水斗壺

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

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下君也自以親

疏哭也

孔疏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

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

水之器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烹飪故出鼎也

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

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煮之故取鼎及木也

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

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

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

不絕也

郝解虞人掌山林出木爲薪也角水斗狄人樂吏主

縣者壺漏水器定辰刻者雍人主烹飪者出鼎以煮

水灌壺也蓋冬月用之周禮司馬有挈壺氏凡喪縣

壺以代哭者皆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冬則火爨鼎水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三

喪大記

二

而沸之而沃之是也官代哭謂未殯哭不絕聲孝子

不食困使官代哭縣壺分刻依時相繼也大夫官代

不縣壺士無官家人相代

按此因代哭而言縣壺之制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

陳注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

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

也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孔疏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按古無蠟其散者爲燎束者爲燭歟

出徹帷

陳注小斂畢卽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也

鄭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徹或爲廢

孔疏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

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卽徹帷者士喪禮文

禮記詳說

卷三

喪大記

三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陳注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

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

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

孔疏此一節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

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

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

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

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於在家者故在西方

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

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 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

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

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郝解小斂畢賓出徹堂上之帷夷尸於堂故哭於堂

由外來者親屬奔喪者也在尸西諸婦自西轉而北

故南向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陳注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

禮記詳說

卷三

喪大記

四

禮婦人於敵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

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

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鄭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

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

孔疏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

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

不下堂 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

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

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

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

郝解婦人迎送敵者不下堂如君夫人臨弔之類乃下堂下則不哭初喪男子迎送敵者不出寢門君命至則出出亦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主

陳注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關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

鄭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疏此以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

女賓於寢門內也 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

於阼階下位也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賓

於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 若有子雖幼小

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 主出行不在

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

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 不

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 若主

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

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

可待則葬可也 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六

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已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繫於弔者而注以繫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

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此大夫或弔於注主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幣而受弔者不拘爲後從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列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郝解女主主婦男主孝子此以下言喪無主使攝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七

禮有主則男主拜迎送男賓女主拜迎送女賓無女主則女賓亦男主拜之但離阼階拜於廡門內無男主則男賓亦女主拜之於阼階下子若幼使人抱以衰代拜如爲後者在遠方則使人攝之如賓弔爲有爵者則攝者以無主辭不敢承如弔者無爵則人爲拜而迎送之如爲後者近在境內待其歸乃殯葬若遠在境外如期代爲殯葬可也凡喪無後者有之未有無主者無主則必攝也

按有爵無爵作弔者說覺順 兩人爲之拜爲猶俗云替也上人即抱者下人當是攝主 有爵者辭只

是先致其辭究竟亦當拜送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轉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轉杖聽卜有事於戶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轉杖於大夫所則杖

陳注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轉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轉子轉則大夫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轉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轉若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八

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轉杖者下成君也聽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之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同是爲君故並得以杖拄地而行也

鄭注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輶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轉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

輓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

孔疏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

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 寢門殯宮門也 子大

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也 寢門

之內輓之者斂之不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

入門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

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

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輓子輓則大夫去杖故

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輓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喪大記

九

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拄地也 卽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卽位則不復自執但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拄地也 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 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爲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 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耐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 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輓杖敬嗣君也 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

夫俱在門外位旣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

杖拄地也 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

知死後三日也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

親疏也者以下云大夫之喪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

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

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

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

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

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

禮記詳說

卷重圭

喪大記

十

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鑿帶麻於房中是也云 卽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 卽位堂上也云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輓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輓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爲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云於大夫所杖俱爲君

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爲君不相降下也

山陰陸氏日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郝解三日死後三日子兼適庶夫人嗣君夫人世婦大夫妻子夫人三日杖大夫世婦五日杖哀有輕重也寢門殯宮門倚廬在寢門外子與大夫門外則杖入門近殯則斂其杖輯斂也夫人世婦喪次在房行禮之位則在堂卽位則使人執杖不以杖卽位也子有王命則去杖敬天子也有鄰國君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卜卜葬也有事於尸則去杖謂虞祔卒哭之尸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十一

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又曰筮日筮尸事畢而後杖是也大夫於君所謂有事於嗣君倚廬之類則輯杖大夫所如同在大夫室室彼此皆君喪則皆杖

按子夫人並言之大夫世婦並言之下子大夫並言夫人世婦並言文法錯綜杖有三日五日又有杖與輯之別子有王命以下又有去杖輯杖之別一杖也而禮制之詳如此授大夫世婦杖授非有人授只是於禮當用杖有許之意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

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陳注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鄭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卽大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十二

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杖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爲夫人之命去杖也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

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爲大夫經雖以子爲王兼通身實爲大夫有父母喪也

山陰陸氏曰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輟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爲亦以此

郝解大夫之喪以下言大夫杖之禮大夫有君命去杖謂適子之後大夫者承君命問弔也大夫之命輟杖謂嗣子承諸大夫問弔也諸侯子敬諸侯之命大夫子敬諸大夫之命同也內子大夫妻夫人君夫人世婦諸大夫妻授人杖暫以杖與從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主

按大夫有君命鄭謂大夫之子是也大夫之子或有已受命爲大夫者故如此立言歟然只作大夫之子爲捷內子爲世婦授人杖郝以世婦爲諸大夫妻恐內子與之敵不當授杖仍從舊作君之世婦說

主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陳注如大夫謂去杖輟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鄭注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疏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士之子

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輟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是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爲死者故數往日爲二日杖是爲生者故數來日爲三日云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前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主

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眾羣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

郝解士之喪以下言士杖之禮禮三日殯言二日者死與往日也殯之明日杖實四日言三日者生與來日也士於君與夫人之命亦如大夫承君命大夫妻承夫人命去杖也士於大夫世婦之命亦如大夫承大夫命大夫內子承世婦命輟杖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輟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墜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五
注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卽位
適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
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
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
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鄭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卽位與去杖同 哭殯謂
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
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
不入廟門 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褻之也
孔疏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卽位避

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
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
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
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卽位庶子
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卽門內之位理也大夫士
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
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卽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
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
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 不以杖卽位鄭恐人疑庶
子雖不得以杖卽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

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 大夫士謂大夫士之
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偏近
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
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 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
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
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
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
門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
也 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
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六
郝解子皆杖通言庶人之爲子者無適庶皆杖惟爲
後之子以杖卽位庶子杖於次不杖於位大夫士哭
於殯則杖謂既塗不見親哀甚也哭於柩則輯杖謂
殯既啓如見親敬勝也棄杖謂大祥後杖不用則斷
而棄於隱僻處不使他用褻之也

按子皆杖言庶子也大夫士言大夫士之適子也哭
殯杖哭柩不杖與天子諸侯之子不同 斷而棄之
斷是有力字必斷之非以其斷而乃棄之也

始死遷尸於牀幰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
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陳注病困時遷尸於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幰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先時微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挂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挂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鄭注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土喪禮曰土死於適室幰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疏此一節又明初死沐浴之節此經論初死之時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七

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今以鄭次隨文解之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於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卽前所謂既正尸也幰用斂衾者幰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去死衣者既覆之故除去死時之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挂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挂張尸齒令開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

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

按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

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腳南出以拘尸足

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

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始死

至此貴賤同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尸

至復魄後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

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土昏禮同牢在奧又

云御枉于奧膳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

者居不至奧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尸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太

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若病時亦當尸在北牖

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恆居北牖下明不病

不恆居北牖下也既夕禮校脛也足鄉北故以几腳鄉南夾足

郝解始死謂病將死遷於地望其復生既死乃遷於

所設冰盤牀上幰覆也斂衾大小斂之衾死衣謂死

者所著故衣將浴則去之楔挂也柶匙也以角爲之

長六寸屈而納之齒間使口開受含也綴足拘尸足

也燕几四足以几面抵足以几足夾尸足拘之使正

直此禮亦君大夫士同也

纂訂注疏此節在大盤節之後管人二節之前鄭注

五之

人汲不說繙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
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繙屈
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
者抗衾而浴

陳注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繙汲水餅上
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
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
水用盆盛之乃用料酌盆水以沃尸以繙爲巾蘸水以
去尸之垢拒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
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
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爲窀所掘
之坎內御者婦人也

鄭注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疏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
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繙屈之者繙
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
於手中 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
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塋於西牆下故知從西
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 沃水用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五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五

料者用料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
繙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
皆用裕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繙
下裕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繙下裕是也 拒拭也
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
有此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
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 如它日者它日
謂平生尋常之日也 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
也 浴盆餘水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
間取土爲窀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 其母之喪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
御婦人亦管人汲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備之人也并窀亦其所司故
使之汲水焉繙井索也料以木爲之
郝解管人主館舍之人舍有管鑰故謂管人汲以瓶
汲水供浴也繙縈瓶繩縈屈其繩以水升階盡等不
升堂就階上授水御者入浴抗衾舉衾也水用盆盛
以料酌水沃之以葛爲巾蘸水浴之衣布也拒拭也
他日生時也爪足謂既浴修治足爪甲坎坑也在兩
階間士喪禮甸人爲坎於階間少西是也內御女侍

者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塋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於坎

陳注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漸梁或稷之鬻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梁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塋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器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塋竈中煮之令溫甸人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喪大記

三

爲竈畢卽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爨竈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扉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扉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拒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剪手之爪甲也濡煩捫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鄭注差漸也漸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孔疏此一節明沐也 差謂漸米取其潘汁也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

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塋於西牆下土塋重竈甸

人具此爲塋竈以煮沐汁 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器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幕口繫以簋縣之覆以華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漸於堂上管人亦升盥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漸汁下往西牆於塋竈中煮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饌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喪大記

三

隅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 管人受御者沐者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 乃沐者御者受汁入爲尸沐也 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 拒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拒用巾注云巾晞也清也 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 小臣爪手剪須者沐竟而剪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於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捫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

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境此浴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 差是差摩故云浙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瀝以爲沐也者士喪禮云受潘者於筥用重鬲云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料俱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者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梁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穀中

禮記詳說

卷重三

喪大記

三

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於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饌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

郝解再言管人汲又以沐也沐不言水浴不言煮互見也差搓同摩也以水淘米搓取其瀝洗髮曰沐君沐用梁稻米之精者也大夫用稷粟米也士用粱即今高粱穀之下者筥謂以土塊作筥屬陶器也

重鬲兩鬲設筥用詳士喪禮甸人治土使爲塋於西牆下甸人治器使出重鬲管人受沐於堂上往西牆者於筥兩也廟死者正寢即殯宮始死既復徹其西北扉扉屋檣甸人取所做扉材爲薪煮沐汁也爪手修手指甲剪須振刷鬚也濡濯穢汁也 孔謂粱貴稻賤倒置郝說亦未確

按差沐即差梁稷取水今謂之泔也筥即今之坯重鬲兩鬲也扉屋簷今人謂屋山爲扉即此扉字濡濯二字一義總言擗髮之餘汁也 差沐受沐授沐皆謂沐水乃沐沐用是沐浴之沐

禮記詳說

卷重三

喪大記

三

君設大盤造冰馬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二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陳注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覆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簣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

鄭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禮第第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

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疏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焉者謂造內其冰於盤中也大夫設夷盤者小於大盤亦內冰焉瓦盤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冰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黃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三

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禮第至此以下貴賤同然也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禮第第簟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冰若命夫命婦則火出

之後而用冰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於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案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冰是也但天子之夷盤卽此之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爲小云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五

君賜者諸侯之士既卑若無君賜何得用冰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三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郝解君謂諸侯冰以清尸盤以成冰造至也取冰至納於盤中夷盤盤低平者置牀下也併瓦盤盤小併設也士無冰待君賜乃得用牀設於冰上將以藉尸也禮禭通第席也單第無褥使冰氣上達尸不腐敗也含飯尸襲衣尸皆在房小斂畢遷尸於堂大斂各異牀牀各有枕席君大夫士禮同也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盤鄭據記參差謂君設大盤以下五十字

為錯簡移篇濯棄於坎之後今據原文義禮整齊先
言置冰設牀死始遷牀非錯也禮文多稱君大夫士
故鄭謂天子禮亡不盡然禮書成於衰世諸侯多用
天子禮記者未及見古王者盛世而補苴遺文雖不
言天子而天子禮亦可知雖非先王之舊而大略亦
可推矣

按有枕截上言設冰之制君大夫士不同自含一牀
以下君大夫士所同也 設牀禮第有枕屬用冰涼
尸事故當連上一截禮第猶言草牀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眾士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毛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陳注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鄭注財穀也謂米由穀
出故言財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算者謂居
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之米
也疏食麤飯也

鄭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
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孔疏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

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
之禮 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

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食之無算者言居喪困
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 疏麤也食飯也
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為飯亦水為飲 婦人質弱
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納財謂食穀也二
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財謂穀也故
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為財
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
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天

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今一兩為二十四銖
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云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
米或粥或飯者粥與蔬食俱言無算是疏食與粥者
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蔬食也

邢解君之喪三年之喪也子嗣君大夫謂大臣公子
謂庶子眾士謂小臣食粥三日外也納猶進也財纔
通猶僅也鄭注食穀米為納謬也溢溢通一手不盡
握曰溢二十兩曰溢以每石百二十斤計之一升當
為十九兩有奇一合不及米二兩今所謂一溢者即
一合米之類朝財一溢莫財一溢謂每日早晚進米

纔二合耳食之無算謂不能頓進隨時強食可也屢言食之無算恐其傷生也夫人嗣君妻世婦大夫妻諸妻庶子妻疏食蠶米爲飯水飲水以爲飲

築訂此記居喪飲食之禮 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溢一手所握也握容隘必有溢於外者故曰溢米一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太少一云二十兩則太多食之無算者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之但朝莫不過此二溢米耳按三日不食過三日則食粥納財以米爲財可疑郝作纔亦創說難從 鄭云諸妻御妾也則夫人世婦

禮記詳說

卷重三

喪大記

无

諸妾俱以君宮中婦人言是照下妻妾爲說郝解配上文子大夫眾士說似亦有據再考 財材通米者爲粥之材也熟曰粥生日材因計米故曰財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陳注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眾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鄭注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 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孔疏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眾子者主人中

兼之 眾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眾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歡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

郝解室老大夫家臣之長子姓子所生卽孫也眾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按檀弓云主婦食粥大夫之妻似當食粥或謂子之妻妾歟 土言大夫之喪末句言士喪

禮記詳說

卷重三

喪大記

三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陳注盛杯杆之器也簋竹筥也杯杆盛粥飲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簋須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

鄭注果瓜桃之屬 盛謂今時杯杆也簋竹筥也歟者不盥手飲者盥簋或作簋

孔疏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至醴酒此一節明食之雜禮食粥

於盛不盥者以其微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尊者盥者筮謂竹筮飯盛於簋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 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又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開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三

者盛於杯盂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簋竹器用手食故盥初喪不盥既喪始盥初喪食粥既喪食飯也始食菜者和以醯醬乾肉味薄於濡肉醴酒味淡於三酒終喪醬飲酒食肉必以漸惡急欲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陳注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與若音預非 疏日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

服則二日不食見開傳

鄭注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疏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 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開傳云齊衰二日不食 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

郝解期之喪三不食謂君大夫旁期及士庶不杖之期始喪三餐廢不食後乃疏食水飲但不食菜果至三月葬乃食肉飲酒如故此期之輕者又有期終喪不食肉飲酒者則父在爲母爲妻之杖期是也大功九月之喪其飲食之節與不杖期之喪同凡喪食肉

禮記詳說

卷百三

喪大記

三

飲酒者不以肉酒與人爲樂

纂訂期之喪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期之喪皆謂大夫士旁期之喪義服也與中期字不同不杖期輕故一口不食其食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時然亦有期喪而不食肉飲酒者如父在子爲母夫爲妻雖有杖不杖之殊而情則重矣故終喪不食肉飲酒也大功九月則食飲猶期但不與人共樂耳 三不食謂當食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耳非三日不食也若正服期則二日不食矣

按期之喪至飲酒爲一截言旁期也期終喪至爲妻

爲一截言正期也九月至之喪也爲一截言九月也
未食肉二句總承

**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人參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陳注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舊
君也大夫本稱主

鄭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
及君也

孔疏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 壹不食謂總
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也容殤降之總麻再不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三

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總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開
傳云小功總麻再不食殤降者也 若是諸侯當云
舊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郝解雖小功五月總麻三月初喪爲之一不食再不
食比及既葬食肉飲酒亦不與人爲樂叔母世母舊
君宗子之喪皆以義服食肉飲酒可也

纂訂可也謂於禮可也世母伯母也故主舊君也王
者大夫之稱此與上節皆謂大夫士諸侯絕期喪

按故主專以大夫言爲是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

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陳注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鄭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 爲其氣微 成猶
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 言其餘
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孔疏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致毀謂致極哀毀散
送謂經帶垂散麻以送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玉
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

郝解大喪三日後始食粥如性不食粥者食菜羹可
也大喪不食肉飲酒有疾食肉飲酒亦可也五十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三

衰居喪不備禮七十曰老唯衰麻在身飲食居處不
變也

按羹之以菜猶云以菜爲羹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陳注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
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當
辭

鄭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孔疏此一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喪大記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陳注簞席竹席也

鄭注簞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孔疏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簞也

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簞士喪經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簞謂小斂席也大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四

喪大記

一

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簞如士始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郝解小斂戶既含襲以衣衾收斂也初斂衣少曰小再斂衣衾多曰大戶內房中也阼堂東也不中堂死事漸遠也席席於地也簞竹席也大小斂皆有席按簞作竹說有分別舊謂葦席士與君同不可從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綈衾士緇衾皆一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三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三

喪大記

一

殺可從尊者奪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孝子則可從之食也 梁梁米也雖以梁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 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故辭而不飲也 郝解禮既葬蔬食水飲若君賜食大夫賜食父之友賜食雖梁肉不避惟酒醴則辭以其變顏色亂心志也 按與人食音嗣自食如字 不辟梁肉總承

衣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
北綖綖不在列

陳注此明小斂之衣衾綖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
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爲
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綖之上
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袍夾衣衣裳
單衣故注云單複具曰稱綖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
稱之數也

鄭注綖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
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

禮記詳說

卷重直

喪大記

二

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綖綖不在列以
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綖因綖不在列見之也
或曰縮者二

孔疏此以下至緇綖紼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
斂及禭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
明小斂之衣以布爲綖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
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
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大夫士等各用一
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綖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
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在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

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綖束之君陳衣於序東

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
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綖綖不在列者謂不
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綖因綖不在列
而言綖耳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
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終於九也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
天地終數斂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
沐梁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
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其不

禮記詳說

卷重直

喪大記

三

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爲成稱綖綖非
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
連數謂不連爲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
無綖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紼今此經直云布紼故
知無綖也

郝解綖謂以單布紼縛也縮直也順尸爲直直者一
幅包於內橫者三幅束於外幅末皆析爲三片綖爲
繩結之故曰綖衾被也文繡曰錦織絲曰緇涅布曰
緇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衾一衣十有九稱單複具曰
稱復爲袍必表裏具衣裳單必上下具數取十九天

數終九地數終十或者於身或散包於外故用十九
稱陳衣爲將斂陳設衣裳序東房東牆衣領皆西向
向尸也以北爲上自北陳而南也儀禮小斂士陳衣
於房南領西上與此異紵單被以包斂衾外受絞者
也不在列謂絞與紵不在衣十九稱之數
按衾在絞上謂鋪時在上及斂時實在絞內也大抵
是著身爲衣衣外爲衾衾外爲絞 紵帶言之此未
用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
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

禮記詳說

卷重直

喪大記

四

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
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統

陳注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爲
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
於直者之下也紵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
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
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
分爲二段而中不擘裂也紵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統謂
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槨及陳衣與
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鄭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
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
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統以組
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禭被有識死者
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
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統或爲黼
孔疏此一節明大斂之事 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
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卽其是一幅
也兩頭裂中央不通 又取布一幅分裂之作六片
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紵者皇氏云紵禭被也

禮記詳說

卷重直

喪大記

五

取置絞束之下擗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服之
是也今案經云紵在絞後紵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
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禭紵所能舉也
又孝經云衾不云紵皇氏之說未善也 二衾者小
斂君大夫士各一衾今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
其衾所用於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
喪禮云輅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
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
既然則大夫以上亦爾 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
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

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曰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紵如朝服者言絞之與紵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折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六

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紵舉尸之禪被也統謂緣飾爲識所以組類綴邊爲識今無識異於生也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爲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爲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統以組類爲之者組之般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絞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

亦蓋天子之士

郝解縮者三謂直絞用布三幅橫絞用五幅大於小斂者小斂衣衾薄而絞狹大斂厚而絞寬布紵以布爲單被二衾一包絞內一覆絞外庭堂下中庭衣北領西上向堂陳之使斂者北面順西先取也大夫士衣陳於堂東牆下西領向尸也南上尸在堂南首順之也絞紵如朝服謂用朝服布十五升爲之絞一幅爲三申明絞制也每布一幅兩頭分爲三片中不辟開紵用布五幅幅二尺二寸五幅共一丈一尺無統謂止用方幅包裹外加絞束之紵上不使用統組爲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七

繫也鄭謂爲被之識非也按舊說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其說可疑郝謂直絞用布三幅橫絞用五幅大於小斂予謂只是用三道五道耳下文絞一幅爲三不辟言其一道當如此而三道五道皆然若紵則猶今之被單五幅縫合而無橫頭也俗被頭用橫幅以縮豎幅謂之當頭單則不用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繆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複衣複衾大夫士繆小斂也

陳注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禭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禭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禭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禭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復衾衾之有縣續者祭服無算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複衣複衾衾之袂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袂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復衾也

鄭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無禭者不陳不以斂複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孔疏祭服不倒者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者

禮記詳說

卷重禮

喪大記

八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裏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惟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君無禭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見禭送者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也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禭者也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禭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親戚之衣受之以即陳者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禭之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如

皇氏之意臣有致禭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禭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禭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禭大夫士雖有君禭不陳不以斂故云無禭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禭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禭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禭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禭以袷是也

盧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禭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

禮記詳說

卷重禮

喪大記

九

大斂則君有禭士喪禮具之

郝解小斂衣十九稱尸著之餘或倒置足閒惟祭服貴重必領在上不倒置也君無禭謂君斂不用他人

贈衣大夫士用己衣畢然後用親戚之禭衣獨言祭服用其美而貴者耳小斂衣衾親膚必著縣續謂之

複大斂在外尚美故多用祭服無算無定數也衣衾惟君用袷袷袂也君衣多故不用縣大夫士衣少故

大斂衣衾仍用複猶小斂也

按複衾以上言小斂下言大斂斂衣填棺令滿不

皆著身也惟祭服不可倒亂用之衣少用複可蔽

多也衣多用褶以多代縣

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陳注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鄭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纏紳爲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

孔疏袍必有表不禪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也 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爲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

禮記詳說

卷三

喪大記

十

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注云祿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祿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注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爲糜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

知也

却解袍褻衣衣與裳連禪單同凡袍有裏必有表凡衣有上必有下方謂一稱稱成也

纂訂此申稱之義也袍衣有著者以其褻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使禪露也以其表裏上下之相稱故謂之稱

按袍有表稱也衣有裳稱也一稱兼二意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陳注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篋

禮記詳說

卷三

喪大記

工

者所委之衣也不誦舒而不卷也非列采謂閒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緇綌紵與紵布皆不入也

鄭注取猶受也 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緇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孔疏陳衣不誦者爲舒而不卷也 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 絺是細葛紵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 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却解衣不散陳必以篋貯而陳之凡取衣斂亦以篋

盛而取之凡陳衣取衣升降皆自西階尸斂在阼故也陳衣不誦展布於篋中也列采五色也繡紵葛屬紵麻屬葛單薄故不以斂當暑亦不用也麻布唯紵紵用之上節云紵紵如朝服朝服用布也古者布皆麻斂服多用帛故紵不入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主

陳注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

鄭注袒者於事便也

孔疏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凡

斂者袒者凡斂爲執大小斂事也多故袒爲便也

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

故襲也

郝解斂者必袒其衣便事也小斂畢遷尸出室大斂

畢遷尸入柩皆襲其袒衣故也袒襲皆謂執事者孝

子小斂尸出尸入柩哭踊皆袒

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陳注胥謂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知當爲祝侍猶臨也

鄭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孔疏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眾胥佐之者眾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主

喪祝也眾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眾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庚云侍者臨檢之也大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知胥當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胥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也

郝解國君喪大祝之胥親執斂事眾祝之胥助之是猶親也胥徒長也侍猶相也大夫之喪君使大祝之胥侍斂眾祝之胥親執斂事士之喪君使眾胥侍斂士自相爲斂周禮大祝胥四人喪祝亦胥四人王喪大祝眾祝親斂國君以下皆其爲之也

按郝以大胥爲大祝之胥則胥是胥徒之胥其分賤於經不合豈有君喪大祝不親斂而其胥代之之禮是斂猶云斂是其事不必作別解 陸氏說鑿不

錄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喪大記

齒

陳注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鄭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

孔疏此一節明斂衣之法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 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 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郝解皆左衽者生時衣衽向右便於解斂則衣衽向左不復解也生時帶屈紐使可抽尸帶結絞之不復抽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斂者六人

陳注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事則不至褻惡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

鄭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爲斂

孔疏斂者卽謂大祝眾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喪大記

圭

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爲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其執事死乃爲斂也若不經其執事則褻惡之故不使斂也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也 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郝解士與執事則斂謂士之喪凡任事者則爲之斂卽前云士是斂也凡斂皆用六人君大夫士同也

按此明斂有哭與壹不食之禮而並言其人數 土
與其執事當承上土是斂說 陳注前說勝舊說舊
說其字不順

注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之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
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
會質殺之裁猶冒也

陳注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
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
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夫

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
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
也裁猶制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形而作也
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
質殺

鄭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裙韜足
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孔疏此一節明尊卑冒制 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
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
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

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土
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
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
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

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者尊
卑之差也鄭注土喪禮云上玄下緇象天地也以此
推之土緇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又鄭云象天
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 凡謂貴賤冒通名也
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 殺三
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往猶後也 小斂前有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七

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
覆之也土喪禮云幘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裁猶
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
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
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幘用
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說則制夷衾以覆
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
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
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

大斂衣內併斂之也

郝解韜尸之囊曰冒一自上而下曰質一自下而上曰殺先以殺韜足後以質韜首而下故曰冒君以錦爲冒韜爲殺綴旁七謂旁不合縫綴七小帶結之冒用於尸既襲之後未小斂之前衣少故可用冒既冒而後小斂小斂後用夷衾制如冒而大故謂之食用以待大斂也

按此節明冒制而並及夷衾也凡冒以上言其等有分以下言其尺寸皆同 上曰質即冒之質也非別有物名質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喪大記

太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婦夫人東面亦如之

陳注弁經素弁上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小臣鋪席絞衾衾鋪於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卽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婦者馮尸而起踊也

鄭注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孔疏此一節明君大斂時節也子弁經卽位於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卽堂上近南霤爲廉也 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爲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 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卿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喪大記

五

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 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 小臣鋪席者爲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爲少南 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 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雜記云士盥於盤北是也 斂上卽斂處也

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宰太宰也斂畢太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婦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經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與他殯事尚弁經明白為父母弁經可知其士則素冠故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郝解士喪禮親始死免冠弁纁小斂尸出堂括髮以麻母喪加纁皆不冠惟國君弁而加經序端堂東牆南頭堂廉堂南階邊際也楹堂柱近廉者即位楹西尸出在堂東也父兄謂同姓之賤者夫人主婦也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同姓女之適人者商祝掌斂事也士即商祝之屬盥於盤上就冰盤之水盥手將奉尸致潔也雜記云士盥於盤北是也斂上所鋪衾衣之上也宰告太宰告斂畢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衾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極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陳注君釋菜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鄭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尊得升視斂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右門內東邊也適子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於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於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具在檀弓疏也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

也 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 君隨祝後而升堂卽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 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紵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 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斂畢也 主人得告斂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 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

張子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說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修潔不入諸臣之家

郭解禮大夫大斂君使至主人出寢門迎今君親至出大門迎也望見馬首孝子先入門內右北面待君至臣禮也巫祝以桃茢辟邪穢止於門外君入門行釋菜禮告於門以非問疾弔喪不入臣家也祝先入代巫也祝升堂君隨升卽位於東序之端西鄉卿大夫隨君至者卽位於堂檐之西北向東上者君在東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陳注其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

也主人房外面者君升時主人隨之升立當房門外南向當君之西北侍立待斂也遷尸謂君既至乃舉尸加所鋪絞紵衾衣上以斂也主人降謂斂畢堂下北面拜謝立以待命也君撫之撫尸致永別也君降乃命主人升堂馮尸又命主婦馮尸使各盡其私也此大夫之斂士斂君無臨禮

按君臨臣喪而馮其尸此禮後世所無 主人降故

命之升主婦不降故但命之馮升主人升字有力

鄭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疏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案彼意則在主人西也

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踊

陳注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卷五

喪大記

五

鄭注曰孝子踊節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郝解七踊皆斂時鋪則傷親體將斂斂則傷親體不

見孝子哀慕最切故踊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

陳注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

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婦貴妾

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

為姪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姪姪者兄之子婦女弟

也婦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婦媵先言姪若無姪猶先媵

士有婦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鄭注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孔疏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婦為貴妾死則為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婦則賤妾不撫也

郝解手摩曰撫內命婦君世婦室老貴臣姪婦貴妾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陳注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

鄭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

孔疏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

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

得也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庶子若有子則父

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

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

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

尸在後

郝解馮憑通君大夫不馮庶子謂雖無後者亦不馮也土馮庶子馮其無後者故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父母先妻子後謂馮尸之序先尊後卑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陳注撫之者當尸之心胸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

禮記詳說

卷重吉

喪大記

三

哀情切極故起必為踊以泄哀也

鄭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疏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目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為臣同也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臂於馮重於執也廣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

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為妻及自為

兄弟但執之盧無則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

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殯故起必踊

泄之也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

馮謂題目所馮之人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

禮記詳說

卷重吉

喪大記

三

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舍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郝解摩之曰撫撫之曰執憑之曰馮捧之曰奉撫之曰拘名雖異馮尸以哭則同不當君所不敢憑君所

撫之處辟尊也與必踊者憤極頓起也父母於子情一也馮長子不馮庶子馮無子之庶不馮有子之

庶亦禮之過於裁者在君則可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山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

之大夫士禮之

陳注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苦卧於苦也枕由枕土塊也爲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也禮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障之也

鄭注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

孔疏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至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

此一節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 居倚廬

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喪大記

天

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 孝子居於廬中寢卧于苦頭枕于由 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 君爲廬宮之者謂廬次以帷障之如宮牆禮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木無枕由字唯有寢苦二字

那解倚廬殯宮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不塗不以泥塗飾苦草也由塊同君廬宮之稍塗塞如宮室也大夫士禮也袒露無遮蔽也禮袒通

按宮之注謂以帷障之是也却謂稍塗如宮室與上

不塗背矣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陳注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

鄭注不於顯者不塗見面

孔疏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

風寒 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 君大夫

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

禮記詳說

卷重古

喪大記

天

却解既葬後則立其所倚之木於柱楣樑也塗其內不塗外顯處大夫士皆宮始設障蔽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陳注疏曰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鄭注不欲人屬目故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疏凡非適子爲庶子也 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却解非適子則庶子廬於門外隱僻處自未葬該終

喪言也以於隱不當顯處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陳注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
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
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鄭注此常禮也 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
服輕可以卽事也

孔疏此一經明居喪常禮 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手

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 君諸侯王天子也既
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
已國事也 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
可言私事也 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
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
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
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
與人立也 君既至辟也此一節是權禮也若他國
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恆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

竟未卒哭也 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

已國也 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
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
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答所訪逮而已王政未
入於國也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
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 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
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言卒
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
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使也此
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手

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
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
經異凡弔也 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
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禮也
郝解弁經帶喪服變而半吉首戴弁要葛經也金革
之事謂金鼓兵甲之事既卒哭遇此事亦不避也
纂訂此言君大夫士居喪之禮也君謂諸侯也王事
天子之事也國事已國之事也公事國事也未葬非
喪事不言既葬如與人立可言王事公事而已王政
王朝之政也公政國政也弁經以便卽戎帶以異凡

弔也國君言服王事則大夫士服國事可知大夫士言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可知 弁絰素弁而加環經弔服也仍要經喪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豈有既葬而即與人立者乎必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乃可耳曾子問云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豈有既葬政入以下諸事乎此後儒附會之說欲便季世奪情之私非禮也若魯公伯禽之事又須別論按此節舊分常禮權禮可用 君言卒哭服王事大夫士言卒哭弁絰帶當是互見然本文弁絰帶金革

無遺以大夫士爲說非兼君言 弁絰是一項帶是一項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陳注聖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聖室之地令黑聖塗聖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鄭注黝聖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聖外無哭

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黝聖或爲娶期禫或皆作道孔疏此一節論練及祥禫之節 不與人居者謂在聖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 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黝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聖白也新塗聖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 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聖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 禫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 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

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聖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

黝謂治聖室之地聖謂塗聖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聖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定本禫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

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蓋絮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至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郝解既練居聖室即倚廬柱相加塗耳非別一室也雖居聖室猶不與人同居既祥大祥也黑曰黝白曰聖皆牆屋之飾既吉則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至祥而外謂大祥二十五月外禫而內謂二十七月內哀除以漸即開傳云所謂中一月而禫也祥則鼓素琴禫則懸樂故無哭也

纂訂此言居喪之禮也練小祥也既練居聖室地與壁純白表哀素之心也此時服漸輕故可謀國政家事異於既葬之不言國事家事也祥大祥也祥後地可黑壁令白稍致飾以變其凶也祥後中門外不哭禫則門內亦不哭所以內不哭者以禮可作樂故也按黝聖分截上言居聖室時事下言停哭之時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陳注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開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鄭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

孔疏此一節明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復寢故士虞禮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開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以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

郝解從御謂御婦人吉祭謂禫後遇時祭行吉禮畢

乃寢於內此謂三年之喪也

按吉祭在禫後吉祭方復寢則禫不及復寢御婦人之說非也 儀禮禫後吉祭猶未配而不言何時配當俟三年喪畢也故禫後服爲未完後人喜爲短喪之說故以禫爲服畢耳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陳注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爲父後之兄弟皆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故葬後卽歸也

鄭注歸謂歸夫家也

孔疏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筭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是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鄭解期亦有終喪不御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杖期是也其餘衰不杖期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布衰卽不

杖期以大功布爲衰九月降也婦人既嫁者爲其父母期奔喪僅至十一月練歸夫家如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之期及期之降爲大功九月者既葬歸

按此節婦人以上截上言男下言婦 期字斷謂期之喪有居廬終喪期年不御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是也又有齊衰期者又有大功布衰期降爲九月皆三月不御內分二項故言皆此是男子不御於內者除三年喪外有此兩項若婦人則異於是不居廬寢苦又有練而歸葬而歸之不同期九月當合看非謂泛常期與九月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五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陳注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爲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鄭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孔疏此一節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云公

之喪 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
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
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
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
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
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
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
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
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爲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
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素在君之所謂此家臣

爲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
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
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
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
其義疑也

却解大夫居君喪期年練歸士卒哭歸

按此與雜記不同故鄭作別解却直以公爲君似覺
直捷然與雜記有妨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
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陳注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爲大夫士而遭父母
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
則往哭於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
哭卽歸也

鄭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
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孔疏此一節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
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
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
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

宮也 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
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
朔望而歸殯宮也 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
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云至
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却解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遭父母喪亦
既練歸朔月朔練外每月之朔忌日謂每歲父母亡
日歸哭於宗室宗室謂殯宮適子終喪在殯宮庶子
廟亦在宗子家往哭也

按此大夫士以庶子言舊說爲是郝不言庶子直謂

異宮可歸於禮有妨 兩而歸歸其宮也歸哭之歸以注作往字看謂歸宮遇朔忌則往哭於宗子之室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陳注疏曰喪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之次也

鄭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郝解父兄不次於子弟謂父兄有子弟之喪不居其殯宮門外之次各歸爲喪耳 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此直云無避則是常禮矣曾子問爲近之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喪大記

卑

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此爲近之鄭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附合雜記之異不知記言不必盡合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歸與雜記練居聖室之說異祥外禪內以時言鄭謂大祥於門外不哭禫於入門不哭殯宮門內外無以甚異也 按鄭本無喪畢字孔疏添出當以每日行喪事畢即歸爲說非謂終喪爲畢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

陳注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

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

鄭注爲之賜謂有恩惠也 於臣之妻略也

孔疏此節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 此一節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爲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晝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

禮記詳說

卷重西

喪大記

卑

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 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郝解國君於大夫與內世婦之喪皆親臨大斂若加恩賜則親臨小斂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君於大斂蓋

棺後乃往士則既殯往若加恩賜亦親視大斂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陳注疏曰諸妻姪婦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婦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百常禮而爲之賜則加禮也

孔疏此一節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婦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婦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喪大記

聖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郝解君夫人於內世婦視大斂加恩賜則視小斂

姪婦諸妻恩賜則視大斂於大夫妻既命者待其殯往弔之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五

喪大記

牟陽再親祖輯撰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正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陳注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喪大記

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於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壙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壙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求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鄭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壙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

祭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 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 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疏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 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 殷大也主人得君之告戒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

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 見君馬首先君而入門右謂門東北面 君應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墻南面者墻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二

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也君即位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在阼而西鄉也 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也盧云上言即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於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戕故即位於阼階也 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 擯者進擯

謂贊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贊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 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視故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 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

郝解君弔大夫士亦待其既殯而往先使人告主人備饌為盛奠將告殯樂君至也主人出俟於門外巫止釋菜解見上負墻背東房南壁也祝先自阼階升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堂背北牆南鄉侍立君側也即位於阼君臨臣家君即主也執戈辟不祥也擯者進主人謂相禮者導主人進庭中北面拜稽顙謝君臨也君稱言稱來弔之辭告主人也祝祝踊祝導君踊君視之而踊畢主人乃踊

按擯相可通擯即相也贊主人行禮以君至恐失禮故用相祝相君踊先踊故君視其踊亦踊 擯者進句郝以進主人連言可不用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陳注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卽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於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於門外君去卽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鄭注迎不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己

孔疏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旣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於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四

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卒奠者設奠畢也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禮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禮而云拜迎則爲君之答己者以尋常禮敵孝子雖拜賓無答禮今君來臨臣旣拜迎尊卑禮隔意恐君之答己故不敢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王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敵禮謝之亦是主人

拜賓之義也

郝解若君所臨者是大夫之喪主人踊畢卽以所具殷奠奠殯告君臨也若所臨是士之喪主人踊畢出門俟君行不敢先奠君命反奠乃反奠奠畢乃出送君門外拜稽顙大夫士同也喪拜不答故大夫與士皆得亟拜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瘞膏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陳注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如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五

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鄭注所以致殷勤也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旣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服

孔疏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於時反服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首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

貶於大斂之前既啟之後也

郝解君弔復殯服謂主人必免也凡始殯未成服則孝子免既殯成服則喪冠如君弔雖成服後亦免重君臨新其禮也喪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陳注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喪大記

六

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鄭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疏此一節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世子

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

引其禮如祝道君也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拜送之義與君同也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郝解大夫士有喪君夫人往弔與世子偕視世子踊則踊

禮記詳說

卷重事

喪大記

七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於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陳注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

竟主人復拜也 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鄭注入卽位於下不升堂而位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眾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卽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於門外者貶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卽位於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卽阼階下位而西鄉也 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卽阼階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八

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 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於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卽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五也 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爲

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

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 婦人卽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也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卽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卽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又君拜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九

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爲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 郝解大夫君謂大夫弔其家臣大夫亦君也卽位堂下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適嗣也眾主人庶子也北面南面皆以東爲尊若大夫君來弔遇本國君命至或國中大夫及大夫命妻或鄰國卿大夫使來則大夫君代爲主先拜主人陪其後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陳注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

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鄭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或爲哭或爲浴

孔疏君弔臣雖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郝解凡君弔臣見尸柩則踊故前云既殯而往及其未塗則見柩既塗則不及見矣 執戈臨喪非哀死之禮入門釋菜奠門乎奠死者乎君惠顧死者無一菜之奠特修禮於門神近迂君夫人入臣家弔喪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十

嫌弔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叔嫂不相爲而况君妻於臣乎曾子問云喪有二孤非禮爲君臣其拜也今大夫君後主人拜非二孤與亦不合

按前云既殯而踊此云見尸柩而踊二說不合故注疏周旋其說謂雖殯未塗而踊予謂此是補言未殯時弔者 郝辨數條俱有理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陳注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爲榮也

鄭注榮君之來

孔疏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 君來不先戒當

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按此云設奠告殯則前節殷奠亦是爲死者設而釋菜於門別爲一禮非釋菜即殷奠之用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陳注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梓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鄭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十一

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槨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時僭也

孔疏此一節以下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碑緯之殊 此一節論君大夫士等棺

梓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注云所謂梓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

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棹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者屬六寸棹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爲一尺八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棹四寸所餘二種合爲一尺四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 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 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主

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槨梓棺等皆周於尺惟棹不周此以內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棹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棹用槨者以檀弓云槨棺一梓棺二從內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棹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棹當槨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棹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

上下大夫但云大棺與屬無槨棹是大夫無棹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棹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棹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棹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棹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棹是時僭也 郝解國君棺三重大棺在外屬棺居間棹棺在內寸各以厚薄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主

不緣

陳注疏曰裏棺謂以緇貼棺裏也朱緇貼四方緣緇貼四角錯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緣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緣士不緣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錯 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

鄭注錯所以琢著裏

孔疏此一節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緇貼棺裏也朱緇貼四方以緣緇貼四角定本經中緣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緇貼著於棺也 用雜金錯者錯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緣著棺也隱

義云朱綠皆棺也雜金鏤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
色 大夫裹棺用玄綠者四面玄四角綠 用牛角
鋸者不用牙金也 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
用牛骨錯不言從可知也

郝解裹棺謂以布帛爲褥貼棺內四周緣作褥褥通
卽裏也鄭作琢非也朱玄皆褥色錯釘也以釘褥於
木上雜金銅鐵之屬士不褥棺不用裏也

按郝以緣爲褥無所考據不敢從 棺中鋪宜厚士
何以不用褥於理有妨 鄭以緣爲琢字當屬下句
讀亦不可從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古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
三衽二束

陳注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
衽束并說見檀弓

鄭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疏此一節明衽束之數 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

衽合縫處也 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

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

三衽三束也 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亦漆衽合

縫處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

也 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

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

此言是也故鄭注司土云結據必當棺束於束繫紐

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繚披

六大夫披四前繚後玄士二披用繚人君禮文欲其

數多國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

之此注以爲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彼從束而

言其橫皆爲三束其義非也

郝解蓋闔棺也用漆以漆黏合衽束說見檀弓

按衽謂燕尾或於合縫處先留其受束處今無其制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古

大夫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陳注髻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
爲小囊盛之而實於棺內之四隅故謂綠爲角四角之
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鄭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髻亂

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篋

孔疏此一節明髻爪之異 實於綠中者綠卽棺角

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盛於小囊實於棺角之

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 知綠當

爲角者上文綠爲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綠與

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爲角

郝解髻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時所積及死時沐浴所剪剔者皆實之襚內士無襚則同濡濯棄於坎埋之鄭謂實於綠之綠作角非也

按上云四角綠此云實於綠中卽實於角似不必讀綠爲角

君殯用輅輶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輶至於西序塗不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陳注君諸侯也輅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輅上輅猶叢也叢木於輅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畫塗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七

此橫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輅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橫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輅覆也故言大夫殯以輅輶至於西序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橫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橫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於棺而已士殯掘碑以容棺碑卽坎也棺在碑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障也貴賤皆有帷故惟朝夕之哭乃褻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棺弓參之制度不同

鄭注輅猶輶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輅輶也暨及也

此記參差以棺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橫木

題湊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畫塗之諸侯輅不畫

龍輅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輅置棺

西牆下就牆橫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輅中狹小

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橫掘地下

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輅或作鐸或作鐸

孔疏此一節明尊卑殯之制度君諸侯也殯時置

棺於輅內輅至於上者以木橫輅至於棺上畢

盡也此所橫殯之木有似屋形橫之既訖盡塗其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七

也輅輶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輅輶則王侯並輅輶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輅輶卽加斧之類是也輅置於西序者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輅又不四面橫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橫之又上不爲屋也暨及也王侯塗之而輅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輅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土掘碑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云輅猶輶也者謂輅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

如屋者解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輅不得直云殯用輅若君據諸侯不得云輅至於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取塗龍輅以樽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輅又云以樽故知輅木題湊象樽云上四柱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柱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輅不盡龍輅不題湊象樽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輅此經直云君殯用輅不云龍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太

諸侯不龍也謂不盡龍輅為龍檀弓唯云天子葢塗龍輅以樽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樽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輅題湊象樽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葢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如天子樽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樽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輅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輅中輅外以木葢輅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綯綯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樽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尤

輅亦葢木輅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葢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樽也雖不象樽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柱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輅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廢輅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輅云輅中狹小裁取容樽者以經云塗不暨於棺明其狹小卑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輅之郊解輅承柩之車解見雜記首節國君殯用輅車葢木曰輅以木四面橫簇其柩至於上謂四面直上無門皆封以泥如屋形使不見棺諸侯之殯也大夫殯不屋覆以幬幬也橫至西序殯在西階當西壁一面不橫也塗不暨棺猶見棺也士殯掘地為殯納棺於中不沒其衽棺蓋合縫處曰衽以木覆其上塗之帷障也君大夫士殯皆有帷鬼向幽也按天子諸侯之分有題湊四面橫木及上漸收而木頭湊聚於中無空隙處是謂題湊諸侯則四面橫木及上但架木覆之不題湊大夫則依柩西壁橫其三面上用幬其中狹所塗僅不及於棺無餘地也士掘坎下地僅大半其衽可見上用木覆而塗之經中所記不甚明想當如是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陳注熬以火燂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 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鄭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感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疏此一節明熬穀之異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手

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 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感蚍蜉 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文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禮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旁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

郝解熬煎穀也穀熟則香以筐盛置柩旁誘蟲蟻不知侵尸也種謂五穀之屬四三二數以大殺也魚乾

魚腊乾肉加熬上皆以感蟻君大夫士同也 柩旁

置熬穀腊魚不可用也語云茹魚騶蠅此不謂以腊

魚騶蠅乎古人三日始殯棺斂或不如今人盡制故

置腊魚以亂屍氣不專為蟻耳

纂訂此君大夫不忍其親之心也然注中王氏之說

自正

飾棺君龍帷三池

陳注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手

皆畫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雷天子四柱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柱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鄭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塋中不欲眾惡其親也孔疏此一節明葬時尊卑棺飾 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 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柱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柱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 云以華

道路及墳中者以妻入墳中則知餘物堪入墳中者皆入

振容

陳注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緇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孔疏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絃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

繡荒火三列

陳注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繡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三

兩已相背為三行故云猷三列

鄭注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土

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繡荒緣邊為

繡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猷為列於其中耳

孔疏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

斧文故云繡荒 列行也於鼈甲繡文之上荒中央

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 又畫為兩已相

背為三行也 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蒙俱訓為奄

故荒得為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木材有此帷荒

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繡荒緣邊為繡文

畫荒緣邊為雲氣者既云繡荒畫荒又云火三列猷三列火猷既為三列其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繡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

素錦褚加僞荒

陳注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鄭注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襍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

孔疏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三

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

褚是也 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

褚外也 云偽當為帷或作于者偽字與帷聲相近

又諸本偽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

誤作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

繡紐六

陳注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繡帛為紐連之兩旁各

三凡六也

鄭注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

孔疏繡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繡為紐連

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六也 云紉所
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帛
屬披之紐別也故鄭注司土云謂結披必當帛束於
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

齊五采五貝

陳注齊者臍之義以當中而言謂臍甲上當中形圓如
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緇衣之列行相次五
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鄭注齊象車蓋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
絡其上及旁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五

孔疏齊五采者謂臍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
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緇衣之列行相次
故云五采也 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云齊象車蓋縫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縫今此齊
形象此車蓋及縫謂上象車蓋旁象蓋縫云縫合雜
采爲之形如瓜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
豈有限攝如瓜內之子以穰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
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班固事
恐不合耳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陳注髮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柅二畫
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妻之兩角皆戴圭玉也

鄭注漢禮髮以木爲佳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
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
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變樹於壙中植弓曰周人精
置髮是也

孔疏髮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柅
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
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妻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
八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五

龍妻二其戴皆加璧也 皆戴圭者謂諸侯六妻兩
角皆戴圭玉也 云以木爲佳者謂以木爲髮之飾
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
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

魚躍拂池

陳注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
在振容開也

鄭注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竿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
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露然云

孔疏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紋雉又縣銅魚於池

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答衣以青布者，鄒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答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答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雷然云，語辭也。

君纁戴六

陳注：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五

鄭注：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

孔疏：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棺車傾動。

纁披六

陳注：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轆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繡纁紐二玄紐。齊三采三貝黻，纁二畫，纁一皆戴。纁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陳注：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纁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喪大記

五

用五采羽作斐綬，纁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鄭注：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掄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綬，纁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掄綬，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綬當爲綬讀如冠斐之斐，蓋五采羽注於斐首也。

孔疏：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庚云兩邊而已，質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掄綬屬於池下爲振容，故云不振容也。

其池上掄絞則有也 畫荒者不爲斧而爲雲氣也

火三列敵三列素錦藉者與君同也 纁紐二玄

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

爲纁二爲玄也 齊三采者降黃黑也 三貝者又

降二也 蔽髮一畫髮二者降兩黼也 皆戴緩者

髮角不主但用五采羽作緩注髮兩角也 魚躍拂

池者無絞雉而有縣銅魚也 大夫戴前纁後玄者

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

披同用四也 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云以銅爲魚縣於池下者以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天

掄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掄絞故知

畫掄於絞綳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

草之動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

躍是鄉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

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

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

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 云緩當爲緩至髮

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

采其職掌復建緩故知緩五采羽注於髮首謂髮之

兩角諸侯則戴以圭

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一縹紐一齊三采一貝畫髮

三皆戴緩士戴前纁後縹一披用纁

陳注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掄搖翟也雉

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縹也畫翟於絞縹在池上戴當

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一用縹一披用

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

四披也

鄭注士則去魚

孔疏士帷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 一池者唯

一池在前也 掄絞者亦畫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天

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

池下 纁紐二縹紐二者又降玄用縹也猶用四連

四旁 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又降二行但

一行縹之耳 畫髮一皆戴緩者又降二蔽也池上

髮悉緩故云皆也 士戴前纁後縹者事異故重言

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

二戴用縹通兩邊爲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 一披

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

旁則亦四披也 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

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掄絞明大夫亦

掄絞但大夫不以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掄絞以爲魚陰而絞陽大夫偏君故奪其陽不尋其義一何疏妄之甚

郝解此記君大夫士柳車之飾卽今棺罩送葬者也形如屋盡飾爲觀美不使人惡其親也龍帷以帛畫龍爲簾帷三池前與左右三方皆織竹爲承雷狀猶樂有軒懸諸侯之制也振動也容飾也卽龍帷之下垂者振動爲容飾也荒考工記作曉織竹如鼈甲覆蓋其上外衣以黼也繡文黑白曰黼又畫半環如火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喪大記

手

形者三行畫兩已相背爲徽形者三行皆於荒上也褚帷屬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素錦白花絹以爲帷覆棺上後加荒荒重襲於外故曰偽荒猶言假髻義甲也鄭以偽作帷未然縹紐謂荒上以縹帛屈爲紐下綴於牆兩邊各三故六也齊謂荒頂中央圓起如臍以雜繒五采爲衣列行相次上綴以五貝也妻如扇而方兩角上起木爲骨文縹爲衣剪形爲圭形戴於兩角上爲飾也魚池下爲魚形懸之行則動搖如躍池上拂也縹戴謂以縹帛爲帶下繫棺束上穿荒紐以戴荒曰戴兩旁各三故六縹披亦以縹帛繫於

棺束兩旁外連紼引柩也柩行防陂側以此牽持之曰披皆諸侯之制大夫二池有左右無前後猶判也也不振容謂前無池但以繒屬左右池下蔽其前雜記云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是也解見雜記載綴翼角上以毛羽爲綬也戴前纁後玄左右其四披亦如之色數與戴同也士一池當柩前猶特懸也掄搖也絞縞通薄縞也垂柩前池下爲飾搖動也戴前纁後縹色與大夫異數與大夫同蓋荒帷非四戴不固若披則士比大夫殺二矣

君葬用輜四綵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綵二碑

禮記詳說

卷重五

喪大記

三

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綵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陳注此章二輜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輶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輶而設幃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輶豈葬不得用輶乎今讀大夫葬用輶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輶音春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綵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輶車雜記作輶字

鄭注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輶字或作輶是以又誤爲國輶車輶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綵行道曰引至塋將窆又曰

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塋無矣紼或爲率

孔疏此一節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紼之等君葬用輶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輶當用輅車用輶非也 紼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紼四碑 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 大夫葬用輶者言輶非亦當爲用輅也

二紼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塋之前後紼各穿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也 國亦當爲輅也二紼無碑者手縣下之 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爲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鄭引大夫廢輶此經云葬用輶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輶非也云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者謂經云君葬用輶大夫葬用輶此二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輅車明不以輶也必知非輶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如圖字相似因誤耳圖與輅聲相類輅則輶車

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僎車故知經云輶者非也輶國皆當爲輅云尊卑之差也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輅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紼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紼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塋將窆又曰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云引而云紼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三

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輶故遂師注云僎車柩路也行至塋乃設翼復載以龍輶是天子殯用龍輶至塋去僎車載以龍輶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輶葬則用輶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輶殯則不用輶葬時亦無輶也士則殯不用輶朝廟得用輶輶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輶輶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偁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紼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此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塋無矣

者以土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

郝解輶載柩之車制與常車異四輪迫地行狀如履謂之登車又謂國作團與輶同雜記云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是也紼懸柩下墻之索碑謂桓楹植二木加鹿盧以繞繩者解見檀弓君碑用二漆前後各一每一碑貫一紼羽葆茅俱見雜記下篇士無御棺但出廟時以大功布象葆施導柩出門在塗不用也按功布象葆施與今時制異且今用之塗非出門即止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諱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大記

蓋

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陳注三封字皆讀為窆謂下棺也疏曰下棺時將紼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紼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諱戒止其諱諱也以鼓封擊鼓為負引者縱舍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哭哭者自相止而已

鄭注封周禮作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棺弓曰公輪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

坎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威讀為緘凡柩車

及墳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墳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執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懸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成或為緘

孔疏此一節論尊卑下棺之制封當為窆窆謂下

棺下棺之時將紼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喪大記

蓋

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眾人無得諱諱以擊鼓為窆時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棺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

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他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絨者至塋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屨車之紼繫於柩之絨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塋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紼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則紼於塋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棺弓注云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紼前後用四紼其餘兩紼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棺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美

弓注云諸侯之紼不云前後重鹿盧則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用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用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其有旁之紼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紼無碑也是紼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注下棺又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懸棺

而下路則輶也故遂師注云至塋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輶是載以輶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兼路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爲絨繩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絨是束棺之物

郝解封謂下棺於塋以紼一頭繫棺一頭繞碑間鹿盧人去碑間稍遠其負紼聽鼓聲漸卻行而下故曰故碑負引引即紼也衡謂以大木橫塋上懸棺平持而下也咸絨通棺束也謂以紼繫其束而下也命毋譁以君命令眾勿譁靜聽鼓聲釋紼大夫不能止譁但命毋哭士無命惟哭者自相止貴賤之差也

禮記詳說

卷五

喪大記

美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陳注天子柏槨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鄭注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槨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

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

孔疏此一節明所用椁木不同 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

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 士

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 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

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

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

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

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美

頭之方天子長六尺故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

禮器天子五重八襲是也每一重棺一在下衡三在上故既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

郝解椁在棺外近土松壽於柏柏壽於雜木

棺之閒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陳注祝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闕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也

鄭注閒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孔疏此一節明棺椁之閒廣狹所容也 君容柩者

況如漆桶是諸侯棺椁閒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閒則

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摩滅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美

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柩 大夫窆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 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郝解古者棺椁之閒納明器其閒廣狹以貴賤爲等

祝樂器形如桶壺甒皆酒器壺大於甒

君之棺大夫不裏椁士不虞壺

陳注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鄭淺裏椁之物虞管之文未聞也

孔疏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

郝解裏棹猶裏棺謂文飾其棹裏也筐匡同謂棹內四方四隅也虞度也度其大小廣狹與棺相宜大夫不飾棹裏猶斲削方正恐臨時齟齬土亦不甚斲削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大記

卑

禮記詳說卷二百三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二百三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祭法第二十三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一

郝解祭法記古人祭祀之法其言大抵疏闊四代禘郊祖宗世系但準後世史冊所謂廟祫壇墠制亦幽

莽王宮夜明司命戶竈等神似秦漢方士口吻多後人附會非盡先王之禮也

纂訂此篇記虞周天子以下祭祀羣神之數然篇有禘郊祖廟及中間七廟壇墠七祀五祀之說多有可疑讀者正以諸經而闕其所不能通則善矣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注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嚳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

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難以緯書愈紛錯矣 劉氏曰虞夏殷周皆出黃帝黃帝之曾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子也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弟也按詩傳姜嫄生棄爲后稷簡狄生契爲司徒稷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公劉四世至大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爲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二

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之曾祖句芒嘗有功可以爲祖今既不祖之矣嘗禘禘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祖嚳而宗堯也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於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受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嘗禘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帝必以父以此宗子即爲宗祀明堂之宗故疑舜當宗嚳股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三

當如鄭注尙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當祖宗所親然餘皆治水而殛死有以死勤事之功非嘗禘比也故當爲祖但亦不當郊耳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祖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顓祖嚳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嚳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 今按以此章之宗爲宗其有德者自無可疑但殷有三宗不惟言宗湯則未能究其說也

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

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

孔疏此一節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郊嘗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 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祭法

四

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 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

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總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配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祭法

五

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置

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
晃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
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
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
必爲此釋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
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之迹生后稷大任夢
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
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
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

禮記詳說

卷三

祭法

六

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
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
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
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
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
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嚳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
何得有玄孫帝嚳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
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
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
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祖宗之言四則驗以帝嚳繼

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
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園丘卽郊
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圖丘則孝經
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歷序炎帝號
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
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
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
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軒轅是爲黃
帝產玄囂玄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

禮記詳說

卷三

祭法

七

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
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
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又顓
頊產繇繇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
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
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日其帝大暉其神句芒五
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
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

祖宗通言爾雅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九

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夏之郊用緜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顓頊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緜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饗與緜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卑於郊總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

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眾禮之殺也

張子曰夏郊緜以其祖也杞之郊禹者必繫時王之命不使郊緜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者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為禘尚云周人禘饗而郊稷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歲有五祭四時祭與禘至周則歲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禘也周既改夏祭為禘別為禘之禮周以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修禘祭於逐廟又致禘祖之祭於大廟然則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禘祭也禘謂之追享禘謂之朝享追享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九

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也於祭法不見祭饗而祭緜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庶人則不立廟緜則當為宗伯矣然貴為天子豈可不祭其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趙氏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饗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饗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

氏禘黃帝義同也郊繇者禹舜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具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嚳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大傳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呂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酌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回禘祫郊宗是也祫對禘之名無別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禘祫祫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十

禘祫烝春祭物薄故不禘禘禘祭一廟也春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羣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禘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於禘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大祖時禘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大祖配之如周稷出於嚳嚳即始祖之所自出之帝四代皆二然故禘從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大祖文王也禘之祭皆在下有大禘則無常禘常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傳謂三年一禘禘禘者若常禘則合於大祖大禘則合於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惟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十一

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魯繇皆有惡德虞不郊魯而夏郊繇繇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紂為夏祭而立祠以為春祭別出禘為大祭又有肆獻裸饋食之享肆獻裸饗禮也行於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者無樂凡非常之祀用饗禮食禮也皆取於此故周人禘祫開行於四時周官司尊彝云四時之也禘其祖之所出如追享先世之義朝饗食互用於非常或饗或食禘郊祖宗廟亦不變然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文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自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饗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魯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於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配之郊者卽配天於圜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由黃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后氏以其去黃帝之近故禘黃帝而黃帝乃爲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黃帝而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三

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其去帝嚳之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卽同一禘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禘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禘而宗舜殷周同以兵戈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舜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

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卽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三

郊嚳夏后氏郊禘殷人郊冥皆爲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爲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舜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卽大祖也而爲大祖者其廟不毀於

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園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爲祖後而卑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爲大祖而配天於園丘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示天道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其示天道故述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酉

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視堯之親者凡以爲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視禹之親者凡以爲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則因於夏而從其略周尙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宗世之遠近不可易故也且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是也周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者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則萬世不易也周之所祖者固嘗配帝矣及其世數

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立則萬世不毀也其名雖異

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則以世

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蓋虞夏殷所謂祖者廟之大祖也周之所謂祖者文王而

已則世之遠近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爲大祖故也周既祖文王也孝經乃言宗

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

江陵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

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辛

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爲之考實難矣案此經作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於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成以爲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

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

秦侯楊氏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備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元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六

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饗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爲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

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

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平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爲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爲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七

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人迹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蟠極蟠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堯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即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積用弗成

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大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尙德是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啓夏祚既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爲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六

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爲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受命之祖詩曰衍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爲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爲周之祖然武王之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爲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爲祖故武王爲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

武王之廟爲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夫子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更者疏以爲時王所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卽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法

七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按祭法歷述七代祀典綱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問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居於東門之外而展禽歷敘其事以救正之又稍易祭法本語而更之以纖淺輕弱之辭蹈襲傳會既不可信其後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闕妄纖蒲爲三不仁

以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知聖人之言無所苟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爲不仁不知不幾於誣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尤大者先言禘郊者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天其義類相近也後言祖宗者祖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宗又次之禘祖郊宗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祖宗四條國語又別立報之文並禘郊祖宗報爲五夫禘祠烝嘗無非報本追遠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遠之大者也禘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德之可報者則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之則於報之義何居夏殷周三代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其間令王功德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太王則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宣王能修文武之功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爲言也議禮典則以禘郊祖宗報爲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歎哉此說詳見郝解禘祭帝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祀天于郊曰郊以功德配天之祖配

之也祖始也一代成功所始也宗尊也百世子孫所共尊也此四者帝王之大祭虞夏殷周四代皆黃帝之裔虞夏去古尤近故二代皆禘之虞郊天配以馨馨堯之父虞自瞽瞍以上無受命者而舜受堯之天下宗堯自不得不郊堯之父也顓頊舜六世上祖黃帝孫繼黃帝有天下黃帝爲虞所自出而生顓頊則顓頊自當爲虞祖矣夏后氏之郊配以鯀鯀治水死克生聖子績成大功以有天下尊父配天是禹之志也夏與虞皆黃帝顓頊之後故祖與虞同宗禹者夏有天下禹始也殷周亦同出黃帝然不禘黃帝而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嚳者黃帝貌矣帝嚳妃簡狄感玄鳥生契姜嫄履帝武生棄殷祖契周祖棄則自不得不禘嚳矣殷郊配冥冥契之玄孫爲夏司空死於水其神爲玄冥功與鯀同夏推鯀配天故殷亦推玄冥配天也祖契宗湯者契始生商湯始有天下也周禘嚳后稷所自出也郊天配稷以教稼穡之功也祖文王爲始受命也宗武王爲始有天下也四禮惟郊配天而禘祖宗三者皆廟祭鄭以禘爲周禮園丘昊天祭郊爲分祀五帝如月令孟春祀蒼帝之類祖宗如孝經明堂配上帝與月令季秋大享帝之祭夫禘之名起於帝而郊

與圖丘何別爲兩明堂之祭何獨祖宗兼配馬昭張融已非之未足盡據也 洪荒厥初世系渺矣夫子刪書斷自唐虞詩至商頌僅爾况遠論黃帝顓頊帝嚳之際乎五帝見家語及大戴記家語夫子告季康子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帝以配五氣大戴記夫子告宰予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司馬遷因之作本紀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儒者多從之要皆揣摩爾據易傳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則堯舜以前伏羲以後帝者非一書斷自堯舜舉其可稽者耳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書所不載而記執有周一代以概四代之禮遽按洪荒以前諸帝系難矣考之本紀虞夏商周皆黃帝之裔黃帝三傳爲顓頊四傳爲帝嚳五傳爲帝堯似也然自黃帝至舜九傳堯爲黃帝五代孫舜爲黃帝九代孫何得當堯世而舜受禪乎禹契稷皆黃帝玄孫去黃帝皆五世堯與禹爲同高祖兄弟與契稷爲同父兄弟舜爲同族玄孫堯何以舍契稷兩弟而遙授不相及之舜乎由此推之史冊譌謬已甚計黃帝至舜必不止九世舜九世不可據堯禹之五世帝嚳之四世顓頊之三世愈不足信矣禹契稷三聖同事堯

舜禹十七傳凡四百五十八年至桀而契十四傳至湯是湯以前尙有脫漏也湯又二十八傳凡六百四十有四年至紂紂夏歷共四十五傳一千一百餘年矣而周自后稷至武王纔十六傳遂盡夏商代紂豈不謬哉商周至近而紕漏且如此况虞夏以前遠距顓頊帝嚳世儒欲按此論禮乎往牒悠邈若有若無詩書所無一切難信家語戴記後人攙補獨秦博士所稱五帝頗與易傳合而天地人三皇之說庶幾易道三五之義蓋洪荒之始文字未立祇可義理懸合三才初分五氣始運列聖繼天立極與天同體後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報本反始以天名聖以聖事天家語五帝論其世運易辭遺少昊顓頊言堯舜論其治功意各有指自不相遠大戴記之言五帝據今郊禘祖宗四禮所及者耳四代禮至周始備虞夏未可與周禮準也記據周禮擬四代豈誠四代已行之法與王肅馬昭張融諸子紛紛聚訟世代悠渺竟同占夢達者闕而弗論可也 新裁祭法四節言內祭外祭併內外祭因革之法總之祖宗天地羣神聖賢理所當祭者則因祭立法以與天下其暢報功之心亦公天下而不私之道也

本節禘祭推始祖所自出之帝郊則祭天於圜丘而以始祖配之也祖以報功宗以崇德此在七廟常制之外禘郊在祭上說別無廟故只以祭期言之祖宗在廟上說別有廟則隨常祭俱在各人功德上講文王本有德者而曰祖有功見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功者而曰宗有德見不但有功而已祖之宗之者立爲世室百世不遷者也此法所當隆者窮源也夫有功不報非仁報功無法非義故先王設爲祭法焉且以四代之祭言之以四時之常禮未足以盡追遠反始之意也於是爲禘郊之祭焉宗廟之常數未

禮記詳說

卷重下

祭法

音

足以極報功崇德之典也於是立祖宗之廟焉有虞氏祫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也夏后氏亦祫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也殷人則祫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若夫我周則何如哉謂演奕世之嗣者自嚳始也開八百之基者自稷始也是以五年一禘而禘嚳於太廟一歲一郊而推稷以配天此祭行而追遠反始之義隆矣謂周命維新而文王之功爲甚大世德作求而武王之德爲甚厚是以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延祖功於不替建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而崇宗德於不衰此廟立而崇德報功之典隆矣夫

禘郊祖宗之禮四代所同者反始之心同也禘郊祖宗之人四代所異者世次之序異也祭先祖之法如此

說約首節言四代禘郊祖宗乃內祭之法中二節言祭天地禮六宗徧羣神望山川乃外祭之法四節言因革以結上文祭法二字作一篇之目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虞夏殷三代郊與祖錯互可疑獨周之祭法所傳爲是文有三分有二之功至懿王時當禘則立文世室以祖其功武有執競維烈之德至孝王時當禘則立武世室以宗其德此皆百世不遷者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

祭法

音

纂訂此篇詳著祭而首舉四代禘郊祖宗之法以明之也祭法二字實綱領一篇蓋禮而無祭則無以報祖宗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親親尊尊之道故先王既制祭禮而又爲之法也其大者無過禘郊祖宗蓋先王既立宗廟則四時有常祭三年有大禘矣猶謂祀止始祖未足以盡追遠之義故五年一舉推始祖所自出之帝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猶謂祀止人鬼未足以盡尊敬之道故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曰郊天子七廟制已隆矣猶謂世遠當祧則祀止大禘未足以盡功德之報故祖有功

別立一祖世室以祀之宗有德別立一宗世室以祀之皆世世不遷此禘郊祖宗之所自起也以四代言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其禮也 注自殷以上世次莫詳經生用其師說推之如此故與國語不同今不敢定其爲何如但舜既殛鯀則鯀爲天下之罪人卽天之所殛也禹受天下於舜則不得以私其父而又升罪人以配天天其享乎此必無之事也讀此章者但識禘郊祖宗四祭之義

禮記詳說

卷重十六

祭法

王

則可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新旨祭法二字作冒通貫全章攷劉氏注祭法大紊但依經文解之

按鄭學駁雜所言祭禮多用緯書先儒已駁之矣今爲折衷之說禘非祭天乃祭始祖而推其所自出爲禘也郊是祭天而以祖一人配之祖宗皆廟祭祖功宗德百世不祧非以配明堂配五帝五神而祭也所言郊多可疑虞氏既以顓頊爲祖何不以其配配郊而以嚳配殷既祖契何不以其配配郊而以冥配鯀以罪殛死難以論功罪人何以配天唯周以后稷配

天有據 黃帝以後世系久遠大相懸殊其支派亦或失其眞漢儒所紀譌誤相沿求其至確難矣 又按虞氏宗堯夏后氏宜宗舜其云宗禹者禹之後人爲之也則郊鯀未必出禹意子孫傳久推崇其祖耳虞氏宗堯不言瞽瞍瞽瞍當別有廟但不在祖功宗德之例後世有匹夫崛起爲天子者卽推祖父宗配配天以親不以功德又當別論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陳注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卽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

禮記詳說

卷重十六

祭法

王

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卽方巨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

鄭注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管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疏此節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 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

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 瘞埋於秦折祭地也者謂瘞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秦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配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配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長樂陳氏曰秦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秦折北郊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三八

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秦折之爲坎言折則知秦壇之爲圓言秦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園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於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埋又周人尙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元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也以爲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辨積其其羊牲大人凡祭祀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未

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爲高以見折之爲深折爲方以見壇之爲圓圓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緒埋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圓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

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

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法

手

社案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元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又新說曰用騂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爲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說不同何也蓋祭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法

手

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掃地而祭焉其說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陽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爲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兩圭有即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嘗有瘞埋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玉以降天神以出地元學者之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地之常祀歲有二

則瘞埋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古之多玉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牷雲漢云圭璧既卒皆謂禮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明矣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之而五玉卒乃復也
鄭解燔柴積柴於壇加玉帛牲於上焚之使氣上升以祭天也瘞埋也埋玉帛牲於坎使物不通以祭地也泰者尊之之辭積土爲壇牲以象陽掘地爲坎牲以象陰折當作坎祭義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是也

小牛曰犢祭天地用之貴初也駢赤色周所尚也周禮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與此異

新裁此法所當簡者尚誠也 祭有燔柴於泰壇者此何祭哉蓋天秉陽而神在上燔柴而求諸陽所以報其資始之功也法有瘞埋於泰折者此何祭哉蓋地秉陰而神在下瘞埋以求諸陰所以報其資生之功也而所用之牲則同一駢犢而已色之用騂以昭代之所尚也牲必用犢一誠慤之可貴也其享上帝祀后土有如此

纂訂此二節言天地百神及天子諸侯之祭法也首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三

節祭天地此法所當簡者尚誠也次節水旱也以上禮六宗以下祀羣神此法所當備者酬功也燔柴兼牲玉瘞埋兼牲幣 用騂犢兼天地而言

合參兩節一章言天地外祭之法也通以周人之禮言 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丘增高而圜天象燔柴積柴於壇加牲玉於上燎之使上升折下而方地象瘞埋牲帛使下達此天地所異用騂犢者尚赤而貴誠也此天地所同

按鄭謂祭感生帝不可從 祭天地舊主分說陸氏主合說分說較明然亦非指定冬至圜丘夏至方丘

爲說 駢犢周所尚之色天地通用爲是觀駢且角山川其舍諸山川且用騂而祭地何不可用陰祀用黝當以陰祀小者言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陳注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這之周禮仲春書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坎以祭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三

寒壇以祭暑亡其地謂見削奪也 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楊子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則謂之幽宗焉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書曰禮於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百物之屬也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

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

鄭注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禴祈聲之誤也禴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禴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幽崇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崇之言營也雲崇亦謂水旱壇也雲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祭法

三

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

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

禴熟唯殺牲埋之也相近當爲禴祈禴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禴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崇崇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崇也雲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雲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祭亦

禮記詳說

卷重六

祭法

三

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雲崇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 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卽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

也 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 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地爲陰神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也秦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恆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所禱之禮非闕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爲所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三

祭法

三

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所禱之祭也必知所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所禱所爲故鄭皆以爲所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禳祈爲禱祈之所讀宗爲禱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

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云宗皆當爲禱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禱字相近故並讀爲禱也禱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徭之或曰爲闕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禱有營義故讀爲禱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寶沈臺駘爲崇子產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中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爲禱禱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

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美

說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張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榮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謂注相近爲禋祀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所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祀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

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爲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爲月令孟冬祈於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虛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爲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爲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元

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禮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樂所以祭水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山陰陸氏曰昭言明也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

祖迎孔叢子說王畿千里相日一寸故其壇謂之王
官星言幽故月言明

延平周氏日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
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
之雩者以祭旱爲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
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
四方百物之神若先蒿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
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地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
少牢以祭之也藏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

禮記詳說

卷重主

祭法

卑

其所欲以意度之藏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
求水旱之辭祭有去之意先王之待水旱人力已至
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爲雩祭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
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
能出雲爲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
敬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郝解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或云
卽虞書六宗其性皆少牢也泰昭謂泰壇泰坎之北
向南曰昭猶水北之謂陽也六宗之性皆埋於泰昭
六宗之祭皆近天地之坎壇也時言性寒暑言坎壇

互見也王宮日舍也日爲陽主故曰王夜明月光也

幽宗星之尊稱宗尊也星夜見曰幽雩禱雨之祭雩
吁也吁嗟而禱也四坎壇祭四方百物之神每各方
有坎有壇陽神祭於壇陰神祭於坎也山林川谷丘
陵山川之神怪物氛祲菑祥之氣皆是天子徧祭天
下山川諸侯於在境內者行之不在境內者不祭也
新裁水旱也以上禮六宗也宗之爲言尊也以下徧
羣神也講祭字當用報功意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莫
不有神以司於其間而春夏之物氣從地而升秋冬
之物氣從地而出故埋牲於此以祭時而庶幾誠達

禮記詳說

卷重主

祭法

卑

於下也坎壇雖分配寒暑祖迎不分屬一寒一暑品
彙生於其間而祖迎寒暑於坎壇者所以祭司寒司
暑之神以酬其生成之德也四坎壇二句注言百物
之神乃蜡祭之神也以諸方言故曰百神卽指山
林等神也以四望言之亦曰百此法所當徧者酬功
也 彼春夏而埋少牢於東南之泰昭秋冬而埋少
牢於西北之泰昭者以四時錯行而百物生司之有
神此祭四時之神矣仲春之晝送寒於坎迎暑於壇
仲秋之夜送暑於壇迎寒於坎蓋以寒暑相推而歲
功成主之有神也此其祭之矣日爲陽而爲君象於

曰王宮春朝朝日於王宮之壇者所以象其照臨之功也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秋暮夕月於夜明之坎者所以答其代明之功也星辰森列民所瞻仰而視日月之明則陰而小故設爲幽宗之地所以行祭星之禮也水旱非常皆欲其時而求雨之降則必有吁嗟之聲故立爲雩宗之地所以行祭水旱之禮也又有四坎壇之祭焉如乾坎艮震皆陽之位而主之以四壇巽離坤兌皆陰之位而主之以四坎蓋以四方之神幽贊天地而助成物品厥功大矣故求之於不一之方以索享夫不一之神耳至於山林川谷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聖

上陵蕭然而出雲噓而爲風潤而爲雨呈輝采以見怪物是皆曰神而爲化機之不測者也凡此所謂百神也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百神屬焉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境內之神而已

說約見怪物指財用上說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云云皆有潤物生財之功而爲神也

纂訂此祭六宗八蜡山川百神之祭法也 相近當

從王肅本正祖迎 相近者仲春之晝送寒於坎迎

暑於壇仲秋之夜送暑於壇迎寒於坎其禮若欲而頌擊土鼓之類一云寒暑無定位祭暑則相近於日

壇祭寒則相近於月坎是相近二字從本文讀也不如注 王宮壇之營域如宮也其禮若服玄端歌大呂之類祭月之坎曰夜明亦曰月壇其禮若用實柴薦大圭之類星壇曰幽宗星昏始見其禮若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祭水旱壇曰雩宗吁而求雨主祭旱言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其禮則已月龍見而雩上辛季辛大雩命黨正有事於雩塋之壇命女巫舞帔舞之類 百神即指山林等神也一云祭百神兼天地等神夫天地等神豈有在地不在地之異乎諸侯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

禮記詳說

卷重天

祭法

聖

何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亡其地注以地見創奪言一云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亦通

按坎壇祭四方連下爲一段不宜專指蜡祭見怪物以災祥之氣說爲是或專主祥光或以爲奇異之物屬財用說與風雨等不類 亡只作無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陳注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舊說五代始黃帝然未聞黃帝禘郊祖宗之制恐未然 方氏曰

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莫不受制於天地故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史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而已黃帝無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其庸可變乎

鄭注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聖

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五代並黃帝言不合

孔疏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

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曰黃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祖宗也除此禘郊祖宗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爲性命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爲形質之生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於天則無以爲命以兆乎其生也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聖

形也有氣也及其死則折落顛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爲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命則神完矣神完則其存也靜與未生同焉其沒也神與先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嘗有夫死折之謂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既死哉故曰五代之所變者謂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教化不及於五代則有死而與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內看鬼
字過深

郝解天地之閒人與鳥獸草木凡有生氣皆謂之命
惟物死謂折折絕也斷滅無靈也人最靈死則謂鬼
鬼歸也以死爲歸也此幽明之故生死之說古聖人
所以祭祀之道五帝不能易也至於顓頊帝嚳堯舜
禹湯武七代所更立禘郊祖宗此祭祀之法與世變
易者也若夫天地人物生死之理不可變也故祭法
不同其義一也

新茲不變也截上言命有相因之理下著行祭有因
革之殊曰命曰折曰鬼在祭祀之外作客意相形正

禮記詳說

卷重末

祭法

畢

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變耳七代之所更句是結
首節禘郊祖宗之意其餘不變句是結次節三節天
地羣神之意末句雖說不變亦屬變革邊看方得立
言之意 此法所當因者按實也 夫先王內外之
祭固各有其法矣豈無因革之異哉大凡人物之生
於天地閒者壽夭不同豐嗇異致皆是受制於天一
定而不可易者也不曰命乎其既死也在萬物則曰
折言其有所毀也在人則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是其
所命之名此唐虞夏殷周五代所不變者名當於事
之實故無事於變也若夫顓頊帝嚳以至唐虞三代

之所更立者爲祭人也或禘或郊或禘或郊不相襲也或
祖或宗殊世不相沿也何也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
立耳此外祀天祭地之法六宗羣神之典則萬世此
神明萬世此美報矣而況七代乎又況五代乎

纂訂常說雖用因革字立說只重一箇不變上禘郊
祖宗之人雖更而其制不變亦終歸於不變而已
按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如此命名有何關繫而言於
祭法之中上下不聯方言五代又言七代於上文不
甚貼合疑此必有脫誤姑隨常解之於意未嫌 下
文有數鬼字以此節爲起下其餘不變照廟祫壇墠

禮記詳說

卷重末

祭法

畢

似有關合五代七代當有一論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祭法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陳注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祫壇墀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七

祭法

一

鄭注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祫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設廟祫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者則以下所云是也

嚴陵方氏曰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

郝解有天下國家者必報本追遠無忘所自而天子為宗故分建國邑則立廟祫壇墀四等祭法以分尊卑為數之多少因世遠近為情之親疏

新裁祭之截上言先王分封以制祭下則制祭之有其等也王者為天下君使封建之典弗明則祭祀之典弗秩矣故外焉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焉制都

禮記詳說

卷百三十七

祭法

二

立邑以頒卿大夫士而封建之制定矣由是建廟立祫以行享嘗之祭設為壇墀以行禱祈之祭夫分封以制祭如此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為之定制可乎乃因死者之輕重以為親疏之數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而親親有其殺矣因生者之尊卑以為多少之數以七以五以三以二而尊賢有其等矣親疏定則內不混於所施之情多少定則外不紊於所宜之分先王制祭之法詳且密矣說約此承上言內祭之法不止禘郊祖宗已也又有廟祫壇墀之法首節作下四節之冒通節只重祭上

不可以尊尊親親平看封建雖不爲祭而設要知祭是封建後第一要緊事但稱其報情之舉不立定箇數目去節制他未免有溢於情與分者親疏以情言多少以分言皆在廟制上說親疏之數定則內不混於所施而天下之孝不衰多少之數定則外不紊於所宜而天下之分不亂外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置都立邑以賜百官廟祧以行享嘗壇墠以行祈禱親疏主生者多少主死者

纂訂此專爲祭而發分地二句乃設廟祧壇墠之張本要知祭爲封建後第一要緊事曰分建置立便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法

三

諸侯大夫適士庶士庶人自有等級之別其祭自有等級之殊廟祧壇墠親疏多寡之數有不得不然者注親親尊賢平對非是

按此節只要說出廟祧壇墠親疏多少之數以起下文耳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意輕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

陳注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

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爲壇除地曰墠也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祧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爲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遷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爲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爲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爲墠然此壇墠者必須有所禱之事則行此祭無所禱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法

四

止終不祭之也去壇則又遠矣雖有所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今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禘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其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第注此章謂禘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鄭注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壇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顯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陽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法

五

孔疏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一壇一壇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也起土爲壇除地爲壇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壇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先言之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

月月祭之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謂功德而留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六

祭法

六

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應有所禱於壇壇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所禱亦不得及唯禱祫乃出也張子曰夏殷有虞皆祭親廟而止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天子諸侯同以其欲異數故天子別立二祧祧必以新遷廟爲之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蓋夏殷以前太祖亦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禱及之至周則太祖常存當文武時

則以後稷爲太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爲太祖稷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若武王是其德可宗者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傳者言此周法蓋於古唯周有太祖天子七廟謂太祖與二祧四親七也此且以周家爲然凡廟須推始祖以爲太祖又須有一創業之主卽所謂祖也又須有一有功業致太平者所謂宗也其下則自高祖至禰爲四親廟也祖宗爲二祧與始祖三廟永不祧也四親廟親盡則祧則祧常存四親廟也雖然如此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勳業者亦當爲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七

爲創業之主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猶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不立爲宗也又如東漢既滅劉先主復立漢嗣後世安得不以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爲定數又如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上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

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祧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祧之干祧者不當祧而特祧之也孔注王制爲周制亦祖及之而不詳耳天子諸侯有月祭大夫以下但享嘗大夫祖考無廟祧雖壇祭亦止親盡則下遷若始祖當有廟則當有祭矣大夫二壇有禱乃祭若干祧高祖則於祖考之一壇而已去壇爲壇去壇爲鬼從廟數以至壇壇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者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壇之數則并台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八

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其饗之也既曰鬼饗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至百世之鬼也孝經所謂鬼者只以人死謂之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是也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卽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由王考等而上之以至於祖考雖有尊卑遠近之異然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至於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之王以業言太祖又父之父也故以太言之其生又謂之大父者以此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也故王考

之父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太祖也以其爲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日享以見秋嘗之爲食於秋日嘗以見春享之爲祀言春祠則以見夏之祠言秋嘗又以見冬之烝周官大宗伯四時之祭通謂之享而此止以春言之者享亦饗也以飲爲主而飲以養陽氣春爲陽中得享之正故也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

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大小不同要之不出於孝享而已說者以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九

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爲從兆者則以禮示之而兆者如孟子所謂爲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夫祧爲壇去壇爲墀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墀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壇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無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

德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不同

郝解天子七廟事父以上七世也累土曰壇除土曰墀七廟之外更立壇墀各一考廟父考廟考成也至父成也王考祖父王君也皇考曾祖皇大也顯考高祖最尊故顯明祖考始祖祖始也高曾祖父謂四親與始祖廟五此五廟天子每月一祭又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二廟皆五世以上親盡服絕謂二祧祧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十

超遠也又祧言挑去也祧廟無月祭止四時享嘗至六世以後死者無廟可容太祖既不可遷七廟又不可益故高祖之祖不得復在祧廟遷而去之壇以其廟隨昭穆主上升下祔新主也至於入世壇主又去壇之壇高祖之父又去祧之壇世世遞遷其壇墀之主國有所禱即壇墀祭之無禱則祭不及入世之後壇亦不在禱亦不祭爲無祀之鬼而已
新裁一壇截五廟二祧及壇墀鬼者即上設廟祧壇墀是也月祭享嘗禱者即上而祭之也此節以考廟等二祧作七廟雖記之誤然當照本文說不可如注

所云 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以疏故立為七廟而七廟之外立為壇墠各居其一焉曰考廟者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廟者言其天子父也曰皇考廟者非言其尊於祖乎曰顯考廟者非以明其為四廟之尊乎曰祖考廟者非以明其為七廟之始乎是高曾祖禰而恩當所厚始祖為尊而義獨宜隆每月而一祭之固其理也若五廟之外有遠廟則以奉遞遷之主有昭之祧有穆之祧非有二祧乎既為遠廟則不在月祭之列但於四時祭之而已故曰享嘗乃止若其祧之稍遠者不得於祧廟受祭而為壇以祭之其又遠者不得於壇上受祭而為墠以祭之所謂一壇一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所禱之事乃祭之無則不祭也若去墠則最遠矣雖有所禱亦不及之但泛然名之曰鬼而已是蓋因其世次之遠近以為祀典之疏數也

說約此承上末句而詳內祭之數因分其異也總見自天子至庶人廟祧之多寡壇墠之有無祭祀之疏數稱謂之遠近正所謂親疏多寡之數祭法之嚴密如此也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而二祧其東西夾室也今合二祧為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

誤矣且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貽升黜廟之文何用乎此條廟制與諸經不合

纂訂祧廟之制凡天子皆然不專指周則實指文武非也只當以藏遞遷之神言

按祧主當以祫祭時合祭為去祧去壇去墠之說似太恕郝京山依經文為解未見分曉 去墠曰鬼墠無可去只是亦不於壇祭之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曰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陳注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

孔疏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

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 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所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

郝解諸侯五廟有太祖四親無一祧父祖與曾祖月祭高祖太祖唯四時祭高祖去廟之壇壇為鬼纂訂此降於天子者顯考祖考無月祭且無二祧之設而其祭於壇壇者乃天子一祧之祖也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是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三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陳注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壇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壇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及也

孔疏大夫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 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 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所禱則為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為於此矣然壇輕於壇今二壇

無壇者為太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 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

郝解大夫則三廟二壇祭止四時及其曾祖而高祖太祖無廟有禱為壇去壇亦漸遷為鬼纂訂此降於諸侯者考與王考皇考無月祭顯考祖考無享嘗而六世祖以上盡為鬼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古

陳注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孔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 顯考無廟者顯當為皇皇考曾祖也會祖無廟也 有禱焉為壇祭之者曾祖既無廟若有所禱則為壇祭之一壇之設為於此也亦無禱乃止 去壇為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

郝解適士天子之士諸侯之上士也皆二廟一壇祭止四時及其父祖而曾祖無廟有禱為壇去壇亦漸

爲鬼

纂訂此降於大夫者享嘗不及皇考而顯考以上盡爲鬼也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陳注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禘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鄭注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去

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上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孔疏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禘共之又無壇也 曰考廟者爲父立之也 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 去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所禱則薦之於廟也

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

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之設爲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祫之唯禘祫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父昭子穆而有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去

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

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先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七

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

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亦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舟尊鬯是也有禘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禮祠於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災故皆令禱祠是也天子巡狩出則造乎禘歸則假於祖天子出征亦造乎禘又受命於祖皆有禱焉者也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閒祀雖毀廟之主皆合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大

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爲壇墠而祭之可知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以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夫左陽也陽主發生而其德則仁位宗廟於左則有生其親之意自有以致其仁故也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穆廟則修除以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黜陟以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

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武之功德則通矣

秦溪楊氏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九

高太無廟有二壇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却解官師一官之長諸侯之中下士也僅一廟祀其父並祖亦不得立廟但與祭耳再世以上祖卽爲鬼

矣

纂訂此降於適士者王考無廟而王考以上盡爲鬼也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考廟王考無廟但享於考廟而已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統於廟薦之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陳注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

孔疏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幾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既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十

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

却解庶士如府史之屬庶人在官者與不在官之庶人皆無廟親死爲鬼而已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廟無祧壇壇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爲祧則似世遠轉去太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墀露處絕其血食故鄭有祫乃祭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本意記謂有禱焉祭無禱乃止未及祫也然則祭法與王制其誰爲先王之舊乎人生有貴賤孝先之情本一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至於庶士庶人不幸不得爲大夫士

而親死即爲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

按注疏於爲鬼下皆補祭一層甚是不然大忍置矣

數爲鬼字與前人死曰鬼相照應虞夏商周所以更立禘郊祖宗也者不同而於廟祫壇墠祭其鬼者則不變也然細玩殊無義味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陳注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庫門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辛

之右侯社在藉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眾特置故曰置社 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而已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亦此之意

鄭注羣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

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

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

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眾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眾特置故曰置社

張子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 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辛

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祇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卽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

嚴陵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眾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以此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土示無諱農事

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

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曰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眾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重

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雒門之右而蘇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大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畢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

見於時而社稷土元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廬陵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元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祀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重

秦漢楊氏曰禮經天子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限界也故以祭社爲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元神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

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於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初解社義見郊特牲天子有天下曰羣姓諸侯有國曰百姓天子爲羣姓諸侯爲百姓報其土地生物之功皆立社大夫以下不得專有土故不立民社自與鄰里其神報賽曰置社謂爲眾所置也有功則置無功則廢耳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奉

新裁此又承上言外祭之法不止於天地日月之類也而王侯大夫士庶人立社立祀之法又如此見得羣姓未必知報王立爲祭法以教羣姓報之則羣姓之享其覆庇之利者益弘是王爲羣姓也且自立爲祭法以報之則己之受其福庇之益者愈昌是王自爲也此詳君臣立社爲人爲己而各有其名意天子主天下之土穀故爲天下羣姓立社於庫門內右蓋欲奠天下民居足天下民食非一家一國之比故曰大社若王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者社以王立不曰王社乎諸侯主一國之土穀故爲

百姓立社於公宮之右蓋欲奠一國民居足一國民食非特自享其有故曰國社若諸侯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公者社以侯立不曰侯社乎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眾特置所以奠眾人之居足眾人之食也不曰置社乎夫因分立社因社異名皆以神地之道也禮之所觀深矣

按胡氏駁方澤之說而楊氏非之此說從來聚訟久矣圖丘方澤分冬至夏至祭之僅見於周禮司樂餘皆不及終爲可疑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奉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陳注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其無所歸或爲人害故祀之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爲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注言殷

禮王制大夫祭五祀注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

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祭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靈主室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七

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 曰中霤者主室室神 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 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 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眾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七

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 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 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 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 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靈故爲三祀也 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眾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故言族厲 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

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 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閒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

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辛

祀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祀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山之義漢時人民雖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為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引春秋

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為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為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為厲

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司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辛

參見諸書及廟祔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社稷者土穀之神后土后稷古司土司穀之有功德者故以配之祭社則后土之功可以報矣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厲無後者也國祭無後者是亦一術也中霤恐是天窗漏明處詩所謂不愧屋漏是也蓋穴居之處亦必有以取明及其官室當深奧處仍有漏明之所爾雅指屋漏於東北隅不必盡爾禮浴於中霤蓋就其明也然則又不可以中庭謂之中霤五祀曰門曰行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於井反不祭井

嚴陵方氏曰周官以禋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卽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爲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爲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爲與爲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霤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門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三

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爲鬼在天道則爲卑在人道則爲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霤而立三祀適士於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

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三

長樂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句龍之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熙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

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醫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徒小祭祀其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魯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爲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

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平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祭法

三

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禴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注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處內而其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

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卽着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旣夕禮行禱於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祭法

一

慶源輔氏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使諸侯至庶人各以差次而祭之自爲立七祀則俱祭之諸侯爲國立五祀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次祭之自爲立五祀則俱祭之然則諸侯至士庶人雖皆曰立然非自立之也天子立之而後己立之耳前社亦然天子曰泰厲大夫曰族厲異其名者以其無形迹可辨故也司命亦無形迹而不異其名者命則一不容異也金華應氏曰禮大夫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此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意者立祀則爲之位不得盡兼祭禱則爲之禮無所不徧

郝解七祀謂人生居處服用事物莫不各有鬼神一司命主人命生死二中霤主堂室居處三國門主城郭四國行主道路五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及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厲害也鬼無所歸則爲害六戶主出入七竈主飲食此七祀天子至庶人各以兩降月令曲禮王制惟五祀主五氣大夫之祭也今增司命與厲爲七獨天子得祭王制近是新裁此王者舉羣祀無非爲民之意用各以其時各以其儀立說七祀乃司令之神或主報功或主祈禳皆切於民者故爲羣姓立七祀焉命主督察者文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祭法

一

四星也祀於季冬而用燎燎焉中醫主堂室者漏光明處也祀於季夏而先以心焉國門司啓閉者秋祀門而先肝也國行司往來者冬祀行而先腎也帝王無後者無所歸曰泰厲司過失王用太牢而祀於季冬司出入者戶也先乎脾而祀於春竈司飲食者也祭之於夏而先薦以肺焉此七者皆王爲羣姓立之也凡若此者不惟爲天下而立王亦得以自爲之矣說約此詳爲民立祀之制也以天子爲主下分諸侯大夫士三段爲民立七祀是祭月令之神而行報功祈禳之禮也此句且虛司令以下正詳七祀之實王

自爲立七祀輕帶說見不惟爲天下立而亦得自立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辨分也文昌第四星曰司命所以司人之生者中霤主堂室漏光明處國行司往來帝王無後曰泰厲司過失戶司出入竈司飲食也季冬祀司命於廚中季夏祀中霤於牖下秋祀國門於門左冬祀國行於轅上冬祀泰厲於北壇春祀戶於門西夏祀竈於竈陲

按司命當以司命星言爲有據舊說官中小神伺察人過殊荒唐厲者無祀鬼魂也以其能爲厲謂之厲通天下言謂之泰厲泰者大也厲不可謂司中之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三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陳注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

鄭注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東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疏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 王子謂王之庶

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嚴陵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

禮記詳說

卷五

祭法

三

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淆也

郝解下祭謂祭卑幼殤惟適祭庶不祭貴正統也諸侯三謂子孫曾孫也大夫二謂子孫也尊者澤遠卑者澤近

纂訂此祭殤之法也以尊祭卑曰下祭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德有厚薄則澤有近禮有隆殺故也

按王氏說是記禮者有缺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天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陳注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

孔疏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總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 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舜冥是也 以勞定國則祀之者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七

祭法

五

若禹是也 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

長樂劉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黃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遷過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爲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

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於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

勞瘁弼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升陟如呂望之鷹揚我武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如鴻水爲哉而后土氏能平五土如懷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濬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獫狁猾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皆俾大患弗克興焉新裁法施句要暗影下文說來是皆創新開始而發羣姓之顓蒙啓後承前而爲萬民之永賴惟其如此而功施到今故祀之有立法繼法二等人在災患雖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七

祭法

五

分天人後言先民之災則已在人也 妙處全在制字上功烈在先聖先賢度其功而報之全在聖王之制下所舉皆世間極大之功如居室倫理財用天文地利興革戰伐此皆旋乾轉坤事業 祭所以報功而聖王之制祭祀也豈無一定之典哉亦以先世聖人有開物成務以化民成俗而法施於民者是人雖往而法猶存也則祀之躬親天下之務至於以身殉事而不恤是謂以死勤事者則祀之身給社稷之役至於國勢奠安而不傾是謂以勞定國者則祀之菑出於天禦之最難而救民於憊惓之苦是天不能爲

之災也宜祀也患成於人捍之尤難而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人不能為之患也宜祀也夫功垂於後世而祭舉於今時聖王之必載在祀典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禘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

陳注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弃見舜典稷穀神也

孔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聖

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弃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弃故祀以為稷者謂農及弃皆祀之以配稷之神

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陳注左傳言其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孔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其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石林葉氏曰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句龍氏

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為之也故祀

后稷為稷祀句龍氏為社至於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

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

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句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句龍氏歟

新裁前節賢臣教民稼穡而祀以為稷神報其足民食之功後節賢臣能平水土而祀以為土神報其奠

民居之功祀稷兼農棄言謂自夏以前祀農為稷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聖

商以後祀棄為稷使天下後世無粒食之艱者皆農棄之所遺也故祀焉平九州者謂開墾土地使民得以安居非若禹之平水土也祀以為社則直以后土為社神矣此皆法施於民而祀之者

說約此二節著社稷肇祀之原以見法施於民之實也以足民食奠民居立說要知社稷自有神此特配之耳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

陳注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眾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孔疏嘗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

纂訂堯典首敬授人時本帝嚳來敬天勤民自有家法堯帝嚳之子也 此法施於民明天道者

新裁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序字只將推步言著眾者即愚民皆知也蓋氣候之早晚見於星辰農事之休作徵於氣候帝嚳以聰明之盡演推步之法以昏旦定天之星辰以星辰紀時之早晚曉示眾人使民占之知耕作斂藏之候時未至知其當休時既至知其當作天道正於上人事修於下法施於民之功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聖

大矣寧不載之祀典乎

按著明也即俗曉字義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陳注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

孔疏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

纂訂上二句是賞罰得其當勸懲之法可昭於天下下句是禪位得人勸懲之法可垂於後世總是示天

下至公意此法施於修國政者

按舊說賞均一意刑法一意今從陳注

舜勤眾事而野死

陳注巡狩而崩也 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

孔疏舜能勤眾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狩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眾事而野死

說約此以死勤事

新裁舜深有見於下民其咨為可憂而無見於崇高富貴為可樂故巡狩而野死蓋以天下之故殞其軀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聖

者也

按野死之說未詳大抵是死於外即書陟方而死也

鯀汭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

陳注鯀壅塞之也修者繼其事而改正之 石梁王氏曰祀禹非祀鯀也

孔疏鯀塞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

書云縣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愆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禹能修縣之功者謂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

新裁縣無功可修而曰修者記其事而改正其失也如疏九河滄濟潔云云以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其功成矣縣亦祀之者以其有九載之勞城郭之作也功績雖弗著亦無非爲主事而死者禹修縣功要切以勞定國意

纂訂鄭堊塞之也鴻卽洪也此祀禹非祀縣也縣方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畢

命圯族曰殛死則死以其辜曰鄭鴻水則其罪昭昭可見決無祀之之理

按孔疏失實舜典殛縣于羽山又將何以回護 此

二句連讀似只重在禹上而說者以前有郊縣之文

遂並稱縣誤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顯頊能修之

陳注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

其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孔疏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 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

賤分明得其所也 其財者謂山澤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贖也其如上帝故得祀之 顯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黃帝之法內解其財可用

新裁明民使民不惑利民民用也其財其上用也民心知物利之資已用則自然出之以其上用不可兩平看修是修補之修指未備者說黃帝之治天下出聖智之巧定百物之名使因民以究其用而民不惑於下因民以定其職而財可供於上然物類至繁難以開物成務之聖容有心思所未到者顯頊代作修其所未備而物利無遺補其所不及而民心益明則足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畢

已用以供上用者實有窮乎厚生之法施於民者不既遠乎不可以無祀也

纂訂黃帝正定百物之名於是使因名以究其用而

不惑於下因名以生其供而不匱於上然物類繁而

名初起容有遺而未名名而未當者顯頊以未當者

更之未名者增之於是民益明而財益供也此法施

於厚民生者 明民使民不惑於利用也財當屬上

說賦稅是也俱根正名來

按明民其財似當申看謂曉民其資百物以爲財用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陳注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

孔疏契為司徒而民成者契為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

纂訂此法施於正民德者

新裁契之為司徒也教人以倫勞來未己又匡直之轉翼未己又振德之蓋民性自有彝敘若為陶鑄而鎔範焉吾見百姓之不親者成其為親五品之不遜者成其為遜正德之法施於民者不既遠乎不可以無祀也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祭法

聖

冥勤其官而水死

陳注冥即玄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孔疏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

說約冥為水官之佐能勤治水之功而墊民以居故為以死勤事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陳注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代虐以寬

孔疏謂放桀於南巢也

新裁虐指夏桀之虐言寬治者克寬克仁省刑薄斂也寬治則虐除矣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陳注陳氏曰自農弁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繇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繇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

孔疏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以所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

新裁文治武功乃渾淪字樣謂文以文治而去民之菑武以武功而去民之菑非曰以文而致治以武而

禮記詳說

卷百七

祭法

果

成功也要知有文之文以開武故武王得成去菑之武功有武之武以繼文故文王得成去菑之文治人君欲綏太平則尚文治欲遏亂略則尚武功文武時紂之所施於民者皆民菑也問其孰為懷保孰為修和則文王以文治而去民之災焉者也問其孰陳我師孰揚我武則武王以武功而去民之災焉者也當其時商政日橫而九州猶輯寧如故紂惡既稔而四海幸永清不壞者非文武捍禦之所賜哉合而觀之自農桑以至文武其間聖君賢相相應而興者非一人矣要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或法施

於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勞定國或禦災捍患此皆有永賴之功無前之烈足以利及斯民者后王之崇祀也不亦宜乎

纂訂文王至民之災通作一句讀文王以文治去民之災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若作三句則兩以字無著落文王時天命人心尚在商故用文治如惠解懷保之類非以文致治耶武王時天命人心已去商故用武功如誓師牧野之類非以武成功耶去民災在除紂之暴虐上見此皆有功烈句注臚列甚詳總頂上數節文亦有時用武武亦有時用文此特各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畢

其重者言要見遇不一而心一意此皆有功烈於民只聖賢兩字盡之此字指農契等人功烈指殖百穀等事合觀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區區粗迹者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按去民之苗裔字正應前大災大患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注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鄭注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

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堯后稷名也其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著眾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苗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孔疏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祭法

辛

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春秋至祀也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

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按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爲后稷名也云其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者是漢律厯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皞夏其帝炎帝不載其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其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前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云著泉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厯星辰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至

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者蘇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圃曹圃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長樂陳氏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內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

終舜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眾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待事其末爲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蠲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

禮記詳說

卷重七

祭法

至

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逸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菑患爲有變故以禦天菑捍大患繼之后土則句龍也平與地平天成之平同后以言其能繼土事也與后稷謂之后同義星辰之運行固有先後自然之

序帝嘗則因其序以著之眾使知之而已賞均刑法者賞不均則止於微倖刑不法則及於無辜也鯀郭鴻水所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郭謂敵塞之也洪範所謂陸洪水是也殛之者以其九載績用弗成祀之者以其以死勤事黃帝正名百物則不昧於理故曰明民物有其名皆可取而用之故曰其財顯項能修之則以不廢黃帝之緒故也契為司徒而民成者司徒掌邦教教所以成民之性而已冥即玄冥也以其為水官故曰玄冥見月令解湯以寬治民即所謂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是也文武之所為雖異皆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法

聖

去民之菑而已以紂之暴非人之所能為也民所取財用者取物之財以為人之用也功烈也瞻仰也財用也皆以民言之者亦以民為國之本故也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稷言嘗言堯言舜言禹言黃帝言顓頊言契言冥言湯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為私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且其財也蓋古人取材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

菑菑甚於虐也書曰惟受罪浮於桀亦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為之漢而已

郝解冥獻曰祭尊奉曰祀祭言物祀言禮也法施於民謂立法則以施於民如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是也以死勤事謂勤勞民事而死如舜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如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如湯武是也厲山一云烈山即炎帝神農也其子名柱農農官也稷穀神也序星辰以著眾謂紀星辰序時候曉示眾民也賞均謂賞當功也刑法謂刑當罪也義終謂禪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法

聖

授得人也勤眾事謂巡守陟方也野死崩於蒼梧也障鴻水務堙塞也正名百物謂正百物之體制而名其實使民不惑也其財供百物為財用名正則取用供給皆得宜也司徒教民之官民成德也冥水官即玄冥契之六世孫日月星辰即前六宗也山林川谷丘陵即前百神也族類也此節申明前所以祭祀諸神之義

新裁非此不在祀典便見有限制而不泛之意纔見聖王制祭祀的制字夫祀者豈惟聖賢哉及夫日月星辰垂象著明使民有所瞻仰驗天時之早晚為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

祭義第二十四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性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義

一

郝解祭義者祭祀之義郊特性云祭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未有不如其義而能行禮者也

纂訂此篇以祭義為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言義也然不如冠昏等六篇之精密其中又以他事雜之蓋不專為祭祀作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愴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愴愴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賓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十七

祭法

重

不在祭法之內也

說約族字指聖人造化言言非此等類不可入祀典正反言以足上文之意

按此所記聖賢事功皆屬粗淺且語不雅馴當是戰國以後人所為非古禮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七終

陳注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祈夏禘秋嘗冬烝
注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禘秋嘗冬烝也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爲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
皆當讀爲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與
那詩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是殷周秋
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

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古
不可知也 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爲秋矣
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爲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
見之則霜露爲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義

二

所以送其往也

鄭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
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
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 非其寒之謂謂懷
愴及懷愴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
無秋字蓋脫爾 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
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閒孝子
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孔疏此一節總論祭祀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
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

設祭之意 合諸天道者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

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
制禮合於天道 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非
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懷愴之心
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懷愴者爲感時念親也 如將
見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懷愴之心焉意
想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懷
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懷愴之心下宜云非其燠之
謂今懷愴之心下如將見之則懷愴之心下亦宜云
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以秋是物去寒爲甚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義

三

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燠輕於寒故云
如將見之故不言燠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懷愴之
甚故先言之 案王制云春祈夏禘周禮天宗伯春
祠夏禘今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日祠此云
春禘爲夏殷禮者以郊特牲注禘當爲祠則此春禘
亦當爲祠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 云
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閒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閒也一祭比
於一年其事爲小故云小言之爲一祭之閒既不知
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

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鐘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未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已具郊特牲朱子曰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四

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延平周氏曰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爲可以合之於天道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般人有大禘則小禘爲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祠爲春祭之名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秋所以有嘗而履雨露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所以有禘

嚴陵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

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夫天道之大在陰陽春爲陽中我則禘於春秋爲陰中我則嘗於秋故能時不失乎數疏事不失乎煩怠心不失乎敬與忘也祭有四時凡以此爾以時對月則時不爲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爲遠然朔月有告者以於禮爲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祫者以於禮爲大而不嫌於疏也止言禘則以怵惕之心感於陽之中而適當之故也止言嘗則以悽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五

愴之心感於陰之中而適當之故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也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亦見郊特牲解

馬氏曰先王制祭祀要之不變不忘而已及其失中則黷之害於誠反有甚於忘故先言數而後言疏傳說之告高宗止以黷於祭祀爲戒蓋因時之弊而言之也夫君子之言有爲一人而言者有爲天下而言

者有爲常年而言者有爲來世而言者其爲天下來世而言者則與夫爲一人當年而言者爲詳矣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禮以盛爲備氣以中爲和故於時舉春秋而於祭舉禘嘗石林葉氏曰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疏數者天道也本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其情思也故酌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登春酌者順乎陽也故有樂吡陵慕容氏曰祭之義敬愛而已敬則慎其獨而不欺愛則存諸中而不忘不敬不愛雖備物盡禮詎於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六

祭也數而煩爲無敬也怠而忘爲無愛也愛敬忘於中動而僞爲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敬愛出於誠心非可以僞爲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通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爲故能盡祭之義雖天子之孝所以刑于四海者不過此也霜露既降雨澤既濡時至氣化懷怆怫鬱生於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爲之也情之感敬愛之深矣凡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陰陽雖鬼神之幽亦順陰陽以往來聖人明陰陽之理故能知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夫與陽偕來與陰偕往非特寒暑萬物然也鬼神亦從之諸者

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爲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爲主爲其迎來而樂也故有樂爲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聖人因春秋以深探陰陽之情而爲二端之報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來自老而死爲往亦有迎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延平黃氏曰雨澤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已死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七

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慶源輔氏曰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爲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疏天理人情之至也君子之於親也終身弗之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豈曰寒將至而後思之哉秋陰中萬物衰憊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悽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怵惕如將見其親也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

禮記詳說

卷百美

祭義

八

陽爲來而陰爲往

却解祭急數則不敬祭遺忘則不愛愛敬者祭之本天之道也故君子順天道爲春禘秋嘗秋而霜露既降萬物以歸君子感萬物之歸傷親之俱往悽愴而祭非徒爲霜露之寒也春而雨露既濡萬物俱生君子感萬物之生若親之偕來怵惕而祭非徒爲雨露之溫也故君子之祭驩欣愛樂以迎親之來悽愴哀慕以送親之往春禘則大合樂秋嘗則備禮而殺樂天道陽生陰殺孝子心愛而情戚也

新裁秋嘗截上推君子之祭不可疏數而當合諸天

道下原君子合天道以行祭之意 要知人子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實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道直至樂心哀心爲迎送之本纔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夫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啓實心故曰合道又云祭在於悽愴怵惕之真心有此心而不祭疏也未有此心而亦祭煩也有樂無樂稱此心而已 今夫祭以時行也時未至而屢祭謂之數祭不欲數何也祭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祭可數乎時已至而不祭謂之疏祭不

禮記詳說

卷百美

祭義

九

欲疏何也祭疏則忘於事忘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祭可疏乎是故君子之祭也不數不疏合於天時之變更春禘秋嘗是已蓋時乎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愴之心是心也非其寒之謂也萬物感陰以死思吾親與物而俱往如將失之矣時乎春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是心也非其溫之謂也蓋萬物感陽以生意吾親與物而俱來如將見之矣夫如將見之親之來也喜其來而樂以迎之如將失之親之往也悲其往而哀以送之惟樂故禘行於春而有樂以迎來焉惟哀故嘗行於秋而

無樂以送往焉則不失之數何有於不敬不失之疏何有於忘哉

說約君子合諸天道二句一節之大旨疏數二段發其故也霜露以下明其義也二不欲且虛下煩怠不敬正發不欲之意哀樂正怵惕懷愴之心所由達迎送便是禘嘗之禮了有樂正是樂無樂正是哀蓋心之感觸不同乃禘嘗所由起而樂之有無不同又禘嘗所由分然有樂無樂不重只寫一箇哀樂哀樂只寫一箇怵惕懷愴之心有是怵惕懷愴之心更何至不敬與忘之有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十

纂訂此明因時舉祭之義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義之深切者也故為此篇之首合諸天道二句是一綱領上數句起此二句下是此二句之實天道三月一小變為一時數疏者一未及三月而又祭一已過三月而不祭也霜露既降上脫秋字上面補如將失之以對如將見之下面來往字方有情懷愴悲慘之意怵惕驚恐之意兩開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祀考之魂氣亦隨之而來兩開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而往以上且說因時而動心未說到祭上樂以迎來正是禘哀以送往正

是嘗懷愴怵惕不可就當哀樂二字只歸重其送往迎來者合於天道之春秋而懷愴怵惕之心畢達自不至不敬與忘也

按合諸天道秋嘗春禘連讀正所以不數不疏也下明秋嘗春禘而推出樂迎哀送之義以見其嘗禘之為合天道也有樂無樂以證樂哀之意不重領字只作遇字看心典以當字代之謂當其時與地亦有味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士

陳注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羣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

鄭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麥

孔疏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羣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

程子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張子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唯當忌日宜如此

延平周氏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者以廟之內外言之也齊所以致一唯致一爲可以有見於祖宗嚴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主

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

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建安黃氏曰自此至終身非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

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懷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懃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非辱其親矣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主

樂不弔不御內不飲酒不茹葷之類五思卽齊也五其指祖考見其所爲齊卽見祖考也三日乃見積思成象詩云綴我思成是也先儒謂齊者心無所思方能與鬼神交若思其居處笑語反增無窮之悲恐不能交神非也恆人之心焉能無思思其所祭非朋從妄想哀與樂半記固已言之人心卽鬼神人心枯寂則鬼神銷亡何神明之及交齊者誠一耳非空空無思之謂也

新裁齊之日自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見所爲齊卽見其居處五者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

人子許多思索只得爲一箇見字 君子之祭也必先致齊三日於正寢之內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散齊致齊之事何如居處親之所安也笑語親之所形也志意親之所向也愛此事而樂愛此物而嗜亦親心之所不能無也當此散齊之日則於五者而致思焉由麤以及精有以想像乎平日矣自散齊之七日以至致齊之三日則精誠之極致凡親之居處笑語志意嗜樂昔與親而俱往者今則無形之中視若有形不有如見其所爲齊者乎夫齊而至於有所見則人子思之之心快然而無憾而祭之本得矣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古

纂訂致齊而百物皆備而心極精明也此時則就齊所居正寢內散齊以百物屬具而心尙有雜也此時則不就齊所散處中門外散齊本先於致齊此則順內外之序言也齊之日通致散而言先言居處而漸及所嗜由麤以逮精也居處身也笑語色言也志意心所向慕也人於事則有喜好於物則有愛欲五者皆謂祖考也由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謂祭之前一日也思之之篤則見其所爲居處等散齊之時非不思也但未至於精明而見耳
按致齊卽專心致志之致散齊謂齊而猶散處也故

有內外之分郝京山以內屬心說未是齊之日新裁以散齊言只當渾說致齊散齊皆思爲是齊三日則由散齊說到致齊見所爲齊者指人言卽謂親也不必限定上五件而上五件可包 程子張子所言地位高可不必拘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注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愾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圭

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

鄭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

孔疏此一節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像儼然見也詩云愛而不見見如見親之在神位也故論語云祭如在 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饌時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 出戶而聽愾然者謂祭此

人爲無尸之時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愴愴然也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 出戶謂薦設時也者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此鄭云闔戶若食閒見如正祭九飯之閒也而皇氏謂尸設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

張子曰優然見乎其位愴然聞乎其歎息齊之至則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祭義

未

祭之日自然如此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故此又言祭之日也優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戶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愴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愴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既愴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

孔子曰祭如在雖孔子之聖不過如此蓋誠之至則無餘事矣

馬氏曰入廟而升於堂則優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優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愴然言其氣

慶源輔氏曰優疑其與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可掉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別可射思者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祭義

七

郝解齊如見則祭日必見之矣優然恍也貌見於其位見祖考在神位也周還謂往來薦獻出戶出室中之尸祭設於室孝子自室戶出聞室中之聲肅然清靜意容聲容色聲音愴歎息也出戶乃聞鬼神不可即也

新裁此言正祭行禮之日隨在而有所感如此優然愴然皆指親言 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心內之形容非外面之景象也夫未祭之先吾之思既通於親故臨祭之日親之神自通於我方其薦毛血以告全於親自奉薦而入於廟室也則優然彷彿必見其在

於神位焉及奉俎以薦酌酒以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閒或自戶內而出也則肅然儼惕必聞其舉動容止之聲焉及其既出戶之時而傾耳以聽也儼然太息必聞其咨嗟咳嗽之聲焉此固見親之神著於外者如此然非思之精而見所為齊於未祭之先何以有是哉

纂訂儼然儼然固屬祖考說肅然亦在祖考上說注儼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入室則對神故以見言出戶則違神故皆以聞言儼然就是見位之狀肅然就是容貌之狀儼然就是歎聲之狀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大

按儼然儼然屬祖考肅然即屬主祭亦無妨古人文字不必十分整齊然俱作祖考於肅然亦說得去兩聲字不同容聲出於身猶云動作之聲歎息之聲由於氣 郝謂容色聲音則聞字該不了與注意背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養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陳注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敬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

鄭注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享猶祭也鄉也

孔疏此一節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 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 致敬則著者謂孝子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 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恆想見之不忘於心既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尤

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欺果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安得不敬乎孔子答子游之問孝言不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此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且養也享也或先或後各有時焉失其時則為辱矣或隆或殺各有度焉失其度則為辱矣故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

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慤言其誠存者亡之對
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
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君子無施
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是之謂
著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
祭祀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
接心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天身也者父母之遺
體也以己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己之心合乎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三

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
而未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
性而不可偽為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
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貳其為慎獨
也至矣

廣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
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
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
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
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

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
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
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一息不敬則絕於
理絕於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
辱也况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獲陷穽之中乎

馬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
者有在乎內也外焉聲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慤則
著著則有見乎外也

石林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三

享也弗辱身也止稱君子

講義不以生養死享異其心而其敬則同此所以為
君子之孝

郝解色聲心志皆指祖考不忘致愛致慤也致極盡
也慤誠篤也存即三者不忘於心也著即必見必聞
也親愛之極故常存而不舍堅慤之極故形著而可
見如此雖欲不敬不可得已終身弗辱恐辱親也終
身惟恐辱親則終身無不敬不但齊之日祭之日耳
新裁先王之孝亦主祭時說致愛二句截著存一時
事愛慤著祭時說愛有不忘追念意慤有專謹不渝

意總非兩心各就所指而言非存獨不本於敬而著獨不本於愛也觀上言存而曰不忘乎心下言著存而總曰不忘乎心可見總之只一箇心之向親也君子生則以下又推言所以敬享之心也 君子之祭豈惟入室入戶之際而後有所聞見哉是故先王之祭孝心常存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之時也親之聲不忘乎耳常若聽命之時也親之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頃也此則念親之心常存於中者如此然所以存者豈無故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愉愉其忠而極其愛焉則愛存而親以存自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三

爾不忘不絕而存之若是也所以著者豈無故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肅肅其敬而致其慤焉則慤著而親亦著自爾見形聞聲而著之若是也夫著存或忘於心雖欲勉強以爲恭敬之節不可得也今惟致心之慤而著之不忘乎心矣安有見親之著者而敢不敬乎惟致心之愛而存之不忘乎心矣安有見親之存者而敢不敬乎故入室出戶雖異所在耳目心思雖異所接而此敬自不能釋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之事親也既生則敬養矣今又死則敬享而如此乎致愛致慤焉是誠何心哉蓋思欲終吾之身一於

敬而不敢以辱親也此君子之祭所以必敬也

合參不忘乎心以上所以致愛則存也與前入室三項平對 此節又深一層見聞猶是倏忽恍惚事不忘不絕便時時在念矣

心典色聲心志嗜欲以親言目耳心以祭者言此三項亦以祭之日言著是有所見而著親見於外也存是無所見而存親存於心也愛慤俱以齊之心言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心也敬字兼愛慤言敬養二句接上敬字來進一步說終身弗辱則愛慤之至親無時而不著存於心矣 致愛二句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三

只宜會意講不必板板分貼

說約先王之孝提起下三句正詳其孝色聲心志嗜欲指親生前之事說不忘不絕比上入室出戶較密上言入室猶有時也此言不忘無時不存矣上言見聞猶有聞也此言聲色不忘乎已則彼此一混矣致愛以思慕之極言致慤以專謹之極言總是一敬存卽上不忘三句著卽上見乎其位三句著存就是不忘乎心非謂著存之外又欲其不忘也此句輕乃承上起下意曰愛慤曰著存曰敬俱一時事但愛慤比著存差先以心言也敬字兼愛慤言此思字要重

思到親身上去只是追慕惟思到自己身上纔是歸全的工夫此一思是五思張本 三節總見祭之始終一於敬致齊節未祭時事作一頭祭之日提起對齊時而言也入室節正祭之著乎親色不忘三句正祭之存乎親俱本齊時說來致愛四句是推其敬享之由末三句又表其敬享之心此章只重敬上齊不過敬中事也

按此節諸說不一予謂前節言齊次節言祭此節承上齊祭而推言其孝心總原於敬似覺明妥省葛藤講家多以不忘不絕三句屬存上節入戶三段屬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語

著殊覺牽扭不順予謂此節不忘不絕中有存亦有著故以致愛二句承上三句說下何必遽求之上節方爲著乎極致其愛而思見其色思聞其聲思得其嗜欲而其色其聲其嗜欲則存於吾心也極致其慤而誠中形外如見其色如聞其聲如得其嗜欲則未嘗不顯著也 舊說以存貼心志句以著貼色聲二句亦未妥只當合看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忘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陳注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非不

祥言非以死爲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鄭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 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 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語

管他事故不舉也

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散也皆言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欲其萃聚則非祭祀何以能之祭之義追遠反本此理之大者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

嚴陵方氏曰緣祥則止於又耆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忘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講義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者蓋三年者

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親終身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不及於己之私事

慶源輔氏曰忌日當以喪禮處之也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郝解忌日親亡之日不用不以此日舉他事也夫日猶言此日志極於思親不敢盡心於私事也

說約君子節亦承上文言豈唯思終身弗辱已哉又有終身之喪矣忌日不用以下即君子忌日追慕之深以見為終身之喪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祭義

民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盥君獻尸天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陳注臨尸不怍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敬可知矣奠盥設盥齊之奠也齊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

鄭注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上饗或為相色不和曰怍奠盥設盥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

人薦豆謂繹日也儻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醯勿勿猶勉勉也慈愛之貌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以饗帝為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

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為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焉

怍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君牽牲夫人奠盥者熊氏云此謂繹祭若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盥齊之尊君獻尸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祭義

毛

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王藻云廟中齊齊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延平周氏曰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蓋鄉之以至誠然後能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盥角之盥齊君獻尸而夫人薦朝事之豆一陰一陽之義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事死如事生也

嚴陵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

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則自幽而饗明焉饗與享一也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曰聖人有曰孝子何也曰先王者以言行之自古也曰君子者以言行之以德也曰聖人者以言有事天之道也曰孝子者以言有事親之行也其實亦互相備而已作者俯首作於人故生於人而作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焉自君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君牽之者以君能生是物故也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故也必能生之然後可殺必爲之主然後用獻君牽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天

牲而夫人奠盥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婦人惟酒食是議故也盥則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尸則象其德而事之者也故曰獻豆則制其器而饋之者也故曰薦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若夫人薦盥若薦諸皇尸若周獻豆亦可互言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言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爲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

是矣齊齊乎其敬者言敬足以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足以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其神之饗吾誠也

馬氏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饗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子盡人道者也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

禮記詳說

卷百六

祭義

天

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毗陵慕容氏曰聖盡人道也孝盡子道也唯盡人道爲能同於天唯盡子道爲能順於親所謂饗者非道與之俱莫能盡其至也天人一道也聖人曲盡心知至於知天故能與天爲一凡所爲凡所行莫不通於天則天其有不饗者乎父子天性也孝至矣則反其性之所本凡所爲凡所行莫不合於親非特生安之死亦饗之理無二致也是二者豈竭力從事盡禮備

物之所能致惟中心所鄉出於至性則無所不通也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
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
也

講義饗帝爲難而聖人能之以其誠也饗親亦難而
孝子能之亦以其誠也聖人之於天非饗之日然後
敬天也其誠心素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之
饗親當如此也勿勿盡心竭力之貌雖然此獨言國
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士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庶人亦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慶源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
能饗親鬼神之神其誠矣我以誠鄉則彼以誠饗矣
祭祀之物牲酒爲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
奠盂盎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爲主也夫人薦
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
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其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
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
相助也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濟盡
己則事無不順倫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

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而冀其饗也

山陰陸氏曰孝子臨尸而不作以尊臨卑以老事幼
自非真以爲親則宜有作客君牽牲夫人奠盂君獻
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釋祭誤也凡祭
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豈特釋祭而已卿大夫相君公
婦相夫人自相如此主從如彼亦言之法齊宗廟
事愉朝廷之事

新義享焉截上言仁孝之能饗天親而原其由於心
君牽牲至末正即孝子臨尸而不作也心之不作正
即心之鄉親此所以能饗親也 能饗帝事天如事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親也能饗親事親如事天也敬忠與欲皆是此念所
以爲不作 夫郊以祀天同也唯聖人則禮行於郊
而天神格廟以祀相同也唯孝子則禮行於廟而人
鬼饗此其故何哉吾知能饗帝者以我心之仁鄉乎
天而與天心一也能饗親者以我心之孝鄉乎親而
與親心一也唯心鄉乎帝心鄉乎親斯以己之心感
天親之心而稱能饗者必聖人與孝子也試即孝子
饗親之事言之彼臨事而作非鄉也孝子之饗親也
盡道於己而無歉於心未祭之先自反已不作矣迨
其臨尸而何作之有何言乎不作也愛敬之至足以

表其不作之衷也夫主祭者有君有夫人方迎牲時君牽牲夫人奠盥朝薦饋食時君獻尸夫人薦豆此則夫婦親其事矣助祭者有卿大夫命婦卿大夫相君而以外從外命婦相夫人而以內從內此則內外備其官矣斯時也爲君爲后者濟濟乎其敬極其敬親之心而有整肅之儀也愉愉乎其忠焉極其愛親之心而有和順之實也致此忠敬正欲極其精禮感格之神切切然冀親之饗此牲盥薦獻也夫是之謂能鄉乎親也此臨尸而不作者也況未臨尸之前又有所以不作於尸者在此孝子之能饗親而聖人饗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祭義

華

帝亦可見矣

說約唯字貫孝子二爲能字俱重饗帝饗親以感格言但此且虛饗者至能饗焉則言所以能饗之故饗者鄉也句輕是言饗之由於心鄉之然後能饗是承言能致其饗也臨尸不作一句極重臨者祖考與吾對面必愛敬兼至與他質證得過無一毫餘嫌此正是鄉親指平日未臨尸時言君牽牲以下正不作之實但君牽牲六句輕只言祭時齊齊三句方是所以不作而能饗親處齊齊致慈也愉愉致愛也未句絕上二句以所鄉言也只專就君夫人說方與孝子相

合不兼卿大夫命婦饗親如此饗帝可推 接臨尸不作當以祭時爲正意補平日一層在前

纂訂饗不難於我去饗神貴於神來饗我饗者句實實指聖人孝子心向天親說聖人孝子惟其心饗乎天親是以能饗天親也臨尸不作根平日來君牽牲句重君牽上盥猶滄也成而滄滄然蘆白色盥齊是也醴酒體也酒之一宿者滓汁相成而一體也卽醴齊醴卽盥齊相君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齊齊三句三平說主君夫人看有云凡在廟中者蓋廟中君夫人爲主而卿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祭義

畫

夫命婦相之也

心典以仁孝並舉實借聖人以形孝子以見仁孝無二理須側重孝子一邊冀獻等是禮之詳君卿大夫等是官之備齊齊整肅心無不一愉愉和順心無不盡勿勿猶勉勉卽忠敬之懇切處此三句專就君夫人說

接饗者鄉也還兼帝親言孝子以下方專說饗親一邊舊說不作以色不和爲作太淺當以心言臨尸不作猶云臨祭無愧也君牽牲四句相連一事以君獻尸與臨尸緝合相君相夫人是陪說其臨祭只是敬

忠以求親之饗何忤之有 末三句正見鄉之處鄉之則能致其饗矣自能不忤 郝京山以勿勿作恍惚不可從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祭義

書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撰

祭義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陳注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十一

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晝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詠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鄭注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 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孔疏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 言文王思

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 言文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 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 其文王與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文王之詩也者此幽

禮記詳說

卷三 重元

祭義

二

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釋祭之時祭既訖得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 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設釋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 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

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懼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况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毘陵慕容氏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君子所性不加不損死生同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

禮記詳說

卷三 重元

祭義

三

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而已又如見其心之所愛如欲承順其顏色則言思之深益至其精微也如見親之所愛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如欲色然如生事之色難也沒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夫人夜寐而晝覺爲不亂其形思不亂其官則與陰俱矣今也不寐至於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不絕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

祭之日樂與哀半孝子之饗親也喜怒哀樂不能自定既愉愉而樂矣復變而悽愴焉情不能自止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夫時十二而成日月十二而成歲陰陽相推一日之間猶一歲也而鬼神亦如之故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

慶源輔氏曰事死者如事生不以死生之異而貳其

禮記詳說

卷重九

祭義

四

誠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心與親一而不知夫生爲可羨也忌日必哀痛割如斷也稱諱如見親敬親之名也此古人所以制爲諱之禮也凡此者無所不用其至也盡己之謂忠而祭所以自盡也盡己之誠則其神著矣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之所愛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言己如欲得父母之顏色其義精矣非文王孰能與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也既祭之日既已饗而致其親之神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由是言之則祭之日樂與哀半誠於饗則

必來故必樂已至則必去故必哀

講義蓋欲色人情之真也其思如此非出於中心之誠者其能之乎古之人無非孝也何獨取於文王百聖一心舉文王則他聖人可知也饗之則樂已至則宜亦樂而哀之何也蓋已至則必去安得而不哀樂以親哀以親然則孝子之於親果何時而忘邪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事之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

禮記詳說

卷重九

祭義

五

送往要其終也

郝解文王孔子所謂聖人孝子也如不欲生卽勿勿恍惚之狀與神同幽也忌日必哀所謂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懼也祀之忠謂致愛致敬之心祭祀之實而薦獻爲疏節也如見親平生所愛之物卽如見親喜好之色此文王之孝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天將旦時二人父母也詩本謂宣王記者借以贊文王之孝也祭之明日既祭之次日既祭又不忘則祭日可知饗而致之謂未祭而齊以致其來也又從而思之謂既祭而懷以思其去也祭之日於其

來而樂於其去而哀故曰半也饗之必樂幸其能致也已至必哀恐其將去也卽上文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意

新裁文王與截上是正祭事親之誠詩云以下乃已祭思親之切其文王與以上是事死者如事生詩云以下是思死者如不欲生但其中要得分中之申意惟思之切故事之猶生也惟事之誠故思之益到也搜義亦主此說但不如此解之細膩妥帖惟孝子爲能饗親吾於文王見之矣蓋文王之廟祭也事親之死者則如事生祭如在也思親之死者則如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六

欲生哀痛之極也矣以言其事死如事生也親之忌日必悲哀不已廟中稱諱如見親之形容其祀之忠誠也想像之切如見親平日之所愛如有欲之之色然非文王其孰能與於此推此祀之誠也而思死之心有難以名言者矣詩有之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詩本詠宣王允懷文武之功烈此詩真足以詠文王者何也蓋文王之祭固念親之勤而祭之明日宜可以安寢矣然文王至於明發而猶不能成寐何哉蓋正祭之時既享親而致其來矣祭畢則不能不去此心豈能忽然也於是又從而思念不置庶幾其復入

焉此所以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卽詩之所謂明發不寐矣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卽詩之所謂有懷二人矣然則是詩也非文王之詩而何卽此觀之可見文王當祭之時自始至終其樂與哀相半焉蓋饗而致之是饗而必樂又從而思之是已至必哀豈非樂與哀半乎此文王之思死如不欲生者然也而孝子能饗親也於茲可想矣

纂訂此舉文王之祭以明孝子能饗親也其文王與以前都指正祭說是事親之誠以後是思親之切雖兼言正祭明日卻重在明日上從上文又進一步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七

文王之祭管下四句祀之忠也四句一氣說下就從上四句見出如見二句亦是祀之忠而列之在下者補上意之未盡也二云事死者四句在平日未祭言歸重到祀之忠也四句方就正祭日言觀本文首有文王之祭句則指平日說者不可從其文王與與字是不執定之辭文王之詩也虛喝起下三句方言其實要知引詩非以證上乃以啓下亦斷章取義耳致之思之二之字俱指親說祭之日大概說合正祭明日看猶言祭之時也此三句從致之思之上見出饗之必樂正應致之已至必哀正應思之此樂與哀

牛之實也

按舊講以事死二句作柱下分兩截申明之予覺其
太板纂訂只散說以祀之忠作主可從其文王與以
上言祭時如此總是祀之忠引詩以下言祭後之思
亦是忠之所及言忌日必哀忌日亦有祭也祀之
忠也也字連下至欲色然作一句其祀之忠如見親
所愛之物而爲之饗且如見其親欲食之色而饗墨
下兩如字實一意舊分如見如欲作兩項未是祭之
明日舊主釋祭近講只虛說饗而致之在明發之前
言其祭時既饗而致之至明發又從而思之致謂招

禮記詳說

卷五九

祭義

八

致之來也思謂祭後思也祭之日合祭日與明日在
內猶言每逢祭時也饗之必樂祭也已至必哀祭後
思也上節言敬言忠此節但言忠忠盡心也包敬
在內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設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
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
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
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矣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
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
夫何憊憊之有乎夫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陳注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慈

專謹貌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
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問蓋怪
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取盛之容也
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
言自修整也若及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
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
慤爲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
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
俎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

禮記詳說

卷五九

祭義

九

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向而致其濟濟漆
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
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
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

鄭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慈與趨趨言少
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
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
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
神明交之道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
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憊憊思念益深之時也言

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
恍惚之思念 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各有所
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孔疏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 慤謂質慤謂仲尼
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 其
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 子贛先聞夫
子說祭事威儀須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爲祭無濟
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爲子贛
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
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修正也 覆結上文言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十

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修正此乃賓客之事
及與也言孝子若作賓客之容何得神明之與交
言不得與神明交也 更覆結之云夫孝子何得濟
濟漆漆之有乎言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
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
文勢不便至注更具詳 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
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
反饋作及字至注更釋 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
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者進
饋之前與神明而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

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言於
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
夫何恍惚之有乎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贛問之若
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恍惚思念之有乎言無念親
之意也 一端猶一概也凡言語豈一概而已言不
可以一概所屬各異 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慤而趨
當孝子也濟濟漆漆當賓客也 云漆漆讀如朋友
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慤
慤語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修整也者凡修整之
人必自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修整云容以遠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十一

言非所以接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
近今既事容貌又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
親對孝子之辭或容爲客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
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
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
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謂以卿大夫從饋孰
始故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
獻爛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
既以血腥爲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於反
字於文爲煩定本又爲及字故皇氏云初祭尸入於

室後出在堂門戶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愬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愬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爲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蓋容以遠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既往薦腥而反饋孰也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大小得以各共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恍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恍惚之有乎恍惚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馬氏曰威儀飾而後可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既飾之稱漆可用以飾物故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飾其

威儀所以自修也故曰漆漆者容也反也威儀既飾所以遠於物故曰漆漆者容也遠也

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愬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石林葉氏曰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修容也故其進也愬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既備可以修容矣故濟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愬也漆漆者自反也非行而趨數也

濟反漆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反數不如方氏說理長

慶源輔氏曰愬謂誠實篤於誠者略於儀易曰有孚盈缶趨數唯恐不及不暇爲容也漆漆濟濟皆容儀然濟濟有自辨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反之別未反饋樂未成主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愬其行趨趨以數此易所謂盥而不薦苟子所謂大廟未入尸之次也至反饋樂成則禮數繁縟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段與子游誤認速朽速貧之義同然子貢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此所以爲善學

郝解嘗秋祭親親執事也。慤專謹貌。趨趨，促促，數舉足頻也。皆不修容之狀。所謂無濟濟漆漆者也。故子貢疑而問之。夫子告以濟濟，厭盛是容之遠而爲瞻望者也。漆漆，嚴密是容之斂而自反者也。容之遠與容之自反者，何與於神明之及交？孝子及神明交接，慌慌惚惚，遠忘其人，內忘其己。夫何濟濟漆漆之有？迨天堂事祭畢，尸反入室，薦熟奠饋，作樂既成，薦其薦牲體之俎，時乃序禮樂，備百官君子乃致濟濟漆漆之容而慌惚之交可漸舒矣。蓋方薦腥薦燭之始，貴誠尚質，重神道也。及反饋薦熟之後，人事始盛，故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此也。又主祭對越，故貴質助祭駿奔，故貴容。詩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此也。故言不可一端盡，各有所主，當猶主也。言不可一端盡，惟聖人之言爲然。道無偏主，教有兩端。聖人用中行，權無可無不可，兩端也。天地一陰一陽之道，亦兩端也。知道則知言，知言則知禮。新裁以數截，上是聖人祭盡誠慤下是因問而明其當誠不可同於昔日之言也。濟濟至自反也是解濟濟漆漆之義，容以遠至有乎是解己之行祭無濟濟漆漆之意，以應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一句反饋至。

有乎是解己之言祭有濟濟漆漆之故，以應子之言祭二句。交神在心，不在容言，容者非所以論主祭者之心也。所謂孝子爲能饗親者，吾又有徵於仲尼矣。昔者仲尼之行嘗祭也，奉所薦之物而進於尸，其身自執事而親也不敢自肆而極其專慤焉。其周旋進退而行也不暇爲容而促促以數焉，此皆一於誠敬不事威儀正事親之道也。子貢乃舉夫子所嘗言濟濟漆漆者爲問，蓋怪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曉之曰：濟濟而厭盛者，其爲容也；乃疏遠之容而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而專致者，其爲容也；乃自反之容而修飾於外者也。容以遠及容以自反，則容之疏者情不切外之修者敬必衰，皆與神明無與矣。夫何神明之及交？今我自祭固將交於神明者，而又何濟濟漆漆乎？蓋濟濟漆漆自有其時焉，初不在奉薦之際，自有其人焉，初不在主祭之人也。彼天子諸侯之祭，饋尸於堂，反而設饋而作樂，既成乃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以行反饋之禮，斯時也，神事畢而人事始矣。爲主人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賁有其儀，合聚助祭之百官，使旅賁有其人而旅賁遂行焉。於是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致其濟濟漆漆夫。

何有前此主祭慌惚交神之心乎既無慌惚交神之心夫何神明之及交乎夫人之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不能以一端拘要之各有主當於禮而已則我前所云濟濟漆漆者特主助祭者言之耳若主人之事親則宜慤而促數也子何以執一論耶

說約此即孔子之祭以明孝子能饗親趨趨以數分上是聖人祭不事威儀下因問而明其故也嘗字提起奉薦三句皆本此時說朝踐薦血腥饋食割牲肝皆親也而曰慤身之不事威儀也進而奉薦退而復位皆行也而趨趨以數行之不事威儀也自濟濟者

禮記詳說

卷百九

祭義

末

至漆漆之有是言已祭不可有濟濟漆漆反饋至慌惚之有是明助祭之有濟濟漆漆以見主祭之不可有末二句又曉子貢不可泥昔所言疑今所行也容也猶言其爲容不必添出眾盛之容專致之容遠亦只解箇疏遠不必添出非所以接親親也犯下夫何神明之及交了此且渾未可露助祭至下致其濟濟漆漆方說出反饋二句輕卽主祭之禮推判助祭上反饋自堂反室而設饋也薦薦俎正是設饋也此是祭時序其禮樂二句是行旅酬時此卻非正意只言其時耳各有所當言各有所宜非謂言之當也

纂訂既云奉薦而進又說其親也何孔子曾爲大夫豈無助祭之人奉薦而進是統言主祭助祭之人也親字作總懸字對下趨數二字皆以親字冠之濟濟者眾盛之容漆漆讀爲切切專致之貌注解兩容字作兩樣殊未安看來兩容也猶言其爲容也眾盛專致意入遠也自反也內譚纔是

按方氏進其親連讀似妥今從陳注進字爲句容也遠也言其爲容也乃遠也下倣此遠字諸說未明看來是濟濟人眾盛而去神位遠但作疏遠說無著郝謂遠而瞻望亦是添設字不如實指遠神位說蓋

禮記詳說

卷百九

祭義

七

遠則可徐近則宜促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是轉語趕下兩夫何語氣不斷言濟濟漆漆不可以交神明而交神明豈可以濟濟漆漆乎反饋是饋尸時事助祭者皆在故濟濟漆漆而不能慌惚交神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陳注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

鄭注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

孔疏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

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 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 言不可兼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

嚴陵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齊者心不苟虛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中其可以不虛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太

毘陵慕容氏曰祭事不一周官所謂牲事玉幣爵之事禋將之事宰夫凡禮事莫非事也其事眾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蚤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况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具物者蓋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其蕭茅芘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備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

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 郝解比時猶言至期謂當祭時也事不豫物不備臨時紛擾非虛中交神明之道

新裁事是所行之事物是所設之品事不可以易就故要虛物不可以缺用故要具虛中只是一誠治之即慮之具之也 此虛中就下節孝敬之心未祭則此心為至虛之心臨祭則此心就是至孝至敬之心先時無虛心臨時做不出孝敬之心 夫孝子者方其未祭之先必有當為之事而慮之不可以不豫也比其當祭之時必有陳設之物具之不可以不備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元

然事也物也可以不誠之中豫且備哉又必虛中以治之蓋心無餘事者慮事之原心無雜物者具物之本虛也者洗心退藏還其明璧不滓之體而事事物物胥此得其治者也不然本之不清且慮且具焉祇為瀆神之資耳奚以祭

說約二節首節截上言孝子慮事具物之誠下言祭盡其誠而結其為孝子也自其所修為者謂之事自其所具陳者謂之物豫先時而備也備取物皆足也所以不可不豫備者恐於正祭之日有以動吾志而不能盡其恍惚交神之誠也虛中不是此空空的喚

作虛中心中只有一箇孝敬便無他物便無他事而純一不雜孝敬之心至正虛中之極後面恍惚與神明交根虛中來

按比及也舊說先時與比字未切然意亦通虛中只是無雜念無雜念方能慮之豫備之周也

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其薦俎享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陳注洞洞屬屬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鄭注修設謂掃除及黜聖百官助主人進之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見其彷彿來

孔疏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之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孝子既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孝子以其思

念情深恍惚以與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言想見其親彷彿而來也

嚴陵方氏曰修則所以葺其舊設則所以飾其新曰修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則禮器所謂洞洞乎其敬也屬屬則禮器所謂屬屬乎其忠也如弗勝如弗勝是祭事也如將失之如將失其親而弗獲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曠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與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故以意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恍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也然則孝子之志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足之辭如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洞洞屬屬其

虛中之象乎宮室既修以下皆所謂豫也洞洞乎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乎言其誠之弗息也誠敬如此故自然如弗勝其祭事如將失其親意也孝敬之心至則誠矣恍惚謂若有若無無方無體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時也此其精誠之極故可以與神明交重言庶或饗之者蓋言孝子之心志切至如此也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郝解洞洞不雜也屬屬不閒也如弗勝惟恐墜也如將失若有求也論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新裁首三句提起下分兩股庶或饗之二句總承上奉承而進是朝踐之時薦其薦俎三句是饋食旅酬之時兩奉承而進相對志意三句與洞洞乎四句對志意即薦歲事之志意如春祈則論其恍惚之志意秋嘗則論其悽愴之志意也以其恍惚二句連上講其字即論志意而言也如弗勝如將失乃洞洞屬屬之狀當一氣看孝敬二字不平猶云孝子致敬之心

也攬義云只重孝子夫婦說勿以主祭助祭并言以上盡內外之誠疊說庶或饗之冀神明之格末句志字通捲上文來緊頂此句 夫孝子虛中以慮事具物如此由是宮室則既修矣牆屋則既設矣百官則既備矣事虛物具可以祭矣於是方朝踐時夫為祭主於外婦為祭主於內齋戒以積誠沐浴以潔體或奉承祭物以進之親也斯時也洞洞乎表裏如一屬屬乎誠實無偽即此洞洞屬屬之狀奉承之物本輕而易舉本未嘗失墜而如將弗勝如將失之此其至愛而孝至懇而敬之心可謂極至也與 不特此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至饋食時主人薦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序禮樂以致文備百官以任事奉承所薦之物進之親斯時也祝以孝告以論達我悽愴悽愴之志意以此恍惚志意以與神明交通夫盡內外之誠如此庶或神之來享云耳夫孝子祭時外焉事物毫無缺失內焉心志毫無愧怍惟冀臨時親來一享則庶或饗之非孝子之志而何

合參饗之以上言正祭而盡誠以格親也未句通結兩奉承而進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遵注為是孝敬句總上四句庶或二句總上二段

纂訂宮室既修衛承上虛中以治來此只重饋食不重旅酬上與前章與雖分主祭助祭者兩項然助祭之弗敬亦主祭之未至也故兼言助祭者其孝敬之心至句與孝子之志也俱結語

按上奉承而進之言其始自是主人下奉承而進之言其終是有助祭而主人仍主其事恍惚以與神明交自是主人豈謂助祭者乎 奉承而進之必有所執其心則洞洞屬屬而於所奉者如弗勝如將失之也形容其孝敬之心如此奉承而進之此時祝以孝告而其心恍惚與神明交矣兩席或饗之一屬上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五

屬下末言孝子之志正庶幾親之來享也孝子之志卽上文孝敬之心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陳注盡其慤而爲慤盡其信而爲信盡其敬而爲敬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閒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

鄭注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孔疏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

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包服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則是禮也 言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恆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

毘陵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內有其心而未充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旣其心皆非所以爲至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五

慤者性之至真全實而未毀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己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內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閒者皆是也

講義欲親之饗不在乎他唯在乎盡吾中心之誠耳盡吾心之慤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慤也盡吾心之信則凡見於事者無不信也盡吾心之敬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敬也盡吾心之禮則凡見於事者舉無過失也慤信敬禮雖若不同一於誠而已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祭所以自盡其誠敬也慤與前所謂仲尼親也慤之慤同慤與信皆誠也慤以其固言之信以其實言之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於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孝子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豈勉強頃刻之間哉其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和解盡其慤而慤四者極言無一毫不盡也慤以貌言謹也信以心言誠也敬言志也禮言物也或使之若親命使也

新裁進退以容貌言前言盡敬此又云者則是盡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圭

於心此著之於外也 要知孝子慤信敬禮之必盡者總是為祭而設則臨事之時豈有不必敬者哉下如親聽命使之不過形容必敬意孝子舉慤信敬禮之盡者俱發洩在進退之時所以必敬也又云孝子之祭不特內要盡心又外要盡禮不特心與禮當盡又要謹進退之儀 今夫孝子之祭自心之專謹而言謂之慤則念慮極其精專而懇懇乎不敢以少放焉自心之真實而言謂之信則念慮極其真純而慤慤乎不敢以或偽焉自心之慎畏而言謂之敬則主一無適而無一毫之雜念盡其敬而敬焉至於禮也

者備物於外以將其內又盡其禮而無所過焉不以美而沒也無所失焉不以菲而廢也夫內外交致其誠固有以盡祭之道矣然於承事而進待事而退也猶必切兢惕之念以致著存之誠即其敬心之所存殆如恍惚之間親聽父母之命若有教使己焉而承順之不遑矣孝子之祭如此

說約孝子之祭節極言孝子享親之誠也首句提起盡其慤三句內盡志盡其禮句外盡物進退以下致如在之誠

纂訂注盡字解作無一毫之不致其極則盡字當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圭

力字言盡其慤方謂之慤有一毫不盡處不謂之慤一說當就見成說如盡其慤而無一之不慤亦通盡其禮就物言如器用牲幣等件件中節不以美沒禮不以菲廢禮便是禮進退在祭時說如承事而進待事而退也

合參二盡字極其至意失猶殺也禮有常經不敢以私意為隆殺也

按慈信敬禮有慈信對言敬禮對言者有慈信敬並言而與禮對者當以禮對上三項為是四者無不極其盡而總之歸於一敬故云進退必敬可包上四者

在內如親聽命則或使之或字正形容如親聽命言
一進一退或有所使之而身親聽命不敢違也 過
失過謂過一邊失謂不及一邊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退而不愉疏也薦而
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加受命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
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陳注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
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天

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而退者既
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於是
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詘則身之屈而爲之
變焉故立而不詘固也進之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
親焉故進而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
享焉故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
無所忽焉故退立而不加受命敬也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
而忘本也

鄭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

和貌也薦之謂進熟也欲婉順統謂齊莊 固猶質
陋也而忘本而衍字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
之祭可知也者以下諸事是也 詘謂充詘形容歡
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
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
貌恭敬而顏色溫和 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
色婉順如欲得物然 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
將受命 祭畢已徹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
不離絕於面 言其固陋不知禮 言其與親疏遠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无

不相親附 言不愛親 言敖其親不恭敬 而衍
字忘本謂不思其親

黃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欲饗之也欲冀見其親
之容顏也故下文云薦而不欲不愛也乃爲人子孝
慕追慕之心見於形貌之謂也

馬氏曰以其莫爲者先定於內則或使於外者當可
知矣自孝子之祭可知也至不絕於面此所謂進退
必敬也進也薦也退立也徹也皆進退之節也敬以
詘敬以愉敬以欲其徹有敬齊之色皆敬之出乎信
慤者也

慶源輔氏曰可知也猶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之意必如是然後盡孝子之心合祭祀之禮此即所謂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也立以身言故曰訕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微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偽爲也

講義祭以敬爲主由敬心發於中故見於顏色者自然如此也強悲者雖哭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和非敬心之發雖勉強不能也故立則不訕進則不愉薦則不欲退立而不加受命已微而退則無敬齊之色其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失如此由其心之不敬也一敬則如彼一不敬則如此孰謂見於顏色者可以勉強爲哉

郝解孝子之祭可知謂其人果孝子其祭可知也立待事而立進從事而進退既進復退祭以敬爲本敬以訕不敢直也愉悅也欲欲其享也立不訕則抗直而不順進不愉則疏闊而不親薦不欲則徒食而不愛本謂敬齊之心祭之本也本不待祭而後有不畢祭而遂忘已微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忘本也

新裁首句截其立之至祭也是自始至終一於敬而爲孝子有本之祭孝子之祭句正與首句相應可入

心字講中間敬以訕等不必添入心字立而不訕以下是反言之也無本而祭所以失之固與疏等正以心言 孝子之心盡在祭上訕愉欲如將敬齊這都是孝子之心下孝子之祭也祭子竟以心字代之孝子之祭也觀其祭而可以知其心也方其朝薦饋食之未行時則待事而立也則敬以訕焉而致其罄折之容朝薦饋食之方行時則從事而進也則敬以愉焉而逞其怡悅之色朝踐薦血腥饋食薦熟食時其奉物而薦也則敬以欲焉而切切乎欲親之克享也駿奔之餘暫退而立也如將受命儼乎教使之是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承也合烹之後已微而退也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肅乎餘敬之未忘也此則孝心結於中故敬容形於外非內有孝子之心而祭不能如是也觀其祭不可以知其心乎若立不訕是徑情自遂而不能委曲以通其變固也進而不愉是儼恪自處而不能承順以事其親疏也薦而不欲則無孝享之心而情意乖違惡在其爲愛也退立而不加受命則無順聽之心而意氣驕情是不免於敖也已微而退無敬齊之色是節文不能以終遂善終不能以如始而其心爲忘本矣如是而祭則外雖有交神之迹而內實無及交之心

祭之道胥失之矣夫祭之有得有失皆由於心如此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

說約孝子之祭可知節上言觀祭可知孝子之心下詳言以見之首句提起只就得一邊說其立之至祭也此孝子之祭其心可知立而不訕以下舉其失以見得也可知是即祭之敬可知心之孝

纂訂訕愉等五者都指容色說然訕愉欲又加箇敬字敬雖屬心就在訕愉欲上見得不可判然作內外看固與疏以心言與上敬相反上言孝子之祭則下皆不得爲孝可知未言失之則上文得之可知此互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相發之意

按以祭字起以祭字收一正一反言之孝子之祭可知提起其立之也至不絕於面正是可知處故爭云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以下與上句句相反失祭之道則不成孝子之祭矣 祭以敬爲本退無敬齊之色是忘本忘便有始無終非以始爲本或以孝爲本

覺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注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鄭注和氣謂立而訕 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疏如執玉如奉盈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成人之道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三

者言嚴威儼恪祇是既冠成人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嚴則貌有所儼威則外爲可畏恪則內爲有辨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事親之道也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也夫爲人子者髮必髡髦衣必青純居必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爲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爲大夫而車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毘陵慕容氏曰此言孝子之事親根於至性由中而漸達於外也君子所性本於仁仁人心也首善莫如仁則仁者心之端善之首則孝子之所本本於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講義愛親之心深動於其心則發於氣也必和氣和而色愉色愉而容婉表裏之符不期而然曰必有者

以其自然而非勉強也

郝解凡祭不患不敬患無深愛之心蓋嚴威儼恪可以偽爲惟深愛之心不可襲取中心深愛則氣自和氣和則色自愉色愉則容自婉所謂立必誦進必愉皆不期然而然矣執玉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皆深愛之容和愉婉順孝子所以事親也嚴威儼恪成人所以臨下也故深愛者祭祀之本也

新裁深愛四句相因說溫厚優柔曰和忻喜歡愛曰愉周旋委曲曰婉三者皆以深愛實有深愛則一時俱有矣三必有者乃遞下之辭如執玉二句是狀其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祭義

西

敬洞洞屬屬帶下說如弗勝二句總發執奉之狀原

無所奉執只假形容其敬愛心發於外可得而見故直曰有敬心存於中不可得而見只得將物比擬而但曰如也舊以敬愛立說愚見以白文內止有愛字無敬字况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也可見前面只重愛字今夫人子之於親也有愛道焉使愛有未深徒愛已耳惟夫天性之情結於中而不可解則愛可謂深矣心有深愛則氣之宣於口者不期和而自和無乖忤也既有和氣則色之見於面者不期愉而自愉無忿戾也既有愉色則容之動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祭義

三

於身者不期婉而自婉無抗拒也深愛之所發如此愛之深吾見雖無所執也而常若執玉雖無所奉也而常若奉盈洞洞乎表裏如一也屬屬乎真實無偽也若有所舉而弗之勝也若將有物而惟恐失墜也愛心之所存如此孰非深愛之所形哉事親之道當如是矣若夫嚴威儼恪愛不深而徒假敬以自飭非所以事親也乃成人修飭威儀之道也孝子不如是矣

說約以前通言祭祀此言事生之禮此節以深愛爲主三必有深愛之發而爲和也四如字深愛之存而

爲敬也正是愛之深處若一味嚴威儼格其愛不深豈所以事親哉

按此節失之截上因深愛而形爲敬便是孝子下言不本於愛而但嚴威儼格則不足爲孝 以上說重敬字此節補出愛在敬前以見敬生於愛之意嚴威儼格成人之道不可說壞 嚴威儼格四字孔疏解不甚分曉予謂四字作兩路看嚴威儼肅而有威與狎褻反儼格儼然而格恭與情慢反不本於愛而爲嚴威儼格恐涉勉強故與孝子之道不合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五

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陳注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天子至尊內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致以長幼齒之故所尊者惟

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無迹德純實有方蓋以人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故曰近之矣 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人之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之大全也然曰有德則亦違道不遠矣此德之所以近道也

鄭注言治國有家道 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孔疏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答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 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五

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己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 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 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林葉氏曰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爲天下貴而爵所有出故貴貴以其近

君老非己親而事親欲其壽老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己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己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子必有父霸有一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者本於此而已矣

毘陵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因其性不能因其性民不可得而順也不能順乎民天下不可得而定也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自上世以來未有能外此者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爲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五者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

也有德者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謂之良貴人爵謂之達尊二者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爲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己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爲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義也則孝所以爲仁弟所以爲義王者之事以仁爲心霸者之事以義爲行仁主愛愛則親親則不敢

故曰必有父義主敬敬主遜遜則不敢處其先

故曰必有兄推是心也而推於其所爲其於王霸也何有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孝弟本仁義而始之也王霸推仁義而行之也至孝可以王而王者之道不止於親親故曰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而霸者之事不止於敬長故曰近乎霸王與霸本仁義而爲之仁與義本乎孝弟而達之先王之教所因者本故曰因而弗改

嚴陵方氏曰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故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爲之序也貴必在上者也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爲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大小爲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卑

以德行仁者王則霸非無仁也特未若王之仁爲至爾夫孝仁也弟亦仁也孝足以盡事親之道故近乎王弟止於從兄而已故近乎霸孝經言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則天子未嘗無兄矣又以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爲諸侯之孝則諸侯未嘗無父矣此止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

弟之教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于四海矣故曰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延平周氏曰道出而爲德由德以入道道則聖也德則賢也故曰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有德之與貴貴二者不可偏廢也然貴有時而屈於德故貴有德所以先之也

延平黃氏曰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聖

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

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傾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疆其所無因其有以導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講義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孝弟之道爲先堯舜者不過此爾况王與霸乎以天子諸侯而有尊有先則天下之有父兄者宜如何哉蓋二者非勉強難行之事特人性之自然者爾先王之教非有他術因人性之自然而無所改易所以領天下國家而人從之用此道爾以至孝爲近乎王至弟爲近乎霸天

禮記詳說

卷重无

祭義

聖

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非以其有優劣也互見云爾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言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

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郝解道者大虛自然之理德者人心全體之實道渾無迹德據有方故曰德近道也至孝近乎王仁愛之量無所不包也至弟近乎霸退讓之節無所不勝也天子之尊能伸於昆弟而不敢蔽其父諸侯之貴能伸於臣民而不敢先其兄此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同所以能統領乎天下國家也又引孔子之言明之

禮記詳說

卷重无

祭義

聖

至弟近霸此非達禮者之言小白殺子糾攘齊重耳謀夷吾奪晉夫霸焉知弟春秋一書仲尼罪五霸而作自孟子後鮮有識此義者孝弟一心安可分王霸也

新裁近於子截上言王政之要有五而因原五者之所由貴下則言此五者之中尤以孝弟爲先而先王因此以致治也首句提起貴有德五句列其目定天下著其效貴有德何爲也五段指所尚五者治道有其由是故至孝一句獨揭孝弟爲人道所同先王之教二句所以先王因立教統民此又於五者中歸重

於孝弟意治道有五獨重孝弟者何蓋孝弟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能盡孝弟則仁義在我凡貴德貴貴慈幼皆可兼舉此正王道施爲緩急之序也定者人各得所而世道昇平之謂亦只在百姓貴德貴貴與孝與弟不倍上看至大可貴曰道但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箇渾全無迹者人曰有德則行此道有得於心渾全者純實無迹者有方雖未與道爲一而得其一事一節皆可名之要知違道不遠欲貴道自不得不貴德矣愛親孝也廣親之愛以敬老方爲至孝蓋愛及天下之老斯滿能孝之量也敬兄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祭義

闕

弟也廣兄之敬以敬長方爲至弟蓋敬及天下之弟斯滿能弟之量也王霸以功業言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仁愛親同一惻怛之心霸者以禮序其國至弟以禮序其長同一順序之舉故曰近以終有家國與天下之別也其實不重王霸只要引出必有父兄意必有父兄又不重天子諸侯即天子諸侯尚有父兄見天下人不待言意教者教以孝弟也因者因孝弟爲人心之同而自不能別立一道意領者統領倡率使咸趨於孝弟也曰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教言也通節治字定字教字領字要明末教字與首治字應

末領字與前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也領之斯足以定之矣 昔先王有天下所治雖多而所治者則有五五者何致敬盡禮以貴有德忠信重祿以貴貴致膳存告以貴老立敬惟長以敬長撫摩鞠育以慈幼行此五者則賢才爵位並見尊用齒讓慈愛交相流行人各止其所而天下平天下所以定矣然先王必尙此五者何也蓋天下莫不貴者道道渾全無迹德純實有方而近於道故貴之也天下莫不尊者君貴者左右親比而近於君故貴之也貴老者以老近於親而親以及親得無貴乎敬長者以長近於兄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祭義

聖

兄以及兄得無貴乎慈幼者以幼近於子而子以及子得無貴乎夫先王所貴五者各有所爲矣有要焉亦先之孝弟而已是故仁以事親孝也爲孝近於親而廣其愛以及人之老則孝至矣雖未盡王者事然王者以德行仁不過廣此愛耳不近於王乎義以從兄弟也爲長近於兄又推其敬以及人之長則弟至矣雖未盡霸者事然霸者以禮明義不過順此序而已不近於霸乎夫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則雖以天子諸侯之尊貴必以孝事父以弟事兄况自天子諸侯以下者乎即是而知親長爲天下之大倫孝弟爲人

心之同理故先王立教化人惟以孝弟相因不改蓋孝不變則教亦不變弟不易則教亦不易正以率領天下國家之人莫不親其親長其長而同歸於孝弟中也爲治者循此以教則王霸之業可成而治安之效亦臻豈非平天下之要道乎

說約王字指天子所行之道言伯字指諸侯所行之道言非五伯之伯亦非不好字面近王以心言近伯以理言

心典此詳先王致治之常道而因揭其要也近於子也分定天下以上言爲治之道在此五者近於子以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畢

上言五者之所以可貴申明上段事至孝以下獨言孝弟爲人心之所同起到先王之教三句見治道有五而孝弟爲尤重也孝卽前貴老弟卽前敬長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能盡孝弟則凡貴德貴貴慈幼皆可兼舉矣此施爲緩急之序也治在定先定則治矣定與治正相應

按此節泛言治天下之道有五因列五者之用次申五者之由而末歸重於孝弟二者孝卽從貴老轉出弟卽從敬長轉出而其餘三者可該近王近霸語自是不純當是戰國以後人語爾講家曲爲回護終覺

理有未瑩蓋天子豈無兄豈不肖弟諸侯豈無父豈不當孝不知當時記禮者何以如此分貼必有父必有兄下補出人人皆有父兄皆有孝弟之性方好接先王之教因而弗改領者統領治定皆在其中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畢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

祭義

牟陽再觀祖輯撰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陳注此言愛敬二道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

祭義

一

鄭注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 尊長出教令者

孔疏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答子貢之問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今謂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 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 己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 言起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 己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 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

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貴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馬氏曰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固皆天子之事也愛所以爲仁敬所以爲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

祭義

二

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始乎愛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敬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教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顛仆其善本而已則存乎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也相親之謂睦不悖

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不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親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而已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則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合

毘陵慕容氏曰愛敬之道非可家至戶曉所因者本則從之也輕聽且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良能不慮之良知人皆有之所謂本也聖人能自我達之天下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所謂立也

慶源輔氏曰貴猶崇尚也錯與推而放之四海而準之意同

新裁此節孝順當在君上講注中愛敬盡於句什經文孝以二句注中德教加於二句什經文錯諸二句孝順即是愛敬盡字即立字之謂愛敬即是德教百姓即天下之民也立愛立敬猶是用愛敬之始孝順之道尚未實體得到至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此道方盡注愛敬盡於事親敬長句當玩唯體得盡所以

措諸天下而即行實有親貴用命民心知貴之然尙未大行直至無所不行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的景象人君立愛立敬的工夫方完或分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股看則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要作國人身上看了與注愛敬盡於事親敬長而德教句不合不可從夫孝弟之教先王必因之以領天下國家者何也亦以愛敬之化神耳爲君者欲斯民之睦不遠求之民也以倡率之機始於吾親立愛自親始而所以教民敦睦之行者即在此矣欲斯民之順不遠責之民也以倡率之機始於吾長立敬自長始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四

所以教民恭順之道者即在此矣惟教以慈睦則民興孝而貴有親教以恭順則民興弟而貴用命愛親敬長人心所同然而興仁興讓隨施而輒效矣由此觀之人君特患愛敬之弗立耳誠能孝以服事而愛盡於親順以聽命而敬盡於長豈獨行於一人之親長乎舉而措諸天下即德教也至愛所孚民皆相率以用愛天下無不貴親之民至敬所通民咸相率以用敬天下無不用命之民矣安有梗化而不行者乎吾謂愛敬自親長而教順即此而在者耳

說約立愛節承上言孝弟爲同然之理在貴用命分

首四句虛論立教之本在孝第二教字皆指上人言君只是盡其愛敬何嘗教民而教民之理即在此也立如立極之立中四句言感應之理見孝弟爲同然之理所以上行下效有必然之應也二始字要體貼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立愛必自親始云云直至孝以事親順以聽命無所不行人君立愛立敬工夫始完

纂訂此見孝弟爲愛民之本也用命以上是虛論理下乃實著立教者說親長君之父兄也立如立極之立即盡也自字當從字看教民睦順主上人言未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上

說到民之從教上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上止言睦而下文添出箇慈字睦則恩慈故又曰慈睦貴猶重也言以親爲重事而不敢輕忽也不止己親凡有服之親皆知有此也用命不止己兄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此四句又覆申上四句決其機之如此

心典教以慈睦即教民睦教以敬長即教民順貴有親貴用命方主化民說然猶未及之天下也孝以事親二句指君言在立愛四句上見出述上文以起下文末二句指盡乎民言在貴有親二句上推出謂盡

乎民而無不貴有親貴用命也

按此節三疊語氣易混大抵上二層虛言其理末一層實言其教立如立標準之立人君立愛從己之親始便是教民以睦之道也人君立敬從己之長始便是教民以順之道也睦即貼愛親說順即指順長說不必推開中一層承上言教以慈睦而民即貴有親各愛其親矣教以敬長而民即貴於用長之命矣睦又加慈字亦只是一愛字即謂教以愛親也慈睦亦不必推開說人君果能孝以事親則愛立矣順以聽長之命則敬立矣措之天下之民貴有親貴用命無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本

不通行矣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陳注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鄭注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疏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嚴陵方氏曰古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序從執事進退必虔

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新裁上節郊祭之敬下節廟祭之敬上敬之至在人己交敬上見下敬之至在君臣交敬上見然猶歸重君身上爲是 從吉禮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於躬親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 郊之祭下要補出人君自致其敬意故能感人如此喪者不哭二句要重看纂訂郊之祭也天子致敬於天也於其時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人無不肅無違令者爲郊重也非天子之至敬乎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七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胙膋乃退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陳注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爲昭子爲穆穆答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故云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紉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也鸞刀胙膋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胙膋畢而暫退也燭祭腥湯中所

燭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燭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極至也

鄭注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爲豫 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胙膋血與腸閒脂也燭祭祭腥祭燭肉腥肉也湯肉曰燭燭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脂熟也

孔疏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穆謂子姓答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 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 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紉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八

碑中君從此待之也 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 用鸞刀割牲體以取血及腸閒脂血以供薦而骨以供炙肝及熟蕭也 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胙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 燭謂燭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胙膋之後以俎載燭肉腥肉而祭也 燭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 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 案說文及字林云胙血祭膋是牛腸閒脂

也是脾爲血骨爲腸間脂也云燭祭祭腥祭燭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燭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燭肉也腥肉也祭燭肉卽經之燭祭也云腥肉卽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燭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燭肉則禮運云熟其敝也此先云燭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燭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熟敝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煮肉令熟故郊特牲云一獻熟是燭與熟又別也云燭祭祭腥或云合祭腥泄腥熟也者謂燭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腥熟六字者故云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義

九

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答君可謂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爲昭子爲穆故曰穆必以穆言之者以有事於宗廟故也答君者對君而牽牲也答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則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尙耳則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軀者正此之意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刲者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胙膋將

以染蕭而燂之也燂則向乎熟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子列皆穆也春秋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假令閔公牽牲僖公在列卽穆矣言鸞刀以刲取胙膋蒙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則鸞刀以刲卿大夫也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從早矣至鸞刀以刲取胙膋燂祭祭腥然後退所謂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取胙膋燂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胙膋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義

十

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燂燎羶蕭見以蕭光正言羶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刲言牲割言孰刲臣之事割君之事燂祭祭腥而退不言祭燂燂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自饋熟而後雖敬非其至也易曰觀盥而不薦則誠不在灌獻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誠不在朝踐夫言豈一端也顧所主意如何爾

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尙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刲取胙膋以合

殯藏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也祭燭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賈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葬碑取縣繩絳暫時之閒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士

郝解此謂宗廟之祭穆謂子姓父昭子穆答對也君親牽牲入子姓對君共牽也序從以次從行也麗繫也碑在堂下庭中牲入以繩繫牲於碑孔祖將有事解衣露臂也毛牛取牛毛告純也尙耳取耳邊毛貴神聽也鸞刀有鈴之刀封猶割也脾血也膾腸閒脂爛以湯燐肉腥生肉也祭猶薦也退謂告純告殺薦腥薦燭每行一節竟退立也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簪於庭非清廟嚴肅遠庖廚之義未可行也新裁此節專主廟筮言中間分牽牲繫牲暫退終退四事敬之至也句總上四項來故注中皆專主君說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士

不必兼助祭者人君當廟祭之日方牲之未殺也君必迎牲於廟門之外而親牽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君共牽示咸有事也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序從備告神之用也及入廟門麗牲于碑而納牲詔於庭之禮行矣及殺牲之時必薦毛血也卿大夫則袒衣取牲耳毛以告全焉燐燎之時必用脾骨也君執鸞刀而封取脾骨焉是則殺牲既備臭陽以達有以逮夫早朝所行之事而報氣之禮無不舉矣於是人君乃暫退而立於阼階之閒焉以待夫堂事之行也祭必熟其牲也則有湯燭之祭薄於味

而近於臭也祭必腥其俎也則有生肉之祭全乎臭而遠於味也斯則備物致享臭味兩全有以盡饋食所行之事而報魄之禮無不盡矣於是人君乃終退而立廟門之外焉禮畢而後敢出也夫自牽牲而麗牲也自暫退而終退也竭情盡愼身親其事而不以爲勞愼終如始而不繼以倦不曰敬之至乎交神之道無所加於此矣

纂訂穆君之世子也君爲昭則穆答若君穆則昭答可知答對也對君共牽也序從卿大夫佐幣士奉芻各以次序從牲後不言士者省文也碑在廟之中庭

此迎牲時事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此殺牲時事解刀解見禮器脾解見郊特牲乃退謂薦血毛脾解畢而君與臣暫退也燭祭腥祭是饋食時事此時亦有助祭者但未及耳祭先腥後燭此先云燭便文耳燭腥之禮畢則禮終而遂退矣凡此皆主祭者致其誠故助祭者謹其禮故曰敬之至也

按舊講分牽牲繫牲暫退終退四事不如分三事覺明自牽牲至麗碑迎牲時事也卿大夫至乃退殺牲時也燭祭至而退薦牲時也未句總收 穆答君語可疑孔疏直言穆者文不備則穆字宜渾作昭穆看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祭義

主

為是不然何以定其父為昭子為穆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陳注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以報天而日以主神制禮之意深遠矣 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

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

鄭注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孔疏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 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 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眾神雖是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祭義

古

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眾神之主也 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 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

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於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嚴陵方氏曰必於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閒以朝及闇故也先儒謂終日有事是矣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尙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入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至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山陰陸氏曰以朝及闇終此一日正言祭日以此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主

言及闇則非不得已也若無有司跛倚之事

延平周氏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郝解天爲元陽之統大而無爲日爲諸陽之宗故祭天以日爲主先儒謂如君燕主以大夫王嫁女主以諸侯之義有主必有配如考之有妣也闇暗通陽暘通夏后氏大事以昏色尙黑故用闇殷人以日中尙白故用陽周人以日出尙赤故自朝及闇日朝出昏入色皆赤也殷夏禮簡故以夜以日中周禮煩故自朝至暮

新裁上是郊祭之義三代所同下是郊祭之時三代

所異郊祭是酬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祀可比主日配月平主日者將日倣箇天裏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於尊者意有主必有配故配日以月也天尊無爲不可直瀆惟日爲陽尊而代天主事月爲陰尊而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在天皆爲至大故以之爲主爲配也蓋此正是祭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也此見郊祀之寓意深遠矣下言歷代祭天之時各因所尙之色有異夏尙黑故祭於日沒而黑之時殷尙白故祭於日中而白之時周尙赤故祭或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末

初出則赤之朝或日將落則赤之闇也

纂訂祭時天爲一壇其日月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爲眾神之主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以朝及闇當謂及日將出未出之時舊謂自朝及闇恐不應至竟日之久卽或朝或闇恐不應無一定之時郊而言祭日主日故也一云陽謂質明時祭日謂祭之日也殊有理

說約曰初出則赤及闇者日將落亦赤也按及闇必有誤豈有祭天而及闇之理

按郊自是報天而於配享羣神之中又以日月爲尊

故主日配月舊講謂主日配天正是祭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殊爲倒置下文祭日仍以郊天之時爲說非專謂祭日月也以朝及闇諸家不一說當以終日說爲安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陳注始終相巡止是終始往來周回不息之義不必讀爲治也 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七

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出於人爲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曰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嘉典於東曰寅

賓出日於西曰寅饒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鄭注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端正 巡讀如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大

漢之治謂更相從道

孔疏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 端正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曰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

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交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陰謂夜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月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五

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以日月交相依巡是陰陽和會故致天下之和也

長樂劉氏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者此謂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也春朝而後日向長夜向短則晝夜差而幽明別矣秋夕而後陽消而下陰長而上則寒暑分而上下制矣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此謂

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也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於坎西以象其所生東為主故曰內西為賓故曰外日南至矣由此而行北陸陽從之以長陰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修夜由之以短矣長則進於地上消則入於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日月之行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運之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於天月十有二周於天而日乃一周於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於其次則謂之合朔十有二朔而歲功成焉故朔也者月周天之終而日合月之始也日月以敘會合於上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陰陽以敘消長於下而四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於日陰氣則主於月天為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之和

毘陵慕容氏曰前言日月合祭兼獨言祭日故此又明分祭之禮所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日晝乎晝月晝乎夜則日月以晝夜而分幽明日以陽為尊上道也月以陰為卑下道也則日月以陰陽而定上下壇出乎上而明坎出乎下而幽祭以類而求焉故可得而禮矣凡有形有氣類同則相應自然之理也繼燧用而水火可取氣之所感也壇坎用而日月可

祭形之所召也聖人以此知幽明之故而通乎陰陽之道也幽明以理見故先幽而後明上下以位言故上先而下後由小大言之必先日而後月也凡出者爲外入者爲內陽以生出爲功爲主乎外陰以入藏爲事爲主乎內東者陽之所也萬物於是出焉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是爲外也西者陰之所也萬物於是入焉榮者反本斂者就實是爲內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說言乎兌兌西方也則出而動爲外入而息爲內東謂之暘谷西謂之昧谷則暘者爲外昧者爲內北雖爲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內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圭

雖爲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別內外也東南爲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爲純西北爲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爲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也又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日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長樂陳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凡配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因郊禘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禘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圭

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立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端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

寔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帝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纁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郝解壇形高而圓象陽以祭日坎形方而深象陰以祭月祭法云天泰壇地泰坎亦此意日主晝爲明月主夜爲幽道本別也壇高爲上坎深爲下人爲之制也日壇在東月坎在西東方發生其位爲外西方收斂其位爲內別內外之分以正東西之位蓋日東出故位東月西生故位西日且出於天地之東月明生於輪郭之西日出於東則入於西月生於西則死於東互見也日有出入而成晝夜月有生死而成晦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五

日爲陽月爲陰往來消息則生長短終始相禪循環不息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致天下之和者皆日月之功郊所以大其報也 祭莫大郊天而七政次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祭法王宮夜明幽宗與四時寒暑水旱同序則是祭日月與郊異也日月用少牢郊用犢今云郊主日配月則是同壇也又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或壇或坎是日月又不同處也故注疏謂日月有合祭郊是也有分祭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而秋分夕月不見於經記言難盡合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五

新裁此因上郊祭主日配月遂言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禮月生於西截合言之上詳日月份祭之義下原日月當祭之由析言之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而設壇坎之義幽明以理言在隱顯見上下以勢言在高深見於東四句明設壇坎於東西之義內外以氣言在動出靜入見位以位次言在陽中陰中見中則得位也別制端三字要明日出二句又申壇東坎西之義大注皆言日月小注卻說陰陽蓋日秉陽精月秉陰精凡陽皆明皆上皆外凡陰皆幽皆下皆內故下文只云陰陽也長短在饒乏上說陰陽之長短往來

周迴不息此便見二氣之和了天地之和單指化工賦形邊說所謂氣形不乖百物皆化是已致是日月所致總之陰陽相濟之效也未見用祭報恩意 宇宙間和氣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真和光景豈是生物纒和 先王制祭有禮必有義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蓋日月之爲陰陽也有幽明上下之殊壇顯象陽之明坎隱象陰之幽所以別陰陽之幽明壇高象陽

之上坎深象陰之下所以制陰陽之上下祭日之壇必於東方祭月之坎必於西方何也蓋日月之爲陰陽也有外內正位之等日東象陽之動出於外也月西象陰之靜還於內也所以別陰陽之內外東爲陽中日東正陽位也西爲陰中月西正陰位也所以端陰陽之位序然日何爲祭於東之壇也以日出於天地之東故也月何爲祭於西之坎也以月生於輪郭之西故也然所以必祭日月者何也蓋日秉陽精陽道常饒其運行也健而長月秉陰精陰道常乏其運行也遲而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循環無端由是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氣相調而太和之景已充滿於宇宙之間舒慘不忒而順氣之流先播蕩於四序之表豈非物生之本哉而所以致是則日月相濟之功焉先王得不設壇坎分東西以報之哉

說約此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禮壇顯象日之明坎隱象月之幽壇象陽之上坎象陰之下也別幽明制上下平講釋於壇於坎之義東爲震動之方主發生而在外西爲凝寂之方主收斂而在內故日東象陽之動而出於外月西象陰之靜而還於內也陽始於東北而終於東南東乃陽之中陰始於西南而終於

西北西乃陰之中故日東正陽位月西正陰位也別外內端其位平講釋於東於西之義月亦出於東而其明則自西而生故不日出而日生生於西方者每月初三之夕月西方而生明也輪郭是天地之周圍月生明於輪郭之內而稍近西與日之東出達在天邊地外者不同此二句又復明祭必於東西之義以足上文非有兩層陰陽以下言所以祭之故也長短以對待言分之也相巡以流行言合之也陰陽之長短往來周迴不息便是二氣之和致是日月所致字宙間和氣全是日月之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心典別幽明二句明祭日月而設壇坎之義此四句總言祭之異其地別外內二句明設壇坎於東西之義此四句總言祭之異其方日出二句又申明所以壇東坎西之義末三句言日月之功見所以當祭也纂訂始終相巡巡字如巡行之巡如環之循是謂相巡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致和句一云不可以運氣賦形並說蓋相巡已是陰陽之氣和矣只以賦形一邊言之所謂變合生成四時和而萬物育也亦有理按此明日月分祭之義與上不同壇明而上坎幽而下以象日月之幽明上下也日東月西端其東西之

位易說以別外內類離分曉外內當以出入取義且出於東則在地外月落於西則在地內祭日者當於其出祭月者當於其人所以別外內方氏意當是如此若泛說日外月內殊覺籠統日出於東二句是申上東西意每月初二三月從西出則生字只作出亦可而方氏以生明言之深一層亦好陰陽長短方氏謂陽常饒陰常之故陽長陰短此意覺晦不如依孔疏以晝夜長短說較明蓋一年寒暑分至原是長短相為循環所以致天下之和者正如此 日出於東二句自屬末段時講謂於西截誤也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毛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陳注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為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 應氏曰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致鬼神所以極鬼神尊嚴之理

鄭注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 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文也微猶少也

孔疏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 天下所用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致之言至也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 禮之至極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等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言禮之至極治理於民使百姓和諧財用富足也 義謂斷割得宜治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毛

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也 讓謂遞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 天為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是厚重其本也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 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教民民亦尊上也 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 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 以讓故無爭 言能和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 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為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 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用互言之有事用也下

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事須和也是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嚴陵方氏曰致反始則率郊社之謂致物用則足衣食之謂致義則制事宜之謂所謂民紀者蓋民之所以能相治以有紀故也經曰紀散而眾亂是矣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致和用所以致物用故也用之豐殺得其宜此物之所以和歟夫用志不至不能有致用力不至不能有致非有志則不足以立紀非有力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禮雖經爲三百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爲三千要之不過盡天人之道而已故禮運言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天人之道可合而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且禮之在天下未嘗或息乃有至於壞亂而不修者豈禮之罪也哉人無以治之而已此所以必以治爲言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慶源輔氏曰致與事君能致其身之致同天下之所謂禮致此五者以治天下也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人窮則呼天疾病則呼父母則其反始厚本蓋人之真情也致物以爲民用所以統紀斯民之聚者也易

曰何以聚人曰財記曰財散則民聚

昆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也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屈於不足懋遷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維民者悉矣辨下上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延平周氏曰言和用而復言物用者和用言其理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用言其事

郝解致極盡也至禮無文立愛立敬者禮之本貴賈而尚忠存誠而立本所以極致其反始也蓋禮爲節文而本惟使人反其孝弟忠信之心耳故曰禮進而反此禮之最隆也禮莫重於祭祀天地祖宗百物之靈孰非鬼神先王制爲祭祀之禮以極盡其道於鬼神也行禮以物用謂財用和用如玉帛犧牲黍稷芻粟之類皆有品節適中民心樂供所謂和也義謂隆殺等級之制讓謂父子君臣貴賤上下極盡其讓讓也致鬼神所以教民尊上蓋祖考至尊鬼神至靈人

追崇其祖考知鬼神不可褻則知禮法當遵若分當守矣由此五者治天下雖有奇怪邪僻之人亦足以防範變化不治者少矣

新裁去爭也截上言大禮有五者而足以致治論其理也下言用此五者以爲治而民皆從治著其效也致反始五句言禮之所在非目也厚其本五句言禮之爲用非效也合此五者至末實指人君成治說經制一立而用之可以爲治故曰天下之大禮五致字俱要做到至極處反始屬郊廟說鬼神屬承祭說和用屬和民先以足用說致義屬辨分說致讓屬洽情

說致反始在親愛上看有不忍倍義故曰厚人物之本鬼神在敬始上看有不敢忽意故曰尊其洋洋如在上者致物用有開源節流使民利用不窮意前言和用此言物用有用方有和且禮只重用說故變和爲物也民紀卽五倫爲民極者立民紀卽父子有親等使倫紀不廢墜也此只是正德本於厚生意上下句重下不悖逆乎上五者兼舉並行曰合以治便用之以厚其本尊其上等也有體諸身而施之政意此禮世風人心賴之故爲天下之大禮奇邪二句只反言以決其治效之必然耳 天下之禮只是推極人

仁厚和敬之真心此心原是人所本有但是隨見隨沒所以天下多爲異習所溺而良心日喪合此禮推致以滿其量則仁厚和敬之心在在充足道德自一而風俗自同此治天下之至理也 先王制禮網維天下其大者有五行之必求各致其極天親人物之始郊反物始廟反人始此致反始之禮也鬼神陰陽之靈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致鬼神之神也百姓和諧本之財用豐足必利用厚生使其下咸和此致和用之禮也正名辨分以別尊卑此致義之禮也講信修睦以崇謙讓此致讓之禮也此五禮者將何以哉

致反始所以使民反古復始厚人物之本也致鬼神所以使民尊嚴鬼神不敢玩也致物用所以使民既富方穀彝倫克敘以立民紀也致義所以使民辨等威而下不悖逆乎上也致讓所以使民相推讓而爭鬪不生也禮之爲用如此誠使人君爲治兼舉此五者施之政治之閒則幽而難理之神道明而難治之人心各懷其願禮之大經大法不越乎此不但施之一家一國而爲天下之禮也若然則禮教行人心順莫不敦本而尊上紀立而分定崇讓而爭息矣雖有反此而奇邪不治盡亦微少矣禮之施於治不有實

效乎信乎治入之道莫急於禮是以君子致禮之爲貴

說約此節言禮爲致治之具君子當推致其極也致反始五句是言禮之體非用也厚其本五句是言禮之用非效也卽末句亦只言禮之能自足以曲成天下而無一人能外於治初未嘗說效也首揭天下之禮便見此理自能範圍天下非一人之禮乃天下之禮故後應曰天下之禮也五致字是推致其極和用謂民和由於用足重用字故下句只言致物用而在其中矣四箇以字推其意也合此五者應上致反

禮記詳說

卷一百

祭義

聖

始等以治應上厚本尊上等與首句相應末句反言以快其必然也奇邪卽忘本慢上亂紀悖逆爭鬪之事正與上相反也

纂訂此見禮之貴致也因祭有致反始致鬼神之神而並及他事也去爭也截上言大禮足以致治是虛論其理也下言用禮以爲治而民從治方著人君上說兩言天下之禮正相叫應通節致字重看致者極其至之謂盡盡禮之當然而止無可以復加也開口說箇天下之禮天下字重看便有關係致反始屬郊廟說鬼神屬承祭說一云反始只專言天地之神

鬼神只專言宗廟之神亦通和用相濟而足於用也和就在用中看出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言賢遷各適其平也義謂得宜讓謂遞相推讓本謂秉氣於天賦形於地也厚猶重也反始便是重其所本祖禰在己之上敬鬼神便是尊上上下下不悖逆如正名定分上不悖禮以陵下下不逆倫以援上也大概在下不悖逆居多

按前後兩天下之禮相照應反始屬天地鬼神屬祖考分說較明和用二字分看下文致物用是申用以立民紀是申和字上言致民之和而各足於用下言致物用無不足而人紀以立無不和也舊講謂厚生而後正德是此意合此五者以治讀斷天下之禮也自爲一句是贊美語氣

禮記詳說

卷一百

祭義

書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陳注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

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以一氣言則鬼者

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

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陳氏曰如口鼻呼吸

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方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一 祭義

一

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為教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教之至也

鄭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以祀先王先公教之至也此一節

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

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 宰我善問孔

子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神所謂何物為鬼神

夫子答宰我以神名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一

祭義

二

神之盛極也 夫子答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之盛極也 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之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 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於人之精靈而謂之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令其如此也

張子曰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復歸於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於有形是歸也魄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申也鬼歸也物之所生即是神及其終則歸也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

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嚴陵方氏曰宰我問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鬼神者何物故疑而問之神者陽之所爲鬼者陰之所爲也言氣則知魄之爲形言魄則知氣之爲魂魄爲鬼之盛而魂亦從之者言其有所歸則一也郊特牲言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以是而已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爲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者以形爲魄之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

禮記說

卷四十一

祭義

三

主其盛者故止言氣魄而已

山陰陸氏曰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盛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教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神以中爲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爲義則魄也者鬼之盛也而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爲教也至矣

建安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元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

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元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元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

禮記說

卷四十一

祭義

四

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

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又曰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爲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小壯也血氣強血氣弱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五

誠致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離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又曰或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其長莫不知敬兄此本然之性非出人爲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初解動而無形曰氣靜而有形曰魄知覺運動呼吸氣也耳目口鼻形骸魄也氣有靈魄亦有靈氣之靈輕清飛揚曰神魄之靈重濁沈伏曰鬼氣靈如火其光外揚魄靈如水其明內映故方書曰神無人精無我氣魄之謂也魄以載氣氣附於魄鬼伸爲神神反爲鬼神陽如日鬼陰如月月含日光鬼依神靈神去魄死魄毀神散非一非兩變化無端宇宙升降飛揚莫非氣也其精和煨燼莫非魄也莫非氣魄即莫非鬼神故曰盛也教即易所謂神道設教之教天地所以變化庶類聖人所以發揮道德於斯爲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六

新裁氣者二句言鬼神之名所由立而眾生一節詳之合鬼與神二句言鬼神之教所由立而因物以下三節詳之 上是闡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按人之氣魄即鬼神之所寓凡流動者即神也有形質者即鬼也盛即陰陽之靈也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或以神之盛二句指生言過至合鬼處添出及其死也魂升魄降未爲無理但於下文眾生節有礙不可從合鬼與神只舉立其名稱說而教之至實生於此名也 生時之氣魄即死後之鬼神死後此氣不散即爲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模擬即爲

鬼之盛 幸我曰吾聞鬼神者不知其所謂也夫子曰鬼神之理豈必他求哉氣魄之在生時者即鬼神之在死後者也蓋人身之運動者爲氣死則氣之靈屬陽爲神而爲精靈之不可掩者非神之盛乎人身之凝定者爲魄死則是魄之靈屬陰爲鬼而爲情靈之所自出者非鬼之盛乎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其已離之魄魄爲鬼神者而命之名焉以此教民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情意懇到而又不離其本體豈非教之至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七

說約不知其所謂不知何以謂之鬼神也神而曰盛以精靈之不可掩也鬼而曰盛以精靈之所自出也鬼神之情狀即魂魄之英靈使言神不言鬼則近於虛無言鬼不言神則近於粗迹故必合鬼神以爲教則人知義理而不入於粗迹知名狀而不墮於虛無所以啓天下尊敬奉承之心而思報本反始之理豈非教之至末二句只重合字魂魄已離而聖人合之以示人便是教若說出命名便犯二節說祭以報之又犯四節

纂訂問死者之鬼神而以生時之氣魄告之正示之

知所本也蓋說一鬼神便以死道視之是分而遠之矣說一氣魄便以生道求之是合而親之也人只曉得氣魄既離與人日遠卻不思生身所自依然此氣魄之遺故指他生氣之盛活見示人便有不能無報之意後面直說報氣報魄真是事死如生親容宛在豈不是合鬼與神豈不是教之至然此處勿說出命名以犯二節亦勿露報字以犯末節此段說極曉暢合注中程張朱陳四子之說鬼神之謂思過半矣按人生而有氣死而其氣上升便是神之盛處生而有魄死而其魄下降便是鬼之盛處氣魄分而鬼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八

因之亦分聖人必合鬼與神以爲言所以示教使人知鬼神非二物也 陳氏謂氣之靈處屬魂氣便靈非氣外有靈此易解其云視聽是體聰明處是魄此於死後魄降頗難合蓋耳目是魄死則此魄不復能視聽聰明矣恐不得謂其聰明亦降於地也疑之新裁云魄時見時滅是誤認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焉

陳注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

是袞然底悽愴是慄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鄭注陰讀爲依廕之廕言人之骨肉廕於地中爲土壤 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上言眾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爲薰

孔疏此一經明鬼神之事 眾生必死者言物之羣聚而生必皆有死 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一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 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 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九

此覆說歸土之義也言死骨肉斃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爲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爲野土俗本陰作廕字也 其氣至著也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爲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其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爲昭明者言此升上爲神靈光明也 焄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蒸出貌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也者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爲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

神言百物也 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朱子曰昭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鄭氏說云口鼻之嗅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嗅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蓋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聽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爲魂血爲魄故骨肉歸于地陰爲野土若夫魂氣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十

則無不之也易中說遊魂爲變卻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者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又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實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

暖氣其開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
易所謂精氣爲物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
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
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嘯吸之動者爲魄則
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
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
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嚴陵方氏曰有生者必有死故曰眾生必死懷愴言
其情以其斃于下故所感者如此以其爲野土故於
精曰物以其爲昭明故於神曰著物之精則麗乎形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七

有形故其數辨而爲百神之著則運乎氣故其道運
而爲一此於精則曰百物於神則不言也且天一生
水於人爲精地二生火於人爲神水先精而後神則
以所生之次爲序故也或言精神以水火之性言之
也或言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
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

馬氏曰發言其申揚言其散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
本蓋言氣之迎蒿言氣之出昭明蓋言蒿者狀也懷愴
者情也此情氣鞠而爲物散而爲遊魂之情狀故曰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言物而又曰百物者蓋囿於

天地之間者未有能逃於天地之數者也

譚義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肉斃而化於下而其
氣則發揚于上其光焰爲昭明其氣象爲蒿蒿或感
動人於若有若無之間則又使人懷愴而不能自己
是孰爲此是聰明性識爲百物之精爽而神之不可
揜焉者也

郝解以生死論則人物生爲神死爲鬼有生之類不
離土生自上出死自土歸既歸于土復出乎土蠢動
含靈皆由地生魄無人死則陰斃于下氣無我則發
揚于上上謂地上羣分各正宣布流散者氣之昭明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七

也品類極育氣氤縕氣之蒸蒿也彫謝零落愁苦
荒涼者氣之懷愴也此皆百物之精所謂氣者神之
盛也

新裁何謂魄者鬼之盛蓋鬼之言歸也今眾生必死
死則魄降而復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
從陰也此之謂鬼魄也者非鬼之盛乎何謂氣者神
之盛蓋神之爲言伸也今眾人骨肉雖斃於下陰而
爲野土矣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朗
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蒿蒿之氣或爲肅然懷愴之
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耳此乃百物之

精靈不與魄而俱散者也是其神之昭著洋洋流動而不可揜者也氣也者非神之盛乎

說約此申言氣者二句眾生二句以魄言即下骨肉之謂體魄重濁屬陰故下歸土然魄降於地為陰之靈故曰鬼之盛骨肉二句要抑揚說下言骨肉固即為歸土矣而其氣即自野土中發出來者為昭明正是發揚以陽氣輕清故從陽也然此者眾生之精而為神氣之不可揜者百物二句一申說 自野土中發出誤

纂訂此言死者之鬼神也此之謂鬼與神之著也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圭

對骨肉二句輕只要起其氣二字昭明煮蒿悽愴雖三年而有次序一步說近人一步此字正頂二者而言百物即眾字變文 此之謂鬼者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以一氣言則反而歸者為鬼神之著者以二氣言則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香氣蒸上處是煮蒿使人精神悽愴是悽愴人死後其氣不散即為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模擬即為鬼之盛 魄在土中何以時見時滅此說惑人

合參之謂鬼分上申魄者鬼之盛下申氣者神之盛

此之謂鬼與末二句對 氣必有盡死者人所不免

死則魄降歸土故謂之鬼其歸土也骨肉腐而為野土其氣則發揚於世間為光輝顯著為感觸薰蒸使人精神悽愴此乃其精靈也神之所為不可揜也按此必歸土即謂魄也此之謂鬼亦但謂魄耳未嘗謂魄後有靈骨肉歸于下二句是轉下語其氣便謂魂說者或謂陰野土後從此中發出氣來似不合蓋魂魄於初死時即分不待魄歸土後方分也骨肉歸于下氣發揚于上雖並言而不必拘其序百物之精與上眾字應言不似人為然而人尤盛 精謂精靈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圭

即形容出神字方氏分講精神非也 陰作陰是掩蔽之意

國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陳注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 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制為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鬼神至幽不可測也命之以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得而則之故曰以為黔首

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 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鄭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孔疏此一經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祖禰畏敬鬼神 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制爲之尊極之稱 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萬民之法則也 百眾謂百官眾庶萬民謂天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圭

下眾民既敬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爲鬼神別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者解經制爲之極所以明鬼神爲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爲之極名鬼神也云黔首謂民也者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首故謂之黔首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此經鬼

神本爲民神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齊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謂之通曰鬼神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圭

長樂劉氏曰因物之精制爲尊極之號明以命夫天下謂之爲鬼神而使民祭爲祖考此所以爲黔首萬民之法則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死亡其魂魄皆潛於幽而不可見者物之精而已矣故聖人欲嚴其道以明其教故明以命於鬼神於天曰神於人曰鬼此離而言之也及合而言則凡在幽者皆不害其同名百眾則貴者也故曰畏萬民賤者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爲黔首則 延平周氏曰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

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唯鬼神有以爲之則故百眾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眾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屬之以服其德

講義夫聖人既已尊其親矣而又有所謂爲物之精而神之著者如此所以因而制爲尊極之稱明命之曰鬼神以教天下而以爲黔首之法則百眾以是而敬畏其祖考萬民以是而服從其教令則所謂鬼神者豈徒有名而已哉

新裁何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聖人因眾生之死而有精靈之不可掩者故制爲尊極之稱陽精爲神陰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七

精爲鬼顯然名之而向之無聲無臭者於此乎可據以神道設教而爲天下之黔首則使民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也此名一立由是百眾皆畏其威凡有所爲惟恐鬼神之鑒臨孰敢慢而爲惡乎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瞻合孰敢違而不善乎

說約承上神之著來以申明合鬼與神二句意精字承上百物之精來雖是神然因鬼而發當兼氣魄言制爲之極三句一串說明命鬼神即是尊極之稱也使民知有靈而可測度可憑依就是黔首則也百眾

二句承爲則說就平時言鬼神能福善禍淫此威也故畏其威而不爲惡鬼神知吉凶悔吝此德也故服其德而必爲善

纂訂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但言百物之精爲神而不言眾生之死爲鬼舉其一而該其二也通節語氣至黔首則方住秦稱民爲黔首則者使民知死者有靈而思慕報事也百眾萬民總是黔首慕則必畏畏則必服二句俱兼善惡互見也總是則意就平時言未說到祭上

心典正明合鬼與神而爲教之實黔首則分明命鬼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末

神正爲制之極處當一連說下 因人之陰精而名曰鬼因人之陽精而名曰神則與天地之功用同其稱故曰極 百眾萬民言其多非有分別也畏服只是畏服鬼神之名

按既云明命鬼神則物之精不專指氣當補魄在內

畏服可不實填善惡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樂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陳注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故眾民由此服

從而聽之速也

鄭注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孔疏此一經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 聖人以是尊名鬼神爲未足謂未稱其意也 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己今追祭祀是復始也 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自由也言眾人服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 聽謂順其教令以此之故在下順其教令而且疾速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祭義

九

長樂劉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眾之服行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速於置郵而傳命 視其親出於天性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則爲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爲之略而已然未極其詳焉故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則致其實矣設爲宗祧則極其詳矣言宗以知存祖言祧以知有暱宮室則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則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情言

遠邇以時言觀察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

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也所謂宮室者蓋廟之宮室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既修之宮室同郊特性曰作龜於廟宮是廟亦謂之宮也又曰存室神也是廟亦有室矣

毘陵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爲宗疏而遠者爲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疏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修除祧則黜至此宮室所以別親疏遠邇也祧則以教反本之道也祖則以教反始之道也祧則以教不忘其所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祭義

三

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其本其服也出其中心之誠非有強之而爲也則其從上也捷於令矣其流行也非在於家至戶曉也得其心之所本則速於置郵矣

慶源輔氏曰此堯舜以下至三代時事也反古復始卽上所謂致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卽所謂以厚本也先王制禮以教人疑若強民也反而求之則知無非所以順民爾如制鬼神之祀立宗祧之制是也眾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也哉

郝解聖人以下詳言祭祀之事蓋明命鬼神使人畏服因其畏服教之祭祀始於先祖使各親其親報本反始故眾服而聽速也古始謂先祖

新裁此是推之於祭無非合鬼神為教之至也聖人廣祀之教即前節黔首則百眾以畏二句但彼為廣論而此為實言也念所由生之心真心也教之不忘此心故聽之速速心神意念與鬼神相合一也遇霜露即起懷怡之心遇雨露即生怵惕之心不必勉強而然亦是速也夫既制鬼神之名而民皆畏服矣聖人以民心無常民畏民服尤未足以盡教也於

禮記詳說

卷四上

祭義

三

是躬行祭祀之禮以教之築為宮室以居祖考之近者而設之為宗廟所以別其情之親而適也築為宮室以居祖考之遠者而設之為祧廟所以別其情之疏而遠也凡若此者豈徒自盡其祭先之心而已哉蓋由後邇前有所謂古緣身探本有所謂始乃吾身之所由生者今築為宮室宗祧是乃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身之所由生也夫人之情強之以本無責之以難從則必不服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眾民自此服從於心莫不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尊祖親考以禮享之不惟聽之以身從而聽之以心從豈不

速哉奚但畏服而已也

纂訂是字即指明命鬼神而天下畏服說聖人是以是為徒尊以名未足以稱其實也築為宮室二句上虛下實宗廟以藏祖祧祧廟以藏遷主築設者埽除黜陟聖之也此二句就合時祭裕祭意親疏以情言遠邇以世言反者反始而追之以心復者復報而酬之以禮古猶昔也以子孫對祖考則祖考為古昔子孫之氣魄皆祖考之所傳則祖考乃其始也凡此古始正吾身之所由以生者教民如此直從身之原本提撕警覺何等親切想到民之服二句正從此生民不專

禮記詳說

卷四上

祭義

三

指百姓凡為子孫皆民也服與聽速是兩層意服謂心悅服之聽則上反古下亦反古上復始下亦復始也看二故字便知

說約末二句分上聖人制禮以教民下言民之神於從教也反古復始一意自己往為古吾身所自為始即所由生也

按劉氏分尊祖為反古親廟為復始不忘所由繼承似亦可用而時請多主合說古始而古始即所由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肅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肅黍稷羞肝肺首心見聞以狹飢加

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陳注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謂朝踐之禮與饋熟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燎和羹謂取脾膋燔於爐炭使羶薌之氣上騰也豆謂為醴醴也以蕭蒿雞脾膋而燒之故曰醴以蕭光者燔上則有照映之光采也此是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及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為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開即配字誤分也俛飯兩飯也當此薦與羞而雜以兩飯醴酒故曰醴以俛飯也加以鬱鬯者醴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於禮記詳說卷五十一 祭義 三

薦羞之下者謂非獨薦羞二者為報魄初加鬱鬯亦是報魄也此言報魄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醴酢為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為禮之極至也

鄭注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開皆當為醴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醴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醴以俛飯謂雜之兩飯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

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孔疏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二端既立者謂氣也魄也既見乃更立尊名云鬼神也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脾膋燔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醴醴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脾膋兼蒸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禮記詳說卷五十一 祭義 三

故教眾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總包之也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開以俛飯者見開讀為醴亦雜也俛飯謂兩飯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飯醴酒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熟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言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醴在地下鬱

嘗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饗熟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茲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祀奉先王禮之至極也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名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黍稷以報魄也云見及見聞皆當為魄字之誤也者經文見以蕭光但有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義

三

見字在旁無聞開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魄雜之理故知該加以開邊加見凡魄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開旁見也云猶當為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猶義猶馨聲相近故云馨之誤也云取性祭脂也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性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燭蕭朝踐燔脾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脾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脾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燔之是朝踐燔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燔蕭合蕭蕭是饋熟燔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義

美

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子男也皇氏以為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

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魄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適天產之臭也地產之臭也染蕭以脾膋

故有蕭合蕭以黍稷故有燔燔燎蕭則蕭與脾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眾反始也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侯即司尊彝所謂開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於來氣之閒故曰陳以俛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加與加邊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

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於報氣言朝事則知報魄爲饋食矣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以象食時所進也於報魄言黍稷之類則報氣有血腥之類可知然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此則併言之時雖不同其爲報魄則一也上言反始則知下之爲成終下言相愛則知上之爲致敬且此皆互言之爾

昆陵慕容氏曰前言氣魄爲鬼神之盛所謂二端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祭義

毛

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陰陽究其端不離乎二所謂以陰陽爲端也由二類而求之不能外是聖人推本其所自始魂氣之爲陽形魄之爲陰明命之爲鬼神所謂求其端也故曰二端既立於是禮稱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而爲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蓋燔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爲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其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

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况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爲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於薦熟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脾腎而燔燎焉則脾腎爲羶黍稷爲羶故謂之羶羶也鄭以羶爲馨誤矣魄以蕭光魄以俠甒則求諸陰陽欲其氣之無不達故羶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芳烈而達聞以魂氣無所不之也兩甒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焉欲其同於生也

延平周氏曰魂氣在上體魄則降言報氣則知報魄爲體言報魄則知報氣爲魂燔燎羶羶雜以蕭光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祭義

天

氣而已故以氣報魂有氣然後有魂故報氣所以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盛羞牲體雜以俠甒之醴酒而加以鬱鬯者皆有成體故以體報魄有魄則有形有形則情生矣故報魄所以教民相愛上下用情馬氏曰家語云建設朝事燔燎羶羶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當以家語爲正子路問事鬼神子語之以事人問死則語之以知生宰我問鬼神之所謂則告之而終之以反古復始上下用情而已其告之則一也其語不同則以子路勇於所聞而宰我有所畫耳

謹義親既亡矣尙追魂魄而祭之如此則於生存者當如何此禮既行而民親愛之心油然而生上下之閒率用情實而無澆僞之風職此之由也茲非禮之至也乎

郝解二端謂氣神魄鬼也二禮謂升臭報氣奠饋報魄也朝事卽朝踐祭日早所行之事也殺牲取血帶焚燒羶薌之氣上騰雜以蕭艾煙氣紛緼時見火光氣爲陽神熏之以氣虛以還虛以報氣也氣爲形生資始受氣故曰教眾反始也朝事畢尸入室饋食薦熟俎豆之閒並列兩甌甌尊也俛雙也謂一醴酒一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元

玄酒也見與鬯音近衍字也鄭合作醴恐非魄爲陰鬼享之以食實以還實以報魄也薦獻徧賓主長幼故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新裁此節教民反始句與教民相愛三句對看然教眾反始就在報氣之內相愛用情卻在報魄之外報魄亦是教眾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反始意在朝踐時此心純於交神覺反始之意尤專至饋食時雖亦是交神然有漸及於人之意了所以把反始說在報氣後然祭末旅酬之禮亦是要緊禮數所以與反始並重反始緊承在報氣之下者何人之始於祖考以

精氣相通纔見一本處教民二字只指助祭之人

用情所以謂之愛也蓋饋食之時必旅酬爲禮者以示之以相愛之道由是而獻酬交錯上而賓長諸父用情於下下而執事昆弟用情於上此祭澤之均怡然情意之流通是之謂上下用情末句頂上二意不可專頂饋食講二禮行而神人皆順所以爲至夫築宮室設宗祧將以行祭祀之禮矣今自其禮言之神鬼二端既立矣於是制爲朝踐之禮以報氣饋食之禮以報魄而二禮斯行焉以朝踐言之建設早朝所行之事則取牲之胙骨而燎之使羶薌之氣上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騰也又以蕭蒿雜胙骨而燒之使光氣之煙上升也是蓋主於尙臭以陽從陽所以報祖考之氣也夫報氣之禮既行則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民知本之當報而反其始也至於饋熟之時其薦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肝肺首心雜以兩甌之醴酒而又有始祭所加之鬱鬯是蓋主於尙味以陰從陰所以報祖考之魄也夫報魄之禮既行由是教斯民以相親相愛之道而酒食以聯上下之情不徒報魄以格神也而餘恩又有以及於人矣夫是二禮也不惟以道嘉死者之魂魄而且以恩暢生者之和心是神人兼到

之禮也不亦至哉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教也

說約此詳聖人所制祭祀之禮以著教民反始之實也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報以二禮謂朝踐以報氣饋食以報魄也此處且虛下建設至反始正言朝踐薦黍稷至報魄也正言饋食教民二句祭末旅酬之禮建設句提起燔燎二句兩平報氣緊帶上說言魂氣歸天屬陽故即禮之主臭者求諸陽以報之也薦黍稷四句四平報魄亦緊帶上說言體魄歸地屬陰故即禮之主味者求諸陰以報之也然報魄亦是教民反始也教民二句指饋食時旅酬言相愛用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三

情連說言旅酬之禮正所以示之以相愛之道

纂訂此即上文報反中抽出朝踐饋食二禮著其爲教之至意前後兩禮字相叫應氣魄正應章首氣魄字二端既立謂氣魄立爲鬼神也二禮朝事饋食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謂饋食燔燎皆焚也謂取脾骨燎於爐炭祭脂也薦脾骨也薦黍稷也皆讀薦爲馨者非謂謂雜也燔脾骨兼炳蕭蒿是雜以蕭氣燔燎炮蕭光之屬是虛氣氣虛還以薦薦虛氣報之饋熟時以黍稷爲薦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前薦謂黍稷加於爐燎者此云薦黍稷如黍曰薦令

稷曰明粢是也殷肝周肺虞首夏心四代之祭也

報羞之又雜以兩甒醴酒甒瓦器仍加以始祭灌地鬱鬯之酒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兩以報在各本其事類上見饋熟時兼以接人爲禮教民酌設醴酒備當席羞歡然酬酢相接也相愛用情申說禮之至也禮字即首句二禮禮字按報氣報魄兩意對舉以教民反始連報氣言之言正意於先也以教民相愛連報魄言之言餘意於後也總之爲禮之至也祭禮之禮只是備物積誠以感格祖考之氣來享總是在氣上用意耳此處分報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三

氣報魄爲二是推論其理如此魄將何以來享耶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陳注結藉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也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藉田中取之也鄭注從事謂修薦可以祭者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孔疏此一節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 以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力從事以報其親謂竭盡氣力隨從其事以上報其親不敢不極盡也 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雖總論天子諸侯此言天地者特據天子自外則通先古謂先祖也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者爲祭祀諸神須醴酪齊盛之屬於是平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敬欲其有所至故曰致情欲其無所愛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 藉卽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天子之田方千里故爲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爲藉百畝亦各以其稱而已見王制解耕必服冕則所以敬其事也躬耒則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耕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爲禮酪足以爲

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爲之故曰敬之至 慶源輔氏曰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夫子之終止此卻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昆陵葉容氏曰慎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故其誠信不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耜者以爲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爲藉亦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耒耜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秉耒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先古豈特先祖而已且先祖不應謂之先古蓋若先嗇先禰炎帝祝融之類

長樂陳氏曰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紱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紱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而後耕是也其日則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大

師督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大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於王語曰大史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閒又明勸農者也反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立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義

蓋

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矣

新裁不敢弗盡載上數句乃下五節之綱下五節皆根自盡說來是內發於情外竭於力從事之實而莫非致敬以爲之本也以致其敬一句爲主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敬致則情發敬致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千畝以下是舉醴醑粢盛之供本於竭力從事者而表其爲致敬之心也本意爲先古設重不忘其所由生意惟不忘由生是以敬之致不忘也敢弗盡乎情之發力之竭正所以不忘也

敢弗盡乎在躬耕上見至敬處祖考之既沒也於時曰古於厥曰始正我身之所由生也不反不復則忘矣君子則追之以心酬之以禮而反且復者無他惟不忘其所由生焉耳惟其心如是是以事親之禮而不敢懈之敬敬心致是以內焉發其怵惕懷恤之情又且外焉竭匪躬之力以躬執事之恪凡若此者正欲追養繼孝以報吾親者敢不盡乎致其敬而敬盡故發其情而情盡也竭力從事而力盡也而君子之所以報其親者至矣是故醴醑不備粢盛不潔不敢以祭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云云而必躬耕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義

美

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之外神先古祖考之內神凡其爲醴醑粢盛者皆取於此故躬耕而竭力以從事也夫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身致其誠信是不徒爲敬而實爲敬之至矣然則不敢弗盡而以報其親者茲非其一端哉

說約本言報親而兼言天地社稷山川此藉田以供外祭也重先古意在言外

纂訂首二句且先說君子有報本之心如此報其親不敢弗盡都從這一點心來要看是以二字自致其敬至弗盡也一氣說下此便是盡了不敢弗盡反收

之本意爲先古設前只言報親而後兼言天地山川社稷以其皆用藉田所入也以事以爲不是相趕說下與下面取之相應 不敢弗盡從不忘之心生來致敬發情正內之不敢弗盡竭力從事正外之不敢弗盡非兩層意敬是謹慎不慢之心卽散齊致齊是情是孝愛不容己之心卽怵惕悽愴是曰敬曰情曰力三平中有串意此在未祭之先說下文耕牲蠶諸家俱以爲竭力之實而有致敬發情爲之本立說一云皆是致敬發情竭力處儘通天地者天子之所獨山川社稷者諸侯與天子之所同先古兼天子諸侯

禮記詳說

卷二

祭義

至

先王先公也

按反古復始從前節來先古古字卽反古古字當切祖考不可泛說 君子至弗盡冒下三段而耕藉其

一也以是故字承說

占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陳注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也皮弁

素精見前

鄭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孔疏此一節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歲時謂每歲依時謂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辭也 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牲完也謂諸侯牲也犧牲所祭之牲必於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者若周禮牧人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者此更本擇牲之時君於牧處更命取牛采納之於內而視之 君

禮記詳說

卷二

祭義

至

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卽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 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極耕藉云敬之至養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卽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卽充人繫於牢之時也繫於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阜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純而不雜故謂之犧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牲犧言其體也牲言其物也犧牲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牲祭牲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未卜謂之牛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爲祭牲故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地母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禋

神鬼神歲時者謂比歲比時也

山陰陸氏曰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君齊戒沐浴躬受養獸之官之朝鄭氏謂朝視牲誤矣

郝解養獸之官養犧牲者及每歲祭祀之時君親往視朝猶往也色純曰犧體備曰牲既卜曰牲在牧曰牛卜吉乃繫於牢養之三月而後用皮弁素積尙質也朔月月半三月以內朔望也巡牲巡視所養之牲新裁此節言犧牲之成皆本於竭力從事也敬之至也截上是未入滌者以朝牲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巡

牲言敬至孝至俱著君上看歲時躬朝著養獸之官說朝牲雖是臣而實天子諸侯命之也以見君之禮見牲見至敬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孝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其未入滌也必有養獸之官及臨祭之歲時獸官必齊戒沐浴而躬朝之何也蓋以色純之犧體完之牲而爲祭祀之牲者必於此所養者而取之故也夫齊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朝君之禮而朝牲蓋由人君致謹於祀典故官之不敢怠其事如此也不爲敬之至乎及將祭三月之前君召牛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罕

後養之於滌既養於滌則每月朔望君以皮弁素積而躬巡牲何也身致其誠信以致力焉故也夫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是重其爲事親之物而人子孝愛之誠於此達矣不爲孝之至乎所謂不敢弗盡以報親者於此可見矣

纂訂養牲之官如周禮牧人充人之類皆中下士爲之牧人掌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歲時比歲比時躬朝省肥瘠也一曰獸官齊戒沐浴躬朝於君蓋敬恭以聽擇牲之令也玩下文即接君召牛便見躬朝非朝牲矣擇毛而卜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也然後

養之於滌三月三月內之朔及月半君必服皮弁素積而巡視其牲皮弁素積謂皮弁布衣裳也在天子爲視朝之服在諸侯爲視朝之服以此服巡視周禮所謂展牲也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既卜故曰牲養獸之官君設之也躬朝之禮君任之也故敬之至總歸於孝之至也屬君看

合參次節言養牲之自盡兩平說上是未入滌者以命官朝牲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君自巡牲言歲時躬朝指養獸之官敬至孝至俱指君獸官是君設取之是君取躬朝以君命之故敬孝指天子諸侯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祭義

聖

齊戒沐浴臣以朝君之禮朝牲是臣爲君不敢弗盡皮弁素積君以視朝之服視牲是君爲親不敢弗盡按此節分兩段不甚分曉予謂只以養獸之官言下段以君言躬朝以養獸之官言爲是養獸之官泛言養未入滌時也然後養之入滌而養之也敬之至孝之至俱屬君君設養獸之官令其致謹於養非君之敬而何合參說與愚見合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

陳注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采桑也戾乾也蠶惡溼故葉乾乃以食也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矣

鄭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肥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祭義

聖

孔疏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言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傳曰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大昕之朝爲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宮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

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 戾乾也凌早采桑必帶露而淫蠶性惡溼故乾而食之

山陰陸氏曰棘牆而外閉之著不專為防也故曰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若棘亦以為暖今養華用棘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為昕朔日然後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鼓徵視寧蓋亦朔日不然朝愈益早矣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皆言君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以二王之後故曰卜三宮之夫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聖

蓋二王後亦得立三夫人特其嫡夫人不得稱后耳春秋書伯姬歸于宋後書衛人齊人晉人來滕豈此所謂三夫人歟公羊傳曰三國來滕非禮也是以諸侯之禮言之誤矣

郝解公桑公家桑蠶室近川以便浴種也棘牆置棘牆上外閉鎖在外也昕日出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也天子后妃之下有夫人有世婦諸侯夫人則正適也世婦為次天子六宮諸侯三宮桑謂採桑戾至也風至葉乾蠶性惡溼桑葉乾乃可飼也

新裁此言祭服之備皆本於竭力從事意首節養蠶

之重其事一節獻饋之隆其禮末節造服以祭之其法敬之至也總承上三節以人君之尊而親卜

以夫人之尊而親蠶親蠶親蠶之而後君服以祭故為敬之至亦重天子諸侯身上 外閉以上養蠶之地也食之以上養蠶之法也公桑蠶室是二事近川而為之築宮為句仞有三尺為句棘牆為句而外閉之為句四項皆屬蠶室一邊說新旨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家之桑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便於浴種也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此養蠶之地也及季春朔旦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聖

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以躬其事奉種浴于川使不病於穢采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使不病於溼此養蠶之法也

按孔疏近川而為之作一句築宮連下時講築宮連近川作一句孔疏以宮為牆字書無此訓且與下牆字礙故時講以築宮連上謂築宮室也 三宮夫人世婦兼天子諸侯為是孔疏專言諸侯非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餼以示于君遂獻饋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吉之獻饋者其率用此與

陳注單盡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
禕衣也禮之禮待獻蒔之婦人也率舊讀爲類今如字
方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夫
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期歲矣故謂之歲單若
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

鄭注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
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
之後與禮之禮奉蒔之世婦 問者之辭
孔疏歲既單矣者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 遂
獻蒔於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蒔于夫人 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聖

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 既擬於君
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蒔
因少牢以禮之接獻蒔之世婦 率法也夫人曰獻
蒔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慶源輔氏曰蠶婦事也猶不敢專必待君之下吉而
後親之則他可知矣故曰地道代終而已此所以爲
君服與其率用此與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爲言也
新裁獻於夫人以上獻蒔之禮禮之以上受蒔之禮
此爲君服是見而重之之辭副禕二句隆其所受之
儀占之獻蒔總上言古人之同其禮也用此此字指

副禕少牢言獻兼受言副是覆首者禕是文身者
說約此節以獻蒔言首四句獻蒔有序夫人曰四句
受蒔有禮曰君服所以表其繫之重副以覆首禕以
文身用少牢所以隆其受之儀末二句言此禮由來
之遠率用此指副禕少牢言

新旨三月之盡乃蠶成之時歲單矣世婦卒養蠶之
事奉蒔以示于君告成功也遂獻蒔于夫人別內事
也夫人則見之而重之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表其所
繫之重也遂副禕而受之隆受蒔之儀也因少牢以
禮之待獻蒔之夫人也古之受獻蒔者其率用此副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聖

禕少牢之禮與
按率字如字讀是只是大率用此之意舊訓法不可
從

及夏曰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纁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
王先公敬之至也

陳注夏曰吉日也三盆手者置蒔于盆中而以手三次
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 方氏曰
夫人之纁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鄭注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

出結也

孔疏良日謂吉日宜纁之日明纁更擇吉利之日口至而後乃夫人白纁 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手者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 以夫人親纁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既據諸侯言之則夫人唯一人世婦之吉者此雜五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養蠶纁非一人而已唯云世婦之吉者擇其吉者以爲主領非唯一人而已 前文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聖

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禮立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爲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

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

則王立廟后立市祭祀則王禋祫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繅鞠衣而受繅必以副禕者重繅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聖

蓋先王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繅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禕所以敬其將爲祭服也禮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火在木爲爲朱木勝土則爲綠

嚴陵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以其別於私故謂之公築宮謂築宮牆也前曰蠶室此曰築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也仞者度土高深之所用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八尺爲仞也牆高於人長之外又有三尺所以防窺伺也又置棘所

以防踰越也。閤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日欲出爲昕於時爲卯大昕則向辰矣。此之所言蓋卯辰之月也。故不言日月。斷風謂之蠶月者。以言朝則以風致其敬故也。君皮弁素積則與巡牲。蠶雖陰事亦天產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之吉故也。若冠之筮賓已天子六宮而曰三宮。據三夫人言之也。後言夫人纁三盆手正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言布於三宮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纁亦若是其事互明可知也。以至副禕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之意。蠶于蠶室則

躬蠶于其室也。躬蠶事而謂之蠶則躬桑事亦謂之桑而已。故下言桑于公桑也。奉種浴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故也。風戾以食之者以蠶火畜而性惡溼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亦此意。蠶歲既單故繼言世婦卒蠶也。爾則示于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纁也。禮之以少牢則所以勞其還也。馬氏曰公羊傳亦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

所盡於祖禰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周官內宰職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蓋蠶於季春則詔於中春也。宜矣王躬耕於南郊后躬蠶於北郊南北陰陽之盛也。王將耕則后獻種稯之種后夫人將蠶則君爲之卜夫人世婦之吉者所以交相成也。陽始陰者也。故君爲之卜夫人之吉者陰則佐陽而已。故爲之獻種稯之種也。朱綠者色之雜立黃者色之正。黼黻文章者色之閒也。以爲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續繡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故曰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郝解纁者繭抽絲也。盆以盛湯三盆手手著湯中抽繭緒三度也。夫人纁三盆亦猶天子耕三推天子三夫人故云三宮夫人兼天子諸侯錯舉也。新裁使纁以上纁絲之禮也。文章以上染采之方也。先公以上服成而行祭也。朱綠立黃染造而成以色言。黼黻文章繪繡而成以飾言。敬之至只重君卜親蠶親繅上見至敬。夫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今祭服之成始焉本於夫人之親蠶而受繭者有其禮既而出於夫人之親繅而染采者有其制始終一於禮而不苟如此則服之備也亦何如其敬之至乎所謂不

敢弗盡以報其親者如此又可見矣君子有反古復始之責者可不知所從事哉

說約此節及良日至祀先王先公是為祭服也首四句以親纁言遂朱綠之三句以采采言服既成二句服成而行祭也總見備服之致其敬末句總承重君言雖夫人世婦為之而實天子諸侯命之也

纂訂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即前所卜吉之人也在天子之后則布於三宮之夫人及世婦在諸侯之夫人則布於三宮世婦而已皆兼天子諸侯而言也新旨及孟夏吉曰夫人纁三盆手之絲分布三宮之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祭義 垂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取既練之絲施采采之法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祭服之飾焉服既成天子服之以事先王諸侯服之以事先公是衣服之備以君之尊而親卜以夫人之尊而親蠶親繅蠶竭自用之力所以為敬之至也

按夫人纁三盆手不言后似是以諸侯言而下云布於三宮夫人又似以天子言文義錯綜總是兼天子諸侯在內古人文字不甚拘也若專言諸侯則當云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世婦之吉者不宜云三夫人也以此照看前節君兼天子諸侯此節夫人兼天子

之后諸侯之夫人為是朱綠玄黃皆染色也黼黻文章大槩言加繪繡之意不必拘黼黻二章在裳之說

禮記詳說 卷百十一 祭義 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一

牟陽再觀祖廟撰

祭義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詘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一

祭義

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眾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陳注說見樂記

孔疏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曾子曰孝有三天孝尊親其大謂尊其下能養公明儀於曾子曰天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陳注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孔疏此一節以下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

孝有三者大孝尊親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廢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 其次弗辱二也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以辱親也即與下文云孝用勞亦為一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一

祭義

二

其下能養三也謂庶人也與下文云小孝用力為一能養謂因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豫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為之是前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

黃氏曰曾子言孝道三自天子達庶人三者之行咸在其中謂人子能立身行道有大功於國大德及民俾人稱美其先而尊重之為上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全父母遺體沒身無次者次之生

事父母盡其色養者爲下也言尊親爲大則弗辱能養兼之矣次言不能尊其親而唯弗辱能養爲二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不辱唯能供養是孝之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修身慎行不服閭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聚菽飲水不爲薄此能養也

謹義尊親者非必顯之以名位之崇也使吾身無愧於仁義使吾親亦無愧於仁義則吾親尊矣弗辱者非必置其身於罪惡也雖一簣笑之苟亦爲辱矣能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養者非以其養口體也必養志焉斯可矣

慶源輔氏曰始於能養終於修身達而至於大德必得其位若武王周公之孝始可謂之大矣

郝解先意承志謂父母意未萌而逆之於先志已形而承之於後曉譬開諭置其親於無過之地是必其身爲聖賢而後能化其親爲聖賢孝之至也豈直奉養之節耶

新裁大孝三句不可分優劣分有尊卑故孝有大小耳俱要兼乎此養生言志意俱就善邊說意是未形者先則引善往善上去志是已形者承則將順之使

善念益充先之承之正所以論之於道 先意承志

不論大孝中孝小孝都是要的三者之養雖大小不同總之能尊養親之身不能成就親之心惟論之於道則以我之體受全歸者使親得爲踐形盡性之子方是君子之孝起於尊親弗辱能養之外者 人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三養焉三者何大孝尊親尊養兼隆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之孝也其下能養養志養體士庶人之孝也隨分自盡其心胥不失其爲孝 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徒隆其養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四

已也父母爲善之意未形則引而道之以改其機於先父母爲善之意已形則承而順之以鼓其志於後正將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論之於道使其志意與道爲一未始無違也此則不取必於分而爲養志之孝矣若參直養口體而已反之論道之功尚不知何如而足爲孝乎

纂訂尊親如嚴父配天皆是弗辱不虧體辱親保其社稷宗廟祭祀皆是能養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是分有不同然其心則一而已公明儀以曾子爲孝蓋指弗辱而言曾子以能養自居是謙處其下也孟子

嘗稱曾子養志正所謂先意承志諭之於道也則其實有是孝可知矣近云大孝尊親二者不在分上說人子苟能成其身爲聖爲賢便是尊其親爲聖賢之親了是以道格親尊莫大焉者若依常說將不爲天子終無大孝也又將爲天子遂爲大孝耶尊親正在以道論親上見論曉也有與道爲一意其次守身弗辱未到格親上比尊親便下一等了能養自是孝中末節故曰其下此說上下文相蒙可從

按上是泛論孝有三下是曾子自言分兩段看時講夫子可以爲孝承弗辱能養一意子謂不必兼弗辱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五

只承能養說而曾子又於能養中分出養志養體二意以見只能養口體不得謂之能養直養者也猶云但能養口體者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敬不敬乎

陳注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戕及於親

鄭注遂猶成也

孔疏遂猶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戕害必及親所以爲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

嚴陵方氏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正謂是矣身者體之全體者身之別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泄官也朋友也戰陳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苟唯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戕及其身戕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非孝言之如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六

是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泄官者尊卑之序也先泄官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而後戰陳者文武之序也

建安黃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隕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延平周氏曰泄官禮也事君忠泄官敬義也朋友

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裁不及其身
裁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
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
君忠蒞官敬以之在下則朋友信戰陣勇非君子之
先務乎故其序如此

郝解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己之不得為孝而
辭若顯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陣不勇為非孝非至當
之論故記言多後人參補之耳

新裁上四句提起行遺體之當敬下五句正是行父
母之遺體也非孝處影下文裁及於親意謹裁及句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七

方說出敬親意 父母之遺體謂與之以形併其踐
形之理而遺之五者是踐形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
箇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歸之道何踐的
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 其次弗辱之
事何如今夫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體也當思敬以
行之然後能自成其身而因以成親之名方可謂之
不辱敢不敬乎然敬身之道惟在隨事以盡其理而
已如居處安肆放僻而不莊事君苟且諂媚而不忠
以身行於蒞官而不能靖其爾位以身行於朋友而
不能久要不忘以身行於戰陣而不能敬愾直是

不能敬吾親之道體於居處朝廷之間守官交友之
日與戰勝攻取之時也父母遺此身為有用之身而
我輕襲此身為無用之身可謂孝乎人惟盡此五者
則於體不虧而父母與有光矣苟五者不終遂其事
身為人所辱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未免災及於親矣
是辱親也故曰非孝也人子思以弗辱其親安得不
敬以行之乎知此可以觀弗辱之孝矣

纂訂說箇父母之遺體見其榮辱與父母相關以起
下文當敬之意行猶奉也就身言為不莊就父母之
遺體言則為不孝非孝也要說得與行遺體有情忠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八

敬信勇傲此上敢不敬乎含下文下敢不敬乎則明
指莊忠敬信勇言敬身之道隨事以盡其理而已不
敬則不終成其事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
說約此節只見得人隨行皆於親有關為子者不可
不慎其身不必承上弗辱言

按此節注云承上弗辱而言文義甚合當從但是泛
論其理非曾子自言其所能

守執遺教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
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

平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陳注頌猶羨也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孝經曰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眾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
孝爲教眾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
之閒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
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
卒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鄭注然猶而也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九

孔疏言亨孰羶膻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
非孝也唯是供養言嘗薦美食但是養也非論孝
子言若人將爲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
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
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令人羨願如此乃
所謂孝也言孝爲眾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
下名之曰孝則孝經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親愛
莫善於孝是眾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謂之孝也
言不能稱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
言供養父母可能爲也但尊敬父母是爲難也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十

其敬雖難猶可爲也但使父母安樂爲難也卒終
也父母在日使之安樂猶可能也但父母沒後終身
行孝是爲難也解卒爲難之事其卒者謂父母既
沒之後謹慎奉行其身恆在善道不遺與父母惡名
孝子如此可謂能卒矣此謂孝也言欲行仁者先
仁思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須行仁思於父母
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履踐履也言欲行禮於外
者必須履踐此孝者也言欲行義於外者必須得
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義於外言欲行誠
信於外須誠信於孝道言孝道誠信始可誠信於外

言欲強盛於外者必須強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強
盛則能強盛於外自由也言身之和樂由順從孝
道而生若能順從孝道則身和樂言身受刑戮由
反此孝道而興作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朱子曰亨孰羶膻亨即亨煮之亨俗加火作烹非是
嚴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其
臭爲膻嘗言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
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予之之辭也幸哉
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
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

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爲之本者孝也故曰眾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爲難揚子曰孝莫大於尊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既爲德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爲仁之德也禮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士

非履於孝不足以爲禮之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之莊所以愛其親慮或傷之而已是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此而位官所以敬也義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強此而於戰陳所以勇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况其身乎且裁者福之對福之所至樂必隨之裁之所至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山陰陸氏曰我身非我有其行之者我也曾子所見無非孝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當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若孝者可謂本矣執一術而百善至孝之謂也其行曰養者孝之行自養親始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延平周氏曰能養不如能敬能敬不如能安能安不如能終仁先之禮次之義次之繼元以亨繼亨以利之序也信者成此三者而強者行此三者

馬氏曰此立身揚名所以爲孝之終而盡之六五所以言幹父之蠱用譽也雖然名立於後世者亦曰行成於內而已愛親者能養者也敬親者能敬者也生則親安之能安者也死則鬼饗之能卒者也念祖而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士

聿修厥德能終者也愛者有未能敬敬者有未能安安者有未能卒卒者有未能終然愛者孝之本而親安之者孝之至慎修其身孝之終始也孔子語子游以敬語子夏以色難蓋順其色則親安之矣告子游以粗告子夏以精也然則孝止於親安之乎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庸非此乎蓋以行言之則愛者未必敬而至於能終孝之至也若以道言之則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而至於親忘我則孝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唯誠實於孝進進不已然後知其等級

如是之難安與安仁之安同言由孝而行從容中道也如舜之事親可矣至於卒則又誠不息也

新裁此言其下能養之孝自亨孰至曰養言能養之爲孝自養可能也至能終推究能養之極在於能終自仁者至末備言能終之道亦能養之所充也玩通節重累之本教二句此二句中又重曰養二字下面能只盡養內事大抵皆自養道極言之耳按亨孰三句借徒養者形起輕看君子之所謂孝至孝也已言能顯親揚名方是不辱方是孝不在於徒養之意是養亦孝的事不可少者但其本由不辱其親以教眾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義

三

斯爲能養之孝也 此能養之孝只看慎行一句慎即敬也國人稱孝以幸其子之能慎行其身耳以此教眾之孝而行之奉養方謂之能養又必須直將此孝慎到終吾之身的地步纔教道能養敬安能終方完得箇孝字下文仁此等正仁此而已看來敬安歸重到卒爲難而所謂卒又在慎行其身慎行一句此節之極要緊者 備舉五者之德敦行孝道皆君子盡道慎行於終身之實俱是能終的工夫樂自順此生是能終的效驗極得旨 夫孝道之下焉者固曰能養矣然養豈易言哉彼殖殖之味烹熟而先嘗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義

四

以薦於親茲固孝親所不廢也然非孝也謂之曰飲食之養可矣養之未足爲孝也若君子所謂能養之孝者必其德成於已而國人咸稱善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斯爲行道揚名以顯其親乃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願者觀之則是孝爲至重教眾之本不曰孝乎養爲孝中之事而其行不曰養乎然是養也非徒養父母之身已也蓋人子之事親不難於飲食之養而難於敬不難於勉強之敬而難於安不難於一時之安而難於卒所謂卒者父母生前固此慎行爲之本矣雖父母既沒尤謹行其身不使遺其惡名而辱或得以加之是則所謂能卒而人子孝親之道盡於此矣茲固能養之極也吾知仁主於愛體此孝而有惻怛慈愛之意斯謂之仁仁非仁此孝乎禮主於敬履此孝而有節文儀則之詳斯謂之禮禮非履此孝乎義主於裁制而事親者爲其所當爲而無一行之或乖斯之謂義義非宜此者乎信則不欺爲人子者表裏誠實無一念之或僞斯之謂信信非信此者乎所謂強者自始至終敦行而不怠斯之謂強而強非強此者乎若夫樂之得於心則由循此而無違故心廣體胖無所愧怍而樂自不容遏也若反

此孝則爲刑戮之民矣何以自立於天地哉孝道之大如此人可不慎行吾身爲養之本耶

說約此節本文明說非孝也養也又曰養可能也云云可見孝之不在養了舊說以亨孰段爲能養之謂孝以養可能以下爲能養在能終與經口氣不合此節只重慎行其身四字上節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已見得當慎行其身了亨孰段言孝之不在於養也曰有子如此此字內已含慎行其身意但此處虛說衆之本教以下言孝爲德之本養不過其行故養可能也云云歸到能終所謂終者何慎行其身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五

至此方說出主意慎即敬也安於敬卒於敬必至慎到終吾身之地步方完得孝字仁義禮信強皆吾心之德誠能至慎則五者之德皆有於身五此字俱指孝言無往不孝之謂順則災不及於親此心常有慎而樂不然則終其身爲民雖曰有亨孰孳鄉之養何足神孝之萬一哉此另一說不重養

纂訂此以養形孝而明其爲大本也能終矣截上言能養之謂孝而推其極下則就上言而贊美其孝道之大也五此字俱指孝就自然說一云爲此孝而行仁則下一層矣樂者無往不順之謂一云樂如字

順此則致和而樂生亦通得

心典眾之本教曰孝猶言孝爲教眾之本其行曰養一句此養從眾教之本來與養也養可能也二養字不同仁者數句見孝能括眾善處仁以愛言禮以中言義以宜言信以實言強以果言五此字俱指孝說樂如字順此孝道則愧怍不生舞蹈皆真故樂生刑字亦要看得細刑不必挂吏議挂清議便是按此節申明能養之孝當以此爲正說恐人淺視養故就養中推出孝之實處自亨孰至孝也已見養口體不足爲孝而能行道顯親爲孝有眾之本教至能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六

終矣乃推明行道顯親之孝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二句作轉語猶云所以教眾人者本只說箇孝而孝之見於行處惟在養養可能層層推下直至能終方完箇能養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正與幸哉有子如此相照仁者以下又是推開見得能終則眾善無不備曾子只以養口體自任見得如此養親非所能上文論親於道意亦可包在有子如此下遺父母惡名內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

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陳注博舊讀爲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博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此是爲準

鄭注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孔疏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事異故更言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謂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祭義

七

感天地神明也 博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博字而定本作傳傳博古字傳著之名義俱通其義如此一也 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爲法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也言武王之德能如此全孝道亦然四海之內悉以準法而行之與武王同故引以證之

朱子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既言博之橫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餘見注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謹義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可

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卽有不準是皆類反倫者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祭義

六

新裁夫孝二字作冒置者直而立之主上下看博者敷而散之主四旁看施諸後世以時言有自今日施之後世無窮意無朝夕無朝夕之異也又在上二句看出置博施字皆孝道自然能之不涉人身上推者言其進不已謂孝之自然流行也非人力推也進者循是道爲準則猶云其由之道 此節重一句博之而橫乎四海天地後世一起一推也下文皆是橫四海也以置天地施後世都是虛的獨橫四海是著實見在道理且人心可證也東西南北皆準只論人心之理以孝之常道爲準若論行豈四海之人皆能盡

得此道這箇準字要與孝思維則參看把舜之底豫格親當一箇孝字而事親者俱以此爲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服也服謂習也言無心不習行此孝也此節有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意言一孝盡人心之理了所以爲準者言以孝爲不易之定理也夫孝古今之通義也故直而立之則洋溢於覆載之間塞乎天地矣敷而布之則貫徹於宇宙之內橫乎四海矣自今日而施之後世則萬古此天地此四海萬古此孝之塞且橫也無朝夕之異矣夫孝道之大如此可見爲人心之同然矣推而放諸東海西海而東西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亢

之人皆循之以爲事親之準則焉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南北之人皆循之以爲事親之準則焉蓋有天下其由之而不能外矣詩云自西云云固所以詠文王之化也非即孝之推諸東西南北而無不準之謂乎

說約此節言孝道之大無人不可無時不然故推之人人無不如一也講推而放四句與橫四海須有別橫四海言孝之大足以包羅四海即天下莫能載意後言理之無處不符即東海北海此心此理同也總見古今天下其一孝之理原無工夫

纂訂詩本言民之服武王而此則引以證人皆服行孝道之意亦斷章取義耳

心典此極言孝道之大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也無朝夕分上論孝道之大如此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然惟同然故能感人心而推之無不準引詩只證下四句按此節上下作兩層看心典說是橫四海但言其境地與下推準意不相混無朝夕猶云無朝無夕皆然也新裁以橫四海貫下四海推準是新說小巧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陳注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爲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爲證

鄭注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

孔疏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者至此之謂禮終亦是曾子之言以語更端故更云曾子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樹木見月令樹木方盛解

延平周氏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則無愛心以其無愛心是以非孝也

講義夫自其異者觀之則草木禽獸與人爲殊類自其同者觀之則凡屬有生均氣同體草木鳥獸與人等爾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謂之非孝蓋自其同者觀之也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

新哉此錫類之孝也孝子真有一愛親之心見天下之物無不足愛者仁所以仁此孝故孝子自一念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三

之仁推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凡草木禽獸皆在所愛之中而取之有節也觀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不仁不仁則傷吾親之心不得爲孝矣

纂訂伐殺不以時皆不仁之事斷猶伐也故言非孝愛樹木禽獸仁之發也孝之寓也引夫子之言以證不可不時之意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故孝子不置水錫爾類

按曾子引夫子之言是正意而先以時伐時殺引起時講承上節仁此說可不拘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陳注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三

鄭注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順而諫之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孔疏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廣博施則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即是也大孝不匱也嚴陵方氏曰慈愛者生育之恩也勞者奉養之力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己奉養之力則忘

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可謂用勞矣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矣用力則能養矣用勞則弗辱矣不匱則可以尊親矣故皆以孝有三題其事前以大孝爲首此以大孝爲終何也前以位言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父母愛之喜而弗忘仁之至也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義之盡也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親而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粟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人之饋則掃地而祭亦此之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延平周氏曰思慈愛忘勞庶人之孝也尊仁安義諸侯以下之孝也博施備物唯天子乃能與此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有所謂怨者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然有所謂逆者也故荀子曰從義不從父

講義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類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警駭厥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徧也物卽人也博施備物卽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慶源輔氏曰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喜故不忘懼故無怨至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旣沒雖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禦可以祀歟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爲孝

黃氏曰注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養盛則失者遠矣况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達

庶人皆從斯禮今曾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況曾子嘗敝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曾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郝解小孝用力謂庶人中考用勞謂賢士大夫大孝不匱謂聖人天子念父母慈愛耕田供養用力也居仁由義功加民物位尊身安無忝所生用勞也恩澤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三

博施四海九州備物奉祀不匱也然猶未終也孝子愛親之心不以父母愛惡而間不以父母無道自諉不以父母既死而毀節辱親仁者之粟猶言伯夷之樹萬鍾不辨禮義而受則辱親矣如此乃謂以禮終大孝終身慕父母孝子之全節也

新裁此見孝道分殊而心一之意承上大孝三項發明其事也不匱分上見隨分之孝下見自盡之孝小中大正分所在力自己出勢則及人不匱則儘勞力之可致者竭盡矣上隨分之孝似難而易下盡道之孝易而實難有終行之而不盡之理在也孝有

小中大之三者矣何以見小孝之用力也思父母慈愛而忘己躬耕勞苦庶人所可自盡於親者惟此力今已用之矣卽其下能養者也何以見中孝之用勞也仁以愛民而恭敬奉持不敢有失曰尊義以正民而裁制異順不傷於刻曰安此使有功勞及物而令名貽於吾親者蓋公卿大夫士分可自盡勞可及物今已用之矣卽其次弗辱者也何以見大孝之不匱也蓋天子愛養仁義之德施之天下者博而得四表之歡心四海九州之內各以職貢助祭而物之所具者備此則孝愛之心無窮而用之以將其心者亦無

禮記詳說

卷百聖

祭義

三

窮故爲不匱之孝卽大孝尊親者也此因分之孝也然有人人可行之理焉親愛則喜其得親而不忘親惡則懼其不順乎親而不忍親過則盡其幾諫而不逆生事之以禮也親沒則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諸侯不橫征暴斂於民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庶人不受不義之財皆是也豈必拘拘就仁者求粟哉以此事親所謂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也此無論小孝中孝大孝而皆可自盡者也

纂訂備物從博施來不匱承備物說來不可平看物之備本於德教之施則自玉帛愛敬之始於事親出之

也須自本原說起博施而備物纔可謂不匱非博施而備物猶之乎匱也備物注云各以職來助祭細想兼事生祭祀說不專指助祭爲是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其怒也求仁者句求字作以字看喜而不忘喜字注疏與小學書俱作嘉

心典此言孝道因分而異如此三者即前大孝尊親云云非有優劣大小中以分而別也下六句方言其實用力用勞不匱分庶人諸侯卿大夫士天子講慈愛忘勞串仁以愛人言義以處事言俱就政事上說尊安就見功勞及物博施備物串備物承博施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毛

來能博施則蒙恩者自來貢物矣

按前列三孝下言盡心三孝中皆有之舊說此三孝與前三孝相配說而說約謂此自有三等非因上言看來貼前三孝亦於理不背用力則能養矣尊仁安義以仁義及民言用勞雖是勞及於民而即用勞以不辱親也用字屬親上爲是博施注以德教言非泛言恩惠博施則能備物而不匱可以尊親矣仁者之粟新裁照三孝說有理黃氏專以祿言失之

偏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憂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不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陳注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蓋天地之性人爲貴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朱

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

鄭注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頃當爲跽聲之誤也子我也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孔疏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無人爲大者言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是

也 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不虧損形體得全不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 頃跬也謂一舉足君子於一舉足之間不敢忘父母也言忘之恐有損傷 謂於正道而行不由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 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遺體故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歷危慮處 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爲人所賤也 謂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 不辱其

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者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差辱可謂孝也矣

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其以爲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

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爲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

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身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其過者也失之於初而戒之於終焉唯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也體懼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莫非父母之所遺者非禮不言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聽是以言動中於禮樂之節而民瞻仰之取以爲模範焉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途以由徑緩舟渡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是爲孝其親者道哉

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

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章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

講義舉足而不敢忘固懼其危也而言何與焉蓋吾以惡言出於口人以忿言反於身爲身之辱而貽親之羞者甚矣至於出言而不敢忘則所以全其身以歸其親者斯無愧矣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導款此卽正子以明上文慎行其身意有憂色也截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三

上是答其有憂之故下是申言君子不敢忘孝之實今子以下子春之言也不虧其體是全形不辱其身是全性一舉足至行殆一條屬不虧其體一出言至不羞其親一條屬不辱其身末句通承

新裁此明上慎行其身 憂色截上是正子傷足而致憂下因問而詳發所當憂也總是明人道以全歸爲孝意通以踐形盡性說生養兼人物言其稟形受性者不爲不多而理氣之全者無如人最爲大然形性雖本天地而實成於父母天地人之大父母也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全而生之形性俱全也全而

歸之全其形性也不虧體正是全形不辱身正是全性形與性全可謂全矣上言可謂孝謂孝在於全歸

下言可謂全則全歸之工夫孝在全歸如此是以君子頃步不敢忘孝念念欲其踐形盡性不敢虧體辱身以陷於不全而忘孝也一舉足句屬不虧體邊以踐形言一出言句屬不辱身邊以盡性言此皆言不忘孝之實也須轉在全歸上一舉足至行殆屬不虧體邊以踐形言一出言至其親屬不辱身邊以盡性言可謂孝矣總頂一段形性俱全可謂全歸之孝矣新旨總是明人道以全歸爲孝意 樂正子春下堂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三

而傷其足數月不出門猶有憂色蓋深悔其保身之不能而有傷父母之遺體也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非爾之問何以發我憂色之故吾聞諸曾子之述夫子曰天之所生萬物地之所養萬物其稟形性之全無如人爲大然形性雖本天地實生於父母父母全形性而生之子全形性而歸之可謂孝矣然必不虧其體以全形不辱其身以全性方可謂全歸之孝矣故君子念念欲其踐形盡性弗敢虧體辱身而忘孝也夫子之言如此今予下堂傷足忘孝之道予

是以有憂色也且以君子之不敢忘孝言之所云不
虧體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所云不辱身者壹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夫惟一舉足而不敢忘是故道而
不徑舟而不游唯一出言而不敢忘是故我之惡言
不出於口斯人之忿言不反於身由是不辱其身不
羞其親豈不謂全歸之孝乎

按傷足與步爲切故引孔子之言全受全歸頃步弗
敢忘親專以步言下文申明分舉足出言兩邊說其
理方全 前面言不虧體不辱身末處從不辱身說
到不差親不辱不差是一邊話與虧體對合看方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祭義

三

是孝 善如二字連猶云何善如之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三

祭義

牟陽冉觀祖輯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
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陳注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
之幾於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而使民
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
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爲貴然富民之弊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祭義

一

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
爲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
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
齒居天下之達尊久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
次於事親也然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
於自古尚齒爲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鄭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
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
官 言其先老也

孔疏此前節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故下

云孝弟發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隨文解之今此一經論四代梯順尚齒之義 有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則是德中尚齒 夏后之世漸瘠薄不能貴德而尚功高則爵高既貴其官爵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故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在前故云尚齒 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則與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故云貴富亦年高者在在前故云尚齒 周人又劣於殷敬愛彌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在前故云尚齒 鄭恐經云貴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二

者皆班序在上故明之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為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貴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賜云尚謂事尊之於其黨也者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者鄭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虞夏至事親也此一節覆述虞夏以來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言虞夏殷周

雖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遺棄其年者悉皆尚齒更無他善以加之年之貴乎天下久矣者從虞夏以來貴在是久矣 次乎事親也者言貴年之次弟近於事親之孝除孝則次弟也

山陰陸氏曰貴尚之次也據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夏道漸劣其德或無實也於是貴爵殷道愈劣於是貴富蓋古之諸侯有爵尊而地狹爵雖卑而地大貴富則地大者先周道愈益劣是故貴親鄭氏謂舜時多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言以德為後則在小官釋所以貴德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馬氏曰貴以對其民為賤尚以對其等為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位能者固已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皆因其時乘其理為之也夏后時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賢賢貴爵以富富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尚取諸身年取諸物皆可以數言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故也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時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祿故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弊故也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故也且堯猶號放勳則以王稱舜不爲過矣以王制考之四代養老或異其禮或異其所或異其服雖各不同所以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

何也謂之年則以所歷爲主孟子所謂歷年是也與此言遺年之年同謂之齒則以所序爲主中庸所謂序齒是也與此言尚齒之齒同內則言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五帝非不貴老也所謂憲者憲其德而已所主在德不特在年也延平周氏曰蓋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

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卽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新裁上章七節言孝之道此下十二節言弟之道此節久矣截上舉歷代異所貴而尚齒之典同末句推其故以其爲禮之大也全重尚齒以所貴形之宜輕看救弊意亦不重去古未遠故貴德德久民玩故貴爵爵久則澤壅故貴富富則私財忘親故貴親也久字卽指四代見貴年非但今日自四代已然者然久貴之故何居蓋人道最重是事親老近於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事親之下尚齒卽爲稍次矣尚齒之道其重如此若遺老是遺親矣此所以四代無遺年而年之貴於天下若是其久也 尚齒弟道也曰次乎事親見弟道與孝道並行伏下孝道孝字說約七節皆言弟道首節言歷代所貴之治雖異而尚齒則同德得富親俱以人言以此四者而形尚齒之同尚齒卽尊養之類盛王以道德功業言年之貴乎天下就無遺年上見久言自虞至於周也未句又是明其故次卽次第之次此下是論弟道只說人道親親長長除卻親親便是長長了故曰次新旨昔者有虞氏之治貴以德化民爲務而尚齒夏

居氏貴爵秩而亦尚齒般人貴祿富而亦尚齒周人貴懿親而亦尚齒夫虞夏殷周天下所稱盛王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以此觀之則年之貴乎天下久矣然人貴之故何居以老近於親故尊高年之禮即次乎事親也

按貴德貴爵貴富貴親而皆尚齒尚在貴之中非於四者之外別尚齒也四代雖有所貴而亦無不相兼注四代所同一層當補出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六

陳注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

鄭注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孔疏此一節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此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則尚齒官爵同者則貴

尚於齒四代皆然以其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據杖

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年已八十不但杖

於朝而已見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

之則就其室是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知

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

夫立於庭君立於阼階上是也云魯哀公問於孔子

命席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禮大

射卿大夫立於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卿卿西

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

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則於路寢門外日視朝亦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七

揖竟即退不待朝事畢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者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又八十不俟朝是異其禮若其致事君許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許者與此異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爲上爾爵異則以爵爲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爲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爲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要之朝

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爲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石林葉氏曰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損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之所以達乎朝廷矣

新裁六節旨此詳孝弟之達而推其化之成意 前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八

五節見孝弟之無往不達發諸朝廷五句申言之也皆在孝弟之教上看末二句卽孝弟之化也又是此教所至者 老爲天下達尊尙齒爲朝廷盛節同爵一句尙齒之禮行於臣也七十四句尙齒之禮行於君也此朝廷敬長之事故曰弟達於朝廷 五節以此節爲領袖觀下發字可見朝廷風化之原也纂訂以朝廷言之同爵則尙齒此禮之行於臣者也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君問則爲之布席而坐八十不俟朝見君而揖則退君問則就之於家此禮之行於君者也皆所謂尙齒也而弟道達乎朝廷矣

行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陳注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爲雁行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不以任行道路卽孟子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鄭注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九

任少者代之

孔疏此一節明弟通達於道路 行肩而不併者謂老少並行言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 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爲雁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爲行 少者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 任謂擔持言班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達於道路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班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班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

路

山陰陸氏曰行肩而不併言雖齊行遇隘狹猶不敢併不錯則隨鄭氏謂錯雁行也雁乃參差少邪故曰邪行為錯

新裁行字作冒自行肩至車徒辟致讓之禮班白一句代勞之禮然有三項錯隨正是不肩併者此二句少者與長者同行其禮如此見老者一句少者遇老者於路其禮如此也班白一句少者代老者之勞其禮如此此皆道路順禮之事故曰弟達於道路心典肩而句虛不錯則隨正是不肩併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十

纂訂少者若與長者同行則無並理蓋不雁行而錯或從隨在後也若偶遇長者於路或乘車或徒行皆避不敢相值也班白之老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有代勞者也而弟道達乎道路矣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陳注遺棄也 鄭氏曰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鄭注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見無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嚴陵方氏曰若耆耄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

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眾寡

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石林葉氏曰強以力言眾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新裁首句作冒言居鄉以齒為上也窮寡弱皆屬老看蓋常情多勢盛則避勢衰則慢者皆不知少長之序故也今惟以齒為尚故老雖窮不以窮見遺老雖弱不以我之強犯之老雖寡不以我之眾暴之此皆州巷禮讓之事故曰弟達於州巷

心典首句總下三句皆自首句末窮寡弱皆屬老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十一

三不字皆指其言言之

新首居鄉以齒為尚而雖老窮不遺亦與齒讓也力雖強不陵犯老之弱人雖眾不暴虐老之寡此皆州巷禮讓之事而弟達乎州巷矣

按舊說窮弱寡作三項說予謂首二句當連居鄉以齒而於老窮亦以齒讓而不遺棄下二句深一層言

雖強不得犯老之弱雖眾不得暴老之寡如此看不得二字方有著落

弟道五十不為句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州巷

陳注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

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頒猶分也
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春獵爲狩
冬獵爲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鄭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
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
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
未五十者春獵爲狩冬獵爲狩

孔疏此一節明弟道達於狩狩 古之道者謂作記
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卻道周初之事故云
古之道也 五十不爲甸徒者謂方八里之甸徒謂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主

步卒軍法八里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謂之甸
者以供軍賦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氣力始衰不爲此
甸役徒卒頒禽隆諸長者謂四十九以下田畢頒禽
之時多長者 四井爲邑至六十四井也司馬法文
云以爲軍田出役之法者謂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軍田役事故云以爲軍
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者王制
文云謂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
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猶任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

長者云春獵爲狩冬獵爲狩爾雅釋天文經云狩狩
夏苗秋獮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
儒以爲丘甸之甸誤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
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卽此所謂甸徒也
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頒禽長者先得之
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故也凡此皆狩禮順之事
故曰弟達乎狩狩

新裁古之道三字提起勞者人所避甸徒不及於始
衰優尊也利者人所欲頒禽必隆於所長敬長也不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主

援其力又厚其恩此皆春獵冬狩優老之事故曰弟
達於狩狩

新旨既不爲甸徒如何又頒禽蓋所謂長者另是獵
中之稍長也

軍旅什伍同爵則尙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陳注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鄭注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尙左卒尙右

孔疏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爲步卒在軍
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

嚴陵方氏曰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

言軍旅眾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石林葉氏曰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新裁軍旅二字作冒什伍雖以爵相統爵同則以齒相尚此軍旅優長之事故曰弟達於軍旅

纂訂什伍爵皆下士是為同爵齒尊者先是為尚齒

新旨至軍旅雖所以尚武也什伍則以爵而相統爵同則以齒而相尚而弟達乎軍旅矣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古

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陳注自朝廷以至軍旅其人可謂眾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

鄭注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孔疏此一節總論結上文 孝弟發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達乎朝廷是也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

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此經總結前諸文故云孝弟也 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

狻猊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眾庶也故眾以道理

之義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雖死不舍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陸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內而之外也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狻猊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狻猊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修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眾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山陰陸氏曰狻猊言放軍旅言修亦言之法眾以義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圭

死之而弗敢犯即若申生伯壽之死猶為犯故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敬其

兄則弟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蓋以弟而治天下

則莫非禮順之行其操甚約而其效甚博故先王內

則達乎朝廷而外則達乎道路州巷有事則達乎狻

猊軍旅此眾之所以有義死而不敢犯也

慶源輔氏曰狻猊爭獲軍旅爭功弟道達於是則至矣無所不通矣以義死之非有所利也

新裁此節總上五節之意因尊高年次於事親故兼

以孝言孝弟二字提起見爲人心同然之理發諸朝廷五句見孝弟之無往不達每句約上全文講發行等字皆孝弟發之行之朝廷句可另看朝廷政事所出故言發齒隆於同爵禮優於老臣是已道路人所共由故曰行行者讓路小者代勞是已州巷委曲有所盡故曰至老窮不遺弱寡隨願是已搜狩馳驅有所縱故曰放役以老免賜以長隆是已軍旅嚴飭有所治故曰修什伍同爵少長以齒是已以上皆是孝弟之教通達處眾以義死二句是孝弟之化所至者眾以義即通達孝弟之義也有知之明意死之不犯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義

夫

即是終身由於孝弟不敢有違心處有守之固意死字當活字看 自朝廷而發所以行至放修也發如弩之機括一動而迅速莫禦且能穿札破堅唯孝弟自朝廷而發不但行至放修且使人死守而不失非中於眾之真心不能也發字最有力

纂訂朝廷禮法所從出故言發道路人所共由故言行搜狩則郊野閑曠之所故言放州巷則委曲偏僻之地故言至軍旅用武文事易廢故言脩眾字指朝廷以至軍旅之人說義指孝弟之義死字活看言通達孝弟之義盡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又進

一步

新旨要之孝弟人心所同試觀孝弟發乎朝廷便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眾皆達於孝弟之義而不敢干犯也信乎朝廷爲風化之原矣接眾以義死於孝弟而不敢犯不孝不弟是極言無不孝不弟之意 前云次乎事親故此孝弟並言然案文義畢竟當重弟上 放當訓至如放於即邪之放諸解欠明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義

七

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陳注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宗是也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所以事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覲而后耕藉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辦之不可不早也

鄭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孔疏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更次齒學之事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樂記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 案孝經云雖天子必有父也注謂養老也父謂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屬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故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 以先賢有德故祀之令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諸侯之德此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則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鄭以樂記武王伐紂稱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謂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大

王廟制如明堂武王伐紂後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與彼同故云謂宗祀文王也實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經廣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獨論武王是指周公制禮之後宗祀文王也云西學周之小學也者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有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嚴陵方氏曰祀明堂所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有配

配必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貴老貴老爲其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瞽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爲臣之義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次之以教弟孝弟則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教養能養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義

九

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爲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馬氏曰明堂嚴父以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之孝若祀賢則尚德故以之教諸侯之德耕藉以供粢盛故以之教諸侯之養以德爲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則朝廷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皆以教而其教止於弟諸侯則教之孝教之弟教之德又教之養教之臣而其教止於諸侯者蓋萬民則治之詳故教之禮也略邦國則治之略故教之禮也詳言教萬民而卒之以

諸侯者蓋化賤者易化貴者難化勞者易化佚者難此公子信厚如麟趾國君仁如騶虞所以為周召之終也

新裁此泛言周家行禮以示教以彝常新三十世之人心周家有本之教發動人的良心處教從心性起所以為大而為天下之達教也先王之行禮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崇孝思也所以使諸侯知報本反始而孝於親焉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之中尊高年也所以使諸侯明齒讓之節而弟於兄焉先賢有道德者也祀之於西學蓋欲諸侯體吾之敬德而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手

有以起其秉彝好德之心耳藉田供粢盛者也秉耒以視耕蓋欲諸侯知吾之孝養而有以發其追養維孝之念耳朝覲以舉尊王之典非所以教諸侯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知所以臣乎是五者本諸彝倫日用之常以激發天下之人心以心術轉世風非天下之大教乎

纂訂此詳周家行禮以示教也此節與樂記意不同彼言武王初政此則泛言周制言發朝廷不止孝弟故推廣言之然五教因養老而並及故下獨申養老也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文王故云祀乎明

堂獨云此者孝莫大於嚴父配天非祈禱蒸嘗比也教孝只在生孝上說報反祭祀尚後一層事食老更於大學以貴老也弟以敬兄言不專指養老上先賢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德者不專指樂祖祀指四時釋菜說西學在殷為誓宗在周為小學德以修德言養非指養親尚有外神在內朝覲以禮言五所以是示教之意末句說舊天下言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說約食三老句即下文割牲之禮指鄉飲言

按因祀先而知孝因養老而知弟因祀賢而知好德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至

因耕藉而知追養因朝覲而知臣道皆所以教諸侯教諸侯即所以教天下養字以孝養祖考言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陳注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酹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持干盾以立於舞位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幼之序也

鄭注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

孔疏此一節明養三老五更之禮而竭其力下象其德 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 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 食罷親執爵而酌之也 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 是故鄉里有齒者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 老窮不遺者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眾不暴寡 所致此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故此化而來

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新裁上以五者之教并言而此又以教弟上推進一

禮記詳說

卷百三

祭義

三

步往孝上去正見養老之爲重而當務也 此亦說大學之感化速全重天子上此乃上數節之根本這所以教諸侯之弟的所以與上節不同更要說得懇切天子如此而身親禮事以教之謂之所以 何謂食老更於大學蓋天子者袒衣以割制牲體執醬而親爲之饋執爵而親爲之酌所以躬執乎禮也而又首戴冕手干盾以立乎舞位所以躬執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也使之敬其兄而又能及人之兄也吾見禮既舉於上則化自達於下鄉里有齒而仁厚風行老窮以之不遺也強不以犯弱也眾不以

暴寡也此果何自而來哉蓋由天子養老於大學以教諸侯故眾皆服從自此而聽且速也於此見養老之爲大教而感化之本推行之機則又自天子始矣說約此章原爲齒而發故於五教中摘出養老一段又抽出鄉里一段以見上行下效之意制牲三句躬執禮器總干一句親習樂容此節全重大學句養老之禮行於學而齒讓之風遂達於鄉里可見大學爲風化之本接下齒讓之風由大學中來故齒讓之禮雖天子亦必行之也

按食老更於大學乃大學之禮鄉里有齒養舉上文

禮記詳說

卷百三

祭義

三

以明齒讓之由於觀感而然故云由大學來 有齒者有齒讓之禮也冕而總干親至舞位之說可疑當是舞者戴冕以像君耳

天子設四學當大學而天子齒

陳注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天子齒謂天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

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庠也又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孔疏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 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

置於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當入學而大子齒者當入學之時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子齒嚴陵方氏曰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卽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通

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者帝入東學尙親而賈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尙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若辟雍雖大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又曰大小少長知好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說約此言尙齒之禮不特施於諸侯雖大子入學亦

以齒序也設四代之學廣進德之基也大子入學以齒居臣子之節也

新裁此見弟道達於學校意天子指周天子說德忠質文之風自學而出故一代之精華萃於學設四學合德忠質文之教也天子自行弟道豈特爲天子起哉當其爲大子之時天子設學而使之齒正豫教其弟道而使之爲天子時能躬行以化諸侯也

心典此言大子入學時序尙齒之禮尙齒先教大子爲天下倡也尙齒又見之入學周天子設四代之學以教國子民後當入學時大子與同學有序長幼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通

之齒不以貴加人也

纂訂此詳尙齒之教也天子指周天子說此見弟道達於學校意次節見弟道達於巡守意三節見弟道達於鄉飲意天子句不可輕略過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也

陳注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不敢趨越徑過也

鄭注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

者謂道經之則見之

孔疏此一節亦明尚齒貴老之意 天子巡守者謂巡行守土諸侯 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者既未滿百歲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 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其言論政教君即往就之可也 嚴陵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疆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即王制所謂問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三

百年者就見之是也至於八十九十者其禮又有殺焉彼或在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前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者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即上所謂重徒辟是也

郝解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弗敢過引卻道旁俟老者過而後行也鄭注甚迂新裁此見弟道達於巡守意首二句截輕看待小竟

迎之也下分二項遇八十九十而迂見也欲言政而

就見也欲言政者還著八十九十老者說蓋老者歷閱世故故欲陳民間疾苦利病者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天子巡守至其處老者方有事於東行天子又有事於西行是相違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謁不敢超越徑過也此皆尚齒之禮行於巡守者如此

說約諸侯待于竟句不問既待于竟宜亟見諸侯然必先見百年者雖諸侯弗暇顧也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以天子之尊於百年先見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祭義

毛

於八十九十迂謁之下言政則就見之禮委曲以致敬也欲言政者還是天子欲其言政則就其家問之也不指老者說為是

接西行者東行者以天子言之為是若泛說於上下文不合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陳注方氏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

三命不齒雖于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賈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五州爲鄉五鄉爲里於選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鄉之遠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

鄭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无

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觴乃入也雖非族亦必承齒乎族故言族爾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後揖卿大夫士

孔疏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一命齒于鄉里者此謂鄉射飲酒之時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齒于族者謂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親之內計長幼爲世序三命不齒者謂身有三命官其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謂特坐賓東若此飲酒之時

族親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後入故云不敢先也此一節齒于鄉里齒于族未知何時如此故明之云謂鄉射飲酒時鄉射謂鄉人誦眾庶而爲射於時先行飲酒之禮是鄉射有飲酒者也又云飲酒者謂鄉人飲酒及黨正飲酒此注鄉射飲酒兼此三義也今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是也雖無正齒位之事其實鄉射鄉飲酒亦有正齒位之禮但文不備也故此云鄉射飲酒以總正齒位之事也云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无

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眾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於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謂當飲酒之時若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飲酒故云三命不齒鄭注三命列國之卿若其鄉飲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賈能其賓必少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

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飲酒爵爲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飲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是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飲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者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眾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爲待獻賓獻介獻眾賓之後至一人舉解之時乃始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手

入也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解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解之時縱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記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尚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謂黨正飲酒故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酒明日乃息司正告於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嚴陵方氏曰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爲大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不齒有二意此謂三命不齒者也人不敢與之齒也若王制終身不齒者人不足與之齒也錄見注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盱江李氏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而不齒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農隙而教之尊長養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手

老見孝弟之道也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於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

郝解一命謂始受命爵一級齒于鄉謂在鄉則序齒出鄉則論爵也再命齒于族則鄉亦論爵矣三命不齒則族亦論爵矣此古人貴貴之意然族內有七十者則雖有爵者不敢先是貴亦未嘗不齒也七十者非大故不入朝如夫子七十一而沐浴朝請討陳恆是大故也

新裁此言尚齒之禮行於鄉飲者如此齒不齒三句是貴貴之義不重但引起不敢先句耳七十者以下是申明不敢先之故也夫豈特巡狩尚齒雖鄉飲亦然彼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鄉飲則與鄉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里序齒焉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者也鄉飲但與族人尚齒不憚齒於鄉里也天子之元士侯伯之卿非三命乎則鄉飲之時必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亦不得而齒之矣然此謂坐位則然耳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雖三命亦必後之入而不敢先所以然者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處之者優矣若入則君先與之揖讓而後及有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况私所乎在君猶如此况宗族乎此所以族有七十者不敢先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三

纂訂此乃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時也首三句只要以漸說到三命上輕看下即天子之尊老以明之蓋既入之席位乃黨正所為並以官法故兼存朝廷貴貴之義未入之行步非黨正所次得以自盡故明宗族老老之禮此不齒弗敢先所以分也觀此則平居在鄉里序族之中無不序齒可知非但鄉飲已也近云首三句都就尚齒說而大故以下見人君猶先齒而後爵况一命再命三命乎如云一命貴矣猶尚齒於鄉里不敢以貴加於鄉里也再命又貴矣猶齒於族不敢以貴加於宗族也三命至貴別席而坐族人雖不齒矣然族有七十者不敢先是未坐時尚存宗族之禮不敢以貴加於宗族也蓋雖有貴貴之義而終不敢以加於老老之仁也則齒于鄉里齒于族不敢先明是尚齒何以爲貴貴之義如此說上下文纔相蒙當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一句爲主按三命不齒與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二句相形取義蓋三命雖不齒於族七十以下可耳若有七十者則三命者不敢先之仍重在齒也陸氏謂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與本節上下不聯因說三命不敢先七十下遂言七十者爲君所尊以證不敢先之意不入

朝又只引起入朝不重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陳注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許在祭統十倫章

鄭注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

曰見爵賞之施焉

孔疏此一節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所欲惡者人所惡於人之所欲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焉

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為不受之辭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為足道故也荀况曰積善成德則德固善之所積而人則有善而已天則有德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其善自外至內之

謂歸自下進上之謂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

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

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

貴慶所以為禮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

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

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其曰

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

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

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焉

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講義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

為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為威而必曰

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

以為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

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則

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教

督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加解存諸長老謂託稱長老之教誨成諸宗廟天子

爵人必於廟人臣受命必銘於廟也

新裁天子有善九句善必歸於所尊也爵祿三句命必降於所尊也此皆以卑承尊之道故曰示順也一說唯天子有善讓之於天故諸侯之善讓之天子卿大夫之善薦之諸侯士庶人之善本之父母長老推一敬天之心豈不尊祖哉故祿爵成諸宗廟慶嘗成諸宗廟讓善於天示順天也稟命於祖示順祖也示是天子示之也天下之道貴於順亦得之尊讓而已故天子者代天理物者也如帝德廣運萬邦協和是天子有善矣然而所尊者惟天則讓德於天若曰吾惟代天出治焉耳諸侯者體王宣化者也如侯

有也善不自矜而讓於所尊所以示崇上之道而遜順於其尊也命本己之所出也命不自擅而行於所貴所以示尊祖之義而遜順於其祖也於禮也無逆於心也無違何順如之故曰所以示順也何莫非自天子讓善始哉纂訂此見讓之爲順德也此所謂順卽上章弟道之遺意自天子至士庶人只重不有其善讓於天等各主所尊言之也祿爵慶賞亦重在不敢自用上成諸宗廟自所傳言之也順者順於理而不逆之謂示字亦有示教意但自讓善稟命中示其義耳總頂二項心典此亦因上尚齒而類記順道也作二段一段謂善己之善也而各歸於所尊以示不敢自有一段謂命己之命也而皆出於所親以示不敢自專末句總承天子之善如建其有極萬國以貞諸侯如亮采有邦旬宣底績卿大夫如日宣三德浚明有家士庶人如慎厥身修動無不臧各泛言之薦作進字解非薦揚長老所師之人祿以詔功爵以詔德慶以禮言賞以物言皆兼天子諸侯言之按歸薦本存是變字法其實皆讓也本謂推本存謂不忘和謂存是託稱長老之教誨其意甚明而存字

無正訓仍以心存不忘爲是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覽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陳注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南則明而有所示之方也故易抱龜南面焉天子北面則以臣禮自處而致其尊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故曰進斷其志 應氏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明此以北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美

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 石梁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 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

鄭注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

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孔疏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也 立以爲易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之屬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卽今時易也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覽北面者立爲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親執卑道服袞冕北面

必進斷其志焉者言天子雖有顯明哲知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己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尊以尊敬上天也 有善稱人有過稱己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 此稱官者於周禮稱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鄭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豐饒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云連山密戲歸藏黃帝鄭作易讀云夏曰連山殷曰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美

歸藏周曰周易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爲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猶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己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者

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

山陰陸氏曰卽言占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則辭有不婉且名曰易則古之人以筮占龜尚矣君未有言面者今此言面以龜言面故也據對文君每言南向臣每言北面

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以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志而已又將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

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卑

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己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己則能卑己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己則不足以爲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郝解易抱龜南面謂掌易之人抱龜南面立也

新裁陰陽者天地之用而動靜乃其情也天地者陰陽之體而健順乃其情也建者立此參彼之謂也是作易下是用易立以爲易以書言易抱之易字以明易之人言龜亦易也尊天一股重不專說不專正所

以尊天也此以進卜而言尊賢一股重不伐說不伐

正所以尊賢也此以既卜而言情字有妙處消長

吉凶一定之至理其中又有變化莫測之機如消而

長長而消是其常也若消中之消長中之長不消而

消不長而長似消而實長似長而實消其隱微莫窺

之蘊所謂情也雖是理在理中有數理可知也數不

可必所以立之爲易以利後王之用下不伐不敢專

言易道之妙虛心以用之也夫易何爲而作也彼

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東而爲天地莫不有自然之

情焉固至微而難見者也義文周孔之聖人觀變於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卑

陰陽參兩於天地由是畫奇象陽畫偶象陰摩之以成四象盪之以爲八卦自八卦演之爲六十四卦而卦有定辭自六爻衍之爲三百六十四爻而爻有定象吉凶消長之理以明進退存亡之道以著天地陰陽之情皆洩於此此聖人作易之本而爲資世之大典也人君之用易者可不知所重乎故當用易以下之時易抱龜南面尊位也人君袞冕而北面臣位也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於龜易之前蓋龜易所著莫非天道之攸寓今卑位自處而聽斷吉凶正以示其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是尊矣非示不

敢專以尊天乎至若卜而善所謀協於鬼神則歸之於人而曰此賢人之輔弼卜而不善所謀拂於鬼神則歸之於己而曰小子之無良初不敢專善於己而有矯矜之心蓋謀畫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讓善於人而歸過於己正示其不敢以才知自大而惟於賢者是尊矣非教民不伐以尊賢乎觀此則人君一用易之閒而尊天之心尚賢之誠俱見矣其建天地之情爲易也以其用之大也

說約此用易之道也在立以爲易截上言聖人作易有本下著用易之義也全重尊天尊賢上不可以作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聖

易用易兩平首二句只發進斷之原也陰陽天地不可分上言易而下言龜者龜卽所以示易道之吉凶也尊天尊賢總是一箇虛心

纂訂此承上示順而言見天子之無所不讓也建卽中庸立此參彼之謂建字有工夫聖人能體此情於己以吾心之易與造化之易相參實有建之而不悖意所謂處存玩樂是已立猶豎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爲奇偶之畫以明之易謂奇偶之畫祖變易者也易書一作天地陰陽之情盡洩於此人得之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不迷趨避之途猶豎立標

的使人見之也易抱龜句易字指人易無體體之於

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是也雖有明知之句正人君虛心以用易處建立不同建字有工夫立字無工夫立以爲易知畫奇以象天之陽畫偶以象地之陰此伏羲所畫之卦也文王繫之以彖辭周公繫之以爻辭孔子作彖象十翼之篇而易之道備此二句原易之所由作下指用易者說周易大卜掌三卜三易之法是易人抱龜也明以自知言知以知人言說箇明知若無疑矣猶必進斷正見不自專意易所以筮龜所以卜此言易官而曰抱龜

禮記詳說

卷百四

祭義

聖

蓋卜筮一道故一官而兼統其事周官大卜之職而兼掌三易之筮是也

合參昔者義文周孔諸聖人參伍陰陽天地之情狀造爲易書則吉凶之理具矣後世有所卜則明習易書之人抱龜南面而處君位天子袞冕北面而居臣位雖有明知之心可以決斷事理必進就龜卜以決斷已志焉龜本天地之情此正示不敢自專以尊天也龜從則爲善曰此賢臣之助龜逆則爲過曰此予一人之尤龜本賢人所定此正教不矜己之長以尊賢人也

按卜筮是兩事而言易抱龜者或兼攝卜筮歟下只言龜不言著終覺舛錯疑龜是著字之訛 進斷其志進謂進於龜前而以龜決斷己之志 善過當承卜說人字指賢臣謂卜之而善則其事有成曰此事乃賢人之助卜之而過則其事不成曰此己之過如此乃教人不伐以尊賢也教亦示也示其如此之意非教人之說 時講謂龜本賢人所定似歸功卜者稱人即屬卜人其義覺淺 通節只用卜一事上言尊天下言尊賢總是退讓之意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室室

禮記詳說

卷五聖

祭義

聖

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誦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怒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陳注惡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思省 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

思其親無物足以懷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

鄭注謂齊之前後也 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 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

禮記詳說

卷五聖

祭義

聖

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 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誦思念其親存也以慮事者言孝子先齊莊其心以謀慮祭事 以備其衣服及祭物 齊前後凡治百眾之事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言孝子色必溫和行必戰恐其形貌如似畏懼不及見親之所愛然 身必誦者言孝子設奠及酌之時容貌溫身和身

形必卑訕 如以語諮白於親而未之見報答者
助祭所宿之賓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孝子其立卑
柔靜默然後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如似將不復
見顏色出然 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
孝子思念親深及至祭後想像親來形貌陶陶遂遂
如似親將復反更入然 孝子思念親深爲是之故
精懇純善之故行不違離於身言恆懇善也 中心
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 思念深結積於心 思
念其親形見於色 術述省視也言思念其親但徧
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也此乃孝子思念親之志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吳

也
嚴陵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以具服物宮室慮其
不完故以修宮室百事慮其不飭故以治百事溫以
言其不暴也祭之日其溫見於顏色爾及奠之也又
見乎容貌焉祭之日行 爾及奠之也又身必訕
焉此孝子之心所以爲有加而無已也終言及祭之
後則始言及祭之日爲祭初可知先言其奠之也則
後言宿者皆出爲既奠之後可知於祭之日其迎來
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
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

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懷其心無時足以絕其念如
懼不及愛卽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而未之然卽
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卽所謂如將失之是
矣如將復入卽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
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於外懇言實而無
僞善言愛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
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
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慮言慮事
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
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聖

心故能不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
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較注
山陰陸氏曰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陶陶遂
遂樂豫之貌言孝子祭已其思慕之情少殺也故曰
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是故懇善不違身若後世學佛
之徒有然臂煉頂者可謂懇矣非所以語孝也耳目
不違心言不爲聲色所移失其本心
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
也卑靜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
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訕有深思則若

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愬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爲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慶源輔氏曰無是心則將何以爲事也致吾之誠愛則見於外者必和顏色必溫則和之至也動則恐其有失於愛故行必愬愬善不違身故耳目不違心耳目不違心故思慮不違親結謂誠實也形謂著明也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哭

術省之謂必有事也

郝解有齊莊之心以慮事卽前所謂慮事不可不豫虛中以治也將事慮無不備則臨祭專誠不二矣如懼不及愛然者色溫行恐之狀愛而如不及愛之至也如語焉而未之然者貌溫身訕之狀將欲語而未語承聽之專也宿猶戒也謂祭祀所宿之賓客祭畢皆出孝子退立卑順靜默端正以思如將弗見然者惆悵無聊之狀陶陶鬱結也遂遂求伸也如將復入然者欲去不去之狀愬善不違身謂精愬純善之德與身合一也耳目收攝合於心思慮專一合於親戚

結於心外形於色術習而不已省視而不忘孝子之志也

新裁百事以上是將祭而有謀事之敬不及愛然以上是及祭之事未之然以上是正祭之事弗見然以上是祭畢之事復入然以上是祭後之事愬善三句總承及祭之日以下言其思親之盡其誠也此皆孝子之所欲爲而不容自己者故曰志當以結心一句爲主貫前後文以上將祭之慮已祭之思皆是結諸心也愬善不違身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目不違心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不違親結諸心者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哭

形之想像也總之結之心形之色而爲術省者也思親之心至於固結而不可解孝子享親之志如此矣孝子之將祭祀也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慮乎事焉慮事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既備犧牲既成也以修宮室使灑埽以潔增葺以完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制度畢修也其豫備之誠固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將來也和顏愉色藹然仁愛之發疾趨奔走惕然悚懼之形擬其心之所懼恆若愛親之心有所未致焉方其具獻之際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而有委順之誠身必訕而有罄行之儀擬其心之所存恆

若親有所語而未之發焉至於助祭者皆出而親之往也其立也卑靜而無矜高之態中正而無跛倚之容擬其心之所慕恍然如弗見親之在神位焉及夫祭之既畢而親既往也其心存於內而陶陶然也其心達於外而遂遂然也擬其心之不忘恍恍然如復見親之入廟庭焉其思親之誠切於正祭之日又如此由是觀之則以言乎其身也周旋中禮升降有度莫非專謹嘉美之像可謂慤善不違身矣以言乎其心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他聞他見不足以亂之可謂耳目不違心矣以言乎思慮也思不苟動心不苟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辛

慮恍惚一神明及交可謂思慮不違心矣可見念親之誠鬱積於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其發爲念親之誠也形諸色而不可掩又散爲思親之事也每術必省而無一毫之遺也此蓋將祭而結心以慮事正祭而結心以思親志意精專向慕真切孝子之真心而不可強者也非孝子之志而何

說約此言孝子之享親至如將復入然截上詳始終享親之誠下表其志之所在也上段又分未祭正祭看首句至治百事是未祭有豫事之誠及祭之目至如將復入是正祭有思親之心分四段看 各段色

溫行恐等只起如不及愛等句宜緊緊一串說只是反覆形容孝子之心無一息不在於親所謂不違也慤善三句總承上文贊思親之誠只渾說不必分配結諸心三句又分承慤善三句而言思親之誠極其至結諸心屬耳目句形色屬慤善句術省屬思慮句每事致思也末句總承慤善以下言志氣精專向慕真切所以冀神明之來格無不用其極也纂訂此推本孝子祭誠之志也齊莊之心管下四箇以字事與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四句似平首句作冒下四段分來與既來往與既往看顏色等雖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義

辛

以容言全在四如字句法都是緊承上文描寫其思之誠至意非與上文爲兩意觀語焉弗見復入皆指親則愛亦當指親慤善三句從外面說入內末後方著落到親上皆孝子之所欲爲而不能自己者故曰志 宿者助祭之賓皆齊戒越宿助祭者出則逆尸而神亦往矣陶陶者象之和也遂遂者志之得也慤善三句方是約上文而敘言之正是贊其誠處結心以下作推原說末句纔通結心形色術省語氣虛而未住至孝子之志纔實纔足

按首段言將祭而以齊莊之心貫下三句齊以言其

潔莊以言其肅總是敬也慮事卽下三句是也下文四如字是四段實義不及愛謂愛親之意有所不及依致愛則存當如此解非謂親之愛已語焉而未之然只是似聞親語而又未語恍惚之意非謂已語而親未答其立也卑靜以正總言其立之容卑靜一意正一意如將弗見欲見而如將不見也陶陶遂遂欣慕之極如將親之復入也然字是形容之意是故字總承上來愍善不違身以身言耳目不違心以心言思慮不違親以思言結諸心三句時講分貼上三句然散說不貼亦可或重結諸心形諸色循省其事承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奎

說從心字起出志字亦通術猶循謂循其事而省之注用每字可玩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注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

鄭注周尚左也

孔疏此一節神明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卽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

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故鄭云周尚左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向君祭社南嚮於北牖下而薄社亦北嚮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

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義

奎

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所謂左青龍右白虎雖質家亦爾文家亦爾也

新裁通主天子諸侯言社稷宗廟神位分左右建也社稷土穀之神屬地道而爲陰右陰方也爲地道之所尊而神地道之心亦寓焉故右社稷宗廟祖考之靈屬人道而爲陽左陽方也爲人道之所向然不死其親之心亦寓焉故左宗廟

說約此國君建祀神之所而有取於陰陽之異尚也地道尊右建社稷於國之右所以神地道也人道尚左建宗廟於國之左不死其親也

和解此篇記祭義而君子曰禮樂以下數節皆言禮樂孝弟之事至末二節乃及祭祀廟制見禮樂孝弟爲神明之德格先之本非祿將之文耳惟古人知祭祀之義存誠慎獨與鬼神合德是以入廟對越臨尸不忤子云巨之疇久矣我祭則受福今之祭祀罔人誣鬼積彌天之惡而假一奠之敬可以禳苗可以徵福是鬼神亦貪饕無賴之甚者矣嗟夫若今之祭祀烏足與譚祭義哉

禮記詳說

卷百四十三

祭義

舊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

陳注鄭氏曰統猶本也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爲道廣矣大矣深矣遠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內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

禮記詳說

卷百四十四

祭統

十

分有親疏之宜有外內之辨有陰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答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味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爵俎豆簠簋籩簠宮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醢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奠取精潔以復其本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典禮以奉祭祀兼六代之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

祭統所以始於心忱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郝解統猶宗也祭有法有義而皆具於人心故人心者祭之統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忱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二

陳注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忱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忱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忱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眾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注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

之鬼神祇 忱感念親之貌也忱或爲述

孔疏此一節總明祭事但祭禮既廣其事又多記者所說各有部分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言治人之道於禮最急經者常也言吉凶賓軍嘉禮所常行故云禮有五經五經之中於祭更急上說人之以禮爲急此說禮爲急者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 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三

身使己爲之但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言孝子感時心中忱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言非賢者不能忱惕忱惕之義唯必賢人故能盡恭敬祭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惻隱忱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

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

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
心忱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
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
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
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郝解禮有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
鄭引周禮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未可據也

新裁盡義只是盡心但首四句敘祭禮之重夫祭者
至以禮詳祭之義末句推賢能盡此義也物指灌獻
饋食之物禮兼春祈秋嘗之禮心指忱惕悽愴之心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四

義兼心與物實則重心而物從之盡義只是能心忱
而奉以禮者 重生於心一句義心也能盡祭之義
這盡字內有工夫報反的念頭一毫不自憚便不盡
也且治道惟禮爲急以其防情而維世也五禮唯祭
爲重以其報本而反始也祭之重如此則祭必有義
矣第禮與心合之謂義而物與禮其外心則其內也
夫祭者豈徒外至之物乃自中出而生於心者也必
先有忱惕之心而後奉之以禮也是義也誰其盡之
唯賢者有心以立祭之本又有物以盡祭之文蓋心
用物而非物掩心也故云盡義者必歸之也

說約此言祭本於心也首四句是因治推到祭上非
論治而歸重於祭也此只說祭之重大祭者二句逆
推義所自來心忱句順推義所自立奉之之字扣心
盡義只重心上唯本心忱之誠以奉祭則盡物盡志
斯爲盡祭之義也禮字與物字一般

纂訂此首揭祭義於心而歸之賢者也上節推祭之
義惟能盡於賢者於未祭之先而能備如此此所以
能盡祭之義也誠信忠敬應心忱禮樂時物應奉之
以禮即所謂發之心而形於物者正盡義之實也吉
禮兼天地人之祭言凶禮主喪災弔恤官賓禮主賓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五

客相敬之禮如朝覲等事軍禮主軍旅嘉禮如會同
冠昏等事非物自外至三句是一正一反語心忱正
生於心之實此數句一氣說下

按此節以治引禮以禮引祭末又歸到義而總之只
重一心字賢者句卽以起下文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
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
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
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

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陳注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鄭注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爲謂福祐爲己之報孔疏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言世人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太

福爲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此是賢者之福謂內盡其心外極其禮內外俱順於祭具也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者釋百順之義也謂心既內盡貌又外順此之行善無違於道理也其本一也者言忠臣事君孝子事親其本皆從順而來故云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者廣大順也體尊故云上也外則順於君長者謂朝廷也出事公卿故云外也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鬼

神福祥爲己之報案少牢報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則是祭祀有求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神禮

張子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卽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爲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九受福也接鬼神之通無他唯和樂卽是交接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七

鬼神之道不違乎己又無物與之交祇自己存此心斯爲接矣故當祭貴乎百順貪而直至於無以爲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己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者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

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己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爲敬順於君長爲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爲備者以三者爲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僞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八

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爲也明薦與明禮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者或爲己或爲人皆未免乎有所爲檀弓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賢者具人道則能祭福者富也有萬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

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皆爲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己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爲哉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禮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九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悅而奉之以禮者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爲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爲勉強參之

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福曰百祿是荷皆謂降之於上而界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禮之無所不順也蓋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爲福逆則爲禍皆在我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爲無幸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郝解不求其爲言無所爲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十

新裁此節正見賢者能盡祭之義首二句作冒能備以上詳賢者之能備明必受其福意末祭以前事也能備以下詳賢者之能祭明賢者之祭意能備以後事也唯賢者能備二句通節總關上句括上文下句括下文惟內盡外順求其備於平時故盡志盡物享其親於祭日信乎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受是容受於中之謂備字實說平日存心制行盡合道理即便有福雖解福字且在福之先外順於道正是無不順重看內盡於己則推本言其工夫也己在我故曰內道在物故曰外我之理既盡則物之理自順盡字著

力順字自然玩而字自見本謂根本於心言其本心

一味自盡忠孝也此三句內盡之實順鬼神等皆指其平日言盡了忠孝道理自然順了幽明道理故此是外順之實能備指賢者未祭時內盡外順能祭祀賢者正祭時盡志盡物說奉之等四之字指誠敬忠信說大抵說賢者能祭唯其備賢者能備斯爲福賢者祭受其福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只重唯賢者能備一句內盡外順是其備也能祭特能備之餘事耳盡順皆素行工夫而在祭上發揮者以祭之時齊明精一自反平日果無愧於神明之處俱了然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士

看來此節只重忠孝二字順者之福在備備在順順在外順道而外之順由於內之盡所盡者忠君孝親之心便無不順了可見忠孝之理盡賢者之福矣下能祭之本亦在此順在忠孝實理不在他也所云明薦之而已者薦此忠孝之心也夫祭必有義而賢者何以能盡其義哉由賢者未祭之先平日能容受福善之理於心也而非世俗所求之福也蓋其平日存心制行盡合於道而眾善之悉備是以仰不愧俯不忤無人非無鬼責何樂如之何吉如之便是福也是福者備也然備者非一善成名凡百順理之名也

必念念皆順事事皆順舉性分職分之理自其所順以達之於無所不順此正是百順方謂之備有一不順便有所缺欠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不順性分職分之理其具於己者內焉無所不盡以爲順之本而事之接於外者自然順於道理而無往不利也何謂內盡己而外盡道以之事君則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顧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其在於本心之自盡者一而已是內盡於己者如此夫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兼盡以上則順於神明而於鬼神之道無所違矣以外則順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主

君長而於君長之道無所違矣以內則孝順於親自致親心之悅而於親之道無所違矣是外順於道者如此夫內盡而外順若是所謂百順者此也所謂無不順者此也是之爲備焉是備也豈易能哉惟賢者內盡外順而能備也則所謂必受其福者在是夫然後臨祭之時以其內盡者內則盡志以其外順者外則盡物由本及文而祭之義不能盡乎能祭何如是故賢者之祭也極致其不欺之誠不虛之信與其表裏無間之忠主一無適之敬是心之自中出者能盡之矣由是奉之以犧牲之物以將其誠信忠敬之心

道之以酌獻升降之禮以行其誠信忠敬之心安之以聲歌干戚之樂而使誠敬忠信之心無不和參之以春夏秋冬之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有其節是物之自外至者能盡之矣夫本其誠信忠敬精明之心備禮樂隨時奉物以薦之親惟冀神明之及交而已矣初不求福於神而觀乎世所謂福也是一於明薦無所爲而爲正孝子內盡志而外盡物之心也夫未祭則內盡外順以受福於先方祭則盡志盡物又不求福於後要始要終信惟賢者能盡祭之義矣

說約百順之名正解備字不可作備之義又在於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主

也百順字尙渾淪無所不順正說破百順二字忠臣孝子未可指賢者只泛就一人身上看這等一箇自盡的必自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故就接順鬼神三句此三句言平日於道無所拂逆正外順於道也如此括內盡外順與無所不看能祭盡志盡物也唯平時內盡於己故祭時內盡其志平時外順其道故祭時外盡其物致其誠信六句總見能祭誠信忠敬盡志也奉之等盡物也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言明即明禋之明從誠信忠敬來不求其爲二句最重不求福所以能受福也

纂訂此接上文賢者來備也是解福字百順之名是解備字無所不順是解百順內盡外順是解無所不順本一是解內盡順鬼神順君長孝於親是解外順漸由虛入實凡五轉然當以福者備也虛提自備者至如此之謂備解一箇備字以實之忠臣孝子順鬼神俱是舉以爲例其本一也內就含自盡意若說本以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且將一字當同字看亦非順鬼神君長是我去順他與孝於親一類皆指平日言奉之等四之字指誠信忠敬說致字統誠信忠敬與字是過接字致其六句只要選到明薦之三句

禮記詳說

卷十四

祭統

酉

上不求其爲與非世所謂福相叫應此孝子之心正指不求其爲說

心典忠臣三句言內盡於己上則三句言外順於道致其致字管二句奉之四之字指誠信忠敬明薦又總上六句誠信忠敬是明奉之四句是薦末句通承言未祭而先受其福方祭而又不求其福此是何等純敬故曰孝子之心也

按此節頭緒甚多以福言祭以備言福以順言備能備然後能祭而能盡祭之義矣大意不過如此中間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是備字實處下忠孝本一證

內盡上則三句證外順外內二句可承忠孝二句而又多出順於鬼神是古人文法不拘處繼承之曰如此之謂備此上未說及祭自是以平日能備言能備然後能祭下方說祭誠信忠敬內盡於己也奉之以物至明薦外順於道也平日能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到祭時亦然故能盡祭之義奉之以物謂祭物也此句當稍斷道之以禮三句正見其順道處道謂行也安謂和也參謂酌也明以心之精白言薦指物而兼禮樂時在內上只言能備能祭而末以無求福之心繳受福意

禮記詳說

卷十五

祭統

圭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陳注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爲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敘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

鄭注畜謂順於德教

孔疏養者是生時養親孝者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畜養謂

孝子順於德教不逆於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此據援神契庶人之孝曰畜五孝不同庶人但取畜養而已不能百事皆順援神契又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大夫曰譽士曰究庶人曰畜分之則五總之曰畜皆是畜養但功有小大耳

嚴陵方氏曰追養繼孝養爲事親之事孝爲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末

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爲君言難於爲臣言不易同義

石林葉氏曰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靈神之大者歟慶源輔氏曰追如追遠之追繼如繼明之繼養在事孝在心

新裁此論祭主於孝而詳孝之義以明之祭者二字作冒下推開講追養繼孝串看是釋祭之義畜是釋追養以繼孝之義順於道二句是釋畜之義總明祭

之義也此書只將注畜養畜聚串看便明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畜養即禮字根追養畜聚即心字根繼孝求把追養繼孝照此句則養聚二字畜字內畜串矣蓋惟畜聚於心故能畜養以物正表畜聚之心也順道不逆倫亦須串看玩注而字併將追養繼孝意照看自見還重畜聚爲是道倫根於性理之所聚也順與不逆是體道工夫時時不忘於心這箇謂畜由是心而祭是繼孝也繼孝何意祭之一事孝子終身以之者也在一日要祭一日則孝繼一日孝常繼則畜聚工夫時時不置也唯把倫與道畜聚於心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七

所以發爲畜養夫祭盡志盡物果何爲者哉蓋養所以行乎孝今焉享而祭之者正所以追生時之養於既往而續吾心之孝於方來也所以爲追養而繼孝者何也蓋孝之所以爲孝者外之畜養而盡其文內之畜聚而立其本義固在於畜焉耳所以畜者蓋父子之道本於性也順其率性之道而依循之不違父子之倫天所敘也守其天敘之倫而奉承之不拂夫奉養之閒順而不逆是之爲畜養而孝達於外者在是心思之閒順而不逆是之爲畜聚而孝存於中者在是今祭之外盡物則畜養猶故也內盡志則畜

聚猶故也祭之畜既有得於孝之義而謂祭之追養
姑不足以繼孝也哉

說約追養指禮繼孝指心串看重繼孝上追養貼
養邊繼孝貼畜聚邊畜養畜聚亦當串看 丙順於
道則愛親之心畜聚於內者深外順乎倫則事親之
禮畜養於外者備 一云順於道二句畜養畜聚皆
有之蓋父子之道曰天性倫曰天秩今祭畜物以養
而不忘於心則順天性之道而不逆天秩之倫是不
謂之畜乎道倫即就祭說
纂訂此節通該指祭說不分事死生為妄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大

新旨夫親沒而養未終孝道須止絕祭者所以追其
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然追養如何為繼孝
蓋孝者主畜養以物正養其畜聚於心也今祭以追
養則是順於天性之道不逆天敘之倫是之謂畜
然則畜之云者豈徒畜養也哉

按通節俱就祭說為是或謂孝者畜也以下屬事生
文義不聯 劉注可從畜藏孝心而不忘故為之祭
以繼其孝 應氏畜養畜聚分說亦不甚妥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

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陳注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為主
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為大也
鄭注沒終也

孔疏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體為下此養之順
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鬼
神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
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尤

行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
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
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為樂之
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
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為嚴之體也蓋孝子之
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敬皆在內者故曰孝子
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於道不逆天敘也故曰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

也

新裁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於道意生養死葬祭祀人所皆同惟順哀敬時則或有能否故以此觀之全重觀字上以養志為主而後及於養口體是之謂順以哀痛為主而後及於詳節文是之謂哀竭情盡慎曰敬不疏不數曰時道自當行之理言行自可見之迹言盡此三道始終一於理而不苟故曰孝子之行纂訂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於道也世人但知生之養爲孝而不知祭之追養爲繼孝故合言之側重祭說爲是是故二字承上章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三

按說約云敬與時不新自云竭情盡慎而合於不疏不數之時俱是敬時申說然畢竟重敬一邊時字乃敬裏面事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陳注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蜺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

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謂所供眾物水草之菹芹茹之屬陸產之醢蜺蜚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蕡苽榛栗之屬咸皆也孔疏此一節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云水草之菹芹茹之屬者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苽兔醢朝事之豆苽苽麋醢是芹茹也又有朝事之豆昌本麋醢加豆之實有深蒲醢醢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三

落菹醢醢菹魚醢其昌本深蒲落菹是水草故云之屬云陸產之醢蜺蜚之屬者案醢人饋食之豆蜺蜚即蜺之類醢人加豆之實有兔醢又有醢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云天子之祭八簋者明堂位云周之八簋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云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蜩蟬也范蜂也昆蟲之屬云草木之實蕡苽榛栗之屬者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蕡苽榛食之選有蕡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苟可薦者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

孝子祭親之心

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於夫婦之祭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其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三

君制祭夫人薦盞君制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亦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卽七菹所謂蘋蘩蕒之類陸產之醢卽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菹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俎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

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三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爲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內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內不盡志者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馬氏曰必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爲饌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蓋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跄跄絜爾牛羊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也石林葉氏曰取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

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率牲夫人薦益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其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治內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外內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爲徒物故曰內之爲尊外之爲樂

延平黃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有所思祭之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三

有所見此盡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蒞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內外之官不容不備內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遺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蓋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

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郝解求助凡在廟百執事皆是而夫婦爲重水草之菹芹苽之類陸產之醢兔鴈之類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黍稷是也昆蟲蜩范蜺蜾之類草木藻苾榛栗之類物本乎天者爲陽本乎地者爲陰飛走屬陽種植屬陰也

新裁此條專爲外助而發通節重盡物將內盡邊推起故曰既曰又蓋盡物是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源故舉昏禮以發之總見祭在於具備具備由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三

於官備官備又在於夫婦親之夫婦親又在於昏禮之求助也此言君子之祭求盡己心而不得又託之助祭者以盡其心故末句說出一心字求助只是要使己心悉盡志雖在內非物不達必外盡物方內則盡志衰云婦爲祭主於內是助昏禮是求助而其辭云云則求助之始事也此辭既通之後求助之事始可成矣故曰本人君之祭也既內自盡其心矣然猶未也又外求助於人焉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惟此辭既通之後而祭祀之助已肇端於此非求

助之本乎然既內自盡足矣而又必求昏禮以外求助者此其故何哉蓋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親耕親蠶交致其勞致齊散齊各致其敬交禘交薦共成其事則君爲祭主於外所以備外而卿大夫之官以從夫也婦爲祭主於內所以備內而命婦之官以從婦也惟內外官備則祭物之所有者亦無不備蓋官所以主祭而物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具備何如水草之菹若芹茹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是小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若蜩范之屬草木之實若榛栗之屬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美

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備矣所以然者正以享宗廟之先祖而昭示其盡物之敬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志矣內外兩盡則不儉不褻祭之心如此而後盡也若不求助於昏禮則官之不備者其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物此志無自而將亦無以盡其祭之心矣然則爲人君者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也哉

說約此節只重夫婦親之爲下數節張本末句說出箇心字求助只是要使己心悉盡心字不可輕放過

纂訂宗廟社稷以祭言重宗廟上帶言社稷耳本字常說當始字看言取夫人之辭雖不足以盡昏禮而實昏禮之始事故爲求助之本一云如卷耳雞鳴等詩夫人助君非一事而祭則其本也說本字更有理官備如卿大夫命婦等具謂品物如水草等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偶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異珍異也草木之實果實也凡天之所生四句就在上文見出不必推廣盡物盡志雖平言然卻重在盡物上必外盡物方內則盡志又解盡物之意首內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毛

是己與人對末內外是物與心對不可以內則盡志應既內自盡合參玉女美稱也事宗廟社稷祭也本猶始也備內外之官言夫爲主卿大夫從則外官備婦爲主命婦從則內官備也

心典又外求助還是求助於夫人夫人在內而曰外對己之稱蓋有夫人之助而後官與物皆備也按此節因求助而言官備官備而具備具備便能盡物而必由於盡志方見孝子之心既內自盡當跟前內盡於己而不跟上節盡此三道蓋三道不專言

祭也共有敝邑言君與夫人共有其國也事宗廟社稷便言助祭求助非一事而助祭其本也君祭則外官備若無夫人則命婦無由入而內官不備故必夫婦同親其事而後外內官備也官備則其具無不備如下文云云小物美物陰陽之物凡可薦者作四層鋪敘以見其盡物末又挽到盡志上其理方全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其純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天

陳注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鄭注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為桑

孔疏此覆結上文也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祭須盡物志故人君夫人各竭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注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

也純服者亦冕服也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也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其有以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是所以其欲致誠信故身自親之

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者祭盡敬則乃是盡也此祭之道結上文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天

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紱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紱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

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若所謂明盥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邾解男耕爲陽東南陽方女蠶爲陰北郊陰方南爲正陽天子耕焉東爲少陽諸侯耕焉純服絲衣也凡祭服用絲鄭作縗迂也非莫耕言非無人耕也

新裁冕服載上言親耕親蠶之所用下言親耕親蠶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三

之爲心也身致句重看卽上文四親字敬盡不在誠信之外亦非有了誠信方有盡敬也只是記者指其誠信而點出一箇盡看了盡字而點出一箇敬此字指身致其誠信以下言致其誠信竭力從事不敢以苟且之心爲之也盡者精神意氣無一毫之缺欠也敬者主一無適無一毫之雜念也重在誠信而盡敬俱以誠信貫只一時事皆主心上說 全要看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用之心必身致誠信纔謂之盡纔謂之敬纔可交神明這豈不是祭當然之理故此祭之道也又云身致方謂祭之道可見道在主祭

的身上來 夫祭必夫婦親之者何以見之南郊之耕天子親之北郊之蠶王后親之東郊之耕諸侯親之西郊之蠶夫人親之夫天子王后諸侯夫人豈無可耕可蠶之人而必躬親以供服物者何哉蓋祭以誠信爲本而誠信則在於自致故親耕親蠶者正欲竭力從事以一身自致其誠而極吾精純之念以一身自致其信而表吾明信之衷夫既身致其誠信則念慮精專而無所歉以致其誠心以誠而盡也以致其信心以信而盡也豈有一毫之不盡耶心焉既盡則齊慄常存而無敢慢誠盡於此而敬在此誠也信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三

盡於此而敬在此信也豈有一念之不敬耶夫既敬而且盡矣然後以其服物事先王先公而精神爲之感格矣不可以事神明乎夫敬盡而可以交神明是立誠於未祭之先而克盡夫當然之理交神於盡誠之後而不作於臨尸之餘天子諸侯之所以主祭於外王后夫人之所以主祭於內者其道當如是也則其親耕親蠶能容已哉

纂訂誠信就是盡盡就是敬疊疊言之極其心耳然後二字不可看快了神明兼先王先公天神地祇說約此節主未祭時說在共冕服載上詳君后自盡

下推自盡之心也

按天子親耕親字貴王后諸侯夫人皆親也下身字正從親字來誠信盡敬俱就耕蠶說然後可以事神明之用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齊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善欲耳
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重

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陳注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鄭注訖猶止也 定者定其志意

孔疏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於太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 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 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 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者欲有不齊正及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

事即記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

防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者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爲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爲明禮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重

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爲序彼以事之內外爲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於內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爲一況於鬼神乎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訖訖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焉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慎且爲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置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新裁乃齊是言齊之時齊之爲言二句釋齊之義是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書

故君子非有至無止也是反言以原齊之由及其將齊至依於禮是正言齊之事是故君子專致句結言齊之意 總之齊是致精明致精明在防邪訖欲依道還是念念在理上依禮還是行止在中節邊看專致精明之德一句齊不齊的齊字更要緊齊之乃以專致此德也所以此節齊不齊與定之謂齊二句極要玩大抵昏濁之心是不齊的清明之心是齊一的蓋濁時百念俱動所以不齊清明只是主敬一念所以齊的齊不齊者澄濁念以歸於清念若萬派歸川總到碧澄境界定之之謂齊者定則妄念止而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祭統

書

動妄念不動只有一理念豈不齊一定正是齊不齊的下手工夫不惟致齊三日謂齊即散齊七日亦謂齊齊者豈不是精明之至乎 蓋及時將祭必致齊散齊以豫立乎誠焉然謂之齊者何也言其不爲物所貳不爲物所蔽齊之謂也夫人心之初本自齊一惟物欲一乘始紛然不齊君子之齊正所以齊其不齊使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致其齊者也齊之義如此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齊不齊則於物之自外至者不必於防也於嗜欲之自內出者不必於止也及其有大事有恭敬而將齊也則邪物之外入者必有以防之嗜欲之內萌者必有以訖之訖之何如樂所以娛耳心一散於樂則嗜欲便萌必耳不聽樂焉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以樂之聲音而散精明之志也防之何如心不苟慮而所慮者必依循於道思祭日所行之事也所以防其邪於思慮之間也手足不苟動必依循於禮習祭日所行之義也所以防其邪於動作之頃也是故君子之齊如此其意爲何蓋人之德本精而明特爲邪物侵嗜欲汨斯精者雜明者蔽耳齊則一其精明之德而使之無所雜無所蔽者底於純然之境也故君子

敬齊七日於中門之外防邪訖欲以定之致齊三日於正寢之內防之又防訖之又訖以齊之是定雖在散齊齊雖在致齊然去雜求精去昏反明自定之時始定之正所以齊之也夫既定又齊則此德已精益求精已明益明是齊者精明之至也夫然後出此德之精以行祭則精誠可以通幽出此德之明以行祭而明禋可以契合不亦可以交神明乎夫齊之至而後可以交神明此及時將祭而君子必致其齊也說約於物無防二句亦要看得好非是可縱之謂耳不聽樂至志也申訖欲心不苟慮至依禮申防邪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四

祭統

三

子之齊承防訖來致精明正應上齊字德字根精明來心精明便是德 新義云耳不聽樂二段樂亦自外來者如何貼嗜欲心不苟慮亦自中出者如何貼邪物此段文法錯綜只散散說防訖之事便了不須分貼

心典此詳言君子因祭而齊其所以致齊之意如此亦身親之事也細分之首二句言齊之時齊之二句言齊之義防其二句正齊不齊之事耳不三句是訖嗜欲心不四句是防邪物君子二句結言齊之意以上皆泛論其理敬齊二句方是實說君子乃齊處定

之句不重因前言齊之爲言齊也恐人知齊爲齊而不知定之亦爲齊故指而言之耳末二句應首二句纂訂大事祀事也有大事則有恭敬謂祀事外又有大事者非齊者專致其精明又在防邪訖欲防之而後訖申看樂雖非邪物嗜欲而人之所樂在靜專時志意易散必禁止之君子動而聽樂所以和其志也齊則否

按節首提起齊字而釋其義大反言不齊時無防無止以形起將齊時有所防有所止末因有所防止而言君子之齊專致其精明以交於神明精明之德應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四

祭統

三

齊不齊交神明應祭 大事恭敬申說非二防物訖欲分內外耳不聽二段分貼較明散齊以定致齊以齊下云定之之謂齊言雖定與齊之分而其實定亦謂之齊此正應前齊不齊意此齊如字讀齊者精明之至照上君子之齊專致其精明之德作齊字讀爲是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祭統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瓊瓚尸大宗執瓊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陳注宿讀爲肅猶戒也 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瓊瓚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五

祭統

一

人有故攝焉糾所以牽牲芻蕘也殺牲用以薦藉 疏曰宗婦執盥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盥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浼水者浼卽盥齊以濁用清酒以浼沛之浼水是明水宗婦執盥齊從夫人而來與盥齊於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浼齊而薦之因盥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膋者膋肝肺也膋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簪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膋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於俎上尸並膋之故云羞膋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

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裸尸之事

鄭注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 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瓊瓚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糾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紼芻謂蕘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其其水藻浼盥齊也盥齊浼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膋膋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芻

孔疏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十五

祭統

二

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 然後會於大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廟卽始祖廟也 純亦縞也上文已解故鄭於此略而不論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纁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卽悉用玄冕而祭 副及褱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掄狄子男夫人屈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鬯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大

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禪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禪之禮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裸也糾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於君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謂同宗之婦執盃以從夫人說卽盃齊由其濁用精酒以悅沛之說水是明水宗婦執盃齊從夫人而來奠盃齊於位夫人乃就盃齊之尊酌此悅齊而薦之者因盃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禪此則上公之祭宜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三

醴齊盃齊但言盃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益齊無醴齊也故執盃從齊肝肺也齊有一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是謂饋熟之時君以膋刀割制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膋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故云膋刀羞齊於君羞齊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者君親執糾及膋刀羞齊是夫親之也夫人薦說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大宗亞禪容夫人有故攝焉者解大宗所以亞禪之義

案此下云夫人薦說水及薦豆則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禪容夫人有故之時下云夫人薦盃薦豆顯夫人親行其事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云盃齊悅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盃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悅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說是盃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鄭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說祗是薦盃不薦明水今經薦說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盃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盃而連言明水爾知盃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齊齊肺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四

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膋之故云膋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

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東房與明堂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祿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當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爲純冕者以此袞冕副祿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爾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弁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爲首飾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五

祭統

五

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爲首飾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爲首飾之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祿則天子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之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祿衣爲正故經未有言副掄屈者止曰副祿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大宗卽宗伯也君執初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

命婦矣命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盥則宗婦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盥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盥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盥此言宗婦執盥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浼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浼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浼矣祭義不言者略也嗜者尸所嗜之肺也嗜則嘗之也以尸之所嗜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嗜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五

祭統

六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以廟之內外言之也此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以宮爲內以廟爲外蓋夫人雖致齊亦不離於宮也此亦在中饋之意主者象天用而半主爲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句之內示精神匪乎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數十天地二五之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長樂陳氏曰般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

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禋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禋祭統曰君執圭瓚禋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禋之後又以瓚酌鬱鬯亞禋其禋尸也如禋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禋天地大神至尊不禋考之於禮典瑞禋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禋賓客玉人禋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豎人祫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巳是禋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宗泄玉鬯表記曰親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統

七

耕黍稷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禋也行人曰公再禋侯伯子男一禋諸侯有禋而卿無禋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禋者此也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盞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盞必居於薦之前也

郝解先祭十一日守宮之官豫告君與夫人齊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須十一日前告也純冕以絲為冕論語云麻冕今純是也鄭作緇非也副禋王后及

君夫人之服副首飾禋禋衣也瓚禋器以圭為柄禋灌也酌鬱酒於瓚獻尸尸滿酒於地以降神曰禋始祭之事儀禮特牲少牢無之蓋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宗大宗伯瓚瓚以半圭為瓚柄瓚半圭也亞禋次獻也祫後迎牲糾繩也以牽牲獨以飼牲宗婦同姓婦盥齊濁酒也浼水玄酒也禮上玄酒故夫人薦之鸞刀有鈴之刀入室饋熟君親執刀割肉以進羞進也啗謂尸取俎肉祭畢以齒徹齍之豆盛俎醢亦君夫人薦之也

新裁此又言夫人之齊旬有一日散齊致齊共十一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統

八

日也禋尸亞禋一時事是灌地之禮迎牲薦浼一時事此朝踐之禮羞啗薦豆一時事此饋食之禮是皆君夫人所親之事也夫人為祭主於內則亦不可不致其齊也是故先祭之期旬有一日宮宰之官致戒於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而防邪訖欲亦猶之乎君焉是固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精明之各致矣故當祭之日會於太祖之廟中但見君被純冕之服居主位而立於阼階之上夫人加副禋之飾為內助而居於東房之中斯時也酌鬱鬯以禋神君執圭瓚禋尸以行初獻大宗代夫人執瓚瓚以行

亞禱及迎牲而殺之時君則執紼親章卿大夫士相從以執獨夫人薦浼水時宗婦執盥從夫人而奠於位夫人乃就此位而酌浼水以薦之及饋熟之時君執鸞刀割所羞之膾膾夫人薦饋食之豆是其將祭也躬致其齊戒其行祭也躬親乎禮事此所謂夫婦親之者也人君之祭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哉合參言夫人之齊見夫婦交致其敬也未句分在一節爲一節之總在四節爲四節之總君致齊句承上節夫人句承本節君純冕至薦豆總是君夫人躬行禮事夫婦親之總頂四節親耕親蠶敬齊致齊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九

本節云云來

按致齊以上專言夫人下並言君夫人而意重夫人一邊三君執分三段大宗代夫人祿可疑下二段則皆明言夫人之事末句但頂本節灌地朝踐饋食三段覺捷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陳注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鄭注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孔疏此一節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于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爲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其樂皇尸也楊子曰靈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十

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與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兼神而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眾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爲僭豈魯之得用者歟

金華應氏曰比干仗鉞乃武王臨陣之率朱干玉戚爲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

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結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千戚就舞位所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而後獨云總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成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樂皇尸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冕而總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閒因以歆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七

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況冕而總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眾樂之也

郝解干盾也戚斧也舞者所執君親執立於舞位東上主位也總干以率羣臣非親舞也總執持不動也天子之祭四方諸侯皆在故曰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四境臣民皆在故曰與竟內樂之

新裁以樂皇尸截上言諸侯率羣臣以樂皇尸之事是故天子四句泛舉天子諸侯之祭并言之以見所樂之義不若舊說末段又實指諸侯申說首段觀前

後兩率羣臣字面則通節單舉諸侯說爲的天子何以得與天下之人樂皇尸是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之也不然四表歡心豈勢力所能得諸侯則德盛教尊五穀時熟是他與竟內樂皇尸的實際夫諸侯之祭也豈特備禮物而躬薦之已哉及入舞則舞者有其人矣而諸侯親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爲東上首戴冠冕總持干盾率其羣臣以樂乎皇尸焉此其故何哉蓋天子有天下故其祭也天下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表之歡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皇尸諸侯有一國故其祭也竟內之臣民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七

在則當罄四境之歡心而與竟內之臣民共樂乎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今觀諸侯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竟內之象羣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卽與竟內樂之之義也諸侯如此天子可例見矣

說約君兼天子諸侯執干戚就舞位重躬親上率羣臣重樂字上臣兼四表一國說天子諸侯二段明所以樂尸之義也

纂訂此明祭時天子諸侯在舞位之故亦親之之事也此節注疏陳注大全俱兼天子諸侯不必爲末句

單指諸侯

按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當以諸侯臣民皆在爲正義 末句當補天子與天下樂之一層 總干不言舞郝說可從只是略至其地率令齊備耳然君至舞位終是可疑恐傳者之誤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主

人之道也

陳注禋以降神於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禋則假於鬱鬱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爲本耳

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疏此一節并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 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眾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

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

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卽大武之樂也 言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禋則假於鬱鬱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 此外物增成君子內志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心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莫如禋自然之聲足以發德音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之於外而增之於內者也蓋君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主

子之於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物雖可以增其志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爲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禋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禋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爲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禋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

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禘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爲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禘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向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假於外以增君子之志苟修諸外能有所增焉耳所以明重者神而明之在我者也

講義鬱鬱聲音千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之志焉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烏得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物爾何重之有哉唯誠其志以重

其內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薦於皇尸神其饗之是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之以禮猶爲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新裁弗能得也截上泛論祭之用物一以志爲本下實言君子之祭以役志爲本也大意說祭有三重而志爲九重雖聖人無內重外輕之事君子當祭必先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六

內重而後外重乃聖人役志爲本之道正明君子之當役志也武宿夜乃武王伐紂至商郊停宿士卒皆歡以待旦故其無名也此周道卽特牲所謂周時制禮之道也志輕志重當以本節盡字意盡之足矣不盡故曰輕盡故曰重亦輕者聊且粗略之意亦重者詳審精密之謂也自盡是平日的工夫凡孝子所當爲之事如武周達孝善繼善述等項這個平時自盡非聖人不能故曰此聖人之道也彼祭之道非一端而所重有三朝踐饋食皆獻也獻之屬不一莫重於禘禘以降神於禮爲重也匏竹笙簧皆聲也聲

之屬不一莫重於升歌歌者皆上貴人聲也舞勺舞象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於武宿夜大武之舞昭成功也夫此三者乃周朝所重之道也周禮以尙氣與而禋重矣清廟爲文王道德之音而聲重矣宿夜爲武王告成之樂而舞重矣夫三重固重矣而其所由重者志也故凡是三重者禋假外之鬱鬯歌假外之聲音舞假外之干戚以增益君子誠敬之志也蓋君子之志本重因此禋歌舞等若增而益耳故此三道輕重隨吾志之進退如誠敬之志輕則三重亦輕禋不過鬱鬯歌不過聲音舞不過干戚何三重之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祭統

七

此與志俱退也如誠敬之志重則三重亦重禋可降神歌可侑神舞可樂神此與志俱進也是三重之重與不重惟視志何如耳苟輕其內之志而求道之外假者重雖聖人不能得也況於人乎此三重必本於役志也故君子者必未祭之先豫盡吾所當爲之事可爲不愧神明之本及將祭之頃盡吾所宜盡之心以爲感格神明之地所以明內志之重也內志既重然後道此志以鬱鬯聲音干戚之禮以奉此曰禋曰歌曰武之三重而薦諸皇尸之前此乃先內重而後外重先自盡而後盡禮乃聖人以此志之重爲本而

使三重之外假者不失其重之道也夫不曰祭道而曰聖人之道見聖人之祭亦不能外此道也君子之祭得不以役志爲本哉

說約此言祭以盡志爲孝在弗能得也截自首至周道也是舉周家祭禮所重以起下役志爲重耳凡三道者至弗能得也是推三重本於役志重增志上增非添增乃表出來的意思志字且不可露出誠信忠敬只說求神樂尸之志志輕二句正與志進退之實輕志而求外重是抑揚其辭發出聖人必盡意是故君子以下言君子必盡志以行三重也必身自盡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祭統

大

言內則盡志非身自爲事之謂自盡指誠信忠敬所以明重重字指志言不作三重道之以禮是獻歌舞之禮奉三重是重鬯臭重文德重武功也不曰祭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言聖人不能外正與上聖人弗能得相應

纂訂要知此節收上數節之意與既內自盡句通應增益也一云顯著之意亦通亦輕者徒文具也亦重者有其實也

按周道即謂周之禮那解謂猶大道不可從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

曰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餒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陳注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餒鬼神之餘也 劉氏曰祭畢而餒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餒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餒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餒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餒之禮則可以觀爲政之道矣

鄭注術猶法也爲政尙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九

孔疏此一節明祭末餒餘之禮自求多物恩澤廣被之事 引古人之言證餒爲美也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餒卽是克有終而禮猶盛故云善終者如始餒其是已已語辭也 又引古言證餒義也言亦者亦人餒尸之餘乃是人食尸餘而云尸亦餒鬼神餘者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是尸餒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餒鬼神餘故并云尸亦餒鬼神之餘也 術猶法也尸餒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言爲政之道貴在施恩惠可以觀省人

君之政教能施恩惠者卽其政善不能施恩惠者則其政惡故云可以觀政矣

山陰陸氏曰餒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著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

郝解餒者食餘之名祭畢而餒其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而行之慎終如始也殺牲先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是尸亦餒鬼神之餘此施惠之法可以觀爲政之道

新裁四節旨在觀政矣截上言祭之可以觀政以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十五

祭統

十

末行餒言也下言祭之可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要知前一段政邊重惠字意後一段教邊重順字意 上是政下是教政在惠之術教在順之矩俱是王道之本而祭有之見祭該王道也 本節不可不知也截專重此句惠術二句正說不可不知意兩引言上只言餒爲善終下又所以足善終以起下惠術觀政意至惠術二句不可不知意方明惠術就接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自上之施處而言曰惠惠爲政之用自下之觀處而言曰政政卽惠之體觀字屬下言惠在陵中看出而政又在惠上見出愚謂餒爲祭

之未正是神人交關之際恩惠要緊處術自此起所以不可不知術惠之巧處也大凡行惠者行得巧所謂得法者是也使周遍若行得不巧則壅而不流行不通了唯餼已得惠之術了所以可觀政矣行夫祭必有餼餼乃祭末之事其禮似輕也然其所關甚大未可以其末而忽之君子不可不知也何以言之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其始此言也雖非爲餼而發然餼爲末事而節文終遂一如其始卽古之所謂善終如始矣餼曰善終必其能以均惠也所以古之人有言曰餼之爲禮人知其下餼上之餘臣餼君之餘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祭統

主

賤餼貴之餘而不知尸亦餼鬼神之餘也以此言觀之則祭惠均沾節文終遂其善終何如哉然餼之所貴者均而惠之所貴者亦均卽此祭惠之均而人君所以施惠於民之法術已在此矣夫餼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餼之所施卽惠之所被而餼便可以觀政矣可見餼爲祭之末而實與政相通其禮似輕而實重也君子安可以不知哉

纂訂祭之末指行餼時說知字內有行之愼意含惠均發善終如始說其是已謂餼餘之禮是亦善終之道也引古語只以善終二字說如始二字當略尸

亦餼句正明說終之善也下一亦字便見君臣上下貴賤在內王侯初薦血毛燔燎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句言餼以施於廟中之人惠以施於國中之人其理同也

按餼之禮施於廟中人須慎行之以善其終尸亦餼是借形餼之重非正意在廟之人皆餼故曰惠術而可推之於政

是故尸謂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賤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祭統

主

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覓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陳注譏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餼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眾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修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鄭注進當爲餼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爲餼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

孔疏臣餼君之餘也者以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爲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爲餼謂有祭事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凡餼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者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眾加之以兩是別貴賤之等興起也其餼之禮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統

五

亦當然皆先貴後賤故云施惠之象謂餼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修整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餼者欲見其恩惠修整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爲陰厭之祭故以四簋而餼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因當受惠於其君餼每變以眾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

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爲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饌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饌者蓋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饌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篇皆言尸饌者以此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餼特由餼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爲多也特取其修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爲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爲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爲天下之象可知餼之爲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修焉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祭統

五

石林葉氏曰餼雖爲祭之末亦爲祭之始薦獻以饗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餼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既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眾則眾所飲食者乃餼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餼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爲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講義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眾施惠之道然也見其修於廟中修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

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鬼神之惠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惠徧行於竟內也

郝解尸設獻畢尸起也謏之言速也神道不疾而速也餼由上及下人以兩而加推廣之義也士各執其所餼餘之具出陳於堂下凡與祭百執事之官以次進食遂徹之也四簋黍祭時八簋至餼現存其半雖不足爲眾飽取其修禮於廟中而已廟中雖小百官皆在竟內之象四簋雖小所及必徧施惠之象

新裁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餼爲施惠之象而可以觀政下明與施惠之象意見其可與政通也四簋黍指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圭

諸侯祭禮言興施惠之象要見今日餼餘如此而後日施惠於民其象已露於此矣此句正見惠術之意先偷下文觀政之意且以明惠與政之非二而實非正解廟中句也宜於繼末補之此節正是惠術何以見其爲術蓋別貴賤而恩或阻或恩徧而貴賤無等這惠便無術了又別貴賤又人人徧及何等有術夫餼有惠術固可以觀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餼尸臣餼君賤餼貴下餼上是餼禮所行由君卿而至百官每有所變由四人以及百官而人益眾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在後固所以別貴賤之等又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無不徧及所以興施惠之象以象施惠於民而惠無不均者矣然每變以眾何如便興施惠之象蓋諸侯者餼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然而貴賤無不徧及此見修舉施惠之禮於廟中也修於廟中宜於竟內無與矣然廟中之人即同竟內之人廟中有貴而先餼者是即竟內有君子而恩當先施之象也廟中有賤而後餼者是即竟內有小人而恩當並育之象也不必觀政於朝廷邦國之間而即廟中施惠之禮已象竟內施惠之政矣然則餼之每變以眾豈非所以興施惠之象乎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圭

說約此言餼爲施惠之法以見可以觀政在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餼有以著政下申著政之意也尸謏至下餼上之餘是餼禮所行之序凡餼四句是餼爲施惠之象別貴賤就先後上見興施惠就餼位之均上見重下句貴賤既別人人又徧施惠何等有術下四簋黍又即諸侯之禮而貴賤徧及以見施恩可以觀政也四簋二句輕只重廟中二句修舉廟中實指施惠之禮說廟中竟內之象只虛說與施惠講畢見之合參正言惠術觀政之實施惠之象也分上言餼有以著政下申著政之意也凡餼二句括上文以起下

自君而卿而大夫而士而百官所謂變也自四而六而八而百所謂眾也別貴賤二句文雖平側重下句貴賤包君臣上下在內以四簋二句在上文見出廟中竟內之象又在此二句見出

纂訂四簋竟內字則君只指諸侯言謬亦起也尸尊故異其辭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臣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饒君之餘也士上士也數八人士比大夫為賤故曰賤饒貴士廟中饒訖而起所司各執其禮樂之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百官百執事之官也進讀為饒百官饒訖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羊

各徹其器而去進徹是兩意只重進字徹字帶言耳一說進徹之三字當連讀乃以次進食遂徹之也甚通上言百官則又為上百官為下未必有爵也故曰下饒上別貴賤兼君臣貴賤上下而言與上面貴賤字不同別貴賤象施惠雖兩承而實重象施惠上興施惠之象與字有味象字亦要著解以四簋黍二句緊接象施惠而足之簋以盛黍稷言黍則稷可知修字中有黍惠均沾意竟內之象句虛說謂廟中行禮有竟內行政之象注施惠之禮四句是後一層非正注廟中者也

按舊說君事尸亦有臣道似多一折臣饒君只承大夫人覺捷進徹之進字包饒在內不必改作饒字凡饒之道以上言饒以下因饒見惠而政在言外詳見下節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天

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陳注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往羞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

鄭注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饒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猶尊也

孔疏顧上先下後耳者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一云顧故也謂君上先饒臣下後饒示恩則從上起也非上有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者言非是在上有財

物積重而不以施惠而使在下有凍餒之民言有積重必施散在下不使凍餒由餒見之矣者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餒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者餒若以禮則能施惠其政善也餒若不以禮則不能施惠其政惡也故云可以觀政矣夫祭至也已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修之於已然後及物是爲政之本夫祭之爲物大矣者物謂事物物大言祭之爲物盛大矣以所行皆依禮故爲大其興物備矣者謂庶羞之屬言興造庶羞百品皆是故興物備矣祭必依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統

荒

禮是順也百品皆是是備也若能上下和順物皆備具是爲教之本言聖人設教性以順以備故云其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爲教故人君因爲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孝於親祭宗廟是故明君至順孝者由君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於親故子孫順孝謂人君身自行之盡其事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

嚴陵方氏曰祭之爲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

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敘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餒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爲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爲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爲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侯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祭統

羊

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金華應氏曰爲物指其事興物指其具興舉也餒及於賤可謂備矣

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爲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於己而人儆之者也

講義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倡其順於上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爲而臣自服從尊事鬼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此生矣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不順也道不盡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新裁祭者至政矣全重由餼見之句首句先言大澤以興下二大澤民也以上是人君之施政如此至也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三

以上言下民之知君政如此未著祭說由餼句方著祭說見其餼而知其政故曰可以觀政知在見之後祭卽餼之謂也 大澤竟是政了所以末句不說惠單說可以觀政矣 教之本與截是言祭爲教之本順之至也以上泛言君子之立教本於順皆未涉祭上祭其是與二句方打轉祭之順以備物爲立教之本以見其爲物之大也此章專以順字爲主故盡道端義而絜矩者順也教之本也祭之順禮備物亦是盡道端義而絜矩也亦順也教忠教孝之本也 祭之爲物至教之本與言祭以順爲教之本重順字下

言君子之教忠孝在盡道端義盡道端義正是順也

夫廟中施惠之禮寓竟內施惠之象如此此可見祭之有餼行於素格之餘而由尊及卑無不徧及究其氣象所以兼利萬物者此也正澤之大者也盡觀之大澤之所行者乎是故上有發倉廩開府庫之大澤則布帛菽粟之惠必及下民顧上先而下後推恩之有漸耳非曰積重於上而下有凍餒之民也上焉施惠之必均如此故上有大澤則無位之民有份之夫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於己也彼何由而知之哉蓋見夫餼餘之禮自貴及賤無不周徧則知

禮記詳說

卷三

祭統

三

惠澤之流亦自上及下無不沾被也所以知惠之必將至也夫惠澤者人君之所以爲政也今也由餼見之則餼雖祭之末而爲政之惠術寓焉故斷之曰可以觀政矣君子安可不知哉 夫祭豈惟餼之可以觀政哉舉其全而立教之本不外是矣彼祭之爲事不但行於鬼神而可以化乎民物所關不小也何以見之彼物有不備不可以祭茲則興物無不備矣然又且不偏不僭而無違其禮順以備焉夫唯順而致其備則不陷親於非禮可謂孝道也不越禮以犯分可謂忠道也祭非教之本歟此祭所以爲物之大也

然則君子之所以爲教者豈有他哉外有君長所當尊也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有親所當孝也則教子孫以孝於其親然而教以忠也豈徒求之臣下哉必明君在上足爲諸臣之表率則諸臣自此服從而忠君之教生矣教以孝也豈徒求之子孫哉必崇事宗社足爲子孫之觀法則子孫由此順孝而孝親之教生矣然明君崇祀何以致之耶良由爲明君者全盡君道之當然而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崇事者全盡子道之當然而施之禮節者無不當其則迪之以忠孝既啓其本然之良而倡之以道義又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五

祭統

三

乎觀法之準故君臣子孫感之而忠君孝親之教生矣不然君非明君而事爲虛具欲教之生也其可得乎

纂訂此總論祭可以觀政而立教也首句澤之大是箇見成的事含惠必及下在內觀政矣截上原祭可以觀夫政下推祭可以立夫教分言之澤之大句且虛論至由餞見之矣方實說中間兩箇是故疊說不平上屬君是正意下屬民是足上文意爲物大矣亦且虛論順以備順字最重與下節順字應祭者澤之大句根上文以象言作冒嶺猶但也積重

言所積多而不能散也夫人常說以有位言一云與考工記夫人能爲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亦通下流猶言下位祭之爲物二句一說兩物字一樣作事字看與物當作興起乎物照下教字如服從順孝及下章十倫之見處無物不備皆所以興之也然卻從無所不順得來無所不順乃是教之本處較注有理君子之教也三句是提出一箇教來說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君崇事是盡道端義做成了的渾成者著身上看無工夫盡道端義是明君崇事做的事件著身上道理看此有工夫一云明君崇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十五

祭統

三

專主祭言君子外則有嚴上之祭以教民尊君內則有追養之祭以教民孝親不如臨政臨祭說更自然社稷非內祭而文連宗廟者偶及之耳

心典承上餞興施惠之象而言不惟可以觀政而亦可以立教也首句作冒緊頂廟中竟內之象來下至由餞見之矣正詳此一句上有大澤至民也言君之施惠必及於下重君邊上有大澤至將至也言民必知惠之將及重民邊二段指平時之政與餞無干可以觀政總結與末句相應下截以爲物大矣作頭興物備矣三句正爲物大矣之實以下泛論君子之教

外則二句言教之事明君四句言教之行盡道三句言教之本 祭字即作饒字看澤字即惠字推開說夫人猶人人下流如水流下備只是盡物順則所盡之物不偏不倚不陷親不義不越禮犯分此便暗含箇忠孝的道理在故曰教之本下乃明言之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社稷帶說但此且虛講盡道端義乃其實事也道者當然之理以體統言義者處事之宜以條理言盡者渾全而無虧端者方正而無偏皆行之明君寓之崇事之內者

合參觀政矣分上原祭可以觀政合上二節為一意

禮記詳說

卷四

祭統

羹

下推祭可以立教合下節為一意

按澤之大屬饒說上有大澤推開就政說顧上先下後至民也只明惠必及下之意民必待於下流則實言惠之及下也觀政矣宜為一節而記者連下故合下為節上言政下言教各為一意順以備本渾說而時講伏忠孝於內是貫串法可不用教之尊君孝親是教之目諸臣服從子孫順孝是教之行盡其道端其義方是所以教處其意未完下節方足之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陳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

鄭注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 教由孝順生也

孔疏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者謂在上所為之事施之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者任下有不善之事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此事於上上亦憎惡也 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者結上二事諸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加於

禮記詳說

卷四

祭統

羹

己己以為非是非於人已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為政教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

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強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講義非諸人行諸己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況於事君乎不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豈非順之至乎

新裁時說俱云立教之本在盡道端義而盡道端義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又在能絜矩上是著其道下是探其本不知盡道端義已明言立教之本矣何待此節後爲探其本乎看來此節只是承上節要說出一箇順字借事君一端之順以起祭之順爲教之本意是故君子之教三句只是就上節意思說出來作見成語意看 君子之教也三句由明君崇事盡道端義爲倡率之本則鼓舞之下有以動人忠孝之良心而無不服從非順之至乎 夫君子之教必生於盡道端義正大學絜矩之道而身教者從所謂順也觀於君子事君之一端不可見乎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欲上以道義使我則

身行之以使下欲下以道義事我則身行之以事上如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此則以身行之而爲絜矩之道也若以不忠不孝不順道義者責人而已乃不忠不孝不順道義也則非絜矩矣無本而不行矣豈教之道乎以此事君者觀之而君子之教可知矣是故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明君崇事盡道端義以爲之本則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揆之道義無一毫之不順倡率鼓舞之下誠順之至焉而天下所以有忠臣孝子者從此出矣由此觀之教不外乎順也而豈必他求哉夫祭順禮備物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五

則道義在是所謂絜矩而順以教忠孝者即祭是矣順則不陷親於非禮而孝親之教生矣祭不爲教孝之本乎不越禮以犯分而忠君之教生矣祭不爲教忠之本乎我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爲立教之本其爲物不亦大哉 纂訂事君只比例說身行二字重看下事使皆身行之也以道義非教教字以事上使下言下教字以忠孝言即此推之可見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於盡道端義以本之然則祭之時所謂順備者其即此順之至也與前順則無教法也順之至與前順備順字一

樣看教之本也已己者竭盡之辭也 兩節只一意
注絜矩不必纏入

心典此又以事君明教生之意事君只管至不以事
上非諸人三句承上推開說君子之教以下正明教
生之實 非諸人非人之不忠不孝也無諸己己無
忠孝也必由其本是必本於己之忠孝盡道端義而
盡絜矩此便是由己及人故曰順之至今祭之備物
以順正是順處順則不陷親不義可以教孝不越禮
犯分可以教忠非教之本而何此又泛言祭不指餽
矣

禮記詳說

卷五

祭統

禋

按從上祭之為大至祭者教之本也為一段以祭起
以祭收中間推說忠孝之理上下節總是明一箇順
字祭主於順以備教亦主於順以順字關合可見祭
為教之本時講貫串頗多頭緒其大意不過謂祭為
教之本所以為祭之本者在乎順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十五終



21181688488993